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二六册目次

漁墅類稿八卷（宋）陳元晉撰　清乾隆翰林院四庫館臣輯永樂大典鈔本（四庫底本）　〇〇一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四十五卷（宋）方大琮撰　明正德八年方良節刻本　〇七六
敝帚稿略八卷（宋）包恢撰　清乾隆翰林院四庫館臣輯永樂大典鈔本（四庫底本）　五五二

漁墅類稿八卷

（宋）陳元晉撰

清乾隆翰林院四庫館臣輯永樂大典鈔本（四庫底本）

漁墅類稾八卷、永樂大典本

宋陳元晉撰。元晉宋史無傳。惟江西通志載其字明父、崇仁人。登嘉定四年進士。初授雩都尉、遷知福州融州。累官邕管安撫使。嘗建漁墅書院、因以名集。然考趙汸東山存稾有虞集行狀、稱集之祖解組過臨川、寓公陳元晉之夫人為其女弟、因迎以歸。則元晉亦蜀人、僑居崇仁。通志尚考之未詳也。焦竑經籍志載有元晉漁墅類稾十卷。諸家悉不著錄。今檢永樂大典中、尚存雜文八十餘首、各體詩一百一十餘首。謹以類編輯、釐為八卷。江西志稱元晉嗜學好義、為德於鄉人者甚多。歷官所至俱著政績。今觀集中、如乞差甲首科劄子、則極論當時賦役之弊。上曾知院書、則力陳上流防江之策。且謂天下非事功難立之為憂、而人心不睦之可畏。又謂邊遠戒警、則號召郡國不敎之卒、坐縻粟於長江以南、謂之警報。及日遠則散遣解弛、又復置之度外。自開國以來同一痼病。其於南宋廢弛聚訟之象、指陳痛切、可謂深中膏肓。又上魏了翁啓有云、善類之勢不振、付之乍佞乍賢。正論之脈僅存、聽其自鳴自息。以奔趨為捷徑、以歎欷為圓機。習成脂韋、病入骨髓。皆憤世嫉俗之言。則知其生平必伉直不諧於時者。讀其遺文、猶可以見其人也。

四冊

欽定四庫全書

漁墅類稿目録

卷一

劄子四首

表十一表

卷二

啓十六首

卷三

啓

卷四

書一

序一

卷五

狀一

記七首

跋八首

銘三首

卷六

祭文三首

墓碣一首

墓誌銘六首

卷七

古今體詩五十一首

卷八

今體詩六十三首

欽定四庫全書

漁墅類稿卷一

宋 陳元晉 撰

劄子

乞差甲首催科劄子

臣竊覩江西差役之弊中産之家以戶長破家者相踵蓋里正號為大役而易戶長號為小役而難名大而實易則以盜賊烟火之事不常有名小而實難則以催科督迫之擾頃刻不得免也易者任之大家難者任之中

産甚者狹鄉之中有不滿百錢之稅而應充者有不滿兩三年而再及者其人丁少則耕殖荒於奔命之勤其氣勢輕則追呼不能以令豪強之族展限代輸費用亾藝比較笞箠怨差流聞蓋執役既畢其貲産亦與之俱罄矣不急捄之更十數年冰消火燎豈復有可全之下戶哉臣愚嘗思所以捄之之術惟最者浙東提舉袁說友已行之策有當推行于江之西者其法攢聚一鄉之稅數上者二十戶下者三十戶隨輸送之相等居止之附近以類相從各為一籍分為甲首責以拘催若其本名合輸之數如限納足則從甲而乙遞相授受至于畢納故期限易了而胥吏無所誅求賦稅易集而官府免於比較無爭役之訟無執役之擾官民兩便未有易此臣愚欲望睿慈降付都省參詳行下江西提舉司照臣所請施行若其委蛇曲折窒民姦求民便者俾

之從長酌量第向來浙東不無小弊則以逃亡死絶産去稅存之戶無所追索官司不為從實銷割一例籍之人不免代輸胥吏常以此為邀賂之地合委監司檢察若有此等許令越訴官吏並以違制論懲一足以戒百矣是法苟行一道中産之民得以生長如天之仁實非小惠

乞換雩都武尉劄子

縣之有尉與令等故初授而銓量終更而批書視丞簿為加詳蓋一縣獄訟之大者爭訟則有定驗盜賊則有

追捕殺傷則有檢驗皆倚辦于尉惟是贛之諸邑訟事
尤繁故尉之職尤不容以輕授其間十縣有二員並置
文尉者贛縣瑞金會昌是也有一文一武者寧都興國
是也獨員文尉者石城信豐龍南安遠是也雩都號大
壯縣民頑地廣爭訟盜賊殺傷之事視他邑數倍乃獨
置一尉又以注右選之士近歲數任來尉雩都者多出
於軍班之內與武人之門蔭性往于遠方民情利病全
不諳曉一切受成吏手謹書紙尾而已甚者不識姓字

託書判于他人唯知恃廉秉以虐使其下肆掊摟以求
厭其欲邑之滯訟不得而決逋逃不得而獲冤獄不得
而直往往緣此欲乞睿慈將雩都縣尉窠缺檢照守臣
費埏所請撫州樂安縣體例改作員缺注授選人却於
見任縣尉內改本等差遣庶幾邑尉得一文臣協贊邑
事獄訟不至失平實為荒遠之幸

代奏事劄子

臣一遠軒陛兩玷麾符積媿素餐虔聞報効豢恩奏事
再覲清光日夜以思當罄竭千一之愚庶幾補報涓涘
之末敢冒昧以所聞為陛下言之臣聞人心者事功之
地也故天下非事功難立之為憂而人心不睦之可畏
苟其睦也雖艱難多事之際而無小無大氣勢聯合自
無支吾不及之患否則雖處平安無事之際而或前或
却意向乖張已有齟齬難安之形周盛時有昆夷玁狁
之侵而恃以為攘却之本者今天保以上之詩是也考
致其詩乃皆詠寫其君臣和樂之情而曾不及兵戎守

備之事盖情意之浹洽血脉之流通則始之圖撰終之
酬酢內外上下如手足心膂之運不相期而相應顧何
何事之不可為哉故晉不失備而加以睦識者知其能
以國霸夫差善用其民子西不以為患而惟患二三子
之不相睦天下猶一家也亦安有一家之內人自為謀
心各有主彼此之不相能而能禦隣里之窺覦杜盜賊
之侵凌者耶夫議論一於上而後下之所視以趨向者
定心力協于內而後外之所以捍禦者堅竊迹近事任

事論事意見病於背馳謀國愛國言論幾於乖剌主戰者雖合于和而在邊者勿諧于庭是未可以言睦也趍向何由而定哉制閫與餉司之意異而進退觀望之莫決列將視中權之令輕而號召調發之不行前卻後擊之不相援而域自為守大軍民兵之兩相忌而人自為戰是不可以言睦也捍禦何由而堅哉夫人心不一而用不用之公則用之私始于議論之不一而終于黨與之角立始于心力之不協而終于釁隙之橫生則如

師曠所謂不心競而力爭私欲侈而公議廢矣雖陛下竭宵衣旰食之勤是自為焦勞而已大臣勵鞠躬盡瘁之操是自為勉強而已非所以服姦雄之心也非所以聳遐荒之聽也事功悠悠亦復奚怪急餅而更張之猶有及乎臣愚區區竊謂謀論異同僉受無間而折衷以是非之公則議論不患其不一託重閫寄情實必孚而警厲以賞罰之公則心力不患其不協使上下之心一主于公求以相濟而不求以相勝庶幾可以言睦而應敵之方可得而議矣家國一體也公私一理也未有國之不安而能有其家者也亦未有公之不濟而能保其私者也呂範言于孫策曰今日之事譬如涉海一事不牢俱受其敗此所以為範計非但將軍也今之充滿于班行奔走于邊圉者誰獨無呂範之心哉亦在陛下與二三大臣意氣之所感動而已是豈以不睦為患哉惟陛下留意

代奏劄

臣聞先朝范鎮之言曰欲備契丹莫若寬河東河北之民備靈夏莫若寬關陝之民備雲南莫若寬湖嶺川峽之民備四海莫若寬天下之民鎮之此言蓋至和間所奏請也是時中國之勢全安而無隙西北之國帖息而聽命而鎮首以寬民力為言蓋護養元氣于四支強壯之日是則忠臣醫國之至計也矧夫外之酬應方艱而內之敗缺不掩使非有以養其氣力之渾厚結其心志之忠愛其何以杜窺覦而銷間隙支緩急而應事變哉

人之常情逐其利而不暇計其害故貪利于邊陲者多失備于奸宄蓋盧循之事是已有所泄則有所忘故備重於西北者多兆變于東南蓋黃巢之事是已故聖人當多事之際非能事事而逆爲之備也亦恃其有以得斯民之心而已非能人人而有所予也亦惟有以寛斯民之力而已其力既紓則其心有所繫矣其心有所繫則其所以爲備者至矣自昔竭民之力失民之心其蠹有二曰諛臣曰聚斂之臣諛臣志于奉巳聚斂之臣志

于奉國者非奉巳之比然爲根本之害則一仰惟陛下仁心發于天性仁聞孚于寰海視匹夫之失所如一巳之隱憂戎兵跳梁兵以應動臣知聖心蓋有甚不得已焉者收輯流散撫摩瘡痍屢詔丁寧德意加容寛三邊之民爲三邊之備者亦既關聖慮矣然臣觀内而郡邑之間歲事存豊穀價甚賤而[illegible]田野焦然愁恨歎息猶聞於耳大義感動人宜奮發而羽檄一聞駢首聚議若旦夕蠆之於無聊賴者此其故何耶平安無事取極錙銖軍興旁緣更求趣辦諸州樁積稍歸于上有所支遣必以不足病其民和糴頻年民無餘粟一或緩急其何恃以爲之備聞姦人告訐之門而科罰錯出幸富家罣誤之失而估籍株連弓兵絡繹於郊原討臣恣横於井邑求爲辦事無復恵心甚至取苗斛槩量之[illegible]數田訟隱占之數常賦足而復輸號曰借助軍須名曰和買其實科抑或以奉國而取能名或以奉巳而厭私欲借使博施濟衆之心日勤于上而下之奉承者不滿人

意如此欲天下之寛難矣夫斯民尊君親上之誠常生於養生無憾之際使其迫蹙不自安則無聊之心生矣後蔺綠而先保障則沈竈産鼃而民無叛志不然閒架陌錢之除姦人將得以借口海内又安固未必遽有是事識者慮微要不可謂無是理使鎮生此時其不爲之寒心耶臣愚欲望陛下瘠發德音明戒郡縣繼自今日凡旁緣之苛斂與虐取之巧名一切措克之說禁勿復行又申嚴贓吏之法俾無得借公以濟其私庶幾仁意

流行人心固結導迎善氣消遏亂原皆自此始實非小
補惟陛下裁察幸甚

表

賀皇帝表

天意右仁克相慈闈之壽聖心廣孝於昭寶冊之徽朝
野歡呼神人闓懌恭惟皇帝陛下家邦勤儉宮闈肅雝
盡人倫之常邁夔夔之虞舜全天性之樂配翼翼之周
文欽承長樂之懽祇奉昕庭之冊起敬起孝益欲報以

奚殫得壽得名慶用孚於罔極臣心存魏闕迹阻班
庭揚偉績而鋪闡休擬請封於東岱綴眉壽而介繁祉
知永燕於西崑

賀皇太后表二首

位正中闈誕敷顯冊尊居慈極昭嗣徽音凡圓載持惟
時歡忭恭惟皇太后陛下宅心淵靜秉德齊莊大明行
黃道之天功高祐辟内治本青蒲之地憂切進賢嘉相
閫之鍾毓儷宸居而作配貽謀有永受福無疆臣欣覩
鴻儀莫陪虎拜介以繁祉但揚壽母之休祝之多男願
衍文孫之慶

六月徂征誕揚我武三城遄復不失故疆喜溢兩宮歡
騰四表恭惟皇太后陛下功齊太極德並坤元怡怡愉
愉子孝極親歡之盡雝雝肅肅家齊天下之平奏此膚
公福于王母某喻驅壯膂阻筐篚行頌天子之萬年欣
際平淮之運奉太后於備載願賡長樂之詩

賀皇太后加上尊號表

長樂頤神有開燕喜昕庭晉冊增衍鴻名八表均歡六
宮溢喜恭惟皇太后陛下補天功大配地德深物仰康生
顯仁心之持載年登帝有修富履之康寧方績逑于湛
祺爰推崇於徽號奉觴稱慶能章聯褕翟之輝鏤玉傳
徽虹氣縈盤螭之飾誕揚盛典允屬明時臣趣阻觀風
莫陪展案既多受祉敢揚文母之休於斯萬年請上堯
封之祝

賀皇帝冊后表

風自火出示瑞本於家人月並日明表儷尊於宸極宗
祧有慶寓縣均歡竊稽古之盛時有思齊之具美任氏
姒氏全母慈婦順之規周南召南成家齊國治之效掩
五三而獨出幸千一之親逢恭惟皇帝陛下盛德巍巍
小心翼翼問安視膳躬行曾閔之難養志承顏思得塗
莘之助恪尊慈訓式嗣徽音播顯冊於明廷下孚民德
奉壽卮於長樂上格親歡綿延百世之休根本四方之
化臣服勤馳隍阻迹班庭刑於妻而御家邦願宣美教

躍爾士而從孫子擬頌鴻禧

賀皇后受冊表

位正坤儀有衍長秋之慶庭揚渙號聿新諸夏之瞻朝
野均歡宮闈底豫恭惟皇后殿下梓鍾涉麓德邁河洲
夙夜相成緯著賢妃之謇寤寐思服允符淑女之求知
家道之攸宜底親心之克順式消敍且丕稱椒塗祏室
褘褕相禮聿嚴於宗祀寢門笄總承顏永燕於慈闈某
家被光華遭逢休慶風天下而正夫婦但宣化於關雎
言后妃之多子孫請讀詩於螽斯

賀皇后上尊號表

中闈正位新翟蓋之來朝慈極承顏託鴻名之歸美宮
庭闓懌蓋壤洽和恭惟皇后殿下並日之明承天以順
相虞克孝上高嬀汭之風嗣任徽音仰率周宗之範佐
璪旒而致養鏤寶冊以推尊彤管重光青蒲多喜某屬
將隆指欣覩崇儀請祝多男益介含飴之樂臚呼萬歲
永承佐餕之歡

賀誕皇孫表

君天下而謂之子仰承眷顧之休受帝祉而旋孫子載
啟誕彌之慶事關宗社喜動宮闈竊以綿三世蕃衍之
期開千齡希闊之會命分青蓋方茲晝侍膳之歡慶衍
綠車有以助含飴之樂于今親見自昔罕聞恭惟皇帝
陛下受命溥將躋民仁壽泰山勢定犇鴻祚於無疆豐
水源深詒燕謀於有永對越三五之盛尊迎千億之祥
某服在遐陬欣逢勝事本支百世願賡周頌之詩福祿

萬年敢上堯封之祝

賀皇后誕皇孫表

德懋長秋風尊母道陽居大夏載毓孫枝宗祏安强宮闈懌恭惟皇后殿下承天厚載嗣古徽音志輔皇圖有助燕謀之永慶延朱邸式開熊夢之祥無疆惟休有室大競某遠馳壯轡阻拜篤行呼萬嶽者三階想兩宮之喜采周南之什請揚多子之詩

明堂慶成表二首

明堂九筵備成熙事皇極五福敷錫庶民天人和同華夏闓懌恭惟皇帝陛下纂承令緒統輯皇元星治馨香丕格神明之感太平持守於昭祖考之寧因萬寶之登秋飭四圭之嚴祀房心先動箕翼慶延某欣際上儀愿康遠使駿奔秉德阻陪執豆之恭虎拜揚休階想奉卮之盛

天臨重幄肇舉明禋日次大房迄成熙事穹壤賴慶溥率均驩恭惟皇帝陛下克秉小心祇承丕緒成順致利天人允極於和同持盈守成祖考式同于和樂懋積惟馨之德肅將我享之誠對越三靈歆時百福某心馳右个身繫左符在洛駿奔悵莫陪于周至呼嵩鰲抃想交奉於漢觴

鈐轄司賀壽表

十月聚東井之星祥開流渚萬年祝南山之壽聲震呼嵩啟聖休期溥海善頌恭惟皇帝陛下至仁是寶無逸為箴修德以來遠人四方其訓建極以成天慶九敘惟

歌哀時甚歟之休介以無疆之算臣遠分郡紱猥總戎鈐誦壽旺人何假玉杯之刻乃心王室切懷金鑑之陳

瑞慶節提刑司賀表

誕彌厥月日躔析木之津於萬斯年天啟猗蘭之慶千秋紀節諸夏均驩恭惟皇帝陛下受命溥將治民祇懼延洪周歷過成誦之卜年嘉靖殷邦邁高宗之享國既多受祉其永無疆臣忻際虹流阻陪虎拜神人致喜階隨嵩嶽之呼瑞慶大來擬勒浯溪之頌

贛州賀表

十月建亥稱萬歲之玉卮衆星拱辰上千秋之金鑑乾坤錫祉華夏均懽恭惟皇帝陛下嗣服無疆繼明久照顯顯令德勤于邦儉于家翼翼小心雖在宮肅在廟昭假穹崇之監茂迎平格之祥臣遠想虹流阻陪虎拜海隅日出忻逢休運之朝嘉壽域天開爾紀中興之瑞慶

謝轉官表

明刑]將指退省無庸進律示褒躐蒙疏渥既寬繆責又

玷榮光臣惟貴不以勞其名爲借取非其分厥咎傷廉矧方引疾以祈閒顧使因功而受爵涉欺要利懼難解於人言假寵及私恐亦累於國體因嬀方命爲寢還情伏地失言四天無方勿云一秩名器重於丘山乃至三辭命令堅如金石拜恩難荷顧義終慚伏念臣初乏寸長偶逃百謫俗安拙政率循朝廷條教之常盜息豈年仰賴聖明盛德之被如臣何力而賚以官姦蓋伏遇皇帝陛下徧覆不殊容光必照視遐邇如户庭之近於使邇以惟精借殊恩爲原隰之華欲民庸之如屬故茲譎薄有此超逾臣敢不祇服訓辭勉圖報效有功見知則說敢憚周咨投閑乃分之宜終期得請

廣東經畧謝表

乘軺奏績罷瓜戍以懷歸分閫疏榮捧芝函而增惕躐寓圖書之直有華銑吹之行地重望輕丞膺遴牘天高聽邈竟闕俞音陟嶺眠章總封閩俗維今廣鎮宅牧南郊內柔戎狄之小侯外韓井蒙之諸國俗麗以獷吏楳

而[illegible]蕃宣不可以非人選擇常重於他鎮如臣者稟資拙鈍際世休明受國厚恩每念疲駑之自竭傳家有訓祖知清白之不移違軒陛者五年玷江南之兩節盡心折獄可稱欽恤之勤忤俗成仇浸覺愆尤之積踐更近只幽黙宜然躐蒙帥鉞之除執誤宸旒之聽念先臣發軔百年昌愜于君恩而伯氏覆車衆目方覘於來效冒當隆委深震危衰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徧覆不殊容光必照謂臣馳驅之外固熟知田里愁恨之情察臣簡靜

無華或能集嶺海清夷之效俾承人之用課民庸臣敢不祗命十行敬戚咫尺簡節跡日歷錢紙戾之莫居自葉流根散謂京師之衆涸步酬恩施即丐身閑

廣州謝賜曆日表

太歲在申宸清之臺課三日先甲賜方回之細書前民用以布宣新海隅之視聽恭惟皇帝陛下膺堯歷數察舜璣衡先天而天不違妙輔相栽成之道底日而日不失示耕耘收斂之期誕告庶邦共循常憲臣恭承須朔

奉職宅南[illegible]足一年當盡心于勤課日運百覺警自力於馳驅

南安知軍到任謝表

謫材佐牧媿治狀之無聞遠壘承流拜除書而過望陛恩弗稱責重難勝伏念臣質寂弗張學卑莫抗少而涉世晏事馳驅長乃服官員慚玩惕偶無傷于製錦因冒寵於題輿百請未盈兩年何補及瓜受代夢方飛於刀頭剖竹符命遄驅於嶺趾之官僅舍而近需次無一日之淹使自為謀殆無過此無能為役爲濟登茲財既竭而源窮民久疲而習玩欲禱禳之自得且桴鼓之不鳴其在撫循若為稱塞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明無私照仁不遺遠謂臣仕在鄰封必熟知其習尚察臣政無崖異庶相與以使安遊以撫摩責之庸朽臣敢不敬畏咫尺報効毫分斟酌海積佩之遺而尋靜理綏音陽蔚然之取顧布寬恩

涇壄類稿卷二　　宋　陳元晉　撰

啟

上魏左史了翁啟

長安三月懐漫刺以誰從桂史一星爍寒苦之可數哉裾伊始衘袖謂何誠念狂瀾既倒之秋正有小草相依之志心乎考德辭以見情竊惟人物議論之汚隆實繫天下之理亂上無禮下無學識者懼賊民之興大孔義

小犯刑終然非有國之福試觀近歲甚可寒心前輩沒以彫零後生無所則仰善類之勢不合付之下僚以下賢正論之脉僅存聽其自鳴而自息以奔趨為捷徑以軟熟為圓機謟笑呫嗄豈勝夏畦之病辟夢顛倒無復夜氣之存習成脂韋病入骨髓設有變色動容之警孰為仗節死諠之人悼林甫不一鳴何以責其抗祿山之暴見董賢輙下拜然乃折而為新室之從長此安窮誰甦特立少壯東方縉紳之氣方賴西州領袖之儒恭惟國史左史學邃道尤氣閎宇尺古今貫穿孰量胸中九雲夢之藏名德寔崇自是魁下三台星之望然且晦才華而不有遺科以若無尚友古人潛心大業會同蜀洛上通洙泗之一源凌厲莊騷下挽潮雲之衆作厥惟孔碩所立最高平生榮進之何心出處從容之以道惟是衆人之皆許哉於一國之若狂英俊並游或相漸而政度名義至重不少貶以求榮抗危言於羣情駭玩之時効忠蓋於萬口唯阿之際雖捧土障江河之決事有

至難然高標凌霜雪之嚴人方共敬能令趙氏九鼎之重端在魏翁一鐵之明高廟神靈天王明聖是應任天下之重處我曰世道之趨如某者洛蜀之孫冰氏之子雖它材之若短從此念之好修人不堪其憂何敢改賤貧之素善者強而附殆不勝饑渴之懷偶緣脫選調之階乃來作京華之客貴人不喜生語耿懷抱之誰論先生獨抱古心凜典刑之固在輙修向來一瓣香之敬或察下有千歲芩之情不介而前惟公斯可每伏高文而

晝誦夜夢見之。儻令斯道之朝聞夕死可矣。

上廣東何憲使啟

受部刺史之容，幸及終于齊戌，偹卿先生之效，盍求附於韓門。方輕舟戒吳會之趨，宜掘劍肅海瀕之拜。以辭見意，因謝有祈。竊以漢人尊許劭之評，推爲淸鑑；唐士得蘇公之顧，輒號聞人。蓋公莫公於鄕曲之推揚，而重莫重於監司之題品。居下位不獲乎上，何以取名；有先達者爲之前，宜其託重。有如不肖，獲事大賢，哦松竹之

廳，自媿三年之負；泛芙蓉之幕，每慶百譎之盈。不圖英蕩之來，使假枌楡之蔭。蘇原第三谷，認汝水之同流；南豐一尹香，許後山之爲役。忻慷莫若，梯接温如，猶記七年之前，曾遵仞墻之下。諸從事之斂板，獨出賞音；一男子之上書，莫欺公聽。遂令強弩之末，偶及大刀之頭。將渡梅關，歸謗梓里，小人屬饜而已，它復何由。大鈞块圠無垠，尤難自外；蓋既託萬間之庇，乃希千一字之褒。是甘爲匠石之棄材，如覩到寶山而束手。時非不偶，人謂斯何。蟠木無先容，不自知其冒昧；小草有遠志，儻或辱於收憐。茲蓋伏遇某官筆扶風雷，胸分涇渭，貪吏解印綬，豐年銷螟蛾之災；大刑用甲兵，荒嶠靜狸鼯之嘯。已課澄清之最，益躬吐握之勞。誠知勤相於國家，要在旁招於俊乂。崇成大廈，固非一木之支；宏濟巨川，端自衆徒之楫。宜令弱植，願累明紋，鄕人善者好之，當不辱西江之派；我客見有此否，尚容陪東閣之觀。

通交代黃縣丞啟

同寀異事，蓋均兄弟之情；再轉爲丞，又締子孫之好。方期候問，忽辱先施，顧小人不敏以胡顏，幸賢者辱來而欲舞。恭惟某官，蜚聲月旦，闊步雲梯，翔鳳騰蛟，吐詞華而有爛；制犀斷兕，奏刀以無前。自題淡墨之名，合快飛黃之步。柢遷東野，不辭射鴨之寒；盤礴南園，方鼓持鵬之勇。未讀崔藍田廳壁之記，更賦韓昌黎增江之詩。雙陸之勢無休，九萬之程斯下。某偶揚前糀，甚負哦松，不圖交事之榮，乃得常寮之舊。相視而笑，重尋握手之淸

談頓瘥其驅日候淨關之紫氣、

通使尙書啓

試縣令之遐獲游珂里、望尙書之履行、踏滄州、以半生切執御之懷、迺一旦有登門之幸、天涯作客、方繞烏鵲之枝、湖上拜公、願借龜魚之蔭、三熏起敬、尺牘陳情、恭惟某官文章巨公、禮樂先進、名父子之濟美、棣竹特椅、難兄弟之聯芳、棣華韡韡、兩儀聯佔綽著英聲、奉使典州、半天下經行之跡、出藩入從、大丈夫得志之爲、宜踐

樓臺鼎鼐之榮、式慰簡册墳荒之美、而乃賓璽圍于開館、反狂客於四明、笘鳳鞭鸞、自適散仙之趣、踞龜食蛤、方尋若士之期、如安石之東山、如溫公之西洛、此其用意高甚、當於前輩求之、埡隣嗚椰、似孤舟之橫水、日邊有說、是須八柱之承天、豈容袖手而旁觀、正恐捉鼻之不免、某水氏之子、洛誦之孫、虞卿窮而著書、自分作千年之計、尹何愿而爲邑、固知無百里之材、矧是奉川大非襄日賦竭而欽盃急焉、取其餘籍去而賦亦逃莫供所出、虛額盡通于實數、新輸不補於舊逋、殆哉巧婦之空厨、難責癡兒之了事、不量可笑、汔濟謂何、正懷折腰爲米之羞、又坐開口言錢之迫、胃然當此、誰知憐之、有朋來遠方、正願借光明之役、大廈庇天下、矧近在鄭公鄕、

見檢正余侍郞啓

海邦試令、辱依節使之光、京國抗塵、願依侍郎之貴、輒以畸涼之跡、寫之摳僎之詞、起敬三熏、希恩一顧、伏念

某身勤事在意、廣才疎、辱諸老之誤知、偶七階之脫選、操刀製錦、曾不爲擇地之謀、點鐵成金、顧欲易奉川之俗、方追尤于失策、迺有幸以受容、過珂里而登龍門、極蒙與滌持慶節而驅牡響、正倚包荒、事有當爲、請無不獲、惟是嚚豪之恣肆、加之板籍之散亡、官府陵夷、田間乾涸、非力爲之整頓、將不可以支撑、請命郡侯、既蹋三萬緡虛僞之賦、究心簿正、遊芋數十年走弄之姦、宿蠹稍清、衆狙已怒、自覺方心之難鑿、不知強項之爲非、

水清違恤於無魚市衆俄傳於有虎譽浮謗集罪大罰
輕幸逃不獲于上之愆亦免得罪於民之咎蓋其成錦
甘也如飴奪邑有名已分飯蔬而沒齒歸田無策未忘
斗米之折腰適虔南摩盜之噏呼而江右諸司之舉辟
侯詡之衰手闘草萊眼空篁竹甫
賦歸知何取嫉於諸公殆欲錮
祇為直道之羞禹錫九年敢作大
鈞之問笑功名之昨夢負道德之初心搔首踟躕分兩

其身勤事左意廣才疎辱諸老之誤知備七階之脫選
操刀製錦曾不為擇地之謀點鐵成金顧欲易奉川之
俗方進尤于失策遽有幸以受容過珂里而登龍門極
蒙與潔持度節而驅牡犢正倚包荒事有當為諸衆之
不獲惟是姦豪之恣肆加之板籍之散亡官府陵夷田
閭乾涸非力為之整頓將不可以支撐請命郡侯既竭
三萬緡虛僞之賦究心籌兵遂革數十年走弄之姦宿
蠹積清衆狙已怨自覺方心之難鑿不知強項之為非

水清違恤於無魚市衆俄傳於有虎譽浮謗集罪大罰
輕幸逃不獲于上之愆亦免得罪於民之咎蓋其成錦
甘也如飴奪邑有名已分飯蔬而沒齒歸田無策未忘
斗米之折腰適虔南摩盜之噏呼而江右諸司之舉辟
自詭王尊之勇皆嗤庾詡之衰手闘草萊眼空篁竹甫
一雷之成聚未數月而賦歸知何取嫉於諸公殆欲錮
人於聖世下惠三黜祇為直道之羞禹錫九年敢作大
鈞之問笑功名之昨夢負道德之初心搔首踟躕分兩

鬢其已雪鮮衣鹽簿俸百念以俱冰倏逢天日之清明一
洗山林之悽愴有搢人者已為魑魅之投彼君子兮盡
作闕庭之集爭出犯顏之口望公引類之心攜善推能
弃瑕使過時哉難得其如貧女之無媒仕乎為貧對是
小人之有母必有能誦于虛之賦庶幾可上光範之書
舊時堂燕之重來正切樓薦之望明月林烏之三匝幸
憐繞樹之情恭惟某官峻稟扶輿清儲沆瀣聰明精銳
淨冰雪而走雷霆翰墨詞章引星辰而決河漢項當驊

共雜處之日，獨堅夷齊不易之心，人莫得而磷緇，天亦知其忠赤，及更大政，遂立要津，彌縫造化之工，近績國家之脉，當江濤如此之際，爲烝徒楫之思，潤物之澤無聲，既優既渥，推轂之言有味，不進不休，凡今羽翼而飛，誰不借齒牙之助，小草有遠志，肯令見弃于榛菅，蟠木無先容，儻許薦致於楩楠，螘枯有待，恐恥自鳴，特從容過閣之片言，即遊近沖霄之良使，惟夫子知我，官豈以詢故冗耶，使相國禮之，士賢於隗者至矣，

見鄭參政啓

肅拜魁躔，尚記門墻之舊，忝陪樞極，適逢爵爵之新，輒修燕雀賀廈之誠，庸寫蟋蟀鳴秋三疊染牘，一顧希榮，恭惟某官，經德不回，誠身有道，居廣致主，執心期於舉蔑椵契之間，孔孟爲師，奇既緒於周程朱張之後，議論粹乎大正，出處炯其無瑕，一去脉稷，四分牙纛，西風庚公之塵，起不受人污，東海蕭之名，高屢勤帝問，自簡主知之異，少安天定之期，偶乾清而坤夷，慶泰來而否

往，曾未解社之錢，日已須名璽於九天，盡歸丹來肅正魁台之望，何見之晚，式寬霖雨之思，暫居陽城諫議之官，畧吐宣公仁義之論，政不足適，人不足間，首務格非心，欲先正身，欲先修，何難國治，此正古大臣之事，允當明天子之心，亟命宗工，晉參宥府，有常立武，方將取亂以侮亡，無競維人，尤在折衝而强本，若知彼不明於知已，恐所愛反重於所欣，實賴同心同德之臣，亟合羣策羣力之助，収草茅之公論而用之，邦國推槐棘之和氣

而散諸閭閻，邦其永孚於休，公有無窮之聞，伏念某才誠無似，命實不猶，爲斗米以折腰，姑遲歸田之計，甘飯疏而沒齒，竟罹奪邑之徵，回思强項之昨非，宜有吹毛之後禍，正參客負租之罪，照者疑之，排大慈伐木之謀醒而狂疾，城狐側目，市虎興訛，諸公料丞相之嗔，欲錮之於聖世，萬事付小兒之戲，分安此以終身，適當路之興憐，俾出山而效使，時方患盜，義敢顧私，叱馭不辭王尊乃勇，盤根自說，虞翻何衰，龍驅而放之菹，鴻雁飛而

西集於澤、既成新邑、莫掩宿猛、顧指為病頹之駒、又弹
及傷弓之鳥、柳惠三黜、秖為直道之羞、西錫九年、嬾作
大鈞之問、時哉更化、賢者聚朝、連茹拔茅、未能忘小草
之志、析薪匪斧、誰能為蟠木之容、雅聞嚴徐之奮飛、多
出崔李之交說、非親非故、懷矜強附善之情、立已立人、
是在一轉鈞之力、敢矜嘘拂、俾逐驅馳、天下官豈以詢
故冗耶、食之升斗、海内士賢於隗者矣、侈彼嚳矣、

通知澤州李奉政啟 洪崖類稿 卷二

皇咨碩輔宅牧价藩、奉階六符、下委星沙之照、元戎十乘
内、通月殿之班、禁只受容、斐然奏記、恭惟某官高明而
縝栗、碩大而裕和、望太白横岷峨、高眼一空於四海、暴
秋陽濯江漢、誠心對越於兩間、早以西州領袖之英、立
乎東方縉紳之表、誕膺宁眷、峻陟臺端、剛方不懾於雷
霆、清切徑躋於台斗、弹朝夕論思之益、非道不陳、運夙夜
宥密之籌、知微之顯、出任保釐之寄、入陪醆假之聯、柄
本五兵、勢隆九鼎、文武萬邦之為憲、精神千里之折衝、

帝念三湘、實作十數建城之蔽、時方多事、暫煩二三執
政之行、上流張待哺之頤、内地劍醫瘡之困、公宜私釐、
表翰中乾、城復於隍、當植久安之勢、戎伏於莽、蓋思不
見之圖、轂帷幔之重臣、寬冕旒之遠顧、暑沛傳巖之雨、
丞開衡嶽之雲、何回旋不足之疑、見北塊無根之大、肯
安社稷臣者、國傳張紫巖開濟之心、無以我公歸兮、定
繼李忠定登庸之轍、某單平末學、孤陋餘生、坐違汗漫
之期、護逐侏儒之飽、自笑豚蹄所持之狹、初無驥足可

展之長、隨千尋樓栢之鳥、記曾下南床之拜、顧三匝繞
枝之鵲、乃今踏東閣之規、慚佐岳之非才、倚如山之庇
望、幢牙之戾止、析辰齒以欣、如登元禮之門、亦願備杂
桷樽櫨之數、題仲子之坐、敢徒事山水泉石之娛、

通安撫帥啟

奉階六符、正委星沙之照、衛山千里、將謂巖石之瞻、喜
承大府約束之嚴、借布小夫竿牘之敬、恭惟某官姿兼
將相、名震荒邦之桀兮、邦之特兮、理之和者、聖之任者、

罣戎馬方虞於南牧，嗟杜鵑不見於西川，所守匪親，化
豺狼蕩無彛典，無禮於君，逐如鳥雀，孰厲忠誠，大廈幾
傾，摩情並悚，不借蚍蜉蟻子之援，爰拯魚龜蠶叢之危，
悖於大陽，掃攙搶而盡北，泝彼流水，回江漢以朝東，胡
爲考父之循墻，猶屑召公之陝。天或者啟中興之運，公
惠然師上流之師，失河北踰六十年，雖茹以漢知我之
恥，領湖南凡二千里，當即亾秦必楚之言，風景不殊江
濤如此，以時言之可矣，如公非其人乎，然貂蟬之出兕

鍪，固當了掛歸天山之事，第蟣虱之生介冑，寔應勞運
籌帷幄之臣，行端委於廟堂，坐指麾於豪傑，兩戒山河
之復合，將萬年宗社以長延，如前輩之援引後生，以大
賢而矜嘉不肖，言提其耳，實獲我心，冐然此來，恃此無
恐，獻梅花之賦，何敢干題品之私，讀桂林之書，惟欲托
涵容之度。

通榮大監啟

榮分銅虎，作鎮玉虹，圖書分東壁之躔，榮光下燭，旌纛
指南度之境，仁聲先驅，賢言千騎之來，盼贊雙麟之啟。
恭惟某官，力行正學，獨抱古心，論不詭於聖人，師友孔
孟，達可行於天下，妾婦儀秦，自其疑然於庠序之時，已
知可以爲社稷之器，裒摩邪之醜正，殺一國之皆狂，士
操入室之戈，公屹中流之柱，遽解弦而更化，乃束帶而
立朝，義不苟同，丞象一降而盡去，效已多試，蒼煩六譽
之驅，再入修門，徧儀要路，嘉謀告后，無隱情惜己之風，
正色在庭，有強木折衝之助，合晉陪於豹尾，顧出守於

虎頭，萬牛挽而首不回，公固榮於勇退，六鰲去而山爲
動，帝宜吝於留行，意謂章貢二水之交，令佩兵民二組
之寄，風聲險健，尚資長德之薰陶，山谷蠻荒，暫借重名
之彈壓，從得居東，毋俾民憂，即歸排閶闔之雰，宣久對
崆峒之旦，某勾朱冗役，剗墨訣閒，臺府抗塵而載偶逃
於百讁，師儒並世，片言勝讀於十年，有幸受容，謫祈與
棠陛幢牙之夾止，折屐齒以欣如，敬修向一辦香之誠，
容致下有千歲芩之請，短簿能令公喜，雖無可效之長

才、大守不可私千、當屬相依之遠忘、

通慶元齊守啟

油幢濡節、風蹕霄漢之躔、璽綬銅章、行隸塵埃之役、來身受教、欽秘隸詞、恭惟某官高明有融、卓犖為儀、操刀必割、四顧而無全牛、操鼠長鳴、一洗而空凡馬、嗟聲偽軌、累足榮塗、既壽別駕之膺、遂簡凝旒之聽、以煩駿望、出剖荒符、天台四明、繼躡登陸之勝、扶風馮翊、蔚為輔郡之優、重勞剖閒之保釐、仍借皇華之咨度、戈船不試、

環瀚海以無波、然豐義馳、布陽春而有腳、民功甚偉、物望累高、自棠流根京師、豪九里之潤、匪朝伊夕、刺史即三公之除、某碌碌一科、奄奄百拙、乍違選冥、冒夤試於邑、難學所學、衣書情未傳於縣譜、自知甚審、可笑不量、幸天惠於仁侯、將日依於德庇、三沐欣投於足下、萬間真見於眼前、抑惟保障乎、願奉行簡子之政、卿欲絃歌耳、敢妄希元亮之高、

通寧都徐宰啟

嗚子賤之琴、劉先聲而起、欲榮孫寶之寵、傲後福以知歸、大夫賢者之附、未小子斐然而中悶、恭惟某官世濟其美、父教之忠、金莖承露之高、離風塵而獨潔、玉斧脩月之巧、肖天秀以成章、由拾芥以取青、若泛蓮而依綠、依流平進、謂當覲翻藥之階、取勢斜飛、亦宜校吹葭之館、胡為難肋、又枉牛刀、不鄙夷子甥之邦、民可屬饔父母之恩、與人交口、以稱慶和氣、有腳而先驅、若旱望雲以日為歲、某目拉供薄、昉此緩章、低頭枳棘之棲、着儒

冠而羞甚、側耳松桂之詠、傳仙鳥之翼、然違邂逅於依歸、執笄孫於幸會、丞承記室、仰侯浮閒、自令短主簿之不才、則從其長、實情新令尹之易事、無敢於人、

通崇仁舒宰啟

仰名山柯斧之高、無蹤歸舍、撫窮巷席門之陋、有幸受屬、將拜下於飛鳧、敢恭先於蒞璽、恭惟某官懷才膚敏、執德靖共、廉焉喬木之故家、展也盤根之利器、為柱下史、遺直尚想於祖風、讀春陵行、能仕定遵於父教、僉曰

磐礴之富。復胡然故笏之未求。蠖由屈以求伸。鳳升高而自下。暫紆墨綬。來撫黃州。雖于方之職徒勞。大爲欽惠然父母之邦。何幸得逐依仁。歡然小邑之寡民樂只。大夫之賢者所憂。斗郡南貴刃游。垂瑩之室相望。散暑之池已竭。好出袖間之手。爲寬眼下之瘡。逆知妙斵於全牛。更請疾驅於都騎。某甫遷齊戍。屢共戎談。欲緣孺子以納交。恰際家君之作宰。居是邦也。遂我願兮。奚爲於丘之門。將有大廈萬間之托。未至於偃之室。恨無請水一盂之規。

通崇仁舒宰啟

是邦大夫之來。不遠千里。諸侯寓公之託。願受一廛。近只行旌。斐然剞劂。恭惟某官。世濟其美哉大而才。芝蘭玉樹之佳。梧竹瑶環之秀。僉曰公侯之必復。胡然州縣之徒勞。萬斛龍驤。乃依流而卒進。九霄鵬翮。顧取勢以斜飛。纔畢素魁。復紆墨綬。家傳清白。定知馬骨之高。政拙催科。共挽蘭綠之綬。毋憚六月之暑。來慰一雷之恩。

弟恐星追不侯符合。某方遷齊戍。屢接戎談。已知兒稱其家。莫非父教之仕。昔有生子如仲謀之歎。今哦有客依劉表之詩。平生所願識魯山。獲倚桑故。公事未嘗至偃室。惟假棠陰。

通應經畧純之啟

丹詔起家。碧幢分閫。直河洛圖書之遠。天不違顏。殿番禺軍府之雄。春來有腳。先聲動悟。衆望昭蘇。自李唐至於本朝。惟廣帥重於它鎮。況邊方多事。宜却顧于本根。而天下一身。本相關於動息。苟世通而忘遠。或重北而輕南。變必伏於所偏。慮盍先於未著。贛民走利。聚則寇掠。猺俗喜爭鬪而挽裂。最是配隸兇頑之卒。散諸山谷荒翳之區。攫金晝行。探丸夜動。凜包藏之叵測。恬護養以謂何。至於官寮而號嚣。吏強而黠。所養非所用。兵養逸以成驕。故怨不敢言。民茹冤而何籲。設有風塵之警。恐爲豪傑之資。青齊出師。使不作盧循道覆之意。蕭墻生敵。又何暇李氏頻史之謀。我儀圖之。誰與領此。恭惟

其官肝膽一劒、精神五岳、載華嶽縈星辰、聖之任者、虚
海嶽出雲而、邦之傑兮、某無緣讀書、不習為吏、餓來驅
我、護思噬臂于斗升、拙亦宜然、敢望躋攀于分寸、兹投
畀篋夔塵埃之底、將時依帡幪風雨之休、栖栖法曹、足
下僊容於三休、渾渾公府、眼前真見於萬間、

通沈提幹啟

對敭新命、賁畫崇臺、君遣使之皇皇、莫重綉衣之寄、延
得寳而秩秩、預知丹筆之平、行李與來邇、萌膺賀、伏惟

某官才猷孔碩、文獻甚都、蜚玉衡於清秋、孤騫物表、挹
金莖之寒露、迥絶風塵、仕而學以俱優、官所居而隨治、
芙渠泛幕、有稗坐嘯之高、松桂讀書、益廣絃歌之愛、合
入依於日轂、猶出佐於星軺、何敬非刑、惟明克允、吏屈
聽訟之力、聞王文公記處學之辭、民褱珥筆之聲、見黄
太史賦江西之語、沆寃條之淸簡、溪使介之仁賢、柱笏
春容、聊寄風騷於翠玉、彩纓凌厲、行催步武之丹青、某
學不踰人、餓來驅我、出朱入墨、只堪荼竈之平、泛綠依
紅、大似代庖之僭、行且逾屠羊之肆、然近依繞鵲之枝、
倘疾其驅、獲快披雲之覩、尚終所誨、俾聞據霧之評、

漁墅類稿卷三　宋　陳元晉　撰

啟

賀節齋除漕啟

恭審中拜宸綸晉持華節舍香高選未盡畊撫宇之勞飛粟都畿復有借澄清之治昔三輔咸推善政今與情可卜歡傳旋及肩翹躍然欣抃恭惟某官英資霜潔粹質春舒明允篤誠備元凱之令聞慈祥豈弟有卓魯之

賢風顧惟大雅之不羣蓋自教忠之有本早騰飛勝殆多韋布之勤修並秀秋華率洗膏粱之娭習卓爾典則標于本支宜夾輔以居中奚詳試於吏任第較扶風之分守粤由嘉定而逮今求昔循良罕可擬數貪黷深嗟於無取變更或甚於絲棼更有撫綏受成刻木未有獨運於方寸初無借助於毫絲孚人心於不言成雅化於無跡春區衍裕與端秩跡律已冰清私第時閒捐數按人春煦公庭不廢將迎至於旌表里社之賢彰施俎豆之事綺寮絢其水立保閭閻而雪齊[illegible]匪勞民咸自不日過者謗訛頌聲上騰比於考最之登已擬乘軺之寄人傒峻陟若旱望霓帝遲延加班恩決日既倚重以董璣衡復示崇而參憲[illegible]權庭春隆露近寓直遂宇式表清華允極褒崇乃勞逕察備諸州縣斷無期會之煩熬[illegible]識賓察自弗貿否之倒置妹欣善類槓聲部夫弾冠喜動於金蘭傷弓驚落其[illegible]翦佇使[illegible]部化為廉才自然澤被於八州抑見訟清於兩路號福[illegible]而救彫

瘵蘇活疲民調元化而致雍熙行歸穆緝某獨學寡分甘背時投誠君子之門似人[illegible]善抗塵流俗之列吠雪何多然金雖百煉不改其剛而根到九泉豈適斯直已安寥寂定不依阿推埃閩益[illegible]之除如蟄動泥蟠之下慨[illegible]嘉語為薦頌言曾受滕塵又見新榮於際會嘗留烏幕或旌舊筆於評談

賀趙大使尚書啟

命陟文昌班高武部淮清海晏既寬旰食之憂業廣功崇

獨長夏官之職五兵秖重千里折衝恭惟某官才氣軼
羣聲華照世久當方面凜然草木之威名簡在上心展
也棟梁之才具嵩嶽羣賴忘我厚思所守匪親化爲豺
狼轉興亂畧無禮於君逐如烏在執濟時艱惟斷乃成
眞邦由哲甲可乙否獨贊決於九重卯命辰行乃畫護
於諸將屈茲羣武職殿渠魁烝徒出闘艦之奇氣吞貔
衆勇士助臨衝之勢力拔崇墉迄成不世之勳坐殄積
年之患尚書天之喉舌實總事樞祈父王之爪牙正專

戎務亟升星履就貳參旗是開大任之權輿未足小酬
於勞勩牙幢葆纛當入覲於嚴宸袞衣繡裳佇均班於
揆路某欣聞除目倍激歡顏功著維城未既吕温江夏
之贊謀推督戰擬作韓愈淮西之碑

賀高中書帥湖南啓

一札疏榮十連作牧清都延閣印文昌八座之尊葆纛
牙幢鎮洞庭九州之大前茅庚止全楚歡然恭惟某官
識貫千秋眼空四海聰明精鋭淨氷雪而走雷霆翰墨

詞章引星辰而決河漢伯仲無慚於伊吕廟堂宜集於
夔龍頃安十年抱節不羨羣飛刺天之鋭兵交蜀道公
獨効睢陽之守城名列漢庭人莫識平原之何狀趣登
郎[illegible]借重使軺遄遘螭坳載筆之班亟展鳳閣演綸之
手丞相之督軍事方思遠撫於中原舍人之贊兵機欲
纘武功於采石籌帷決勝黼扆簡知鼎來碁召之音復
長春卿之位能典朕禮肆日月獻納之忠其代予言助
風雷鼓舞之令復以禮樂詩書之選任茲藩宣屏翰之

權先聲所臨衆望惟允長沙萬五千户已多襦袴之謳
祝融七十二峯頓增巖之重著忠甲令作輔辰垣某庸
鹿儒酸狙狙志若早參諸老妄有意於駏駆晚識少公
辱過爲之題品一寒爲累萬卷不神身來佐牧之困功
自[illegible]投閒之乃合會且歸矣尚牽熱語之留止或尼之
偶玷烏羅之致時昔切望之願遯今叨果幕之榮然法
有隨司之文恐倒當辭職以去尚欲下望塵之拜庶幾
懷爲御之懷冀北之野無留良何幸獲逢乎清鑒湖南

之門不輕接自儕伏處之無奇

賀真舍人啟 德秀

恭審課最州麾命分帥鉞四郊多壘根本繫大江之西
十圍為連蕃屏倚真儒之重高牙聚止交口欣然矧乎
生翹首於龍門不自意庇身於燕厦其為獨喜尤倍羣
瞻恭惟某官氣塞兩間名高九牧立朝大節蓋已羞吳
俊之併遊學道夙心誠以安社稷而為悅衷情之巨測
於南食之偷安誰念春秋大一統之經獨主漢賊不兩

立之義好辯者豈予得已不知者謂我何求遠獻竟格
於庠言遺忠乃至於今日汲黯不去必寢淮南之謀吐
蕃既來始驗柳渾之識荐外庸之揚歷多行事之著明
青社活人愛民即所以體國潢池平盜應變寧誠於守
文章入贊於帷籌尚屈臨於閫制十州將吏聽鼓角以
趨風千里湖山望旌麾而吐氣然當世之憂未艾而吾
黨之望為依代不數人是應任天下之重天若祐宋寧
不遠我公之歸其副墨塞儒句朱冗役生無它嗜惟有

強附善類之心事與願違獨抱未見君子之嘆悵一官
之似縛思萬物以皆塵幸元戎十乘之來與屬吏一人
之數顧雍容之伊始非偕敬之敢稽亦傾太府約束之
新[illegible]責小夫竿牘之末急求民隱皆許言陳因欲踵千
慮之愚故少綴尺箋之敬假一事至滕閣安得奮飛持
香為南豐滿新與崇

賀董正言居誼啟

錫命龍墀拾遺騎省曉趨丹陛風生對仗之諫書夜想

玉珂露奏禁垣之封事縉紳倚重廟社增榮惟解弦更
化以來已三年矣在當宁求言之切如一日然不勝衆
目之睽睽未見匪躬之蹇蹇雖如朝鳳大似寒蟬固勢
莫尊聞者羣妖之舞夜人材淪落蕭然萬卉之經秋由
元氣之未充故沈痾之難起必有正色獨達之士乃揚
犯顏敢諫之聲雖者易免君其重趙恭惟某官積中德
粹方外義剛學廣聞多漢純儒之素業氣和節勁晉良
史之高風[illegible]州縣之斜飛合雲霄之直上人方奔迷化

之徑作夢清都公獨崇難進之風請行矣嶺無心物競
有欲王留朝廷已知弱翁相國累追韓信鼓左闕薄主
曲臺卷天祿在石渠請書於未見劃玉板藏金匱成信
史於不刊居無何[illegible]歷之新遂如許騫騰之迹將降天
之大任豈累日於小官芝檢虔揚蒲規地峻可迹則迹
當今捨我誰哉當言必言以時考之可矣彼謂聖朝無
闕事匪說攸聞吾知天子有諍臣如尊有勇上有惟木
從繩之美下無以水投石之難慷慨引裾從容補袞使

君子有所恃小人有所畏毋愛乎言將諫官得以言寧
相得以行不負所學某辱知惟舊别德方新傚聞除日
之頃倍激歡顏之動斐然贊喜特此願忠勤風未於朝
端敢勉君謨功名之祝仲辯說於闕下佇占陽城骨鯁
之言

謝陳工部特薦啟

太守不可私干偶辱教知之厚揠薄能令公喜遂知論
薦之榮兼牽懷愚之情敬布歸恩之悃伏念某性徒是古
學不前人辱墜緒之茫茫耽書成癖踐常途之役役嗜
事尤癡萬間忻庇於歡顏一見遂蒙於俛視俯念互鄉
之絜俾陪丈席之趨生程子之春風挹濂溪之霽月幸
獲觀道德於前後奚敢討班資之崇卑仁者達人更欲
拔孤寒之進善而溢美乃膝加題品之言載味衮襃殆
深帛蠖然而俗吏簿書之瑣瑣曾無曉暢之言小夫竿
牘之平平何堪撰述之選誰敢忽謏吹噓顧推薦
之甚懃懋跡膚而增揚益盖伏遇某官天之君子王之

蓋臣家踞上床意獨行於湖海禮勤下榻士願附於門
墻方為夾袋之儲不鄙縫掖之賤小草素存於遠志甚
愜初心朽株弗奪於先容是錄定力故令弱植亦累明
揚某敢不力尊所聞求識其大其行已若有媿於道何
以文為雖無辭而不辱其門請從今始

謝張漕舉文華科啟

續文自樂何能織雲錦之裳飛劍過褒駁忽被春秋之
袞露無言於桃李故下采於葑菲所謂異知合申私謝

伏念某耽書成癖、嗜古作妍、結柳送窮、仍覺語言之無味、剖瓜乞巧、不堪豪傑之說星、空懷韓愈之大慚、誰識孟嘉之小異、猥辱誦於百寮之上、句豈真佳、借賞音於一顧之餘、價俄可倍、居然穿竊之末、成此合尖之圖、既已使小人之屬饜猶獨出大鈞之抉扎、慨然科薦辱以名聞、非筆扛百斛之龍文、昌名雄健、非學探九淵之驪頷、奚有本原、何者妄庸、得此褒拂、誰云畫餅曾無益於饑腸、如入寶山、亦不至於素手、方倚品題之重、勉留久

遠之名、敢盡伏遇某官學問橫渠之傳、宦游濂溪之舊言語妙天下、合置之白玉之堂、財用濟中興、姑擢彼青綠之譽、不以己長而絶物、每思國計以備才、凡平時夹袋之藏、皆異日翹材之選、遂容疏散、亦預吹噓、某敢不益新未能、立乎其大去陳言、誇末俗、肯自獎於情禄有餘力則學文、當反思於忠信、

謝留經畧辟增城丞啟

委意南轅、竟入需頭之奏、委身北道、俛從摘尾之書、人言再轉之無奇、自喜一陶之有望、思勤委曲、感激輪囷、如僕妄庸、荷公知愛、雖他材之若短、徒此念之好脩、義有當從、亦曰救麑之弗忍、人誰無慾、不知及蟹之何辜、豈令吾非復故吾、故知我轉而罪我、喧喧多口、甚太行灔澦之可驚、耿耿寸心、對后土皇天而媿、不疑之全既出、相如之璧偶全、翻思與石闕兮差似得活水圖、可仕可止、已無它妄想之心、不進不休、乃勇出相援之手、羅致河陽之幕、吹揚閶闔之殘、謂泛水而依芙蓉、非汝所

及、若循除而哦松竹、乃分之宜、假此棲遲與之料理、期後五日、必投圯下之書、獨有二天、累錄冀州之部、念幸會瓜緣之巧、殆胚成就之機、載惟蛾豸之微官、安得蚍蜉之寸援、有巨眼為之鑒裁、將終身恃以躋攀、儻令著生之衣裳、未免和人之門户、以此謂之知己、恐亦難乎許身、重念公微、既蒙採録、若為稱塞、惟國士遇之國士報之、迄用生成、則執事事也、執事責也、矧久爲弟子趨承之日、而惕然父母喜懼之年、力足為勇足施、幸事機

之適至月斯征歲斯邁恐呂覃之門來平借齒牙之言庶全頂踵之賜因輸謝悃併寫願私恭惟某官明允而篤實精微而廣大納納容人之量雜污疾之或遺孳孳食賢之心猶饑渴之不厭凡今日西賓之列皆他時東閣之儲覬玆曠依所期祐甫之相察屬何待要附晉公之登是應踏踔之蹤有累玦几之造曾見我有此客否自愧所業願從事于他日兮有言斯瀆

回程虎卿勝選啟　雙溪類稿 卷三

輕違芝宇久作桂炊白雪陽春良蕩啟予之論碧雲日暮能無知我之心惠然華衮之褒厚甚綈袍之戀共惟程君足下詩書門戶文字生涯騰茂蜚英合是雛鷹之鶚隨羣逐隊猶爲泛水之鳧第慚倚玉之蒹葭迺獲托根於桃李春風步屧夜雨對床相期堅道德之初心不但較文章之小技每懲俗薄無復友端於當面對面之間有飜手覆手之異反眼若不相識爭貌耳餘沒齒而無怨言安得管鮑古人往矣夫子勉哉偶不同蘭菊之

時正欲耐松栢之節以劉蕡而未第我輩何頻如羅鄧而且俟吾屬異志公當後發而先至事固小屈而大伸致身甲乙之科着力丙丁之部某一科不捕五技而窮射策無奇尾僅容於附驥讀律有硯足大類於畫蛇何取拾青乃勤尺素想捧檄爲吾親而喜故寄書見故人之情惟感悚之萬千莫敷宣於四六譬乎衷曲備以面陳

回張司法啟　雙溪類稿

鄉社差池悵未識紫芝之宇官曹邂逅幸相逢黃木之鷹欣一面之有期衣躍鎮而起敬恭惟某官琮璜溫潤韶濩深醇才華四十年藉甚諸公之譽狀摛九萬里胡然一第之遲合儕家家臺省之登顧屑栖栖曹掾之役羊城地大犴獄事叢明啟刑書端欲助畫衣之化不有君子疇能持丹筆之平斟量情奚肆赦之文閱咯桂後惠文之識以六經而濟三尺吾道非耶總七畧而較羣書先生升矣某魚魚再轉鹿鹿一寒自知芸人舍己之非

敢冀異事同寮之庇偶然聚首真成虎鼠之同宫幸甚得朋豈止蝨魚之蔭免於所厚者能無誨乎論江西共派之詩願相從於閒暇修河南同官之記儻有幸以牽聯

回鄭司法啟

簿領卑暫攝承於臺幙參軍俊逸行望拜於車塵以平生切景仰之懷而一旦有趨承之會或者念草木之味許其托桃李之根宜亟脩辭反先枉教恭惟某官冑墻

欽定四庫全書　盤洲類稿　卷五　十三

萬古筆落九天絳帳諸生多雲霄之直上丹墀一第獨州縣之徒勞豈恥隨衆家之登故寄作棲棲之掾民曰太守君之故人川泳雲飛想主賓之晉榮春生秋殺知由之無究騎氣躍來虎城相慶以六經而濟三尺吾道非耶輯七略以總庫書先生升矣某短綆有味矮屋無營從緑依紅自覺代庖之惜出入壘只堪吞竈之卑行求反於枳棲幸及聘於芝宇荀陳聚會倘同氣之相求鄭杜襟期願異書之可見

回交代楊鹽幹啟

越俎非才懷哉醉去盍簪有喜賢者躍來論材方媿於盧前執信更慙於孟後孟栽咫尺敬肅先驅恭惟某官蘭茁其芽槐根之茁詩書澡雪夫禱矜植立自高文章繅積於琮璜蘊藏尤粹頃者鳴琴之課最紛其推轂之味言閑歲月于乘冠既終穫劃蒲雲霄之華輟乃展英猷不鄙飛鳶跕跕之州來作振鷺雝雝之容熟波出素古資邦計之饒泛水依紅令倚賓筵之重暫幙中之羅

欽定四庫全書　盤洲類稿　卷五　十四

致竹海上之扶搖某再轉而南一寒所迫踏油幢之談笑假蓮幙之攝承既竭吾才此非予坐固人夢陷國之菊行將及齊戌之人願疾其驅一見乃去偶成聚會獲畫窺兄弟之二難強附交承儻許托子孫之百世

回范宰午之謝修橋啟 范以酒課之羨為橋費

鄭子産輿梁之成人不病於涉矣蘇司業酒錢之與力何有於我哉躍來摘藻之詞益重負芒之愧以編竹浯蟻前輩有大陰功架木排龍長者號殊勝事況有學

道愛人之志、能推博施濟衆之仁、不吝方兄、無錙銖之
自利、雖非巧婦、造飫餅以奚難、公不有其功、民則知思
之自令尹清兵興人誦之、恭惟某官雅量鎮浮、宏才利
涉、相如之家蜀郡、莫窺題柱之心、期萊公之令蜀東、已
聳橫舟之物望、民瀕負納溝之恥、鐵流絶物望之私、碓
然精衛填海之誠、倏爾烏鵲成橋之巧、使黔首蒙被無
窮之利、而題額牽聯不肖之名、不傷財不害民、汔可集
事、若濟川若作醴、信是當才、某不成報章、更幾終患剖

竹而作修綆、庶無風雨之漂搖、貫鐵而為連環、亦免波
濤之震撼、雖一日之居必葺、庶十年之計可成

回石知縣啟

共飲玻璃江、偶同王事、贈我錦段、載篤交情、先施仰
佩於謙鳴、不敢秪增於衷悚、恭惟某官、懷瑾棐腹、珮璐
潤身、豈無他人、誰似韶華之秀、所謂故國、豈非喬木之
存、盍生風臺閣之聯、乃讀書山水之縣、似聞三益、已見
一同、百里驥足之淹、暫武城之寄徑、千仞鳳輝之覽佇

文石之來儀、某忝竊甚安、代庖何味、三年苟免、逝將下
兵、會之輕舟、兩地相望、安得共江東之罇酒

回高安趙知縣啟

榮分蒲壁、出宰封君、子紘歌素篤、小人之愛田翁況飫
知多新尹之誇、賀上維殷、積中多愧、恭惟某官身端行
治、實大聲宏、讀三萬軸之牙籤、本本洽聞之學、奏五十
絃之錦瑟、洋洋正始之音、能大其官、所居而治、合結周
行之綬、猶裁漢令之癡、遄想下車、歡迎滿轍、瞻言百里、

乃隆準之子孫、獨有二天、慰高安之父老、姑繞嬉封而
試馬、豈媒牛刀以烹雞、某迹祿棲贅負蓮、近起使
斧、謾供竿牘於小夫、誰誤聽衛謂列軺車之上、佐告者
過也、拜而受之、然因貽翰之蔚然、所願定交於賢者、木
李之報、瓊玖期以方來、金薤之琳瑯、榮於藏去、

回林縣尉啟

越沮終更、已問征夫之前路、抗旌未至、暫為君子之同
寮、倚一識以為榮、合三熏而起敬、恭惟某官、乘珠照夜、

衡玉憑秋天祿卷石渠胸次負涵之至厚翔朔華啟夕
秀筆端舒發之多奇自題千佛之姓合展三神之步武
暫學南昌之隱且爲東野之詩彩棒此來綠林斯靖花
村之無犬吠是卽民庸雲路之觀鵬翔必遇王覲某及
爪而代來捨卽行不願萬户侯雖恨識風流之晚何時
一樽酒猶能從文字之盟

回史貢元啟

敲門有客縲然銜袖之文索居無朋幸甚盍簪之喜獲

覩三益仍佩一謙恭惟某官古貌古心清門清德濯蜀
江之錦巧有翦雲繫湘水之舟神交屈賈彥猶絳帳盤
礴鈴齋應無彈鋏之歌漫續登樓之賦白璧胡爲而投
暗黄金顧忍於擲虛朗朱不亦槃乎僕未見可師者言
浮物也力濟大川三百之源子何人哉宜隨污濁尋常
之趣某本乏擢胃鉥心之作虛得揚箕把斗之名借聽
於聾此言何爲至哉不技而癢所有還以贈君

漁墅類稿卷四

宋 陳元晉 撰

書

上曾知院書 丙申三月

三月吉日具位某齋沐再拜裁書獻於知院大相公先
生比者蛛蠹窺邊蜀漢孔棘天子命重臣開督府俾得
盡護諸將敵愾折衝三軍之氣既張三邊之勢益合而
邊氛欽戢突騎北歸風塵日以澌清蓋視去冬表裏吏

戚上下皇懼之時人情大不同矣夫敵至而懼敵去而
舞此人情之大患也自古智者之傾敵常出師以撓之
使其疲於奔命復斂師以避之使其怠於得意既歸
而復出或一去而未遽來彼將玩之以爲常易之以爲
不足憂習而安焉安而利焉銷磨日月而無一日之經
理也利弊財力而無一事之堅牢也而我之運其謀者
日深蓄其力盛壯一旦長驅大舉而彼乃無一可以支
倉卒者則我可以得意矣敵之惡我計必出此而朝野

之間、使晏然以為無事、軺車遣而元戎飾、羽檄稀而猷
頌起、勢有必至、患有必然、此某所以痛心扼腕而不能
自已於言也、某伏念前年之夏、知院大參相公先生拜
樞庭之命、某嘗執贄旅進於多士之後、辱顧問而撫存
之、似未忘登門之舊、感知圖報、每欲効愛助之私、如周
人之於仲山甫者、而厥路無繇、今者越在千五百里之
外、誠有不恤緯之憂、以為非知大參相公之憂深思遠
以天下為己任者、將誰語於此、輙吐其愚為二說以獻

之材館、其一曰嚴上流之備、其二曰當防江之勢、夫立
國於東南、恃長江以為重、其來尚矣、荊蜀上流苟有阻
絕、則江南不能以奠枕、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使魏人臨
江望洋、自謂武騎千羣無所用之、則孫氏之立國於吳、
不可謂非長江之重、而曹公一破荊州、則亟遣周瑜逆
挫其鋒、劉備一牧荊州、則令諸葛瑾從備求助、而又躬
擐甲冑、與魯肅呂蒙陸遜輩數十年間、間關死鬬、卒得
荊州、而魏不能南、蜀不能東者、以上流之脉胳實通也、

及其衰也、羊祜為晉畫策、謂必藉上流勢、若引梁益之
兵、水陸俱下、荊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
徐揚青兗並向秣陵、是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也、卒
之王濬唐彬胡奮王戎輩、長驅席卷、順流而下、悉如祐
策、而吳不能國矣、曩歲敵人南侵、先犯蜀、次犯襄陽、終
犯光黃、識者固甚慮之、幸得棄去、苟復出熟路、必重吾
上流之憂、昨者蜀道多梗、襄漢交急、而朝廷特簡元臣
付以重任、蓋知上流之勢急矣、而敵破關隘、驟入興沔、

縱經金洋、馭疾走襄郢、蹯復之郊、飄忽震蕩、雖若可畏、
而倏去若非有據要會、控上流、觀變闔横、連撫長駕之
略、蓋亦天誘其衷、幸其出此、然幸不可以數得、而敵固
不可以形覘、天時向熱、敵當北去、固無他慮、然敵人之
多謀也、變詐百出、去來無常、將取之於疲憊之餘、故暫
至而不留、薄取而無厚望、正所以怠我而使不彼虞、且
將執之以為常、而不復為意外之防也、今之短識幸者
必曰敵之破蜀而不留蜀也、犯襄陽而無意於襄漢也、

其志在剽掠耳、夫茍其志止此、則取道於淮南下為捷、顧乃自蜀而入漢耶、由是觀之、虜之詭謀姦計可以見矣、彼知夫上流喉衿之地、蓋彼之所垂涎而我之所必爭也、其意若曰、志未可以逞、而漏其機則我之爭也必力、心欲進而示之退、則我之備之者必懈、故前年之入蜀漢也、剽掠而止耳、今年之蜀漢也亦剽掠而止耳、使吾翫之為常、而不疑其謀、而吾所以料之者、累曰敵之志不在大也、其由蜀而漢、亦不過就熟路耳、是真翫之

欽定四庫全書　　漁墅類稿　卷一

以為常而不疑其謀矣、上下恬嬉而無痛定慮創之圖、邊徼闊疎而不為堅悍不可動之計、隳軍實而長寇心、其必自此始矣、敵之謀日熟、吾之隙日露、一旦復由故道取蜀趍漢、而吾之謀者、必又曰敵所至不過如前日剽掠耳、萬一敵既入蜀、略地四出、命將以據要衝、分衆東下、徑犯襄漢、而擁重兵以規久駐、憑上流建瓴之勢以撼吾下合兩淮掎角之兵以闖前、其所為謀皆出吾之所不料、則上下倀危表裏交急、乃追悔於墮敵人之

計中則亦無及矣、然則思天牟之不可常、念敵情之不可測、委任沈鷙有謀之將帥、分畫險阨當守之地、分葺理藩籬、綢繆牖户、鳩匠起墉、培薄塞虛、使皆有以支緩急、耐闘戰而又在在逮并力一心、如救頭燃、如塞毋漏、如敵至之無日、而月會歲計、事事物物必要其成、必惟其實、其庸可緩乎、夫使上流之勢屹然長城萬里之固、則敵之所以窺伺我者其謀可寢、所以嘗試我者其姦可破、夫是之謂嚴上流之備、督府之開實在九江、豈

欽定四庫全書　　漁墅類稿　卷一　　五

非鑒往事而以防江為急耶、夫盡江而守、固若常說、而亦非易事、亦嘗妄論守江之三策矣、精兵驍將背水迎敵、有以挫敵人之銳、而張吾軍之膽、使彼不得飲馬江滔、而我若可以推鋒求敵、如苻堅之掃境入寇也、梁益既非我有、襄沔復為所破、使堅順流而下、晉將支吾不給、而擁衆泌水、顧將投馬箠以渡江、謝安固已逆料之矣、從容不廹、使劉牢之以北府精兵迎擊於前、而謝元以重兵殿其後、一鼓之餘、堅以敗走、而江北無戎馬之

腥此策之上者也不能扼敵於江北而使之飛渡江滸則當羅布戰艦翔弄波濤以寡為衆以奇為正旌旗金鼓氣色精明使臨江浩歎有莫敢南視之意若其冒然一來則設伏出奇乘風縱燎飛礟揚灰橫截中流必不容其跬步進如楊林之戰臨水而陳李顯忠分布戈船以其一泊於中流而匿其二於蘆洲待其麾衆渡江則健艫並進勁弩交發而港中所匿戈船出斷其後李其二十餘艘焚其巨艦又令戰艦踏車撒舞於湍流駭浪中

舳艫相御逆折上下北人憑壘觀之莫不喪氣褫窮計迫卒不獲逞此策之中者也苟恃大江一水之隔而但於江南宿師列戍以為之防則必不能於江中沮敵人之進而使之得以及江岸吾恐長江之險我與敵共敵既得險皆有必死之志而吾江上之師貪生內顧勢不足以支矣如建炎之禍杜充之兵投戈委地不戰而潰則是縱敵及岸之失也甚者開禧防江交植鹿角羅絡江岸幾同兒戲不知使彼得涉江流次江岸則此不過一炬頃刻之煙熖耳此策之下者也故江北之河口一當守也江中諸洲二當守也江之南諸岸口三當守也江北之口不能守則賊船得以出江矣江中之諸洲不能守則賊船得近岸矣銳兵強弩築堡立寨使有以拒敵摧鋒所以守江北之河口也密布戰艦多設伏兵使賊雖出江而不能及岸所以守江中之洲渚也若江南則不過分列兵屯多備舟楫以俟濟師得便則進如斯而已矣今上流之勢既紓江西之警亦遠政當募江湖

驍捷以補舟師之闕程工閱暇以脩戰艦之備而又措置江北之河口某所以築城堡某所以置水寨以遏其入江之路營度江中之洲渚某地可以出奇某地可以設伏以沮其絶江之謀大要使一旦倉卒不徒塊守江面必於江北之河口江中之洲渚應酬無乏倘淮襄有警得以盡銳向敵而無復返顧却慮於有江面之憂而分其力奪其氣則內外之畫定表裏之勢堅而取勝之形具矣不然則邊遽戒嚴外方應接之不暇內

則怵惕而自危事出倉卒則不過于肆四出號召郡國不教之卒糾集田野烏合之衆坐縻粟於長江以南謂之防江警報日遠則散遣解弛又復寘之於度外則是自開禧以來至於今日之痼病前後同一證候也謀國者烏可不知致國哉夫是之謂審防江之勢夫上流之備既嚴則江鄂建閫之間可以安枕而上下無傾危之憂防江之策既審則蘄黄揚楚之間雖有警報而表裏無交急之勢其利害甚明而易見也夫先逃發矢固不

及事比羊補牢猶可為後圖是區區憂國之小忠也不然以書生之迂闊小丈之踈遠而借言當世之事是真不自量矣古之謀人國有深居沉思盤礴鬱積于中撫事會之未有處者而避近旁觀一語之近或觸其機中其會足以發其紆鬱未及之思而就其方來之功言固未易以人廢也惟籌之陳惟知院相公先生一過目焉萬有一可以發其執事之思則某借言之罪某庶可免乎不備

序

送袁明仲入京序

袁明仲攜篋過門若將遠役余揖而問之曰歲莫寒侵風饕雪虐子將安之明仲曰亮舊從編修右司謝先生遊今齒長矣而學不進負先生之教是懼亮將問津乎先生而上會稽探禹穴蹈九疑浮於沅湘盡覽君山大川之奇一洗心目之陋如司馬子長之所以遊者予曰學莫便乎近其人而取諸物者為粗子由於山見終南

嵩華之高於水見黄河之大然猶必見歐陽公必見韓太尉而後為盡天下之觀天子之都天下人物之所萃子行矣問之在朝材優康濟中外倚重豈無號江左夷吾者乎陳義秉禮姦邪知畏豈無能使淮南寢謀者乎問之在野豈無負王佐材而獨酌新豐者乎豈無志在王室而卧雪長安者乎苟得其人則介編修而往拜之觀其道德之容從聽其言論之奇偉高山仰之景行行之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其為學之益豈直口耳癹癹

為得哉余將見子之齎槖而往稇載而歸余不敢以吳下阿蒙視子矣編修於予言莫逆試舉似焉明仲曰諾

贈易數胡一鑑序

萬物在天地間往來屈伸消息盈虛皆兩也一而不兩則獨陽不陰天運息矣常夜不晝人事圯矣艮以止為德而又曰時行則行不常止也以靜為體而又曰動而不失其光明不專靜也胡一鑑為余以數起卦得艮之四曰時止則止外體也時行則行內體也余曰不然有

止則有行有靜則有動二者互為之用而後造化神山之凝重而雲興焉冬之閉藏而物始焉皆艮之義也顏行而合揩之宜動而得光明之道則行非妄行動非妄動矣行而宜動而順惟知止而能靜者見之不則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方寸亂矣胖子既焉行則躓動則閡又誰咎哉一鑑曰吾乃今知連山首艮而受之震其至矣乎請書此以為贈

狀

申措置南安山前事宜狀

某照得南安林峒自嘉定間羅孟二李元礪等作過以至年來時作時止狼子野心歪是難以保信其被命來此幸承招撫已定之後即出約束戒飭軍縣隅總安輯調娛惟欲安靜而互相讎殺頭洞未已凡五七次巳與之隨宜解釋然近者傅元一之警驟集三四千人幾致驚擾亟責縣官招誘傅元一出官且一面調兵前去南安縣措置招捕其賊徒以傅元既出無人為首且見南

安戍不已方爾釋散此其措置關防勢不容緩須至畫一開具項下

一峒民作過非如他賊相擾能四出為亂近則出至南安南康大庾諸邑遠則出至南雄韶州管下纔有所得即使歸峒正如鼠狀不敢離穴雖然不能為亂而常足以致亂如前此百丈平固之賊則由黄十五之變窺見郡縣奔命之勞因為投隙抵巇之舉臣區謂當置一軍寨且以千人為率屯於諸峒出入必由要衝之地專一教練防把伺其來則勦彼必不敢輕犯彼

若從他蹊旁出則我軍入闘其穴亦必不敢輕出贊勢既張姦謀自息所有置寨去處一面參酌士民公言踏逐緊切去處討置起造供申 一置寨軍兵不須別有調遣照得本司昨置大傳石龍兩寨正在峒中平坦之地古城一寨正在南安縣下始基於王金部漆終成於趙寺丞汝讜初中朝省行下寨官係本司辟差材武人寨兵不許承受差使不許調遣移戍專一在寨教習事藝自立寨之後十年之間峒寇有所憚而不作只緣中

間有失初意調發三寨兵出防盜子為賊所寵打破三寨而針廢二黃十五之變相繼而作以此見得近峒處不可不為彈壓之備利害甚明今來三處舊寨未能頓復三寨兵額且闕其半見已一面招填取足外餘就本州禁軍吉州強勇軍瑞金武雄軍會昌強勇軍及諸縣土軍內酌量抽差更番屯戍 一贛州禁軍額管若干人廂軍額管若干人今來共闕若干人所有見在廂軍盡充厮役而壯城禁軍仍為諸廳占破幹官廳有占至百十人者平時不識教閱緩急調遣不行今來盡占前項廂禁軍缺額填刺雖足壯城廂軍並皆要及等仗強壯人却發廂軍下諸官廳照合得人數外所有禁軍並與押回各歸營壘免有役使得養息筋力日習事藝若將來禁軍有缺額仍就壯城廂軍中揀選陞刺庶幾更番山前可以倚仗 一贛州管下如寧都有城舊為賊人巢穴處及南安峒中多有隨賊出草有過無歸不齒於鄉里之人與夫平盜子被罪逃軍打把弓手等人身

手可用無所顧藉出入林峒伺隙害亂誘脅良民唱呼生事皆由此曹今來招填贛州廂監軍本司三寨兵除刺子弟外仍榜下諸處許前項人並來應募更不問所從來等第揀刺以收羅田野拳勇生事之夫而軍伍獲趫捷有用之卒實為兩便 一昨來陳寺丞申請令會昌縣知縣以軍使禁衙欲招戍兵數百人彈壓盜子昨來本縣止招到一百餘人在縣屯戍今契勘會昌雖是盜子路頭然千百為羣皆從鄉落往來間有驚急此

百人者安生縣中，捄撥無及，且彼衆我寡，未見其足為
損益。除已別商議措置塩子一項外，今欲抽差上件軍
分前來山前更換，移不用之兵於有用之地，委合事宜。
從今任王稟年滿後，所有會昌軍，使免令知縣繫銜。
一南安峒中前是赤水尾袍之民，憑負險阻，怙終喜亂，
然非六保水路諸峒之人與之附合，亦不敢輕有動作。
訪聞六保水路峒丁，多欲安靖以保家室，各家以栽種
薑蕷為生，前日傅元一之徒迫脅六保之人，扶其薑蕷

強之從亂，而不肯從，亦見其間非必盡無忌憚，如隅總
等人實為官司臂指，雖未必盡皆忠實，要亦自有知義、
自愛家溫有顧惜者，官司平時以恩意固結，有事以賞
罰激勸，則峒中動息，纖悉可聞，或使之彈壓不肖，調娛
間隙，或使之携間賊徒，捕斬兇渠，悅以使之，必可得力。
已行禮請有家貲識道理者前來本司，諭以德意，及行
下根刷諸峒隅總姓名，各與換給新帖，責令專一督察
姦邪，彈壓鄉保，尤有峒丁生事萌芽之初，使仰先將姓
名具申，一面解散，如或不悛，即仰使宜結約毗近隅官
都保，將生事人捕解，或有拒捍，許令從長區處，如功狀
顯著，並當厚加犒賞，或申朝廷補授官資，元有官資，別
與陞轉。　一近年峒民習見官司招安之利，偶有爭鬭，
因至鬭殺犯罪難逃，便欲出關集衆，出草生事，然行關
招旗，或取其鄉有讎之家，或捉押愚蠢罪獨之夫，出名
為首，迫脅起事，其用心以為官司若欲窮捕，則禍歸主
首之人，若欲招安，則可推出以嘗試官府，而其中實專

進止，實行關集之賊，遂可免禍得利。今來榜下諸峒苟
有仍前生事之風，仰鄰近諸隅，密切速具首謀寫關行
關人姓名，飛申官司勦捕，須要獲的實首謀等人，方與
休息，或徒黨鄰近隅總能用計捕解，能自斬戮前來斷
與厚賞補官，定不容妄攤假名為首人出官指揮以圖
休息，庶幾有以破姦兇之謀，絕希覬之念。　右措置關
防，固當隨時酬應，而大槩須從此數者為先，除已一面
施行外，謹具申尚書省樞密院，伏乞指揮劄下，以憑遵守。

中省措置峒寇狀

恭準省劄備奉聖旨令某將帶提刑司職事時暫前來吉州任責措置討捕湖南郴縣峒寇破吉州永新安福兩縣賊徒務在日下勦蕩淨盡除已遵稟回申外照對郴寇發作只因縣令陳東義者科斂苛刻致失人心姦民喜亂遂借斷治划船不平事為名閧集徒黨越境劫掠亦有無行止士人從而教猱作為詩賦遍貼鼓惑凶暴隨之其徒日衆吉州兵少應援不及永新安福被其禍

當來湖南若因其出峒早作措置以殲其徒亦不至猖獗如此本司以吉州一壁係屬帥司調遣深恐相去遼絕不能及事聞警之初亟調本司所有三寨任田等處軍兵委將官黃正己趙雄前去彈壓其間事宜亦節次具申朝省令來張總管之兵既至雖勦逐得捷而其徒或出或沒又有畔晚龍泉太和等處日有急報南安諸峒自向來招撫後峒丁雕散時有嘯聚至五七次近者傅元一一項聚至數千人錢至出草本司亟行撫定幸方安靜而又許應二彭三五者為見郴寇猖獗多得財物婦女回峒乃謀結連通作劫掠公然行閧作寇許以虎豹勢庇出名閧集諸峒不逞之人至四五十人分頭劫掠今月初十日會於上猶城下徑取南康入贛縣界聲言借路下吉州太和欲合郴寇本司亟牒吉州張總管照會仍取回本司所發黃正己趙雄兩項軍兵前向太和扼斷賊人下吉州路以謀伐賊又牒南安縣權發本司所調池司任將陳仲兩項軍兵急回南康攔截賊

人歸路却就贛州見存禁軍內揀選壯勇之人重立賞格調遣衝擊其賊人志不得逞突至西水放火取小路四散歸峒又復生計分頭從龍泉縣界謀犯吉州十四日從羅家峒侵大小黃沙陽村等處又一夥駐劄南康管下遍近禾原本司即牒張總管分撥軍馬前去龍泉防捕外其賊人姦謀巨測須合掃蕩擒戮渠魁俾來者知所懲戒方保後來無事某雖以痼疾發作力丐祠廩違有寇警已即具申尚書省樞密院自詭任責不敢以

賊遺君父令又准省劄行下令某移司任責措置斷單

省劄行下恐州縣無兵可用無財可支見調淮西招信軍池州人馬及建寧府泉州左翼軍兵二千人付張總管總轄且令諸司於任管錢内應副激賞供億之費仰見廟謨深遠動合事宜某切有區區愚慮條具於後

一伏惟聖旨令某移司吉州任責委合便宜區區之見以為吉州之寇自外而作是皮膚之病也南安之寇自内而作乃腹心之憂也湖寇巢穴在於郵縣越界劫掠

若令湖南以重臨其巢穴賊人回顧惴不自安或既出而不可歸或一歸而不敢出卻從本司調兵為犄角與之夾擊自可集事今南安之寇相繼而作乃在江西接連之路萌蘖之初尤當防遏不可使之燎原以賊人姦謀方窺吉州欲合郵寇萬一遂其姦計則吉州愈難支吾上流郡邑必將震動以吉贛事勢緩急計之只當且就贛州調遣措置為便向使無南安峒丁之變在某當即日就道便為吉州置司之計今南安須洞方鼓逸近贛州在某當量緩急隨宜制變乃無失策見令已給林隔總轄諸峒以孤賊勢密設方畧必擒賊首庶幾峒民安業不至相挻而起外趣張總管提兵於永新龍泉兩路嚴為防把以塞郵寇來路卻候朝廷所調諸處大軍之來則其事宜討捕

一日令吉州兩縣既破他邑皆為防禦之備財賦所入必虧兼以連年兵盜相仍餽餉皆仰給於吉州委是事力空匱而贛之彫殘未復賦稅失陷至仰權酤以供助軍須某到任痛加撙節半

年所儲數目調發已覺素手兩郡並罹盜賊之禍決難應辦今准省劄令諸司以見管錢物那允支遣別與出豁但彼此司存迭散難一少有扞隔便有乏興之患不若從朝廷劄下本路轉運司專一應副糧餉一事如激賞等用乞從朝廷科降銀會或指定州郡如袁州臨江軍撫州建昌軍等處截撥綱運錢數發下應副支遣方免失事

一用兵之道賞行貴速激勵戰士及隅總等人須得真命告身有功即與書填欲望朝廷科降承

信郎三道進武校尉民勇副尉各五道副尉各十道在某決不敢以名器假人以布私恩俟立功書填即行具申未用者當置籍抄具實數申密院照會一軍前使喚非素知其人可以倚仗者實難委用欲望朝廷特降指揮容某時暫選辟事已不敢援例

漁墅類稿卷五

記

潭州州學先賢堂記

宋　陳元晉　撰

濂溪先生上承孟氏之傳傳明道伊川二先生而道益明祠于學舊矣龜山楊先生文定五峯二胡先生晦菴朱先生南軒張先生見知聞知發明衛翼之功尤大其附之祠則潭其所游居云爾祠寓稽古閣之巽室余來

眡事三日謁先聖已則謁先賢顧瞻位置猒隘面勢亂昧大懼不足以稱度教敬規易置之多事未遑也越明年五月上印將行會帑有羨相先聖廟門之右得隙地縱十丈橫半之草莽蕪翳下為汙池然向南明敞平治而埤益之作祠為宜遂出錢緡三千米石二百諉善化令趙君汝淑尉學富君必奮共圖之且俾以故侯西山真先生列之祠十月趙君以書來告適七月朔肇役庀徒芟蕪翦翳疏洳決汙築羸于大厥基砥如立堂三楹

廷守喬阿、緣以脩廡、屏以崇閎、工堅材良、鉅麗宏壯、可
百年不壞也、余方歸憩武夷山中、士友盍集、客有詰余
者曰、潭非昔康裕比、城復于隍、戎伏于莽、抗衷揖表、護
有慮無、是所急也、苟力之紓、釋此不虞、而顧彼之圖、予
非廷守、余曰適謀若切、遼獻若迂、其來尚矣、雖然、艱難
危急之秋、衆心成城、以理義之強也、無競維人、以衆善
之助也、學術明則人心正、師道立則善人多、潭之民以
淳古稱、士以節義著、其肩厚、其志美、牖之以學、而表儒

先、以風之、俾民若士、以瞻以儀、良心興起、而知人之所
以貴於物、中國之所以別於外夷者、必尊君必親上、可
殺可辱、而不可與為亂、出而立乎人之本朝、有陳義秉
法之風、有首公犯難之操、誠死社稷、誠死封疆、使姦邪
閒息、而綏急有所怙、其關繫顧不重乎、是則師帥之事、
邑屋所為作祠之意、客乃謝不及、因書以遺趙君、俾刻
之石、以諭學者焉

廣州州學序賢亭記

淳熙初元、詔州縣學立射圃、獨嶠南以荒遠無應、令趙
五十年而南海郡博士許君巨川始克為之、相地番山
之趾、芟薙肇域、增庳奧高、抗侯於西、締亭於東、凡費錢
十萬、出於君所捐、與帥守虞純之所佐者各半之、亭成
扁曰序賢、侯又以弓矢贈君、乃率諸生合射、非籍於學
非齒於鄉、而徒以藝進者不與、其寮陳元晉適以校文
聯事、觀其成、諸生進而以記請、辭不獲、則為之誦所聞
曰、周官六藝、射次禮樂、澤宮所差、諸侯由此其選、以射

教士尚矣、而羿之善稱於天下、卒不為孔孟所予、何哉、
古之射禮、揖偶為先、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延、堵觀之
衆、不肖者黜、未純於善者愿不敢進、惟執德信道之篤
者在焉、故吾夫子所與、揖升下飲者皆賢也、而弓矢云
乎哉、苟夸藝而不貴德、則號猿貫虱、折翼附膺者、控弦
而登、而洙泗入門、或學形其紕矣、而可乎、許君飭已以
先物、廉已以誘善、吾黨浩然歸重、而基闔敬信之由、是
聲應氣合、學政畢舉、捐小學、廣弟子員、增歲廩之粗補

度歲之籍講鄉飲之禮飾丁祭之服矣而又以餘力及此且表亭示訓為諸生勸其用力勤其存心忠諸生其繼自今日修身為弓矯思為夫立義為的定而後發春秋游藝借之以驗行事曰凢吾平日所為果若賢歟果足稱先生所序歟若是而西正鵠布武此亭可無愧色行有不慊於心則望矍相而返者心誠求之益求所以稱所序雖不中不遠矣諸生曰諾請以是為記嘉定昭陽協洽歲除月望日文林郎廣州增城縣丞臨川陳元晋記

汀州卧龍書院記

紹定二年閩寇自汀之潭禍延邵叙聲震建福漳泉之間明年四月通判安豐軍士李公華被命護淮西帥討捕首會招捕使陳公韡決策所向公謂賊之根源於潭飛招賢者腹心也流漫於數郡十餘縣者四支也潰其腹心則四支不能振掉矣時賊方四出公自延平轉戰而前指賊之巢穴為的賊歸則邀擊來則逆斷將士用命遏賊鋒克南將招賢之壘北夷潭飛之窟剗渠失據次第就擒而閩寇之大勢定矣初寇亂方殷汀卒閩隙陵守將為暴内外交急人心搖搖公詭辭調溫陵戍兵來汀已家布靖内之畫至是入攝郡事首亂伏誅一塵不驚民之惴不自保者乃克復有其家室天子嘉之命公為真公當師旅饑饉之餘簡節疏目輯散鳩亡歲暘惠孚人和歲稔退食之暇考圖訪古知郡後山麓故有卧龍亭者蓋因山取名歲久圯矣獨陳公元輿之詩在猶膾炙人口觸境興懷庀工肇役相郡西偏為堂三楹前榮後室翼以兩廡扁仍亭舊曰卧龍書院而刻諸葛忠武侯遺像於其間圖八陣奇正之勢書王業不偏安漢賊不兩立語於左右壁而朝夕瞻敬以寓願學思齊之意蓋不徒存故跡侈後觀也則移書屬元晋記之元晋惟時昔當幕府與公為寮相得最深風簷握手月牖對床劇談世事往往至夜分常相與竊嘆今世之士氣卑論弱不以厚處其身觸事畏縮惴惴若不可為者

顧余無扶安行擬步鞭躓方自退省而公敏識強力易人所難功立名顯且以昔賢之遠且大者自期此余所媿而樂為天下道者焉敢以固陋辭夫靈於物而為人秀於民而為士凡宇宙內事皆吾分內事也苟一物之不體則吾身為不仁古之人視民饑溺由己所致弗克俾后為堯舜則若撻於市蓋士人一身其任重固如此而非曰食君之祿則懼其以不任事為辜耳而况大義未伸四郊多壘事會方來顧沈酣於生死醉夢之境頹

然而弗之思可乎公受任驅馳不肯以賊遺君父謀畫夙成機警捷出料事制變卒濟於成固已賢於人遠矣然慨慷慕忠武侯之風而切有志焉其知士之所以為士者與雖然有宏大廣博之思必有欽退密察之功有激昂奮發之志必有沈重靜專之守忠武侯之風烈炳然與日月爭光固其志畧所就然皮元直拜德公尚賢好善休休有容其蓄德甚裕也集眾思廣忠益惟恐已有纖芥之闕其處已甚嚴也躬耕草野無意聞達身都將相所欲不存視天下無一足以動其心者其持操甚固也然則忠武侯之所抗志明義不撓不折足以質諸天地而不愧者宜今詛之為哉要有為之本者矣故因公之請輒誦所聞而致朋友切磋之義焉公於余言其進德以為然乎公字實夫建安人為辛未進士以功擢大理司簿今以直寶章閣守郡云六年正月既望臨川陳元晉記

翁源縣令廳壁記

余與李實夫為辛未同年後十一年會於羊城又為同幕時翁源令闕諸司推實夫能幾群上余愛實夫之才之奇謂不應深入瘴重處實夫笑曰今仕者每患五嶺不易得故抗走塵俗惟視上官色可否奮息不敢喘同列矛戟相向見便則奪權要之門苟可梯媒如蛾慕羶如蚋聚醯不復顧惜名義使其氣餒精搖為身之殃心之病者甚於瘴也華誠未能忘情斯世使得一山水縣治之為可扳功令為脫選計其吾心休休焉出則勤於

民入則休於書比及三年神全守固無愧怍於俯仰間猶將使窮林深谷匹夫匹婦皆無所疾苦痒焉能病予哉於是辟上不辭命下即日就道未發政聲獵獵日起婷娑得職流徙復業僵植壞修百廢具舉隱然為郡五邑冠兩臺交薦之且通籍殿中矣蓋不惟實夫之才術足以自著而其識趣負出流俗之表為難能也又三年余需次里中實夫遣介走千百里來告縣治之成且曰翁源舊無壁記父老黃汝是多能言舊事暇日帥僚佐

載酒訪之得乾道乙酉以來宰者姓名自張君鼓而下十有五人乃壽諸石以補闕典敢求數語繫其上噫實夫之敏於事雖其小者不苟如此故余不復為辭行而直書實夫所以來翁源之意以告後之君子毋徒曰小邑寡民云耳皇上踐祚之初元八月既望宣教郎新廣元府奉化縣主管勸農公事兼兵馬監押臨川陳元晉記

崇安衡川橋記

徽猷建安李公上長沙帥印將行謂某曰距崇安東南三十里有石巋然拔起曰叙巖又南行十餘里里號建平有水曰衡川余族姓居焉蓋三百餘年里人因名李衢又數里許曰衢峽相距三十丈而嶺兩山含呀壁立斗絕中通一水湍激如箭故有橋而屋其上則余叔父南雄使君某所作也歲久橋朽而屋且燬霖潦溢則行旅重足倚擔孳渡不得濟余欲更造久之前年夏出嶺留贛族兄當復以是請余摸索橐中俸餘可辦此役

則諸當歸而相其地地初屬南雄諸孫至是合辭願以地佐余於是緣日得卜肇役庀徒工役讙趨不勤鄉閭肇石坪址障狂壖如飛梁作宇[illegible]空[illegible]衢川有橋予其為我書之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井匍匐往救非要譽于鄉黨朋友而螻蟻可憐猶編橋活之心誠厚於仁也公嘻昔渡湟川莫聞橋濡清江此乎所活多矣則視里中之墊溺者能恕乎抑某竊有感焉有南雄則無橋而能有橋有徽猷則橋廢而復有橋衡川顧不以李

姓重乎鄉里有巨人長德河潤山暉漸被實多興利除疾嘉賴實衆獨一橋云乎哉今之士固有剡題橋之願則祿印綬澤與馬徒以耀桑梓為榮苟可辭已猶私為穿為室以惠若其鄉黨鄰里而不蹙其額者視公用心為何如夫薄於所厚何所不薄能援天下之溺者固念鄉邦一念所推也公曰是我心之所同然者事是為記可也橋經始於某年某月越某日而告成厥費為帑若干緡云

贛州清平堂記 代李實夫撰 道光贛州 卷五

清平有堂識余喜也喜者何志民不忘功也端平三年三月夏南安峒丁嶮嶺掠韶雄屬邑而還余方上廣漕印奉詔奏事道聞被命布憲江右仍領贛事丞相書趣疾驅余不敢辭詣所部則賊招矣余幸衆成而亦不能不過計恨子野心不一大治使得氣去復剡尊之懼有後憂居無何挾仇交兵包藏嘯呼國覬欲起者踵告矣調解開釋倏聚忽散而郴寇作時贛兵出援永新戍上猶王安民唉許彭秉虞首禍一日飆忽入贛謀趣吉以合郴寇余亟趣雩陵兵沂萬安進塞賊衝伐謀也又默計人籍中無可使者然坐視其恣肆而莫之攖則賊易我滋甚乃出帳前淮校夜射賊營賊驚且遁量時度力人人言招之使余不謂然惟幕下士陳元晉曰兵以氣作少可擊衆著著中機會能速集事則財不至甚費能如此則滅賊不難與余意合遂決征謀首汰鄉人之尸將官而避事者立幟庭下揭醲賞以募死士余親閱視

而與之約凡十人為隊行則相保任戰則相救護一人死則九人相連坐先登得傷賞如格且利填禁卒類衆聽令已趣距截髮誓以死往達會昌強勇瑞金雄武書雩都平固南康蓮塘之軍皆集悉付池司任思定俾迹賊所在追捕復捐緡錢二千委南康令戴巽鳩義丁為犄角助賊之出也四面驚潰狙伏之姦方覘我利鈍以決作計非萬全不可賊出彌旬矣料其氣竭歸必不整出其不意擊之必克任思定者從軍久未登勇爵取夙

度告身馳一介持諭思定能取疾走賊所有功即救之思定感激亟進王溪與賊遇維勇直前一勦千餘賊溪流為斷俘馘狎至盡奪所掠子女輜重賊敗竄匿山谷王安民竟死於菁賊氣大沮猶分其徒復出龍泉掠萬安侵太和睥睨廬陵乃檄張旺逆之永陽任思定邀之桃林上下首尾夾擊而戴應奎中拌太和先後俱以捷報許彭復嬀宿賊使闞者八千餘人闖廣而南廣郡先被牒有嚴備賊不能前盤礴鄉瑞於大庾信豐之間四

出以撼山寨度賊勢蹙矣寨結知義者夷賊窟穴擒賊友黨且邀其歸而圖之分擘一定賊至桐木崗戴應奎首挫其鋒賊衆若林雖敗方猖猖然迸出闕我師任思定麾騎兵統其後賊不能陳屠殺盈野視王溪之功加篤焉賊走退無所據竟就擒以檻車來正嘉熙初元正月十一日也距賊入贛兩月餘方新山堂落成因念疇昔臨汀夷荒剔檝之跟嘗作新堂取賈琮平賊故事扁以清平友來領贛威望無以壓難俾民罹冤虐無狀有

覘猶幸撲滅早庶幾碧嵓苟飯佩犢帶牛復見太平之亂而消烽灌燧使田里無愁歎之聲是固拙守之所自喜者別取汀之堂名復揭於贛為宜雖然痛定思痛則今日之事直幸而集耳余嘗攝三十年來已往之跡自羅孝不靖惟許俊龍泉黃土一捷甚偉中間頗以招安為第一義使姦邪生心如地塵隨掃隨生迨王金部溶擒鄧冠留直院元剛擒鍾冠而石龍太傅古城三寨參錯於寇所出入之衝峒民之不敢動者十數年來者失

叔寨本意輕調兵出舒寇無所忌而動黃曾因之効尤生孽當路者一切以煦濡涵貸為事出爵賞奸捐金買靜後循前轍牢不可破幾何其不誨盜哉余始至規營扼寨處屯精銳三千人虎視峒口聯結隅總密察潛制使其動則不得出出則不得歸既聞於朝矣未報而許彭之變起四顧百短呈露察吏切切耳語謂必敗乃公事三邊孔棘甲兵錢穀之間廟堂正爾應酬吁呼不能遠徹臺屬都佐亦被朝命方雖然出冀成事余孤立一

意遞虛運棹以希一勞永逸之福則其遂濟登瀛不謂之幸而集得乎愚舊閩南安逸校語胥前此陸梁等耕夫耳蓋陷於姦人之穽至死不悟而未積玩無所創故其從亂也輕姦人造謀必怵愚賤罪獨之夫出名首事而陰顓進止於行間䌸截而歸不歛不止幸又推首事者出要我市招否則詭託於義執戮獻狀官吏甘其欺幸無事姑縻以爵首者借盜之賞從者咻盜之貺此益所由蔓也今茲反招從捕彼亦無得有衆造謀者死首

禍者誅從亂者竄篁叢蒲澤氣奪膽落有以成官府專重之勢矣潢池弄兵饑寒所迫罪卑撫定用輯民散昔人非不武也若怙頑喜亂伺隙興戎俾下人有輕上之萌長此安窮故余因堂戍輙書昔所聞今所行之詳以告後之君子俾知所以靖我民者噫自居於弱不知所以自強之道而欲媚人以求安皆侮之招亂之階也豈獨峒猺爲然哉余建安李華實夫也嘉熙元年四月既望記

牧齋程伯强遷墓記

寶慶乙酉十月乙酉程寅仲孟敬遷牧齋先生之柩葬於崇仁鄉鶴鳴山之麓初牧齋無恙時杲嘗芒鞋相從自山莊過公前所葬石井岡公曰是吾容棺之墟也余夙嗜郭璞書若於貧不能得佳城姑存是以待來者余官章貢聞公殁且葬則移書以公所為余言者告孟敬孟敬復余書曰寅仲之貧猶先君卬取順拾經營朞年而克襄大事若改為之須少暇始能及是耳越三年余

歸里中每與孟敬談及前事未嘗不流涕頓蹙以為是不可安一日過余津津若有喜色扣之則曰得地矣孟敬之志亦可悲矣夫余與孟敬為丱角交志相得道相合也而孟敬連杜場屋竟未能取一第為親榮而親之亡也力貧攻苦求以承其志者若恐其不得妥焉孟敬之志亦可悲矣夫遷有日廼為識其日月於幽若牧齋行事則有國錄李公之銘在

跋

跋韋少機詩

厚示詩編何其富也東坡先生嘗云眉山道士李伯祥好爲詩如夜過修竹寺醉打老僧門要自可愛然一聯之外無傳焉少機警句既爲李公子經拈掇而又欲盡出其餘傳於人視李道士福矣巨編奉歸三券助刻梓之費

跋裘元量竹齋漫存詩

孟子曰誦其書讀其詩不知其人可乎某生晚不及識

竹齋裘公嘗見韋泉老先生言公之詩氣和韻遠當入江西後派比得竹齋漫存一編讀之竊獨愛其興第元德安樂窩詩有莫春浴沂風雩詠歸氣象是可以知其人矣雖然竹齋所存蓋與西山對峙固有不待詩存者

跋吳士剛詩

詩三百篇雖以小夫賤隸之作而夫子蔽以思無邪蓋先王之澤也王澤竭而後之詩駁矣遺物絕俗者其辭誕憤世嫉邪者其辭激慷慨功名者其辭夸流連光景者其辭靡是故君子貴養其辭之所自出吳士剛父子皆嗜詩有樵隱遺藁楚山狂吟氣象豁壯如出一律亦甚可喜矣更能於前輩所謂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者深茹沉浸而放於辭則至矣士剛以爲如何

跋楊伯傅詩後

前輩謂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近世宗晚唐者則以體物切近爲工以寄興高遠爲忌而或者謂後山好處如參洞山禪不著正位是果何說耶楊兄伯傅留意於

詩蓋進人矣試舉似水翁瑞陽使君看有一轉語幸以見告當相視一笑

跋趙寺丞公茂詩

公茂宰衡山時軍府急符下無虛日作邑者酬應不給而公茂彈琴賦詩公事都了今集中所錄多衡山詩也時余贅倅長沙得茂公所寄吟藁其間佳處竊以爲深厚如惕庵峻潔如紫芝清切如仲白蓋兼儒藻宗英之長乃到此又之爲好事者持去廬陵彭叔東忽以所刻

吟藁甲乙帙來不啻魯之得寶玉大弓、輙書其後且識
余喜

跋宋常父詩後

作詩如學道時至自純熟平夷而有遠思淡泊而有餘
味則至矣、余聞之東山先生者如此、今以告常父

跋石溪漫志

古人纂言記事或本諸故都遺老之所暗記、株諸退卒
老校之所傳誦、蓋謂文獻之不足徵、則傳於聞見之可
信者、猶當傳也、而況親見前輩多識往行参會稽粹如

黎君是編者、其可無傳乎、司馬文正公修通鑑、實挽劉
道源同事、近者陳止齋病史官不宿業而薦王明清華
可任史職、皆以其博物洽聞、可與考訂古今事耳、石溪
老矣方友梅於嶺嶠、哦松於藍田、學問淡適、日大以肆
他時有作宋一藝者、將以網羅舊聞、其舍石溪必矣、

跋李梅亭浮香亭說

程虎卿為余言翁吉父居市而不為市之遺、有宋清之
風、蓋儒而遁於醫者也、因出李公國録浮香亭說示余、
余讀之竟曰、萬物爭春而梅花盛於風饕雪虐之際、衆
芳炷盡而梅香發於參橫月落之時、蓋幽人之貞、逸人
之清也、吉父能領此、則對梅可無媿矣、

銘

硯屏銘為曹魏伯作

彼美石兮、宛有玉質、自然而文、是化工筆、雪霽月明、水
落石出、幻成對溪、移來赤壁、叔火洞然、孰藏於密、曹子

得之、寶用無斁、仁知所樂、動靜不失、君子比德、温文蘭
栗、玩而忘義、是亦尤物、曹子識之、中有悟人、

安分齋銘

大鈞块圠、品制萬殊、鵬背摩雲、龜尾曳塗、鵬則不足、蛭
則有餘、窮通豐嗇、工拙知愚、造物何心、分量稱拘、宰相
歆後、將軍人奴、夫子轍環、終老世夫、冶銅美臣、飽死侏
儒、原憲肘見、窮栖繩樞、達人大觀、其中石如、嗟世之人、
役役劬劬、效尤畫虎、助長續鳧、為鼠發機、為雀投珠、曹

不却頑不貲其軀吾儕樂天厚養無需患不自信鑱之坐隅

息軒銘

心者善根人以私蔽憧憧往来與物俱靡故心之危當以静觀大學教人息焉乃安方其息時室虚宇定如彼而狂如是而聖舜跖善利尭桀是非在吾目前瞭然無疑擇必明守善必剛憤如悱如然而後息如從息入以不息終之德之純與天同功

漁墅類稿卷六

宋　陳元晋　撰

祭文

祭雷知院孝友文

嗚呼執政大臣調一四海平則稱衡和則稱宰疾恙已甚相軋以私恩怨往復不平所基嗜事求快若然一奏其傷實多不和之咎能平能和惟公德全參柄鈞樞人無間言坯冶一陶篇勻孳憲朋以包荒無反無側化工

容庸庶物露生顯仁藏用無功無名胡不顯面永綏宗社言盡其牖言祿其馬舊遊阡陌將假之光後進考德將熏之香東門祖帳蓮筆未洗云何淹忽邦國殄瘁如某晚出實竊瞞殘公辱知教愉愉歎類鐵驅宦拙自拔無術公辱從史篤契相恤有来訃聞心折涕零遠縛一官溥奠莫親公今已矣言猶在耳誓少自見毋負知己

祭孫提刑文（代）

嗚呼君子邦家之光善人天地之紀不必計其或進或

退或仕或已苟其歸然而存則皆有補于世忽山頹而
木萎羌觸目之珍瘁哀哀孫公金堅玉粹瞻前修其已
邈維絶學於將墜厲之躬行博之講肄強為善兮不倦
哀人窮兮由己公爾忘私義不謀利盖粹然寮克之好
善而挺然曾子之弘毅恭之哀老公不我鄙湘濱爲寮
情好洽比凡言語之相勉曰力行乎好事我隨牒而南
馳不見公者三稔每惠問之渠必傾倒于肝肺近走一
介訊公行止疑回鴈之杳然而公已一疾不起矣彼蒼

者天何遽至是有子垂髫無父誰子有母垂白無子誰
侍愛我公者所以痛哭而流涕我知公心有不謂是公
方馳思先姪孩子宜以子故貴恨於地棠棣之華孝養
不匱公與毋訣而尚有弟惟是賢者頌背而彫零則吾
黨為之奪氣小人無所憚君子無所依公論誰與之扶
持斯文誰爲之興起則公云亡盖重乎乜人之死此其
之慟哭固不獨師公之私與夫識公之義也有酒盈樽
有殽盈簋一奠莫觀老淚如洗

祭何尚書異文

堂堂月湖老成典刑德超人群而德不形知周事變而
知無名載笑匪怒執義若爭難進易退達可則行包荒
納汚中有涇渭察察精緻行之寬平曰介而通曰和而
清求之當世名公巨卿流或狗俗激或矯情何足以齒
大雅之英掇巍科第自其妙齡策足華要達于晩成德
業久大聲實蜚騰少留步武可柄樞衡浮雲富貴何視
之輕言畫其緖為桑梓榮繩執里中非義莫稱如彼在

洛司爲端明桿接後進位貌不矜如彼在潁六一先生
山暉川媚藹然風馨或薰而良或聞而興如何奄忽巷
無歌聲曉懷霽傷心折涕零甚當晩出龍門獲登辱知
辱教義篤情親齒牙之論委曲提挈文字之飲從容講
評松高蘿施柳覺蜩鳴淒其一夢俯仰成陳惟公不朽
鄉社簋鉶夫復無憾歸哉佳城哀哀吾黨獨行累累誰
歟訂頑誰歟息黥輒卑佩篤不賢者靈狮香來歆而歆
此誠

文溪先生致仕大夫陳公夫人黄氏墓碣

先君文溪先生諱凱字仲高世占籍撫之崇仁曾祖先道祖耕鄉里稱善人宣政間以財雄號陳樂二家父命世有隱德嘗從龍溪汪公藻陵陽韓公駒尚書孫公覿得詩書關鍵晚與德閎吳公曾敬齋吳公鎰月湖吳公異為詩社簡肅林公栗作尉主學登門三請乃出直學事先君其第三子也生紹興辛未十二月初四日娶同

邑善士黄君寅之女生紹興壬午十月十五日子男二人長元晉登嘉定四年第朝請郎前差知融州次夢薦同元晉舉于鄉後更名元白入太學女三人長適林天休袁策文林郎南恩州軍事判官羅夢星孫男四人少潛登世紱中同祖懷祖女孫五人四乙娘許嫁鄉貢進士羅章未行而卒四二娘適程約四三娘適曾次酉女細娘未笄先君生而端重不妄言笑少長讀書穎悟能自尋繹師教之外直學器之鄉校月試先君論在選中時陳公剛館敬齋覆校諸卷獨謂先君所論有識趣且令諸生傳誦為矜式先君於摩獻精微之理世道興衰之故古今人物議論之本末研究精到講析貫穿平日不自表暴退然似不能言者為諸生辨說至夜分則永誦風生聽者興起無倦容數奇連枉乃不能得一舉至元晉兄弟涉場屋即日棄去筆硯日以奕碁自娛樂元晉隨至紹定辛卯十一月初六日而先君卒享年八十有一又後七年至嘉熙丁酉正月十八日而先妣

卒享年七十有六先君中該大禮登極慶壽恩封贈至朝請郎先妣安人先君懇款誠實表裏洞然不知有世間所謂機械隱譎事與人交薰然其和使人親之久而不厭至義有不當然者臨事一語不相狥生平足跡不一詣富兒門雖鄉貴自慶弔外無往來獨篤于故舊之誼死不相背負閉門受徒咿唔終日不問家有無泊如也閫內事皆先妣任之米鹽酒醯儲貯細碎稍遺亡節次序整比皆有法[illegible]歲時享祀必躬必親姻戚將迎聚

會不以約儉禮或急難匄貸時隨力周之先君嘗市書
觧衣脫簪無吝色居間緝續綴至晚年不輟蓋能以
勤儉相先君而先君賴之自適者初先君葬于邑東木
原或謂土薄非便及是得卜於惠安鄉神前湾之東溪
山之原將以十二月朔庚申合窆焉惟不肖孤大懼不
克自扶負考妣教無以塞顯揚之責他日尚當追緝行
實求銘于世之大手筆以表於墓姑識歲月藏之幽云
嘉熙四年前葬七日孤衰子元晉泣血謹識朝奉大夫

直寶謨閣前知譚州主管湖南安撫司公事項寓孫填
諱

墓誌銘

節幹廸功陳公墓銘

余頃里居受徒有同姓生恕者來學袖出其叔父囿南
書謂恕少孤叔父育且教之既長矣大懼闕見寡陋俾
從先生游庶幾得竟所學余歎曰富而知以義方淑其
子則益佳余未識君而心義之間歲一登寶蓋則道出
君之門師其子若姪盛服迓迎邀致留款酒闌抵掌劇
談道其平生拮据持茶以有此家室處鄉曲人情良厭
不葬委曲周旋無不得其心米鹽麻荻瑣碎區處
皆有方略不髮斷不固奪而仰取頫拾以嗇致豐故居
之久且安余又歎君之才周於用而顧狹旋之使遇其
眼有勢力如張公定叟年公幼安者獨不能使之驅馳
自見乎庚寅之寇余避地鍾陵鄭君所寓過從尤密時
寇所過鄉閭惡子襲其跡而動發人窖藏燬人室廬其

毒烈於寇寇去株連送官者相望君語余曰此數也彼
何責焉追維經營締創之艱而所遺若是然似亦無足
芥蒂吾生所涉多逆境中間強弗友者猜猜相向危機
交發旁窺為慚率常屈於下而直于上時於人而偶於
天蓋不為物先迫而後應故處險亦夷耳世間得喪乘
除禍福倚伏何嘗少假扣吾囊底餘智歸補葺之未遽
不如舊也余味其言又歎君識趣度越流俗蓋有與道
暗合者既而聞君營比書緒興作植儲之餘倍他日且

營第宅閎麗壯觀順指氣使百爾新美村二子以家政、
而方羊林壑日飲無何、爲況甚適也戊戌春家童至長
沙則聞君病不起矣亟遺書郵之越明年十月、其孤寺
介踔千里持廸功郎新衡州衡陽縣尉陳成甫之狀來
求銘余不得辭則叙余所以知君者、而猗成甫所狀書
之君名鵬飛圖南其字也世居崇仁之會步曾祖惟覲
祖儀父能百皆鄉里善人君生而偉岸志尚磊落音吐
鴻暢不類常兒長而幹蠱用裕事親無違禮父嘗病革

公誠孝激烈割股以進竟以壽其親十餘年同氣十人
二兄一弟皆早世門戶之責叢於君君撫孤卹婺使男
有室女有家既又舉貲產平分之無毫髮私族黨戚友
緩急扣門不以在亡爲辭尤於儒者傾倒子姓孫枝蘭
玉競秀厚幣陰禮館髦士以誨之已多斬然露頭角於
庠序間者仁福皇太后錫類恩拜君初品官配鄧氏封
孺人齊眉偕老人榮之有薦公於京湖制閫之辟幕謂
君老猶堪器使公笑不答二男子愈師皋三女子袁申
張穆、方應諧其婿也穆而薦于鄉八孫、得一、得聲福孫
慧孫引孫三則女也君生于淳熙戊子卒於嘉熙丁酉
十一月之乙亥、己亥十一月之某日葬淨居之原距所
居一里而近銘曰、
殖家之肥而人莫非爭道於巇而心則夷故能享燾封
而壽且耆眼中山兮全而歸保爾後兮慶無期、

致政司法樂公墓誌銘

公諱大章字聖錫姓樂氏其先自國初侍郎公史而下

支派四出分合莫得而詳而籍崇仁者皆其裔也曾大
父韶武大父倫父克國皆不仕娶鄧氏封孺人先公一
年卒子男四如珪如愚如玉如川孟仲皆早世孫男四
中翊用萬里孫女二吳友龍其婿也幼未行曾孫男女
二以淳祐辛丑六月二十日卒享年八十有二諸孤將
以壬寅八月庚申窆於崇仁鄉根村雷渡而謁銘于余
因念庚子之夏余歸自長沙問里中老成人安否則歸
然獨存如公者纔一二數既見劇譚道舊言語精神老不

見有衰倦氣余為之喜中間梅亭侍郎李公招客登樓
公在焉余怪其步履飲啖似不如舊未幾則聞其病且
不起嗚呼鄉里尊行稱善人者彫落殆盡矣余視公儕
三四輩行兒時聞長老言崇觀間陳樂二家以財雄咸
時冠蓋往來甚昵交契蓋有自來而余弟婦則樂出也
故與公交忘年銘焉得辭公少志進取讀書過眼輙成
誦淳熙丙午待補國學弟子員明年試不偶即日棄筆
硯曰人生貴適意吾豈無以自適耶乃經紀疆畎檢校

囷廩勤入儉出而豪取智籠之事一切寘不用故家肥
而人無數且能推所餘以濟不足士以貧病告解衣推
食無吝色初寒雨雪起視閭巷有閉門炊烟不起處遺
薪米恐後與人交油油翼翼意篤情親薰然其和也視
其門內則繩度整齊上下肅睦如一淑其子以學尤篤
厚幣聘名士從之游故武博饒公誼其選也諸子亦各
矜奮有聲庠序燕居諸子侍必叩所業進否應對惬意
則津津喜色見顏間曰吾可以老矣晚年增築旁舍甚
庚工堅材良丹艧猶濕而燬于寇公不為戚即湖山別
墅居焉初湖山為榛莽樵牧之區公巧發天藏芟雜營
築遂為負郭名勝處喬松脩竹田合蔽虧煥室涼臺幽
麗閒靚客來留款竟日賦詩飲酒不盡歡不止梅亭嘗
名其閣曰碧明而賦之詩公至是曳杖履領孫曾賓送
日月於其間而終焉亦能適其適矣紹定辛卯以東朝
慶壽恩官初品夫婦同拜命子孫奉觴為壽齊眉愉愉
人艷為善之報嘗梅亭將漕成都辟公隆州法曹漢陽

守胡公衍為別駕臨發時聞公賢亦以節幕招公公方
有以自適不屑也嘗戒子若孫我死必蒸嘗我於湖山
之閣銘曰

生稱善人兮宜于鄉錫命斯皇兮壽而康湖山蒸嘗兮
死不亡利爾後人兮安其藏

廣東主管帳司元公墓誌銘

廣東運司主管帳司元公仁伯長余十五年折輩行與
余交遊最款家事有不可語它人者必以語余開口見

肺肝無隱情余臨事不敢有疑或質於公公沈思細繹不易俄言動中機宜余心服之之官問塗一日袖巨編過余曰君嘗遊嶺其為我疏飲膳藥石護養之宜人情物態應酬之故余纖悉為書且賀之曰番禺軍府臺閫嶲峙然仕者舊多逐臭尸素之病如公廉操幹局當有知公者公必自此升矣別去兩年聲籍甚無挾白戰得使長破白之劄諸臺方將從臾其後而公壬辰五月二十八日死矣嗚呼以公之尊生敬事懷奇好脩而竟止

此哀哉其孫方越明年十一月二十日奉公柩葬于長安鄉池頭梅坑之陽且句余銘余知公深不辭公萬於鄉名燾以避景憲太子諱改名琦其先自汴來為撫之崇仁令家焉因占籍茲邑曾祖寄應先生堯輔學行有聞祖端父可久皆善人公於書無所不讀過眼終身不忘屬文深婉有味善論事剖析利害如辨白黑登戊辰進士第初李公琪得公省闈策大喜謂不意章有此議論蓋公素所長者初筮潭州湘鄉主簿遇事直前挺然

自立有豪民奪其姪之地而誣以他事郡委公定奪豪民因公客以貨誘公公不動卒直其事公去官其姪攜百緡遺謝諸塗公不受而教以處變事長之道帥安公丙聞其賢羅致幕下邑令與尉表裏為姦利安公命公核狀公知邑民病之發其姦使不得留尉懼以百金求哀於公公還其書與金而卒不白罪人謂公處令與尉兩得其宜至今湘鄉人能誦薄會也再調澧州司法參軍攝令澧陽里正有以溺死婦誣旁溪民家為奇貨

者勘驗無實公謂當反坐里正後令至卒如公言決之里正怙終訴之郡下邑聚檢無異辭訴之憲下郡聚檢所差蹶弁與公有雅故移書致尊意後令求賂公不答其人竟誣溺者有傷事上聞後令已死刑寺以罪公與檢官俱罷公笑曰吾縱得罪猶是失出決不能入人罪以梯榮也既入廣漕幕時循梅南雄患盜最久諸郡請濟師狎至南荒枯瘠郡縣重足而立懼以積逋違殿公調護其間通融調度下無乏興上無苛責二使者亟稱

其才。死之日。趙公師楷哭之哀。賙濟其家極至。公罷鄉
閭接覷朋。薰然其和。使人樂親附之。而排難解紛。視人
由己。有烈士之風。至於居官壁立崖絕。不可干以私。像
案非其人不屑與交。或至面責其過。使得佐而行。梓鞅
功名之塗。必不肯睢睢盱盱。同流合汚。懷祿全軀。如今
之士大夫。嗚呼。以公而竟止此。哀哉。公得年六十有二。
娶羅氏。男一人方。女五人。長適邵伋。次四婿則李序、黃
質、胡浚、吳春也。伋澧州錄事參軍。泰鄉貢進士。孫男女各

一人。皆幼。銘曰。
才之生世。其無意耶。才不及顯。其有命耶。是司命者其
無知耶。道之好還。其將昌其後而大所就耶

黃彥遠墓誌銘

余乙亥丙子間。開門受徒。黃朝瑞來學。與之游居。覺其
氣質凝重。課試文字。亦穩律。余心喜之。從容叩其時昔
所從。則起而曰。家君少篤學。胡公元衡爲郡文學時。以
臣題試諸生。家君以詩出奇。押窄韻得句。爲首選。經史
子集。皆手自點勘。病時文之典則。取省監程文數十篇。
鉛黃批抹。皆有關鍵。日夜爲朝瑞講說。然嘗恨風無師
承。凡所造悟。皆心自尋繹得之。慊然不自以爲足。故遣
朝瑞從先生游。余乃知南溪爲人大槩如此。後二十有
七年。其孫麟卿補充太學弟子員。又見其鄉人爲余言
麟卿年五六歲入小學。周夫人憐其幼。公曰。子弟凡事
皆可避。惟讀書一事不厭早。扶携左右。觸事輒誨之。所
以教麟卿者。猶所以教朝瑞也。既入上庠。人以爲南溪

種學種德之報。南溪方進麟卿而誨之曰。太學多士所
聚。重厚淳謹。色色有之。汝往取友必端。毋詭隨。進學必
力。毋自畫。余益知南溪有識趣如此。壬寅十月六日。則
聞公死。年七十有二。越二年甲辰十二月十六日
壬午。朝瑞奉公柩葬於所居南二里大池原先塋之右。
麟卿狀公之行實來曰。麟卿父子事先生有年矣。知先
祖莫先生若。乞賜之銘。余不能辭。公諱鍾。字彥遠。鄉人
稱之爲南溪先生。曾祖某。祖某。父某。以孝弟力田世其

家公幼頴悟不羣嗜學如飴至天文地理瞿曇老子稗官小說之書無不通解對客口誦至數百言不休風簷燈案蠅頭細字雖晚年猶把玩不倦鄉遇饑饉勸賑不倦郡守每諉公董取予多寡一析以理富者樂于糶貧者安於糴上下晏然如樂歲庚寅之冦時則崇仁爲震大家弁道遷徙鄉曲所謂在嘯呼公曉以理法聯以保伍過亂萌鉏兇孽環公鄉數十里恃以無恐事平有藉以補授者公不以爲功也他如去里胥之蠹興陂池之利

訟平其爭役寛其期凡可以利衆及物者無勞畢力不憚也然皆出於中心之誠然非干譽非要利其接姻戚交鄉鄰中無城府懇懇悃悃人亦樂親之或以非意相干笑談排遣無藏怒無宿怨人之有善稱之不容口聞人過失必爲掩覆隱匿且曰傳訊未必爾鄉里稱善人非耶娶周氏子男二人長即朝瑞次朝美先公兩年卒女一人胡彌大其壻也孫男六人德卿次即鱗卿巽卿鯉卿新卿翔卿女三人長歸傅夢得餘幼銘曰

教行於家庭行暴於鄉鄰古人之所謂吉士善人不在其身在其子孫尚通觀其有成

吳文瑞墓誌銘

公姓吳號其名文瑞其字其先自宣州來占籍撫之崇仁曾大父通大父朴父淑皆潛德不仕公娶豐城陳氏子男一人曰霆發女二人適鄭叔憲袁復孫男一人曰熾女孫一人未笄以寶慶丁亥二月十七日卒享年七十八其孤將以四月之乙酉葬於縣西青雲鄉廿田之

原從治命也余視公爲鄰爲親爲大人行知公爲深霆發以銘請義不得辭崇仁吳氏族大而文公服襲見聞加以天資頴異讀書過眼成誦下筆輙數千言少習詞賦既而曰壯夫不爲也改習書學自爲尋繹不師故常處題立說人每異之久乃服其工到益哉韓公所謂大怪大好者試一再不偶則殖田疇新屋廬闢圃而疏鑿池而魚不能齒場屋事即所居之西扁曰桂堂日夷猶其中凡浮屠老子之說神農華陀孫思邈之術郭璞呂

才之書靡不通究為人講說脉貫縷析纚纚可聽與族
人之言若德相似者五人吏為萊㓜之集或詩或碁以
陶寫竟登壽考亦無憾矣公氣剛志鋭少年直謂功名
唾手可拾稠人廣坐論事說理正色雄辯無阿順回護
世間有難處事公視之特易易耳使得尺寸柄補其志
以行紛可使解難可使排也閭閻無成自負盖耿耿不
崟变不苟悅里之富有力貴有勢人所爭趨者公弗峻
絶亦不狎親也嗚呼狂易大言矯激為異皆士之病也

而近世士習遇事蓄縮隨聲附和氣力稍出已上則俛
俛伈伈俯首帖耳甘心為之下畧無毫髮生意者聞公
之風亦可少愧矣銘曰
事左而志方身蹇而氣剛其丘可夷其人不亡百世而
下視此石章

吳公墓誌銘

吳公次周名塤撫之崇仁人其先自宣州来曾祖某祖
某父某世為士家公娶熊氏則雷州使君某之孫也子
男二人曰應符曰應則應則先公六年卒女六人其壻
曰蒋特立管鎰孫琳鄒某方必中黄京孫男二人宗元
宗範女四人歸郭鈴黄墳餘尚幼曾孫女一人紹定四
年正月十九日卒享年七十有九以其年三月二十八
日葬長安鄉石下之原公宿所營度眼中山也公少而
孤蹜蹜從二兄後不齒家事一意嗜書欲自立累試塲
屋不利則投筆焚研閉門息交尚友方外習内視納息
之術澹然若與世相忘者歲量先疇所入以為日用之

度僅僅自給不為盈利多藏計獨屬其子以學隆師市
書雖費不惮公既屏居罕出里閈多不識其面余與公
之子節夫游亦未嘗獲接公談嘉定辛未待對集英一日
或邂逅節夫侍行彷徉蘇公堤上余愕然揖謂公胡為
乎来公曰應符之齒壯矣而未有以厭吾望方規試上
庠而病焉塤懼其蹶而護之偕来余稱歎其百念灰矣
足不出閭而爲其子之有成至輕千里不為難亦可尚
矣旅舍往來款語數四公每言生平涉世多艱官府不

能無罣誤、以不辨自明、鄉鄰不能無欺侮、以不較自正
疆畎不能無侵奪、以不爭自定、清坐靜觀、自覺吾味差
永、余以是益心敬公、蓋有見到處不可及也、嗚呼、今之
人譎觚以示夸、捭磬以求勝、鈎距以矜巧、圜奪以自肥、
者視公所為不訢之恢、則識之拙、然宿禍生孼、多以自
斃者、又安能壽而藏、全而歸、如公稱鄉里善人耶、余困
罔憂服中、亦何能文、節夫再三以銘請、辭不獲、則為之
銘曰、

世道爭巇、心地夷式、安且壽、全而歸、尚永厥後視此碑、

漁墅類稿卷七

宋　陳元晉　撰

五言古詩

封主簿何鍊師東山楊先生有序贈之

東山以下小字分注兩行

軒軒黃冠師、胄出水曹後、流風尚詩癖、聖處生參透、塞
裹紅塵外、心貫山水秀、渾融入芒端、字字遺氛垢、雲霧
巧栽縫、冰雪工刻鏤、編成書山巖、光怪射牛斗、

誠齋已古人、文字上無古、雲龍渺相從、傳家有文武、異

聞新一句、溫于心獨苦、龍門快先登、羨子賞音遇、廖師
抱長材、彌明吐奇語、韋聯千載名、政以韓子序、君從蕭
灘來、我向贛水去、饑驅我漫出、可耐塵土汙、雲山固招
君、底事鬪城府、秋凄君且歸、我行方出戶、稽梁亦何味、
挾令自堪煮、何時扣白雲、借我一生具、

梅

吾敬林隱君、終老梅花鄉、孤山是住處、不顧白玉堂、古
來貧賤交、窗貴渠相忘、歲寒誰古心、搖搖桃李場、

竹

吾敬王子猷傲俗獨愛竹行止必與俱情義均骨肉雲龍求友心上下亦相逐彼哉絶奚倫乃戒桑下宿

遊羅浮寶積寺

晴峰齊秋容遠騎駐春脚長風載之游清月此旅酌眼高天宇小語吸雲氣浮神仙避逅覲導客以笙鶴

再用前韻

半生夢羅浮世事縛兩脚仙泉有誰何生客那得酌君

詩挹其狭水味從此淸清遠天所裁星極南飛鶴

有感

寒聲戰梧楸風色歲行暮誰念天涯人貂裘敝塵土一飽亦易營局促良自苦安得八駿蹄駕言觀玄圃

和留粹中將存南華之什

南來佳山水淸淑如三吾何必二水間獨有八境幽秀水鐵可餐清淪渴可斟頡頏飛霞佩擻弄月珠心閒鷗許知目遠鴻與徂蓬窗若局促畧取山川娛是間有意趣適人輙周諏一舍兩叢林半點塵埃無頓漸非二門凡聖同一區見佛心即了迷者直非夫宾心休外觀來此同僧趺

壽趙庵趙先生十首

更生青藜杖長吉古錦囊無乏蘭馨終少蕙荍霜精深師友漸磨琢金玉相寶此宗姓傑高掩漢與唐業時吳長齋髹葉極宏毅今時業水心表表負經濟公游二老間聖處心獨契人物方眇然甚矣夫子

皎皎時昔心睠焉本根計一鳴驚萬喑獨醒閱衆醉勇猶非種鋤有膽竟成事彼哉稱國師千載有餘媿醫國藥萬金補衮線五色誰令落江湖刺史六百石衆萬溝壑瀕援手公一力平生富青州關心豈官職雨嘉師固秉彝祥刑盡生德惠文悉弭治此意誰復識雨露既天覆刀劍亦俗孫活人不言功所願長我國王氣鬱東南兵塵闇洛事會豈有極秖恐元氣弱折衝樽俎餘欠着一諤諤如公胡不歸儒用曾何削

壼弧正大夏、明炳肖夫德、仙源毓英靈、帝賚扶社稷、恩
波濫西江、釀作壽觴碧、一飲千斯年、福與宋無極、
書生椄大廈、燕賀媿無從、嵩高之嘉頌、何以祝我公、一
節貫歲寒、顧似南山松、下有千歲苓、雷許氣味同、
濟平生學、忠精一寸心、時危添白髮、意遠寄清吟、河
洛風埃滿、江湖歲月深、眼明天柱社、渫綠對渠斟、
楚望環宗嶽、湘源遠派澄、山川鍾氣異、宇宙要賢扶、晚
適朱軒轍、春饒綠野扠、遥知初度日、歌舞沸重湖、

朱明洞天

南來大舶凌空浮、御帆試眾羅浮秋、胸中無機神仙喜、
峯底光怪山靈愁、山泉夜作糟床滴、風松閃舟青旗色、
招我三啜玻璃觥、峯頭飛上八千尺、月徹月壯海茫茫、
蓬萊仙杖遥相望、銅龍夜吼風霧香、石橋跨空河漢長、
千巖窒竊奏清曲、萬樹醴露如天漿、金鴉底底初劇翻、
雲擁扶桑一枝出、犀仙拍手嘆絕奇、坐中相顧誰筆阿

翁曾是夫日飛、公孫請賦五色日、

田家謠

長年飯不足、背烈赤日中、忍饑不肯懶、辛苦求年豐、今
秋幸一熟、天意亦憐窮、厥錢債可了、或有餘桑麻園樂
共妻子、糠粃一笑同、焚香答天賜、力作人何功、君不見
前年三百青銅米一斗、又不見去年蕨根掘盡不充口、
妻孥長恐不相守、敢擬如今蘇息否、

和馮眉州九日無酒韻

蜀日曀曀風凄凄、美人兮愁焚鷄、白衣不來負佳節、士
窮使我增歔欷、錦鞯屢踏秦關月、寶刀尚染胡兒血、尋
思往事玩浮雲、目送孤鴻互明滅、醉鄉廣大無何有、無
事唯當學犀首、不應來吊獨醒兒、却嫌閑却持螯手、吾
儕興味草木同、但須多植寒花叢、遇花開時即重九、天
豈教人樽屢空、

贈符樂朱道士

君不見許旌陽飛符走劍蛟龍降、一朝功行滿仙籍、寶

丹金丹来帝旁又不見孫思邈玉函方出千金藥棲遲猶作地行僊良以活人恩施博要知天地德好生霍謀客耶胡由來有符有藥能濟世此心即可通神明桃椎耳孫藥庭靜符水能靈藥能聖呼雷鹿電縛魑魅二豎三彭俱聽命困者以醒病者甦䔄孳子豈為刹國梓人作室彙駢樹治民相國非殊塗降魔要豎大法幢起死要下黄昏湯更顛物色合誰圖請起江湖登廟堂

胡文昌和東坡子由彭城月詩併錄澹菴新州

以所和見示索和

澹菴眼似坡仙高眇視軒冕如秋毫忠臣要作社稷計那知平陸生風濤當時蓋亦輕餘子富貴轉頭真逝水汗青不朽姓字香百世聞風尚興起函關正要封泥丸金陵王氣開龍蟠一書乞借尚方劍摺紳環貺心為寒要扶鑾駕還都汴嚳鎮在前頹不變低頭辭了著南冠歛手笑還丞相板飛鳶跕跕古錦山氣老益壯窮益堅銀河流空月照地肺肝洞作冰玉看細懷坡仙亦大好詩比離騷興香草持杯滿滿賀素娥嶺海百年逢二老聞孫趾美德不貧清文高節猶前人尚留佳話重拈出只愧援筆累圖客

採蓮

春山嫩婦忻畫眠門前女伴邀採蓮含嚬行過寒煙浦暫上蘭舟悄無語尋花不見花深深見花不折空愁心停橈看花紅更膩却自低頭照秋水娟娟沙際月一痕催歸幾棹菱歌喧葉底忽逢花並蒂折歸月下乞郎看

楊南仲寓湖

紛紛市道交翻覆雲雨手不如清風與明月情分却于人耐久夫君不受塵土污湖上結茅誰與處塵中只着風月我有客敲門聊且去涼生几席影沉杯困眠醉舞相追陪此時一笑真莫逆中邊洞徹無[illegible]纖埃須知箇裏非久計時來携手青雲裏蓬萊山頂廣寒宮放出清明滿天地

上姚贛州鏞壽

伊審黃鐘唱子萬嶽生申、紛燕賀之偕來、祝宜
齡之難老、莫抒善頌、聊賦長歌、庸以發君侯之
雄心、抑以見吾黨之矚望、儻蒙笑鑑、禁棄不貲、
東南之鎮曰會稽、扶輿清淑拱帝畿、千巖萬壑氣盤礴、
更有壽檜天與齊、托根后土閱千古、黛色蒼皮天一柱、
鍾為人傑堪棟國、恰似嵩高降申甫、君侯胸中百萬兵、
年未四十餞專城、精神滿腹秋水瑩、談笑兩頰春風生、
崎嶇巔石三百里、蛟鱷垂涎波浪起、翅流張膽作風帆、

信如王尊乃勇耳、脫畧邉幅柔克禎、解除苛撓紓創殘、
喚回和氣豁氛祲、事有至難談笑間、入口如碑沸傳誦、
帝曰吾徒得君重、天風吹下紫泥封、趣入班行作儀鳳、
大夫何以假守為、真除属欲民所期、虎頭发業要弹壓、
凝香森戟聊娛嬉、璇杓抻子日南至、黃鍾飛灰雷出地、
崆峒春早梅已香、釀入黃堂壽觴裏、醉來含笑看吳鉤、
龍光夜半干斗牛、關河北望令人老、忠臣心與天為謀、
滿池正爾兵不弄、又說還歷時須問、蔣遠筦鑰寧無人、
知得人豪為國用、貂蟬冠高斂拄頰、丹青正與綠鬢宜、
碧油幢下白羽扇、貔虎百萬惟指麾、雍容傳檄定三輔、
頸縛單于歸獻鼓、手扶鑾駕還東都、宮殿千門總如故、
摩挲與問金城柳、頓嘗見有此樂否、策勳飲至未央宮、
膝下懸金印如斗、萬年觴捧月氏頭、虎拜稽手揚王休、
功高福與宋無極、紫樞黃閣三千秋、

上劉封使

水心吾師今昌黎、如椽健筆光虹蜺、先公潛德榮碑板、

却恨不識嵇中散、九苞五彩丹穴雛、不棲阿閣翔海隅、
南來隻影方自笑、天假之遂花光耀、一寒頓生春風溫、
賤子亦許叔龍門、子期九原不可叫、箏琶紛紛不同調、
明公派自南軒來、祇今砥柱狂瀾回、一麾兩節嶺南北、
盡是周程舊蹤歷、書生善類心莫適、治躍非祥金偶然、
短傳全公喜、上下雲龍因其志、山谷昔見蘇長公、允此
小草依長松、李聯名字香聞蘩、未必今人不如古、

和胡文昌嘉禾篇

鄮山東冀帝王州、使君來自白鷺洲、下車三月課最優、
賦辦不擾訟不留、哦詩卧閣政令修、和聲上暢天昇休、
六丁下執旱魃囚、霖航遠歸懷柔、向來瘡痏稍稍瘳、
雨應六月如膏流、有禾雙穗來西疇、覩者喜氣同春浮、
老父再拜千騎頭、此帝所賚非人求、三邉未靖哀庚劉、
向來根本慮甚周、安得賣劔都買牛、豐年一飽百不憂、
轉頭西風催歛頭、鼠雀亦覺歡啾啾、更令北望烟燧收、
鐵衣更戍休癸丘、富民有詔封千秋、我生誰嘆命不猶、

黄鶴白酒相獻酬、老翁市井兒嬉遊、擎香卻祝十二旒、
垂拱萬年百祿遒、偉哉姬旦忠國謀、艱難民事陳嘉猷、
僊人飛空白玉輈、寬旌來下風颼颼、手持五縷遺君侯、
瑞圖合命椽筆修、晉之東序方天球、連理木頌那得儔、
午窓香篆銷金虬、和公詩罷茶七甌、

五言律詩

代錢轉運判官趙都轄

今代漢宗英、如公不數人、清標高嶽柱、和氣藹湘春、宜
室思才子、甘泉欠侍臣、平生劉子政、晚節更精神、
憔悴湘濱客、悽哉有此道、二星欣照映、三月恨遊從、公
事如煮沸、歸心似酒醲、從今殊出處、別語且從容、

和蔡鐵窻韻

鐵聽詩慣遠、應是到鷄林、修月有妙手、伴雲無出心、調
高追郢曲、意古和虞琴、觸境勿多語、希聲是大音、

峽山

帆落松根暮、禪扉半尚開、逢僧如舊識、問我幾時來、譚

靜鷗眠穩、雲深猿叫哀、篝燈看研石、今古半蒼苔、

嚴陵市

暝色低平野、霜風放霽天、買杯逢竹所、索句立梅前、山
曲雲歸寺、溪寒水帶烟、茅簷聽殘雪、愁絶擁衾眠、

帥節留先生兩年粤服懷綏安之一日疏十宜
歸欲袖手板還丞相言者猶不之置上命以麾
逆之祿解印東歸門生臨川陳元晉援後山送
坡仙故事至惠之海豐而別、作詩四章云、

手疏宜歸十心知昨夢非鴻冥空費弋鷗舞早知機風
急推潮落雲閑剩雨歸攀轅多少淚海岸滿斜暉
描畫終無說歸來豈不禁事難工拙較我自去留輕過
眼風波惡懸空日月明人生只恁是孤鶴九臯聲
拙無諧俗韻老眼獨相奇寒谷遲春到東風晝日吹身
將三尺律心不一毫欺公與梅花外南來誰我知
木種十年計苓培千歲根三生疑宿植九殞志酬恩遠
送竟須别百懷難具論任安窮自分義不辱公門

餞余倅鶚叟官滿東歸

丙年同佐牧相與最情親黍月登樓夜隨風步屧春報
來陞轉速歸去召除新一劍舊肝膽持將問大鈞時以平[illegible]冠轉兩官且有任滿陞擢之命

晚步

鼓鐘燈火後袖手過欄干素月空中寂踈星竹裏看淡
乜行步濕渾彰古心寒此意我方適亭亭夜未殘

過桐廬縣

嚴陵耕釣處清淑故依然樓館危臨水人煙近倚天客
行桑下路農墾嶺頭田疑我風帆使津頭更覓錢

雪作

廣巷虛堂晚兒童笑語諠恍疑開月窟渾是散天花竹
裏聞清響江邊看玉槎訪梅乘興好著屐過鄰家

送鄧帥參文舉得南雄守歸庚子元日

風流看復待烟惱靜無華來重青油幙歸乘皂蓋車離
筵傾栢葉客路看梅花聞有南來信門前迓騎譁

雨後

忽雨乾坤變將秋氣候寬林亭欣濯濯郊岸淼漫漫一
飯飽無邪連村枕可安舉觴屬明月急雨放雲端
一雨郊原足神功不作難向知天道遠今年物情安童
稚沾衣走人家傍戶看翻令五六月春意轉江干

喜雨

六月乃有此豐年定可書真成天雨粟到處水成渠穲
稏香連畝汙邪載滿車所忻同一飽未用嘆無魚

以下原缺

挽饒武博二首

方家栽幢石、伐旌墓道傍、堂虛空老桂、星冷落魁芒、留世程文樣、傳家奏藁香、郡評偕李謝、雖死有幽光、

内集儕甥舅、同堂齒弟兄、志年情好密、開口肺肝傾、忱爾同醒醉、傷哉隔死生、朔風吹老淚、哀些不成聲、

代挽寺丞吳公

國事須才急、如公亦古人、江淮老麾節、俎豆哭軍民、圖憶籌邊舊、宮傳結綬新、朔風吹老淚、泉路濕寒燐、

贈歐陽承務

談天多巧中、名在士夫間、行遍西江路、來遊南嶽山、病侵心緒懶、窮憒面皮頑、莫說功名事、祿書從捧還、

德慶涂守挽詩二首

九京嗟已矣、今吏孰如君、律已嚴三尺、活人寬一分、清名寒蜀雪、嘉誦藹南雲、杉栢風淒切、黃陂原上墳、

鄉枌生也晚、嶺外偶同寅、齒我子姪行、情如兄弟親、不嫌同幕辯、要作一州春、潘潤多題字、回頭更愴神、

欽定四庫全書

漁墅類稿卷八

宋　陳元晉　撰

七言律詩

題羅浮山中閣

大海漫天駕葉舟、來登中閣問仙游、泉聲急瀉三更雨、雲氣深藏六月秋、霧濕中天龍出洞、日騰滄海蜃收樓、禪床靜數惜惜息、身在清都最上頭、

七月初十夜對月呈留粹中

人間寒信到梧蛩、天外清商入井桐、孤館無人同夜月、長年作客又秋風、想君局促塵籠底、似我棲遲逆旅中、何事人生苦拘束、得閒來此一樽同、

越王臺

南州勝觀越王臺、天與詩人醉眼開、雲漠漠邊蕃路遠、水茫茫處海潮回、人家一半藏烟樹、往事千年問石苔、料得清秋尤好在、一樽重約月明來、

慶涂椎尉三首

袖中光焰吐青虵獻策軍門贊未筭豈是輕身探虎穴
要將赤手拔貅牙向來筆硯渾無力此去功名正未涯
小試掛營新號令六花排陣定無譁
歲月蓬于赴壑虵功名政要及年華平淮猶自須裴度
釣渭那能老子牙舞袖巧懸椽地錦酒杯相屬記天涯
期君酣戰秋風裏鼓鼙卸枚陣不譁
朝憂猛虎夕長虵甲戰場文憶李華自笑病來寬帶眼
那能老去植幢牙如君政合登東閣顧我惟堪老北涯

賓主秋風南浦路旗鈴好聽捷音譁

王推官載酒來會於逍遥堂

路入煌籬杏藹中良宵一笑美人同壺觴盡攬平湖月
絃管時飄別岸風三宿未忘緣境勝一燈相對生詩窮
姓名要共青山久肴取當年玉局翁

喜雨上項師

精祈三日竟成霖一瓣心香格帝歆茁若逃[枯]無此水
粟將養貫隱於金時方多壘農為急公在三湘澤已深
自媿休儒叨一飽願推德意荅天心

李微猷病後許賞蓮而未酬小詩發一笑

夏分來一榻涼處更擅水雲鄉露融初日數朝采
雨捲涼颸送晚香天女屢參青葉髻水仙爭護紫荷囊
一絲不掛根塵淨莫怪先生久覆觴

和留少微豐湖懷坡仙韻

中古誰翻楚些歌百年陳跡愴懷多風草綠祇寺夜雨
燈寒塔波（松根朝露所滋而峰淨香坡詩所謂夜燈勁塔中仙者是也）老鶴舊曾

陪杖履閑鷗今尚護煙莎憑君莫憶當時事惆悵人間
春夢婆

倉轍出惠陽督諸邑捕蝗

古來傳說驅蝗法近歲驚聞四有蝗無耐支養甘地惡
何辜民病重天殃秋風要滿扶犂星夏日寧辭走轍忙
高廩更令無危[留]使星尸祝發爐香

題新昌蔡尉北春園四時載酒亭

蔡家亭子錦江涯長約春風作歲華拼却百年渾是醉

莫教一日不開花稱觴隨猿悲頻悅問字時容客語譁、
我若有園如箇樣、肯將雙鬢抗風沙、

紀遊用前韻

松篁一徑夾長虬、雲錦重重九華、長夏飛泉傾石眼、
半空懸磴啄蒼牙、要知酒興並詩料、不在山巔即水涯、
記取松間休唱道、山靈應怕俗聲譁、

過南安道中

暑塗明發正愁予、竹立風蒼氣不蘇、擬戴星行方叱馭、

誰驅雨至忽隨車、堂憐行道喝欲死、直恐良苗涸且枯、
早覺南來塵米賤、趣趨歸去憶歡呼、
炎乘金伏勢方驕、天地圍爐萬物焦、那信炎蒸天六月、
卻聞優渥雨三朝、頓添秋思生庭樹、頗覺春痕漲市橋、
分我清風陪獨夜、又愁明月為誰招、

得主管仙都之命

頭銜清甚管仙都、吏責全無出有車、老去心情酣應懶、
閒來親友往還疎、每嗤人作因山賦、莫勸儂通光範書、
只把窮愁博強健、世間得失本乘除、

擊毬口號戲陳統制

築場千步柳營東、搏粗精神坐折衝、星彈流空驚過馬、
霜蹄追電捷游龍、身輕鞍馬人如畫、鵰落猩鼯穴已空、
歸去翠眉環玉帳、釵兒多乞錦纏紅、

題顏秀才叢詩編

延年一印付聞孫、文采風流今尚存、生長見聞誠吏里、
交游唱和遍菴門、苦思郊有酸寒氣、妙斲渾無斧鑿痕、

問子何為暗役壁、令吾端欲望摩牆、

和項師交帥印招十二邑令韻 時七令皆宗姓

同時製錦七宗英、更有珠聯五縣臣、屬望諸賢容邑最、
和衷一語見情真、方時艱棘難為政、隨事斟量可及民、
緩急之中權闔闢、政須不失本心仁、

信國魯夫人挽詩 二首

詎有陳平解久貧、共看眉案久如賓、從夫榮荷西清禁、
承祖恪恭南澗蘋、玉樹庭前雙仗節、金花天上九恩綸、

繡衣緑服今非昔、忍見堂萱雪後春、
曾是王瑳𡉏上人、孰知孟母德無鄰、長懷就養板輿日、
一笑能回花縣春、詩感棘風知痛苦、歌翻薤露亦酸辛、
送車千兩瑞塘路、奔走無從愧負薪、
判府大帥督參寶謨戶部先生持淸節來長沙、
繼堂帥守追惟平菴先生分教是邦、越四十有
拜首稽手謹启九年而多士尊仰說服如一日、廼市地立祠以
段拜手稽首行
騰録[illegible]魁士心、祠成門下士陳某拜首稽手而詩之曰、

佩璐騎麟返帝旁、履痕所在尚芬芳、泉行地脉家家井、
月到天心處處光、模範百年森藻泮、蒸嘗千古奉祠鄉、教
思況有無窮澤、衮衮湘流一派長、
羅浮山多有道人倚嶔巖為室、僅可容膝、引泉
貫其間以供烹濯、鑿山種豆、人不滿二畝、可了
歲計、油然自得也、為予言夜深月明時、有虎豳
户、山前後多黃鸝、終日睍睆可愛、與留粹中各
賦詩、
山家境界無畦畛、住處隨人意所便、澗汲巖棲忘世累、
石耕𠊓種盡天年、時驚虎鬬紫扉月、長聽鶯啼緑樹煙、
不信却無人種者、知從何處覓神仙、
甲申、乙酉、丙戌四過釣臺有感
三年四過子陵臺、老我風霜兩鬢催、望見雲山心已愧、
夢登釣石眼為開、乾坤淸氣長如許、鍾鼎元勲安在哉、
近百年來幾帆過、登臨多是覓官來、
上留提刑壽

恭惟棠宮八葉傳芳、六蓂紀旦、先中秋之一日、
有來箕昴之躔、占南極之二星、儼照斗牛之分、
永錫難老、不謀同辭、某夙荷優容、尤深贊慶、祝
萬有千歲之眉壽、託百十二字之詩歌、擊電過
之下風、幸甚、
中秋淸絕冠秋天、間氣生賢得月先、一念來從金粟間、
三生曾伴赤松仙、繡衣踏遍江湖上、綠履催歸雨露邊、且
別崆峒朝帝去、它年來拍廣成肩、

展開南極老人圖，是處青煙鶴尾爐。秋露九原淪雁澤，
春風一道滚康衢。萬金藥散疲羸活，三尺刑清怨嘆蘇。
只此陰功誰比大，中書有老可時無。

和鄧帥祭追和東坡雪韻

學舞腰支束素纖，回旋似怯晚風嚴。飄窻淅瀝暗投壁，
洒研紛披凍著鹽。應有歛羔圍暖帳，誰憐饑雀啅寒簷。
僥蘭獨賡詩肩瘦，對立西山玉幾尖。
破寒有喜報晨鵲，忽送詩簡雪獄車。占歲便同天雨粟，

寬憂解遣筆生花。瓊枝夸麗羞陳苑，玉樹爭妍比謝家。
臘白飄呈春已動，扶桑霽影曉相叉。郭子孝詩[illegible]賦扶桑移精而相叉

和陳守喜雨詩

埕鶴無聲口舌乾，誰驅雷雨遍千山。頓蘇赤地千里旱，
特出黃堂一念間。澤物功深無德色，豈年額遂有歡顏。
為霖祇恐思賢佐，千騎東隨鳳詔還。
誰念東南青血乾，文移督迫積如山。平時赤號疲湯底，
不雨豈逃溝壑間。民病向來猶在耳，天威此去不違顏。
從容宣室如前席，乞與枯荄生意還。

再和涂宣義喜雨

郡邑同寅禱旱（乾）風，雷果會雨千山。真成兩粟從天下，只在為雲翻
手間。神不費餐無愧色，農期一飽足歡顏。農（豐）年酒熟雞豚社，二老從今請
往還。

挽劉金部

忠清家法見閩中，罵座洞零又刻公。抗偽一門誠節詛，明倫數語最精忠。郎潛
勇退聲名重，使傳賢勞恵利豐。時事方艱人物眇，可堪收淚泣悲風。

贈劉賢良

十二書言天下事，氣如賁直語加遒。誰當心䟽四郊壘，子獨肩撑萬國憂。

刺手拔鯨何倜儻，劇談捫虱自風流。悠哉且作新豐醉，定有人能說
馬周。

安撫徽猷郎中被召砍東賦詩見志乃以得歸問退
為書門人小子知先生之心也輒和嚴韻用暢
高風

莫嘗聲名草木知，人生詩足是何時。與幾盡處須回
梓里，封疆時漫注岐。老我昨非今似是，笑渠小黠大還
癡。山林晚覺中多味，不似商顏只茹之。
聲叟揮車僊且歸，釣遊舊處足娛嬉。客懷自分三宜去，

世事却無一可為、盡日高眠甘茗乳、秋風清欲飽蓴絲、

何當為替奚奴錦、収拾潭州歸後詩。

和紫大監留郎遊翡孤及喜雨之什

水壺清對玉衡秋、臺府同時盡勝流、南國恩波如海闊、

西江和氣接天浮、山川真借兩賢重、翰墨仍為八境留、

見說九重思魏笏、書帷更欲擧君疇。

農畝皇皇望有秋、肩赬背裂汗衣流、疲甿不得一飯飽、

我輩慶慚多食浮、烏尾暫通無迥遼、鼠牙有訟怕淹流、

兩君一念回天速、天雨看看粟滿疇。

韶石使君年丈扁舟過我於枌桂林敬賦小詩、

留為一日欵、就寄石洲主人以發千里外一笑

也。

十五年前會五年、都門再別九年強、君榮韶石州麾出、

我寔文江縣債償、人世能消幾離別、征塗何用許奔忙、

梅前菊後風光好、且為儂留卅一觴、

黃雀長行萬里餘、煩渠就寄數行書、常懷李白詩無敵、

莫怪韋郎跡也疏、玉節榮光何恨遠、石洲風物正關渠、

同年相遇雲龍處、應念吾儂乃一豬。

春日

金墻勝裏喚春歸、却後新正八日期、紅紫莫嫌春較晚、

開遲應是落遲遲。

題曾審言所寓僧舍梅屋

作屋延梅更鑿池、是花最與水相宜、横斜清淺黃昏月、

畫出孤山兩句詩。

傾蓋知心兩玉人、竹君邂逅更情親、能同此味花君子、

來共團欒一笑春。

獨夜

月轉庭除夜未央、坐看梧影上東墻、金風玉露方清絕、

只欠探枝桂子香、

雨作寒聲落枕邊、撓人愁緒不成眠、非關獨夜難排遣、

為怕秋風在眼前。

題西齋

唔咿一室特蘧廬、要讀人間未見書、快著先鞭問前路、西崑玉府富珍儲、

梅仙峰

文陛無階寄履聲、驂鸞有路學仙靈、長安宮殿今何處、祇有梅峰萬古青、

謝童帥幹送滴酥

滴成詩句巧相粘、料得堂深凍未忺、翦水染雲天上手、何因得見玉纖纖、

入庾嶺

梅花迎路客平安、此是江南盡處山、霜月正高花下飲、酒闌長嘯過梅關、

寧都上元有作

一覺翛然已五更、窻攙梅影月偏明、年時記得嬉遊罷、猶為梅花夢不成、

賣薪買酒舊家時、人樂昇平豈自知、節物如今不堪說、丘墟滿眼更啼饑、

刀劍尤為花木災、園林不貸一株梅、呼童徧縣無尋處、安得成叢摔燭來、

即事

庭草蘚茸書帶碧、檻榴朵朵舞裙紅、靜觀物化機無息、又轉薰琴一信風、

田間

高田拍拍水運膝、早稻將齊晚稻深、閑羅人家爭發貸、豐年也有債相尋、

寓字

超然聖處過張顛、盤茁斜斜落照邊、好寫人間不平事、叫開閶闔為箋天、

題陳氏鏡湖

賀監歸歟百不求、問天只覓鑑湖秋、夫君贍有閑田地、鑿破天慳得自由、

水上觀心即是禪、此心如鏡容天淵、一塵不著風波靜、

俯水何慚鏡裏天、

過南雄謁木倖 抱經居士之子也

句法清嚴舊有聲、親傳詩學自趨庭、添丁只解供耘耔、
不似盧仝獨抱經、
道遠胡為至此哉、班行見說正須才、多應詩興清無奈、
特為觀梅故一來、

別留少微燕呈玉堂先生

天涯萬里同為客、先自悲秋更送君、歸路明朝好蕭索、

一聲鴈斷幾重雲、
客中未醉難為別、別後無書但寄詩、俗物眼前誰可意、
思君無奈鬢成絲、
四海弟兄能有幾、平生臭味許誰同、遥知夜雨連床際、
應說南中有客窮、
雲麓先生坐山癖、腳頭尚欠到羅浮、藏山欲作千載計、
試問書成可寄不、
君家伯仲盡英妙、筆勢夭矯人中龍、池中我亦自雲雨、四
方上下長相從、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

四十五卷

（宋）方大琮撰

明正德八年方良節刻本

鐵菴集三十七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方大琮撰。大琮字德潤，號壺山，莆田人。開禧元年省試第三人。除右正言，疏論天下大勢，復言理亂安危之要。遷起居舍人，兼實錄院檢討官，奉祠去職。尋改集英殿修撰，知廣州，調知隆興，卒，諡忠惠。宋史無傳。其事蹟略見福建通志中。今按周密齊東野語，稱閩漕方大琮與王臞軒友善，而集中亦有將卿漕之命語，則嘗官福建轉運使。又集首原題宋寶章閣直學士，則不繫於集英修撰，蓋通志所紀歷官猶未備也。宋季三朝政要載理宗端平三年，大琮為右正言，上疏極論濟王之冤。侍御史蔣峴劾其鼓扇異端，與王遂、劉克莊同日去國。蓋亦謇諤敢言之士。故其奏疏多能疏通暢達，切中時弊。經義亦頗有可觀，雖文格稍涉平衍，而要非游談無根也。原集久佚，此本乃其族孫良永、良節等蒐輯編成，蓋散亡之餘，已非全帙矣。

宋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序

宋自晦翁朱夫子講建安以上
集四儒之成匹方學士師宗之
閩爲盛莆又宗之方爲盛㞢齋
若水伯謨尤著者也追尚書忠
惠公祖尚真源沾溉醇觴于西
山鶴山二大老而追慕元城公
爲烈鐵庵之號見志也公弱冠
擢南宫詞賦第三人不祈速化
沉欝下僚者餘三十年亦遺材
矣端平初鄭性之當國搜進名
士拔致諫垣危言正論選親賢

遠聲色杜佞幸以襄之失蜀之
敗爲恥荆淮之授爲懼及繳駁
數事尤忠懇所難言公無諱焉
中大義以雪濟邸之寃逭罪奸
相之彌遠屢言之臨安火又言
之爲其黨將峴所中子祠鴻禧
噫是無遺直焉淳公繇寶章學
士廣東安撫使爲治尚風化崇
正學表先賢薄官征卹民隱祭
行晦翁家禮社倉諸法利關人
國爲之力無阻以故生有祠殁
致薦享舉扶挿竹以奠請贈謚

而梓行其遺文皆廣人德公之
報也噫是無遺憾者歟公歿淳
祐丁未至是二百六十有七年
公族孫雪鈞良節嗣響家學大
參廣潘因舊本輯之為若干卷
復梓以傳盛舉也公後村同時

人平生著述甚謹尺楮片翰刊
落陳言辯博雖闇不及淺[illegible]而
粹縝過之命詞運意以心術為
根柢氣節為枝幹義理為華實
名賢為標格澄潤豊潔如寒江
素月碧落之峙青峰雖無幻恠

獻酬應接之勞而手神自適無
先覯之為快亦名作矣太常謚
議謂公源流晦翁徐驗之晦翁
及公社籍俱餘四十年晦翁在
朝不滿四十日公亦僅一年幾
半其出處鮮自相類蕭先正自

端明蔡公謚忠惠繼之亦僅公
一人而已端明慶曆四諫湛陵
海橋之聲蹟天壤俱敝可也而
胤嗣凉落遺文晦蝕遂之今無
幾公舊本無恙茲復煥然以新
梓行又適在廣是固德門子姓

錫類之賢文獻足賴抑公之精神在廣與故民相糾結不渙散以默運之令耶不然不為名德幸也後鄉閈晚出前哲景行序文大參之請抑亦後之責也公諱大琮字德潤累贈銀青光祿大夫

正德七年壬申冬十一月後學鳳山見素子林俊書于雲莊青野

鐵庵集序

鐵庵集乃宋寶章閣直學士方公所著族孫今廣東右參政良節刻而為世傳者也公有宋一代名臣也其始與教與夫司牧也正學術勵名節表章先哲禮下賢士聲望隆焉為世稱重其在朝也多所建白國是賴之其疏令集具存忠義之氣勃然與八壺爭高而宋史弗之傳其知吾廣經略安撫也尤有遺愛而仰高祠名宦中弗之列與論病

焉所恃者公所著藏之故家歸
然如魯靈光之獨存又賴賢孫
如吾叅政君蒞政之暇亟以顯
祖為事念公遺稿浩繁乃託一
二文學處壇壝靜室選其所作
關繫世教之大者其為類目九
二十有二其為卷九四十有五
總若干萬言名曰鐵庵集俾詡
序焉詡竊嘗以臆見而妄評公
之為文如奏疏以至墓銘之類
高者駸駸乎上與秦漢作者頡
頏次者亦不失為近古高製為
詩如古體近體五七言長短之
類雖風格未盡脫趙宋氣習而
才力良足以勝之亦有陳黃矩
度蕪之懿德偉績卓然響世謂
之有宋一代名臣非邪據此則
宋列傳可以補而吾廣列名仰
高祠亦可以舉矣公莆田人名
大琮字德潤鐵庵其別號也因
以名其集平生行實見直龍圖
閣後村劉克莊所為墓銘者甚
備序可略也叅政君字介卿文
而有治行與伯兄良永壽卿同

舉弘治庚戌進士壽卿令爲廣
西按察司按察使莆人嘖嘖嘆
以爲難兄難弟云

正德八年歲在癸酉春三月上
澣南海病夫張詡廷實撰

拙菴文集目録

卷之一

諫院奏議

端平三年七月分第一劄 貼黄

第二劄 貼黄

八月分第一劄 貼黄二

第二劄 貼黄

九月分繳進

九月分第一劄 改除不受上 貼黄二

第二劄

卷之二

右螭奏議

直前劄子 端平三年十一月廿一日

直前劄子 嘉熙元年正月二十一日

卷之三

西掖奏議

繳奏董琳差知滁州録黄

繳奏戶部侍郎權兵部尚書兼知臨安府

浙西安撫使趙與懽奏火災乞削奪竄
斥奉聖旨依累降指揮不得再有陳請
錄黃
繳奏御筆李子道鄒雲從應詔論事文理
可采並特補將仕郎錄黃

卷之四

進故事

端平三年十月上進
十一月上進

十二月上進
嘉熙元年正月上進
三月上進　四月上進
七月三日上進　七月二十三日上進

卷之五

奏申

辭免御筆除右正言申省狀
辭免御筆除起居舍人申省狀
辭免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申省狀

辭免寶章閣直學士仍任申省狀不允詔附
辭免差知隆興府奏狀不允詔附
舉浦城北尉林韻孫奏狀
按通判興化軍江叔豫通判福州陳過知
同安縣謝奕恭　貼黃

廣帥舉剌

舉知潮州劉克遜知循州趙彥珽知梅州
楊應巳知肇慶府林士燮奏狀
舉知博羅縣王旦奏狀
舉連州教授周梅叟充旌擢奏狀
舉知河源縣夙子與狀

卷之六

外制

吏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許
應龍兼侍讀
左司諫曹豳兼侍講
馬良母王氏汪元素母徐氏呂壽母厲氏
並封孺人

淮西總管程芾差充蒙古國通好使特授
武略大夫
南劒州判官新辟差知贛州安遠縣鄭偕
降儒林郎

卷之七
表
謝秘撰福建運判到任表
謝寶制再任廣州陛使
謝寶學仍任廣州
謝賜辭免寶章學士不允詔
謝封爵邑　謝賜衣帶
遺表

卷之八
啓計幕初贄
諸司
通漕使葉吏部　江西憲留郎中
本司官
運管李通直

帥司官
帥參錢朝奉　添幹裘司直
幹轄陳武德
寓公鄭郡守
瑞明李尚書
本府官
教授梁同年　簽節推
本府諸州縣官
南昌管宰　新建郡宰查料
南安軍南安江令　南昌簿

卷之九
啓計幕回贄
本道守倅
瑞守施寺丞　與陳國守
隆興倅孔衍聖公　趙運幹
交代馮運幹　張帳幹
趙帳幹　王船場
葉船場　林船場

帥司官
劉參議　淳機宜
李機宜　孫樾幹
張副總
本府諸州官
謝教同年　趙僉判
僉判方宗簿族叔　譚節推
黃察推　南安余判官
袁州陳判官　隆興戴錄參

程錄參　袁州方錄參
隆興章司理　郴司理
建昌朱司理　孫司法
周司戶　隆興朱監庫戶部贍軍
南昌周宰　吉水陳宰
高安余宰
諸縣官屬
奉新李丞　新建趙丞
靖安朱簿　分寧方尉

武寧韓尉　湖口鄭尉
卷之十
啓府僚
回交代曾宰　通判寧海寺丞
潘劒倅　本路王帥侍
諸葛憲　王漕
帥參　沈帥機
趙撫幹　李運管
東推官　謝范禮侍舉陞陟

永福學職永福寄居　通安晚鄭相
賀諸司計幕賀贊
蔡漕權帥　江西帥真右史
江西帥備大資　蕭倉就除憲
卷之十一
啓江西辭幕
薦舉
上漕使舉吏部　謝舉漕破白舉改官
上憲使留置院　再被留憲使

謝漕使滕宗卿舉改官
上倉使蕭著郎
謝蕭倉使舉改官 與徐撫幹清叟同薦
謝衛帥大參舉政績
上觀使衛大參

寄居士友 江西討幕
東湖孫解元　老熊解元入湖堂
東湖鄒解元　漕貢臨江袁監押
正書 江西討幕

監司守倅縣官
江西倉蕭著郎
劄
回臨江軍楊寺簿　回興國軍李司直
回吉州鄭駕部　知縣
主簿　武寧樓尉

卷之十二
冬書 江西討幕

監司郡守

賀江西倉　劄
回袁州滕宗卿　回臨江軍楊寺簿
回汪建昌　興國軍李司直
吉州鄭駕部　進賢王宰
豐城林宰　豐城宰
啓
庚辰
東湖黃講書 生日回贄
辛巳
東湖馮學錄　東湖宜州鄧貢士

東湖歐陽解元
壬午
東湖堂長傅法司　東湖職事
三山邵解元　賀皇姪節使 生日賀回
回皇姪節使　回鄉守張松閣 友
王正字 進　劉吏部 克莊
賀王正字　回王正字
婚書
回宋　林回徐

方回洪　聘顧
聘劉　定陳
聘陳　方回顧
方聘吳 子長長子

卷之十三

尺牘

除授回謝 雜回附
回浙東曹憲 秘書郞　謝鄭喬二丞相 右工書
新平江汪毅 之道　鎭江吳總卿

平江王侍郞 遂　莊文府皇叔 沂府皇弟
邵武劉守 允迪　謝鄭大參 起居舍人
謝喬相鄭參 直舍人院
湯國正 中　翁提管 建龍
陳士訓
去國辭謝
辭發官　回余給事 天錫
趙京尹 與懽　景獻府皇姪節使
遠迎賀函
賀新除呂理丞 廷平
新督府參議盧監簿 楠之　趙度支 少恩
王著作 會龍　禮侍趙直院 汝渉
陳尚左 康熙
回閩漕姚檢詳 珏　范鄉守 鎡
賀李侍郞 韶　王常卿 伯大
溫守趙直院 汝騰
餞棧杜運
丁酉去國鄕官王奏院諸公送鄕會

南劒州守陳理丞請酒
莆田宰送羊酒
新南海方尉 碩子 送羊
方監丞 大林 送地甲
林象守 壽公 送子魚
方百二叔 公安 送蘭
送泰省元 烈 笋乳　送趙鄕梓歲
新居架廳王正字送犒匠
劉吏部送犒匠　張鄕守 友覘帘

仁山回方省元來送犒匠
又送魚酒　　龔監稅送響石
廣州行鄉飲請三賓長林察
次賓鄺　　三賓李
送廣州新第周新恩母安人折俎
送南海趙簿嗣鑫母安人折俎
龍埔廟題匾回鄭學錄
雜性還
李侍郎韶　　浙東倉馬戶部光祖

林沙宰珪　　黃梧守鉎
鄭倅起潛　　潮陽郭監稅君水
鄉學職　　十致政凡
諸姪　　方省元遇書

卷之十四

書

鄭丞相清之　　喬丞相
李丞相宗勉　　鄒參樞應龍
鄭知院性之　　史丞相嵩之

卷之十五

書

范丞相鍾　　游丞相佀
趙尚書汝談
袁侍郎甫　　高少卿定子
劉郎中震孫　　李侍郎韶
王祭酒與權

卷之十六

書

劉潛夫克莊　　劉元恩強甫
王實之邁　　趙直院汝騰
王大卿埜

卷之十七

書

王尚書伯大　　曹侍郎豳
唐常卿璘　　趙侍郎涯
徐右司鹿卿　　湯國正巾
江古心萬里　　王宮教辰應

杜尚書杲　劉子栗䜣
鄭金部逢辰

卷之十八

書

吳侍郎潛　温守史監丞彌忠
倪寺丞祖常　黄倉歲
王沙蕭宰洽　趙國器三子
陳教伯圭　范鄉守鏓
趙宰璞夫　龍溪趙宰澤夫

留經略篠　廖監酒夢昭
王統制　吳金部洪
姜倅惟明　真運屬志道

卷之十九

書

董侍郎槐　劉守馬郎中天驥
本軍張守友　徐仲晦明叔
趙教授時逵　鄭節推宅心
順昌趙宰汝臥

卷之二十

書

曾潮守天麐　趙西宗希仗
曾劒守宋正　孟運管繼華
林竹溪希逸　曹森鄉燚宇
鄒編修應博　韓檢正大倫
劉制幹武子　舒泉教仲龍
興化趙令汝儀　漳浦陳宰森
永福董宰鴻道　寧都黄宰錡

羅源林宰楷子　何判官士麟
賈總鄉　福建趙倉綸
邵武朱守子屐　游倚郎沈功
蔡覺軒　蔡知縣抗
朱總郎鑑　葉郎中某

卷之二十一

書

王提刑潭　鄉守項寺丞博文
趙南宗師恕　漳守黄殿講朴

陳劒倅義和　揚劒倅恭
蕭司戶安之　潘司理公溟
李吏部昂英　劉侍郎伯正
趙憲帥幾　林憲宋偉
宋憲惠　李漕遊
白新守下起　鄭湖守良臣
黃梧守娃　肇慶季守
周連教梅叟

卷之二十二

書
蕭新班山則　趙窓大異
陳漕昉　戴倉
德慶馮守　新州左守師
趙西倅　林潮教經德
田堂賓　廣西蔡帥
謝瓊兗　鄉守楊編修
李憲幹伯賢　梅宰均

卷之二十三

書
陳光仲炷　陳寺丞圭
陳汝功起　宋循守韶
江陰顏僉霈發　博羅趙宰
鄭倅畀新　鄭德言
鄭清叔玠　鄭方叔璵
鄭雷叟龍甫

卷之二十四

書
陳平父　劉習靜
劉孟容成　方蒙仲澄孫
李艮翁丘分　林尉公琰
林同卿鵬飛　陳今湯
林艾軒孫鈞　林寒齋公遇
林僉判公奕　南安趙守孝悅
陳廣漕　林提幹進禮
林沙宰

卷之二十五

書

趙倅善炎　黃亡炎

黃判官端巳　李秘校復老

李秘校順老　蔣粹翁公旻

趙講書瑞應　韓秀才之會

黃叔恩　九三叔可行

念二兄公直　六四弟子長

小五叔筭　九二叔安行

九叔楫孫　彦惠迪吉

卅八弟克時　千一叔君承

十四叔㯒　巖仲之春

時父遇　建陽尉宗祖平江

南海尉碩子　允澤尉濯

卷之二十六

賦十七首

文武之道同於伏羲 文武之道上同伏羲

太宗得至治之體 唐治之盛實由於此

三代禮樂達天下　史官權萬季翀

文帝以嚴致平　帝王圖籍陳左右

詞賦與古詩同義　人主天下之利勢

天子垂萬世之基　孔子登泰山小天下

金鏡書　帝王歌頌刻金石

見賢思齊 有志於學見賢思齊　人主師式帝王 人主以帝王為法

制度文章禮之器 制度文章禮之器

王者仁義威恥天下 王者之於天下三者之內

聖王宗祀緝熙懷多福 一念緝熙懷多福

卷之二十七

論七首

治國大體之功何如

帝王本仁祖義　殷有三仁

一統天地之常經　唐進士得人為盛

居重馭輕之意如何

老子之言道德

卷之二十八

策六道

治體　樂律

學術文章取士　道法
民吏風俗　經疑
卷之二十九
策問
延平人才　師友
武舉　宗室廩給
周禮理財　兵書
論語疑　郊祀
郊赦　漢唐錢幣鹽法

恢復　童子
周禮疑　歷代習尚
詩書疑　日蝕星變
卷之三十
策問
漢官制　漢賦法
本朝諸儒之學　經疑
師律　什一之法
詩　律呂

心學東閣書竟　徐孺子
皇極　褒表朱文公
剃衰兩淮　朱文公遡合
會計錄　問用兵
卷之三十一
詩
寄題永福董寧溪庄圖
寄題董寧讀書軒　挽趙南塘
壽鄉守張秘閣　送俊明李提舉

送廣東趙舶使　送李兄赴省
卷之三十二
記
南劍州州學造祭器記
袁州中和堂記
建寧府重建建溪驛記
建澧續題名碑首　愛方亭記
廣州脩從天慶觀衆妙堂記
卷之三十三

文

將邑丙戌勸農　將邑丁亥勸農

將邑丙戌秋勸種麥

永福辛卯勸農　廣州甲辰勸農

廣州乙巳勸農　廣州丙午勸農

廣州丁未勸農　勸種麥

卷之三十四

勸織吉貝布

序

方氏族譜序

南谿二朱先生祠堂志序

與畫工黄本軒序

卷之三十五

銘

不易心泉銘并引　東瑛泉鐵井欄銘

鐵庵銘　玉界尺銘

卷之三十六

說

心田說　靜應說

卷之三十七

題跋

跋方詩境叙長官遷官事始

述莆方三派聚族

記後埭福平長者八祖遺事

方氏仕譜誌　贈醫者范安常

跋建陽趙宰羅源常寧二譜

跋曾忠肅所書頤巖祠額募本後

跋杜正甫蔡西山帖

跋朱文公二帖　跋曾忠節墓硯識語

跋湖陽方氏族譜　跋李國録墓銘

跋呂仙黄衣玉帶像

題雕軒薦貴州李推官書後

題不易心泉銘後

卷之三十八

祝文

將樂謁先聖　赤松凌虛真君

靈祐公　倉龍廟
土地　靈祐公誕辰
謁龍山墓　縣學安奉八先生祠
告都官祖享亭成
聚族告都官福平二祖
仁山告后土
種德新庵拜福平長者祠
請建辭靈隱長官金紫墳
辭方賡諸部及諸墳

辭曾祖柄巖官義墳
辭祖南瀚和訓墳　謁縣山祠
祈參　考亭謁朱文公祠
廣州奉安二丞相祠釋菜　先聖
文獻張公　清獻崔公
春祭四先生祠　三師
張文獻　崔清獻　南海王生辰
諸廟祈晴　諸廟謝晴
建清海軍門祭纛　補遷祈東西廟

嫁黃
癸巳考贈通直　甲午考贈朝奉
丙申考贈朝請郎告廟
丙申妣贈宜人告廟
戊戌告墓　庚子考贈朝散大夫
壬寅考贈奉直大夫妣贈恭人
亡室贈恭人　演受將仕郎告廟
演受將仕郎告亡室
西山玉隆宮祈雨　袁州行司祈雨

謝雨送許真君　送十六羅漢
謝雨送聖水　城下龍王廟
諸廟　仰山
戊子詔合族祈福四首
魁星堂　龍喃廟
順濟廟　稽往堂
卷之三十九
青詞
將樂上元祈福　為母太安人保安

伯四一致政保安　新居設醮
永福保安還醮　永福上元祈福
從吉還醮　堂姊爲父小祥
六十弟爲父黃籙　兄知縣保安
選姪爲父黃籙　六十弟爲生母保安
寓京迁居還醮　聽事成設醮
龍崦加封謝恩　本境攘火德醮
女爲母保安　演爲母保安
女爲母宜人設黃籙拜章

卷之四十

祭文

祭江西呂運管 以下代筆作
祭吳夫人 真帥右史母
祭裴司直 代滕漕　路祭端明李尚書
祭隆興黃錄參 江右代同幕
祭張帳幹
祭母安人方氏 代林表姪
代祭四一叔致政　代祭四一叔遣奠

代祭薛僉判方安人
代薛氏女祭母方安人 自號超然居士
代祭祖妣超然居士方氏
代祭考薛僉判妣方安人
代祭方百六秘校弟
祭端倅十五叔公 乙未在所
祭京教黃德玉　祭亡室林宜人
演祭妻顏氏　祭妻兄林參議
祭李文清丞相　祭廣倅曹朝散
祭妻嫂陳恭人　祭子長弟

卷之四十一

墓誌銘

判院方公孺人鄭氏壙誌
孺人顏氏壙誌
考致政制參宣義方公墓誌
妣太安人林氏墓誌
隱君子方公壙誌
處士林君景說墓誌銘

伯父四一從事壙誌
朝請大夫福建參議林公墓誌銘
孺人趙氏墓誌銘　孺人霍氏墓誌銘

卷之四十二

奏劄

代上殿劄子一　二

卷之四十三

表牋代江西漕

漕使謝到任表　賀皇帝表立皇子竑國公

賀皇后牋　賀皇子節使國公劄
慰皇帝表景憲太子薨
慰皇后牋　景憲功德疏

卷之四十四

啓

賀任簽書兼參政已下代滕漕
賀方察院自編脩右司除
通湖廣何總郎
通江西帥衛大參已下代[illegible]

與吉州監務
謝胡尚書贛州兵鈐司保奏捕寇推賞
投滕漕卿代船場官承關陞
投滕漕代林丞求陞陟
謝滕漕卿舉改官代趙帳幹
上權府滕漕卿代倉官移監酒乞遷職
通建倉趙監丞　通西宗趙司直
通汀守趙寺簿　通何運管
通趙帳幹　通從官鄭同年

通録參李同年　通司理
通李教授　通薛丞攝司理
與隣邑尉　在城監稅
梅溪巡檢　四學長
四學職　四士友

卷之四十五

劄

慰宋卿　通史丞指以下代滕漕
被召謝丞相　賀任簽書兼參政

賀方察院
賀江西憲蕭著郎代方洪僉
謝贛州提刑都鈐胡尚書代廬陵尉
循州湯領閣代循推兄
循州陳守 循州[illegible]
交代葉推 方察院
方正字

鐵庵文集目錄終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一

廣西按察司按察使族孫良永校正
廣東布政司右布政族孫良節編刊

諫院奏議

端平三年七月分第一劄 以不御殿繳進

臣至愚極陋起自遠方三十年間八書吏考雖田廬之日最久而畎畝之忠不忘大化更新誤叨收擢退然衆後惟有靖共屬者內出手書俾司言責方小任重曉夕驚憂陛下何取於臣而拔之冗散耶抑以其草野少戇或能盡言無隱耶然未信而諫交淺言深雖蘇軾猶以為疑若夫柔行巽入以涵養為大體陰諷密諭以歲月為深功此平世事也臣自立朝以來每見群臣論議始則言成敗中則言安危至于去歲夏五之後景象頓異則以存亡言矣今也亡之一字慣熟於上下之口然徒知天下有存亡之形不知古今有不可亡之理理者何綱常是也綱常者天地所以付宗予祖宗所以遺後人臣民所以戴君上夷狄所以畏服中國者也微失之則敗重失之則危終失之而不悔則亡竊跡當世之故極北小夷越數萬里干我王略

我境土此天地之大變也以臣觀之蜀口之敗雖
韃也而終蕩於潰兵之擾襄州之失非韃也而實
壞於叛兵之變州縣之兵則𢦤其守將京畿之兵
則疾其長上以至遐方赤子皆啲啲然有作慝之
念其為綱淪常斁不既多乎陛下豈願其至此哉
出御經幄懼形于色朝問群臣憂見于言六字之
詔未嘗不欲飭已十二條之誡未嘗不欲敕吏臧
辟面停稅畝未嘗不欲寬民儌廩給戒掊尅未嘗
不欲恤軍且心者綱常之所自出也陛下之用心

若此而危形急證洄尋不已臣廢食忘寢思所以
銷憂運過亂原而不得其說陛下隱之於心其猶
有不安者乎恭惟本朝立國度越古昔太祖皇帝
之授受不以私其子而感趙普金匱與弟之一舉
高宗皇帝之選立不以私其近屬而寤婁寅亮立
昌陵後之一言一祖一宗為我宋肇興再造之主
皆自其不私天下一念者基之臣在田野側聞寧
宗皇帝嘉定選擇之時追記先朝眷念魏邸之意
故陛下之立必自魏來寧考此心其與後世猜防

多忌者異矣用能綿三百載無疆之休以啓佑我
陛下者亦此一念也是以陛下踐祚之初朝饗原
廟而都人大悅則人與之也始見圜丘而月星明
概則天與之也疇敢貪天之功以自為已力哉彼
故王之退守藩服變出不測霅川之事深可痛也
臣嘗記真德秀之奏曰前有避匿之跡後與討捕
之謀又記洪咨夔之疏曰霅川之變非濟邸之本
心濟邸之死非陛下之本心魏了翁直前之疏餘
清叟大灾之疏皆可謂得其情矣胡夢昱一疏尤

為惻怛貫穿百代之興亡指陳天人之感應讀之
令人流涕當是時也天地祖宗猶有以察陛下之
有所制黃壤沉魂猶有以亮陛下之不得已亦既
十載天鑒老妖端平改紀威福自出此非昭寬雪
枉之時乎臣恭覩元年六月御筆有曰脅枉陷逆
又曰復爵賜塋而立嗣一事則曰關繫國家難以
輕議又恭覩二年七月御筆有曰衛王功茂深欲
保持其家又曰札付宅之兄弟自今臣僚毋得擿
摭一則牢關固拒如待深仇何其重於繼同氣之

後一則丁寧覆護如拊勞子何其厚於保姦孽之家今二筆而觀有人心者宜何如哉故王之跡非若泰邸而泰邸子孫至今蕃盛此大宗皇帝保全之力令也西漢荒阡麥飯無主孀婓孫寄抑陸錫流獨不以太宗之待泰邸者待之乎賊逆之罪浮於姦檜而檜死之日諸子勒令致仕此高宗皇帝果決之斷令也宅之頑童班索錫第起玷名郡啟抗公評獨不以高宗之處檜者處之乎陛下屬於之始如逆二凶人竄二賊吏召諸賢求直言以至

禁戢芭苴止遏干請每一札出萬目聳觀四方傳誦交讚聖朝獨此二事讀者無不憮然失色聞者無不黯然吞聲德於其非所當德怒於其非所當怒一念之私綱常倒植大原既失他美莫贖驕卒安得不狂悖凶賊安得不跳踉叛將安得不飛颺豈皆無秉彝之心蓋有以召之矣陛下必以逆為功則臣請有以辯之昔漢大臣議立文帝之時特曰齊王母家戾惡代王母家長者以善人則大臣安吏所載本說如此大臣之意不過謀身豈料得

一文帝遂為三代以後不可及之主哉陛下天賦粹美不下文帝逆之自謀亦猶漢臣既見聖質高邁乃復時進妖嚴欲以昏其明而盜其權所賴韜藏靜定不隨機穽遂有今日之盛若逆者豈容生免繫獄之辱而死反冒極美之謚乎陛下必以故王為疑則臣又有以釋之昔漢淮南之驕僭非復有愛兄之道文帝哭甚哀以盎辭而止及聞斗粟尺布之謠則還地封子不遺餘恩豈終膠於盎之說哉陛下天性友愛與文帝同故王之嘗與淮南

異小臣剽聞謂故王嘗從陛下會朝侍班同榻共食情愛備至使無逆先入之言寧不悄念疇昔之好若故王者豈其生有友睦之義而死不蒙經紀之恩乎臣受助孤忠惟始終以漢文帝望陛下也矧自更化之後凡逆臣竊士見扼於權姦者無枉不白獨天倫大究不能白明一婦茹屈枯旱三年匹夫非辜飛霜六月而況先帝之子陛下之兄乎臣聞德秀垂殁語其家以不能申前言為大恨又見吞夔僅對臣書曰上意未回則天意亦未易回

令二臣已矣獨夢星所謂冤不散則禍不消自今觀之其言皆驗星寘海濵弟兄暴骨今雖官其一子未足償一門之痛是不惟故王之冤未散而星之論亦未明也然則解釋陛下之疑啓寤陛下之聽此非儒學大臣之責乎此非耆老大臣之責乎此非二三執政之責乎此非經筵從容啓沃之責乎此非侍從論思獻納之責乎此非諫臣繩愆糾繆之責乎群臣廷議一語及此搖手吐舌指爲深諱是殆以齊人敬王也然而臣知陛下有可回之

機者何也小臣奏疏間及此事陛下雖微詰之亦不罪之草茅對策間發此語陛下雖稍抑之亦不棄之是機也爲有以開導而疏瀹之則油然之一念固在也臣愚欲望陛下豁然開悟出於眞誠特下明詔敎釋本心正權臣之罪洗故王之冤則端乎德刑之大者明矣是必發暴姦伏燃絶貪功抑擊種而奪守符收宸札而裁寵數貫充之謚別議里克之惡始彰是必改營高婦亟誅紹承章伉儫之猶存庶精爽之有託若敎之鬼不餒新城之巫

永消則天心之悔禍有期人心之厭亂有日特在陛下一念間耳或曰四郊多壘未暇議也不知腹心不治何以望膚革之安或曰皇嗣未備未遑議也不知麟趾不歌何以致螽斯之盛事固有甚難者百物翔踊而楮日輕則曰吾力不能救强胡存食而兵日困則曰吾力不能抗此不過一號令轉移之易而陛下猶難之且事與天合與祖宗合與先帝合與天下之心合而何他慮之有若易者猶難臣恐難者愈難矣宋文帝何如主猶能還二王

之子正徐傅之戮而況九京之下所望於英明之主哉通天地間一氣耳今也盭氣流行在天則爲妖星在地則爲洚水在朝廷則爲二相不戊在邊方則爲諸閫不協去歲叛兵之逆自南而北殆遍天下去夏嚴旅之鬨市廛晝閉相恐以走此無非盭氣之流注激射也臣嘗讀淸史史實疏曰若有所譽而言問其故頗異晉鄭人驚伯有之厲子産以爲鬼無歸之故或者頗是臣又近聞宅宇以其父三十年聚怨之第堂一旦捨之爲僧廬撲其亡

尤異昔王安石捐居第于鍾山而記者以為覩雱囚之故殆亦類是事雖涉怪理有或然逵之家不足恤而關於宗社者甚重若一念之欵横於胷中而不化則一氣之鬱鬱於兩間而不消誠能宣明洞達此欵不留將見精誠感召此鬱自弭不然運化推移無往不復利忍諱獲其裂難收瑤華之位終復蔡京之後終錮而光景迫促已無救於黏斡長驅之禍矣吁可畏哉臣素拙且賤始進瞽言遠觸雷霆罪在不赦然漢武帝有言高廟神靈使汝教我或者祖宗列聖之神寧考在天之靈將以啓聖心而開治運歟先儒嘗謂夷狄為患由中國先無三綱故臣以綱常為弭亂之本又謂一念覺處便是天理故臣以一念為綱常之本然則宗社存亡之决夷狄嚮背之機天命人心去留之會在陛下今日之一念覺則高廟神靈之賜否則小臣積誠不至請伏妄言之誅惟陛下財幸

第二劄

臣夙懷忠憤驟被親除其免稽前語所謂更化三

年病源故在若已冒死盡言於前矣顧猶有關宗廟社稷之至重至大者方今中外多事之秋未有繫屬人心之本預選親賢於春秋鼎盛之時則有嘉祐紹興故事在遂歸舊邸於皇嗣既生之後則有祥符故事在今陛下既留聖思矣宗廟社稷之福也然而故王之冤不雪則他日能保其如所屬意者乎權姦之罪不正則他日能保其無有貪功者乎臣於故王何所有於彼何所怨所以復冒死深言者為陛下子孫為退計耳孟軻謂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必歸之天況人臣乎陛下果能昭究冤罪開明天下之大公選擇親賢悶惟天下之大慮即此一念上格天心則無禍能亨不占有乎子孫衆多受福千億可泰然無他日之虞矣臣願陛下見之决而無繫累之私行之亟而無猶豫之疑則天人今日之望也病源既除蔽障盡撤一念善而萬境澄三綱正而萬目舉臣始得以推廣聖心而條其梗槩昔韓金欲亡久矣曾謂珍種之日適會親政之初陛下春秋清明上遹文祖人孰不

謂此心之感歎亳之復汴之入方以歸鍾爲甚衆
之失蜀之危反以戚國爲愛長淮大江憂抑甚焉
昔之喜何從而來今之憂何緣而起陛下之心猶
有非人所能遽曉者而謂天心之不可曉乎恭惟
本朝列聖緝續艱勤以至于今日炎與半守而猶
幸也不可以當吾世而有金甌破缺之形誠能以
三百年宗社常置於聖心念國步之多艱于帝命
之不易必將兢業萬幾之不暇而何有於耽樂必
將奉先帝宮室之恐惑而何有於增修必將裁抑
近属以全富貴勿謂其能循法必將檢柅官寺以
杜窺伺勿謂其粗知書必真信直言豈可名儻而
實遠之必真絶小人豈可誤少寬而漸來之必躬
行與心聲相應毋徒修飾以華簡冊必內庭與外
朝無異毋徒尊嚴以美觀瞻嚬笑之間理亂繫焉
天不可欺人不可愚則陛下之心其可不正乎又
當切責大臣曰本朝碩輔相與扶持以至于今日
俛逸雖壞而未潰也不可以當此時而有舉酒視
杜之歎誠宜各以三百年宗社共置於胷中念輕
擧之難掩勉後效之可圖必將剖破藩籬不可使
人疑其異必將洒掃庭宇不可使人嫌其雜必將
共開大計毋自困於叢脞必將共保大權毋或聽
其旁落人材朝廷之人材也豈必親相牢寵公議
天下之公議也豈必過爲調護力不足以運掉遠
闊何取乎鎮撫威不足以號令種闊何取乎處置
訏謨之頃安危繫焉君不可欺衆不可蓋則大臣
之心其可不公乎抑臣猶有甚憂者陛下之身三
百年宗社所託之身也邇者聖體違豫幸即寧
株之所關新幸者競多給壓頻大臣不敢諫從作
旨也舊璫蠱媚寖進奇巧大臣不能制遏招說而
無非傷和伐性之具甚非涖獨闢邪之規陛下以
社稷爲念則必養心於寡欲大臣以陛下爲念則
必格心於未非何至如道路之傳哉戶外之事急
矣所賴以回天心收人心者一堂聚會之間耳臣
願陛下正心以修德大臣同心以修政二三執政
盡心以修輔轉亡爲存國其庶幾否則淪胥以敗
是誰之責顧臣何人敢犯陛下敢觸大臣然言及

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此祖宗
待臺諫家法也臣誠愛君臣誠愛國螻蟻之軀不
敢自愛惟陛下無以人棄言則宗社幸甚生靈幸
甚

貼黃

臣竊謂今上下相顧無策惟有祈天一說今歲
水災所被甚廣入春而南安峒丁因以挺亂入
夏而韶恩民廬靡不蕩析入秋則淮之舒江之
信漂流尤慘近探傳聞又不止是二浙州郡無

有先者都城暴雨細民相傳其色微赤此為何
祥國家多故獨幸[illegible]豐歉證如斯歲事可謂幸矣
和京城大水李綱上疏指為夷狄之象由今言
之豈不足畏然夷狄特陰之一耳內之群陰必
有所伏或寃氣之未收或女寺之浸盛或憸壬
之希進或壅蔽之猶有不此之察雖宮中露禱
不害為盡誠緇黃祈禬不失為寓敬恐天意未
可以虛文回也臣願陛下察陰沴之所由奮宸
衷而獨悟昭揭大綱不以改過徙義為疑如臣

前疏所云審定大本且以側身修行為謹如臣
後疏所云則弭災銷變之方祈天永命之實在
陛下一念耳臣不勝拳拳

八月分第一劄

臣頃者冒進愚戇輕犯雷霆敢謂聖度如天猶獲
聽感咫尺竊乎見父且喜且悲所謂大綱大本之
說臣申言之則近於激不言則流於欺不激不欺
以觀陛下之心爲請以今日經帷誦說之書而推
明帝王正心之大法以告其說若稍緩矣然雖緩

而審切也心一大關紐也書曰無怠無荒此持危
犾法也惟難惟危此畏小民法也甘嗜峻雕未或
不亡此警省一身法也天下皆樂而一人獨憂天
下皆泰而一人獨危以一人之憂危所以保天下
之泰且樂也若昔明良幾持此法重關累鍵植立
甚嚴自管仲始破其扃鑰謂聲色酒肉不足害霸
貫誼微寬其繩束謂為治而之鐘鼓之樂不如勿
為誼之言猶婉而仲之說直謂把握於行者有定
力則安意肆志於內者為無損是以威公負其總

力而溺内嬖惑才以啓國中之爭文帝安於所
性而罷露臺止驂乘以成富庶之效至唐太宗以
雄心霸氣拔撫一世外而鞭笞夷狄無不如意内
而肆情長慾肆其所為哆然恚其臣曰是欲使國
家不役一人不收一租宮人無髮乃稱其意善乎
魏徵之諫曰憂人之言不絶於口樂身之事實切
於心深中帝病帝亦斂容謝焉合三君而觀文帝
恭儉量已甚明二君外操内縱自謂奇策卒不免
貽後嗣悪況於外無把握之力而内為安意肆志

之事可乎帝主治法止一室轍持心身者乃所以
持天下也今天下未易持也如支老屋補壁而離
仆如駕漏舟揖首而尾濡梢工柔楫合力扶救猶
惕然有覆溺之虞而為主人者出有懼色入無戒
心反使工慵楫惰得以有辭於其主臣固不敢以
魏證之語窺陛下而其迹則有不能掩人之疑者
何也三邊功賞有頻年未下者而後宮新封數十
之宣雖不一夕取辦未遑也五閫將佐猶有待激
勸者而肺腑近親嬖御之命雖不同日並拜未害

也衷蜀流移赫耗不飫而進勸豈群貂之所宜爭
媚哉江北居民千里清野而木妖豈内庭之所宜
時有哉陛下憂勤之志未爭四方而佚樂之聲頗
低道路而或者猶曰事有不可為未免與退飲醇
酒之歎此前世中主事也聖明豈有是哉然而消
歇釋謗抑豈無說布衣帛冠豈足與衛而文公之
志自此立薪寢膽食豈足種越而句踐之志自此
堅陛下儻以衆失為恥則其志必在復襄以蜀敗
為僇則其志必在保蜀以荆襟淮危為憂則其志

必在牢固疆埸以民志兵志為慮則其志必在設
眷根本用志不分樂事自息書不云惟疾敵愆績
則不及事矣無皇耽樂雖欲為而無其暇矣是故
惡旨酒必真如崔陰經宿之悔斥寵嬖必真如魔
肩女口之遺減省嬪御止如雍熙三百之數檢制
奄寺當如景德過分之戒節縮浮費則韓琦宮掖
之議可行也停罷力役則歐陽脩土木之疏可復
也非惟消釋天下之疑亦足以助成陛下大有為
之志孝子者善繼人之志也以先皇帝錫杯之奉

游衍之御此不過禁庭閒事耳而幽關深谷戶到
于今稱之當慶恭禧定以來天下非少事也所以
銷一時之變結數十年之人心者敦仁勤儉之一
念耳帝王大法祖宗家法森乎三尺之不可越也
憂者樂之對危者安之反嗜樂而喜安人之情也
臣乃欲奪其所樂而遺之以憂禁其所安而投之
以危豈情也哉義有凜乎朽索之危而後有平成
之安有若涉淵冰之憂而後有垂拱之樂豈惟天
下安樂之而一身之至安真樂亦大焉不然則欲

安而危迫之則反失其安欲樂而憂乘之則反不
得其樂明者可以計利害於此矣今也當把握之
機而有縱放之形當憂危之會而為逸豫之事所
以使陛下負此疑謗於天下必有分任其責者理
亂安危自君心出格其非者大臣也救其源者諫
臣也若夫阿意曲從務為容悅今日曰誠如聖諭
明日曰非臣等所及固恩戀寵此大臣之恥也嬰
鱗自疑更進他說前疏剛格不下後疏則又說了
學淺膚怯臣實有罪焉先民有言宰相尊行其道

諫官卑行其言必引君於當道必納君於無過使
天下不得以竊議吾君則道與言俱行也否則言
之不行非行道者之責乎故臣於陛下與二三大
臣皆有望焉取進止

貼黃

臣恭聞慶曆初邊事起內出詔書減皇后及宗
室郊祀所賜之半於是皇后妃嬪各上俸錢有
司奏公卿近臣以次減省此今日之當法也又
近聞熙寧初河北大水宰相辭免郊賚司馬光

王安石同為學士光謂救用省費當始貴近宜
聽其辭賚安石謂未足富國徒傷大體反持之
不下安石議論乖僻蠹國害民之禍胚胎於此
一語此今日之當戒也矧今邊費浩穰水災徧
滿明禋大賚為數不貲內而宮掖外而公卿以
下得無有可裁抑者乎欲望睿慈盼慶曆之詔
鑒熙寧之謠亟飭有司痛加節縮以見中外臣
子共體國家憂邊恤災之意亦節用之一助也

二

臣竊見立秋以來慾雲攢結陽精蔽蒙積滲曾陰如是兩月父母譴怒變容動色久而不解為人子者起敬起孝計將安出避殿虛文也猶不即舉求言故典也亦未有聞二三大臣更迭出關而入堂治事如故矣耳目所及僅止此不知暗室謹獨之地一堂吁咈之間其恐懼告戒為何如耒稼生耳農畝驚憂疏萊如洗都民愁嘆稍有識者孰不寒心乃有一種邪論謂胡騎長驅阻於泥濘一刹也太白經天殺於晦霾二刹

也變異如此猶謂天幸此與瑞雪之說何異然則陰沴之象未割由陰邪之論不破也聖意何由而可悟天怒何由而可回乎昔慶曆三年河北嘗降赤雪諫官孫甫推洪範五行陳前代變驗謂其端起於寵女色修私費且赤雪非雨此也河北非京城比也甫猶切切言之況於今日之病不止溺寵浮費乎臣身忝此官目睹此變其憂有甚於甫者天之福我禍我在此一機耳所以弭非常之變回不測之怒叶陛下與二三

大臣深憂之亟圖之

第二劄

臣忝居遺補之官分行御史之事故於去伎擊姦之際必寓植賢扶善之心竊謂科目不足以盡天下之材而人材必自科目出者祖宗法度然也其最高者例蒙尊顯或三年而必為館職或一任而必為學官其待之者亦自受珎有不以溫飽為志有不肯抗聲自陳上下交相成蓋為扶植國命計也豈徒以一日蓋天下而擢終身之富貴哉中

興人物稍不逮前異才間出僅續氣脉摧蓍柄國推殘殆盡斧斤之餘苗芽猶有臣已丑冬調官都門是時蔣重珎以廷唱第一人召其登對兩疏首戒逸欲次許苞苴剴切至到士論翕然王會龍亦第一人也同時召對鹵莽塞責軟熟腐爛觀者撫眉又是時陳塤以禮闈第一人為國子錄其輪對一疏譏切時相不顧姻黨該括激烈人皆偉之陳松龍正是年第一人也館于相姻鳴騶張燭動稱府第行道醜笑以物論之相形見人品之迥絕

自寶慶乙酉寅遊諸賢之後望而畏者萬口皆嗜
獨重珎與墳二人憂然並鳴横身攙焰每出愈切
尊無貧於科目者若會龍之鄙松龍之黠科目何
預焉臣謹按工部郎官王會龍家世之後舉偶冠多
士入閩帥則不盡一壽壺滿貴裝偽需諸邑白帥
罵制所得不貲登朝路則諂事權孽投題鈴闗韻
羚互興同列爭功不悛我行得郡嚴陵尤無治狀
前之權郎既不可今何所取而輒備正郎之選乎
新准西制置司幹辦公事陳松龍自負纖慧恣行

臣姦之進身則憑藉虎焰預定易題叨寘首選廷
試紬藁見拒主司爲教官則附和貪帥干政濟惡
坐擁多貲校文天府販鬻省爭累玷彈繳具有實
狀前之帥幙既不堪令幾何時而復玷制幙之辟
乎以其始觀之四人之榮進皆素定也令珍重以
從橐召人日望其至墳以郡最聞人望其召而會
龍爲公論所輕松龍爲公論所棄蓋其自棄於穢
濁者深矣欲望聖慈將會龍姑畀祠廪或與待次
州郡徐用未晚松龍特罷新任雖久於遷調亦不

足惜庶幾可爲自壞科目者之戒

貼黄

臣所謂自壞科目者又見一人焉軍器少監兼
權左司郎官趙汝騰頗有幹略殊欠檢修其爲
帥幙也招權狎妓自閩來者皆能言之其宰宜
興也不飾簠簋郡之名勝者能言之其爲宰掾
也喜怒任臆手奪行私低價收賦家之寶玩厚
貲裝列屋之艷姝都門尚直近稍禁止或議都
司不能盡絕則前之居言路者屢欲彈之久攄

者闒人不謂宜近符王伯大爲右司郎除目一
出衆口稱恠汝騰與伯大俱廷唱第五人也賍
伯大之清修有守寧不少愧臣又於舍選中見
其自壞者二人焉武學博士林伯順品數平凡
彙試校定以己用之零分經營再用學官鄙之
近來改秩大數月之考第牽合非律銓曹却之
太學錄鄭斗祥資稟儇薄未爲京教則鑽刺相
客呼侍郯事反以見厭既錄宬均猶多印空貼
安擲泮職竟以啓訟二人者一以萊括擢一六

磬律名資歷未深遽登儒館可謂遠士之幸而狗苟蠅營殊少器識睠其同列之綾亮敢言靖重無競者寧不少愧甚非朝廷所以貴重科目之意欲望聖慈特汝擬伯順斗祥並與補外以老其才以廣其識亦使世之居高第出含選者警焉

九月分繳進

臣竊見入秋兩月淫潦連綿臣民罔不驚憂陛下之心尤甚乃八月戊申既分遣大臣奏告于神祇

祖考而聖躬又露禱于禁庭精禋感通陰霾頓解農歌里語歡動都城宗祀有期尤愜衆望乃知聖心與天最近一念之感如鼓應桴今距行禮不四五日徵陰小雨連夕蒸濕竊度聖敬有加無已豈天道之近有時或遠乎臣恭聞淳熙六年孝宗皇帝將有事于合宮初慮拜貺之煩多又慮儀衛之露問既而聖意默與天通景靈朝獻天安雍容成禮而返將及太室豁然晴霽明堂行禮月星輝爛禮官周必大進疏有曰謂天難諶乃爾易見[illegible]

蓋高乃爾易回此先朝應天之明驗也陛下踐祚以來一見圜丘三奉世室前期間有陰曀臨祀無不開明此又陛下應天之驗也臣願陛下益克禁庭露禱之誠常如在帝左右之際聚精神而不散極思慮之所周檢之身按之心凡可以答景貺延洪休者無不用其至雖遠實近雖晦必明易曰天且不違而況於人則四方之人心可悅矣書曰至誠感神矧茲有苗則遠方之夷狄可懷矣惟陛下留神

九月分第一劄 改啓不果上

臣以遣補官叨駿奔列方陪拜原廟小雨微潤則隱然以憂及導引爵輅晴雲劃開則油然以喜至于宗祀之夕裸鬯將舉暴雨大至收雷忽鳴千官百辟相顧眙愕仰瞻天顏益加寅畏迂道東升雖勞不憚蹕立小次竣事益恭還內鼓吹然寂稱賀中使傳宣並與寢免於是執事之臣咸歎聖敬之有加竊疑天道之尚遠也臣終夕驚憂思所以爲陛下告則綱常之說正心之說周思慮之說嘗累

疏懇懇言之陛下已衡聖慮矣而天之怒未回作
也蓋自立春以來先雷而雪星文失紀迭奉諱忌
立秋之始大雹暴風積渗適月襲旬最甚天之積
怒非一日矣明禋大饗此爲何夕於是刻赫然震
怒焉近者雨色微異猶可掩抑至於雹擊雷鳴有
目皆見有耳皆聞不謂之帝怒可乎時致經曰雷
不順時天[illegible]象小人逸撥君子受制陽不閉藏
與陰相薄此[illegible]致非時言也況事神饗帝之時
乎今陛下[illegible]求言之詔矣罪在朕躬聖心

既知自責[illegible]在[illegible]宰輔亦不容默焉一二宰輔
亦知所以[illegible]天者乎大臣者所以代天工而
共天職[illegible]天之功動皆違天之政不量力
以興師[illegible]者不力於履畝以稔怨謗者
咏而採[illegible]輕易之失也非褻天乎[illegible]近
屬或言其有援[illegible]之力故不能有所指陳家民黜
瑞或言其有借譽之力故不敢有所檢束此容悅
之失也非慢天乎廣有宿兵未歸巢穴而誇張於
倏回之騎邊有[illegible]備[illegible]離落而動色於難保之

[illegible]此家敝之失也非欺天乎倫紀之當厚天理之
扣[illegible]而不敢言姦孽之當錮天罰也屢起而不誅
[illegible]此墟固之失也非咈天乎正人者天所佑以生
也聽其散而莫爲主直言者天所假以鳴也摧其
銳而使習爲[illegible]此媢嫉之失也非棄天乎向也至
誠體公[illegible]居[illegible]賢嘗以德度稱向也撰事圖某動
中機的嘗以謨略[illegible]從苑建之初已有不和之
謗今適年矣謗猶未解強欲關闢而同室之鬪未
乎[illegible]滿過風而舟中之爭不已國事至此已有餘

[illegible]左支右吾安用矛盾門志齊剌何以燮調秉德
二三何以克享是宜[illegible]之初致此不測之怒此
[illegible]所以[illegible]切[illegible]天者[illegible]也恭聞乾道三年郊禋
[illegible]雨[illegible]戒[illegible]宰輔又切責百執閏八日虎
頻祀相又四日詔求直言當乾道閒無關邊之難
無失伍之旅無折閱難行之楮無險[illegible]起膺之民
一睹變異恐懼如[illegible]今之君臣當食不下咽矣臣
愚欲望陛下斷自宸衷一遵故典明諭二相何以
[illegible]天怒何以答天[illegible]其返圖之然後戒敕一二[illegible]

政當以向之任言路責人者而自責又戒勵百官
當以乎時居下位議人者而自議臣言官也知而
不言言而不盡當坐以不正其刑罰之罪惟陛下
財幸

貼黃

臣洸以才焦乃大臣責矣又稽之時政經曰午
日雷發非時山王者奢淫樂游之過故天怒之
此一機也譴怒之至亦仁愛之至切也方齋
明盛服以覲父母非獨愠形于色且厲聲呵責

焉雖耳提面命不過如此臣昨嘗覩奉玉音有
恐懼修省之語今又於手札見之然臣竊疑陛
下知恐懼而未知所以修省也蓋畏天之實不
在中庭露禱而在於暗室屋漏之頃應天之實
不在緇黃祈禱而在於發政施令之際蓋恐懼
者其心而修省者其事也陛下誠能端居靖念
某事當戒某事當舉修飭者悟揆之於心當戒
者不憚改當舉者不憚行則父母之變容動色
者將悅豫之之則縕積之怒將泄而無以爲

解則將棄絕之矣我將之詩曰敬天之威于時
保之時者無一息間斷之謂也

二

恭惟陛下既御玉輅顧侍臣李宗勉曰康
熙明堂宗祀配天之議正合孝經嚴父之說今
時日已迫後郊當舉行大哉王言上以昭祖宗
已行之典下以垂子孫於來之法甚盛舉也臣
每見變異類仍內外憂洶竊嘗妄意穹旻在天
之靈或未有慰悅者近光康熙之蹕根植官赤

僅仰定令陛下此語上可對越矣又聞變父手
澤護藏唯謹雖士庶之家亦然今先皇廟祔十
餘年史局諸書屢欲進呈以費廣而止費可裁
也

第二劄

端平親政之始一二年間臣洛夔臣遂爲御史臣
德秀臣汝談爲翰林臣真臣僑臣重珍臣清叟臣
爲講讀皆極當世之選副四方之望天下至今
爲小元祐也其召而不至者獨與之長孺寧再

今逝者已矣其存者或以罪身去或以識不合去或以内相攻去回顧在廷無一留者主張人才之地寧能不動心乎或曰群賢翕聚所成何事然奏篇具在不知能盡用其言否或曰群賢氣禀各有所偏然大體純正不知能盡用其長否今天下之所謂巨姦大憝自數人屛放之外莫不以小有材技之此天不絶惡之仁也而當世所謂負一代之望者反以小有偏弃之豈天所以生賢佑國之意耶方當陛下寤寐思賢加意收拔凡見扼於權姦

者如陳宓李燔以次七人猶且悼惜其遺忠褒表其往行今其幸見天日者顧乃委而遠之臣恐傷之傷今猶今傷昔也臣願陛下循更化之初意加樂善之誠心起流落旅寄之賢還漢明獨諸之任然後收聚賢而聚之朝其未召者以禮招之其召而未至者以義責之其至而將用也以誠與之庶幾其樂為吾用也若夫内而群工百執事豈無可取節者願陛下發戍之外之宣力四方豈無可庸用者願陛下博採之其最大者擇相一事皆有次

之時兩有寥之國人者下可厚誣斯世以無人願陛下深思之熟籌之將見如鄒之詞命分責而楚知其未可動晉之江表偉人而秦知其未可圖尚何狂雖之足慮哉不然朝廷之才日散天下之望日孤陳瓘有言近觀天時人事亦有變更雖有材德未必爭上下之與殆難濟也每味斯言俯仰感歎惟陛下留意

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一

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二

右螭奏議

直前劄子 端平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臣頃以遺補官從駿奔後忽覩明禋雷雨之異不勝言責失職之憂陛下既不忍加誅又引以自近遂得日侍㳂陛備見天顔憂勞五旬之間寒衡塵席九重疑慮于上百辟攢眉于下妖訛嘯鬼眺瞷天昏臣于攢門非不能直前一吐而在廷應詔之臣言之頗有中者臣日望之陛下庶幾聽之近者趣召新揆四葉方行儀圖舊臣陛正元宰宜中外之相慶幸相權之有歸距非今日一大機括乎然癸巳置相之初一機也而以輕率壞乙未並相之初又一機也而以異同壞今也改新充起諸賢救責百官詔旨峻厲以示滌舊圖新之意故善用此機者今日也不善用之猶前日也況今之機尤有急於前者乎自紹定之戊子至于癸巳江閫大擾而邊無強敵也中關雖有羽之從方動而旋息自端平之甲午至于

陛下責群臣曰大言傲誕者有之肆為欺罔者有之背公營私者有之豈不以國用匱兵籍虛將材乏未聞獻理財之實計畫強兵之實策薦一校之實材此非諸臣而誰責而群臣又切切然望陛下口綱常幾泯布衆之謗不解恐鬱氣之未散兵端輕動輪臺之悔不聞怨咨氣之未洗北司怙寵南陽干政怨謗騰之未消白沛洛陵師京城失伍之後每更一變上下相護歷日力違事機至于今極矣然下之所以望乎上者所當為而其事甚易上之所以責乎下者則所必為而其事則難陛下何不自為其所易而責群臣以所難哉今內外之事急矣不知禍變何為至此極也所以回天心感人心者獨非當為之事乎為陛下計莫若明出二詔布告中外其一則開陳即位之初心全復友睦之美意前愆往謬各正主名綠亡拊存曲盡恩渥對越祖考可以慰答列聖之靈則天心悔禍矣其

一則深懲興兵之昨非具述蹙地之大痛戒諭諸
閫當若同舟勞苦將士俾如挾纊號召豪傑顯罷
和議使有不與虜俱生之志則人心思奮矣必如
間關草昧而無為平世之規模必如篳路藍縷而
毋事太平之盛觀謀必公之外庭則掃除戶內者
無所投其巧矣聽必廣之疎遠則貴緣近親者無
所售其私矣此在陛下一轉手間直易易事明白
洞達布之海內而無愧感動天人之機豈不在是
然後大會群臣而語之曰財以何術而措兵以何
策而強將以何道而擇給之策乎如慶曆之開天
章閣極其議論如淳熙之對選德殿置國用一局
使曉暢財用長於心計者居焉置邊防一局使明
習兵事熟於地形者與焉凡今之所難者使之朝
夕講求焉商榷焉可也且將材以多事而見今可
謂多事矣而將材未之見何也若大帥諸屯之任
將而考覈軍實則兵精而財有餘以出戍之生券
而就募邊勇則兵倍而財亦省此策非有難行者
而施之兵刃交接刀不暇給之時則衆疑其難々

亦豈容畏其難而不之為哉今而曰必敵勢稍寬
而後可言治兵可言儲將必事會稍紓而後可議
節用可議救措然陛下何術而得其寬且紓哉必
有以感人心回天心而後庶幾得之此臣區區之
愚深望陛下為其易而使群臣當其難也群臣亦
何錄之有不過遵稽祖宗之積累寡額陛下之福
德殫竭智慮有死無二或足以康時屯而延國脉
也雖然今之所謂易者在陛下一心耳播告詔旨
豈空言哉臣嘗觀漢文帝賜尉佗書其言質實無
少回護者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以王侯吏不釋
之故不得不立帝蓋自明其即位之初心而無所
諱故佗亦感服兵患遂息又嘗觀唐陸贄草興元
詔德宗許以不必避忌有曰天譴而不悟民怨而
不知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帝蓋自言其召戎之大
誤而無所掩故悍卒感泣寇難遂平聲音之於化
人末矣果出於中心之真未有感而不化者苟非
其真雖日下一詔無益也臣願陛下翻然感悟毋
為虛利害所撼洗然更新毋為小補綴所牽所遂

原缺

閤母至決侍臣之去留裁抑近屬毋重煩諫臣之論疏是機也苟善用之則人心可悅天意可回凡兵財等事庶可徐就吾之條理矣方危機衷迫悔改已遲若遲而又遲一旦瓦解雖人主汲汲修政百官皇皇修政祈哀于宗社請命于上帝已無所及自古危亡之極豈其國之君皆失道臣皆不肖哉蓋其由來漸矣此臣所以痛哭流涕爲陛下告也當主憂臣辱之時而臣力不足以執干戈謀不足以獻帷幄朝驚夕惕思效一得而忠愛陛下者止於如此懇懇無補祈去未俞惟陛下察其愚而採其言則宗社幸甚哀其愚而聽其去則小臣幸甚

直前劄子嘉熙元年正月二十一日

臣目覩近證外潰內虛有病無醫孰扶孰救乏材之急非獨陛下憂之蓋通國所共憂也雖然豈必借異代之材而慨想不同時之人哉天之生材自足世用民望所歸則其人也蜀許靖何人猶不忍以時望棄之況於望實俱孚者乎國家欲以

陛下當饋太息猶且明詔中外博採材識雖細不遺若夫三十年刼火灰燼之精英一既爲天之所奪一復爲人所沮豈不大孤海內之望哉近者帥越之命下見者舉手相慶謂有過闕之期矣而俄復不然既而帥閩之命再下見者失色相視謂有遠外之漸矣而俄又有甚焉此非陛下意也其沮之者誰歟每視除目當歎當限是非顛倒聞者嘗惜若果有之世事可知四蜀糜爛百萬爲魚其係西南之望者如臣垕之老成俾就閒宣閫宜矣若了翁者獨不可留爲朝廷重乎倚以經制西事豈必身去廟堂哉況今巨姦大憝睥睨側視猶有駕言羊城老臣之屬以欺衆聽進者竟寢勑議宣諭而止其說曰是小有才也是天不絕嘉之仁也而當世之所謂善人吉士負一代之望者反以小有偏棄之豈天所以生賢佑國之意耶抑臣又有憂焉望非一日之能積也修於下而扶於上小者養其氣大者全其節風流漢續國終賴之端乎用賢漸失初意晉遼今亡令人短氣獨一言路雖且

不屈有蘇南叟相繼之風存此一脉亦天所以佑
吾國也向者臣清叟以直去中使宣留至煩再遣
同列留之給舍留之侍從經筵之臣留之猶稍有
本朝盛時上書俱豉交疏留行氣象曾幾何時臣
範以直去既席藁私室矣又出關矣又絕江矣盈
庭嗟惜視前有加然而內靳遣留之使聖意日以
異外之交留之章士氣日以靡朝野傒望有識深
訝翔今西府亦屢上台指摘輔臣見謂風力臣昔
所敬今反以眷留苛挽欲去不能其勃辯當何如

三院寧幾人其絕江者未必可四其猶居職者各
閉閣求去月紙不書臺綱盡廢南臺惟一人之諫
與絕市無臺官之謗起此何景我祖宗朝臺諫之
議論獨未有不行其言其間有兩去者無兩存者
及其既去而皆還既還而交懽不失其為佳賢故
實具在也況當國勢緩漾人心解弛之時人才之
消歇既無以表其望言路之湮塞又無以養其氣
大臣之進退未定又無以全其節強寇鬮門室內
交鬩為主人者坐視莫決納侮四夷傳笑萬古深

[illegible]之臣區區欲望陛下仰稽家法旁採人言
懷人才之望而盡其用還言路之氣而旌其直全
大臣之節而亮其心區處得宜大慨衆志則朝綱
整肅國脉安強內可以弭姦杜邪外可以折衝禦
侮矣臣前日見範去國而有憂悶抗疏不勇昨日
聞了翁事憤激譴罹不能待旦此非臣之言也在
廷之言皆然獨臣日侍清光不敢不直前一吐臣
所鈍無恥當去而留前愧臣清叟後愧臣範頃者
敷對自請叢祠至蒙玉音伴之且待今再閱月矣

惟陛下哀憐而聽許之臣不勝跼蹐俟命之至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之二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三

西掖奏議

繳奏董琳差知滁州錄黃

臣切惟疆埸多事武夫典城權也使其勇足以保境智足以衛民雖奴如季布僕如衛青用之無害也若董琳則厮隸中之號爲無能者依人濟事驟致富貴但能掠奪貨財以媚舊閫奴顏也遂造語言以間兩帥奴昏也去歲求制繳入閫欲以沐猴之狀參閫并而淩轢之猶曰小人無知耳其實害

及民則多招無賴劫奪民舟而三山之人思食其肉所過海郡公肆剽掠而四明之城幾至晝閉豈其較扶替威蹈藉貧下真奴才也昔制臣嘗數其罪矣又臺臣嘗暴其惡矣今滁之爲郡最關風寒使得素有氣節稍識義理者守之猶庶幾效死勿去之意如琳之聞兩帥則不知有主援乎民則不如有鄉而望之以死封疆衛社稷萬無是也以歐陽脩所臨之郡不幸而使腥臊鋒鏑者洲名其下又不幸而使庸奴如琳者繼之豈不重可歎哉欲望聖慈特將琳寢罷新命姑仍本職別選材智以保滁城不勝邊方之幸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繳奏戶部侍郎權兵部尚書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趙與懽奏大災乞削奪寘祠奉聖旨依累降指揮不得再有陳請錄黃

臣聞有大變故必有大懲創有大懲創必有大更張本朝以火德王建炎中移蹕錢塘當其盛時七十餘年行都熙洽土氣尚厚火性亦順其久也功

化薄而明與昌寖不及嘗聚蕃而華與僞交相感先皇登位八年而有嘉泰辛酉之災益一燋土矣既而不復災陛下亦八年而有紹定辛卯之災又一燋土矣豈容更復災改元嘉熙議者欲以扶炎運之隆而失性轉甚乃夏五月延燎之家四萬七千有奇而邸第官舍營寨寺觀不與焉暴露之民爲口二十九萬三千有奇而斃於煨燼者不與焉辛卯距辛酉猶三十年民漸忘其塗炭之苦矣今夏距辛卯纔六年耳創尚新痛未定胡以又堪

此禍市三日哭不足紓衰力薄氣焦地幾不勝載
矣此識者所素憂而言之今危岌岌焉九閽閶之
區富饒之室京邑所寄恃以爲緩急根本者一炬
不留豈不貽識者之憂乎豈不烈於辛卯之禍乎
此正陛下深自悔艾慨責之日也避殿之札求言
之與賑恤之政無不舉行辛卯故實獨未聞有大
舉措有大施爲足以慰答人心過於辛卯者[illegible]
相之與輔弼猶知自爲疑等嚴步之與帥潛猶當
一切易置今月且半矣晏然無以異於常時但聞
大臣累疏避位帥臣累章待罪今日曰不允明日
曰不得再有陳請而已不惟不加罪而彈壓與左
衛之臣亦得同寀士樞掾並賜金馬其說不過曰
禍雖烈於前而太室無恙也然則彼四萬七千餘
家何辜焉孟軻曰民爲貴社稷次之非民則廟社
何所依而存此聖賢分明條貫也少知此義者亦
可以愧矣辛卯帥臣林介踈曰謝太室也辛酉帥
臣趙善堅罷時太室亦無恙蓋謝百姓也三紀之
間火災者三其二易帥此先朝與今日的切證例
也今何獨不然況其禍比辛卯尤烈少知此證者
亦可以揚矣故臣於與權待罪之章見其懇切至
到未嘗不歎帥臣之能知恥而惜朝廷之不知權
也與權頗亦潔[illegible]財輕施人所共知不幸而遇
非常之變抗疏自劾至于再三今轉徙之民孜於
怨怒騷擾之衆易以動搖必須精神奮發規處周
密有以鎮壓其心作新其耳目而強護之欲去未
能之身難矣下愚望聖慈遽賜臣愿勉從所請俾
還舊班亦少見重民所以重廟社之意毋使或者
謂懲創更張不惟不能過於前而反有不及者乎
當使凡爲臣子者皆宜引咎知恥況其責有大於
帥臣者乎以隆尊寀猶深相厚損方汲汲焉脩
實德行實政之不暇匪徒曰悞一憂心足以懼災
也出一善言足以退舍也若燮調之地尤責望所
叢更迭出闕旋入洽事一表一答至三即休夫既
寂然略無施行毋怪觀者指爲禮數何以回天譴
何以塞民怨恐非止禍之道臣日待威顏目覩災
變救時無策愧見都人亦嘗在制李宗斥之[illegible]針席

[illegible]竢誅不勝隕越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徽奏御筆李子道鄭雲從應詔論事文理
可采並特補將仕郎錄黃
臣聞有言遜志必求諸非道有言逆心必求諸道
伊尹爲萬世人君立聽言之法惟此二語盖人言
交至之初孰不喜順而惡違然而未遂喜也未遂
惡也必歸而求之道則順者未必愛我而違者未
必非愛我也乃夏五壬申癸酉交京邑手擬求言
有詔謀及臣民亦足見陛下側身修行舍己從人
之盛德矣知聞不知其幾人對策不知其幾說但
聞有所謂臨安府類申學生李子道廣南額外攝
官鄭雲從者特動宸札拔之衆中授以初命中外
傳聆欲見二言不可得比數日來傳寫始讀子道
所援引虞唐之說雲從有假借春秋之說道路之
言或得以竊窺聖意而愚臣臆度以爲淵鑒精明
必不出此也自唐人以家事何預外人之語過絕
人言醞成禍本本朝家法正大明白戶庭之事與
衆公之宗祧之議濮園之爭請立國本之疏國史

班班可攷也恭惟陛下以藝祖之子孫受孚考之
付托溥海內外悉主悉臣十有四年于茲盖天命
之有歸人心之共戴也若夫一宗藩之淪謝使蚤
出聖衷稍爲經紀不過一常事耳奚至人言紛紛
不已遂爲今日一大議論彼額封人田寢郎以片
語感寤易營實辭哉此亦群臣之罪也閭閻小民
其有家道浸衰病證交急必反思內省冥冥之中
得無猶有愧負者乎醫藥之外不廢悔改愛家全
身之道不得不然況國乎本朝以忠厚立國富強
不及前代雖變故間興而綿綿不絕所恃者天也
今之未盡合乎天者此特其一耳議者謂此事既
舉立可回天立可拜禍或指以爲儒生之談然置
此不問於人理終有欠缺恐天亦未易回而禍亦
未遽弭也故臣以爲兵弱而土蹙財匱而國貧將
帥乏而人材衰歇皆今日大患所當上下日夜相
與汲汲圖之然亦宜舉措服人心修爲合天理真
意實德既無一虧少於其內而後閫鉞之臣介胄
之士得以殫智竭勞於其外上天悔禍宗社垂祐

守固戰克而和可成兵息費省而國為吾門矣內
之修外之助也采薇治外遣戍勞役是也天保治
內大率皆人倫事君臣兄弟朋友何與昆夷玁狁
古人豈若是之迂哉孔孟以來儒者所以舌腐唇
敝以植世教而扶世治者亦只此方法自夫論事
而不論理計利害而不計是非詆為危險之言陰
肆脅持之術其始皆左右憸人耳今搢紳大夫或
有從而和之若天人不相關而內外不相為謀若
聖賢救世之防始決於此豈不可懼世豈有理外

之事是非外之利害哉今之軍需特一間耳此關
一透疏明洞達友愛復還天必悅人必服跡此漸
拜諸禍豈復更生一疑是則真善計利害者豈若
常人淺淺之計帝王之見與常人之見不同此臣
所以深有望於陛下也昨者剝聞陛下嘗許大臣
以改營其宅兆矣突變條來事及未舉群臣不能
紓徐將順言之或傷乎激遂使異論創興而實人
寒士揣摩以希必合恐喝以覬必聽彼豈真知陛
下友睦之本心哉今反從而官之是本心終無以

自明於天下矣若以彼為真愛己也則向者德秀
諸臣之愛君曾二人之不若歟廣謀從衆善鈞從
衆通國之人亦衆矣豈有通國皆誤陛下而二人
獨為愛歟然則聽其言之違順孰若求其道之是
非也當章獻太后垂簾時有方仲弓者乞立劉氏
七廟后擲其奏於地曰不作此負祖宗事當撰議
既定後有范亦顏若復[illegible]稱親之說神祖出其疏
命講讀官斷之於是言者論其矯誣經義緣飾姦
言當岐王內居禁中之日有章辟光者請出王于

外神祖於示中書曰辟光小人離間至親而中丞
呂誨乞以其疏付外治罪此三小臣者不過妄揣
上意以規富貴耳而祖宗篤叙倫紀不為姦憸動
搖且以所言質之公論或監遠州稅或降下縣尉
求合而忤求陞而黜然後見列聖之威斷過人且
又見清朝之名器不可詭謀取也彼已仕者猶抑
之不使進而況未仕者欲挾邪以僥倖得乎今邊
方孔棘戰士暴露閒有妄男子以迎合得官之易
緩急之際將有誘甲於鵝者矣臣愚欲望睿慈深

入聖慮亟收一札明出二書付之外庭參定可否累議論之無取豈爵命之可輕庶足杜冒濫之萌抑亦絕覬覦之漸臣自知方命屢觸雷霆獨有寸忠可白天日苟以愛君而獲罪則雖九殞而不辭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三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四

進故事

端平三年十月上進

端拱元年三月上謂戶部使李惟清曰朕讀漢書賈誼傳夜分不知其倦誼當漢文時天下始平指論時事尤為激切至云長太息堪慟哭者蓋欲感動人主不避觸諱真忠臣明國體者也今廷臣有似此人者否

乾道三年九月吏部尚書陳俊卿進對奏自古惟唐太宗能導人使諫所以致貞觀之治上曰每讀太宗事未嘗不慕之若德宗之忌克不樂人言未嘗不鄙之退御經筵命講讀官稍前曰朕雖無大過豈無小失卿等不聞有所規諫若只備位非所以望於卿等

直言非人臣之利也其拳拳忠君愛國之意實發焉和忱以受之猶恐其有所畏況可拒之乎委曲以求之猶懼其有所隱況可疑之乎我太宗皇帝讀賈誼傳取其太息慟哭之忠進戶部

使而語之曰今廷臣有似此人者否孝宗皇帝讀唐太宗事慕其導人使諫之風命講讀官銷前曰卿等不聞有所規諫何也讀前史而感慨吁臣工而丁寧嘆其無此人其愧恥之者深矣責其無所諫其激發之者至矣故端拱咸平間田錫之輩出乾道淳熙間王十朋之輩出如錫十朋輩忠愛根於所性固不待於愧恥激發中人之性則不能無待也自夫進諫者之不力始而銳中而疑徐而婉迫其怯也以激為訐矣自

夫受諫者之不樂始而聽中而容徐而抗迫其厭也有拒焉而已矣其臣得無愧於賈誼其君得無愧於太宗乎然則為人臣者當竭其忠愛之實而毋以陰拱默視為使為人君者當察其忠愛之實而毋以取名賣直為疑主聖臣直此治世事也此祖宗家法也故臣恭陳二宗實訓以裨明目達聰之萬一

十一月上進

漢元鼎五年丞相趙周坐酎金免詔以御史大夫石慶為丞相時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公家用少桑洪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倪寬等推文學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於慶慶醇謹而已唐武宗立李德裕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既入謝即進戒帝辨邪正專委任而後朝廷治夫輔相有欺罔不忠者當亟免忠而材者屬任之政無他門天下安有不治開元初輔相率三考輒去雖姚崇宋璟不能踰至李林甫秉權十九年遂乃禍敗是知亟進罷宰相使政

在中書誠治本也 李德裕傳

熙帝載而宅百揆詔王柄而馭群臣此古大臣事也後世以中書為政本所自出之地謂之禮絕百僚也任之專信之篤非固假之柄以寵其人也所以尊朝廷嚴治本也非其人則去之亟而位則不可虛也故未有其人而其位虛與夫非其人而充位亦無仁賢則國空虛之謂元氣虛則外邪乘之國虛之時此識者之所驚而憂而群邪之所喜而舞也漢武帝中年相趙周免

石慶代之慶不能關決而事多出於九卿唐武宗初年李珏貶李德裕代之德裕謂政無他門而治必本於中書蓋周之允可也而九卿則不可雜進以用事珏之貶可也而中書政本則不可以不專大臣者宗子之家相也宗子不能以獨治其家必委之家相相之權不專而豪奴悍婢皆捷出以投其隙則家政亂矣人主之任相亦然雖然擇相誠難也亦不可厚誣天下以無人武帝名相慶而實任九卿慶誠不足任然帝

之時猶有可議者仲舒不相天下至今以為恨使其舍慶而相舒豈復有九卿用事之失德裕謂開元輔相率三考輒易而治及用林甫十九載而亂然德裕之語猶有可議者斥九齡相林甫天下至今以為惜使其以林甫之歲月為九齡之任用豈復有政出多門之憂此擇相不審任相不專之明驗也然則天下之權付之一相而聽其所為乎曰事正不必從中出宰相行之其失則臺諫議之給舍執之此本朝家法賅歷代所最善當其治則宰相賢而給諫亦皆得人相猶不得行其私況他岐乎故政出於中書而旁蹊盡塞世以重臣目之其不賢則給諫相與攻而去之又其甚不賢而給諫皆其私人矣故政雖猶在中書而公私雜行世以權臣目之蘇轍曰重臣與權臣異權臣不可有重臣不可無以此觀之相賢則給諫必賢而百官莫不趨於賢故曰人主之職論一相

十二月上進

漢武帝初通西域軍旅連出海內虛耗征和中搜粟都尉桑洪羊與丞相御史奏言可遣屯田卒詣輪臺以東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故興師欲以為使者威重也以縛馬書遍視丞相御史等方士太史皆以為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故朕親發貳師將軍今計謀卦兆皆反謬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能耐飢渴失一狼走千羊貳師

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
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朕不忍聞當今務在禁苛
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
已 前漢西域傳

唐德宗興元元年春正月大赦初陸贄言於上誠
能改過以謝天下使書詔之辭無所避忌則反側
者革心矣上然之故奉天所下詔書雖驕將悍卒
皆感涕帝又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贄贄言動人以
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今茲德音悔過
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乃下制曰小
子長于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
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伐之勞苦澤靡下
究情未上通事既壅隔人懷疑阻猶昧省己遂用
興戎遠近騷然衆庶勞止天譴於上而朕不悟人
怨於下而朕不知漸致亂階變興都邑萬品失序
九廟震驚上累祖宗下負蒸庶痛心靦貌罪實在
予自今中外書奏不得言聖神文武之號李希烈
等咸以勳舊各守藩維朕撫御乖方致其疑懼皆
由上失其道下罹其灾朕實不君人則何罪 云云
赦下四方大悅後李抱真入朝爲上言山東宣布
赦書士卒感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 通鑑

用兵天下之大禍也非有大悔艾不能有大感
動蓋兵戈之禍上干陰陽之和下戕億兆之命
其始也自人主一念之烈者基之及夫天心回
而人心不搖亦自人主一念之悔者感之漢武
帝窮兵黷武而國不亡者輪臺一詔之力也唐
德宗苛征重歛既亂而遂止者奉天詔書之力
也當征和中漢民疲矣丞相御史猶欲以遠屯
希上旨若非武帝深陳既往之咎自爲悲痛之
詔則漢之亂未艾當興元初唐禍極矣德宗強
明愎諫中書所撰赦文不敢深述設非一聽陸
贄之諫盡從引咎之語則唐之亂未歇蓋武帝
之悔自本心而發之遂能銷亂於未萌德宗之
悔因人言而發之亦能弭亂於已壞故猶以此
爲二君幸而當時之丞相中書則可愧也然則
人主一念之悔大矣豈有禍亂交接於耳目悔

共不形於色辭既無實力以攻之又無實意以
感之天怒何由解人怨何由紓我太宗皇帝當
祁滿之敗涕自衣滿亟下德音神宗皇帝聞永
樂之敗臨朝慟哭宰輔不敢仰視國祚靈長根
此一念今兵連禍結肝腦塗地蜀之死者不知
幾萬人淮之死者又不知幾萬人冤氣干霄何
以謝之流民渡江寺樓野處散於井澗者不知
幾萬人漸近京畿者又將不知其幾人餓殍滿
路何以處之為民父母曷使至此何憚而不夜

出一札痛自引咎以謝橫草之民以處集鴻之
衆乎此臣所以有感於漢唐及我祖宗之事也
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罪己者聖人所不諱而今
何諱哉
嘉熙元年正月上進

景德元年契丹入寇上既定議北征群臣有以幸
金陵之謀告者寇準曰群臣怯懦無知今虜寇迫
近四方危心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諸軍
日夜望鑾輿至士氣當百倍若回輦數步則萬衆
瓦解虜乘其勢雖金陵亦不得至矣上意遂決虜
衆抵澶州其統軍撻覽將精銳為先鋒我軍以弩
子弩射撻覽中額死虜大挫衂退却不敢動
紹興三十一年虜主亮恃其強暴欲渝盟犯塞至
是遣其臣來賀天申節因求淮漢之地及指取將
相近臣議事時朝論洶湧人情皇惑上意雖欲視
師於是宰執奏曰敵國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
有進無退若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氣自倍願分三
衙禁旅助襄漢兵力待其先發然後應之上深以

為然冬十月下詔親征時待制曾幾為引或者欲
遣使詣虜以緩其來即上疏曰遣使請和和然無小
益而有大害為朝廷計皆當嘗膽枕戈專務節儉
經武整軍之外一切置之如是雖北取中原可也
是月亮敗于采石竟被殺並見國史
兵凶戰危挑釁類以輕動者非也國不競亦陵
貿強敵以求靜者亦非也昔者之輕動國人自
非之旨其非而用之其悔不可追也今退而守
吾國而猶敗於亂常干紀遏我太甚則國人之

怒之矣乘其怒而用之則吾之弱有可使強之理靜而可買何憚不爲披狡馬臣測突如其來獨不可於危中求存死中求生乎昔景德中契丹入寇國中大震群臣有以行吳幸蜀之說進者獨一寇準建有進尺無退寸之議而眞宗之意遂決我是以有澶淵之捷當紹興末逆亮敗盟朝論洶湧或有以遣使款虜之說進者獨一二宰執倡有進無退之議而高宗之志遂定我是以有采石之捷使眞宗而信避虜者之議

則欽若等爲愛和而寇準爲幸勝矣使高宗而從款虜者之議則以者爲得計而宰執爲輕舉矣蓋人主不可無恨怒自強之志也立志之不強而反譽虜之強則和之說得以自說矣雖然和豈易成哉不能戰而能和前未之聞也撻覽之死而後有景德之和逆亮之死而後有隆興之和不然虜果何所創而甘心言和哉若夫金甌之缺未還赤子之痛未定遽欲忍恥以事仇虜此蓋立志之不勇也準之言曰六軍心膂在

陛下身上紹興間馮時行亦曰自古未有人主退而能使天下進人主怯而能使天下勇然則國人之心膽與其進退勇怯皆在人君之身非特國人也三百年宗社命脉之存亡絶續亦在焉其可不強於立志哉

三月上進

魏主丕遣大常邢貞策權爲吳王吳人以爲宜稱上將軍九州伯不當受魏封貞入門不下車張昭曰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乎貞

即下車中郎將徐盛憤忿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爲國家幷許洛吞巴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謂其徒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云云吳遣使如魏云云魏怒吳任子不至欲伐之劉曄曰彼上下齊心阻帶江湖不可制也通鑑

王猛寢疾秦王堅訪以後事猛曰晉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願勿以晉爲圖堅將伐晉會群臣議左僕射權翼議曰晉雖微弱謝安元冲皆

江表偉人君臣輯睦內外同心未可圖也 通鑑
國於天地必有與立善覘人國者不觀其形而
觀其所立何以立亦曰人而已矣國無人焉亡
也春秋書梁亡者梁自亡也有人焉不能用又
自我乖異亦亡也傳載虞不信宮之奇而亡之
類是也國於江南自吳始東晉繼之孫權崎嶇
一隅之地當曹瞞父子百萬之衆而能虎視中
原者其君臣以明類拔萃自立雖曰根本淺陋
而臨朝研案論事上倡下隨如戰赤壁鳴濡須

爭荊州擒肅驅於外昭雍綜於內精采百倍非
以人立國乎中迫於蜀名與魏和邢正奉魏命
至張昭折之曰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乎
徐盛忿之曰不能出身爲國弃許洛而使吾君
與正盟不亦辱乎故魏之邢正有江東將相非
久下人之語劉曄亦有上下齊心不可卒制之
語可謂善覘吳者矣東晉間關足馬之資當五
胡更起迭仆之中而基本不搖者其君臣以器
局風流自命雖曰宴安江沱而梓遇淡以下雜崎

綺子弟亦能臨戎如屯雍立至灞上入關中遵
支撐於前安鎮定於後堅恐自存非以人立國
乎楚帶郤使終不言和符秦銳於飲江其臣王
猛曰晉上下安和須勿以爲圖權翼曰晉雖微
弱謝安元沖江表偉人君臣輯睦內外同心未
可圖也符氏犯之果有淮淝之敗可謂善覘晉
者矣以勢言之則吳之小不足敵魏之大晉之
弱不足敵秦之強而所以能振其小而抗其弱
者則吳之君臣常有忿憤之志其訖和者暫耳

而曷嘗以畏魏自沮我晉之君臣猶有輯睦之
志終世不言和而曷嘗以畏秦自怯我後之立
國者亦可以見也今我禍慘矣所謂江東將相
者誰歟江表偉人者誰歟上下之心齊歟內外
之心同歟西風無數月之期游魂有存食之意
要必吾國之君臣上下其心齊同如吳之忿憤
如晉之輯睦嘗怒虜而人交奮毋畏虜而內自
攻則雖弱必強雖危必安願相與汲汲圖之

四月上進

晉泰始八年晉主與羊祜謀伐吳祜以為宜藉上流之勢密表留王濬監梁益軍大作舟艦於是作大艦長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可馳馬往來時作船木柹蔽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吾彥取以白吳主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以塞其衝吳主不從

隋開皇七年陳受蕭巖等降隋主益忿命大作戰船人請密之隋主曰何密之有使投其柹於江曰若彼懼而能改吾復何求楊素在永安造五牙大艦起樓五層高百餘尺置六拍竿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其次黃龍平乘舴艋大小有差陳主不為深備並通鑑

國有險而存有備而固恃險而無備猶無險也曹丕嘆息於廣陵佛貍徬徨於瓜步蓋立國於東南所以懾敵人之心者其險必以江也然而國以江為險江以舟楫為備晉之伐吳必造舟於上流隋之伐陳必造舟於永安彼將用東南之所長以攻東南之所恃也然當木柹蔽江之時而吳人急為之誅投柹於江之時而陳人早為之備晉隋雖彊長江豈能飛渡哉奈何吳以暴貴之資行虐政逞誅口陳以荒淫之行溺嬖寵戮言臣是皆與亂同事者也豈暇為國家慮哉廼者韃靼不逞游魂近鄙而我朝廷之間君臣上下危言讜語更相警懼惟恐其有一毫擭戾於天也天豈使封豕巨蛇以長薦食我赤子哉必也急荒之戒申訓於其內夏辱之言申儆於其外則國其庶幾乎虜方奪吾舟募吾匠

吾山造船編筏於樊襄間斧斤之聲不絕不待西風之起常懷北顧之憂毋使賊智與夏水俱生則江面雖震而吾固有所恃矣昔三國瑜肅以三萬逆擊老瞞四十萬之師我中興王權以七萬迎擊逆亮百萬之衆赤壁之勝蓋蒙衝戰艦之力采石之捷亦海鰍船之功操之舟可燒而走亮之舟可陷而溺宜也然則常德武事內外交修渭吾之枝伐彼之計此今日所當寢薪食膽而汲汲為之圖也

七月三日上進

景祐二年六月以宗室寧江節度使第十三子養于宮中時年四歲寶元二年始出還第時年八歲上及皇后鞠視如子嘉祐六年詔岳州團練使其為泰州防禦使知大宗正寺先是韓琦曰此事當出自聖擇上曰宮中嘗養子二人小者甚純然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上曰名燚諱宗者今三十許歲矣琦曰此事若行不可中止宜斷以不疑乞從內批出上曰此豈可使婦人知之只中書可行也

遂降詔是年以諭王宮侍講王猟為宗寺伴讀猟為宮僚凡十三年有輔導功故首用之時吳奎為其可任經筵文學之選韓琦言其不通私謁足見有守故也先是王和末文彥博等勸早立嗣既而范鎮司馬光等相繼言之如是五六年琦獨嘗請建學內中擇宗室之謹厚好學者升于內學冀得親賢可屬大事欲以此感動上意嘉祐七年立為皇子上指心曰此決自朕懷非由大臣之言也

紹興元年上諭大臣曰昨命令應選藝祖後二三歲者並俾廣求當自選擇富直柔曰宮中有可付托者否上曰朕已得之矣若不先擇宮嬪則可慮之事更多二年令應選宗子晉安郡王及伯浩入禁中伯浩豐而澤普安清而癯上初愛伯浩忽曰更子細觀乃令二人並立有貓過伯浩以足蹴之普安拱立如故上曰此兒輕易安能任重乃賜伯浩白金三百兩罷之而育普安于張婕妤所時年六歲矣

二年令應自左中大夫特轉行左大中大夫後若以轉官非法封還錄黃遂寢其命

四年令應循稱伯玖年五歲上以其聰慧可愛命吳才人撫之其後張婕妤卒婕妤令吳婕妤併視普安與伯玖同處雖一食必均焉吳婕妤後為憲聖慈烈皇后

上語張浚曰宮中見養藝祖之後二人長者年九歲不久當令就學又謂趙鼎曰此子天資嶷若成人朕自教之讀書性極、記畧先得者於行宮門內造書院屋一區欲令就學至是成上曰便以為資善堂遂降制封建國公以范沖兼翊善朱震兼贊讀上命見沖震皆設拜二人皆一時耆德老成

毋因箋疏導以經術仁義之言錄標軸藏之時一
展玩十二年封普安郡王時年十六十五年加檢
卿伯封恩平郡王出外第號東西府初命館職二
員並無二□□教授三十年上知普安甚賢欲稍
差別謂宰相湯思退曰此事出自朕意非因臣下
建明立為王子
聖人以仁天下為心必有紹續於其後聖人以
公天下為心必當計慮於其早生靈之寄甚重
宗祧之付不輕苟得所託仁也亦公也唐宣宗
惜言繼嗣事言者不怒則斥後唐明宗尤諱其
事群臣無敢正言者二唐祚脉之不延也宜哉
我祖宗以至仁大公循天而行何心之有真宗
皇帝之選宗室子于也高禖未卜則育之禁中甲
觀既生則歸之藩邸其宏度偉識超然前世遠
甚景祐二年仁宗皇帝年甫二十八而養四歲
之宗子于宮中紹興二年高宗皇帝年甫二十
七而養藝祖七世孫二人其一六歲也自古人
主誰能於春秋鼎盛之時而建此議乎然非徒

選也仁宗語韓琦曰宮中嘗養子二人小者甚
純然不慧大者可也高宗命近屬令應選二人
一豐而澤一清而癯初喜豐澤者既而細觀以
輕易出之後二年又得五歲若遂為普安恩平
其精於選擇也如此亦既得之矣而又思所以
樹視之其未齠齔之年為保慶后所養其八歲
未還第之前皇后鞠視如子而後仁宗之心以
安大臣以宮中有可付託為請則語之曰若不
先擇宮嬪則可慮之事更多故普安育于張婕
妤恩平育于吳才人婕妤沒才人併母之而後
高宗之心以安其謹於保護也如此而最所加
意者少成之教也韓琦嘗請建學內中擇宗室
之謹厚好學者升于內學冀得親賢可屬者其
後雖還第而諸王宮侍講王獵為宮僚最久琦
薦其不通私謁以輔導功升為伴讀則仁宗之
護東宮僚可見普安年九歲既令就學又語趙
鼎曰此子天資特異儼若成人朕自教之讀書
性極彊記命鼎於行宮門內造書院一區而以

一時名德范冲朱震尹焞翊善贊讀又命館職二
員兼二王府教授則高宗之謹爾宮僚可見其
篤於教導也如此擇之審天命之公也護之謹
人事之盡也而教之尤不可不篤者蓋天資雖
高而左右必正人與居必善士學術乖僻者不
與焉心術回邪者不與焉學相半習貫自然
是欲以人而輔成其天也祖宗待人之仁至
矣哉盡心之公大矣哉遇者今歲甲戌親灑一
札欲於內中建小學令宗司擇宗子資質之美

者二三人置師而教之大哉王言所以慰祖宗
之靈所以繫生民之望所以對越上天之心者
他日皆有望焉故臣輒考先朝已行之典思衍
今日無疆之休然猶有獻焉祖宗謂此事至重
至大其爲詳至嚴至密慮夫婦寺之得以竊弄
其間也故厚陵之自團練升防禦以宗正寺時
韓琦乞從內批出仁宗曰此豈可使婦人知之
只中書可行此語可以深味又慮奉命者之
得以邀勞無已也故阜陵被選令慶賞須有既

而以殿撰左中大夫特轉行大中大夫未爲甚
過後省以轉官非法封還錄黃其命遂寢此事
亦自足法尤慮夫外戚他日之得以藉口貪天
也仁宗曰此決自朕懷非由大臣之言也高宗
曰此出自朕意非由臣下建明詞嚴義白可爲
萬世法故臣復表出先朝正大之訓永杜後世
貪覬之萌蓋有久大之慮不可無審察之功先
儒謂百金之產猶能定謀豫計況於有天下者
乎信哉其不可不謹也聖慮高遠願留神三思

七月二十三日上進

漢宣帝即位魏相入爲大司農四年大將軍光薨
上以其子爲右將軍兄子山領尚書事相因平
恩侯許伯奏封事言宜有以損奪其權複因許伯
白去副封以防壅蔽韋賢免相遂代爲丞相元康
中匈奴遣兵入寇上與趙充國等議欲出兵相上
書諫難以動兵曰願陛下與平昌侯王無故樂昌
侯王武並帝舅平恩侯許伯及有識者詳議上從相言
而止

唐正元末柳宗元為監察御史裏行善王叔文韋執誼二人者得政引内禁近與計事欲大進用俄而叔文敗貶邵州刺史不半道貶永州司馬既竄斥貽書京兆尹許孟容曰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以忠正信義為志與堯舜孔子道不知愚陋不可以彊其素意如此也

甚矣細人儉夫之不可與共事也大臣欲行其道不可則止士大夫欲行其志不合則去豈必委蛇婉孌於左右親信之間而曰姑因人以濟事哉大臣而有此見不足為古大臣士大夫而立此論不足為賢士大夫觀魏相柳宗元之事可見矣以相之嚴毅豈不能自結主知而奏封事去副封一則曰許伯二則曰許伯諫止用兵自是正論乃勸帝與三侯有識者議之且三侯貴戚之庸人耳其於識見為何有而相待之過矣事業之陋正坐此以宗元之才俊豈不能自為時用而所善王伾叔文相與計議速彼負罪

奚能推轂乃猶曰初謂可以共立仁義可以共裨教化可以共與堯舜孔子道且二子依乘之小人耳其識見孔為何如而宗元期之過矣名節之喪有由也士君子急於救時而患其君之不吾聽也顧欲因左右之親信者以援引縱其說曰權以濟事耳幸而濟不過為相之陋而外戚之禍已胎於此不濟則宗元輩一夫其身萬有餘罪可勝悔恨哉雖然此亦人主之責也天下之大當與天下之賢士大夫共之豈必與一二親信者為密哉自人主之意向有所偏而君子之欲為善者無所依而足拱以有為不暇擇也然附之為善者艱難委折未必有成而附之為惡者呼儔引類誰能遏之況安於此身之能自立其間不反為所噬乎又安保其不宛轉以同入於惡乎搢紳之禍經國家之禍重矣故為人主者不可專聽昵比者之言而輕疑君子之未必集事為士大夫者當常持正大之論而毋謂小人之或可共事上見之審下守之固國與

身其庶幾乎臣竊聽近日一種議論而於漢唐
二臣之事重有感焉輒推其說以獻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四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五

奏申

辭免御筆除右正言申省狀

自天號寵無地措躬竊以更化三年病源故在進言一路遠脉僅存必相續之有人厥足憑以立國慨念盛世着時先臣歐陽脩謂不繫職司劉安世謂不比閒慢矧當陽微陰長之會內阻外訌之狀全賴緊官共扶急證如某者生於斛壞少也末科多歷歲年率皆田𤲅之日三超選調不及權勢之門爲親覽於萬機俾濫陪於百執勾書列寺再摶爲丞濡墨祕丘復叨佐郡兩朞且半一善未聞顧何取於師言乃誤蒙於宸選其要在格君心而學力不足其次在遏官邪而風采不揚退惟何人敢任斯責欲望公朝敷奏成命亟回別選鴻儒盍重新除之筆姑令馬走少安簪著之班

辭免御筆除起居舍人申省狀

閽命自天措躬無地竊以進言丹陛歎簡赤墀皆右省之通班出中宸之妙選敢期愚戇豐冒恩榮

從念某菁之脩能自安平進兩書月紙以無補於
淆壘盍近天光重有慙於記注盍控循墻之避預
深維谷之懷欽望朝廷特賜數奏亟回成命庶無
鵜翼之羞別擇研鍋以重鰲頭之選

辭免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申省狀

仰觀國典最重史筵編摩者筆士是宜討論者大
儒之事昔之世掌今以人兼既森森著鴻碩之羣
豈瑣瑣欠焉走之一伏念某自慙獨學床之二未
曾窺石室之書蔵遂引蓬萊之舟去何裨畸當仍
立螭階記言動於一時未之能信垂典章於萬世
何所取材況嘗自請於説癯豈宜久叨於執簡欲
望朝省特賜敷陳亟收回誤墨之頒俾不爲汗青
之玷

辭免寶章閣直學士仍任申省狀 不允詔附

渙汗載肦震驚失措伏念某早辭朝列濫玷藩方
粗有小心任嶺海拊循之責幸無大過皆天地容
蓋之恩昨考進松下之階留梅邊之戍曾勞力勞
心之莫報而濡首濡尾之是憂方温理祈閑之詞
訖已蒙增秩之賞深惟直學士之兼職允謂崇名
未聞郡太守之五年尚仍舊貫於寵臣之數非不
孚而任臣之意非不專其如材技殫窮筋骸衰病
不亟求於黜免恐自速於顚隮伏望俯察危衷趣
收前詔許畀二毛之餘暮獲遂歸休別求一兩之
長才早爲節鎭

辭免差知隆興府奏狀 不允詔

寵命渙頒危衷震惕伏念臣疲癃宿疾胃領遐藩
微意布宣敢[illegible]去天之萬里土風習熟不知入廣
之五年極臣力之所爲荷聖心之見照求去甚堅
而任甚篤受恩愈厚而報愈艱今者山海息驚援
之虞田里慶豐登之樂上或可以宣朝廷之譴下
稍可以謝嶺嶠之民及是時而退歸則末路之榮
耀何圖詔綍復攻州麾惟南昌之故區乃西江之
勝處最以待蕃宣之任今亦爲名望之除自顧衰
殘難勝委寄伏望趣收前命更畀叢祠俾返山林
息餘生而歸老雖居畎畝無一息之忘君

勑

省所奏辭免依舊寶章閣直學士差知

隆興府填見闕恩命事具悉朕以卿宅牧海南五載淹久颶風炎瘴迫隔中州乃能不彼夷其民布宣中和謂有善政者念忠藎不忘于心豈不欲亟下召環引以自近洪都選侯久就印始輟仁賢往爲撫綏雖藩宣之任隨宜更革而地望隆重則今猶昔也人才難得而骨鯁敢言足以尊本朝折姦萌者爲尤難舊嵘在廷重我[illegible]慨扶持夢說朕志有在卿亦諒之否乎亟宜就鎮慰彼氓黎[illegible]前路同有待所辭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汝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舉浦城北尉林穎孫奏狀

臣非才猥措職在觀風雖滌刑人澤物之心常恐州縣間壅底扞格聖朝寬大好生之意無以宣於下下民沉抑不白之冤無以聞於上今有一尉之微乎反美譽縉紳士夫交口誦之其可稱於微闕乎臣竊見迪功郎建寧府浦城縣北尉林穎孫膠庠之英才識老練其未至官也邑有黃氏女嫁祖氏[illegible]宜於姑莫夜與女奴負篋以逃旦則見其屍在伏水中痕傷滿體官亟追其姑及其夫鞫之已誣服矣獨篋中衣未得耳穎孫始至而疑自出賞募告者又禱之神未數日獲一姓周者脫衣則篋中物也問之乃言丙夜至山中與一二惡少年劫而污焉復殺二婦以滅口也遂以其所繫者盡釋之一邑驚服考之國史與錢若水同州事頗相類況在今縣尉有[illegible]出者尚[illegible]以爲[illegible]直枉者之[illegible]是亦[illegible]惜人命之本意也

按通判興化軍江叔豫通判福州陳遇知同安縣謝奕恭

臣澄察一道首欲以厲化士大夫不敢輕以贓私罪加人其間有習與性成債跌不改於訓化乎何有並當去其太甚者臣未離里門時固知叔豫即通判興化軍事江叔豫之爲人昨攝郡事浦刺軍務更易僧刹具有定價子婿女婿公出多門打造器皿無虛日錄匠以不給工直訟之遇事納賄商

量書判惟詞人所欲專任宗將林某書司陳某爲
爪牙其始聞群議頗止稍定則故態又作近者舊
守將去猶懇易院猶攔截客人油麻船苛取於十
之外廉恥盡喪對人可羞此以頑而行貪者也臣
行部至福清縣則見邑人能言朝奉郎通判福州
事陳過之謬政詰其故則漕司委追縣典吏拵連
前界各納漆數百緡得免既而聞每差人下縣托
其買物無不白納終歲造刷紅漆器所用朱黃率
是計取分差公吏案座引問推契吏貼非財不行

兩造在庭鞭撻示威交通賄賂專信宅庫陳某爲
司胡某爲腹心董誠狄闊捕閒事例非獨藉內外
官以至吏卒亦然厨典有錢於管者兩司在前休
戒不改此以刻而行貪者也此二人者皆小有才
者使以廉潔行之豈不爲州縣能吏而物慾深溺
欲援不能連汗白簡至于再至于三皆以不善丞
郡去每試滋甚眞負丞矣當攝郡時浙制於職官
佐岳時猶歷於上官恐僥倖脫去他日得肆其姦
於千里之上爲其囚者何辜焉臣愚欲望聖慈將

人降通並賜罷黜以爲稔惡不悛者之戒

貼黃

臣聞莫難於今之縣上折於州郡下脅於豪強
多不得自展布若夫有可以行志而反以行私
如承議郎知泉州同安縣謝奕恭者豈不可惜
以貴胄來試邑上下所共觀望豈非力行好事
之時而乃玩視州家期會不報輕視百姓縱吏
誅求州委糴拘催零米縣以奪其常利大帖之
下不肯從州委官權稅務縣日索常堂食錢至

手揮榜官於公廳殊駭觀聽使上下敢怒而不
敢言臣愚欲望聖慈將奕恭免所居官俾之稍
知循省是乃所以爲保全之道取進止

廣帥舉刺

舉知潮州劉克遜知循州趙彥珽知梅州
楊應巳知肇慶府林士奕奏狀

照對臣分閫嶠東祗事四月庚濟譔使越俎暫司
才短責叢莫知報稱深惟撫安遠氓之道惟以精
別郡守爲先聰察之吏患在鍥薄慈惠之長或不

舉事求其寬和而能舉職治辦而不病民者實難其人幸而有愚瞽干蔽賢之罰竊見朝奉大夫知潮州軍州劉克遜從臣之子服襲義方以𢒈飭身以儒飭吏最由班列出守撫川當冠攘蹂躪之餘行勞徠安集之政流離復業頑悍革心公朝嘉其治行召丞外府力丐外補遠牧于潮抵郡之初鄰有寇聚直逼近境克遜申嚴保障開諭禍福不畏怯而弛備不忿激而貪功賊知難犯逡巡退遁又能蠲月解無名之賦以寬縣計復丁錢自輸之規以惠戶長千里懷仁已勝來暮之謠朝奉大夫知循州軍州趙彥珽公族之英更練世故端方守正悃愊無華策名幾四十年外膺甘於平進宰邑丞郡所至可稱循陽如斗之州前守竭澤之後彥珽撙節冗費而官用無乏省除橫斂而民瘼以紓綏集保伍而境絕萑竹之虞率厲官僚而上下知簡書之畏庭無留訟圄無宿囚再恭報政瀕有去思之愛臣所謂寬和而能舉職者也奉議郎知梅州軍州楊應巳西州勝流嘗官學省器能宏遠操尚絜

俯程江僻陋之邦素號狠頑之俗繹騷未巳拊御良難冬春之間鹽丁為暴應巳厲兵屯而震以威通鹺禁而開以信寇不侵軼民以安全惜其長才局於斗壘使臨繁劇式究所長朝奉大夫知肇慶軍府林大煥東嘉名閥早著吏能有斂決之長無操切之過端守數更勞績重以攝事致紛財匱不支民瘼巳甚大煥剔蠹縮浮而帑庾自足洗冤之枉而詞訴得平戢姦禁暴而閭閻無警曾未期月百廢具舉究其施設必大可觀臣所謂治辦而不病民者也是四人者所臨有難易所尚有寬猛所歷有久近而察其治狀俱有一日之長謹以名聞伏望睿慈特加甄錄使遐陬遠郡知有理效而不上徹天聽其於獎勸吏治寔非小補

舉知博羅縣王旦奏狀

照對廣南管下州十有四地多深阻邑宰尤難其選治者或不能無掊斂謗者或不足集事求其賦辦足乎上撫字行乎下二事並舉官民和安巳足為賢令矣若乃平居而條教足以探其俗有守而智

畧可以衛其人則絶無而僅有者也竊見惠州諸
邑博羅素號難治頃經兵火之殘燬繼苦盜寇之
出沒戶口蕭條財賦失陷蓋難之又難者也承乏
即知惠州博羅縣事王旦適承其弊奮然語人天
下豈有不可爲之邑顧儒者不曉曉者不顧此民
隱所以不通而吏姦易於爲欺也於是苦心勞力
如立家計[illegible]爭之後置一櫃[illegible]令事於斯寢食於
斯有赴愬者相與唯諾有輸送者旦納且銷村民
既得直達猾吏不敢爲姦剔去宿蠹時出新意既

爲前官稍久欠又積酬錢例卷七百緡代納五等
丁將滿又以其纂剩五千二百餘緡代納明年夏
稅他如增置學田整治橋道百廢俱舉一邑大治
州家愛之如幹蠱子弟部民賴之如在堂父兄同
官僤之如法家拂士盜賊避之如敵國長城至邑
之初適值歲荒饑民羣嘯揭竿借食旦以身彈壓
極力採察治其渠數人反側若旋定上司得其條
具亟借義倉大家感其恩信爭發私廩活邑民數
千口至今遂爲樂土每歲之冬例有盜子入境小

抄掠大焚蕩旦擇豪民之可用者授以方畧責之
把守衆而爲捕者必治勇於任責者有賞扼險阻
置寨柵盜子不敢過其境至迂路以出他邑其部
勒隅總練閱保丁皆可推爲他處永法非特一邑
保障而已旦蓋習聞家世頗負勉業之傳不爲腐
儒口耳之學精神強可以效驅策幹畧優可以當
事任而又廉介不苟取鄭重不苟進試令蠻瘴之
鄕能自拔立其身功之所及雖有限惠之所留已
不小入朝入納有用之材也當此時事之孔殷試

宜獎拔以待用臣等輒以其試邑治狀上聞伏望
聖慈特賜陞擢差遣庶聳遠方小吏皆有不自棄
棄之意非止爲人材計亦足爲國家用材計也

一舉連州教授周梅叟乞旌擢奏狀

臣竊惟國朝人物輩出品様俱高然在前代亦有
之軻死千五六百年間斯文之脉若存若亡漢舒
唐愈不足以當而創明理學上接統緒世運會通
始有伊洛之學出則歷代所未有而本朝之所獨
有者孰啓其秘授之二程氏則舂陵周敦頤也不

由師傳自得於天濂溪千古風月如存封域之名廣矣錄唐以來道之一字獨以名州至是而斯人生焉端豈偶然節惠之名多矣凡諡儒臣者元之一字擬議不到獨若留以待斯人焉又豈偶然可謂吾道之中興元氣之資始天勵相我國家於此時此地見之乘爲守者既崇其祠又即其地爲書院選其族諸孫之有學行者以便斯堂吏部侍郎李韶比以太學博士至郡乘諸生評得今迪功郎連州州學教授周梅叟而以書院畜付之梅叟服

明家學以淑其鄉人皆曰周氏有人矣對策大廷陛下拔之稠中寘之甲科又皆曰周氏復興矣蓋自敦頤二子壽燾好學承家相繼登元豐元祐進士第一爲郎曹一陞法從其後浸微梅叟乃能續響於百五六十年之後不以高科自居汲汲焉惟學不足是憂惟羞先世是恐掌泮連山得濂學中行部過郡之大雲留題既刻于巖又取太極圖通書大成集刊于學宮進諸生而語之此先元公之所以抽關啓鑰者朱文公纂解訛條分縷析殆無

餘蘊真知實踐則在乎人每講義出聽者咸有感發校士羊城衡鑒尤精臣與之語其踐脩醞藉議論風旨不忝厥宗今諡先之家其存而能自立者絕鮮嘉定中嘗訪求程氏後而官之識者疑於遺其師自言僅以吳入從食先聖之庭東南儒者得俎豆其後自我朝舂陵周敦頤始先一年其族人有夢其故居光燭上屬元公冕服東嚮立移書至連與梅叟言之梅叟又與鄉士言之皆曰此何祥既而爲祀典之應事雖近怪然升堂聞絲竹聲孔

氏子孫亦自載之乃知其稿科之在天者未嘗不在其故鄉然則家於其地而不肯去世於其學而不使墜如梅叟者可不用其能自立而遂褒表之乎臣愚欲望聖慈特賜甄擢或稍進之師儒之列使四方學者知爲非徒爲科目得人之驗亦見聖朝扶植先賢故家之盛美實儒道幸甚

舉知河源縣夙子與狀

臣等竊謂萬難於今之今有撫字焉有催科焉爲嶺南之令尤難撫字催科之外有弭盜焉臣等所

部四十縣於惠之屬邑得二人王旦之於博羅既以其治狀上聞夙子與之於河源垂滿矣邑人攀戀不忍其去相率以告于諸司者絫絫不絕儻不以聞是蔽賢也惠爲邑四其壤地闊其生齒繁其版帳夥莫河源若從政郎特差知惠州河源縣主管勸農公事兼弓手寨兵軍正夙子與持學愛之心行愷悌之政聽訟平允兩造莫欺賦租有期輸者自至諭上戶以和糴而優不及衆課諸生以義理而學有所本皆書生本分事最是迫近額之諸

邑山徑深阻盜賊出沒亦莫河源若子與合邑之人士與其父老講求備禦設寨栅結保伍明賞罰極有條理雖外之鹽徒每歲假道殺傷相當卒不得志以去雖內之盜口客主相攻幾成太閙竟以撫捕而定非徒書生也而有仁者之勇焉三年勤勞邑人德之既能不遠千里相率來告臣等廉得其實用敢合詞聞奏欲望睿慈將子與特與陞擢非特爲今日有民有社之勸亦將備他日有德有才之選

鐵菴文集卷五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菴方公文集卷六

外制

吏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許應龍兼侍讀

昔我孝祖日御經帷嘗講畢賜茶命講官稍前曰朕無大過豈無小失況朕未能無過乎具官某種學有本秉心有常不激不阿夙夜禁寮縣講而讀匪曰序陞乾淳五十卷之書盍將闡紬而鑰啓焉御其以孝祖之風烈望朕朕亦以卞家等之規益

望卿交修胥敎無忝先朝非徒曰能譚也期爾有猷置朕無過可

左司諫曹豳兼侍講

國朝諸臣稱言官者必曰顥講官者必曰頤朕思顥氣和豈不宜講官頤氣直豈不宜言責其不得兼者可恨也爾東嘉宿學內直外和每覽奏篇謂宜兹選端平初嘗以語之大臣矣亦閱三載廼遂于懷昔賢之不得兼者悉以命汝夫㑹經二臣所最究心者也盍懋所學朝夕誨台以成二臣之志

以紬繹信諫之義蓋朕之信卿久矣可

馬良母王氏　江元秉母徐氏　呂肅母厲氏

並封孺人

勑具官某母某氏王制五年祭祀問百年者就見之朕三載一經大賚四海爾子名在仕籍思華其親雖年未滿百猶畀以初封昕昔人尊禮高年之意不既優乎尚服新命益綏壽祺可

淮西總管程帯差充蒙古國通好使特授

武畧大夫

勑具官某國家於蒙古非倚金比也疆吏不戒以至疲吾邊此通好之使頻歲屢遣竟未得要領以嫓爾以小行人銜命再往其為朕諭以重惜民命兼愛南北之意進爾二秩以華其行苟能成約則豐官褒賞不汝靳也敬哉毋怨可

南劒州判官新辟差知贑州安遠縣鄭循

降儒林郎

勑具官某熙寧距今百七十年一時奉新書者貴顯何限今其澤之存者誰與監門俠不受安石改官之餌流離終其身中興初旌遺直官其後一澤如綫蓋累傳而至爾循之身亦可以觀天理矣可以自愛重矣延平佐幕弗克靖共營辟徑行漕臣劾上薄罰一秩朕不容私循其省哉毋忝爾祖可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菴方公文集卷七

廣西按察司按察使族孫良永校正

廣東布政司右參政族孫良節編刊

表

謝秘撰福建運判到任表

四年去國徒抱獻忠一節起家就符漕輓雁寬周
原之遠具宣漢詔之温竊以璽出諫垣責監湯帶
網奪桂史黜掌沙缸好訐哲當誅異言者法
無赦若夫改遷已罷汰出仍輕沉落之秦幾又
光華之狎至視往哲倪其皆氏朗忠厚之
烟承臣某中謝伏念臣科拔詠逢清
時之更歷僭竊上以彈冠先後無容分違常遂之
役推遷偶及驟叨緊地之除非才頷於得君所深
期於寤主方思陳善之謂敢敢曰言人之所難不
自意全常息以俟常立上測恩過更親以見有聖
人之容本無罪言者之意夫規進飛語横興巧
援前代之深文欲中微臣以奇禍延屏竄盡出
生成拜散吏於鏡湖時時仰視紫幽人於槃澗念
念不忘敢謂陸沉絲家簡在寵以木天之論撰
之枌部之將輸若蔡襄仕慶曆之時以氣節

林枅在淳熙之世有廉介聲皆出臣鄉見稱記壁
況臣才力已大殊於曩日而技能又莫逞於前脩控
彌愈感恩主注意蓋恭遇皇帝陛下思治如渴
聽言若流兢兢世道之安危了了人才之邪正察
臣雖嬰龍領亦安有於他腸念臣久侍螭頭非不
識其何狀責其驅馳之未效贖其狂替之往愆臣
敢不肅戢吏姦講求俗蠹正身率下少新一道之
精神悉意寬民庸護七閩之氣脈

謝實制再任廣州主使

斡方面服析去複留進職清超陞非據重宣德
意熟見吏民臣某中謝念嶺嶠之最遠凡數千里
居禁遠者不至幾六十年前年蘇少常伯而嘆歸
今又以舊兩省而候對闕父老有創見之語知朝
廷不忘遠之仁伏念臣起自寒鄉嘗叨緊地齊心
入告竊自比於敬王空臆責言亦庶幾乎寤主讜
夫指以為奇貨聖上諒其無他腸去國逢甌甘辱
初服頻年簡記不棄遺簪遣使于閩移鎮而粤講
求民瘼洗濯吏囊兵於尺籍以常鬼財以寸累而

僅足論歸峒客期勵積之習空親莅海祠幸風魚
之災息皇靈所暨拙政奚庸當兩朞將解體之餘
凡再積乞抽身而退儀書已寵因任更華至如筆
橐之寄乃九喜草茅之素望奉穿王之寶閣恍思
八進士之初綴陛下之屬車猶憶羅謙臣之日此
偏榮之極選非質陋者宜蒙控免弗俞感恩至泣
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明見萬里德臨百官法虞朝
黜陟之公又而考蹟謹漢世送迎之疲數則賢良
知臣忝牧御之勞察臣無初終之異借階松下留

戍梅邊臣唯恐再衰常[illegible]至更新觀聽如選所
衣於公卿護養本根是亦乃心於王室

謝賓學仍任廣州

遐嶠纖臣莫效藩方之績清廟學士超陞閣九之
華祈去尚留俶榮知濯臣某中謝伏念臣蚕緣搩
直叨備使令去國十年夢迷長安之天日分藩萬
里身居嶺徼之風煙未嘗有重內輕外之心焉敢
為欺上罔下之舉精神所運齒髮俱衰所幸吏稍
戢而民稍淳兵漸增而財漸裕莫匪威靈之至此

亦皆職分之當然而乃寵之以次對之榮徇之以
借留之請自莫知其補報衆已議其僥逾今又肅
奉邃儲就還華扶念先帝三十年之制作垂我朝
億萬載之憲章聖子神孫克盡纂承之懿名儒碩
士迭分典領之班豈容迂生再玷榮選矧未更於
委寄悝終至於顛隮茲蓋恭遇皇帝陛下洪覆無
私容光必照取臣以鎮靜為政不敢生事而希功
察臣以勤苦律身不敢素餐而具位故加褒獎未
賜譴訶臣豈不懷歸未能引去但祈牧御之政不

替厥初願求文武之臣另為之代嗣圖陳請以遂
退閑

謝賜辭免寶章學士不允詔

分閒無功躐進職名之寵望闕有請復承詔諭之
華恪奉絲綸增輝節鉞臣某中謝伏念臣猥繇末
學幸際明時入從出藩甚過書生之分愛君憂國
莫殫臣子之忠頃以炎嶠四年之餘兩家清廟列
職之選自省疎庸之弗稱已知衰病之宜休前受
之是今受之非的然揣己一命而僂再命而傴豈

曰昊文乃竟闕於俞音至仰勤於温誥訓辭播告
暌西去而莫違父老驚嗟謂甸中之罕見茲蓋恭
遇皇帝陛下明而燭遠手以馭臣如宣帝稱良吏
之能輒加褒璽若光皇重方國之賜爰寫細書静
思勉勵之由莫盡對揚之意惟有奉行於寛大可
報國恩少須扶曳於疲駑迨信祠請

謝封爵邑

圜丘展采禮舉三年方國家恩爵開五等望楓宸
而被寵執蒲璧以懷慚中謝欽惟熙朝最重禮事

皇儀蒐舉大禮前振後之圖參澤周流無泄通忘
遠之意而臣久縻閫寄僻陋嶺陬既虛玷於筆宗
供奉之聯又莫陪於豆籩奔走之列遂至宸廷之
大賚亦叨井邑之新腴視伯視侯蓋方五十里者
不稼不穡胡取三百廛兮茲蓋恭遇皇帝陛下追
格顯幽仁周品物謂王者之事必有父故陟配天
而率土之濱莫非臣未嘗擇地肆恩凌加賁遐
邇臣仰戴龍光俯殫駑鈍末繇奉職進於門之玄
黃或可歸鄉班蒲田之米

謝賜衣帶

侯藩進職叨蒙命數之新宸闕盼恩爰賁身章之
美瞻天感泣蹋地淩兢中謝伏念臣拱北一心落
南五載方叔甚懟於命服來試踔于巔孫賴有於
書紳可行璧貂老欲懿於膂力病已減於腰圍何
意游領遂儲驟當異眷雙袖龍蟄而曳紫萬釘錯
落以纏黃豈曰無衣不若吾君之賜可使束帶立
於近侍之聯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垂裳無為鳴佩
中節爵設官分任有以功有以庸而制禮異宜昭

其度昭其數既俾參於邇列則當辱於殊恩臣惟
守治餘莫稗衮線覩書有得恩隙在笥之言讀易
知非力鑿錫鞶之義

遺表

自古有死知定數之不移事君以忠恨終身之莫
報少假須臾之命遂瞻咫尺之威臣某中謝伏念
臣起家單寒賦性疎直先皇試士之日偶綴列前
陛下親政之初遂聯班尾俄遷騎省進立螭坳遇
論建明恥效齊人之敬聖心仁厚果寛淡法之誅

出持節於鄉邦尋擁麾於海嶠職增者再任至于
三邑跡執壁之封身被橫金之賜隆天厚地莫窮
戴履之恩泰山洪河思竭涓埃之助奈年齡之晚
晩致心力之耗衰積成病形甚少生意頃從蒙於
易郡故涕請於歸田非無馬戀軒之情實有狐首
丘之願山林朝市之隱未許退休城郭封疆之臣
固宜死守今者風邪外感痼病內生別無丹草之
方已窮烏附之力氣隨脉伏神與形離顏一息之
奄奄瀝餘忠之懇懇伏望皇帝陛下益新德業大

正綱常隆委任以重宰相之權加聽納以存言官
之體扶持世道處邪黨之復來謹固邊防恐外夷
之潛伺臣身將就木心尚傾葵王國大疑當預思
謀之列朝家缺失敢陳尸諫之忠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七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八

啓 計募初贊

諸司

通漕使擧吏部

刺史察六條儀英躔於天上崇臺非一幹容下士
於幕中仕焉得其所依棲也秖以爲懼携扶迫戍
橐旁通恍某官名壓儒先道窮聖處載北方之學
典刑來自於中原登泉萊之門伯仲迭推於巨擘
自菁華一振擺脫科舉之外以文章三昧鏗鏘政

事之間最馨譽摭於一同峻武晉儀於列院楷模
黌舍海諸生以性命之微筆削丹書引大義於章
程之外所挾者大其進莊難輪兩朱轓二邦襦袴
駕一封傳九路布泉方星稗白粉之闈已地逼紅
雲之座議論竟以孤高而去聲色不動喜慍之交
剖漢郡之竹逐行問謝池之草亡恙覲圭甫滁濡
轡載馳得非邊頭四郊多壘之秋全賴裹地萬摠
于觥之饋遲之以又而後召意者將多于前功全
轂與何上欲問江西之事玉階數對公併輸幄內

之譽某鈍不可磨弱惟自植奏賦偶先於餘子竊
恥雕蟲讀書欲見於古人苦為汗牽十五年昨夢
二三考冷官授之於課試蓋盟猶是書生之故習
門所謂笑談畫諾不知幕辯之謂何親友勉行庭
闈吉詔曷事而長自忖汝心忠所主如立父師之
前一於順是或妾婦之道闘已趣勞還之命或庶
幾末至之賓蕭何入守關中寔夫鮑生之未論裘
腴垂投門下敢掬劉晏之深知載激儒忠雖空吝
腑

江西憲留郎中

按刑劇部迭贈郎宿之輝列爲計臺均席使天之
范積平日依歸之衷如以身趨走其前借以心聲
見之眉目某官胎光相閒軟血文盟議論鄙西漢
之賢成將焉用彼節義安我朝之呂范是以似之
謙冲究一癃儒器械直參諸老初亦相忘於琳館
追斯漫試於緹屏自詭循良遺跡不妨招屈雅遊
聲譽所願則在封留不容列院之逡巡旋復大農
之佐貳銜君命出使絕域虜在目中與宰相今頃

度支泉流地上相傳對篇之露奏亦太冷語之求
入敕身表著之上頭持節江湖者兩路惟三百年
立國培祖宗欽恤之仁故一再命明刑賴風采激
揚之使究消叢棘種滿甘棠珥筆帖然可續太史
江西道院之賦驅車至止聞賡東坡塵外山亭之
詩意者將多于前功遲之以久而後召家擅亡恙
剡除積於于門鋒驛趣還定有光於蕭某某鈍未
聞遺資坐爲儒較藝先登可鄙原夫之句教人未
既其如笑者之嘲蓋媿爲學之工夫輕擲居閒之

歲月出償親塋惕念民脂懷一分及物之心有官
箴在天三尺龡瀾之舌如幕辯何雖贊壽筭鞍之
中與受寮繡斧則一況大父綴相榜之榮擢而舊
前本泉山之附庸望以邑子憐之庶乎吏議免矣
苟窮行檢何以對西山之靈尚丐恩波其有如贛
江之水心旌所向舌筆奚殫

本司官

運管李通直

燕臺上客領袖一幕之尊閒嶠孫生俎豆庠公之

後其不遐棄必矣請以先施卜之事大彌恭通名
愧緩某官鴈峯氣結駿寔家傳灑落謫仙真太白
後身之出鄰笑進士有贊皇乃祖之風錚出鐵中
平反筆下手種黃崗之桃李眼看赤壁之波濤男
業幾何黙動邊需之念芙蓉笑入不妨上介之遊
四壯容馬一蔓足矣郤於吾屬以加愛靡以已長
而縱人解組朝天衆恐失依憑之重拔茅征彙公
欲引黨類而升某其來獨運所向輒左嗟柀官閒
散了此已十五年與幕長從容又不如二三子既

而復自解釋愈於今不遭逢少留數旬或尚陪座
中容安知一日不盡界肘後方難以言傳進而面
請

帥司官

帥參錢朝奉

戎閫元僚叨得三達尊之重計臺列屬容安一男
子其間厄職雖異彼司執禮如事其長某官高名
熙世穹闕倚天恩昔先王保忠勲於吳越于時[illegible]
[illegible]指帶礪於山河叨狡錢塘之都況念帛下之[illegible]

白嘉定之相去國而忠懿之門有公雅不擇官喜
於論事寂禪宣幕出舌底之平章靜捲堂簾寓琴
中之撫字屬湖未靖奉命促行翩然分刺於鄉城
至則就頒於行使建議弭賊全軀保妻子者忌之
有詔起家爲帥之賓客則可矣盡許國之心如日
而談兵之鬢永霜凝然賛輕裘緩帶之間暇不失
投壺雅歌之樂江湖爲襟帶坐銷赤白之囊朝廷
半老成入驂冬丹之轂其藐焉何有謾亦自持冷
官不出閭鄉再遊乃入江國佐劉發運莫欠一賓

有杜參謀實長兩幕儼容孤捻得尾步趨入幄運
奇非他人得與此議乘機扣請或孺子可教以兵
言則甚真理亦難拒

添幹參司直

計臺厄屬自疑忝竊於鯫生督府設羅莫至牢籠
於鵷序在僕則誠賛甚如公亦屑爲之得帥寮寀
之中執禮緘縢之敬某官純以學力充其道心夢
寐濂溪伊川之門去百年而得所入周旋考亭彖
山之席會二老而融其歸豈不登名於一科亦嘗

委質而三仕與其斂板而勞州縣不若篝燈而對
聖賢方聚蟻擾擾以慕羶獨為鴻冥冥而避弋廷
登之故府申命以理庭世所謂稽古之功公曰不
動心之力屬謀鄉帥就借賓僚寧辭尊以就卑若
有感而後應雖執笏而奚害西山之拄使過廬者
不失泉都之居寄居本府西山顧今多虞寧不動念未雪
國家之耻最關性命之徵能折其衝談笑問壽於
樞內更持此論從容借箸於上前某入俗未甘為
學不苦詎強仕之歲尚可三年讀書生寒遠之鄉

不得四方求友此行寘之幕辯或又蝕於吏氣儒
朱墨叢中碌碌因人而成事則碧油幢下拳拳考
德以問疑吶乎其言歸則斯受

鈐轄陳武德

伏將軍鉞司督府之戎昭若從事衫叨討臺之幕
屬雖則異事均之同寮其官兼領奇姿猿經秘訣
鄙笑衛霍每依天幸以僅全貫穿孫吳不讀兵書
而自合贊機嚴殿節將方隅鈐兵因其所長奚必
再命制閫倚以為重畀乎列球憶在淳熙維先名
將蓋君臣有志所欠者幾今事會至前惜無其具
是乘濠梁兹歲破竹之捷可使中原遺民倒戈以
迎拊而不行識者長歎六翮為王佐碩揚家世之
風三箭定天山會見國譽之雲景懦焉不武邈若
長思痛京都致猾夏之由坐儒者不知兵之故追
懲往失尚忍言和整細柳之屯幸勿為於兒戲贊
飛芻之餉願少効於審謀言奚用文意在胥濟

寓公鄭郡守

端明李尚書

前壘一寒曾援帥藩之檄祾江鄉列屬寄依吏部
之門墻天借幸於及公地可階而御李攝薦超進
衙袖贊恭其官望齊三朝名震諸老聲華塔寵榑
豹尾之其袁議論對床居屬行之領袖謂受用簡
編也大華平生精力其間辨皇朝典故疑玉音嘉
歎每怡軒表牋出紙價為高匪徒見之空言凜可
觀其大節在紹熙留諫臣之去當慶元斥用事者
非禁豪有華得勉盡肅寧廬相語被檢實朿屬政
政紘宜參國柄乃徘徊於方岳幾歷徧於文昌陶

士元八爲都督以歸還司馬㚢四至九卿而求去
上留甚切詞苦莫回佚以眞宮華之紫殿惟中外
官[illegible]畫繡之日少故兒童迎笑野服之樂眞耆英
社相從孺子亭可款君非繫君民之念未有易泉
石之淸傳聞丹扆洛問華髮衛公經濟大業竊陋
進士之卑司馬輔相初元亦自端明而名家風具
在國典可稽其冷緒氷寒名場浪戰偶然金帖南
宮之洸榜時則玉季上坎之司衙二老生春一官
在泮人或謂之耗錢糜廪窮未至於不飯無稳退

而窮後之成長是則飢寒之實見耐窮不屈見笑
吾亦笑之贊饋此來上獲下斯獲矣思之未得其
成說拱而頷師於大賢凡立身行己之方與事長
居官之要前言往行之孰可佩服先達後進之相
爲推揚而齋乃心敢請其目舉一隅而不反何所
取材或三語之偶奇敢請爲掾布之典記惕甚負
芢

本府官
教授梁同年

發藻諸儒憶共折帝城之桂依違下士淸不如嚳
泮之芹對賢主人懷我往少論心喜甚提贊先之
其官胸吞石渠吾濁雲漢古括蒼之秀氣取數獨
多今太學之名流屈指可計金注既優於三舍永
衛合間於一條何必道鹽愛麥波之語巧含選切任埜埶
穿不足飯還繫馬之官淸閒孫孺子之後謂誰意
黃大史之澤未斬醫士風於久弊接道脉於前開
休義無趁西山之薦足捲倚有重席東壁之書可
[illegible]其在儕輩中獨踸踔甚何妨冷官冠者五六人

肖贊永曹沛然百萬汁試問鷄林上客乃吾虎榜
中人側聆羣寮之閙不獨一第兄而已儻師們
引領偕二三子以同遊則風雨對床追十五年之
舊話相手之妙不得於言

瑜節推

輓衆塵中來助晏轅之算泛蓮池上何如儉府之
優姑置勿言相逢甚喜其官當貮經筒濟以文鋒
星下元精孕金華之仙伯榜中巨擘推璧水之名
流[illegible]兮雖卑而不嫌議者謂用之宜早溯閩之洛

笑入初筵乎章閭里之戚休發越湖山之精彩宕悸有此客誇詡口之朝廷乎老儒搜羅到此其方張之銳又蝕於同蘘與諸生課月書之工否今從肅使閒巖濳之幾何達已所長求人之益義熏師友許其為忘年交惟決宥倏得以從執事後所為蹐奮來易形容

本府諸州縣官

南昌帶守

經營幕燕不辭控地之勞問訊竭危便欲朝天而去將叙繾綣少留斯須其官鍾厥靈英遠共源泒昔齊鼻祖胄樓被榮之氏在漢耳孫猶立揮卿之節至今受賜有後爲宜發聲相應於塤箎最續可書之令兮式洪附邑與汝爲隣習熟於耳目見聞決洽乎家庭唯諾羅滕王之舞佩奚損西山施武城之絃歌化為東魯將俾凡縉銅亦勸盡陞諸鳴玉之聯其其仕以親皆名曰客杉袖可念坐氈亦無僕僕茲來聘幣安在懷古無盡忘今所須顧流馬之已遠慙無新畫挽征鞍而有請頒賜片言

新建郡守黃件

渡頭立馬問轍迹之奚遊江上佐軿忽琴聲之入聽遠來得侶喜甚似人其官天分之高地靈所産十室九進士族居閩水之濱一門三神童名震京師之遠翰其芒銳儼若老成句稽矮屋之書模楷泮林之席登巍未足為異得土頗猶滿同袍以弦歌壯戎襟帶休暇登閣未肯王勃少作之文忠清立朝端錢楊公生平之志其亦嘗獨拾大年多聞世漸不知其姓名身今又齒於賓客登執責重歲

覘望深同鄉邂逅之初至情可想報政笑談之後益事方新

南安軍南安汪令

身爲蓮池栖栖亦俗嘗來梅嶺字字皆香多得今君遠歷驛使其官霜姿凝潔風節高寒峨孤山之詩韻在塵外作廣平之賦名占人先要尋于真直訪大庾影跡茅店以持別春為花封而復留撫邑人而愛之真同止渴宰天下如是矣留取調羹其小草自憐飛蜀可厭頹趨清之已又欲嘗實而未

逢寄一枝之春納交益姑共千里之月索笑何時
要之味同當以意會

南昌簿

簿正之司能令公喜幙中之擲奏以汝為寧不自知所欣同事共官襟期灑落神采魁明對于大廷唱新進士以出雖則矮屋有大丈夫者存勿嗔勺墨之勞益養凌清之漸共出從幽谷無補明窗拂書而諂習君是就教也對雨而懷許簿何敢傲乎

宋寳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八

宋寳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九

啓[illegible]回賀

本道守倅

瑞守辭寺丞

恭審起家二千石拜天朝之溫言並江十二城得道院之名郡擁騎赴領春之約靴戕愧賀廈之遲共官猶戕南強遠矣北學謨躍江左導見謂管氏之功執手周南遲欲了文談之志墨綬未離於江面鼓屛徑上於邊頭從容對壘之邦輕裘鎮撫塔訪長淮之表沃欒驅馳賜環早晚於清班借箸敷陳於大略論高衆忌身退名香復把麾而承流扃舞袖之太褊瑞今內地甫供錦水之吟青吾故家忽報辭猳之役閒之感舊重以壽思衿襦少聽於塗歌帷幄入陪於國論某嘗窺自陋幕辯馬能不足為一臺之重輕得竊窺諸郡之施設問訊喜來於名勝謀謡旁震於隣封欲作賀賓相望一葦之莫到竊知嫩俗不與三州而並聲有大於斯如前所頌

與陳國守

恭審冊命剌史嚴自宸衷奏最而出嶺頭嘉卿共
理憂邊而視江西為朕再行德意具宣軍容陜觀
其官天姿直諒風力敏強生須女鄉孕三光之全
氣為名臣于接諸老之前聞居官不紛聲名行已
具有法度為學宰民社無非自書而來出幕持旌
塵有誦此詩以賀然陽山昔謂之窮處而富川今
据於上流非特父母斯民所闕師帥之寄其俗介
吳楚則當綫田里其境對靳黃則盡茸户門少費

經桃自張聲實滄州亭舘甫慶小西湖之吟方國
璽書入蓬大昕朝之對請借上著旋收家鑿其故
讀全謀新聞不長贊賢使若飛芻無俾丘內地馬
糜粟有覥所恃為上江之屏嘗聞守下雉之城前
者亦何便於繭絲今茲已翕傳於襦袴得塞外平
安之報每從郡置郵而來成境內保障之功更看
儒太守之政是之謂詑何以報嘉

隆興倅孔衎聖公

恭審賛藩曰二錫命至三閥閱世家正襲素王之
統摩然公爵豐為洪府之輝邦之人曰未前聞臺
有客欣然作賀其官代習過庭之禮宅存藏壁之
書古來南面之帝王忽諸不祀天相東家之闕里
施及無窮蓋與乾坤合焉其賢者逺矣五十一
世之嫡嗣下六百年之王傳降材自殊從政何有
屢監州當以不顯令佐岳則其體尊百官之富出
其門好官實客千乘之國可以道別秉太拘前代
嘗起而輔相之本朝有擬[illegible]詩者等之而上時
曰不宜其仕與學之未[illegible]相規而求益剡所從

來者先聖今猶疑有於興[illegible]節貴藹然[illegible]以贊為
邦是急饋餉亟甚僕敢問[illegible]食何如誰謂之迂[illegible]
暢其說

趙運幹

伏審以甲科郎入計臺幕豈無他客寧如天揖之
尊均是同僚獨締雲仍之好革此多幸寓于一賤
中興以後數年峙立而為兩漕既併省歸一矣宜
參佐亦如之惟二浙與大江以西盖一使而雙幹
仍舊得歷事權之重不妨僚屬之多上有父兄進

則比肩而至止晨均兄弟謁者呼姓以別之比同
[illegible][illegible]故府之際皆動色為吾儕而慶得君來而增
[illegible]覺我織之在旁二人同心共講加民之利異姓
為後敢萌爭長之嫌交代其官賦姿一泓水之清
當卿四明山之秀好文博學慕元祐德麟之名對
策鯁言有乾道忠定之氣倏泮煒其上最相宕許
以襃除焉能留邸以久需廣請佐郡而遠引側聆
吾長喜得宗英南游臨流幹運千艘之富東湖退
食往來萬柳之陰非特斯辭與勝槩之多巾箱其

人躡華涂而去試觀壁記高者為持[illegible]之逸腋有
閱書少焉自燃藜而上其坐曹自憐其脉祉對案
每值於名流炳乎其相輝之資和所以為問之[illegible]
邊須未歇顧聞堂上之一奇人品相懸敢說臺中
之二妙守卯以待驅車勿遲

交代馮運幹

廁賓僚之末綴欲罷不能瞻賢躅之在前忽睠其
後手所植舊桃亡恙僕又種新竹以迎交代其官
客操正宗叠參諸老伊洛之書奚負斜絕影[illegible]

[illegible]之校有師訓箋日出更瑟宏開於斯學拔茅獨
遂於其徒畫諾幾何大臺家之佽債淹留底處尋
壁記之舊題相視而驚試問其故翹材館資賢于
列群從案聯櫝以闘執槧每成正堪一笑彼退此
進加燈火十年之功小窮大通了簡編千載之業
座齋滿床之著述草堂諱野之經綸道特位而後
行功與言之並立甚久客疲厭辱公徒先悠哉已
分之工夫奪以吏家之案牘晨窮於拔烏儀則還
贊饋運籌已試毋庸告者致德問業欲歸將有請

焉荷其書[illegible][illegible]為世好

張[illegible][illegible]

轉輸列屬如推車之欲行臭味得賢覺同幕之增
重昔相望各闗越隔今聯亭如弟兄然厚甚襟期
覡之眉目其官材雖夭得業自父傳奏賦幾年至
今膾炙人口明經有手恥與胥梁華流聲百里不
以惠政縱夫姦据三尺不以入命媚其上又持此
道來佐于臺凡我賓聯得賢使長有梓人者工得
左右以趨如嚴君焉子之東西惟命然不壓下以

勢曾得盡人之情[illegible]所長何憚不告或曰勞歟
之異未免依人不如雅[illegible]之壽自適乃祖某名為
計屬既是書生對案羣猶滿前恐呈於應作吏一
字無涓是殆其然苟每事得因人成敢曰謀不自
已出然吾黨和與同之道異而從長夫君小之事
務合此所聞卷以求發測是之客曾士類意者殆
我輩人滕王之[illegible]集寓傳忼焉猶前日事以心相
與於面[illegible]乎

趙帳幹

羣馬賛[illegible]司[illegible]之責殷數甚代庖頗驅車其[illegible]
至持書以往問道所從其[illegible]與智囊世傳[illegible]
惟中興之忠簡猶肇造之[illegible]王皆先他姓以依[illegible]
蓋將與國者終始[illegible]遠風烈究存二水戶口
幾何可一目盡大江賦與雅甚嘗參心思若羣謀
衆智叢之則一司四屬等耳望來如歲僕馬奉卬
以歸吹送好風使者見材則屬某耿蕭水一寒之
甚客豫章兩昇而竊知名紉之鎮臨偉絲與之經
[illegible]之父[illegible]口[illegible]之餘至若子孫將扣擊

家傳而審相依為託不言可知

工船場

凡我同舟均是計臺之客用汝作楫未從宰相之
家江頭企足以須書裹承瀕而笑某官實藝秀傑
渾熙典刑鍊石奇勳究存攬陰肯堂好手新立棘
班衍三世青箱之傳[illegible]諸郎白眉者出璽轄給饋
在江之西[illegible]艦課功設場曰北吾事濟矣哲匠在
馬無夜半藏壑是虞將天上乘槎可到其自知短
拙幸共寅恭問歲漕幾何叶贊蕭劉之續繼風波
不動豈敢胡越其心行且合謇敢稽報玫

葉船場

從計使後謀參邊客之羣有大匠來敢問梓人之
道雖貽賤濺不以告既會面請其何辭某官秀出
相家昉遊宦海使合衆槎而直上却問剞木之何
如建臺據大江之衝移局自外郡而至一道合轍
[illegible]艫之區相銜兩場課功斧斤之聲不絕觀其所
指畫者信矣君素官然昔者祖風嘗作濟川之[illegible]
[illegible]於父側習知轉漕之艘呈華以稱職間[illegible]

指日後其念似人而見喜何揍浙之來遲日斷欲
穿早副慎下士之望心期相約勿作舟中人之疑
欲吐甚多亟酬未盡

林船場

歲運大計問粟幾何月命有司以舟備告聿來贊
縱協濟憂家長公閔而喜焉吾黨幸不孫矣其官
名登文籙志本儒科慷慨自期千人頭上圖欒一
笑三世眼前問禮方晨昏之嚴讀易爲剸判而上
自劉晏領漕事轉江達淮至南唐設船官隸古[illegible]
賴達乾道凡兩移置以隊章爲衆流宗議者[illegible]
公亏領此見江流之衛尾以給饋豁豈野渡之[illegible]
人特登仙去其小依綠水駁涉大川事會之來[illegible]
涯材具以試乃見聞之洑作舟之説與夫彼執鋁
之文是皆紙上所云今乃目前可擊方坐曹督役
正當衆工課藝之時容憑軾共觀劇論古人作舶
之意所期者遠敢借以酬

帥司官

劉叅議

[illegible]女星[illegible]公[illegible]新帥[illegible]大夫門
議慎之老成待劉[illegible]以同[illegible]朝之雅好爲此
時此地之勝遊其官學積功深[illegible]有根據執經麗
澤文從太史之遊筮仕清漳曾受紫陽之薦有大
際遇轅小淳沉彈冠迂奇於京扁影組徐濟於列
院聽宗学款入藩邸則漸渝策士臨軒直殿麾而
益近自此升矣誰蜓忌之乘遠障浩不肯留持直
道落其難合閣中素[illegible]無[illegible]聊後叅謀江右近[illegible]
可受或請易地境上[illegible]比所報謀虜内援何暇及
入頼我自倫者何如恃彼不來則誤甚既固吾圉
推及軍國之大謀趣歸舊班請決廟朝之密議其
敢説癡兒之了不勝狡婦之懷執栗晉儲以歲早
告來徵倫遺桼兵驕何周旋兩司之間倚賴一賢
之重雖六奇計非他人所得聞問一編書或孺子
之可教所懸贊敬乃後陰譢

傅機宜

敚正元之朝士四海一翁出東閣之郎君十連小
[illegible]偶鄰愼尚旅于外持尺書爲謁者先其官[illegible]

南土之昔源流兆太之學自崇爾不與賊俱活而
樂齋又抱志未償三世晶英鐘爲杜稷之元老一
生經濟䇿整乾坤而輙休衰欲起而相之公曰吾
有子矣伯季俱登于列高明獨進之謀解郎銅章
賔于玉帳近者虜變綸之僅返内而江一帶以當
防入帥相之深思猷佘俗之新智朝雲畫棟暇馬
賦南浦之詩夜雪貂裘警則草大原之檄使家國
洗積年之恨將庭闈喜解事之見必有寧官用酬
偉績奚爲覩漫出賛長甚珠來積紛如無泛連暇

歲旱甚矣知挽舟何聆南北崖之赴報喜東西隣
之無間智謀絶少空懷恤緯之憂機密莫聞詐驗
平戎之捷行且見矣欲細籌之

李機宜

伏審帝以碩望賔于元戎日報檄書鎭南大都督
之府執參機密慶光舊司成之家推其源流聞者
感奮某官英姿夙禀名父嫡傳時權姦傾陷元勲
學長貳首排虐燄唐司業哭庭中而不勝漢諸生
伏闕下而莫留非干戈爭結不休至天日清明乃

定盍召諸老覽英事之慈胡不[illegible]五臣乃追謚以
青簡續人已矣有子似之牽公交欲挽之朝行稚
[illegible]守難進之家法既解墨綬來遊碧幢淮甸十年
飽識從事之樂江流數處宜憂固圉之謀畀事力
一空於邊隙之妄開令蹄躇四顧於機會之疊至
寧不重感於先正或猶有望於後人間諜不得其
實情備禦可恃者在我尊前劇笑按堵十一城中
帳内飛書決勝數十里外予此一面歸獻九霄恭
實則衿中名爲賛[illegible]波流稍漲促邊餉之疾行岸

惡未平顧民俟之[illegible]念所碩此方之寧止求多於
餽則奈何雖分兩司存上客非吾偶也幸共一使
長[illegible] 密謀可得聞乎草草亟酬津津有喜

孫撫幹

自閩涉江迭君兩幕以臺視閫如出一家唯居其
上者無間語於父兄則爲之屬者猶比肩之子弟
得賢溢重拜賜多慙某官早以文[illegible]紛其内美孚
[illegible]三山之秀氣峥嶸六館之英聲[illegible]蜀兩蘇如吳
三陸雖昆既舒翹於亞榜執事會更放於一頭少

科名紀不掛口相從問學銳欲名家既振鋒于
宜春盡說經於廣廈覩孫洪易與耳毋庸館賓昔
爲公何人哉尚可羅士矧今國脉寄我詞臣自詭
在元戎之僚與客論當世之故赤白囊所至幾處
翠渤幢所畫矣先辭襟帶內維比邊陲而稍緩然
爲推促入當賓主以相從其自信其愚無庸於世
凡不見治之博士貧又來客於皇華昔讀史至流
爲之誅歎其有智今坐曹與羣鶱者對立而請書
爲時事之方殷闕公來而竊喜機籌所運者大計

蚤輓特居其一端私竊疑之非止治文書而入幕
所有請者或許陪師友以論心以意相手有言則
淺

張副總

恭審出綍九重總戎一道肆江西之督府襟帶素
雄付閫外於將軍旌旗改色先事卜日雖聲名需
某官燕頷奇姿龍韜秘略授書黃石不求[illegible]
孫異執戟明光便是禁中之頗牧[illegible]
[illegible]歷者三州[illegible]

何止數處惟斗牛號爲與然胡馬昔飲此江與
峒猺近驗于境鎮以元帥令之詞臣如垂崖守蜀
置酒於城樓如東坡夜宴設伏於戎帳爲之副既
能振職居其下罔不懷威兵驕而訓習之始難城
圮而包畚之費廣或備禦不虞之器或議遷大閫
之場相與謀謨盡還神觀春秋生殺已坐簷庭戶
之間河洛腥膻合建大鼓旗而出如弈者竊有志
焉痛九世未報之國讐撫百年難得之機會奠賛
飛芻之畫恐乏軍興許至細柳之營共籌邊議戲

下鼓預聞於樂布坐間必不厭於綠衣同此壯心
勿云異事雞鳴起舞又安用毛錐爲麟閣賛功或
可從执事後占詞匪報發吐更多

本府諸州官

謝啟 同年

謫選脩門共作江鄉之約久巢下幕何遲泮水之
来一笑相逢三同叙好某官合沙地望上蔡家傳
淡墨題書得春闈為半青舍選由夏校来雅不變
熱官殆未忘於習氣瀨挍昌黎之治匪但文名

洪爲山谷之鄉不專詩派曰教云者以道在焉凡
衿佩所至來從意費舍之緣未了毋填閑散更須
入太學以誨諸生會有遭逢必特坐細𢬵而舉明
主恭厥初入仕以冷自嬿及今爲柰續所禽翻不
若蘆鹽之味飛雲蓋棟相看宦海之漫遊細雨蓉
花共說慈恩之舊夢舉稽於施言出乎真

趙僉判

府幕元僚烈是氷壺之公子討臺一客自陳枌蔭
之鄉人且相携爲滕閣之遊未便要作閭山之學

剗紙、喜甚空谷跫然桒官參羅觀書錄
華競顯奇獨殿於諸昆芝砌傳芳名相聯於累榜
中有足樂官不必卑議臬沽千人之多撫字方百
里者二抱南陽之婉畫愛西江而重遊惟洪都舊
號龍潜而元帥今得螭史九百政事當舉者與衆
賓佐容決之如公此來不孤其望大則乎章於軍
府暇焉題品於物華南浦高吟了此詩債東平入
侍歸歟詔音桒仕偶爲飢學未能飽真桯轉累漫
隨群隊走趨竊意泛蓮自有一華名勝宗英如許

府望頓增衆所稱者翕然僕之意則異是家山爾
汝儻許爲忘年之賓客東南或尚可同日語由衷
之請未面已孚

僉判方宗溥 叔叔

問客何來僕方誇於大阮貽牋俯及衆疑是於他
楊豈游戲之使然抑謙撝之太甚長者過矣視而
洲之桒官尊叔論皆與刑學有源委盛哉吾里得
父軒諸老而尊時則我家有草堂先生者出水北
廬傳於聘石周南洒滯以授遂父師所薰習局自

別同列偕賢書而上遊其先登後生誦太學之文
成者相踵追時芳芳華者歇矣乃國人推遊而出
馬驅車邊頭校上謨功勾籍南外豈非朝蹟盡留
內重又作遠遊笑談決賓主之歡謀慮運文書之
外帳中有公在民賴以郭天上欠人扶衆推此老
益香晚節以充同宗恭切荷奬提今猶冗散祿足
以養官卑奚妨學未之成吾用是懼翱行行去此
有日當汲汲請于下風在網中而事尊敢言寮寀
立親側而侍誨不異家庭何以文爲是則情話

謝節推

洪府大藩壤以二三之執政碧幢佳客來從六一
之名鄉其視贊鋭要者流矣足並泛蓮而語隱絨
肯及拜賜多懸其官以學成家其傳有父三間坡
故居之屋起傳郡之懷思百年諱太守之詩經誠
齋之題品遺之來者是以似之材地更覺於寬餘
式曹昉開於步武曹謂一再墨爲之書上不如數
萬白槃之賁濃姑假途年矣傷至入幕則有體鳴
嶽舊地懸揚遺風判帥相與常時殊宜賓僚妙富
世選笑談之頃休戚所關公衡尺以量材當始其
客持旌麾而出府宜呂而門其渴於見賢幸甚同
案滕閣高朋之滿如僕奚爲廬陵君子之多親公
益信交誼其始情溥於詞

黃察推

大府泛蓮覺今朝之改觀東鄉行李問信宿而可
來非特接兩邦之主風亦將訪雙井之宗派聞者
皆喜況於同寅其官生則筆耕秀于儒窟追溯國
之餘響酷愛其文拾象山之前聞欲行所學局磐
曹之居底與貳令則近嬿重入京華訪舊遊之太
學相看倚筆問錫第者幾年矣而不作解嘲去矣
何妨畫諾唯古洪府萃今清流使南州孺子之榻
不懸空東都處士之廬無害與上官爭曲直議論
風生會明主急賢餘禁嚴天近其冗無處着名畏
人知撲面易衆之塵履揮不去論心芝蘭之友未
見已降因酬先施聊吐衷曲

南安佘判官

傳聞侯客運新池上之依多謝鄉入梅贈嶺頭之
信頒祿在佐臺之遠不得然負虞者但當粹然
天資濟以世美蓋中秀氣趾此山者多得之水南
名家似其門者蓋寡矣兩仕未離贊邑一邦之號
元僚嶸丁與省民猶居幕議藉大賢爲重携書賓
界尋無垢僞柱之塼命駕平亭訪祖師置鉢之石
悠然川泳薦者瀾翻將錄大庾以召還添入吾萧
之比事其里居素拙漕臺可知紛同采而異鄉莫
我告者隔似入於千里企予望之相與以情有如
已面

袁州陳判官
王事比肩引金宜春之上客書簡到眼知為古靈
之名門今雖雪水之居源自閩山而出維梓必敬
貫剌謝愆某官器韻粹夷典刑醞藉容學先生之
烈寀未成陰刑廷諸昆以來庭蘭茁秀畢之棲枳
乎何溫進則泛蓮而不驟捱筆庋飛莫雄幰搦撫
機緩發不趁時趨將青其車留望此府懷哉乃祖
取諸三十士而無遺豈其閒孫過者千萬人而不
顧必有巨力鴻言清朝未抵是書瘝無䄬漕畫張

顧侍晴瘝乎之興捧檄交馳誰則督鐔顏其歷瑕
安而坐使他人冒暑于行吏州縣未免徒勞郡家
僚豈應借重文移不審曲直有歸雖還遷不手於
下喬然銷印莫援於始失壹家分責同鄉〃谷〃
多陂量太寬謝語之譏倒置言之叛汀或甚心吻

陰與裁錄參
倚江望飛甍之艘慨思准甸斜郡郭紀綱之掾主
自舒城亟剝來緘要諮近事某官學優而仕人美
於門幾世瀟山飽習邊頭之勢一官衛嶽却籠尹

口之書了此富馳逐於功名居然又棠紓於州縣
惟洪以都會顯異群之嶽市同當知死生民命所
關此豈阿媚上官之具据法不屈得非唐戴胄之
傳活人雖多肯袁漢于公之報陰功所到好爵難
辭某無桴在隊之騏忽報飲江之馬近聞斷尼嗟
哉生靈公自邊來知彼虛實領陳千慮亟吾十連
儻無外虞得相安堂奧之內庶幾我章竭微勞瑩
府之間幸疾其驅〃容以扣

程錄參

命汝作士期于無刑憩吾猶人必也折獄此平時
所素講宜君子之盡心某官秀結義峯名喧園水
學從錫第宜閩迹之甚清苟可及人不擇官而後
就始之警盜舟則詰囚惟洪為都自晉已後富燠
令也發函而出濂溪簿也抱案以爭而況司存乃
吾職分傷哉散久毋曰寬難豈皐陶之不靈如在
左右將于公之厚報不待子孫某無畫飛芻有懸
靈果方宜思促殘年之曆有佳人合暮日之雲細
思檻外之長江閱盡官居之傳舍去來如相避智

士以智愚士以愚澹蕩從此辭南山之南北山之
北

袁州方録參

飄然遠客入袁城君家之聯事甚都曹自閩國同
宗而至因念僕之臺長又為公之郡侯於此相逢
良亦不偶其官天姿獨得世系有源兄老叔與周
緒出寸寸之遠太常儲在漢派由三子而分久矣
居河之南繼又渡江而左在上游者嚴之肆德常
出白雲原處士占吾閩者莆與合沙俱以烏石峯

得名然試問夫材孰寡孰多抑所托之地有大有
小州揖方山之雄壯理宜大族之繁昌牓艷金花
班高玉笋至今猶說於名父有子克傳於當家合
踵登朝今猶治獄所關生人之命請盡君子之心
民自不冤無貴踊之鬻市身享其報駕高車而入
門剡如某是乃同姓尚為此地留者蓋以行司在
焉西風愁攪於旅襟上日喜聆於賢檄進既例陳
於寮好退又密叙於宗盟竊笑兩郡一嶺之交缺
焉脩拜邂在三峽五臺之下得以譜通詞不當駢

施所宜報

陰興章司理

會府人稠如麻獄市理曹職重乃虞士師得賢者
米為郡之喜偶捧行臺印以出乃為記曹書所先
某官一枝秀出於吴門八葉傳從於閩相父書飽
讀夢亦青雲官游昉開鳴以黄綬王吉秉參謀於
廣屡敎之又屑末於小秋豈城敷獄仲昔乃晋
豫章之地右院盡心堂上近覧江湾漢之符斷刑
而威頻久之有語則昂頭去矣某佐郡無補請律

未能忙裏搔頭雖司存之各異公餘會面間全活
者幾何其喜可知欲言不盡

郴司理

會府獄掾有三左獨居最名門家訓第一古來相
傳務之官必有可觀得其書何以為謝某官毫端
光焰書種源流在有唐號為禮法之庭至本朝有
唱古文于世賢聲相續劇治不辭拜盜有方潑茁
接之烟浪詰因何處問洪獄於斗牛自空囹之風
不傳閩畫地之謗亦惴慮傷汝體竭盡吾心毋曰

理官不在古三后之列有如司寇亦居今八座之亭某本是山人強名臺省出則相孟晉於寮寀坐爲翻飛鵷之文書聞風而敬士師焉敢凂於下惠用字不當律令恐見嗤於儀曹何以教之是所望也

建昌朱司理

瀘水莆溪修作閩鄉之別李官蓮幙均爲江國之遊般上莫前由中有喜某官天資甚偉風裁不羣地近鄱陽人謂考亭之族霜凝白簡家傳橫榻之

聲畢之不虛尉曹識者知爲仙隱晉當畫接官以秋名汝往欽哉惟教惟明民散久矣得情勿喜所不若江河之易避有如盱川非因求門閭之必高自郭于德其漫佐郡之日久知珥筆之風成無訟蜚蜚徒勞積牘然念搜求情僞或於故紙失之不若審聽色辭所活平人多矣非徒交施亦有味言

孫司法

畢蜚臺扉觀會府之群材中有官娛真法家之翀士說香甫從此去小阮又惠然來共事初終者云

一汉遊某官續泰山之陰緒鬱鑑湖之名門織文天□久用踏槐之勝作妃月姊夢猶折桂之香始乎句言不嫌吹則執簡以往雖十事九律之有證括盡人情然千變萬態之無窮並緣吏手酌之不差乎本意是則有望於通儒痛除柱後之文持心近厚設值榻前之奏明目數陳某漫謂依違非徒轉桀凡坐曹徧閱積牘亦何事匪曰從條任法不任人至今世遂成流弊讀書不讀律在前賢已嘗教人姑酬先施更欠熟論

周司戶

郡號十萬戶惟會府真倍之官稱百八曹得所者滋重矣屢傳來騎喜剩素魚同僚中有足晤言在幙下愈不落寞某官年不可及天然夙成人道三國周郎英姿秀發誰識本朝夫子太極容傳前修不墜於當家初並使投於劇地豫章方一千里離注禹牙紹興餘九十年浸增生齒按版圖其數行門杼軸則實空民曹何以及民講求不倦地官之而辨地阨塞周知然執事之所謂脩程而某又罵

觀近事自霈澤相傳於元日九趨官惟恐其後時
獨公為代者謀及境乃翻然返有如此舉便激勵
於薄風可畏後來敢誇言於羣衆和衷必矣占報
欣然

陰興朱監庫 户部贈軍

南豐有士足富此香吏部何官乃隱於酒笑僕之
問粟奚味覧君之緘藤甚高其官沉酣六經糟粕
百民詞場苦戰寒花贍有晚香官路徐行倒蔗漸
逢佳境既脱薄領又營槽丘調度急於版曹榷酤

至于江國若非為養兵設亦豈欲與民爭醇乎為
家之春是則諸庫者職為醞而仕耳竊議白眼之
步兵縱意不在焉合作蒼顔之太守其出本為於
飢迫念不到於醉醲徒自心勞誇參饋餉之百萬
計慊以賢擧不如莞庫之七十家意之欲乎言所
不盡

南昌周宰

南昌冠八邑中有來賢尹濂溪去百年後得匪閒
孫揩摩記壁之塵埃喚起銘心之德澤九曰司空

何為矣談其官名歷羣英學推本統公生中古已
久不夢於周公道在本朝崛然有起於營道惠爾
後學況其當家精舍進脩把通書而為的津林講
說揭太極以示人三後立言一生受用令乃舊臨
之邑入而首拜其祠識法常曰與民仁哉斯語爭
獄不屈當路直以事人見者謂若存兮不然何其
似也先生往矣局於持節東廣執事成之餘此得
時行道其幼嘗有志壯轉無聞轍衆慶守太之厥
僚愛蓮專上至則躊躇聆君益來使我重感新政

過入遠甚端有源流遺書與世共之慊容贋難為
酬學意盡去陳言

吉水陳宰

風行水文號為吉地世其縣譜來從太丘咸曰一
同萃此二美其官出語盡成章之嘆憂時攢對策
之眉客路徐行既昔者學製矣臯臺上介又何以
還債為苗積討萬斛者多邑可當一郡之半歲且
旱甚公帶春來尸至撫摩不憚發廩以賑家揖告
語可無壤溝之虞不頓催料律令之名便是培植

中書之考其追憶[redacted]光範之日同誦佐郵車之文賢者繇是通閨僕則依然破幞賦分甘拙窮通兩付之勿言寬民一分議論十反而不厭交訊之始粗見乎情

高安余宰

來從相關號古子男之居言念臺家有小賓客者在胥吾之至熟味而懸其官材雖天成其亦世濟源流甚遠嘗生慶曆之諫臣駢結未林遂作紹興之危輔將顯顯者為元成之子又駸駸焉及魏謨之孫治者所為丞武其名度節既參於上个託封又訪於高安雖籍郡所領邑三然遺院自看郭始治以聖書愛人之說贊之縣譜藏家者同甚得斯民之心請借乃祖以頌巧於製錦歸我公是以來兮譽之割雖宰天下如此肉矣其問其從出毋乃太寒強冥之畫諾之間非素所討論而得想傳觀書檄豈不笑幞下人欲叩問典刑安得為座上客所幸審邇或可續聞

諸縣官屬

奉新李丞

局劉晏屬奉教令在目前有藍田君豈力勢出簿下均為各贊其長未論所居之官不旬月間相先後至覽臧藤而甚喜殆造物者相之其官中原故家南土奇士雖居令而行古人道不媚俗而什時世莊一官恬如少壯之不忙諸公交嘆回旋之太亟惟以退為進五登選部之門設以畀易尊是中書之考王用王汝丞矣負余秖痛掃於庭除悠然涉筆不必覘其廚傳知是耐官其自儕迓踵亦頗牢落非所急庭闈之養豈輕捨林壑而來通塞有時置之勿復道也寅恭共事忠焉能勿誨乎

新建趙丞

庭前植竹千挺著公子以遊清筆下連粟萬鍾嘗書生之太俗官在人所擇耳手剥翰而赧然某亦御苑鳳雛天池龍種登名較藝驗太乙之書多不澤錫官笑謫仙之命薄不嫌勾會酷愛平反曷不丞于大宗肯作貳于新建倚郭邑二裂江中分以望言則西昌不如南昌以景論則此地獨多勝趣

洪崖仙窟與滕閣對東湖風月徐亭存多乎美哉盡於是矣令居長而苦不給尉與簿又冗且卑惟贊公容與其間有暇日按行之樂從頭檢點盼紋轡以長哦策步高華報居環之且至其栖栖臺下怱怱年餘所見文書眼鞍爲昏如前境界足或未到輙因告至自概徒勞益鬪吾嘗同僚豈欲言而不盡儻曰予有公事敢遂去而弗來雖拙於詞足覘其藴

靖安朱簿

漫來巢燕困滿眼之文書得素烹魚喜接頭於簿領仕之方始銳不可當其官實浮於名資充以學歷數渡江之人物莫盛永嘉適來通鑑之論綿豈非華族固宜巨擘開拾危科造車審察於閑門歛板端凝而謁府靖安之地雖僻令佐之官一新笑語吏民此豈朱墨勾稽之手從來舘閣合還丹鉛校勘之儒某入幕埋頭與書隔面儼然真一俗吏幸甚得我輩人儻其交一臂而談或可勝十年之讀聞水心先生之無恙盡亦有異聞乎贍方面含

人之在前求之有餘師矣恐論如此公意謂何

分寧方尉

恭審客塵漫游江外有神仙之至自閩中幸甚得同鄉人問之則我族類久欲占謝喜難形言某官人以地靈源從天遠以元老爲開山之祖至玄英又名世以詩要之居大河之南盛哥摧丘山之派試觀名閥多取倫魁切出而接英遊寧聲六館不幸而屑特對宜第一人未青此甌乃貫其綾謂尉亦梅子真所變而邑又黄山谷之居其志苟行此官不憂處北部而垂棒且擊豪宗至太傅而擇金乃榮同姓某雖居莆與合沙接皆自光之固始來於此同官因而敘譜不必強分於南阮初非錯認於類標然而公尾群僚僕居下僚皆未振迅爲户門權且交綢繆如輔車然推及乎人尚祈先潤於宗族譬濡以沫何敢忘於江湖其義則然於詩可略

武寧樓尉

客來江路問梅信之尚遲便傳驛書報[illegible]

定殆自天有相得與斯人同時其官蘭茁其芽
新翹以楚生而異禀人推實婺之元精許以馳恩
帝曰樞臣之有後既白眉出諸郎右乃是錢在百
僚中謂豫章昔子真之曹未況武寧亦柳渾之舊
隱郡八邑距城獨遠地多山其民稍淳不懸棒而
亦威信佐琴之有韻褊不足治慨然長思近還西
北之寸天歸遷且至勿謂東南之一尉有志於斯
丞陳實劍之篇漸復青氈之物其自笑塵中之吏
休言幕下之賓微一及民漫十闊月有神仙客來
共合於官縣無老成人尚可咨其文獻濡毫繞畢
倒屐亟迎

湖口鄭尉

傳檄郭邊頭之警帥有隱憂按圖觀湖口之衝尉
亦要職貽翰亟剡知賢恰來適焉捉事機之交戉
者為手段之試其官天然贊羨代以儒興一漢有
兩司農經學從此始矣三山祠十君子公家居其
二焉何拾青如芥之亦難顧五白成盧之太晩長
揖輩流於六館行為吏隱之一仙黃綬拖肩亦變

瀾眼齊安隔一岸許鬼哭可傷彭蠡為衆流咽波
靈亦怒幸其驅適益以脩操焉前之步二三不為
氣後胸中之兵百萬當立峻功未職雖豫章是棲
勢與潯陽何異贊漕之與之是惺臨期索智而不
來然立國之本末甚長而守江則規模已拙況採
之甚可綫不圖外閫寄內廟謨固有身任其責者
君底僚僕下客如或我用何以我各竭乃忠或得
其說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九

啓 狀祭

回交代曾宰

被犧田間焉知美製鳴琴堂上適辱好音恍將八於迷塗幸有漢夫先路問期雖邈報賜敢稽恭惟交代朱官南豐太史氏之家嘉定名貳卿之子生長閥閱見迥與人殊問學文章多得天分囊以冠裳而不住直於帝布以爭驅恬然弃難漫爾哦竹盡趨玉筍屈試鏞川綰墨綬以臨民妙齡難及擁黃袖而出令老吏皆驚如偃愛人如求治賦不聞孔門此風久矣適於龜山窩邑見之側聽鄣傳新宋縣最鄭人歌僑之政不待三年建武召審之封正當初載某懶迷時好閒居日多掌泮佐臺嘗謬參於賓客趨庭斂板乃下列於子男苟可親民不妨還俗幼知有絃歌之訓近駭聞湯鑊之言博採旁詢審是邪之利病轉難爲易經執事之整齊有坦然之規足以遵則冐焉而往有所恃爲五斗米竊自憐其麈容特、辦香預有請於忠告占酬語短綿好意長

通劒守傅寺丞

名門雅望填龍化之與區僻壤小生忝龜山之鄉邑婁扶植成熏祓贊名恭惟某官挺特南土之奇源流北方之學自忠肅不與賊俱活而樂齋又抱[illegible]未償英氣鬱盤鍾作貳卿之傑諸賢凋落獨留一老之尊上欲起而相之公曰吾有子矣歷稽學業超出輩流爾命家庭尚古人鯁亮之節氣吞埴屋陋進士軟熟之風自奏中年入陛左帑宰晕極盡邑宰勞孫忠敎陣親結知於帝渥衆目側耙覺突立於班心掉臂不留把麾徑去七閩皆鄉國易報平安兩境爭使君各知相欲佩乘心於鍤驟之項寒吏膽於霜濕之中然森此民愛護如子休聲熾甚幾若受馬初政周回之方新善類離合之可畏盡婦大老更起名流述爲司徒舉周家之令典親攬庶政翊漢室之中興伏念某自審迂愚不堪馳騖從嘗掌泮亦漫佐臺癖雅慣於田廬居閒最久出柢宜於州縣須入何辭幼知有絃歌愛人

之言與習闈無字催科之説以鹽爲命則譜所無
欲爲局面之生踈況心機之短拙包涵不貳則闕賦
爾絲太甚則爲民斟酌固惟厥中伸縮全繫乎上
聞賢牧隆寬之易事白大人以□□而有辭敢借渴
於脯膏轄兆名欽恐少究其勉勸勉竭疲瘠頌祷
意長綿摩字短

二潘劒倅

疑鄒堂重據雙水之上頭墨綬權輕墮萬山之深
爰行遡前軾借候司涓恭惟某官文灑潘江名轟

夏校每一篇出与子爲後進之楷模與諸老游盡識
前脩之本末泮林誠有足樂究靡不害爲高頃焉
仙居之辱臨究若占靈之復出持此邑最宜武朗
行脚踏京華不受規塵之汚性耽方外惟尋白社
之遊演山之風足懷劒潭之月可釣然新政急材
之始豈名流久外之時雖則平分未甚展於驥足
實諸獨坐盍先義於豸冠伏念某本來空踈重自
廢情少年場屋悟夢裏之偶然壯歲功名付世間
之能者初並不出闔境再遊僅涉江鄉銷去歲時

多在林壑及物未磨於寸念援身自試於一同
未嘗錢爲識平盆之智未嘗折獄恐無几案之
才依監郡以爲容或報朝天之已逼有二日承顔
之便足侈終身與百里戴德之氓共攀去轍走趨
日淺鮮附意長

本路王帥侍

少也受屢侍先生之几席壯而試邑倚飛帥之旌
麾身墮窮山贊千崇戟恭惟某官望穹諸老節著
四朝識疏如陳了翁經學如胡文定所自負荷重

矣非特科名似之以二公不相於前今猶遺憾合
一世具瞻之久豈不在兹入剪朝姦出平峒獠功
每成而輒去名因謗而益尊紫薇兩登曾不旋踵
方嚴十稔若將終身課奴種菜之詩傳對客談
之興遠誠足逃世紛而避俗囂寧不悲天命而哀
人窮先皇甫起以州麾嗣聖旋陞之閫鉞撫一
方之事定扶持四海之慮深內而善類倚以爲
離外之邊機東領而西過必得溫公一章之入
兆起元祐百年之昇平寧私七閩久覺兩地伏念

某漸入老態猶記兒時值公守莆嘗主籍挂笑談
可敬以詩生四庠之榮學問無窮此語為後生之
勉閒有讀書之歲月懶為荒業之膏肓亦既鬓斑
可憐綬墨備名責實雖漢代之法嚴學道愛人於
孔門之訓在然而書佐督郵之所嚬藉里胥亭長
之所姍嘲不變今令之健名欲行古心於斯世倦
憑舊眷垂軫孤蹤子路在蒲或者值夫子相魯之
日士元宰耒幸而當孔明治蜀之時託覆望啟緘
學字短

諸葛憲

玉札疇庸金科移傳上盃明習國家事問獄幾何
公有澄清天下心登車至止二星齊照七聚交歡
恭惟某官傑起東南源從忠武風雷之氣未散長
鬱蜀都山川之美所鍾載生禹穴識論直驅於千
載科名聊視於一毛幕辯風生蕪陔書就識者謂
寄袖功名之手知其非久踏州縣之糜戎監甫登
招諸生於晨館客臺參討計羣吏於星閣步武浸
高庭明漸廣肆我寧考越今嗣皇念湖外去天甚

遠與閩中易地皆是三百年立國培植祖宗欽恤之
仁一再命明刑賴風采激揚之使皆諏所至洗冤
為伸君合兩路而計之奚止千人之活者光華六
譽借聲詩五闋以歌開濟兩朝了鼻祖千年之志
敢遲以報毋久悉驅依念某本莆諸生為錮屬邑
以過歲月不堪當世之驅馳生長閩閻識疲氓
之疾苦近方滌止適大不然供公上之需舉是空
盤落秋礁之筆至於滯流古道良難初心有貧贖
驅車之將至盡負弩以先驅

袪畏簡書阻候迎於水上奉承使指竭撫字於山
間全藉洪庥少酬微志

王潛

星臺轉漕阶詹郎宿之輝雷主附庸寄倚使天之
莊势扶趣戊熏祓贊名恭惟某官江左華門河汾
輿學繼昔祖烈節芬元祐之間于時黨家名在溫
公之次爾來者猶十世宥況傑然於一門中文采
足以歷時流議論足以定國是中奏最列陛
華自說民廟論兩邦之捷語就狩似節流九呼

泉入既擬議進宜持纛帝念閫主公馳周原謂
四十七屬邑之繁與數百萬生齒之踏宅生殺命
所寄分曹列職於其問朘削居多淺膚相半尽
其慷慨之凛若解印逃去者有之抵高輓粟之勤
歸相天子未徙植槐之蔭圾還世官伏念某本來
空疎重自蹙惰少年場屋悟夢裏之偶然壯歲功
名付世問之能者及物未磨於寸念投身自試於
一同幼知有絃歌學愛之言與習聞撫字催科之
說以監爲命則譜所無驚局命之生疎況心機之
短拙包茅不貢則斟賦前緣太甚則厲民斟酌閫
惟厥中伸縮全繫乎上預懷戰惕敢卜遭逢不素
饕兮深恐長人之亡術言墨綬者尚祈按部之隆
寬皈倚意長編學字短

帥參

賓佐可尊總十連而望賜撫封所際幸百里之依
仁曾喘息之未寧敢纖題而贄敬恭惟某官江東
獨步斗北一人蚤達夙成蔚爲四朝之望徧參歷
盡得諸老之傳穿蜀棧以訪昔浣花之廬探禹

穴而游今赤松之里涉歷不爲不富材華愈出愈
奇入宜緩於禁庭適淹列院出當居於方面胡贊
元戎談兵之髮未霜許國之心如日閫號與地海
涵驚波藻翰動搖於湖山雅宜行樂念慮周匝於
河洛誰識隱憂促還舊班入決密議伏念某甚矣
百拙奏其一寒少處爲場屋之遊可羞童習壯亦
有事功之志不解時粧倚席僅祖常談佐轄于無
奇績不能自振復墮徒勞昔嘗聞愛人之言近猶
爲逐債之地付之綿薄鮮不錫傷幕中之辯其懇
已傳母庸苦說天下之難惟縣爲甚諒亦動心其
而全之深所望也

沈帥機

十連載筆寄參玉[illegible]之謀百里鳴絃濫竊銅章之
寄階聽幕府肅班鐵函恭惟某官地胄華腴天姿
粹美過人問學不知古有佺期照世詞章見謂後
來既濟仙曹寄徑邑最策勳未還青瑣之華來作
油幢之客閫號與壤海無驚波藻翰動搖於湖山
雅宜行樂念慮周匝於河洛若有隱憂促歸幄內

之壽入借上前之箸伏念某甚矣百拙莫其一寔
下同上 卿參
趙撫幹
八省藩垣雅宜上客折腰拔邑謬號長官疇昔楚
東之識賢爲今閩粵之依託僭陳短淺仰瀆高明
恭惟某官挺樂宗英詩書帝胄好文博學如元祐
之德馨對策綴言如乾道之忠定未弱歲而自拔
又前人之所無久已策掌泮之勲徐乃入佐戎之
幕既號與壞海無驚波近交馳綠士之文殆預爲

成邊之備無事揮翰文章動搖於嵩山有傑蒙
僉慮周匝於河洛入膺借箸益壯維城伏念某艱
別周星荒嬉送日骨凡如許敢作糾官之嫌杖批
非長不堪劇邑之試山僻而習尚獷賦夥而供億
艱綿薄自疑錦傷是懼天下之難惟縣爲甚乃今
知某中之辯其意已傳庶知免矣所爲仮響未易
剸裁
又　李運管
星軺贊饋亶賚上客之賢雷土附庸謬竊長官之

號僭陳短淺仰瀆高明恭惟某官秀孕嘉禾根蟠
仙李少年科第直大呼以成盧壯歲官途覺徐行
之有味跨飛鳧而直上睨振鷺以不留爲漕元僚
愛閩佳地咄嗟餉辦談笑訟清列叢桂於臺前行
吟香東喚新茅於堂上細品貢餘入疑其瀹茗有
以樂入備一歲錢穀之問匪但十年旌麾之排伏
念某牢落地寞陸沉歲久固嘗倚席借祖常誇豈
不佐貂了微奇晝不能自振毋惟徒勞幼知有學
愛絲歌之言爽習聞撫字催科之說以壘爲命在

諸則無所淵下邑之慘舒全在上臺之操縱幸逢
臭味敢吐依歸幀中之辯其意已傳毋庸若說天
下之難唯縣爲甚諒亦動心詎而全之深所望也
袁推官
妙東名流來參姚畫稽山仰止信多產於英賢剡
水清兮乃能容此佳客權均下邑恍寓寸緘恭惟
某官踐修無瑕議論有韻千巖萬壑鍾秀氣之蜿
蜒四世五公紹名家之清白出其所學至則有聲
幹心機鞅芴之中寓德意術楊之外然皆一有司

之事寧知上幕府之尊郡將高明運精神而獨出
屬僚參錯供臂指而不皇從事既賢主公大喜如
河陽石如梁苑鄒坐而商田里之戚休暇則對溪
山而登嘯聽析觀碁之樂豈不信然聯鑣赴闕之
詩行且升矣桒一雷之試數月于茲苦言於強項
之民流浮落私鱁之筆顧書生之迂闊太甚開郡
僚以弱綫笑之討徹執事之聽聞敢求警誨併寬
公家之程督容竭撫摩祈嚮不貲編歷間究

謝范禮侍舉陞陟

遊附學製分蹤蹟之平沉况乃列掄材忽姓名之拈
出夢所不到得之若驚竊以有社稷有人民孰可
繼由求之後談文章談政事難乎在歐蔡之前方
非達材成德者流莫能彌工鉅儒之選如某甚矣
自拙凄其一寒少泊爲場屋之遊可憐童豕社亦
有事功之志不解時性府庸僅祖於常談佐邦了
微於奇畫銷去歲月多在田廬因誅養志之甘甘
寧免折腰之勞苦俯首貢鄉漢代之法幾學道
愛人有孔門之訓在攬浮落私鱁之筆驚心捧公

武之符頒費爬梳拍安撫字稍因暇日讀書松竹
之林出見老農戴酒雞豚之社拙政深藏於窮谷
爲書俄墮於層霄企瞻中朝之聲名久欽大苑私
念慈母之血脉非有它锡顴分位之和懸欲攀援
而奚敢僭預籠中之數誰爲閣下之欺公其必有
以取之僕也何修而得此將飭儼函而和謝遼雁
陟岵以言峙痛念而前感深於懼盈盖試遡其官
容撲本統力扶皇綱規模恢閎如慶曆之文正經
學明經如元祐之純夫了二公抱負所未爲將一

世經綸之有待惟廣青氊之家法多妆夾袋之人
材曾是迂愚亦叨汲引某敢不痛自克厲求稱生
成愈所讀皆聖人書益思勉學軾於公爲門下士
其敢辱知皈嚮意長編摩字短

永福學職 永福寺居

得地一同盖古子男之國去家三舍猶吾父母之
邦愿友其士之仁曰師則吾豈敢伏惟某人沅芷
鄉閭之望學校之英筆掛風霜富胸襟之萬卷名
高月旦宜領袖於諸生試評三山莫盛一永十家

而九書室七年而三倫毗儀爲甲子之周行矣壬
辰之值當仁毋遜嗣響奚疑其久矣杜門盍焉入
境聽誦聲之發耳覺喜色之上眉進耕牧之鄉不
妨議政延臨卭之客敢諉爲恭率爾占删辛甚乖
朕

通安晩鄭相

天相皇家啓師臣之際遇地寒遠嶠逢世道之開
明敬誦所聞匪徒以賀竊謂君臣之會今昔所難
歷觀寶康慶嘉以來有如晏杜富韓之彌綸未

竟牽掣已多惟熙寧東眷之隆與紹興柄任之久
一則以偏而流禍一則以專而怙權曰賢者不亦
憂乎得志者又復如彼事不相偶言之永嘆若夫
上有聰明聖哲之君下有魁偉傑特之誼如高得
說如尹暨湯惟合則其道孚惟聖則其事洽可爲
今日之深慶盡捻本朝之前聞恭惟大丞相樞使
國公先生自期稷契忠嘉不作漢唐人物誦大明
生東之句洗日胚胎觀豐水有芑之篇育材手段
挺然方負太學之望識者知有台輔之風果而翊

代邸於初潛爲甘盤之舊學龍飛英主鴻碩眞儒
政機並參於股肱宸札密付以心腹殆千載難逢
之會何十年歷治之遲非勵精之未遑若稜悔以
有待亦欲除吏興武帝之不堪弗善避權竇皇
之招悔昔也彌縫而蔵諸用今焉溥博而出以時
嗇發乾綱登庸鼎席若皋陶果敕容並罰之刑
寬若溫國改更永絕羣憸之報復解政辭若星疑
渙然還中書復奏之規屛言路副封之壅府內
先於宮府棋笲林綜於遼鄭篤直戢而民瘼蘇甦

楮通而國脈活草茅長慮壤極必窮宗社有靈變
得其正攢眉甚久到手即爲凡事可次第而行其
要在正邪之辨聚吉類以咸召夫來之慶風斥巨
姦以掃空未盡之狐狸然陟昭明趨嚮凝定中材
將化爲善使可使忠小人豈必無能陰當在外各
安其所毋害于成蓋胃襟備閱世故之多此宰相
用讀書人之法梓匠素具於成室醫師盡出於全
方所謂大有爲之時非特小正吉而已行之有進
ㄅ無退議者盡滿其所期淳熙初元六十年而[illegible]

見端平相業千萬世而有光士而未忘懷於功名詎不愿附見於尺寸伏念某生最僻陋少亦激昂可笑雕蟲偶先鳴於諸子恥為汗𧑅欵窺見於古人倚席僅祖常談佐軺了微竒畫綰銅再試邑債僅償捧檄輙乖親歡永已分棲堪於晢莫貧未决𡚶買山坐銷田野之歳年冷看縉紳之風俗炙熱門之手趨者如馳護處女之身老不敢𡤓擬尋舊步仍闒銓曹挑撍𥘉踏於京塵宣麻大手㨗廷號童馬䄻矣厎貴至於㳚騶賔厨蕭然士夫為之酌

洒不兩兩冊所載盡接耳目之前拓開大公新美衆聽力起人材之精采共扶國家之本根親覩覽梁襄幾占登巍之半陸沉枯槁令亦有吐氣之時自歡三十年之滯蹤豈無千一得之愚感有感而奮若相其逢敬修光範之書上發大鈞之問尋上布列抑誰旁副於商招四海孤寒其敢自言於隗始莫逃栽鑒儻湯甄收

賀諸司 計幕賀贊

肇漕權帥

恭審綸命申畫綬章共二相如蜀中歸報勞還使車冦公河內借留强摩閫職部民動色以相慶慕士聞風而亟前某官家傳青箱師授正印山堂以淡遠厥後栗齋之用屈於時天特壽耆俊之身意蓋了父兄之志倦遊省闥出按江壖清訟牒於十一城不厚誣其珥筆街舳艫者千萬里若無事於𢍁鞭既觀風而有成合乘傳以入告屬時務帥出命借才行馬六轡坐馬十連提封增重來以三銓召以次對爽轍在前漕帥亦以侍右郎王以待制改除觀油幢翠

節之相輝稱秋水長天之共色溢而閭巷之權頌收入珠璣之唱酬人亦有言不日齋壇之眞拜上將大用若時參席之登庸某趨事有期贊名不腆手捧報章而驚㦸眾看除目以激昂輕道途千里之程疾難以進合喜闔兩司之客遡次其間欣躍不貲染濡莫竟

江西帥眞右史

恭審陞華秘殿作牧洪都司馬去國之名兒童亦識韓公巡邊之命父老來迎與其圓柄方鑿扞格

於其中寧若大纛高牙從容於其外自非識者鮮
不憮然甚官氣大而養以剛道高而立於獨詞壇
」步文章可得而闘義膽精忠天地所恃以立屬
方更化豈不逢時壁水指撲入而約史錦窠成奏
大則代言容臺自武監以序陛墉陛視禁途者寀
邇苟持論之少殊則問政其奚難哉未幾時事之
多端其用天下也不虞矣手私門者幾輩敬王通
國而一人設陷穽於域中動罹禁置仇讎於度
外欲講弊交當其衝而不言負所學而寧忍祈天

六事布之鬼神而亦然料敵萬言貿以著蔡而不
惑廢扶元氣奚負羣憸彼哉側目以旁觀然而磨
牙而不遲觀昔君子之禍杌踵以服小人之心最
難唯大節與岱嶽以俱高雖細行亦準繩之悉中
嘆曰蘇軾奇材也誰為盍駒留行哉寵之計使而
實蹤實之簿服而滋迭猶曰議論云耳背以劇繁
試之賑赤地之荒全活甚衆紋淡池之沸玄灵厥
渠奚足展經綸之懷姑間執讒慝之口顧所厥竹
則有大焉事至則倉皇而相驚虜去則苟且而自

恕浪談和戰虛擲日時初亦何所愛憎言之出於
惻怛使忠於國皆執事比奚至以賊遺吾君丟宜
主所宜分閫寄邦丹何戒而不生事淮南何悼
而能寢謀議者自珠公今何病翁報東方之駢喜
開南浦之雲江之上流綢繆戶牖贛以南地鎮壓
峒嵠其間撫摩以序修舉具八珍而將毋無一飯
之忘君吾其為周自有郤萊夷之策天若祚宋當
觀相元祐之時某少亦自鞭范無所立三年客授
以冗見稱十載家居雖窮不送欠師承之素講為

計屬而甫來歲揮幾縠謀若不給風開吾帳拙無
所藏聆十乘之啓途幸一臺之近水曩拜先生之
几席執弟子恭今親元帥之詩書尾羣吏後語些
親喜而不寐事大賢得其所歸或少畧威嚴之時
容請問經濟之目儻公留於此豈不為後進之依
然世運所關恩亟副西歸之望皆今實錄無一溢
言

江西帥衛大資

恭審儀鬮遴弼起鎮潛藩綠野雲開賀裴令公之

復出洪都星煥專閫督府之舊遊喜兩鬢之未霜
私一方而得兩父老謳謠湖山倚迎暮有司馬
公之心知韓忠獻之量不作秦漢以下人物直將
堯舜而使君民觀阜陵貽孫之謀知虞庭策士之
意擢先衆後甫是盛年留遺三朝蔚其舊德翔鳳
威儀於内禁定馬感慨於中原詎容一日不在朝
動輙十年而去國時以復讎之大義輕於嘗試之
狂謀事已横流天則推出奮身不顧雷霆擊於
姦來去之衝絶口勿談風恬而霽於事已定之後

既貳政而同參預將掃地以求更新使委國而聽
焉則成功直易耳本欲協濟於如晦嗜乃自憎於
韓休去則拂衣浩莫奪勇帰之志彼我伴食自羞
皆易制之人苟焉幸安識者却慮外則義旅健兒
之亡附内而漆室嫠女之隱憂柰一範誰折邊衝
非四皓莫定大計方覘出處喜聽保釐側聆過闕
之傳有欲留活百姓者既見居東而邁曰庶幾歸
我公今惟是西民號爲故郡便使齊裝之趣入且
還幷騎之歡迎雖殷富微不及前然肘胳振之則

起化行深阻之林峒威壯上流之城池高閱蘭宮
之文暇則指點公圍橘社之扁究然手題固多兩
地之曾來未有數年而再至可爲去思之驗來結
未盡之緣地本襟江請援筆而續道院之賦天若
祚宋當垂紳而措泰山之安某肯谷一寒搏材百
拙少悔奏雕蟲之技中浪説集鱣之祥莫謂無補
之空談亦欲自試於篚使漫訏此數敢辱泛蓮之
名或時長思有出鞔粟之外愚有未解人見謂癡
令旌觀宰相之規模亦足張書生之眼孔部内幾

札語欽惠非久於西江天下士尚多容僕入觀於
東閣艱辭縮訥捫已夌兢

蕭倉就除啓

恭審詔下西江帝問東海發倉往賑深嘉持節之
勞決獄幾何更副臨朝之對其還以報毋久于驅
某官孤鯁立朝純誠愛國康濟斯世過江第一流
空洞此中容卿數百輩予豈好辯義難苟同士論
譁然學官亦奮民饑甚矣使者以聞内外之職常
然彼此之勢難合今玆易節之遐追或者有心

諷停東坊過金陵與言似亦無害孟子對王驩不
言毋爲無辭所處雖若不同於義各有攸當儻上
以欲借君重耳則彼亦焉能浼我哉方嚴不以假
入惻怛形於問俗繫學碑者嫌書旨貢好爭之習
賦道院者波及言衆險佊之風以誠相孚有耻且
格平反毋笑簡眷帝思一賢廟堂宜招徠於氣類
藹薷臺士留久遠之功名耒最荷深知不勝愛助
竿于積潰之禮耻事虛文陽長陰消之交愿祈深
處心之隱密詞不究殫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菴方公文集卷十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菴方公文集卷十一

啓

答江西計某

爲衆

上浩使潘尚書部

子來錢日何經㝛府之文書我有二天□諸家
之列户羽知三女自衒之可醒然於父師用情而
亦宜所恃至公輒萌妄想古所謂上下遇合之際
忠痈接耳目開見之前少年毋廢書忠獻愛金陵
之德火今主當遠馭奇章望桂牧也深爲水叔於諸
曰府爲官舉柳渾于朝曰臣從事凡可爲道地者
奚啻如子弟然不足手揚亦奚所憾稍能舒翹於
門下寧忍倒棄於道傍試以事考以言微而□之
之矣邂因其上信其容或著奉遣而得書迎之
所見謂小覷所當奏賦少而使悔其盡雕豈不謂
紀號所致嗤其狗曲冗焉三載則貝十年首低兵
頭逐窮鬼之貧不屈此滕升天孫之巧子雲好靜
而求道退之少晚則著書悠哉此心未能免俗因
思嘗變觀之甘旨竊有感當仕之功名數朱一二

而炊此自孫寒之眼孔輓粟百萬之計那知斡運於心籌方錢穀爲相國憂而鞭笏有脅使在所懋帶識亡補臺家款辦忘言喑主人之一厲以直事上羞聲者之十倍無所短長旅焉進退幸不汝罵敢求已知聞公負有體國之言繇意莫大薦賢之事愛之必自近者始僕其異乎人之求問訊帝城不愿子公之借重要涥家世僅惟大阮之春交然則胡爲來哉時乎可以言矣伏遇某官先生心之好賢也切眼以涉世而高讀東萊之書著明行事激西江之水慷慨揚淸知朝家之命那有簡討人才以事功爲急提携此意則欽乃僚朝披溫造蔡羅石洪擧幕之士盡[illegible]遠畢居易近舍是亦明公之見不然玆同列銜吏而使爾以精鑒品題之自定某所以敢持弱植仰問大鈞雖樺擲毋庸履歷已成之時然朮桂可補藥籠尙虛之數是或有令蔗幾賞音自知游夏之措辭莫贊其力若問渥[illegible]之叛否實臨此心不倍斯言請觀他日

謝翠潛坡仁擧改官

士元所部數千里獨奉教於目前平原之客十九人晩得雖於門下燁然褒語賁此潘璵公擧何以[illegible]深感則其[illegible]納竊以議論以文自定品題之始實[illegible]爲希文而用之昉於元獻援求[illegible]者衆矣倡則陝[illegible]以名世以闡其端凡屬吏誰無是望有人於此[illegible]則凡居樂廡中其實下乘孰聯門役又未逾年公車剡積之遽騰當路聞風而致詰既非徒私其客亦足以觀斯人或有出地塹之時端賴破天荒之手伏念某賦材不穎涉世未深爲學于時苦諭薦員之弊從大夫後習聞寒畯之難直爲[illegible]發然非身歷憶昨冷官辱知皐公問先容[illegible]成無心意小削或應如是始自山出揭來江遊計相高則進漸智於流馬募貢參[illegible]長入之勞[illegible]所作者大率爾紏袖笑而黜[illegible]誰信直鈞之[illegible]已黃爲表之鵠[illegible]古道猶行於今世愧陋躬難載於華言曰融粹豈拙之異名語通明非癡於了事所習書生之文耳實足量[illegible]但見鄕善者好之何敢掠美竊規公意最愛屬保亦

知多譽之過情姑借先聲而行世觀元璉所以問
卿子所以答曰顧客唱其行崔公唱其文須兩人
從援而至彰今一舉幾拌於諸善予之太厚受者
何安伏冀其宜愛君忠誠論事慷慨咨諏民瘼按
周原而載驅收拾人才備漢使之□□雖□尚隔
所入者少然道合則其知也深細尋十六字之好
詞綜最二三年之舊月譽當空懸鏡妍媸凡閱銭
人及寫照傳神精采在後一點榮亦甚矣僕實當
之謂受知之後尤難徹有玷則衆所指采不啻特
達寀自好修更假學問磨礲之功增益師誨愛合
名節芬芳之士大書門人言之若汙久之乃敢

上六使留直院

按部皇華蟀蟀濡戀何物小子敢問大鈞居爲接
壤之諸生仕則聯臺之列屬此世俗樂道之常語
非王公高明所樂聞乃如愚衷竊有深感今薦員
其極弊矣亦爲士者有擇貨卷雖前哲持清議
青衿羈縻漸變初心乞憐有甚於病畦脱選須離
於苦海馴至達顯致身之地翻忘孤寒仰面之時

貴者有挾而必從否則唾去其肯顧孰謂東閣典
刑之盛復[illegible]江西英蕩之輝乃不爲力勢汁據移
免然識嶽壁之臭味人以爲異公如固然忠宣知
人容傳先范老之法嫁叔引類推廣太中公之心
然非皆祖宗世學狗之規模逾越尋常流俗士夫
之見識求之今而僅有被其選者最榮顧如大琮
見謂小器少而奏賦浪鼓聽於一罕漫亦說經冗
不治者三載講解褐早則宜無得失之累且需泥
久則盡有講貫之期棄日力而荒于嬉負造物之
生則甚幸開師論未甚塗迷有賦不逐楊子之云
有文不乞柳氏之巧二親戒毋苟祿以養一命豈
可及人則爲未四十作丞郎咄咄休嘆轉百萬裨
益兗多多柰何森若置司均之受察裹以前士企
清源者三舍今以漕椽望章貢之二星皆非弱水
之遥獨欠荆州之拜于隱所至雖山亦揺甚者欲
解□而逃誰歟作刻章之夢剡惟職狀是真探虎
穴竊得子之難叩以空談何異操豚蹄祝滿車之
獲豈無垂涎之欲者抵恐取辱而徽爲僕自而前

衆爲之愕意謂鄕貴得上林之賦索槖而空或問
帝城有子公之書搏手以對人皆笑其狂且妄已
所恃者公生明如其扣擊亡奇劣毋刖足或者幾
緣偶合寧不動心敢出位而言之希成功則天也
伏遇某官先生梅巖標致槐鼎經綸揑蘭當權以
數陳仗節單車而還報其議論當今少對自學問
定力中來身擁繡衣以謙接物家傳夾袋所至收
拊方建臺則備移公擧之文今審州又昭揭律貪
之戒刺史不揚激久矣列城之觀聽竦然歷數品

題人物之精多是寒畯科名之輩兼忘其自衒呼
則大發力扇護爲諸公所共憐苟成龍則五日其
可集且得士亦足以報所恨設材使觀風之行不
虛少還古意必有好語毋容多言

再投留憲使

屬使乘軺而察吏環視瞻驚末僚邀道以呈身獨
蒙首肯士以無心得寶公之重諾如山豈待及期
而後言謝竊以薦材之門不一媒進之路亦多或
仕人耳目而望實孚或寄蹟左右而情分密或借

鄕李崔盧之親而引援或憑金張許史之貴以提
挈有一于茲皆得而覬如大琮若獨何人斯居鄕
曲則孝弟月旦之許仕計屬則又望當世之遠倚
路之附麗之可倚在朝欠擔斧之先容成無藉手
之資敢作進身之夢拳欽板於節下猶銜文於油
中三品筆求入官之書望則殊矣一納竿拂珊瑚
之封說何易哉人初顧以愕然之子奚因而至
者多不知量必以懇峰而乃即賜許可之音略無
留難之色從容侍坐惻怛憐才欲挈之上九天之

高遂許以下半年之剡辭既眞而意又到前之很
者今愈疑蓋求知己於時人匪媒不得有行古道
於今世不介自親大官唱聲群公著眼謂既有成
于職狀當爲合力於常員此孤寒沒齒所難圖乃
特達立談而遂定未及水著咫尺耳暫此濡泥已
成雲於膚寸開行而遇爾九向以紉情而揣度皆
翕然賀僕之遭逢維昔和君留心人物當時所援
擧者至今猶嘉賴之薦士多名臣眞大呂申公之
力推賢如家事有父韓忠獻之風茲謝焉不敢於

公唯識者能會此意伏遇某官南州冠冕東閣典刑立朝丹愛主之心出境白憂邊之髮登車而使試傍窺德澤遊郭國以人此豈房奩中物閣權要之筆而不敢彈據危苞之愧而不能神薦者如登雲霄問之皆曰寒士某最為後至特荷深知如燕幕雅依是依幸鷄𨿽與秋風俱上然諾一出其口使義士感慨從之忠乎以報前知則書生講論熟矣投誠孔切望賜實深

謝漕使滕宗卿舉改官

榜身熱候方依王謝之主人躡足龍門獲厠李膺之下客計日淺而知遇厚感恩深而叙述難詳原隰所以馳驅至山嶽為之振動貪墨吏解印綬去郡文學帶櫑具來持此激濁揚清勵其赴功趨事苟囊底之錐自露錐道傍之寶亦收所至舉者凡問幾人時不拭目觀第一衆曾謂後車之載乃叨首植之華公其必有以取之衆亦無得而議者某機宜圓而嗇於智辨欲遲而訥於言据案搜牒槓之是非執籌問叙粟之辦否僅逃長溷皇恤兒凝

切疑置司大計之不然思得當世名公而質正蓮標門而求見隔弱才為建漢部之新輝詣行臺所累浼辭投身之早醒拙亦先衆而隆不盡一籌知是故日適觀風之輅一日得士之筌以推學吏雖除豈無當日之遠青亦激犯施以界之候以或問曰公之寧行以人詩歡湖南之主為足信遠歸特以於二老者甚勤加於一飧哉宋棄辭客寓深意謝槃將以發用而器其本也材鮮不為患而識以馭之必由醇正者某乃著明敏之效何敢投襟

領略唯有書紳服行許為山九仞之功其事方半拜中流一壺之賜望成厥終伏遇某官留禱歲時澤之書風采著江西之節平生讀史慨然有感埋輪今日告君投此以為論待問者相語凜不可干進雖與其容而不敢宜分勉乃職以自見況拔自衆人出者何以為知已報或其求印所開益獻而盡力鑽研學愈所藏皆聖人書大刻姓名載於公為門下士姑觀所立以信其言

上倉使蕭著郎

崇臺薦士杜倖門請託之私下客陳情為公道清
門之賀趨其有避吐所欲言自古治[illegible]少而亂常
多夫才成甚難而壞甚易今之天下所憂蓋在於
本朝[illegible]之[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毋求於脉理頹[illegible]氣之餘發
望衆賢之力扶開晃出立而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人之開措
屢[illegible][illegible]誑以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言[illegible]為日之矯激鮮無過矯
之深譴猶問立朝者[illegible]人追及臨事之交動起之
才之嘆誰實致是憂切病之每於博聽物論之時
默記任重道遠之士謂得斯人而垂紳搢笏於上

取[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言既[illegible]綱正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將二心悖而入以歸乃布才智各礪爭功嫉[illegible][illegible]
能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荒則反為吾用其大經紀內治以次
[illegible]求外援相與為祈天永命之圖亦足進[illegible][illegible]謀
人之責所惜今之美[illegible]屏不壞於私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近
著肯[illegible]或讓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地交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於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主用於升級
厄以遷坑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於委蛇曲
折如慕羶蟻如赴火蛾未知羅雀可張誰思舉正

但見螫蛇遺毒所至留民使有志者長吁謂薦員
其可廢不如漢之考課黜陟不如唐之書判身言
嗟今風俗之末流豈吾祖宗之始望欲掃斯弊曰
去其私疑畏兩端是真鄙夫植立為偽在許君子
否則上下相譏聽其淪胥莫回遂謂秦國之大為
無人曰非距心之責而誰罪信知報國須不徇時
不敢為他人言怨必生覆所恃有明公在乂矣為
心如某者不能為時人之重輕況是闒世數之消
長少而奏賦便為壯夫所恥談中亦說經莫舍古

人之深趣慷慨方兼千年之理亂銷磨衛門十載
之光陰出將戀斗升以養親敢曰借尺寸而行志
漫誰比數虛辱逆進之名或時長思有出轍裹之
外今遠則義旅健兒之來附與內而漆室孀女之
隱憂孰折遐衝孰贊大議知入正人之扇歎端拜
而請為竊望諫使之成不敢進者分也既而歷數
前輩無不援引後來如退藉之師昌黎若秦張之
事坡老不自量其人品輒欲附於門墻大賢之推
進以公非謂挾所費而進不肖之有求於上其諸

異乎人之求羣僚拍額以愕然之子奚因而至者自有超世之深識恐非俗人所能知伏遇某官立朝最寡養成至大高着眼力藐視群憸堅超脅梁負荷一世觀諸生激切之疏決近日邪正之機或唱為事體之言反欲錮膏肓之疾衆太息而已矣公亟起而辨之竟援倖根少伸士氣納以容量而賞忌界之華節則盍躋直道例不容於居中賢者隨所寓而救世愛民御吏激濁揚清力行八字之規甚得外臺之體袖權要之援而至不入公門関

朝莫所援為誰必皆佳士蓋庸庸者於彼奚責而皦皦者有識所覘清議如綫而尚存善類彈冠而相慶茲足以無許史之助之崔盧之親不愿求子公之書不能買項斯之譽諆之心口而有禱儻其衰氣之垂憐謂淳尚可為請預作一代經綸之業縱僕足與語愿更推四海孤寒之心耿耿欲陳云云不盡

謝蕭倉使舉改官 與徐胡幹清叟同薦

焚香薦士雙檳俱飛盥手啓函一軍盡駭咸曰孤寒之甚誰為高明之薦崇臺公道之所存私室謝恩之安敢視昔者權衡所寄求賢於賓客亦多提與居易何如有遠取近諳之恨洪視溫造等耳必朝羅莫援乃來囿皆佳話之相傳未有同時而並進望臨川者一水倉使在禹隸豫章之兩司列屬皆是英兵次既登於學館持此望交峙於門牆然越淮南之舟紛然雞犬空冀北之廐決匪駑駘故雖一荷於推薦其敢再干於典記一日舉二士奮筆不疑衆口無異辭茹茅有喜其遴選可暴於世

將不肖恐非其人如某者仕求為親學未聞道須綴緝舉子之業千言不休暨束縛微官之塵一字無用民物之情僞交造古今之事會相尋投利害之衝如肯綮何假尺寸之柄能負荷否是皆心思所及者如或我用何以識恐局至而輒迷幸官界而未達來從客後亦既年餘歲運維何有蠻軀之數在旱傷至矣重和糴則內虛民瘼為憂身謀皇恤凡人之拙訥者似蜻當路以恬退而見稱矧如龍門何欠馬走以朝夕見為勤則遠不如近以竿

積禮爲恭則闒爲甚疎燁然品題其行從聞者愕
貽而相問見茂才而數薦固太傅之家風拔壯士
於未知眞鄭侯之相業援此解蔡疑者喙退而自
三省于心巇雖高而斷不可毕學至淺而豈甘自
畫慭爲予之愚寔邪得開明問祈招而不知致言
誠貫微悃於其所至寧溢美而不燃匪徒做一辭
之表以華其身殆欲借五陽之助以壯其黨黙揄
此意難語諸人伏遇某官愛國血誠立朝骨鯁時
興感於近事誰嫡成於佞風出言隨聲靡然大夫

百執公論遺脉逸在六館諸生紛士氣之未平安
班行而力辨拔山甚勇攪轡徑行居無幾何彼伏
闕上書之流者意有所覬鉥投歌獻頌亦爲之計
接聽聞必重歎息高揭激揚之風來挽回奔潰之
濤瀾謂國立以賢薦賢乃可報國天福者善扶善
所以順天畀付甚重而不輕左右先容乎何預熟
視而幕之皆可不妨一網以無收其勉於力行成
此盛擧文章小技肯爭世俗之浮名節義大閑愿
入師門之保社心之蘊結詞不究殫

謝衛師大參擧政績

袁韓公之名益嘗同海內士受歐陽之爲今遂爲
卜下人出王公風采之精非世俗爵章之比許與
嚴而人恨方並大而言行欲謝何辭獨竊有感今
之天下所憂蓋在於本根譬之弱人其病毋求於
血脉江東之王佐遠引客館之人流可睨誰曰之
才距不誣世杜術用則所引皆知名華司馬相則
其徒有行道心還慶曆之休明見元祐之氣象人
心歸嚮久有爲矣宗社靈長終將賴之近爲北門

守禦而來成曰山東歸衆之漸一鶴動輿萬牛莫
回野服與父老相從在公樂甚夾袋之姓名久闕
如衆望何已動梏故鄕之思猶拔挌數士而去如
次琮者獨何人斯不能爲時筆之重輕况足關世
數之消長少而奏賦壯夫望而恥之中亦說經弟
子笑于列者燕頁郭之二項凡開門者十年徒以
斗升驅之臺府紛文書之盈几隨掃隨生門剝眾
之鍋邊孰多孰寡事固有大於此位不容出而思
若積薪未焚可爲流涕者二幸執贄而見安慮吠

哺者三不敢出尖於衆中若寮小異於坐上幸官
不頻笑緣足言飛騰黜衷之書得尾聲齊持白鶴
髮之老勸加一發袞褒之語不虛鉛播之意有在
伏遇某官先生貞宰相量古大臣心竪起脊梁負
荷天地高寄艮力網羅俊英隱然千百世之經綸
積以三十年之儲蓄其大者得數人斯足矣以次
則合衆才無害爲豫章得功曹在此行也衛國多
君子豈不信然未及菲葑寘諸夾李芽磨礲素志
激勵深知方陳推謝之私敢瀝無厭之請選擇坑

塹望切庭闈與其跂勉仰面於他人孰若終始時
命於吾相所舉四方士豈無才品之更高莫難千
載逢儻念狂愚之足取不負臨賀有如西江

上觀使衛大參

濂溪嘗蒙清獻之知屢煩薦表明允既因韓公以
進猶再提書愛之必曲成乃休求者至济請則賫
然而前修所不免則於小子乎何嫌敢憑深恩盡
露誠悃世何嘗乏賢者之用患無以受天下之才
或吐哺以至三或旁招而在列尺度權衡之下有

剕量爲毫毛絲粟之能無遺棄者否則用之不盡
甚至散而莫收時事日新比貞觀初年而奚若隽
髦家食宜正元朝士之無多以公嶠旁正天意也
閑魁材鋤盡日延致十人坐退思堂局歲舉者三
上此固海內之所共觀既出門下矣又奚求重念
某自初投入幕之身端不作通闊之夢才各有限
限人豈不自知讀古人書未能津涯作俗士文不
足金石習諂則方心難鑿欲辯而鈍舌莫搖不識
中朝一貴人袛坐座上五窮鬼才學功力世所有

者成無焉犄伏竊歎人不知之何益也一擲自[illegible]
於案牘諸室誤陷非妣名偶然陸君交有孜孜勝
引之心緣此僥倖理動勃勃仕進之念物在[illegible]
則反理宂大有所遭幕司馬洛中名自兒童始開
范公陝西閫以賓客從登[illegible]人知感[illegible]
跡微勞於臺府亦欲除半宋於廟堂企[illegible]
幾鈞揭名已在公車之列薦將是入東閣而有[illegible]
猶欲陳情豈不聒聽持寸管偶[illegible]場屋累[illegible]剡乃
不遇坑涔[illegible]合也辰[illegible]結尾功[illegible]於一舉于世[illegible]

之再登科二老呼兒來前視吾髮白一相爲世盟主待汝眼青試往東緼乞火其前斷無失節落拔之汀謹再拜受命退乃三熏脩辭行伏遇某官先生以斯文鄒魯中吳其大用虞周吾宋胡乃身在外之久或者人勝天之時粥我國家預采寸長片善譬之山海不拒纖塵細流始者謁公喜而語僕初鎮此嘗盡舉計司華僞其行也又慨許執政薦員退惟府流蒙此重諾顧今從裴綠野之游衆矣與遠通何記室之書雖然人謂愛博而情不專誰

歟選精而合者少況某迫於解滿凛若垂成能欠點一則不飛爲書尾五而後足央窮通於此舉必終始之肯澽豈不如任安之在門誓無叛去乃所望武公之入相親見太平是又世運所關豈獨身謀而已猶有餘意留之謝言

寄居士大（江西計幕）

東湖孫解元

滿幕文書豁對東湖之面目啓緘珠玉剡爲元祐之子孫某人其資甚奇所學有本嘗傳會稽之語

宜世其家玉立溫國之門酷似其舅守株不往挾策遠遊蘭亭孰與於徐亭蓬閣何如於滕閣隨所至吸山川之氣採其精爲文字之資造物真小兒直戲予耳良金有定價豈埒我我某寧不自知敢當遇舉了郡公家事相爲書院之周旋得與我輩人特理儒門之生活口占以報意有所期

老熊解元入湖堂

有儒我冠以文銜柚斂而節奏則非流俗四六語肆其汪洋則爲長書千餘言陳誼甚高璧吞熟讀

竊惟設書堂初意本以待場屋外人入而求性命各正之本原靜以觀喜怒未發之氣象湖光几案有浴沂舞雩之遺竹影庭除供吟風弄月之興自周孔顏曾以來所傳者凡關洛朱張之書皆在焉能尋其真有足以樂夫亦奚資於吾輩乃今又添於耆儒上寓公之舊遊名當路之推重衆欣私淑之有此老僕亦公餘而賀所聞然深玩一篇陳情之詞猶覺抱萬里思子之痛（死於蜀）頗路不聞其過戚子夏或責其太傷達道順天乎何尤進德與年

而俱邵所存遠矣章領畧爲

東湖鄒解元

試叓于此漸失布衣之高笑君茲行將爲藍袍所縛覺雄文而谿張覺習氣之上心是人家之金簪手持銀管遺絲大節與昔元祐諸公所俱懸廷昌遺編得令竹坡一序而启顯（鄒大父敔鐘字建昌令序其集）乎如綫箸必傳衣鴈鴉曾逐風於九霄神龍未及水者一咫直執券於春官座主背下氣於同舍少年造物具小兒直戲子耳良田無晚歲豈欺我我

試問客囊新進士之裝但有腹笥子大夫之策惠然顧我告以有行念漢之計借其食不續以愈之不足知生之貧濫司書院之盟宜厚春闈之贐子毋曲學苟千一世之名行必贈言此亦千金之直拳拳有望去去勿疑

漕貢臨江袁監押

摩空作賦借計策名變華硯而不投背同曹伍輩衣冠而角戰本占盧前居亞偶然登先自此某官先輩西江秀氣東漢名家四世五公青氊尚矣一門八萬漢墨半之浸食濮野之魴再翔漕闈之鶚先騰斗射識卜洲連（泄陸與識云三洲連出狀元）毋鵑吾冠擲舊銜知貺程傳臨近陛收高第於摘髭某佐幕休休入京去及見省闈之日考官寡歡瑕疵儻遇新進士于登老婆休說筮林珍投非暗譽禱何如

正書（江西計幕）

監司守倅縣官

江西倉幕清郎

元日在璠璣甞齊七政大慶受寶玉榮懷萬邦刻

舉節之尊宜介青祺之輯某官陽和德宇月潔華激濁揚清冰生羣吏之膽賑饑濟貸春在治姓之膚式舉楨旗入膺符案某受容漢部刻出韓門感將汝水之烟波斟爲美祿更指叢峯之松竹用祝修齡輒删魚書少代燕賀

劄

回臨江軍楊寺簿

其伏以獻歲初吉端月始和某官剖竹策勳賜金息最借留滿道扶翊有神台候動止萬福某遙

賀東併獄謝檟歷加順養之吉入赴泰通之交

回興國軍李司直

某伏以龍纏易次象魏布和恭官賢過長城衛嚴
晝戟賢勞帝眷正直神扶台候動止萬福某頃獄
覆長之謝忱又沐讌施之先寵欽往以誦以感洲
毫且賀且酬恭審元日在璿璣維特頒曆大慶受
寶玉以籍來朝載嘉共理之良寔謂非常之需敬
惟某官夙著碩望獨當上流朝來下雉之風和滿
一千里春送長江之波漲勝寸萬師折衝宸寓椒
栢之觴借著入對旭楓之錫某弊衰凍甚破幕蕭
然聆聲析之聲亶資外託拜折俎之患又俾畫溫
無衛國之報其投愿魯侯之昌而熾趨風尚邈仰
德深深觀加鼎實之精調式副覆端之吝頌企曉
紫府琛列羣仙樸裏熙熙祺祥麐集雖闕爲綿力
毋足役儻示之鞭影敢不承

回吉州鄭駕部

某伏以一統王正三陽朋進某官鶯行望重燕寢
香凝神物勵相兩間台候起居萬福某比飭踐長
之幅少抒推謝之私首藏岳以獨高神浙江而葢
上兹簪蒼龍杓指新太史之授時白鷺洲頭慶元
侯之受祉恭惟某官北斗寮望西京循良正切曾
侍於螭墀方而今沐於鳳曆奉行寬大旦布中和
淑氣則會否滅已居考上元日有大除弁必在選
中某辦幕符而遂行留門符而奏茲笑一寒之何
作與送土牛望列炬之有輝不如標馬荷篤綈袍
之舊猶頒織錦之新楮先生將幣以爲恩冰氏子
韲襟而領賜多謝至意莫究悃忱靖思依德之許
猶未卜趨隅之何日怡神燠館留意香籌亟其赴
禁路之招或者下修門之拜某陰增黃堂之上界
中有紫府之羣仙載覆青陽茂膺洪福某幣行役
之裝將去矣有沿途之喪敢請焉

知縣

五更斗轉尚餘爆竹之聲百里春回又入種花之
手君手所種吾道其亨某官心逸調琴材優製錦
威儷老猾寒膽霜凝手拊疲氓鐵腸雷蟄和氣韶
生於歲首召音將下於日邊某佐幕無裨挈瓶盥

謹叟長守歲敢爲祖跣之呼晨起賀正交致衣冠之慶凝然引瑞代以頌言

主簿

歸敬歲之觴須椒有善語向陽之木栖拟爲多其宦富有賢稱昉爲世用彝翁黃黑雅宜稱於青春簿領勾朱肯徒銷於白日靡不如願其始自今其森棼凄然紹發爽正一曰元日首受歲以相懽四十是眀朝獨流年之有感且與同華交賀泰通

武節權尉

彪符執厲式宜司營之威𢘐頌紀時茂介覆端之慶其官宦屯業進道與時行千室安眠不聞夜吠四郊笑語已泛春聲淮北部使少府深恐東君歸上苑去其居然恭破況又悵別念綈袍不能自完如僕寒甚若玉鑑果盼大賚與君同之斐然奉酬還以爲頌

冬書 江西計幕

監司郡守

賀江西倉

日書黃道韋增一線之長星驗清臺果協五珠之瑞維部使者自天祐之某官勁節凝霜英詞煥斗方立朝而正色挺特歲寒宜搽部以鋤姦森嚴風采道豈容於久滯陽至復而公亨入相明君審扶元氣某問漕下之淋未伴於故中之風猶淒然夜半雲飛報嶺梅之消息朝來灰動併谷黍以吹噓涵詠意深滿座字短

劉

某伏以杓旋指子感發應辰某官六條寒廉雙旌借重帝簡神依台候動止萬福某吉躅孤顉申闊賀床仰祈省覽

某仰惟某官正直足以合神明剛方足以挫險佐勁節立朝聞名欽避驅馳原隰亦既兩年消息往來之機於復見之有其象而無其應可予乘此陽

于入而冬見則內君子之應也某與善類惟日望
之
某揆分有嚴不敢僭躐申兆達瀛列仙均介蕃趾
之問偏部有條戒杖犇走毋敢不力

回袁州滕宗卿

某惟曹史五雲之書為外諸侯言周易七日之復
為內君子言某官今之循吏邇者四隣以歉告獨
樂郊以有年書則宜春臺上書雲之日其又得祥
必矣此外之已應者然今之端人乃心王室又勞
于外消長往來之機於復見之有其象而無其人
可乎此內而當應者推而為泰之通晉之接則道
長之效也某一寒景甚蒙温言以披拂之固知君
子以氣類為念也不敢旁摭綺語請以經對惟領
略幸甚

回臨江軍楊寺簿

某伏以周景迎長曹雲書瑞某官香凝燕寢春來
龍旐神職勑相兩間台候動止萬福某汲濡予墨
上瀆主書賀謝蕪之省覽幸甚

某恭審七日應辰黃宮入律一陽著物寒谷亦春
惟蕭水名城和氣萃止以判府寺簿盛德臨之化
與時行遐隨剛長戟衛有鮮明之色袴襦無凍餒
之虞憶五更三點之趨班依然亞歲使一札十行
之便下入亦三朝某引企黃堂自憐烏幞五色戕
婁既一言以寵綏之六從事最來三倍而有加矣
得匪黃堂之稱壽亦欲遠客之均温有肺可銘無
瓊足報
某竊審景增圭管親觀雲物之書春入禮幃慶
大府風流之勝恭惟某官蒞府布體寬嚴得宜愛
日散煖於民虞寒霜盡發於吏牘歡生錦水腹已
解於氷堅和滿均陽心可推於陽復即看花氣趨
朝之近猶帶梅邊覓句之香
某念帳內之風猶凄閒漕下之氷未泮自笑泣陰
於寒谷莫陪稱壽於公堂拜盈緘指勞之言與折
祖便蕃之賜温然滿目盡出吹噓之仁何以報公
惟有熾昌之頌

回汪建昌

某聊下幕之一寒望爨譙者十舍（臨江作錢舍）鉏竊飲章江之側知發源自盱川而來所不仰尋有如此水（臨江作瀟川）

某竊審蝌蚪叶律氣復一陽燕寢凝香光生五馬恭惟某官良二千石福十萬家綬某致如雲可書懷其惠如日可愛屬臨小至宜擁大來霜肅權辰想公堂之稱壽（臨江作賓之接執）賀　春旗簇仗肴君子之來朝

興國軍李司直

某恭以燕寢凝香報珠連於夜半燕幡憑軾有景至於日南宜有嘉祥式昭吉旦仰惟某官名高瑞世之斗舌帶談兵之霜坐黃石城自延辟穀之昇對赤壁岸潛息飛灰之塵乘此陽生入而冬見某潛下之水未泮帳中之風猶寒雲葛隆前桀然郤公桑翰春來底處知是司業酒錢既九頓以登臧又再拜而起悅勍拳之悃矜焰是祈

吉州鄭駕部

某伏以冬行欲半景至自南某官燕寢森凝龍旗東眷惠敷千里相有百靈台候動止萬福某企鈴閣之尊十思九夢聽柴門之啄連拜兩緘某官德純粹精氣直方大郎宿暫辭於粉闈福星來照於青原至則書大有年千倉足飽溫乎如可愛日五袴不寒登觀甫書滿堂來賀有獻羔者或添綫爲頌尚書之履有聲與武公之衣次造持富家事祝我賢侯某燕離帳而欲飛鶴出籠而獨繫歲窮袞敵心似灰寒雲易降前桀然鄉公桑輪春來何處知是司業酒錢覘他人而倍之銘寸臆以牢甚報

嘉莫效侍側無從宜謹節宣如前頌禱

進賢王宰

獻長躔之履聿嚴太史氏之書哉進賢之冠正應內君子之象屬時小至受福孔多某官三異休有一同和氣圭景南至終餘北嶽之風聲書休日長飽讀初寮之文字合趁陽生之候入趨久別之朝某皇恤下客之身寒且喜吾儕之消長放爲舒柳想成滿縣之芳剪水染雲以代登堂之賀因綳來施莫匪謡言

豐城林宰

善人為邦甫上三年之最君子在內恰逢七日之
來以蘇占之具應兜矣其官愷悌有素勤勞如初
風和赤子之膚氷結黠胥之膽柳戍叢隂付與後
入梅報佳音毋留吾事有若陰相適值陽亨壺中
日長未要作故山之夢禁城春近請經趙文石之
班集對節亡聊計期待至掃榻以邀長上慊其少
留舉酒而賦鄉風是亦一樂

豐城[illegible]下

參曾觀之臺書雲禮也望豐城之[illegible]氣佳哉宜
其主入介爾景福其官心同琴適政與錦新筆下
發花端是噓枯之手江邉種柳扇成解凍之風圭
景漸長簠簋足從其材如戰疑愁似線添癃然大
賦之寒未遑身計属此陽剛之長交慶道亨

啓 庚辰

東湖黃講書 生日回啓

日困驀塵坐主逢於南斗神馳親舍正望遂於飛
雲詎圖山谷之間孫特借方壺而[illegible]我珍重善禱
鏦鏘妙詞誠可披之管絃懸無敢者謹珍藏於篋
笥時出觀之

辛巳

東湖馮學錄

羽儀在道軫無帳客之淵孤矢掛門竊感男兒之
事念天生我以奚用愧皇揆予之有初敢謂博雅
之醇儒亦出須犄之妙語荷君雅意顧余何時必
上則報君父之恥譽此學者說性命之根本吾生
無補世何關茲甲辰虜滅有期歲又逢再辛巳悵

此巳久闕之而言

東湖[illegible]州鄭[illegible]

適歲不吐一奇莫禪流馬明卷盡是佳句來贊維
熊荷客意之甚渥顧吾生之無補羽儀紛紜之如
許林学獻酬其行心乎時渡回學文臨事乃知不
武悟生則懸弧矢之志[illegible]晬而取千戈之佯是曰
丈夫是謂男子故古公卿間皆可以將而今科舉
子無預於兵學何為哉其大者以經世儒則既矣
敢持此以語君莫和高詞但陳拙見

東湖歐陽解元

一官半餘於遠地叙輿之至二老色笑曰吾兒逢矣之辰惟君愛我之深知僕為榮而喜枉青雲步出白雪詞既陳長生壽之祥且及老人星之祝屈歷涵之龐下津津見於眉間軒冕儻來遯世人而奪害庭闈併在頤子職之長供莫報珍扶但歎誠悃

壬午

東湖堂長傅法司

揆予初度笑南斗之不神有朋遠來為東湖而借重敢圖大雅亦費清吟其官味過之腴拜詩之派地爭廬山之秀屢見桑田家餘商傅之傳未從箕宿宜其得壽推以愛人忝仕正及強志猶有感夫予實不動心矣敢問何如後生所畏無聞焉願明見告

東湖職事

慕春五六人覺塗從之可樂回朔四十歲鬢老大之相催入當為郎之年出合專城之日彼我言也我則異焉問學號荒恐陷無聞之域友朋惠顧辛未見惡於人遲鎖大篇褒拂初度生吾前者敢問不動心何如幸明告之亦足為強仕之助

三山郡解元

我生慈哉三見西山之面容句住其併携北海之尊且飲且哦以喜以愧我揄其話於七聚達夫固在於四方予將央勝而行吾辦賦歸之計來春三月何處又得新詩避遠長安善頌有如此酒

賀皇姪節使生日賀回

某恭審仙源衍慶宗邸毓奇雅韻中涵貯金天之露氣祥光下燭先銀漢之星期宜錫歡樽和熏獻玉壽欣逢盛旦倍劇懽悰瞻太白之符豈無賀識誦秋陽之賦愧之披詞併瀆菲儀仰祈朱覽

回皇姪節使

某雨露餘生方重累我之感風塵多事益深孫矢之慚此獨何特而有生日一拜王公之使已闕君父之懷既帛分內賜之餘且食出中禁之糈受之有靦卻則不恭豈伊術席之際人佩此旅庭之感

意春陰猶舊感戰觸衍有鏡催顏自笑春光之去
閑書見画永藏雲笈之珍趦謝莫能銘衷罔既

回鄉守張秘閣 支

白髮餘生已抱鰥夫之感雖堂雅好特貽幼婦之
詞方小人不知紀年而君子乃為善禱兢然捧戴
光矣記存恭准共官諸良臣師匯籍賢牧心傳家
學少通安世之書手禮文名見謂無公之筆千里
沐群明之教一陶皆仁壽之風顧如羈蹤忝荷異
春豈寓士所至國國君之加禮抑窮民之首先仁

政之宜先欲寵綏以竹裹之庖且興拂以花幣之
詠非獨門闌之私幸殆閭風化之大端而共閱中
闕車馬以驚猜老去任衣裳之顛倒攬迎不暇喜
躍交并締觀麗以則之詩恐負愛欲生之德深裁
為好時誦鏘憂身隱白雲玄英不復出矣編傳黃
石赤松儻可還乎甚愧投珠若為報玖

王正字 邁

枯槁餘生逢春已晚奇窮畢八斗不神於麽蝸
所植之宮有手卯相刈之說曰黎值之而擬諺坡

老遇此以招讒而況既生焚琴前哲或報蓬壺之
巨擘特揮椽筆之長篇在常人為湯餅浪說之時
而明公皆藥石苦硬之語益堅益壯如鐵漢之元
城不辯不休如易言之忠肅遂令家憐赤或激昂
然念少壯相期固將許國中間同出皆匪愛軀得
非臣罪之當誅敢曰吾謀之不用今則自掩華髯
空耿丹心感劬勞之章二親已矣誦悼亡之賦隻
影蕭然不復志乎矢於四方極含林樵漁於一壑
醉鄉之酒山陰之禽皆出君家以為僕惠别重盼

於地未豈不勝於野微自此珍藏軒甚富之詩與
穫村寡和之曲有足以樂積矣所乘優游卒歲以
不知生死太平而無憾笑方叔而已老安得壯身
更王喬之長存豈非仙種所願愛延年之訣不敢
聞護命之書縮於廢酬見則愧謝

劉吏部 克莊

悼亡屬爾有類鰥鰥待老蕭然方嘗稽首但覺餘
生之多感安知初度之來臨敢謂謙辭特加彰記
帖所云語猶未能免俗之言詞窮壯懷蓋以聽愛

乃之意難勝斯持徒有兢懃願永廢蓼莪思親之
痛濕而愧懸弧失報國之志荒幸明時搜攬之甚
寬則弧跡湮況而奚欠蚤知世味豈必掛神武之
門所願身強常得侍耆英之社

賀王正字

恭審正兊祥開長庚夢叶銅川五百歲廼鍾命世
之才金陵第四人豈爲當家之瑞惟大賢之生不
數而斯文之脉有關進宜入於玉堂蚤年坡老退
益堅於鐵壁晚節元城不妨爵弧之山川重借老
霽之風月身長健在袌哦看花酌酒之詩事尚可
爲吳起負矢懸弧之語然此續四甲辰之相業倬
我稱兩戊戌之門人共華髮相看丹心空在長年
官之星現偶抱孫之日同引觴自酬走筆作賀南
豐公尚疑韻語況無所能美成家不唱外詞何敢
以獻心香所禱矚矚是祈

回王正字

老我羈游已斷六弧之夢故人遠訪先馳雙鯉之
書跫然空谷之足音折于過門之履齒良鄭重甚

女悰愧何恭惟某官李白謫仙徐邈清聖五湖三
江之氣落落不衰萬馬千兵之文凛凛可畏雖筆
端之清麗尤交誼之欵存每逢賤生輙贈好語政
訪彼美一方之望乃折不遠千里而來況倡盈
尺之苓地栗當如床之裝況公一閑直成三奇某
愧無雪兒可歌留與雲孫爲實清與不淺幸勿回
子猷之舟澗世可憐安得從王喬之履亟茲馳候
略叙謝悰

婚書

回宋

北隣歲久知諸老之游從門戶日新尋兩家之盟
好爲其賢之配藉鶵鳥弱息之功容方工難共
禎於公侯廼一族相爲於妯娌便蕃委覗珎重拜
嘉好事到門竊爲吾兒吾孫之喜遺書滿屋願繇
乃祖乃父之藏

林回徐

北境詩來報家山之入夢東床選定欲兒女之及
時如忠宣之滯留未歸而洪氏之婚姻不廢輙凂

舊比用合新歡某入學士自力簡編接二魁之族緒舍妹小娘祖開箴訓遵九牧之家風茲領幣交豈軽金諾貸母黨以曰可諒父懷之亦同爲國而留雪旄言旋是望入門而會氷玉語笑何如

方回洪

相望一舍羨詩禮之方興締好兩家事典刑之僅有吾輩各酬於兒債歡願俱溫於親闈幼女何知行妹交至有如佳婿真得味於書中豈必諸姑多擇姻於榜下貴緣偶契於片語臭味殆同於宿交吉書入門和氣滿族當詩勤姆訓庶幾婦德之修宜濡染父師行趾毋於之美

聘顔

鬼烏過家温十年之舊話魚緘出嶺合二姓之新歡以我尊官之同爲兒曹貴緣之幸伏承令女小娘素閑箴訓愛篤乃翁學生某粗力簡編拙如其父許修永好敢贄吉書矧遷喬木之新居真合比隣之昔語向平婚嫁兩家交喜於及時洛社游從二老相携於他日丞馳菲幣具載別牋

聘劉

合婚好而承宗敬親爲大擇行義而論世生子亦仁彼哉老虜之誅直是禮經之外常持此説式契乃心惟文肅之與先公自淳熙以至今日姻婭不替忠厚相承壯矣吾兒正營求於中饋婉兮季女方肆習於少儀甫片語而遂成若宿縁之有待其自兩翁而下實寵嘉之既諧二姓之歡永爲好也

定陳

入嶺聯司盍陰交誼通家締好嘗請姻盟不待晋賢道門生而求覩非如程録蔚婦性之難擇僉云二美今可百年特書以温前言欣爲報可望鄉而有喜色至則合弄

聘陳

迷上要途莫留長孺言旋舊里竊比子手合二姓之姻盟增兩翁之喜色庭趨詩禮敢言大方之家閨秀徳容雅稱有嬀之裔以身爲教此意皆同非特嶺海之胙達正契比隣之初議命敬事于公兮盍遣於漢庭承宗禮成老者宜需於洛社

方回顧

通婚論譜文獻相輝聚族敉科武陵最盛上則六藝之成列近而一鳳之翻飛既父兄之譽譪然知子弟之賢必矣敍犢風憐於一女卜龜無易於此郎吉語入門喜聲滿室群從曰我同盟之好伯姊曰姑有姪以從乃若衆祈非止恩澤侯之謂頭言歡合式觀詩書種之昌

方聘吳 子長長子

壯歲聚頭期身名之早遂中年回首覺兒債之初脩本朋友之倫亦婚姻之天合毋庭趨而必戒鈍毋如翁黠閨秀之有閑訓閨於姆承筮金話敎以幣交剡慈親來從於一家宜喜色飛見於二老具言餙某諸孫突其成兮行拜氷清丰于可以敎矣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十三

廣西按察司按察使族孫良永校正

廣東布政司右參政族孫良節編刊

啓

除授回謝 共四啓

回浙東曹憲 黎書郎

羽廈稍稽賀牋先隆端行之儀語垂翰耶睟外府司存惟謹占位中秘地重何自爲郎念二皆勝流殘歎其間豈耻爲小子容者之地剡無未郎之譏尤匪素儒所宜深佩抒揚若爲稱塞既賀且謝信小巫難萃於大巫不頌而規此後輩所望於前輩

謝鄭喬二丞相 正言

能言之士幾至盈庭不振之睫謀令補闕此涑水所謂萃四海之任而廬陵以爲懼必洛下識必洛下知范君之材賢故内中出大防之名姓初无驚於傳播恍不識所從來顧惟何人得與茲選意其語不出口則欲撰直足罕及門則似安恬以此入火亦相容託之衆因而誤聖天子親除之筆先生之賜大矣國士之報何如剡當事辣而安殷深恐材綿而責鉅君子所恃小人所畏竊希當有於前修

諫官可言宰相可為碩主張於公是

新平江汪教　之道

職保氏之官自疑懦質出諫臣之論聳聽高評某
官氣吞萬午言重九昂少年太學六館士獨有蕃
壯歲丹墀諸老生無如譴此君事也而偰當之碩
誠陋而亡奇且膽怯而不勇汲直袍拾遺之額切
有慕焉公孫毋曲學以阿敬開命矣

鎮江吳總卿

項鉉薯翰亦既適時每望大冶之濱獨壓秦嶽之
仰乃今西甌漸勁北耗未真邊頭方譟風寒京口
尤為天塹某官任陸九牧佐冠謀侯安集厲之氓
已還舊觀轉流馬之餉緯有新功益增北府之雄
亟上西清之武某膽怯力薄素無直聲學殺材瑣
非有實用顧何取於一士俾得列於七人是獨何
時而居此地惟折衝運籌雖然有金湯之堅則補
闕拾遺得以施禁闥之力沐慶函之真聲荷陟誼
之甚高覽誦再三服膺千百

平江王侍郎　遂

言詹小已登朝之蹟適逢端平親政之初群歷華
心無復護善裨之法衆正得路至今誦怪鬼之詩
時惟兩賢並居三院某官懷其宿憤發以新硎姦
魄就誅直用春秋之筆巨憸引卻斫開楊墨之途
不下禹功遂分漢牧蛟胡為乎亦齋虎猶在於山
中然川嶽高深其前君子所恃以無恐而風采震
厲之後庸人亦足以自揚渠二髮之僅存紛衆毛
而不亂而某膽薄力窮素微直聲學殺材瑣非有
實用顧何取於一士乃得列於七人況今三陛震
動而事會方來群陰崢嶸而陽氣不續捉衿而肘
見支壁而難傾力不逮於前脩事反難於昔日撿
緗月然辛諫草之可尋斐忤雷威企忠規而於愧

桂文府皇叔　沂府皇弟

職周太史猶材未能為唐拾遺何說以進敢謂階
平之重首貽高苑之書以頌不覲宜予而賀王門
甚適尚拘遜謝之文帝右可稗曷蹇進思之益持
殷以復賜鑒是祈

邵武劉守　克遜

蘭臺一月蔑爾寸功蒲萄七人付之隻力雖曰覩擢豈無從來太守薦以諫官昌黎語也一書賢於從事劉公有烏鐵畫銀鉤珠駢玉儷味遊戲之妙諧詼褒揚之過情慊不敢當參之宿論四科之列猶訥於言七情之中所少者怒非特交游云耳雖自評品亦然乃欲舉芬抗聲瀾翻三寸衝冠奮髮辟易群邪豈不甚難得無可勉志究性儒者君欲以使言淳甫管溫元城為之正色是所謂觀朋之誼庶不為鄉黨之羞匪報伊祈箴規毋頌

謝鄭大參　起居舍人

某恭從孫遠見謂拙踈揣愚分以自安豈儒榮之敢望月書諫紙論事幾何日近清光記言奚取曾未七旬之久遽叨再命之除益蓋某嘗以譾樸儔紛之素心為植桃種李之盛德遂使一寒之賤獲階二省之聯素不能言安得直前之筆何以郭徒早觀屋左之麻

謝喬相鄭參　直舍人院

近光右掖方愧濡毫進直西垣遽令越趄當兩對禍前而丐去欲再請廡下而未能忽蒙判花手之設推殆類買菜傭之求益而況雕蟲篆刻不過工場屋之文溫潤深醇烏足鳴同家之盛蓋老先生之知己直群執事之無人固荷選掄終懷慚懼有舍人辯我事何必負多學帝制使吾徒得無顏汗

湯國正　中

某方謀歲謁遽沐貽牋持此告離讀之增慨每見憂時之論猶四有位于朝若始者從西山俱來亦渺焉為選海下列民痰林咸國脉安危自有廟謨

何預君事而乃揚眉不屑剃口極談班峻語嘖見者皆是位卑憂大誰孰能之試評時流每切心服掌故遁班之自始拍陳言衆所不能請更國醫請復人紀天閽引金王庶幾改之晨館屢辭吾使此遊矣言之非盡不驗識者易聽其歸某又荷深知兹觀勁節有懸前輩莫伸抗疏之流自度孫愚惟有乞身而去亟裁手答少俟面違

翁提管　逢龍

某平生起敬眾月問演智謂毋邊鄙處然府有司

之吝執則有之中臺之評告者過也殆市虎之易
誤於石龜乎寔傷昨馳江濱亟訊旅次庭有九萎
之老巢無一枝之棲持女囊以同歸聽貝錦之自
息奧之語不見幾微之色覺其書略微隕獲之言
允合前脩可覘素學挮易兼而施坦觀亦恬然破
蟋蟀以文辭詩其昌矣公既相睡於去轍僕更敢
蹈於危機當力控辭庶幾安跡

陳士訓

昔者江鄉相逢客裏居然闊稅文醫夢中偶侯綴

右省之戀知君因西山而出春曳裾之武不輕詣
入賦樹柚之文乃獨過我有懷世道莫匪王臣然
考書傳以來有還天倫之好如封人潁如侯郎車
皆不費詞而能悟意居今此責豈彼不如無罪血
誠之辭可使肉食者愧乃知三神峰之鍾異不獨
一門魁之謫言有槩于中起立而歎亟其削藁愧
無補於闕遺或者採詩稍是關於氣脉所懸拙謝
曷稱琳投

去國辭謝

辭家從官

某瀕海無聞蹝班有靦不安其弱忽矯亢以為強
素訥於言廼猖狂而成譖積茲大戾秖是一愚果
於毓之難逃荷寬恩之曲宥每思陪侍最荷知憐
尋導騎之遠臨撫危衷而增感自懟孤蹟恨違異
於高閑尚與諸賢共扶持於景運

回余給事　天錫

某竊意無功多言寔取強顏鮮恥一序已遲不陟
下愚自貽伊感笑兒戒屬何足關當世之有亡去

燕來鴻不及見大賢之施設天官常伯經幄瑣闈
位聚則進步高道合則行志易悚然群望卜此一
機明公勉諸扶起國家之否運小夫逝矣苟偷田
里之餘生

趙京尹　興惟

某來自遠方豈識立朝之體蹝居危地徒輕許國
之身秖是一愚積成大戾每群侍從容之誨獨深
知忠蓋之心和而不同荷見客於宏度許以為直
於難進於公詳何足棄猶懟無補報辱顧臨於蕭

寺且不廢於賑儀今既洗脚上船回頭戀關自愁
孤蹟阻違異於尹庭所頓名賢力扶持於宗國

景獻府皇姪節使

其本之時材頃玷拾遺之選不知事體冒陳一得
之愚猶直奏以復前且繳回之恐後三瀆自惕一
虧已遲獨蒙聖度之兼容所愧國恩之莫報人方
厭畏已重唆兢敢圖其官慨舊物以興懷委新函
而盼賜惻然勞問軫此孤危罪積如山猶不遺於
敝履門深似海悵莫曳於長裾

遠延賀函

賀新除呂理丞　延平

其恭審上念故家詔還顯著入闕有偉夾道聚觀
學士搢紳僉曰東萊大臨傳世之嫡都人父老猶
記淳熙慶元五朝之時惟其似之自是升矣某自
愧生晚猶幸今逢大兩申公之門特復其始誦二
先生之學容貸所聞寄呈太議占謝惟謹

新晉府參議盧監簿　補之

一別杏國火沉榛社偶叨筍列者兩載忽拜玉川
之一書熟視香名知爲同榜鶴山負世之重望獨
房開名而相鷟督府宏開參僚遴選如雍公之就
幕辟如屛山之從張游主賓俱賢宗社有賴畫籌
熟議知千萬里吐蕃之戎情旋凱有期話三十年
檮息之盟好

王著作　會龍

左馮上詠承覲陛琛者局如蘇公其人不妨再入
史家自擯溪之後又出一頭某退惟非材得與斯
事成書奏上正有待於鴻儒執簡以從儻可供於

馬夫

潘度支　克危

赴闕爲郎過家趣對自宸城而實婺俱以景闕入
星闈而甘泉行式柄用昔者忠定相于寧皇備食
何疑厄權姦者幾載潛光蝕發陪明祀於今秋叔
敖之子不存魏暮之孫爲嫡宜盼驛召促預駿奔
來兮少遲觀者恐後某盡遠僻於迎櫝況又辱於
賜牋異過羊山乃知故國之謂今覩龍[illegible]蓋信本
朝之疆

陳尚左　康熙

賜之副楨報以入關江東之命不辭奇哉一起尚左之除非峻䨱然此未信大賢止速之自謀非常人淺鮮所可測念寧考在天之怒胡以解之擭周公馨艾之文深哉言也可痛陋儒之見烏知君子之心其不圖將歸及睹茲舉接晉有日必餘家壽於帝衷傾否在人毋諉難回於天運

禮侍趙直院　汝謙

顯膺天詔晉貳春曹解印過家南塘之雲如舊遠

烽動闕北門之草重新聾聆入關不覺折屐兄惟六元之老獨倡黃初之音演劉向之精忠累數十疏唐李絳之開濟為第一人世傳感悍辛之詔書人誦諫忿兵之奏議使其並立久矣太平上非不知猶欲積其物望身自難逆匪固求於名高追思乙未夏五以來是殆君子陽九之會寇方闖於戶外人自爭於舟中遂令群陰之崢嶸幾至生意之斷絕自非上天有悔禍之日將恐吾民無見治之期忽驛使之出門果雷聲之載路然而江濤如此

人物𨇾然宜四海所以屬望於公謂當世尚有可為之事道之將行也命其在茲乎天之大任是人恐不免耳某久豬膠柱必趼遲幽囿將後邦家之光非敢私門闌之賀天下大老既為扶世而來吾儕小人或可奉身而退有懷欣忭容面數陳

回閩漕姚滄洲

某積誠淺薄莫效獻忠擇罪播閩至煩臺疏特借閫士大傲國人念所累朋儕之多豈不為封部之辱奔歸屬苦於就退引咎未容於杜門猶當校占

牌匿行影豈期侯吏尚識鼎臣至敬索聢於大府之尊乃遠迎書於百里之外必有意座棒讀手為厭惡氏名既不敢嚮於而過樞趨臺閫豈復陳謝蒙之言退省惕然矜慚幸甚

范鄉守

某報國無功還家有譴將恐為鄉士所唾罵豈敢撤邦君之聽聞已匿占牌且更微服足登蒜嶺而愧壺公忽走騎之遠臨持迎牘而下授地主謙甚壓氓惕然鞠躬將入公門斂爲恭梓擢髮莫數爾

罪悶則負荊其爲慙惶罔旣摧謝

賀李侍郎 詡

入覲淸光榮祗嚴召帝之懷矣久爲虛荷橐之班士曰時哉今方見竹湖之出搢紳覬賜廟社尊隆維朝家之局面屢新至今日而國步愈窘外憂內虛之譏醫望而驚事窮勢迫之交佛救不得推乎可靠非人奚存誰令老宗伯之臣有遜我生人之意手懷一札眼閱千帆起居語嘿之間何念深也理亂安危之故想熟計之但觀明公動盍歸之思便識世道有可爲之望倚方飽則庀術可以起痼疾察勢審則一著可以活危捍出處何心存亡茲舉固知我道非爲萬鍾千駟而榮且喜都人得見一馬二童之至盡攄素學弘濟多艱恭願蓄心期倚需而晤焉首徒深於傾倒鯉書屢失於往還諒灼知其無他遂可恃以不恐自笑非次山之葦錯落數十何爲所頒進元城于朝收拾一半尚可丞濡禿筆馳候前驅

王常卿 伯大

榮煥嚴召入覲淸光平治舍我誰歟久闕衆望禮樂其有興矣當在此行恭惟皇上改新元之初思得端人壯本朝之勢最鳳鳴之一號蛇虎立於九閽搢紳之論翕歸旒冕之知尤厚屢召不至隆眷謂何豈特慨當今無共濟之人殆有疑賢者不爲用之意翩焉一出尉甚群瞻自聞風駕之呈言便覺吾黨之風采天下大癸不勝淪溺之隱憂人物渺然孰是經綸之好手主聖則臣直言聽則道行公歸勿遲上倚以相期方欲贊李勣之出何幸迺李子之歸雖慣憒不如前人無以爲見然濟濟以強王國豈不爾思

溫守趙直院 汝騰

從直金鑾榮分銅虎地雄自昔號東浙山水之邦天惠斯人輟北扉風月之孝搢紳歸重旗蒸生光每念正人固有離合之時宗臣尤難用舍之際更生盡忠若漢遑恤卿秩之不還鄭侯死諫于唐垂登相位而帆去方舉世皆甘於附和豈一賢固立於異同偉歟特立獨行之風卓哉見遠察微之識

求懷前哲盃仰高標某官賀白文詞間丰學行南
渡衣鉢傳授最親西洛淵源漸濡尤遠獨執斯文
之牛耳寖階黄序之難翹路熟車輕靡官不到局
新基換此心謂何恥復着筆硯其間溺於請旌麾
而出然而主眷方渥時事孔艱璽以驚河西之巨
藩詔以拯涇原之亂卒皆太簡冊之未了非老文
學而誰為宜有綸音促還纔直某攬轡無力食粟
良慚緘題寄入於脩門賀謝亦疎於記室茲承欸
氣將入丹山喜面覿之有涯懷心期而靡訖用詞

人作岳牧君亦胡為來哉謝丞相歸耕桑吾將從
此逝矣

餽餞祩還

丁酉去國鄉官王奏院諸公送鄉會

某負罪去國為鄉黨羞朝軒聯翩載酒郊送笑語
竟日荷意已多珪翰押臨氷銜森列掖鄉會例折
送楮君切惟茲例為補外得麾節者設有受則有
還而逐去者例冊所不載非特以其無可還亦不
欲有此自某登班來惟見司門劉丈補郡武應茲

例其去者則都承鄭丈匆匆甚不及講正字王丈
則怒而擲之謂昨去嘗受矣豈可再吏部劉丈則
曰豈不能為實之乎衆強之時相送至湖濱適見
其廳下人有辭去者有隨行者遂面侍與之某固
嘗控辭而諸公以潛夫為比不敢違命雖犒僕與
入已異其為鄉會費均也且有愧於實之多矣

南劍州守陳理丞請酒

某屏還東歸惟恐為親黨羞東道主人不以異視
至之夕知歸與老荊兒婦女子便蒙延至郡齋飲

徒不嘗足矣茲拜真染再有招呼眷意屑出盡室
不遺自令親全部歸寧幾許潛夫甫至某又至郡
當孔道未半年間親戚之逐者相踵至皆自詩門
出非親戚之累也詩之累也寺丞即日造朝則無
此擾矣

莆田宰　送羊酒

某一斥之後七旬乃還幸僑詼老於田廬恐辱令
君之土地敢圖謙眷不棄遂臣餉以乘壺重之牽
餼若曰慰勞牢落之狀謹不敢辭所謂欲悵寵榮

之詞疑未能曉

新南海方尉 碩子 送羊

某客京念歸久既歸反重爲宗族親舊掇前日小四哥監元餽以饒羊既再辭遂烹之以來示其不容辭於是有烹至于三者則又辭今不以全而以半者相繼恐又當辭茲帖與賜俱欲辭不敢遂使羅雀之門翻成屠羊之肆可發一笑

方監元 大林 送地甲

承簡餉地甲荅奩則鯪鯉甲也是將離家時有山居族人見惠一夕逸去竪挐累入京則云偶隣有得之者俗所謂穿山信然蓄以防貯之難至煩烹送且與酒俱不歸無以見此奇不醉無以豪此味兩得兩得喜甚感甚

林象守 壽公 送子魚

伏拜劄翰以孚魚名鰮爲餉去鄉四冬見之殂上皆遠餉也亦有鮮可食如是者吳中之鱸不足方美況又有以澆磊隗手銜荷意好尚儲詩

方百二叔 公安 送蘭

某曩入蘭室見之而羨昨日語及之便蒙遣惠二種且勉以君子之操教以種養之方置之階砌諸品皆在下風矣吾鄉以葉勁花多者爲奇昨日見叔說近有盆中一榦二十七花此爲尤奇而香則皆不可無也山谷謂一榦而獨花者蘭也後亦有辨之者竟未知孰是叔深於蘭者必能知之自此日對幽致感喜可知尚容面謝

送朱省元 烈 筍乳

承簡惠甚感偶貳車餉鮑筍輙分去十根與福乳十圍俱藉回奩爲齋腸獻若曰不奪猶食不殘尋丈之生於尺寸間則此祖師立法亦太嚴矣獨不聞有猪頭爝子和尚乎是能因二獻而推廣之固不害其爲在家底佛也

送趙鄉倅崴

偶得巨鱸一口與泉南經麵百結爲歲暮獻寒乞甚矣坡不云乎開奩巨鯉橫微贊出春鹿此貧者餽歲之態而持通守之庭寧不發旁觀者一笑

新居架廳王正字 送犒匠

卜居便覩舊只棲鶴之木杜門謝客安用旋馬之
廳以二千里之棐臣奉十餘年之先志忽承台翰
有槩惡衆破屋三間在僕可終老矣大廈一木非
公其誰扶之經頭奇花細肋名酒對使者以肅領
與梓人而共權感悰甚多待謝乃旣

劉吏部送槁匠

某粤從去國祗合杜門胡以家爲非敢營於新築
僉厥考作姑少續於舊橅曷徹聽聞至塵瀨染槁
之牽餘相以名尊旣假寵之甚濃欲引辭而不敢

有懷感激容面敷陳

張鄕守友餽節

某杜鄹悲秋老更逢節旣閉户以難出猶有樓之
可登烏帽疑然參軍之筆安用白衣至矣太守之
酒寔來憶糗餈絶唱之篇對糕粽朋來之餉問勞
語重殷勤意深憑高而望關河可堪感慨拜賜而
會閭里且沃窮愁滿懷銘藏容面控謝

仁山回方者元某送槁匠

某去夏得究涉冬鼓盆亟營壙於今夕以授蔡庵之

草草巢成可隱因將於此終老爲待到即行所矢
自作誌文耳詎圖玉趾遠訪茅丘寵靈已多問勞
狎至羜肥酒冽與伐夫共之薯潔栗黃山人粮
也餽侈深銘於中曲語荒不敢於來牋幸甚高明
亮其老忱

又送魚酒

言旋未浹遣問狎至爲禮去繳豈不受其舍熊取
魚亦所欲也况上〻之加惠屋下欽之占詞非前
是今受之何安辭一得二望則已過登嘉顏汗悚

謝面陳

龔監欽送磬石

伏承染翰遣來鄕石呼童尋鐵椎未之有鄕持小
石擊之極清越可聽起視之色青黑摩娑之肌理
細潤平生所見有磬者如太湖如英皆帶粉色如
江之鍾山亦然今何產耶其泗濱種耶殆故家舊
物耶偶鑿一小池聚數拳石爲山遂以此懸之楣
間時扣擊之亦足以樂不敢忘德

廣州行鄕飲請三賓長林稟

玆行鄕飮禮重在謀賓既得仕而蚤退者顧致政於西北席矣又謀三賓則執事其長也年八十七容貌澤衣冠偉坐立端觀者莫不相爲曰[illegible]者以是峴素養致政因言裒以聲律預貢時執事爲貢不盡之第一人是少壯不果以賓興于鄕晩乃以賓長于學頗勤動一出留城旬餘又席坐良勞既幸成禮欲以十六日迎致郡齋從容訪舊事且將問鄕民之利病而羅行焉是集也惟從者與鄭李二君非人爵所得與使邦人有所儀刑則老守之幸執事其恕許之

次賓鄭

玆行鄕飮禮得林君爲三賓首年八十七執事少一歲何金斗之多老舊也去歲場學建門立額率諸生有請今知其爲執事勸鄕人以學厥功甚茂昨日席地行禮有勉焉若若夫坐云則坐立云則立略無老人衰憊態年最高力不衰其德可知既幸成禮欲以十六日迎致郡齋從容求敎使邦人有觀焉三賓之外不敢雜以他客庶執事恕許之

三賓李

玆擧鄕飮禮于學訪求有年德者於八邑之令林鄭二君自南海百里外至皆年八十有七有六執事自春爲主且居近學雖少二君十歲推爲三賓衆皆曰宜蓋蚤有聲鄕投吏部李公甫十歲時與尊翁延之家塾者連年助成名卿大夫以爲曾用厥功甚茂豈必身爲之昨日坐席雖長者不以爲勞於主人若有未安欲以十六日迎三賓于郡齋少且訂徐容與之意使觀者曰是集也以齒不以爵其爲齊也大矣惟執事恕許之

送廣州新第周新恩母安人折俎

某既擧觴爲四先輩賀最可羨者上皆有庭闈慶二老之尊翁致政丈既延致之郡齋矣於執事之母夫人則不敢識者謂教子之法父以嚴易母以慈雖區區則曰家人皆謂之嚴君維膳之教非母乎竊料藍袍拜堂上時細話平生而喜貴望後來尤擬報以折俎請開慈顏寧笑爲致老守且羨且感之意云

送南海趙簿明叔母安人折姐

某今日偶宴新第者之尊翁以為邦人教子勸逐併及同官之迎侍者邦之人又曰猶有來歷聞者遂以薄餽寓意因念吾同官中亦有之迎潘輿而奉者惟執事一人某嘗一再瞻望且言嘗謀熊丸荻畫孫之時而不俾以高科自足不責蚶鮮於居官之日而不徒以榮祿為旨味聞斯語可謂賢母矣拚俎納上請開萱堂一笑為致老守且羨且感之意云

龍嶠廟題疏回鄭學錄

某去里社五年每郡家舉行春祈秋賽則念四姓長少相從飲福於龍坡亭上肆委者屢學錄聘君非獨榮陽之長蓋社中大老也諭以將為廟王歸稜宇而深之甚盛舉也今觀烏石山之淸淑者蟠乎是蜒蜿溪之演迤者止乎是坡據其中吉擇可以薦萬年神龍相傳幾百年蓋山川之靈之會也邦之土神靠一而占其勝會則靈□大獎□幾信則盍靈祭不遍望今出門見之□□□流神者試

思數百年前蕭特泉一附庸荒迥可想至唐異僧始有山前之名入國朝置郡人煙漸稠某少時見長老說境多種果有龍眼坨有荔枝坨今名猶存而果地化為連甍又未南見宋循橫詔說乃祖僉判猶異題事謂得之長上二百年前只是鹽埕則後壕之為壕田後塘之為塘地可見雖曰濱海而可責者有烏山耳以山川之神而廟貌之而封爵之其誤已在前世拔之責且重自本朝始地靈與人傑俱會封號與替蟆俱昌戴宋百年為宜聰明正直軍民取信許人為善不許人為惡紹興初事可驗試觀境之以訟為師以豪黠較樂閭巷者今有留種者否淫者禍則善必福自坡有神而四姓繼至李鄭最先宋以咸平至方之後陰保定寧以

目城至某之高祖福平長者以崇寧乙酉自後塘數步至延又者三二百年最近亦百四五十年而獨有望於無窮其諸父四人祖居未析又同氣三人未有棲身處嘉定丁丑戊寅間有以城中屋求入頭者欲就不敢素不敢佞神乃以疑卜不許

遂以今所築竭倉爲卜許爲令兩榕相望非偶然者四姓比屋猶具又以神宇未含不腆靖蚨五百千宜者特以相役幸白于祠前嘗見觀者云前狹而後寬不若順濟靈祐之體正端直蓋前之西偏爲祈禱始王之地屡後以時接湊不肯撤前示不忘本其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歟某歸有日見棟宇翬飛則曰此諸賢協成之力敢舉手以謝

雜往還

李侍郎 韶

熙寧大臣奉行新法者其家之澤已斬宜若西塘先生家之緜緜不絕乎猶於緜丞有望焉乃止於其身惜哉顧介公之凜凜不已者自如雖百世猶將駭而仰英州方議葺其祠其徒必當有興者

淛東倉馬戶部 光祖

某七日內蒙賜翰者四半爲盟倉公子發其拳拳於猶子至矣今又知爲毅齋先生侍郎徐公之門坦某端乎切猶及拜老先生方檝使至時被着集議雖西山先生不能異獨毅齋抗疏不同其遷奉

常人之乃拜暨遷從官寧去不拜今安得斯人哉癯躬若節槻山林朝廷無以異今安得斯人哉某嘗出關送其行惟有嘆息而已今姪登其門且親也其薰染必可觀

林沙宰 珪

進退自吾輩常事若去之時有以見邑人而無愧則歸之時亦有以見鄉人而無愧豈不誠大丈夫哉龜山宰瀏陽張帥苦叟甚變之以賑濟爲滑劾去何傷於龜山請以此開廣賢者想孝據吁撤滯泣不忍別者皆是而令尹但當作鐵心石腸一笑登舟可也

黃梧守 炷

叅吏滿一世而所劾者多誤可歎也執事歷州縣十四五考又貴爲五馬而廬不闢田不增與儒素無異世亦有知之者乎千里父老當必有爲太守訟冤者然則令所仲者天理也

鄭倅 起渭

辱帖翰於尊仰中足見處閈里欲其和靜之意吾

鄉儕民習藝於人以師父稱其人立券入門藝成
而謝既謝乃許以其所傳而習者自立其家否則
藝雖精不得去也去則爲背師父此風最美吾儕
學者亦曾有師父之稱乎亦倏去驟來或累歲或
一歲或不能一歲與若人專門從師之學不同故
爾背與否無論也視儕民終身一師不若也因來
諭及習藝者而有感焉

潮陽郭監稅 若水

來諭謂向籍塘湖一路稅錢押助月額監司既蠲

民稅而官額猶存大凡好事難做叔智多遊監司
之門使其見行此等事豈不贊美彼眇一稅官之
攢眉補趂不暇恤也及今身履之而後知凡人平
日見人做官出則呵殿塞塗坐則厲聲羅前未有
不生健羨心叔智今視之何如哉彼塞塗羅前者
愈多而憂責亦多不足羨也叔智知幾廳之窘而
不知倅也倅知其本廳之窘而不知國用之窘蓋
築底世界也安得邊鄙寧息兵撤費省使上下得
稍相寬乎

鄉學職

所諭採訪平糴倉事此非吾輩而誰責常平漢法
也義倉隋法也二法並行緩急其有足恃乎今臺
縣糴則義倉之利也所在不復有常平之藏矣州
縣長吏之賢者多趲積糴本置糴倉以助義倉之
不及則常平遺意已他處多以爲便而吾邦則曰
苦僧也官罔利也早谷出於場而閉於倉也蟬今
並家受五斗之利不甚以爲德也然則吏有合商
摧者乎事關罪福區區豈敢自執其愚其決不可

存其尚可脩改更望入思慮而明教之則吾之願
也鄉丈之賜也

十致政兄

前之日家尊訪待福平長者手澤相示乃知是年
谷價至六七貫蓋有甚於去年矣捐金千緡以爲
鄉閭倡則吾輩之食舊德有自來者又云十五郎
云亡者乃福平之仲子而亦之曾大父也乃給與
乙卯距今百有八年遺墨如新本家子孫不曾拔
上世片字而穎川婿家傳之五六世令人感慨又

之

諸姪

福平祖八長者自營佳城于烏巖山因其林木加以手植紹興辛亥春葬鄭氏婆迨今一百二年林木合抱者多當來恐他姓之山林相追近也故買山累闊以絶他人開鑿之患又恐吾子孫之照管不到也故存主山與有背為墳林而以兩背之外分與四房明立界至庶幾各自省管而墳林居中賴其外護可無他人剪伐之患又恐四房林木與墳木等他日賣木之無別也故於墳林之外同時剗平聽四房別種而林樣不齊可無子孫混淆侵賣之患則八祖與十三公諸位之慮可謂周而遠矣訃造墳之時吾祖環跡豈不遍踏主山頭哉今孫枝日蕃衍而省墳有定員或有終身不至者其至者則鋪設拜跪日影有限微姐亟歸何暇廻視山林其有足跡朝夕此山拔剔陟嵬如履平地者則睥睨垂涎舂發持斧之人也向者自過旁望之如賣人難坐冠服整齊無欠缺處今右肩傷殘遮蔽不可容諱執斧斤言之涕下此亦諸孫素來不點視之責昔賢拜墓必繞林三周者慮牛羊之踐傷樵夫之採摘耳豈謂禍出於子孫乎今欲以十一日清晨帥諸姪會祖壢偕為登山之行備菓酌請罪于墓下因巡視林木之見存而當籍記者與其已傷而當栽補者墳庵圯壞亟議修葺此尤不可緩者庶猶可解祖先之怒凡我孫枝皆食舊德各宜念其身之所從來毋憚為吾祖一行

方眘九　迪諳書

呆清晨出謁過午廼歸使領新詩諷誦數過想期之意甚厚因念途中見白鹿洞志晦菴伊洛與節推祖之書乃知吾宗人物多矣而白杜一派多出名士故額與賢宗交勉之科目特假途耳若學不進節不立正使無灾無害到公卿世間豈少此哉伞甫占謝尚容面控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十三

書

鄭丞相清之

某伏自舊秋拘縶蒲者與平日造謁光範者不同鑿腹肱與耳目俱移身可以出而免積方上衰衣已絶江矣睎昔人越境送師之誼有愧焉尺牋伺候閽嚴不登泰階芒寒引睇終夕因念初入脩門之時適值真儒爰立之始三十年利欲之世界敗壞不可為之天下一旦戚騎撥棄不求以律人而

闕成自化者縮之偷也改絃易轍不以前之出於鄉曲為嬌者溫公之勇也悉起陸沉之諸賢不欲其恩之歸已也盡撤言路之副封不虞其不使於已也此其章章較著者蓋癸巳冬迨乙未夏駸駸其有元祐氣象使天祐我宋狄難不作則彝昺之勳誰能及之知狂虜之必來而逆遏衝則中興之緊嚴所不能成功者而心則可諒向者易楮以新一換舊二交議其失信今以一換一不失信矣損上益下矣換之時既皆稱之而近又議其不當減向者納苗既倍或不止倍交議其過取今意從輕減不過取矣損上益下矣減之時既皆贊之而旋又議其不當減猶謂世論之皆平乎本朝立國最弱所恃以祈天永命者惟有施惠澤以收人心耳則變故迭起瀕於危而不亡者伊誰之力某曩每吾拜欽翘未嘗見大丞相一日伸眉今宜以釋位為[illegible]閑身在林泉心在王室憂慮之切過於坐黄閣時則皎然之心天知之主上知之海內之識者知之賦求山之歸歌淇澳之入非與世道相

關某遠方孫士三年前一縣令耳識朝蹟為何物今叨轂小兩省不進不休微陶鑄之力不及此每疑聖君賢相相逢如此而時運未亨意其必當有逆天理感天心之實中任言責不憚嬰鱗謂以此報國以此報主上乃所以報大丞相也自顧樸拙久玷亡補兩於榻前求去一則曰且待二則曰未可強顏忍恥外愧公議內愧私心必得請乃已抄未有報德之期敢告為國壽重為民護愛為吾道砥柱式副一世善類拳拳之請

其丁酉歲余去國前望鄞江一水近殷函朝徵郤
翰夕報則春莫也入中夏京城火行李不暇顧視
座筒藏者在挾與俱走火定而議論喧其之逐固
宜劉潛夫在淀王實之正守寓泉併挾及之既歸
日從二人遊相與歎端平宰相事業之未及竟僕
嘗何足道然亦念上覬萬機後三改元矣中間議
論屢新事任屢更於朝廷之大政事如去苞苴去
贓吏去副封天下至今稱之曰此端平宰相所建
白也當世之大人物如有名給諫有名侍從有名

臺閣至今稱之曰此端平宰相所引拔也蓋三四
十年來天日積翳一劃即開人心久鬱一喚即起
既而開者𡠠起者頹向所嚴密隄防者或議旁落
矣向所辛苦收拾者且亡且散矣不知更幾年而
後有此時節其猶記以簿司農領圍租時考覈京
歉何止於百萬斛而在外不預焉民間粒米狼戾
右固然者今京直師舊二十倍公家無數月儲速
哉振草根幾盡天人之際可畏如此不知經幾年
而後可淨洗年世每恨節所求端平初危機甚

證參見錯出而一變之氣綿綿延延未至掃地者
無非向來一換𢖍一轉柁之功以大丞相獨斡魁
柄兩𢖍耳精神之所感力量之所及已足以持循
累年之久假令議論一事任專則大綱小紀本數
末度固將徐就條理誰曰不可爲哉大臣進退關
世運不少撫今懷昔令人浩歎昔張魏公辭位去
說者撼搖者不遺力及紹興末隆興初爲時一出
國祚再安亦其一片精忠白首不衰天知之人信
之故爾大丞相結知聖明何止魏公而寸心如丹

可與天通此其之思所以爲世道終有賴於公其
素拙且訥衆所共知先生獨察其樸忠進而不已
以至親擢亦望其能報國耳學淺識薄徒啓紛紛
或謂先生之辭政其亦累之一也聞先生每對客
不以其爲累也先生既不爲悔其其敢悔耶杜門
省愆分甘永棄聖恩深厚猶驅馳之於原隰間朝
夕思惟將勤補拙髮鬢八九分變白中春上祠請
至今未報可希之受知於先生之者三人衆謂潛
未當復入其得歸則與實之作伴矣自念起家不

晉足實之窮困甚惟鈞慈振德之料理之

某僻在海濱數千里外伏讀制麻起綠野而侍經

閣之寀綠黃閣而進亞保之尊嘉與遐民鼓舞相

慶咸曰將再相也否亦平章也某獨有以知先生

之心衮衣繡裳孰輕於幅巾藜杖趨班侍漏孰閑

於焚香讀易獨以阿衡之學而後臣甘盤之不容

遯于野君臣大義有不能恝然者蓋自初潛以至

親覽如左右手去國八年一夜宣室不知席前其

極論世故爲何如其傾心注傍爲何如厥今又曰

攬權屏伏姦壬斥吝者俊易置言路其機皆上發

之而非有助之者然視癸巳冬甲午春君相圖回

之初動盪振刷何等氣魄不應響合何等氣象其

未及竟者天乎人乎元祐僅七八年厥後排沮者

迭見至以改元犯祐字爲諱豈知其爲千百年所

歆仰國祚所賴以延既仆而復起者溫公之澤也

端平僅三年中間排沮者尤甚而隱然在人心不

滅元祐者少保之力不待百年後而論定側聆徧

徉之　橋端居深念苟得世道一日之安豈必自其

已出此心端可對越則今之復入者亦豈非天乎

三相同心共推一車盡置前事豈必聖訓而後喻

朝野之所翹首顒望者宜亟有以副之毋徒曰輔

相彌縫藏諸用云耳毋徒使他日亦曰預人事云

耳向者先生念本朝立國太弱不主和獨秉事機

之不遂反使宴安江沱者得以藉口又念立國也

以仁換猪不失信解面多藏去損上益下於培護

根本爲有功後之議者曰多費又念立國也以議

論其成與敗也以人進君子不遺嚴究退小人不

顧鄉曲任賢去邪於挽回氣脈爲有功後之議者

曰不責實每歎世論之難平以功爲議可乎今秋

風漸迫邊關區畫宜定毋墮窺伺者之計民力久

竭然絶貪暴宜嚴汰濫用聚歛之途風濤正急人

物耿然今依違顧望者多而有人力量有大識慮

者可數其已至者如王幼學文升未至者如陳子

華文昌王去非徐直翁李元善戎卿僕其人也願

先生力主之與共之以成真同君子之功以同扶

持端平未竟之烈則治業光明俊偉可有辭于永

也惟先生加之意若夫啟建蚤教密啓深言以符
三代有道之長以釘半夜片紙之萌端者留以有
待計從容密勿中有非他人所能知者而其效則
於國勢鞏固民物輯寧見之惟先生益加之意其
鄙陋拙跡無用於世內之叨薦進已過分外之秉
節符不啻足久居蠻越已逾三考民夷安妥仰藉
威靈精神耗衰自視觖惕殘天有請懨蒙敕陳俾
得抽出炎關覘燈閒話則先生終始大賜鈞慈其
深念之

喬丞相

某勇馬孫達去乞範門十閱月念向者待罪柱下
日見大丞相領百官班拜墀下而與聖天子都俞
吁咈於一堂之上得以載筆拱立退斂馬道側見
朱衣吏引入黃扉其亦趨伏後省時以職事晉謁
蓋旦旦如是忘其為昧且賤者亦十閱月自今思
之一落千丈豈復髣髴嚮昔然日與海隅蒼生涵
泳大化歌誦盛德泰階六符舉頭即見豈必其身
之朝夕左右而後為親且近哉嘗靜觀四五十年

其交接處如紹慶如禧定如寶紹如端興其間大
機括關涉甚多皆大丞相所目擊而身歷者蓍龜
之見無一言不驗使其言盡售於前亦豈至如今
之多艱以三朝之元老受九重之眷倚佩四海之
安危其上與天通者皦然之心耳本朝立國素弱
雖盛時不免和戎況今乎顧所以得其和者何如
以款為備既上下明知之願大丞相留意契丹至澶
淵其危迫與將至汴京何以異其成敗難絕者景
德之與宣和其證候自不同耳然則君德必脩明

朝綱必整肅國論必端正皆所以助立國之弱而
上感天心下服人心者也上親政初傾心以聽外
廷既而事變錯出非特或者得以有辭而諸賢亦
自交責所賴聖德高明益恐懼修省則啓沃之力
也善類之脈不遂斷則護持之力也此海內所共
知者元氣充實則外邪自有消弭之理願大丞相
益留意其名論素卑脫場屋之日雖早在田廬之
歲亦多偶綴班底碌碌隨群者久之乙未夏自嚴
廬校試出見大丞相於發立之初沐問拊甚悉自

[illegible]加[illegible]又明年秋[illegible]
入延初沐稱獎尤懋方以任替求[illegible]而世[illegible]使留
至夏大災後不待言者見逐已自知其罪[illegible]不可
[illegible]然而得之所聞不遂前蒙啓擬甚力既逐後
[illegible]嘗解尤力自念生平拙訥不敢求聞於人雖敵
已以下未必深相知何以得此於大丞相哉古人
[illegible]謂知己不過[illegible]重念某忝右省一年無毫髮
補報罪大罰薄永棄固宜[illegible]恩昇祠得竊閑[illegible]
隨滿璧聖上之[illegible]大矣惟有晨夕一瓣[illegible]

之祝丞相之賜大矣何以效門下士之報[illegible]
惟豈不欲贊亦松緜野之逍遙而未遂可皆[illegible]
本之議定安逸之[illegible]職而審[illegible]
任重可以爲已代[illegible]而[illegible]之則後樂之意可遂[illegible]
世相業有光矣此廟謨所素定而區區忠助冗煩
大丞相益加之意

李丞相宗勉

某舊秋未被逐前旬日嘗一進謁褻編爲陳情[illegible]
去不知其遂爲別也[illegible]附[illegible]遺[illegible]於人

所厭惡之中至于再三常擬報一飯況媟辭大臣
三復此詩耿耿激烈曾因奠謝中言擬至三衙拜
狀既而念廟堂思慮方周匝四方奚以一夫之竿
牘爲且非作帝城書之時疑不敢進冬也自浙入
閩行役所見暨還里門日與窮閻接惟糴頗平他
物多昂市之貿易例以鏹自鄉村持所產到市博
鏹稍增楮雖賤不爲害故細民未甚見憔悴因念
國家仁厚之所固結蓋因其自爲生養無甚暴官
污吏以侵擾之則民心固未離也落籍之所[illegible]

爲隨其虧闕而級級修補之則[illegible]地固自若也入
冬聞邊報無他則[illegible]入[illegible]所[illegible]稍異則憂入春聞
定城事則大憂[illegible]捷書踵至則又喜雖去君門
萬里而憂喜不異在班行日也相公佩天下安危
於一身日與聖天子聚會精神都俞吁咈言論風
旨昔者班班於斯世今則行道之時也中外交孚
和議有緒而文望其堅而可久故以和爲權以守
爲正又有不得已而應之者備此昨得之廟論之
[illegible]也守邊[illegible]官府惜名器節費用此不得之廟

論之棄也竟見今世以㾗分之介乎尤為急而於
之凡百法度使人得以舉其急而捏其瑣小之不
謹曰姑放過恐涉大燥矣獨於拙誠竊疑之法守
豈不關邊撫戢應變實文豈可歧而為二哉今而
全此者惟相公其規模堅定其文理縝密能應能
守有識屬心若夫潛養君德收羅人材所以為本
領之地者用工尤深蔓且有日盡展素學將見天
心悅人心服矣惠免心之不革每念去歲得近後
誠者相公護持之力久久推謝茲請併與遇合之

初歷陳之其天賦拙訥與人言不能出口或時面
發亦雖隣舍亦訥之況與遠方縉紳交乎十八九
年前獨相公察而知之則自江右漕幙始癸巳冬
趁選時相公自發召未至見徐直翁貳卿云曩見
相公屢欲薦進又見舊同僚李吏郎云恰得相公
移書令其相語未可輕就部明年春院召至則見
其始叙部綸音形于色居亡何鄭昭相呼語將擬
以掾屬且明言公薦既而聞余子壽文昌疑其拙
又久而鄭毅齋亦疑之人特疑其拙耳某蓋自信

其拙也相公在言路主之益力而說灌之令下矣
其將為此官也當國者白之上曰此臣某所薦也
其甫進言也上以問公公曰臣嘗薦之宰相矣此
二語海內所共知也區區亦欲效其拙忠以報主
上者報相公如淺誠薄何既他從恐猶不敢報
舂反以為知之不早而某益見其拙也於是言者
以內合外強逐之矣衣冀皆務外強亦過情也前
待已暴既善無間他日史臣操筆於公傳後曰方
其者相公所為也公其肯受之否修身俟命毋為

知己蓋如此而已今春忽拜誤恩俾奉鑑湖香火
重念此在前代宰府全理既赦不誅又續以食聖
上之賜大矣惟有晨夕一辨效華封人之祝得鄭
衮宗琦書其言進膝啓擬至于六七立朝衆孫子
逐去誰顧省乃屢鈞抱至此相公之賜大矣剩恩
夕惟何以效門下士之報惟願道行則志行國之
福民之祿相之福祿莫大焉某飯蔬飲水終老田
畝為元化中一物其受賜亦莫大焉
恰得林吉州書具言讀相公辨和議一疏極有忠

慮且問其曾見否而甚之未見也今聞其爭歲幣
不可折色名稱不可太屈此非細故也其記往歲
諸從官聯名入文字乞戒飭東淮勿輕敗和時相
公在臺端見其說之偏也亟騰疏以辨之今既出
於不得已亦當熟計利害務揣撫法愈梓提奩折
閫遣實精省而後歲可議兵以少為精財以節為
裕而後攤可議此兩事實一事也又傳西風不遠
彼實有言自來是未必然況有福堅覆轍在特不
可[illegible]元輩以待之則上流與江防之不可繞明

甚本朝立國素弱雖全盛時亦被契丹至澶淵其
危迫與將犯汴京時何以異而存亡絕續者宣和
許多病痛景德悉無之其證候自不同耳然則君
德必傳明朝綱必整肅國論必常正皆所以扶積
弱之國而聲永命之天也其幾皆在聖君與賢相
耳別立魁宮之規模毋狃承平之體例卧薪嘗膽
而非以佚為樂之時也同舟遇風而非同列猜疑
之時也本搖則枝葉無所附而非百執獻媚干進
之時也非近習戚屬乘間抵巇之時也中國人而

做之無小無大利害則同改心易慮共濟艱危內
聚諸賢以強朝廷外擇將帥以捍邊圉而又遴選
監司俾察守令以固根本使精采一新群情聞悅
則節縮浮費不敢然踈遠痛邪不敢悲曠然丕變
使上下皆知大丞相精忠血誠爲扶顛持危計而
非有所顧戀也天心應其悔禍狄難自是稍紓自
古四夷交侵必小雅盡廢是中國之陽先絕而後
陰乘之今使吾元氣消竭實陽明復嫋赫於陰邪
乎何畏惟大丞相以身任之則十相與爾權而盈

靡問無一語獨相公與之爭論其顧繫世道甚大
又聞先之自金陵東西制者近之以舊言官自吳
門去者得免遠徙皆仁言之力其全護善類甚至
又聞近有召赴闕者中夜祈簡同列不書省劄其
杜遏窺伺甚力傳至遠外無不翕然知兩地之有
人某獨謂相公非欲人之知者非若初登朝人欲
身已分明闡譽而喜者蓋國有大謀究竟到底利
害當從原頭採正純誠精忠古大臣用心也蓋其
彌縫輔贊有非人所能盡者豈獨此數事哉某受

上恩深所願國脉靈長受公知深所願相業光明雖在田畝而區區夙愛一念不異在班行日也偶得所聞不覺復出此紙

某屏居絕不聞外事自縉紳傳誦政地辨和兩疏後又見郎狀言官府事尤切百尺竿頭此豈著智力處留者欲堅倡者欲進遂者欲入獨疑然其間不阿意以為悅不留譽以為容端月二日揚庭播告超冠首台鼎對之詔寺宮妾不知名者外之兒童走卒無不知名者朝野相慶同然一辭此豈人力所能為哉上意也天意也惟至誠無偽可以感動人主惟至公無私可以悅服天下惟至定不惑可以鎮重國勢大丞相皦然之心上知而信之天知而佑之人皆曰今之最難者內攘外攘也然三聖在天之靈有望焉億兆姓生靈之命有賴焉千萬世之汙簡有光焉某謭焉何足與斯世有無之數仰奉大丞相先生發庸之始以不肖為啓擬初義上獨記其狂瞽之言雖命不果下而中外聞報皆曰昔者探王意所欲罪者今乃極力薦進之丞相之事偉矣昔有追斷盡書者今不惟不怒之而又生全之聖上之恩大矣某聞之為之感泣者累日雖粉軀碎骨何以酬大德自伏讀麻制其喜不在人後其賀不敢在人先惟大丞相亮其心而赦其不敏顧猶有欲言者丁酉秋某與劉克莊潛夫王邁實之同被劾未幾某與劉皆得祠王尤貧獨未之得其人本為大丞相府實不能安帖乃其自取是亦獄之之意其後一轉又兩轉則人或以為太過若蒙牽復而畀之廩尤見海涵春育之量劉

潛夫素為大丞相所器非獨其文字今世鮮比而通古今熟典故可裨廟議而吏事尤長特丈捺其才耳區區竊謂丞相宜自收而用之王友也劉親且友也非固私之也姚珤貴叔投袂赴建於焚燬略盡之餘反側未定之際辛勤三年郡人德之罷歸已久未復職未得祠亦廟堂所當知其表與之跡得之公言云耳王幼學郡叔若使之立朝似有淮南寢謀氣象朝廷豈不能容一骨鯁之士以自壯乎更在鈞念某已灰心斯世而猶耿耿有未能

志輙復又此強括死罪又有欲言者鄭覲文端一
初不可謂無一變之功不可謂無收進諸賢之功
獨輕舉一誤亦功過不相掩者其時徐直翁一二
人未入臺前已明非之不害其為直臣最是一項
人面欺訣詩又退誦於人纔見其餅政則向之誦
於人者轉而為罵有上書攻之者未免以遷除之
滯遠為言大凡當國者以天為心固不計此而士
風則薄矣今亦有不肯言端平諸賢者亦有言其
時之賢而責其時之相者然其時之賢是誰致之

則今之攻者可少止矣不知退傳近況何如惟大
丞相念之某又復及此強聒死罪
某頃一再上光範書之後日與海濱田夫野叟同
在大化块北中每聞廟堂之上凡一把握之定曰
文書非前日之易欺也一施行之善曰命令非前
日之數易也一陞黜之當曰氣脉比前日則瀬回
也四方傳者亦未嘗不交口贊誦相業之懿然而
時得縉紳書則又有曰大丞相[illegible]把太甚恐歲月
[illegible]於一而後可以有為某則謂此

在吾君吾相志益同道益合則慨然以身任天下
之重不難也又有曰大丞相格法嚴恐近習不樂
恩意寡恐中材不附某則未敢以其說為然前此
嘗見而不嚴嘗廣而不寡矣匪徒不見德雖僥倖
著亦交以積弊藉口故不若一付之公之為足以
服其心也且權事輕重時有所微縱者又非常之
士有不可拘者然安得時時縱之又非常之士安
得常常有之大率苟悅之政多非盛世事守法度
惜名器本朝賢宰輔皆然大丞相若遇承平時則

韓富馬呂矣偶值此多艱益奮然自強以鎮物情
以扶王室東晉之季甚岌岌矣桓謝極力撑拄亦
能卻敵亦能立國況大丞相每於應變之頃而心
之虛靈者輙與天通此某所素知也今身佩安危
其舉措有犂然當於人心者非特上信之天固將
佑之矣切聞中書機務稍清無復積壓之患則願
燕居深念留意於其大者宰相之心與天通人主
之心尤與天為一都俞啓沃之微君心正則天心
回錢氏君臣能使朝退況聖明乎誠能動天則曆

見之變異可潛消方來之狄難可漸弭矣抑又有言焉本朝立國以入用人自是有國者常事自慶曆後每更一相則換一番人物至有年號用人之說如元祐人紹聖人之類此論未為公平要之惟賢則用豈拘彼此然世間特異之材能言之士亦自可數端平宰相盡起諸賢及有成仇敵者亦其間傑特者不能用其言收其心故耳時望未必盡能辦事然所以得人望亦豈偶然且緩急必不負人國夫豈負所主収之則可合人心亦天道也大

承相誠心愛賢固將聚盡之本朝而未遂如所欲其非其人何足辱初擬昔人感知己感其意也請寘之鈞處之外而收用其望實俱孚者又察中外之有忠誠可保者而拔之非以華衆觀也非羅以自助也所以為國華且助國事耳輙因問候冒吐狂瞽干凟鈞嚴皇懼死罪

某觸有言李九善貳卿杜成已左史皆忠實無偽可以共濟其已召者趣之在郡者召之王予文鄭寀有精力能謀斷徐德夫右司非特儒雅且有用之才謂宜在簡記不容久外者也

鄭參樞　應龍

某去夏秋餞先生于六和塔後一月某見遂登舟至衢聞鈞旆在烏時例不納謁獨蒙謂進進必款侍移時如是數四其語歷歷可記既稟遠還里拶歲劉無競司門自昭武至聞鈞況則云將卜居于城雖未有樓臺地而神氣益王步履益輕如富韓述洛相時某喜益甚先生負經綸之望在二三十年前而某所見者丙申秋造朝晉既極病源所在

其冬適事急既條上十議又領侍從兩省官于都思堂先生口授俾某草之言與氣俱勇居亡何中外侍大用有日屢引疾以請既共政本衆言可以行矣請益審乃若鬱鬱不樂既遂請函出開則氣漸平故六和塔之見勝於坐政府時去猶遠則氣益伸故衢之見又勝於六和塔時乃知先生治以得歸為樂者則今之徜徉於赤松綠野間其適固宜先生自謂十餘年之間多此一出某則謂端平親政後不出則何以替上春何以慰後望況乎些

出處皆係世道在瑣闥以封駁去在案座以留西
鶴二山去皆甚分明今在兩地適値讎彼後議論
紛挐闇異路明讓防禁犯者有嶺海憂公獨對上
曰群臣之意無他不過欲增益聖德耳聞者謂語
知意惻意易感動所以解諸人之禍者甚有力某
亦辨賜十年之數其補贊彌縫有非人所得知者
而此則衆所共知則相公之去豈不益分明哉
丙申冬還事何如内事又何如先生既歸去冬今
春間内事又何如所恨於前者蓋歲不及一歲而

所望於今者則欲歲勝似一歲人見先生幅巾野
服與賓客遊與漁樵揖指為至樂孰知其隱几危
坐閉居潛念有隱然不可語人者哉是未可以遯
我生民天欲平治吏入則要立矣某素賤且訥三
十四年爾春官一門生耳科擧子何足關世有無
先生忘之矣十年前一縣令耳無奇績異政以驚
世取寵先生愈忘之矣近三四年間在班行則為
職所當然者在右省則言職所當然者不忌其為
而忌其言誠所未諭先生獨曰此鄕暗中摸索者

方與龍相遊時獨以不肖姓名聞若察其所存
期之甚遠者言之于主上不曰上未之樂也言之
于宰相而宰相初則愕然也既已試者如此為世
所蹂躪者又如此豈復區區更有所存者乎豈足
以復信先生之言乎然昔人所謂感知己者不過
如是自念遠方寒士用過其分荷主上保全之恩
誠訟之志不敢忘荷相公知遇之恩國士之報不
敢忘飢飽飲水得以安眠穩食於深山窮林中則
大幸矣

鄭知院 經之

門外之事於今時最急而精卑無措依之形臂指
有不掉之勢又最為緊者所隱憂向來相公坐廟
堂爲極力主張知尊君共上者也能忘家為國者
也爾使天番亂相公處内權一而道行則必不
以嶽畫兼顯功不以一姻妨彼效朝廷尊則夷狄
服矣豈是哉今聞命就道豈無予儀與疾討賊豈
無韓洪然非李鄴侯案中令則不足以[illegible]此朝
[illegible]之所以卷卷於相公[illegible]

史丞相 嵩之

其戍嶺鬨功仰籍八荒一雲之庇朝夕懍懍惟覆墜敗闕是懼比千光範力請叢祠情迫詞危席藁以俟三月十二日於郵置間伏領鈞翰有盡旨不俞之命又旬日再被堂劄有次對因任之除西清法從南服使名皆非妄庸所當超躐循墻莅避踴躇不進恩並命輕圖報無所嶺南民獠雜錯山海阻深敓籍朝廷恩意調柔福力鎮壓一二年間頗以少事近者山猺一項間出為擾比昌黎所謂好

則人怒則獸簡悍跳踉不窮切之自唐已然矣莫建康恩清遠懷集之境窮谷深峒地毛不入者皆猺也其人椎髻跣足巢穴窖藏走險阻機毒矢如猩猱然驅之則已或欲立深入之謀建夾攻之策書生駑怯懼不勝堪仰惟廟堂憂顧嶺海將使某勝之耶抑安之也一道威休不敢不告某已上免將乞寢誤遲顧以簡牧為遴毋以反今為嫌使某早遂歸田與樵夫溪叟歌誦太平其為感恩戴德一也某自揣庸虛誤叨拔擢身獲綴四品侯對之

列令有限三日舉代之文某竊謂今薦士之弊極矣獨此猶存古意曰使之代已也蓋有過而無不及是亦足倫論思之選曰拘以日限也蓋猝然應之而無所營必出素所敬畏之人其選可謂甚重其應可謂甚公然職位之稍高者聲實之已出者皆八待與器無待於舉彼皆然有以自達若夫韜於家不求達於庭而某之所甚敬且畏者今迪功郎前建寧府司戶參軍林公遇是也既以其名上聞矣敢鮮布之公遇家世福之福清有中書舍人

遹者為紹興名臣勇於退一傳曰挺知沅州以三子同登科第年六十休于家璟為國子博士仕至二千石輒退直中秘終壞端平初除軍器簿不至以直寶謨終累世雖登退然亦未嘗不仕公遇則璟之子不待仕而退初注寧化尉及戍丐岳祠待養既而親友有以外艱為注戶曹者及戍不就門門求志遯將終身其研思理道深入奧趣而不自以名家其考論古今具有方劑而不施之用世閒門雍睦贍給宗黨凡言家法者必曰石塘林氏里

閭視傚薰為善良自善其身以善其鄉其厚風俗之效已如此使得推其所為其可觀不止此而肥遯山林將二十年遂為聖世之逸民豈不可惜斯人不用而使其璧玷箒黍之清班豈不可愧故敢請以公遇代馬欲望鈞慈深察其悃忱起以特招若其幡然肯出必有補益於世否則使其姓名不遂泯沒某之榮且遇過於身祿萬鍾多矣觸冒鈞嚴某皇懼死罪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十四終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十五

書

范丞相鍾

某越在海濱數千里外伏讀制麻越陛左轄皆曰天子之大老先為帝者之師臣遠士遐咸鼓舞胥慶則揚庭宣布時中朝搢紳退而酌酒相賀者可知沙堤大城中長安軍民出而擁馬聚觀者又可知本朝諸宰居此位者有矣然時至而旋為之雖忠宣亦然有識獨文正公自書生自小官時便有經濟事業識者恨其止於參預不獲盡其用大丞相則生乎其位矣當聖上奮發威斷收攬權綱之初一時大臣自內而出者三自外而入者四而屹乎砥柱之不移授以魁柄之重任獨大丞相一人其深契上心入服人心可見上二十二年間五更宰輔實紹柄臣姑冥勿論端而熙熙而淳其得失是非匪徒深袖旁觀因已隨事救正今以身佩天下安危為社稷重輕則上之責治下之望治不容不慨然任之以嚮之驟變為戒然不變則弱而莫

之通以前之獨運為戒然不運則散而莫之收羅斜釣筭其變也與諸賢共之其運也與同列共之密轉徐收固當於不動聲色中得之大之莫急於國本必蚤定則無夜半片紙之虞內之莫要於宮府必預防則無他蹊旁落之患外之莫重於邊閫必審其人則無臨陣易將之恐凡是皆緊要機括所繫者論相者人主之職進君子退小人宰相所以佐其主者方爲面更新士之抑鬱不伸者喜曰路通矣宜引類不肖之爲予格法者亦喜曰賂寬

矣可沒聞某聞謂大丞相老成定慮寬以待四方之賢嚴以杜群枉之門必嚴於彼乃能寬於此凡是亦用舍機括所關者抑猶竊有言焉數十年來情之一字壞盡世界果有雖雖必用有罪雖親不貸孔明治蜀何事不行者以此近雖賢相於氣類甚有情於常人以親且故亦有情豈其辭政則諱然曰情多也雖受其恩意者亦以聲和之以求免世議然則情者常人之利於宰相何利哉惟進天下之賢良長短巨細隨所位置若其尺者與進

運相關願極力主張之李長源智慮過人亦豈不足為唐名相舍宣公而薦參晉以代世以為大恨植絕之榮在眼前相業之議在久遠大丞相已洞照此理愚者之慮雖贅而亦忠也某素拙且訥無用於時内而取數已過多外之分閫不啻足矣居翁粤三考而氣力薄技殫一日猶碁民爽安仰籍威靈精神耗衰自視驚惕陡天有請償家數陳俾得抽出爽闕祝釐開館則大丞相先生終始大賜鈞慈其深念之

游丞相 侶

某舊秋聞遂亟走其夕僅能出關詰旦辱栽座訪焉越日走十里外蕭寺侍琴果撥出辱遣問且饋焉家既至而舟尚遲又隻身自走數里外則聞領賓從載酒至焉顧負罪方新人所厭畏避蒙眷眷如此若非預畏濡滯之譏得下一拜請一語而去則老死山林無憾矣既還里不敢作帝城一字又念受公知最深且厚其可缺謝某已丑秋謁選時友人實之王正字為京幙能言中朝有歐陽公輩

人物欲執贄不敢而閣把節還西甲子春偶綴班
底聞公且召明春閣至北關外亟趍迎望之如泰
山喬嶽則韓魏公地位人也竊喜國有恃矣自是
閒造丈席而樸拙無以自見則猶夫人也又明年
偶玷遺補官繇因首疏頗有望於論思講論者其
時諸公見之或默或哂獨尚書不以為不然且謂
每從容講幃至關涉人倫處未嘗不反復致意此
丙申中秋三日語迄繼而明禋之雷又繼而誕節
之雷又繼而夏五日之大惟尚書不特終朝皆先

衆言之則某所愧而服者也亡何防禁立某非敢
犯此禁偶因職事及之罪逐固宜併累鄉人謂止
此矣而繼逐者益多蓋駑馬寮然無復有引吭者
特書蜀閣凜凜後謎不敢復有望於今之君子矣
忽一日有傳示尚書一疏所以開廣上心辨釋上
疑者千二百言懇惻至到某字字紬繹感喜至泣
上聽明本無怒言之意既容又進必將有感悟之
日國家涵仁厚澤本無罪言之法既絕又續可以
卜延洪之祚公前之言三今時猶有謂惟恐見撓

於人今之言獨尚復與誰較先後乎可謂純意國
家者植立未嘗衰物議所共嚮而猶於省闈發策
芳自致不滿然尤見忠誠有加無已之意近聞有
既言而復悔者有昔隨聲以為是而今非之者甚
則有當解圍救急須借以中傷併以謫進者皆非
真知吾君者君豈可欺哉某不應復及前事特以
議論有與公相關處其始也非徒以薦進為仕而
實欲開解之意其後也又不以妄發為累而察施
護持之力此德不淺故言之不覺覼縷雖此則絕

口不敢再矣今天下皆知虛議論之為無補矣用
實心作計實利害圖實事功甚幸甚善光陰幾苑
黃[illegible]定自古待夷狄未有不終歸於和而得其
和則來易以和為款賞賂豈能無以款為倫實成
豈能撤有賂之費有成之費緡賤則物貴然遐諧
不用耕廢物亦數倍誰當其產易給實費數百年
來經紀無好手大抵隨病而處方多出臨時之宜
中令無賢不肖皆類謀事者之中而其幸則與海
內共之否則知之何本朝立國素弱所恃者天所

謂內治者下至百執事之身一言一行一法一制無非與內治相關修飭點檢不留罅漏皆所以扶積弱之國繫永命之天內治則外治歷考安危興不相應然亦虛論也信書生之習聞者未易忘也今遠外所賴以為國元氣者惟於尚書無異辭蓋誠意充積為主上之所敬信親參和平雖忌者亦皆退聽其既然獨立者非天留之以祚宋乎司馬溫不受副樞一節所以使人主知士大夫皆非愛官爵者富公亦辭副樞越半年乃拜亦以社稷之

任不可辭溫公之竟不受富公之不得終辭皆於世道有補今公進一步則坐政事堂矣上之責治下之望治自此始蓋出素學弘濟多聞夫然後知儒者有益於人之國也昨見劉潛夫編修出珪瑜相示存問賤子併及實之不隨世好惡在公為常事而僕輩感激不已某與潛夫相繼叨祠廩東言之助實之貧尤甚一對而三被論三綃扶其後一論則三四人者雖皆同而敘遇有先後非某輩所俟安他人未必有念之者公能一援手免飢墮溝壑則已足不敢有他望也此非實之之言特朋友之誼云爾輒因私謝信筆無倫又併與世俗柢尾褻語略去特知己敢爾旦夕望兩地則揆分不敢矣

某還家六年抄寞奏記僅獲登徹嚴電近堂兄連江丞簿兄昌東歸具言將歸日鄉同榜顧尉孫式傳尚書之命兄甫之新進士悉呼以前其未歸者僅得八人意春官座主之所以寵其諸生者坐甫定諸生請風嵬後所請對副本既出而敘之酒且

半又出示前此辭免與丐去諸榮且曰歸與潛夫德潤言之又知尚書之意在此自孔氏有宗予之語孟氏有舍我之歎豈不欲得君行道哉今世道繫於尚書一身若必以去為高當世何望焉畏天命哀人窮此聖賢所以汲汲於世者尚書安得不身任其責以副天人之望哉某與潛夫實之皆孫遠造索荷尚書知遇不淺既一網打去惟思歸為鄉邦羞尚書獨於眾所厭棄之中進其鄉士而語之猶以僕輩比於數人者使不忸不以為羞又反

君以為蠻焉其寵遂容之意甚異其教勸進之意
甚深鄉之士無先後皆曰尚書之與蕭人君有宿
緣如此蓋方從寓謝偘規陳前泉司銅場龔從事
垍官滿留三山寄書告别將為趍班之行鄉附數
字且併為龔致臯焉莊敏實之參預為淳熙名執
政因於讒口竟殘癉竄群小作流共工于幽州之
賦以快之嘉定間其子通判吾汀字日政請謚于
朝偶其家刊奏議有涉當國者之父或摘出以示
之謚議既下太常考功遂寢不行終柄臣之世莊

敏諸子無立朝者汀州最賢未六旬不赴鄉與其
婿陳師復寺丞為終焉計暨端平初翁婿皆不及
見矣當嘉定中有大儒之子刻其先集語有稍涉
者削去之由幾漕登臺從者大不削去又送本世
未有不笑龔氏之愚雖然亦各其志也去歲申理
謚請求之故府則奉常初議僅存秉筆博士則後
溪之子也晉援文公駁語以為斷則大節皦然矣
惜乎始扼近習中扼柄臣而去夏考功再議稍欠
發揮甚在西掖蓄黃見之為不滿然初議已得之

矣其偶存者天理也今謚行矣垍則莊敏之孫汀
州之子以孝謹稱始改官矣非天定乎後溪家蜀
之望非獨令也蓋蕭前華於蜀考亦有緣如此垍
所以願拜尚書之下風而求伸焉其由偉左過尚
左有可以照拂之者惟埜情素甚
恭藉歲晉以竿尺為漬謂進一步則不敢瀆矣欲
用尤瑊事溫公故事也然晉春不肖姓名見於報
行朋友皆為恭危之且曰若啓擬不已恐重為造
化累獨無一語以謝知己且請寬之請置之乎如是

將半年乃克通昭文書不通李公書則已一通一
否於心豈安此所以再拜且賀且謝而不敢贅前
說也方相公位望通近時乃以入所難言者切劘
不已豈復為兩地計哉廷號肆盼晉擢樞筦師言
方穆延登政途非獨聖意乃天意也蓋其積公輔
之望自其為布衣時為小官時為庶僚時其全室
已具曾中非若後世逐旋修方隨局布著時來則
為者比也然莫難於今之時而相公適當之國與
民俱貧寠與兵俱驕連帳何知猶有我生不辰之

憂況邊陲乎況近邊乎況內地將漸化而為邊乎
甚哉災變也然以今歲言之自登庸以來有可賀
者昔漆室女有憂也今中外之本有繫矣昔明禋
雷後變怪不止也今月星明概駿犇折舞矣昔江
岸衛豁可畏也今漸循故道而堤築有成緒矣昔
狂韃歲至也今若有牽掣雖氷合不必至矣如前
日者非人力所能預國家所恃者天故凡禍難之
發皆自回天心始君即天也必自回君心始人見
其粗者但以目前禍不及身為世事之治否覘相
公之善否豈知相公用力於其精者抑近習而蹊
徑稍斂迹退姦佞而言路漸得人亦其效也然而
宮闈微密之間至當盡心也邪正消長之形至當
謹審也必使君道之陽君子之陽中國之陽微而
復復而昌且嘗以自古受交侵之禍者皆陰之極
而陽之絕也未有陽存而陰能為害者相公學力
正於此處用之當天心漸回之候乃國勢欲定之
幾君相宜戰戰兢兢以承之否則其幾回而少定
者豈足恃哉相公嘗以此自任而海內亦獨以此

望相公也劉潛夫郎中每得鈞翰出以相示深感
勞問之語潛夫嘗以鄭侯事為獻相公慨然領略
之今舉朝非獨無此心亦無此言矣往往獨相公
一人而已其事之本末則天下後世將有考焉非
某所當言而亦非所敢復聞也兩年杜門百念灰
冷去冬悼亡近失冢婦夏孫方蘇秋痞纏之此豈
章子厚所能為哉殆不耕不戰之身虛蠧祠廩所
招今亦自知之矣惟頌相公益揚顯力益豎脊梁
出否亨也大扶世運使某獲為太平一民抱甕灌
園以終老餘齒則相公之賜大矣引領階符下
情不勝願忠祈嚮之至
某衰猶以草野閑人覺微姓名於光範門下每蒙
賜之溫答所以煥然撫存之者甚厚入夏忽傳新
命驚疑久之感恩深而奏記緩皇懼死罪因記端
平初相公自蜀至一晉謁便沐與詩時諸公爭以
議論為風采惟相公懇款惻怛以一身係四氣之
和某每謂諸公精銳有餘未必皆能有涵養時一
線氣脈所寄以不絕者惟相公耳亡何某亦以老

發禍忤朝中或笑其狂或怒其戇雖某亦自疑其
愚相公乃由是而情益親眷益厚既以罪斥凡向
之精鋭者皆靡議論幾於盡廢矣而相公乃於此
時顯諫容諭不一而足非純誠實力堪負荷人家
國者能之乎天祐我宋四海善類必將有主主善
類者非相公其誰此某所以廢放累年飯蔬搖槁
差無慕外憂者恃此而已舊臘祠滿亦不敢請誠
不自意誤恩起家若是其寵啓擬之公此大臣汲
引之盛心也啓沃之密必有行於啓擬之先者亦

欲終守愚僻庶幾昔賢以身感寤之意既辭郵受
有愧初心既而始自解曰聽言受諫人主之大德
也棄瑕宥過朝廷之大政也螻蟻微雅進退出處
何足深計然使天下後世昭然知聖天子不以從
青癡士之大節不以一語仇人之終身接扶亦朝
忠厚之澤逍乎迎當世和悅之氣未必不自某始勉
爲驅馳課實效賦程懲或者可以補報上恩然未
知其力足以任乎此否也今天下之望在相公一
人相公之所與天下誰不與之某其可藉此免於

庚午

某仰觀大丞相起西南倚賴者積公輔之望者二
十餘年一旦延登授席合文武二柄而授之某越
在海濱數千里外與遠士遐氓跂舞相慶則揚庭
宣布時中朝搢紳退而酌酒相賀者可知沙堤大
賦中來都軍民出而擁馬聚觀者又可知然居守
文之世易當扶顛持危之時難堵壁破壞東支西
撐事關門外者不可以難著力而遠孢若夫薪膽
躬嘗上率下應事在門內者宜若易爲力而實亦

願大丞相終始持兢畏之説以告于上者切中病
衆人皆以爲丙衛充爲厄會寧有是哉粘幹與難
見之迫近同而禍福不同者政宣間上下百蠱具
有而景德無之苟吾德與政無缺無罅何憂乎遠
醜否則豈惟丙哉寬則恣睢急則芟剪於彼等何
制[illegible]何利豈不足爲蠢[illegible]檢者鑒今內治於外治
並舉宵旰亦知兢畏矣十三室延洪之業九州四
海億兆之命皆自聖君賢相之心出則兢畏亦大
臣事也克艱乃又后與臣同曰難不易君與臣同

莫大於國本必豫建則無半夜片紙之虞莫要於
宮府必預防則無他蹊旁落之患莫急於收拾人
物自大賢重朝大姦屛處外長短巨細隨所位置
而無失職之使之歎凡吾屋裏事整齊則理財
而裕治兵而强選將而精自閫以外皆有足恃人
旣悅服天亦悔禍客邪辟易闔闢可補是其機無
不自一堂聚精會神始由臣子言之則曰正君心
以正朝廷由君上言之則曰啓乃心沃朕心未有
臣心之不正能使君心正者大丞相畏盡無隱有

諍之忠言人所難有涉之習疏陳時病有攢之達
而又惻怛篤實以行之盡作才與誠合而學無不
足故能君與相合而言無不與人與天合而事無
不順相業可以光明萬世矣惟大丞相留意
其陞身嶺外望中朝如在霄漢略不知近事血脉
時見吾詔於邸狀中乃大丞相有浩然志聖主
之眷侍方隆海內之屬望甚至漆室之憂中外久
以爲應今有定論甘泉之警連歲所不能絶今無
遯屛木櫟火狼之證所在有不似齊今爲全稔亦

足見討謨塡撫燮理之明驗三年有成世方以此
觀大儒調一之效宜以社稷爲悅曷爲若不憚煞
問有傳到朝紳奏稟者非一皆曰右丞相有翕受敷
施之德而鑒裁精有休休有容之量而權衡定爲
一世善類之宗徽詞婉義若効其功者無他助國
家護宗主耳自大丞相觀之事當必行道者而奚
不可爲所援以爲同列者而亦不悅焉朝廷有大
議論大處置大用舍願大丞相益弘益毅以當之
有萬年不可回奪者若夫小小異同未便可作何

度[illegible]焉莫餘之興直須功成使後世有所考則對
綠午橋詩酒之遊乃安與吾與吾類拳拳之望

趙尙書 汝談

其之合汰去久矣倚天度優容以至于今猶幸前
日得侍函丈竊聽餘論昨晚聞命即出閣既而知
先生有太常伯之拜而所兼者他屬矣誠切疑之
豈非前所聽之論或有覘之者乎玆拜辭誨則知
明拒之也甚盛甚盛扶世實難而變壞甚易每恨
學淺力弱唯恐爲師門羞蒙存問甚至孳孳㬅更須

一兩日乃得出一動之艱亦不暇計也區區感別
之悰尚容嗣枊
尚書木史云汝談聞兄去國匆匆甚訝不應爾
或云蓋有不書名之緘爲如此則此行又見有
光矣可賀也前日亦嘗有見屬者某以公議不
容已直告之故彼惧而急爲此轉移然亦不
肖之幸也但區區亦未欲爲苟出少假數時吾
亦從此逝矣某尚在告更須出月乃得出參恐
兄行速不及追送故且以此簡先致其區區千

萬幸寥別無所妄喻否
又先公手記云南塘既入已見文字得疾在告
二十日兼給事或曰文字之力廿一日往問候
且賀兼職適余福州至遂併請余退獨留問若
留中何如吾近多以平凡恕之曰果碌碌又吾
嘉興史豈不來曰亦碌碌吾以如傳類蓋至何
曰亦是若曹小坡捺得住甚幸否則不容已安
四日余除吏書兼瑣闥自侍郎除刑書既而
閒廟堂以簡與趙若留之則不必異同趙報以

何以見督衛之士遂以吏書併瑣闥與余而趙
亦遷外人不盡知委折但曰文昌之除乃文學
之力不知瑣闥之奪蓋有因也
某昇遂之蹟廿四晩聞命亟出投昭慶以其近城
廿六早投龍山精舍其晩挈累自農寺至亦幸輜
重爲颱風所減故治疊差省力欲以朔吉行而舟
楫未易辦蓋距城十五里庶幾蹤跡稍遠又三日
聞從官載酒將至恐有濡滯之嘲獨走避于六和
塔前之民家直至初九方是出行日知先生已拜

大常伯命欲往賀無從端誦誨賜眷眷至情溢於
言意之表且今寄聲潛夫因笑大灾求言適當議
論之衝固應不免潛夫諸人在數千里外池魚
之論乎但一大變異一大機括而結求言之局者
某也相其行者祝融也此亦平日有空言無實畫
之譴也敬知罪矣先生不宜輕動陣脚以決消長
之機所當硬立脊梁以副中外之望則世道將有
賴焉

袁侍郎甫

某昨者忽聆侍郎扁舟絶江追送不及盈庭相顧
驚愕既知暫爾謁告又趣還朌命者屢而驚愕遂
之心稍安盖日日以望者四閱月矣前月二十三
日有大學生陳兄甲相訪出書一通見投蒙齋一
字不輕畀人拜而後受與陳語佳士也改名之說
亦遡既繳以呈范文方欲并與范吞示國博而某
以罪逐范自司成遷夏卿皆廿四也侍郎過江寧
幾日而京邑之变烈於辛卯求言有詔紛紛至詆
辛之所以結局者某也彈疏犀罪可闕而知右

坳直前西掖封繳二者皆侍郎所經歷立大聲名
者而使单寒如某輩之徒有慨慕不可及之歎其
見逐固宜一去無憾有懐國家耿耿不寐每黙坐
班底竊窺今世人物孰可當大任者歎息其不可
為者與曰難為者皆是惟蒙齋先生欲以精神為
之盖有所不為然後足以有為本領深孚則發用
必可觀豈有醫餘為之而上不使乎竑立廟堂斡
回氣數使海內復知有生之樂則某也退耕一耒
亦與有幸

某去國之身行行日遠回首魏闕孰扶元氣孰護
善類望侍郎與某仁文昌耳至備悉見除職予郡
之報為之驚愕久之汲直可使不在禁闥乎入閩
境則聞次對東澗之傳或又傳中使自闕外喚回
矣盖覘其去留為朝廷輕重如此亦足見其繫人
心焉未得實報也至劒津閱邸狀竊審擢遂發為
西廣元戎此於侍郎奚害承平時石湖南軒皆嘗
為之獨君側欠乎忠耳向者權相忌之而不能害
今言者忌之而不敢言必其有以使人心服者耶

然此天心也人何與焉上聰明必有思賢之思幡
然一念起公自近梅花萬里外寄在其驛某罪逐日家載
酒龍山至再其一侍誨甚款其一走避非避公也
恐不知者以為濡滯中途曾因蔡倅永書遂稟謝
及此不知其果登徹否淮西之傳日急或云近稍
寛境土幾何而歲有所蹙此非臣子之責而誰天
下事尚可為惟公深念之某苟全餘生無他惶恐
則林下之幸也
某舊冬恭聆蒙齋入珂里迎元戎敬飭一牋拱賀

則士隶啓行矣或猶謂毋疾其驅天子有詔引領
而西淸夢供馳桂府去天遠遠人閽禁閻有直臣
令親見之閱鎭之日二十四郡歡聲雷如也整飭
官吏而汚習革樹摩狠泯而根本安理御蠻徭而
雞落固既九重無南顧憂而其慶有大於此者非
公誰與籌之蓋嘗發敢言人或可勉而使之無慾
心而推爲當世第一人物非有以服其心乎非他
人所甚難乎降心而從或謂不可平心而與之共
而其正者固自若亦豈不可公其必有以處此

其比家面諭以里有孝婦陳爲起聽猶未得其然
者與其事之詳兹拜劉汗則趙作院之妻廖氏也
事其姑姑病泣語其夫請專事姑侍寢興三年姑亡
[illegible]以詠里之有不順尊章者愧爲讀古事猶
令人歎歎況親見其事乎去歳鄰治之林之陳皆
民家女以割肝破腦活其母委巷女子一念之烈
餓頃之間足通神明而傷其所受則亦知道者之
所不取今趙氏婦狹姑卧起久而不懈而夫亦許
之與乎其而衰於親者皆可以書蓋有行於隱微

非人所能知亦非勤人之知大帥乃表而出之使
可入孝婦傳非顯耕歟已遣百券與酒茗存問其
家矣羅源二孝女與今吞沙縣林家二孝子榜漫
錄以呈
某錢十連於郛外猶昨日耳仰高懷德何趣詩人
所謂三月三秋者蓋居是邦而從事一世之大賢
有疑必咨靡過不聞朝夕考問猶若不足今固在
邦域之中而一欲扣請便須累驛後可至知之何
其不恭巷閭在近日比中用爲榮土入春來忽君

貴羅幾與江剡等侍郎欽經綸之具而蒋宣翔者
頓乎厲者後生使覺富公青社儒事即在眼前又
値麥成一秋比常年二三倍收深山窮谷通都大
市各有飽意誠使坐於廟堂可使海內無飢民無
貧家亦若是耳某衰衰度日苟少有補於民雖勞
不辭村氓借糧經元帥威令後間有作者逞捺皆
定每諭巨室旣籍官司之力以彈壓細民豈可不
體官司之意以賑恤鄉井皆亦相聽信此十四日
朝家發到新會一百六十萬至倉司名爲耀本更

一百四十萬將到共三百萬見者為驚米舟不至
糶鋪多閉遂亟曉諭以初無和糴明文設若有之
當合臺府為百姓請命祈免見者始定然價比前
未見少增往往赴試入就浦城搬糴入京遂謂閩
為有餘豈真然哉況下四郡尤可憐活人手段侍
郎當專之閩常平使者一出所接濟亦不少獨某
蝗衆而已愧無以見鄉父老惟有汲汲為之除其
螟去其蟊賊者耳而亦恐未之能也
某昨侍坐兩見侍郎說白雲寺最宜為學基某非

曉陰陽家書也因觀其地括高且遠市囂信乎其
為宜也文公在建陽時以學與科易群愉祐為詰
柄後亦卒如其議顧今事大體重安得有出任此
舉者乎每觀新創齋舍宛如太學規畫獨殿祀將
壁或謂草創時移佛宇為之又兩廡短促不足容
從祀乃於縣廡過殿處迂曲以行又求學門未之
見乃於戟門合掛大成殿門牌處代以府學二字
是有櫺門有戟門而未有學門也不[illegible]學校
之體私切疑之適更創殿宇有謂宜倣[illegible]立殿

於西況有隙地在若留以有待衆議僉然某亦贊
決而又看黃卿忽以所賜台翰錄示伏讀悚愯神
以為[illegible]上極合禮經誠如侍郎所教收猶以舊貫
為稽自考圖志舊分廟學為二廟在建溪門之東
今其地猶號孔子堂學在府治今號為孔子堂巷
今學不知何時移置建炎再創又昔劉守子翼遂
立廟于堂以志所載則今學亦非慶曆舊址矣蓋
慶曆立學初及中興後高抑崇諸公置學行都太
學故京師學往往皆未嘗須其式於州縣所在各

隨地隨力為之有合者有否者建主山最庳前
山尤可觀嘗登意一堂見群峰獻狀曰展誥者居
中奇哉今殿基既改築便與展誥對前此明倫堂
非不對為舊殿所蔽而殿又以局促自蔽今分而
東西則堂與殿皆見山如几案前固有之物也諸
生[illegible]未欣躍相賀雖百杵交作斧斤不輟而猶惕
然不自安欲望山判明賜榜曉以辭諸生之惑則
大官唱聲衆口附和成此千百年學校盛典與建
山相為無窮者侍郎賜也某比蒙賜書兩及使州

四月分楮直以弊司所申若固虧兩文者不勝皇
汗此乃侍郎開閫初所最留意者所謂劄様吏卒
之誤則誠然矣閫臺互遣體訪之官殺孥于遠不
以為憑而様及吏卒語非獨僉屬之過亦恭失檢
點之過今當以前為戒矣所最幸者使州為秤堤
之唱既已漸長諸郡莫不相視與之俱長富沙見
況八十二足三山必不止此日進不已庶其還今
春百二三十之數乎非獨官以為喜民間亦以為
喜然念此片楮也始以百七十為準每降愈下既

外又興僅將及百文而上下遽動色以為喜乎嘗
試思之楮之用窮亦必用而後可以用必不用而
後愈可以用今部茶場必日造數十萬楮而後足
吾一日調度使今得伊傅周召而相之餘別撰日
數十萬緡足以代楮乎近見朝家行下徽撫盱郡
等郡住羅撩紙局不覺失喜曰此秤提之本也若
推此行之其有益於楮甚大乃可為國家賀最是
邵武斗壘民窮地瘠不堪科楮皮之擾今亦在住
造之數則吾閩之福也中興初未嘗識楮亦足立

國侍郎行坐廟堂其必有道以處此願賜教焉
某竊春南轅過泉閩海波猶未靖入湖閩山谷有
跳梁者留三日處分遂行四月中澣後抵羊石寇
孽自思平來流而下亟遣追逐至潭而止猶防其
復入則聆金閫大帥指揮舟師一提不小難克渠
存亡未可知而醜類遂衰且散又江右之賊固為
首者亦就擒嶺外得以稍寬所以猶獲與數千里
之嶺海相爭者鄰閫威望之既與平日教誨之賜
厥今朝野所恃以為漢廷長孺者惟侍郎當之內

之公務外之淮南非畏其他獨畏其見事則說耳
幹方兩鎮且有風績出將入相本朝令典祝我公
歸乃不于朝而于第嗚呼亦適如大廈之欠撐拄
何蓋自竹湖歸留耕繼之而從索桂果山歸橘坡
繼之而政地輕識者以為消長一大機括始皆謂
橘坡出則意一入猶不容於外況內乎願身退名
高非盛時語天若祚宋中國相司馬矣某素不文
不足以居中不武又非所以分閫手樹藩垣政乎
訟理或庶幾焉經司全無以入或有調遣未免鑿

空且仰他司非如廣右閫中皆藉錢為助侍郎所
歷兩閫可見某亦欲揵二鄉以請而不敢凡閫所
謂抄籍科罰者非特不能為亦不肯為若所以為
緩急之儲者亦不敢不加之意幸時安平早遂抽
去則大願也
某伏蒙下問東廣奉朝命造軍器事去春過泉漳
之間已見鄉民以數年度箭竹等為詞避觧以此
轄之司命無預茲事聞之則曰奉閫命但勉以無
重擾而已既至羊城見郡閫中置局聚兵匠為之

監以軍將董以屬官所謂物料行之州縣皆曰俟
科降既還料到而錢未降既久則若以為當然者
去歲始解一次今次又解皆交于殿前司亦蒙科
降一次價錢乃知朝廷之有信遂分還州縣料價
以存與意而工食等皆州當之次第又起解往往
閩閫亦繫要之外路苟有可為朝家紀綱勞費非
所當計第終歲只得了此而本州所除以備不虞
者其工夫反略亦安敢以瀆聽祇緣去天遠漫不
知邊耗但以耳靜無所聞為幸自前歲戍鄂水軍

撤還之後得免一歲更番之費每遣百兵費八千
緡錢去秋既遣去今春又督趣復遣二百兵今猶
欲增遣未已顧南海邊岸濶遠分屯例數百人又
三百人在鄂則內備不可太虛亦已申請乞免多
發尚聽行下又發配隸人為等以赴東淮又募能
水軍赴壽昌補水軍之額皆正汲汲奔行者亦水
道不可不以當今急務也自春來有日時之說聞
者皆憂入夏報潼關之捷識者皆喜又傳胡雖
爭立然何歲有不此傳侍郎閑居亦自強吾

國始頒鹽講論有用之學收拾有用之才慰稍到
手則有以應手而不窮矣
某伏蒙問以鹽事仰見憂閔斯民之深慮前此東
廣鹽司稍寬裕而一道所恃以為緩急之備者端
平乙未叛卒之變城內兵民登陴拒之皆鹽司捐
鹽散犒之力也其時歲買米萬籮之鈔是年有獻
助銀兩正緣輸將救於此却不無少補朝家
遂歲增二萬籮之鈔今議者猶以為尚寬於八萬
籮外復創為國用廿五萬籮之數往往姑抛為此

數不待智者而知其決不能辨矣盖淳熙間二廣
官搬與客鈔之議最詳東十萬蘿西八萬籮每百
斤為一籮每籮正鈔錢五貫通九十萬緡起解綱
運然發洩頗艱入若於料抑屢請于朝東路只賣
七萬五千籮紹熙元二間又只令賣六萬籮時版
曹以賠損經費爭而朝廷不之吝也寛民之力而
結其心可知此東廣所減鈔數然也既還二萬鈔
五六年前倉多積塩猶以發泄為難至追鈔客認
買與數年來不待到倉而客皆預納以待資次者

雖若可喜實亦可慮淮塩不甚流通徧責之勢至
此既無料買之患還十萬籮舊數亦未為甚過
若又驟增許多幾力奉爭亦所有不求且亦非
朝廷之所願也向貿易利與塩徒之皆䟽
今其利多亦足以奪去一線路決有不可
得而盡塞者消鑠亭帖亦稍增為糶本之助
亦幸事也必欲取之寧有是理大抵國家取
仰於淮課者數甚浩瀚仰東廣者歲僅四五萬緡
近又頗增若閩中則某將漕時歲起綱僅十餘萬

緡內樁半之曩端平初有獻蕭添頭增竈之說於
鄭昭文者既不可而止嘉熙末岳肅之獻温陵南
塩之利可與於喬李二相文靖亦見問亦以不
可止閩人之為生微矣豈堪作此備令所願者通
泰之竈盡復其舊淮鹺所至流通使東廣至於難
消賣至於乞減鈔數則國課之大計不失民生之
蘇息有期矣
善嘉熙丁酉僕同朝時見公言易占似有嶺海語
然僕以言去繼而公有鎮西嶠命庚子夏僕起家

鄉漕見賍自西明春閩鄉閫得以小星附鄉
雲何寵如之其贓僕改番東又明春南韓閩廣相
望欲走使相勞問僅能謝不敏厥後沐錫翰非一
不敏滋甚盖自紹定辛卯端平甲午後品公為第
一人物雖忌者之語皆同上再覓政柄諸賢悉入
獨若有所礙惮者既歸公無復初改泉
又改袁又改曾自許則罰不悲衆之議
釋夫聖明道前士夫復入相不
以自言為嫌外之分閫與郡不以為為疑自欺

陽諸公以名節相高之後一語必謹入而有所為
固不敢形諸口出而施之輕又恐見議於人長孺
固辭淮陽願留禁闥純意在君真社稷臣語令人
何敢爾議實少而疑畏多既羣矣淺意又不及國
初屢辭外則內難屢辭低則高難僕亦為公疑之
甚欲勉以君命即就不必有所擇某羊城五年心
力不敢愛病憊苦相尋以此求去爾　向雖名為閒
仕中朝者指為天南鄙雖郎以下亦為之不足辭
無所嫌儻以為地太遠望太低則廣平此人亦當

時第一人以讒害相至亦奚害漢元狩間置南海
諸郡通中國者廣先於閩而閩得常衆諸人文物
遂盛今廣之衣冠與昔不侔又得一世儒宗以禮
樂動盪之此變而至於曾於道之幾其何陋之有
程課議師孟築廣之西城祠以賢牧觀曾子固道
山亭記亦自閩粵類又何陋某猶記在建日得公
合沙書謂客廳[illegible]一日為郡之樂今東雖
不如西之巖洞然勝大海之會亦一偉觀不如西
之宜人然居萬寓之中無氣候以壹又八經用往往

東與西等不如閩之畜某所以縷縷贅行者由前
之言可以無高之疑由後之言可以無陋之嫌願
公慨然一來以幸十四郡四十縣之赤子
某殘夕得章貢錄到小報知除目在臘八又五日
省劄至喜甚欲奔不已于言自太史公有番禺古
都會之語五方錯處四遐相易地大物衆港汊多
山林阻設非盜寇出沒其間以至冒犯相踵則處
處成聚落在在皆田疇當不減中州仕者以入南
轄口有蠻吾赤子者必酌泉以風厲之[illegible]覓以課

曾之所以設全選求一線氣脈者皆在帥守之身
之心若夫鋪拜效前墀壁浮動必有文武威風知
大體者呂黎此語乃之唐宗命婁師德為經略曰
卿有文武才其勿辭婁起進上中存秩誅帥以禮
樂詩書時鄉大夫皆知兵則於武中求文國朝儒
治太盛宜於文中求武惟侍郎足以當之韓窺大
理西路所備近有緩急抽東兵相援之命此憂國
者所共念向蒙鑄論以發夜郎兵下牂柯船漢以
此為制粵之策則本路亦當備剗儂寇嘗自西而

東手令清海之水非特自灘江亦遠自西南夷來
則牂牁也或云沮洳數百里不可以舟要之二廣
昔之防邊曰黎曰蠻曰交今又有防韃之說二十
年來謂施黔有路十年來謂邕宜融有路備愈多
力愈難奈何嘗問之西來者有云彼狡爲入淮入
蜀嘗騙吾之人因吾之食若羅殿自杞以上有一
二十程皆不毛地何苦冒涉瘴險攀絕之處爲此
說者姑幸其不能來耳此聲既出彼豈不知或恐
非特恫疑虛喝而已然前歲調京湖三千兵至桂
已不能承當又宜陽有土丁千兵去歲以其半稍
入置寨皆殲於蠻今撥西之經總自招自養要及
三千似將三之一若得兵威稍壯只如平時防蠻
防交亦足以防內盜亦須預結諸[illegible]設值緊急亟
括諜阻俾進不得前退不得食則用而斃之之策
也若專汲汲於事外勞民自擾恐适不在敵國而
在舟中矣余[illegible]公上言賊在東而[illegible]臣西於是往
來兩路之間而儴平侍郎既熟請西事復起東鎮
合軍政與民政並舉彈壓內偷元氣壯實奮發威

聲外邪辟易然與其久勞手外而飽於吏嘗不若
端坐廟堂而決此大議則某之所以爲世道望者
某將略非特短而治民亦未必長徒久苦之於此
易郡南昌惟有控免豈不願交臂相受已申省乞
將見管印記交與諸司廳遞遞還里以待祠命之
下專介通訊元戎小隊嗣月初六日違行當陸續
請要東

高少卿之子

某負罪出關人所厭畏高誼絕俗載酒餞行繾綣
殷勤如待所敬激烈未已真幾陸前感慨盈賤伏
讀起立顧區區者何足以關世輕重哉自笑今茲
之逐非人也天也蓋不火則求言之詔不盼而異
論無從興兩學之書不上而彼之怒無所形二士
之進也不聞而此之織無所用推其顛末則相其
逐者机融之力於人何尤第火究求言此大感霜
大特移一機括也乃竟以逐一某結局所深惜者
國事爾逐客之艱難辛苦何足計哉去荊二千里
舟行五之一餘皆崇岡複嶺貿貸寸前不敢語人

易歷軫念學有所遺對侯者周章久之昔有懷金
而不敢遺后山者臭味不同也某平生持一介不
取之學而今受公三百千以尊者賢者之賜不敢
辭

某輙有無厭之稟某昨在直翁侍郎處見所惠
衛氏編集禮記解欲之不可得趣都承自金陵
來或更多有之則乞賜以一部若無則已之恃
座愛輙忽其僣皇悚汗下

劉郎中震孫

某伏蒙遠示申省劄子卯見相親愛之意幸甚同
朝餘年同寺甫月府丈何官躬累西何郡皆預嘗
拜問而未敢者亦拙甚矣西顧憂深臣子所同況
又兼人子之至情乎然予薄方中朝所賴以為屏
骨者豈容有請福華禍夷天道之常彼飄風不終
朝吉報將至則念家慮國之懷可寬宜少安勿遽
某病沐報墨甚寵（時然八之）語屢上而憂國之語不
忘拜楮令行旬增五文諸郡非固為欺亦畏文法

故也皆三百以上矣獨侍郎以實價聞可謂不為
欺者嘗以此告之甫侯侯謂必有大力量乃敢爾
近有帶到臨安新造百文五十文會者僅三指大
景慕可見自世間未識楮幣之前國用未嘗不可
抉耶既不幸而作此俑始甚便久漸弊以至於極
弊而不可支欲罷不能蓋已作者不可毀習見者
不能忘萬世之下豈但亡一金國哉自都城之楮
既多而錢漸少然有零錢也今又作零楮之便則
錢愈不可見遂使華穀之下而為紙錢世界此識

者所痛乃以五利誇言之朝省猶曰令且權宜他
日收回其占便宜差勝言事者鬬邊事無他動息
否昨傳公安頗危近聞無他往往見孟珙置司岳
陽意其退步耳予聽身無數器往往人見其峻除
意知議之成故春寓之深使鄂渚還得虜往生靈
息有雖聖賢亦將以如其仁許之官職豈足計哉
盜金之獄波及前當軸者之子壻或曰前此有之
呂吉甫與李士宏之獄以傾介甫亦及其子故也
然聞非獨上既之相亦既之得者之言殆不然也

疾風之變求言有詔恐懼修省庶回天意此中外
所望也某荆婦一病餘半年中間瀕危者數既而
復寬近又浸劇生意如縷情況可想匆匆專復就
有少[illegible]近在實之正字處見先正鈞軒文集曰此
侍郎所惠也君郡齋新刻敢丐求一本皇恐之至

某近睹邸狀恭審特膺嚴召兆特趣歸禁近固將
與之共國政也善類無不相慶巨璫表民一指名
斥之雖存而不敢縱者伊誰之力上昌嘗昵近習

[illegible]意直臣哉此亦轉移一機括也既而得論楮幣
一疏觀之或曰不應於丐去之章而出召還之命
某則謂此尤一機括也自王音有歸從官吏之語
[illegible]特稱提者皆重足而立列郡闕使者將巡歷
[illegible]見[illegible]以係居民明知其無益聞告訐以行斷罰
[illegible]其稍過而曰施行不得不然是皆為便文自
營之計讀侍郎此疏獨不有泚其顙乎其曰不能
稱提者與范景仁不曉新法之意同觀其推考銅
楮之本原豈不曉稱提者特不忍耳嚴對往微夫

聽為動則驅官吏以穿吾民者豈上意哉亦可以
布之海內矣其曰閩中稍安而造船買銀不為不
困閩人遂拜少寬之賜兆獨閩也使五使皆見之
則民之寬官吏之寬其受賜尤廣端平中不奉行
稱敵者王幼學在池吳義夫在洪嘉熙不奉行稱
提者臨漳史君耳某與潛夫語此稍有識者所知
何見其人之寡也潛夫曰利害迫處乃見學力有
一毫不容勉強者品定論定故也審如斯言則世
之危才之寡奈何某欲有所扣請者甚多馹卑過

甫悉[illegible]控
某昔服承馹騎經臨切覩高懷不以召為喜而以
歸為幸惟肉受一念則在家猶在朝也衆謂春和
當遣斷忽有傳聞異積四不可之說既而寒齋錄示
奏藁此非辭免也乃諫疏也衆謂必將還拂必不
付出未幾於邸狀見之不惟不以為拂而趣召愈
亟天子真聖明矣先賢謂生往徒還者以宮妾廝
馬等決無可減之理此為叔末言也今四不可者
皆從而可之則侍郎之言行矣雖欲不為時出其

又何辭迫斯可以出矣孔孟所遇何時曷嘗以不可為絕世主哉亦曰畏天命哀人窮耳閒留玉融兩句與寒齋語造微妙處惜不能命駕往就二公一洗鄙吝又聞台體微爽節宣旋遂藥喜關然問候於心宜安天之所相以扶世上之所待以為政其福量未易涯也

某去家十二里結草庵稍遠城市足以求志足以俟命此生首丘之計定矣甫下山而誨墨又臨不以前之未報為譴而榯問有加獨所問著書者愧

無以答非獨世閒軒冕無福分所簌恨者無讀書福分平生多閑歲月而識性頑頓讀之不能記記之不能發用重更憂患閑卷數葉則昏睡至老矣已矣永為一世愚人矣侍郎佛地位中人當以拯拔衆生為念申省菩語云何似不必太執今士大夫皆勸他人以勿出及自謀則求然及既出則又曰失脚滔滔者皆如是惟蒙齋近答實之正字書云本非為不出規模卻似貞實許出則濟與否未可知不出則無濟之理況有蒙齋與高隱叔諸人

俱在又二諫官氣脉為存侍郎之出決不至錯了路頭若道行則宗社之福也幸毋以獨善為拘

某比閱邸狀諸賢皆召杜成己貳卿最難進今為晉王則氣類漸合矣邊民流竄民疫無兵無財無將舉三百年宗社之重而繫於一玦之手西風已追擲使來入此皆大議論之待決者侍郎必以隘卧為高設淪胥以敗特此高安歸畏天命哀人窮額動心焉若某之愚拙得罪最為深重向之以二吏被逐有鹽沙縣稅者有為矣遠令者如令祖蒟

溪先生亦以令去而某之汰去輕矣甫辛年食祠祠滿數目起家手節可見聖度如天本無罪言之意以前修法度言之惟當力辯箋天之語良苦乃不能再比蒙度語不敢當自此懅能究心於民癢夫孳闊培護根本以自贖其愧惟侍郎教之則為愛之此意不敢望於他人也

王祭酒 與權

某菁野人不曾與中朝搢紳接每於友人實之正字處見往還書翰願覩炙無從舊春號更化瑟者

後還朝僕偶以部鑰趍走郎闈前便荷有收拾氣
類意未幾太學以闕師告兩司成皆當世鉅儒僕
陞在冗曹趍謁有時而書紳之誨不忘越年餘把
竹特徑去悵然與實之潛夫餞拜六和塔下且見
受業士空齋出送者二百人因憶正元中詔司業
陽公爲道州子厚時在班列自謂失其師表不能
還公之南也無不喜又謂朝家褒異顯寵煩以宣
風草化方寬然少喜既又謂見諸生詣闕乞留者
百數十人輒拊手大喜嘗曰此史冊佳話耳今之

事得毋髣髴於是則目擊之喜當不減子厚究陵
古郡今之藩府以碩德重望塡臨之大開黃堂進
其父老子弟布宣天子德意洗濯其勞苦摩撫其
呻吟不崇朝精神改觀血脉漸甦矣徜徉究水昭
亭把經豐而衎揚臥太守自樂其樂如時事方殷
何淮報未甚有閩蜀報雖頓兵泰㢸間似有窺伺
意內脩外攘豈不在我某聆焉亡補儳猶持羅行
間及見觀主之來則大幸也然於近事有感焉淮
東去夏有輕儒心洛邦後銷沮甚近辭高沙僅足

免過所歲何事使與館閣之士辨以言去國實之
莫傷然汲直何嘗言淮南事而謀寢於冥冥中令
聊使之辨則亦儒者之過也實之跡直不能用長
者故故如此再拄不屈亦可喜獨其處眾欠和耳
豈非近於和者臨事又不能勇乎資稟固自不齊
如某之不武頗求箴砭以震發之非萬上請
某近拜答汗甚寵則知舊朋亦有所賜竟爲持書
者失之而惓惓之意則與領賜同去冬虜使王檝
與寀俱至淮今與退而使猶在此不聞入覲之說

今却謂若不聽其入則和必不成且前歲聽其入
矣不能止去歲之兵何也朝廷方爲好詞以遣之
小行人除二令俱往亦欲略區處邊面以檝未去
爲之少遲距秋風僅數月豈可更遲緩小臣區區
常謂上無甚失德朝無甚亂政而兵連禍結不解
者切疑未有以群天意爾昨同朝初嘗聆尊年丈
輪對奏篇有貪天功而併取所謂天秩天討者專
之不及見其全功有感於此意又每於往言責者
有疑焉適居其地不量交淺而遽深言之聖度天

大獨賜包容而友朋或責其太過來汗反從而稱賛之謂名為更化而實未嘗更者其拔本塞源之論在此偉哉言乎人之意見固有合者乎當疏入時同烈有不謂然者從列有過不敢問者毋足怪也㬥謂宣乎乎亦士人疑徐直翁從頭鋤下之疏為過當今真可歎息也所恃以裨益聖德扶持國脉者非衆賢疇賴而内自相攻恐未有復聚之期直前之疏何以徹司啓既忤翰林又忤相國韓愈真病風喪心矣昨往見樞帥以别鑒及門而閽人

辭焉豈不亮其心耶殆偶然耶求去未獲奈何奈何㬥甲午拔淹初某適先在既而鄭子敬都承至劉潛夫編脩繼之王實之正字又繼之而鄉之吳味稍合未幾子敬去實之繼之潛夫又繼之某獨留凡甫之人皆閤下掌陰下之所熟察者其拙訥無餘無智無勇非獨某自知之衆所共知也今諸人皆去而不肖獨留非不勇之驗耶他日何以見長者耶此事當自訴也尊年丈為一道吐氣豈不足行志未可作賦歸語近得呂國西監鄭監嗌偪書具道臺參之始顧聆者稍異於稠人賜以正身帥下之誨其佩服惟謹此兄學識議論皆不凡亦莆中後一華人物也與之陵且友甚願其有左惟大賢教誨而扶植之亦為斯世培養人材之盛心也僭越皇恐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十五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十六

書

劉潛夫 克莊

某昨拜報後繼遣小兒到家取女子以來欲狃守匆匆不果則茲便不可放過矣兩參攝行宰執事上頗以歆法阜陵所寄採聽處非一若能把握政權使不至旁落則幸甚否則不若付之外庭之爲愈也蜀數年來藩籬盡失所恃者大安耳曹友聞昔於雞守欲誘之使入而設伏以邀勦之今已深入堂奥矣却未聞邀截之奇功則全蜀豈不甚岌岌哉京西僅存一郢劉廷美死於戰甚可惜郢破而荆門亦急則江陵乃孫氏有吳所必爭之地今當竭力守之蓋郭勝頗識湖南路徑尤關利害若淮西史帥主欵和之說者今虜使與重兵俱至尚謂和足恃乎固始既殘而㝷豐蘄等州皆被兵日以警告獨東淮稍帖近聞亦有遊騎至招信者子華與南仲論合獨不與子申同此何時而更爲異同乎廟堂猶庶幾和議之或成亦以力不敵耳力竭而後可和未聞勢殊懸絕而能和者信乎謀國者之難也猶幸言路皆主張善類獨及實之仲能者意謂借二人鋤黨論耳而善類則謂黨之主已散則二人者雖無及可也言者似亦以爲然某見此謀歸如前所謂取女以來者蓋拙婦念女之切同來同歸不暇計也燈前潦帥惶恐

某中冬之五日書拜字久而後遣蓋朝家催剗拔而來尚賒留孔山而名未正五旬之間蹊徑雜出識者憂之此月初宣鎖乃秀邸陸傳聽者咸郭十三日又宣鎖衆謂不可復閉慢矣及喬拜左皆喜相懽有歸然邊事日急厥惟艱哉近領所賜書則良月發也宜近事之未知若夫相勉之意甚遠矣豈戀官職者哉初七月入諫院時有告曰嗣月無講矣又曰先善苦辭更兩月代爲副端矣初疏不可激也而區區牙聲吐者已定既撒行李在臺官宅還居擬先一日上殿與家人約若果觸忤則決[illegible]不敢還入偶上未視朝至月晦纔入果大嬰突取第一疏塗抹兩段封示大臣大臣蹙蹐不安其

謂以此報國乃所以報丞相也當其時豈料猶有
兩月八日之留哉八月上殿天顔太不悅若接續
前語又當何如其之怯甚矣已聞有議元善與某
之說某人南床某人拾遺只俟明禮後行之適值
資免之日其夜出片紙併四言官皆換外庭不與
聞眞獨斷也某謂之元善元善謂向失求去不能
從得其說若言人之所不敢者則不居中矣古來
如是豈可先爲躁擾不肯供職繼此獨不可獻納
乎獨不可直前乎其說如此蓋前一番更易言者

元善以獨留爲恥遂進攻闗之疏不去則必有去
者及辭免與丐去皆及此意其不貪爲美官如此
其父欲直前廿一日亟進亦用向來各有主名之
語然雜之兩三條之中不若初疏單方之徑直也
緣近上官以此事爲諱惟游景仁貳卿此意頗合
私念綱常日用之物乃相率以某爲戒可乎是日
上問答甚温雖於緊要處不甚領然玉顔與前大
不同某再三辭去上曰且待則是有許之之意矣
而姑少待也繼此可援以爲請直前之疏錄呈覺

此事今爲之晩矣未必有益況未必爲邪姑少見
不敢違斷前話之意今邊遽甚急斷國雖解而實
未恭也來輸所謂今之難在邊而不在廷之語信
然邇者來言視時獨而著語者甚多今機席既正
聞有貴仰者凡端平所收拾者其不彎射羿之弓
者殆鮮可嘆也苟有以安國家衛社稷者眞宰相
也何棠之有世以肅公爲著龜以其諳時事安危
與人情變態多矣豈肯受諛媚者之語乎豈肯爲
報復之事乎某自嚮今來三年叨兩省未緩不营

已多況自度無補於時不去何待但素儒不能妙
耳更兩三日當中祠請在左史丁丈處見郎中所
與書皆謂宜春之行不可辭得賢太守自關千里
福分至於一身之流行坎止則姑付之盍在外非
內此也若某則處衆人睨視之地姑諸公欲進之
邇來不自安因宜儻求祠不獲則又以待次小壘
請[illegible]康不剩人眼矣郎中既抽身於衆所不爭之
地復何疑焉與趙用父言之亦以爲然但未知戚
賤可得番端預餞否

其朔旦甫拜答又有持六月九日所賜翰至若衮
人方以得慈父母爲喜況城郭之寄乎天祚我宋
必無是事然自識者觀之端無足恃江防單弱最
甚衆共知江陵之孤危皆谷孟珙之不亟往使果
往亦何能爲若捨江陵而以小兵綴之其可渡之
處非一則湘震矣豈獨湘哉豈獨江西哉或謂倂
盜以史孟故姑緩上流頭勢必向淮淮豈堪存食
東南脉絡未有不相關者殆蹙蹙靡所騁矣又況
驕横之卒日甚一日恐外削震而内可憂當未知

死所之時而班列之士日以進步爲觀未有不善
謀人之國而能自謀其身者處置足以服強藩之
心詔令足以墮悍卒之淚此郎中事也而某之攝
承詞掖者下房耳豈敢久當此寄儻以微罪行則
幸矣近之能勇去者袁蒙齋次則黄元輔可敬可
慕舊冬辱賜諭云留而有益勝於去而得名若其
無益不如去之爲愈此至論也每佩誦不忘既決
知其無益矣何其不勇弍郎中甫到郡未可言去
工亦未有其説保障滴絲之説討論素矣更進而

當專任可也欲退更使其身任六六下涼帥不宜
某伏蒙盼示記文凡記學校最難只是許多説話
理因變而見常文因變而見奇不有所激何以發
激郎中妙語委蛇曲折至此哉
前月廿七八連拜雙翰之寵皆諄悉滿紙憨荷
涛近起諸賢頗多而東嶽居其二非固後名流
也一問二臺少借郎中以坑壑之詞掖禁林已掃
禍以待閬集賢常於待漏院拈出放翁故事向列
翁然和之亦一世公論也召客惟杜成已先至内

引一蹤亦已見之繼至者必有以起人意瞬息西
風區處邊事正其時也若外面無急呼疾步之警
則效一官一職於内地者或可少安最是今夏艱
食之厄甚廣吾鄉一兩日幾無糴處遂發平糴倉
穀三千餘石義倉米千石於城之五廂賑糶而郊
外則義米二千石寓公士友分任其責官倉既發
而後大家之所藏畫出又幸早禾漸有入市者若
更旬日後結裹無虧庶可遂一飽之願始者皆謂
冬春間州家不預爲收糴廣求之謀而不知廣中

之價亦寄帥閫見廣熟而飽不思浙之獨饑故奉糴命甚力切於爲國也使軺入境見景色蕭異特減糴數而後土人有生意其爲國之意尤切也非有擔負者能之乎吾鄉今歲不可謂不稔義倉平糴倉之力而曰平糴可廢者無賢愚同一辭問其說則曰責償糴而寺院受害發糶穀而官司罔利也及深詰其所以病民者則以[illegible]方登場遂拘之倉而價日長然則尚有可修改者而因噎廢食可乎是所在爲此倉者皆可廢也欲取舊治建陽

峴武與曉寺爲參酌行之某歸免不得請遂以前月廿一日被受近亦有數[illegible]少而交印之日猶未定須竢其自至續得寧謝

其落南三年且半織思其憂凡關民瘼者不敢不盡力或有修造非其得已嶺外乏霜雪非獨木不堅而石亦備土性不堅而墫亦碎郭內外掘地數尺與峴雜以版築不甚牢所從來久故官寺小不修則大必費近不整則久遂傾其陁損輙葺以牢改創者皆其勢然運[illegible]齋[illegible]堂得復晉唐舊名此後人所不能[illegible]治[illegible]也專城之費甚大所在皆有子城廣司三城中城之後便爲空迫始至之日欲移北教場於震東門外而再築裡城費不敢計而同官無贊決者今姑以待後之人三城二十里竊聚兩易有損廢亦有所謂峴土之故端平間仲[illegible]帥大修城後以餘鏹萬五千緡[illegible]庫[illegible]等各有碼窰月收息以辦其利十三遂此有補於小修者若其不小則又須別撥劉大參既白撥又更鄧時符漕節與兩司皆有所助

幾何時某之修亦不輟兼屯樓八十二所樓未及修既修既備爲費不貲不敢求助於諸司若代者來以城壁交還[illegible]無甚[illegible]爲清海軍雙門爲廣府門面始創者[illegible]與丙子折樞帥身質葺復乾道戊子龔參帥實之新其牌額所以壞者虛其址如人家架樓然某切姑令撐柱後必有作者顛不扶猶可倚將傾柰何補苴無益不若掃地以求更新築成實址爲樓爲門又於其前作兩翅屋其上兩旗際消爲壯實而細樓又前所未有代木運石然

從前直營卒執役百姓不知嘗見諸鎮雙門福以寺院辦建以料降辦衆以巨商辦或猶議其有藏令以連年稍有蓄積不肯求之諸司況敢洗之上戶其持牛酒以犒役者亦不欲拒之南兵最耐勞苦且軍中諸匠皆有與他處驕不敢用者迥別每有工役尤加優恤柳儀曹記饗軍堂問工焉取師興是伊自唐以前然矣舊冬興役時某姑發其端搭鎹以待繼者豈料留滯未去駸駸見其成又念去有日誰為記其實敢有請於大手筆此明公四

年前彈節處以純守嘗辱借重其過斯門也昔豈不疑其陋且弊今聞其成而備也又豈不喜至今說番禺軍府者誰能舍韓公語若記若序若詩其筆壯其事殷重此府者韓力也五百年間豈無繼造豈無紀述皆西周可吊之石今可與韓並驅者明公一人其愛廣人鎮廣府於此乎在使某亦得以附不朽公賜甚弘已礱石以待事目與圖併呈惟惠許是望

某拙於心計人所共知壬寅四月二十二日交

廣州印州庫糴錢十三萬四千王倅節提督財賦以甚難告其冬庫官顧錄參來說頗有增諍之倅則云是不足恃一支動便不見次春約逆送外得十萬信矣別立一庫貯之名曰備安郡人皆喜緩急之有備李侯明卿中亦曰莫曉所從來同官有曰折納價高則前兩三政皆然猶尚更高者某所承者李權州已納之價也次年痛減涉年餘又得前數三年又減涉年餘又如之非獨價減輸納者大不及前然得以相補者

年歲後牙契復還州歲可得二三萬則劉大參居中之力某始至日潮梅以警告次年徭不靖又二廣息新數州界有出沒者皆隨發隨剪大槩亦寧帖之力州家困於數易每一番動數萬今三年又半前所罕見則又久任之力其豈有他繆巧哉凡向所謂回易與科罰與抄籍皆可倚閣今賦之在諸縣未催者甚多來者儘易為力備安庫曰甲曰乙曰丙又出其錢並抵當庫貫取息歲六牽百姓之為質庫又取諸此人皆

便之令夏頹江遣巨漫捐錢米賑濟而錢則自
息出也今歲田當西澇之衝者淡分良難亦將
收息錢以助之四卦若常無瞥眼前儘足挨過
若不汲汲求去人情解弛後效難責前功併虧
惟親誼敎之念之

劉元思 雄甫

六十弟初秋中澣後二日至京出所惠汗把玩喜
甚又二日以臺灘淡凡隱者所稱獎以爲美嘗言
者所指擿以爲累者也二者將孰是必有能斷之

者平生荷後村以親友相收拾然入物太高不可
攀企今言者乃比而同之雖抑揚有低昂而此事
同登青史未嘗不以蔣公爲德也蔣連歲以冬月
生日皆蒙見招又近日見褒薄令叔問宜春甚溫
意亦無他偶以火災立論迫於諸生之攻非不知
有故舊不如是無以自解此亦諸家子弟所當致
容他日幸無忘焉

王實之 遴

前月中澣江頭作别雖以夫以意氣相期不作兒
女態而兒去僕孤孪能不介然于懷别之明日見
招相皆以帰舟已發還以祠命爲問有少遲料理
之答其意甚拳拳旬日來蜀報甚惡廟堂極焦勞
苟無策可獻者不敢見亦不暇接見蜀帥初提
師出僕人關頗壯雖以少師綴之行劉腹之說至
沔至興元趙帥保青野原孤絕不通者甚久興元
陳帥陸之在米倉寨僅自保荆襄初亦遣師爲聲
援似聞襄近亦不報奈何奈何遠醜固無顧藉之
意者為一有之而吾之篆衛闕艦如昔人所以遏

曹騰者皆安在豈可不汲汲圖之奈何奈何襄告
急之語不知云何猶記舊夏至兩京時如侮儒冠
有鞘子巾之嘲無何望洛而潰氣沮甚今春邳徐
後氣索矣聚受入多少言論不敢出一聲氣高沙
數百逆卒壓寨事耳稍正典刑聲生氣長便敢與
館閣之士辯勝章至于再三未聞淮南之敢與汲
直辯而淮陽之出特以直諫不得久居中非爲淮
南吐氣也今邊城之氣吐矣而虜勢鴟張誰爲國
吐氣邪以言去國於正字奚傷事勢如是臣子之

心中外則同諸賢歎羨無一足恃獨所仰者蒼
耆耳往辛卯壬辰間韓寇蜀深入幸而自退今所
望亦若此一賢制千里之難況諸賢乎其孫主上
之望甚多兄嘻矣不當與言時事徒使人氣涌如
山偶因西事不覺多言
承自舊冬迨夏欠兄書甚多寔身危地蹙慮熏心
不能自謀不能為友謀況能為國謀乎我敢曰吾
謀適不用爾所患高論志感慨激烈其昕禍福為
何等物未有字從伊蹠也鶴山在揚首為兄辨白

時在旁知狀之人豈不聞之乎眞魏洪羣世知其
為君子乃謂從之者為邪乎不滿識者一笑失通
守祿亦不足深惜雷雨求言聞後凍水倅弁例上
對以命至不果上恨不令當世見此觳論爾然兄
乙未秋一對爾前既言其不當及邊關後一年言
其不當及黨事又一年言其不當及濟事是一疏
而三蒙臺臣採取況論建益廣乎每見廷臣有當
對而請假者有雖不請假而泛言州縣者有論時
弊稍切而閃倏避就者皆無災無弊句餘歲遷乎

失華顧甚哉忠言之寃也流人所慨亦不為天所
佑或曰天定則佑之矣此非吾輩所詳也濟一塲
中枯骨耳臣子所以切切言之者只欲消弭亂萌
增益聖德曾見湯仲能云端平臺諫無敢及之以
此為洪王二公恨又區區之愚深於二策章息乙
又從見潛夫奏稿既而兄先對及此潛夫意見之
有爾之也不知偶同爾去秋適首當言責遂以其
論言且及廷臣奏對與草茅對策盡指二兄與庭
臣也繼領兄書謂不明為拈出劉長翁每謂從官

中惟李悅齋變門囊封言此最切君更及此則備
矣亦自悔言之不周仲能責臺諫之不肯言今為
此官者乃責人以非所宜言人之所見固有不同
火災求言議者諱然其身當議論之衝不能遷就
因應不免而一在衣一在泉一在福無得免者其
池魚之殃乎既牽連得書則向所謂漏言所謂不
拈出者可以無責矣要之欲言者而不敢則為負
所學為負天子既吐其所欲言者若其學與見之
偏則罪之淺與深有天下公論在姑聽之而已劒

津値便亟拜此謝不敏歿嗣月初還家兄亦當自
泉歸矣
朞自盛价持報書去後沭賜翰非一今之往還簡
尺大抵皆鬲上語讀之令人厭既非心交亦無怍
其然每領兄書既剝誦甚快又呵嘖乂之人之一
身不彀謂其無過而幸其寡過者非朋友切磋之
望而誰以兄之剛銳俊偉若少歛以中和則全德
矣如其銳滯懸拙其所欠者甚多而學又不足以
補之安得竊升之於餘以自增益乎若夫養之於

中發之於外可與天交者此心則宜同也茲來惟
恐爲朋友羞荷所以相激發者甚至將感激之不
暇又何不能受之疑激濁揚清此第一義非敢於
鄉邦求詳陳侯之儉約彰今之通敏始頗喜之一
則力不足以制紛一則才反足以召紛自納敗闕
不容住手兄始以留鄉害爲問後又以空軍辭爲
問朞皆不敢辭也

答盧院 汝勝

朞丁酉秋去國時論洶洶甚其冬還家惕乎其有
後命雖鄰舍不敢往來亦旣遁年姓名昧昧漸與
世相忘今春忽見報狀拈出傳聞多端憂惧彌甚
集字久不入修門者職此之故近讒者去或曰論
少定乎儒可以謝諸公乎則謹答曰此朞之所以
滋惧也儋昨同觀沭相提相勉甚至豐歿遂江濱
載酒相勞黃蕭屏賜誇者四閭閻郡報錄達觀
登史館貳奉常表南宮則臭變遷固無許之職奉
於閣下一身可爲朝家用儒賀項拜觀玉堂給札
之對風雹應詔之封剴切激烈言無不盡近見報

又再對以前變上封皆鯁直則後之二對可知是
是揭前造膝時可觀學力可以開廣德心否則雖
言者極力今日去一讒明日去一佞未必有益也
所愿名賢得君有信無疑天相宗社所言輙效外
侮不作內勢常尊庶幾儒者有益於人之國惟閤
下留意
朞比者共審自結龍春經登鼇坡非獨侈儒者之
榮蓋將鳴國家之盛南塘衣鉢得傳矣老先生負
此筆幾年自南宮而北門借其太晚矣端平初沂

以可觀者正以臺閣位置得宜南塘平齋筆力之
助為多今執事以盛年為之而又適當多事之時
其典實可以聳老壓之觀其激切可以墮悍卒之
淚其爾雅渾厚又將軼漢唐而三代矣將與之候
狀此手蹤某又跡城市絕不見邸報竊料除目自
此曾寖耗矣容陸續修賀不宣
某舊秋建上恭承中朝名流擁纛經臨久別復聚
甫聚又別未兩月閒則聞開藩之始餘波弗靖殆
造物以此試手段耶昔西山之至泉亦然既奠且

驅自溫奔福某時未離司存亦嘗督促於封管之
內膓前發建人日過家李春南韓觸日茅芇皆平
生足蹟所未嘗到者羊城土廣民衆亦嶺外一都
會汲汲焉以不治為慮焉敢作意外愈遠等語望
鴈蕩在天表生黃堂上乃玉堂人前日之代言論
措於郡國者今遂進父老予庭而面宣德意為其
地控山海而升卑盛其俗搭馮扶而機巧繁其邦
多儒先名哲學問文章為東漸冠凡陳法秉義以
覬上之人者靡不心服於是治豪強而豪強服治

盜賊而盜賊服治之易服之難蓋政與教兼善威
與惠並行可以觀儒者之政仁者之勇一方治矣
朝廷大典冊大議論大政事大用舍關國安危者
非同姓之卿而疇望某領郡於去天萬里之遠且
民夷錯處區區以威信行之幸相孚體但初到時
潮梅以盟徒告急以海冦告一擒戮於江西一驅
勦於閩汸而廣之水陸以寧因人之力其敢不知
不遠專使問勞周渥熟味詞旨何感激如之籌幄
控謝漭帥是愧相望一方愛不嘗之軀畢未了之

業此善類拳拳有望於贊御者應加意焉

王大卿 埜

某陪容旨立陛殿者九閱月當其合時無一日不
奉以周旋若固然者既而承將指日戴則衆皆有
時睎前日之並立不可得孤蹟見逐又欲一過觀
風堂不可得然則吾輩之聚豈易哉逐之時沭手
帖有關之不能寐之語謂筆談耳暨訪別江濱慰
撫殷勤則知真有終夕展轉之憂顧英俊盈庭一
拙之去何以關大君子懷抱至此不識事體決

去固宜然三四年間所見中朝人物多矣其事君親必忠必孝其臨機變有謀有斷如少卿都承指不數屈蓋厚於天賦本於家傳重以師友之講磨故出而用之國宜有可觀其雖永棄無憾而愛君之念如在軒陛愛賢之念如在班行盡世治則朝市山林皆安雖愚不肖亦同此願况稍有知者乎所借二兵甚濟使令戍因遣還亟拜一牋而致存我所以厚蒼生之懷其不勝拳拳

其舊秋遣還所借騎管飭一牋述推謝悃中闕郎報奉命採訪一道還報榻前所彈擊者非小小狐狸人物衰少纂見其慷慨喜學意其猶足以有爲今乃爾使其不辨猶可辨之適自醜於大賢何傷數日浩大如許乃以多方措畫爲解近見廟堂參議有曰吳門置此披襟當之適因事去而辨到之財猶在所謂辦者自何來我無財不足以爲備特富民之短而脅取之此豈愛護內地根本者所宜爲亦本朝法度所未嘗有也曾是足以訓候服乎則執事此舉其關涉不小去秋導旨距甘泉一式

付之以籤潛則稍遠寄之以名器則浸遠非上之不知公也遇事輒言言必盡輒發發必勇固忌者所不能容也不容奚害合衆力支大廈而巨材引退豈不爲世道惜富沙控閩上流且阜陵潛邸又考亭西山之鄉里其俗悍然知義其兵驕豈不知律袁蒙齋所至有治狀獨於建無緣亦不諳其俗云爾都承久於閩且有功於建之唐石父老聞前茅衎歷境皆欣欣相告曰忠父寔來建牙何日其必有以副滿其所願欲某賤爲建之人喜又不能不致先一州後天下之念

某中夏飭數字爲前茅之迎繼而聞大開黃堂延進千里之若吏若士若民而以其所親承德意布宣之未嘗不爲建之七邑得賢史君喜然昔者來侍香案時親炙最深嘗竊論當世人物以父師之傳與天賦之厚而又當甚盛之年其精神心力足以運行之宜莫都承大御若也而又居甚緊之地結其濃之眷正扶持世道所有望者曷爲既將漕又遂而守藩乎富沙據閩上流自炎興初之擾通人

百年乃復秘令氣數定矣衛營舊觀矣歲幸其豐
稔飭官吏以毋擾喩大宣以好侵則悍者可剛足
以撫民氣矣因其既增教主將以紀律合尼威而
參用則驕者可化足以壯軍容世之以五馬爲樂
者漫不知曰軍曰州二字其名義何謂其先後何
況其職守何在不知者皆是也知之深者則曰府
庫之財尺籍之兵如之何應付雖然皆是無說也
非本朝法度之所許也惟有節愛儲蓄以今民力
而結其心惟有拊循團結以綠士藝而收其用此

皆明公所素講而優爲者曰爲之則月見其效月
爲之則歲見其效然天下有大於一府者持顚扶
危要無此時豈必待其急而後求哉願益講其所
謂誰[illegible]者以赴不俟駕之召其所至見稱拙訥雖
鄉隣[illegible]昨得幸免嗤罵然亦豈慝忤君父以
求免願大之韜乎亦各其志云舊記憶不忘是猶
知有小臣之言其必有感舊之日則不以爲忤矣
山林之蹤可安雖沒齒無憾矣妹姊入京得病至
秋浸重彌篤而復安甫涉冬遂不可救平生家務

最疎以有當之者今失此助覺身世不復有聊賴
意惟有自憐中間困於藥裹欲修鐵府賀敬未果
妙墨壁前問勞周悉重以經說纏綿著果折楮俱
貽既衣之食之敎之又資之用不復有厚祿故人
書斷絕之嘆感激不已潛夫賓之辱軫記則同世
皆笑前人之多愚而公獨交念之抑豈徒憐其窮
而已乎戒責之不必以狂有名愛之深也責之惟
敬畏西山先生其戒之必見聽師已矣友之責也
歷因書帛無忘此意西山云亡豈特門人之痛其

關係世道不小上於諸賢惟思西山不置其親聞
王音如此設尚存世事當不至此今人物星散無
所主洙泗之後千年後術爲人寶惜況先生之子
乎仁夫乃亦不免聞已喟甚著比見其從子師道
云西山曾買宅一區推與運幹以居其旁有隙地
可立祠字俾其子姪奉守之爲便若學宮之外不
知此地何如文公既祠于學近家亦有祠故也文
集編纂當已就讀書記自衍義外須有門類可刻
使先生用心之苦不泯於世高弟責也地主責也

若文章正宗之類其編次已脫藁者可付之書坊
否使後學遠見之家有之爲惠甚大
某竊騰原頭相攸宅兆非特爲亡者計亦此生首
丘歸宿之地也令舅左司會葬日某後實之潛夫
兩日乃能往雖登一嶺頗峻然平行委虵四五里
所謂吳山者郡環秀又穴道亦溫燥無他虞蓋蜀
公葬於孤嶺生長之地距今府第百里左司慮來
者以遠涉爲憚以吳山居道里之半卜兆其間築
菴路旁所以接續孤嶺信宿之氣脉孝子之用心

如此造物豈不相之邪泚莊仲令可以無尤矣抑
謀於是重有感焉滿腹經綸蘊於斯丘以其疇昔
所得於外祖玉山接北方文獻之傳與夫家庭所
言淳紹極盛之典袖手十六年不復有所試矣倘
逢端平推上省闈未免執乾淳以律叔季將欲挽
而違之全盛之世其志豈不偉哉正紀綱抑僥倖
栽濫竽以次擧行而汰冗卒特其一也殿旅一闕
而身先矣借使不闕可汰而僥倖百出可盡抑乎
古來多如此豈天之未欲乎治邪此身所以於左

司之葬而有感於端平元二之間而繼之以欷歔
流涕也賢太守表西山先生之祠於富沙驛舍往
來之衝非特俾郡人有所式猶記之數日而文忠
薨可爲端平千古嘆息近聞虜圍解光城復二叛
獲則淮之西稍能立脚矣又聞滁不守果爾則東
又失利或謂去歲督不及西則光破今督及之則
西可全其家及肴東耳則滁破使督之力眞足以
兆先發則是天相之矣人方有望於天而何敢議
某所以靜坐嘿思而歸之天也都承以學力之甚

富與精力之方強此則天所擬以扶世道者力以
濟季則某之區區至望也
某蒙賜先正忠簡春秋臆說前輩未離場屋
時其讀書已考訂如此欽挹敬誦拜敎甚矣
某前秋過富沙留三日覽山川之形勝望府之
雄華爲府主者必有大福力大威望如都承大卿
乃可稱而某也夢所不敢到忽聞壬午一日之間
趣刺速銷吾隱然於一堂仿佛之中不露圭角可
也豈謂近而朝市之一唯唯而西方之虛傳而頒

然廢放不出戶之蹤漫不之知既知之惟有惕懼
況又後旬餘甄別人材之札其間數字讀者吐舌
況其乎安得不益惕懼盜元帥人物尤甚當某等
之中此事豈可[illegible]見今[illegible]此名者幸不[illegible]況
語意未必然耶中外言者掃[illegible]于今所[illegible]者所惜
羣臣所共知[illegible]者也區區明小臣去國踰三
年而能爲人主不忘如此不忘其人斯不忘其言
矣或者[illegible]給天意也蒙賜書特但以初報
爲賀[illegible]耳既見之豈不易喜而憂其

孫子[illegible]然自然知九重獨荷左揆久容其無他
大[illegible]無過稱其無職退之檢點[illegible]不敢當其亦容
察當世氣力全而謀斷審可以付重任者莫閣下
若行矣得[illegible]必能開廣淵衷有以明其之心則死
且不朽矣自病臣相踵三十餘年間士大夫肺腸
變換殆盡乎初發[illegible]其時今[illegible]復然其所
望於卓然自立之君子者不復乘獨自爲謀也故
不覺其言之多

示歸執屛處時沐賜書一貴二賤交情乃見近閒

報狀何遽有巧歸之請宜執爰之不見聽今之有
氣力有謀斷足以用人之國若如公能幾然未必
若與落之猶可以行及物之志也留耕以揚激自
任一守一浦富沙遂有兩王都承度使亦苦硬可
謂同時盛事君擇教官監司皆如此蒼生不吐氣
乎君聚而[illegible]盡得其言主勢不益尊乎昨日傳
聞徐郭二坡彈奪而郭尤壯國有人矣某向封即
思籌數不多而有遂强者以上之人自察之而自
行之耳卒諫臣既任逆耳之責而格心之業則大

臣責也此事良難近吳季永貳卿與昭文書有云
規模狹則德業不廣思慮碎則事爲不開格法嚴
則近習多怨恩意寡則中材不附其警語如此曰
狹曰碎似中其病若近習已患乎寬中材已患乎
雜而歉更甚之乎來翰所謂狐裘蒙茸不當有牽
制譏避之過而當以身行天下之重則斯語得之
矣此則繫其力量何如耳邊事固可慮種蠡分治
足以當之否都城得雨雖無救於事亦稍免焦熱
蘇湖諸郡若盡得熱足以補之否使郡得雨而

有年可卜閩下四郡早禾皆以稔告若晚牧亦然則飽可必若他處皆然則飽可安此臣子所共愿也實之還元秩潛夫將有除命皆所謂和公寧能使之久在人下者寵數巨編富哉潛齋之詩也典雅而深長有古意焉潛夫猶歉濈之俾盡出燕川以後若其忠君愛國之意豈有異於箋註者乎嘆服西山先生集刻板已就從潛夫處借觀之序文無愧於李漢而行世之速不沒其師又過於房杜諸公矣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菴方公文集卷十六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菴方公文集卷十七

廣西按察司按察使族孫良永校正
廣東布政司右參政族孫良節編刊

書

王尚書 伯大

某庚寅春再試福之永福先入城謁帥始獲拜于足第[illegible]僅匆匆片時而所聽皆憂世語在邑嘗沐賜書以憂去弗克[illegible]偶見留[illegible]中朝人物明公猶以[illegible]下于外所至皆可書及與朝廷爭[illegible]之悖然獨區區私念今所當爭者莫於此焉不喚歸使之立殿陛予又之不至大臣請于上曰是不肯為都司者不肯為臺諫者改命趣行至則登省闥旋俾尋審言上引以自近矣匹夫之言可重泰山矧多事如此日侍清光隨事採正最易為力將興邦之言無不行乎蓋旦旦以望七何直前二疏遠外傳誦衆聞之雖然獨區區私念自謂知公最深者委曲而事濟諷諭而言行不忌不疑隱然之中命脉賴焉公本心也豈其聽潔其身豈本心哉然當大昏聽中無一人不覺先有大瞀疾呼其[illegible]者不樂而喚醒

者亦有助公不知其論之高也所言皆人所當知者豈不欲其行且濟哉至於當爲者駭之以爲高而朝野交推之以爲高則公始大有感於世而不欲其名之見歸矣雖然其猶有望於世者上優容知天未始不知以正所在始雖拂終未嘗不全之奈亦審且全之一人也若以其言罪之在前代自私全理每念此恩至于感泣曩逐未嘗一毫怨讟者而吞噬不已朝拔一焉暮拔一焉浸及一世之名賢則實有不可曉者上以名藩宗戚寵其行公

辭未就乃改畀陳尚左成父成父十年辭聘召亦嘗以斯世望之將以即對未及吐一語去以此觀之則今直前之號雖若太遽抑豈可少哉成父下知肯爲嬰女一出否若諸賢始隨分寸以採時不必以固執爲高觀紹符後諸老其出或畀以外任皆無敢辭者豈本朝無罪言敍諫之法故運祚綿長亦終得忠言者之力聖上有敬言容諫之度若氣數復回安知亦不得忠言者之力爲臣子者惟肯啟悉畏威脩身俟命以待天意之定以階世之

之隆是所望於公一人而某也素拙訥愈兢畏苟得養生送死爲平世一無憾民則拜主上之恩益大與諸賢之賜益多復何求於世哉

某切惟朝廷用人責之效者必專任當其職者宜久留明公持八州節甫及期年而召還之命下聖天子爲國計自當翻然以遭計之利害言之神色雖極精明而元氣未盡復條目雖極整理而弊端未盡別妖怪亦暫雖姑息而禍根未盡去宜假以歲月使做成數百年規模而遽使妄庸者承其後

竊念納交龍門已逾一星品流懸絶安敢強自攀附向來論列時事亦各求爲竭獻之地聖度優容不惟不怒固嘗比而言之昔人有願從逢于遊者有恥不得與李杜齊名者顧某何人有此榮幸今若又得上躡轍迹一生奇特寧復過是但某所坐罪過最深比之諸賢可以入可以起如某者惟當永棄不復庶幾天威少霽天心少回加以筋力廢放已久豈復堪爲登車攬轡用其苦辭不獲不敢望請者特以未能無仰於世耳明公七聚福星一

日之留則人受一日之賜小住朝軒使某得摳衣
執鞭悉心求教不勝幸頌之至
某重拜真染鍋曉科舉爭數百言不啻爲國求士
真我輩人用心也科舉法不必更議但申嚴足矣
向來三場連試厥後得歇一日打併遂成兩日試
一場而卷倍於昔如福吳輿欲如舊不可得而二
十年前剏始歇日指爲盛事至刻石以記之可歎
也雜揉雷同士亦自厭苦之端平乙未省闈中嚴
望風不敢入者其多自西山先生以實學行之王

去非不敢問自是場屋大壞反外郡之不如可歎
也辛卯詔李卿至三山自保司覈實卷數減半法
豈不可行耶去乾淳益遠李卿又不可見某少小
時猶見長老說每試出儕輩自相推排暨揭曉果
然及能遊場屋見所第甲乙猶未甚差二十年來
則悉付之命其僥倖者不可枚數此無他擇之不
審以至於濫自一生二自二而推之今其種蔓衍
於一世殆難圖也孰能芟薙其種而清之乎閤下
乎有此心者又久於蒐羅姸媸無所遯宜悉以見

告使遂詔補興於□年□□□得一箇半箇之
用則公之賜也某何幸有□成之感
□生淳熙季及見故老說阜陵時事甚悉中外大
勢有安而無危有□□而無罅漏自省事來見局
面屢壞屢更操不堪說當其更時布置安排未嘗
不可觀及其久則日異而歲不如淬金甌破缺甚
矣東摔西拄前顧後慮身其餘幾端可寒心軍實
未練招愈多而愈弱況未易多將非得實才則兵
弱未易救猶曰閫外事也邊戍未撤財愈生而愈

匱況未易生民不可復蘇則國貧未易救猶曰邦
域內事也顧戶內事猶有未能解人惑者漆室隱
憂言之熟爛未有豫建之實宮府一體不相統攝
似有旁蹊之證祖宗天下頑輔送扶豈必與一氏
共之改元來害或曰若留有待繼者又至或曰進
此擱被開者惑焉有傳到公諫疏每歛衽端誦始
則洒然以喜近又惕然以憂今之患外耶內耶顯
耶隱耶挈扶此世必人物如龍如虎乃足以當爲
□□丑夏驛車過建某以重任相責望公若曰以

翕無畀辭徐衣詞則奈何其端雖韓富馬呂不能使人皆同要之本領端正則發用條達在我者然矣其急在用人故曰集衆思廣忠益此賢相明效也其要在得君故曰一正君而國定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此聖賢格言也乾淳間其得名者侍從多輔相少惟所欲言為論思之官易必其可行居獨潜之地難後之論相即前之論思非二人也豈其智不逮前哉行亦果難信與不信耳今榻前劄切經闈密勿無非為啓沃之漸一旦精神會聚

於一堂之上而功化流行於四方萬里之遠則其效也若曰不可則止一闔而散為身謀則善如吾君吾國何若祢宋其必有濟

曹侍郎 幽

某杜門屏處無雀可羅騎吏持寶翰至际之則連帥所賜溝翁皆驚況小子乎前此聆達人輒說項意偶然耳亦欲以氏名通賀又念明公之道行乎朝廷則四海受賜行乎方面則一道受賜某皆與焉崇閎遂嚴豈少閑人一紙書哉用是不敢詎門

挹損威重眞眷記不肯念者獎借提存若猶比數於人者某生而僻左晚將湮沒曷嘗識中朝一人端乎初偶綴于列則聆上將引公自近遷持近畿使節去而臨去一疏其吐露亦不少矣是時陽氣萌芽而言事一路洪舜俞王去非首有力中間諸人亦僅隨力撐柱不敢望嘉熙初氣脉幾獃明公大肆厥力于前有光言論風旨天下後世有考焉既坐兩地者俱自外至則公之不得久居中也固宜以獻納論撰之班任保釐藩宣之寄豈徒然哉

今帥材粹四郊多壘與投壺雅歌之時不同全閩所諸道為近東稍號樂國然海道有螢舟山岭有鹽子猶部内事若戶外米穿則脉絡未有不相關係者於笑談暇豫之中有陰講密備之意非特屏護一道而已上之付公豈不以此今相材尤難扶顛持危與太平守文之時不同必學足以格非心而宮府之體統正力足以主善類而陰陽之位置定知足以决大議而邊閫之臂指應皆明公所背言者魁柄入手則道可行止之期公又豈不以此

其不足為世有亡退伏窮閭自知甚審台翰獨謂諸公去國皆有外除獨於其不然其名論素卑豈敢望諸公私念荷天度優容以全此生其記過不忘是猶知有小臣之言所賴有此畏威畏怒日望改之上天悔禍諸賢交出以扶世又得大賢以主之則山林之蹤獲為太平民沒齒無憾矣瞻三神峰數驛近欲趍拜無從憶去歲公自會稽入諫垣芬㦤一再謁又次後多在告反不若前歲公自吳門入上壽其華寵屬外府以舊遊邀請有竟夕聽

教之樂今思之如墮夢境又台翰以去夏所撰告詞為言其攝掖垣日淺時言路兼講帷者二一則推明信諫之意蓋以端平初所睹記者言之知上之信公也非敢以王言納諂特記實耳特鄉夕郎丁丈傳公有謝語其驚不敢當今又蒙拈出舊語何其拳拳於我輩也一則撰今大坡講詞未兩月其所以見報者何如哉猶記其辭云自得之學洗陋破凡自今觀之非獨得經旨不傳之秘乎僕輩眞凡陋矣然又似說夢置之勿復言也獨荷公愛

座收拾之虛心如之何勿感甚書號拙訥非多言者偶因知己而輒發焉告勿以語人謹篩一牋謝陰施之厚并請不敏之愆日在棠陰下豈不欲又欽惠以私一方然為國元氣之身關係不小願言壽重畨以衆歸蓋君臣信則合合則其道行其惠一世不既大乎每食必祝云

比端溪鄭尉龍甫歸出示海函若有所賀者衡茅索居耳不復聞外事不知何以得此二揆並命左貢居內答擬第一義所當觀事宜審意向奠而後

發則進賢退不肖自此將無不如吾意者一發既輕吁咈之辭播告之旨家傳人誦而好惡遂愈昭明于時況因此而牽連者非一向之以異論自入者益得執之以為據不啻若太山之安而漂搖于草野者愈危而不敢安則皆其之罪也侍郎素愛善類者況節高而心平氣和而言必中遠近傳且召矣入則必主廟謨其要旨闢廣聊心然而後世道有望焉其之族甚寒而人頗稠然多碌碌如其者有弟消孫年甚少預冑薦不以科舉自喜讀書

欲求古人用心處[illegible]有以自守人頗笑其迂
一日來告侍郎以[illegible]問於叟下欲持贐讀見
韓太尉之書以前事亦欣[illegible]之其延拜爲丈也
待以學之有[illegible]之來合乎[illegible]者能正爲賓進
之敬請教而[illegible]之[illegible]如一言而[illegible]之名
者不少[illegible]侍郎留意
林之文弟[illegible]中三閱月歸前一旬閱其
所得[illegible]之[illegible]出處之
正文章[illegible]之[illegible]其味

[illegible]

彙似其凡對[illegible]之有得於親
炙也至於[illegible]之[illegible]人物之[illegible]合而建外
廢敬之人尤[illegible]其[illegible]一方[illegible]友[illegible]首感歎
而已諸弟出示詩[illegible]二百餘言[illegible]如里兒
之凡下者以其[illegible]者讀之今觀公之所謂高者
乃曰自強爲善曰行已有恥此則[illegible]工夫也而
高莫甚焉今世孰能之若此論行於世則虛驕之
說破而踐履之德進人才可成而風俗厚矣因思
前日鄭尉亦得寧拙毋巧之論以歸且曰今之士

不可不存樸拙意思尤爲深切往往後進之來謁
者隨其器質皆有以箴切而點化之其加惠學者
之意甚厚矣某杜門絶不知近事有傳新遺補初
義讀者皆以爲快區區獨有隱憂時艱極矣若股
肱常得重臣耳目常得吉士則大法小廉相與汲
汲扶排猶或庶幾若更起迭仆攸爭[illegible]非國之
福故凡群情之一快皆元氣之一傷也二府虛席
中外屬意於侍郎者無異辭蓋其心平其量寛其
守正坐乎廟堂則使爲善者有所恃而無恐不善

[illegible]溪集卷十六　十二

者有所化而不敢爲公道常明大勢常定各以其
材智思慮用之於扶世運捍外侮之際而不用之
於相傾軋互反覆之私則元氣固而搢紳與宗社
俱受其福矣惟閤下留意
某屛居之日久荒懶成癖時爲親朋督令以事白
元帥府率直達無冐子大媿踈略荷侍郎賜報諄
諄人皆家語若有以察其真者每用感激兄日一
札號召群公某獨心知侍郎尤爲上所恭[illegible]其召
回將大用之也甚欲泚筆申得與之賀逡[illegible]

之柷而日復一日有告者曰曾綮且促奐自念棄
置餘生誰復顧者獨蒙速師軫惻不欲其饑餓於
我土地時遣使者賑拂勞問恩意層出遂獲與田
夫野叟遊泳於祥風和氣中兩載于玆旣稽於賀
而復無稟別之語可乎侍郎一生心事可與天通
此吾黨所望以扶世運濟時艱者今韸狀轉急惟
上下心志各一或猶庶幾侍郎不倚不流自結聖
知三入而交愈固必有以先格君心則天心回於
上人心悅於下而所謂格心者其事甚大其工

夫甚精伏惟侍郎留意毋忽耳年來於述甫乾寧
帖者懲念咎未之敢安忽傳誤恩有鄉部之命揆
時量已進退辭受豈不了然於胸中而實有未能
自決者侍郎有以教之否乎童臣暑行詳須少過
平泉綠野而後朝天側聽揚庭之音以日爲歲
周監倉來抽出大緘對面啓誦所以遺之者甚厚
益端平初諸賢之不延自西蘇貳卿始可惜也今
其子甚閔奐有與刑能歷道當時事西蘇爲不亡
了善也次日又㝠惠湖墨帖述慶元初兩學官與

六士上書本末甚悉與侍郎詩跋之書見示蓋本
朝每更一變故必有扶之者又必有壞之者又必
有爭之者爭雖不勝久而未有不定者大率然也
天下豈堪屢如此自兩漢太學唐六館靖康伏闕
慶元六壬風節皆偉而去來兩番紛紛皆以賂言
甚哉其辱學校則自有史冊以來所未聞也豈不
重可驚也哉因筆及之

唐常卿 璘

某西湖票別又見春風昨自杭望杲雖不敢奏記

聲跡猶可問而知今屏伏窮閻望之眞在天表不
睠江東暮雲之思三四年間所見居言路者皆積
遷而入故遷而出若夫以身冠徑入徑出惟察院
一人可謂不失臺諫本來面目者方其召自外方
不拘常格徼進便殿引對甚欵君臣之間雖馬周
遇太宗不是過使盡用其言豈不足強國勢而懾
敵情每疑閩士多弱自了齋後未易見察院雖家
于福實在嵩㵎上頭氣脉與劍溪接故峻拔如之
某闇謁于臺官宅未嘗見一日伸眉言必及十三

廟之䄍靈請諫疏悉家賜教讀之凜然真所謂見剛者惜不留為朝廷掃盡姦邪收復元氣迺遽攬轡登車為漢之八使金陵國北門㝡急於江防而淮京蜀其表也今落籍多破關何以為守胸中有全熱若早用其策亦豈不足強人意而救時危哉其杜門絕不知近事自浮光後嘗有異聞吾輩所望於陳制師者何如為之累夕不能寐今聞其被召果否嘗疑天以生為德豈忍借速戮以殘壞人類至此必將有悔禍之日使生靈復知有生之樂

不然雖林下之人亦未知死所矣

忝中都三年所見愛國之士有矣而忠赤憤激義形于色未有如明公之甚者吾國有人矣既而聞擁節大江之東以福八郡之民將二年又移鎮交廣之東以福十四郡之民與其圓枘方鑿扞格於其中孰若揚鑣建纛從容於其外然江則幸矣而距朝稍遠廣又幸矣如遠益甚何盡言事官之不得職者三十餘年上親政初洪舜俞王去非首振之端平末嘉熙初幾缺矣明公大振之如子方庭

質潞公林夫面責介甫亦寡風然也他人皆以遷改或留或去惟公以本來面目行於是唐察院之名滿天下南人又不識貫師令公與直翁徐丈皆收斂霜雪融為春風分殿東西可謂嶺外一時之盛然局面至急而位置大賢如此何重外輕內太甚南顧憂覽上思直臣入閣國政則又有光於質爾矣忝中閣亦預選擇之數為見殘出語軒既他徙猶不改遂歸兩年其為世所惡固宜而近聞有通南堂者謂闢邊者固可罪言厚倫者亦未切合

以同科寬哉公行遂得君有以明小臣之心則死且無憾矣

春之初伏蒙賜書且寵古龍涎分貺此大元帥出坐見僚吏時金爐中所熏上品也餘香所及且謂惟其與成父潛夫二吏部可當之顧朝衣久脫誰適為容方幸兩賢用此芳潔其身立王皇香案側今成父僅以凝於畫戟燕寢間潛夫乃濟以為閑戶讀騷用矣況迂闊背時之人行且着身樵牧之社安得有此富貴氣徒有寶藏吸清芬於鼻觀中如

見風韻或邂逅客至準見而娃之不得異時爲
妓妾輩所分也衛荷衛

趙侍郎 璀

某前之月寅飭戒成爲建牙貨鎰有自泉來者言
壓境之初千里父老舉手加額曰仁人也若官若
吏若邸第亦曰仁人也既而條教一胎莫不竦爲
改視易聽曰是當正色立朝爲天下埤擎大姦邪
者也未可輕犯某聞而歎曰此侍郎之所以爲仁
人也太守以牧養小民爲職若使汚官吮之猾胥

饕之大姓漁之得無拂吾仁乎今也伐檀者重戶
刻木者束手核碰者歛椎則仁行矣可賀也玆領
誨翰誦味數過有貪廣財埤官貪吏猾幹僕迭行
之語侍郎非固忿嫉于頑也奉行天理而已矣然
有輕重焉有先後焉胥蠹甚其性也其謹畏者少
巨盤族根於此也其不仁者亦少若夫分曹列職
佐太守爲理者也宗支蕃而膳給艱仰船舟與挖
以佐費非一日前者有走弄舟數非特吏爲之官
貸爲之似不容不察閭近者治吏以驚官官又從

而取於吏則無往非取也果得其常豈容不懲治
這去太甚非此乎非特使善良吐氣田里閭閻相
與涵濡於春風和氣中而官不敢饕民不敢豪皆
相告語爲善吏亦人耳其又何敢欺以自壞其身
是所懲者寡而所全者多某又特聞而歎曰此侍
郎所以爲仁人也中興後王倪真皆以貳卿至郡
今爲四賢矣局面日急無小大無內外皆當隨力
捄世而論思獻納之衣川與他人不同乃心宜無
一日不在王室中外方有望焉某雖在畎畝而所

以望大賢者尤切

徐右司 康卿

某前冬還家山交朋問所以得罪之由則謹取名
賢送行詩示之然則爵之號公之詩孰榮孰辱哉
當衆人畏禍不敢出一語之時獨奮袂而出之因
念隨郡班行間聚首雖不數而心有相通處臭味
同則議論有不期而同者方言者明設防禁犯者
必逐項理縛對首犯之公又犯之而言尤切某時
立朝陛所親見也偶以職事所關又自犯之其見

擯固宜猶幸諸賢有以重朝輿論不至遂熾未幾
登摳掾兼宰士衆喜曰不惟能容之又峻遷之上
曷嘗以言罪人哉又未幾項既去公亦去而輿論
者攘臂謂一網空矣然而上終念直臣以二千石
起家信宿便藩坐平遠堂進千里若士若民若吏
而宣布聖天子之德意懽聲雷如也父老咸曰此
顔魯公所臨之地所見太守多矣乃今得明公而
又使以國正湯公非所謂議論同而名節同者乎
賢守貳同時千載佳話幸身見之政與教並行綱

與目具舉其必有以尉滿父老之望者
某日肝人張平仲素書對客走筆不知道何語一
封雲錦綳其堕前尉藉良宜篤其為故舊忘其為
罪矣也又以佩玉新堂命之使記非獨忘其為罪
矣殆若有取焉此意非敢望於今之人肝雖小亦
曰道千乘之國豈不足行聖人之言若等而上之
必不懲前事有犯無隱不可則止恐未必若今之
猶可以行志可以及物然而未可厚誣世道也在
州縣有盤根錯節之能在朝廷乏佩玉鏘鳴之見

自愧試者言之説人亦為不相知雖然彼烏足以
知此雍雍乎手規行矩步以順為正曾是足為鏘
鳴乎温潤玉也縝栗非玉乎俱焚玉也不爐非玉
乎疾徐中節非故將若所能知寶之正字書然曰
蔣之言何足以辱君子之堂奚其取其則曰此記
韙者之言也蔣嘗言仁言義言敬仁義敬豈因一
蔣而廢論語曾為莽為竊取以亡漢矣而論語自
若也某甚欲承命以冗次忘相仍情緒碎亂欲少寛
一限惟高明亮之仲舒國正初謂其自肝倅有校

勘之召令乃知其夫曾至肝而史館之命又或尼
之邪正相攻久矣君子不幸一啓其端乃亦爾耶
閱報令人廢食久之潛夫得鄧貴之贅貳皆拔陣
過江西亦足稍寛家食之窘也

湯國正　中

某疇昔解后手泉于洪皆於西山先生之坐上又
十四五年而端〻之乘為最久當其聚時憂喜懽
愕靡所不有喜懽能幾何而隱憂大愕有非議論
所能同者則亦徒相與太息而已丁酉春親聆三

音念西山不已使先生而在非徒得眷必將委國
以聽翁合群材俾各致其力當有大可觀者西山
已矣孔山不為不得位使上盡信其言而聽其得
賢者以為助當猶有可觀者而惜其皆未能然也
憶訪落初西山自長沙召偕竹隱喜曰此眞禮部
侍郎也可謂妙選近之以小司寇兼此官者何人
哉此古宛葵之任他復何言哉時江東爾城徐泉
谷為之長執事為之貳又同時俱上不知此地前
乎有此賢守相比肩否某賦材最奇亦非能言者

今闔然卧病望之又似一木雞矣獨荷天度生全
日望諸賢力扶世道以寬宵旰之憂使林下孤蹟
得以安眠穩食而無恐則志願畢矣偶張兄平仲
希孝相訪聽其論誠奇士也其為紫齋之客也不
虛因其還里亟寄一牋叙違離述嚮仰不勝卷卷
之至

江古心　萬里

某丁酉秋被遂荷送別江頭甚殷勤于時竊聆君
相有識事體之䆮區區不以小已之去因為戚而

以且人之德量聰明善論議識事體良難使閣下
為之其實先其將截斷邪說之橫流乎賤蹟以初
冬還家山越月聞亦急流勇退為愕焉又之及聞
其所以不合話頭亦同前此諸公望者甚多既求
歇矣某無補於事徒為中間罪首亦可以止而東
風縱燎遂及一世之名賢殆言者寮其截斷之機
特及已而先施此著張此網乎於是不能不為府
公惜其實自與之無怨惡也貧困交迫僕不免為
鄉部出公召入為宜適猶佩太守印以恚一圻又

審案使者車以患一道廬陵號劇州江右號劇部
付之鴻儒之身氣味精采自是迥別亦足見古心
之一班矣每見局面屢新更進迭退者何所損稍
一權念倉皇相顧使君父獨當其憂今之士大夫
待事到手逆旋商量偶幸有濟便足成名而未有
夙講素講如吾古心者某始識於豫章時猶舉子
也再會於中都初猶外僚也已隱然負當世望暨
玊立朝端囊封之疏欄前之對規撫宏闊條畫備
具踪樞掾閫圖論浸嚮用矣鄉不果時與人相須

誰能過其後入乎某寒且拙本無中朝想豎稚遷
危地獨荷知心相許然米以不稱職去今將指年
餘無絲毫補裨請將再上卽爲丘壑謀顧念聖
主全貸洗濯之恩終無以報塞亦衰病相尋自度
不足供世用耳環顧海內齒壯志銳有負荷氣力
正是明公年時顧言爲宗社爲生靈珍愛此實以
副天生賢佐之意以滿老朋友遠別後深切之望
某輙有薦士之懇有贛州右司理潘公漢君初自
三山仕于莆但以親戚待之既而見其入郡愼敍

而明公而廉其擬筆甚可觀人至今誦之秘去官
太早亦至今惜之連蹇累年乃至頻每與太守爭
獄雖臨之威不爲屈守亦亦輸賴以全者多今憲
與守皆知之皆薦之古心中朝勝流當路屬使若
於此不見賞非此士之恥歟某用敢以昔之所知
與近之所聞者誦言於賢使者之前
某歲四日還家又旬日便郵中領賜翰至副誦則
盼教白鷺書院志記文講義皆精到程太中尉黃
陂生二夫子朱文公既發之周程講道自江西始

太中尉廉陵實爲之先非古心其誰能發之偉哉
其作古也所以惠吉士者甚厚蓋自洙泗之門多
齊魯人惟子游爲吳人餘未之見漢晉以來其獲
從祀者於東南絕無聞至本朝此學復興皆曰伊
洛也孰知其生於淮之南而師授則春陵也州以
道名而又以明道之元二生豈偶然哉當南北未
分裂時何遽有道南之語龜山之後爲羅爲李遂
鍾而爲文公之集成又豈偶然哉去春臨雝列五
儒於祀典惟張爲關人程洛耶淮耶周則楚人自

蘭陵以不醇稱荊舒以邪說斥今元公則氣之始
會也千百年僻左之閩乃今有朱文公皆我朝東
南之盛者也近歲尤溪立韋齋父子祠堂裒集舊
事爲志俾某贊數語備錄以求教焉今家藏其書
而實踐者少吉多文之邦古心一關發之必將有
大可觀者或謂國初四書院皆先賢講學之地後
人不欲沒其跡從而表出之今州縣學官有失其
本意者而所在乃更創書院亦有盡愜其意否乎
將不曰老佛之宮偏天下無有議其費者使當[illegible]

遂序講習增多又奚害申省樓劍江浩潭信五賜
額以爲請獨不及洪之東湖豈以其師承來處不
足張於言耶其向忝提督頗見士友說古心嘗學
其間相語以爲誇況請額者亦深齋爲庾使日也
今古心繼深齋之職任一道之寄儻併以惠吉者
惠洪可乎因筆不覺覼縷惟賜亮幸甚

王宮教 辰匠

其背居閫底又樸陋 □□達與蜀珍之去行朝
遠者無以異端平剛□□澤士遂獲借名賢同縕

于班丙申春衙閭發苦有商確文字之樂紬交自
茲始盖嘗見制詔褒封之剴切其間有與愚言同
者亦自幸其不甚謬矣又明年嘗於柱下見奏對
殿上音吐鴻暢其語加切未嘗不心服也其秋言
者立監謗之禁其以罪斥日用常行之經與天地
並立者幾爲世諱而學館發策又及之非特立不
懼者能之乎益敬且服江濱遠送不作兒女語於
此可見交情自念處非其地無一言可行無一畫
可效遂有餘罪所恃以重朝者有明公在既而聞

陞筵議晉㫋當選遽乘櫻蹇車去全盛時合諸監
歲鑄三百萬而楮無有也今永平一監歲十五萬
耳若楮猶銅也則日印二十萬何止歲倍全盛之
數惟不足位銅眞爲空楮柰何柰何每見明公念
邊費之方殷憂國用之不給而子母之不足相權
如此其何以爲之謀去冬陛淮稍定西至流又急
向者蜀若有若無自守變者適則門君雖與守之
今當漸復舊否此國臣子所共憤而況郎中尤軫
鄉國之念乎然竊不能無疑焉乾淳最盛際蜀賢之聚

亦盛當時國勢與人物何如中間表星相望端平
更化非再聚之尤盛者乎自兩䑓以至要路皆儒
人布滿奏報無不行非中外脈絡之不通也而蜀
邇爾又竊有疑焉始見諸公皆曰曾交聞嘗屢捷
其情遽敗者原上之守亦奇然皆不效其後更奮
而遂振者時有之而竟邇爾此皆天意之不可曉
者本朝所恃者天然則何以祈天永命君德必脩
明朝綱必振舉君子小人各安其分以同舟遇風
之心實德實政凡可以解天意者無不爲則財㓗

由而機謀效蜀可使也襄可歸也元氣固人事盡而非徒讀之天也不然豈惟蜀哉將應感靡所騁主憂臣辱誰獨非罪哉某蒙國恩最深獻敵之念最切所望於諸賢者不淺顧郎中益究經綸之學益宏康濟之撫行矣預聞國論則宗社有望焉生靈有望焉

杜尚書　某

某辛丑夏抄自建入燕值公里居捧刺晉謁翦然耆壓語及國事意壯而慮深既為國有人賀以至

二十年前江郎松廳之遊從猶尋幹記情親而語悉又私為小已有依喜平生讀史有慷慨許國賢於長城者未嘗不想衆慨慕其人況身親見之哉因進而有請今之高談詩書以比詩樂為羞及自當事任驚必至於倒手板喜必至於折屐齒者有之當鎮壁壘時連歲重圍指揮分畫從容賦詩而識不懼圍解虜窟追擊殲夷推功將士而容不矜罔何以能然公徐語之曰大學不云乎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靜安慮得皆以止言始而曰定獨以有言自有之一字而后讀能之四字其味其旨於是覘公之止而定者有素矣其用工為甚深又今之邊頭以虛談相尚使讀捷報者不敢信公則異是不撤朝廷惟杜某一人何以得此於王音於是又覘公之所以定者自誠中來矣其踏地為甚實君相倚重晉疏留鑰盡護風寒一塵不驚惟去冬為然天厭此虜假我以暇此亟國家修明政刑之時閫垣綢繆戶牖之日才與識合天與人

合將三百年之宗社頓之又豈僕王情相逆足丞哉某自襄夏拜公于第以秋還司冬半領移鎮之命又明夏抵羊城無幹方之才而百粵之民相安於無事者國北門大保障之賜也引首制垣心系拳拳

某屏居十閱月不敢與世相聞姓名猶時瀆清尼者求書者知史君為雅舊有不容辭不然則身與名俱藏矣高誼不以出處為間走騎賜翰渠渠滿紙又衣之以蕉絺飫之以珍錯遺之以酒餞厚貺

故人書何嘗斷絕耶領袁浙荷州、教索號富州許
文昌屢言之達闕天與昔吳滅倖自太守始因祿
未嘗學也拜賜者尤可感舉遂朝聚話時每言桂
陽民淳事簡郡圃有可樂者有綠毛龜呈瑞於將
召之前今瀨為嶺外鄙豈湖外之不如鬻開日
据案與百姓相爾汝至繼之以夜無不得其情而
去侯雖勞而民則肥矣退之謂鳳常出於有道之
國黃霸將自潁川召還而鳴鳥果然則此物又將
呈瑞矣其去而羽儀天朝將鳴于鳳凰池奉皇

不留為三陽佳話蔡倅之窘甚荷矜念置左帑之
吏大軍以楮價浙閩給銀居多則版曹之督憲司
憲司之督州縣亦勞使然使州縣竭力趁辦則憲
司已是舉職以聞其公見行移將以百萬為獻則
伯不必聞蔡癸巳冬本注瀨倅正是蔡闕果爾則
正當書中嘗謂仕至平分猶有官況今乃爾又謂
五馬可以言貴今來書亦爾然則某當飯蔬飲水
以了此生雖墨亦不敢夢矣長者即日華要亦不
可不念在州縣者之勞也

方近聞郡將見訪二令得罪公能剸繁有賢吏
君如此作邑者不自謹飭以求知至煩斧誅甚為
鄉人恥之昨日有抉史造門問其所以獲譴皆不
能答又乃言曰自邑至郡之關外合自拘于司敗
謝罪于堦墀恕為或者所恐謂常薄之懲未歇於
是胥過倍馳今幸殘喘及里門而驚魂未定凜凜
後命之將至也某語之曰或者之相恐過矣常侍
之心其平如水為千里民作主喜怒以民而非以
其人也其為其黨彼自以為嫌惡耳常侍何心哉某

嘗侍西山坐見先生曰所至同官有害吾民者去
之入則害去矣何必絕其人之終身其後能改悔
為善士則又未嘗不喜之若朱文公之治唐悅齋
則傷於太過仁我西山之言也某平生不喜言人
過中間强以抨彈之責所言五人耳衆以為結斷
太輕非無嫉惡之心而終過於慈所以不堪於此
等官亦是其資稟偏處常薄之心西山之心也其
輕與重彼自取之豈復更求加於此乎自曹孟德
寧我負人毋人負我之說智者多操之至陸汝

與始反其說先伸又有那鳥謂其言有功於斯世
況彼區區者何能爲哉其滿嚴於上印曆與亦監
司郡守按吏者之常若容其苟延則縱此有請伯
氏雖奪邑非惟無怨色而且以爲德矣
某聞鳳城解紱日父老擁車轍遮城門不得去者
累日去夏陳和仲去閩亦然孰謂今人不如古乎
不得之縉紳之論謂翁沂伯與內臺辯而不勝閩
下與外臺辯而勝然公非求勝者爲一道寃民吐
氣耳孰謂今世無公論乎此二事皆可爲世道賀

壹賜又毅在江右浚時人物秀發器識凝重門
知其有公輔器今果然然引漢同慨之意太遠豫
撰相義豈無他人不審意向反成遼忤甚愧不肯
之累造化也雖然丞相非相爲德也吾筆之望丞
相豈徒一身云乎我愛君憂國之念誰獨無之而
當其責者實難某不敢作帝城書公何以助之耶
夕鋒車過莆某也敢請其說
每憶壬戌擔簦遊道錮津時恰四十年矣食戢人
涂莆滿長者以五馬還故鄉其所向者一補試不

能得不既多乎世謂老人喜言舊事信然若時事
不當掛口如利害相迫何蜀危非一日矣陸游注
中西陵建平吳所恃以爲門戶者敵皆據之虎臥
在庭其起無時春水秋風舟與陸皆可虞聞虜兵
號辟歷自去歲已有指爲堂奧者豈不異哉元日
遣丈仲錫帥西廣或謂虜攻南詔與邑宜鄰有買
馬驛程往往不能無震恐此正聖智驗屬之秋不
知世有管樂乎不然朝市山林誰爲未穩未論問
我此種竹之樂此乎世事也某安得有與常恐不

知死所事恐無葬地去臈於城南十里外葬歸者
丘之計定矣把茅數間足以避紛又念入山之不
深耳示教書楞伽經序引尋繹數數其處往中人
也竹溪春語則又微妙矣世謂齋梁亡國之誤不
知晚識者乃佛本法衆誤也至本朝諸公則用之
以救世味反其辭而用之乎練善用者乎嘗忠獻
諸賢猶其籍與經後進後何說以區區惡札輒此
山竹湖大賢後以滿三十二人之數既無得於吾
旨姑附名於彼且依吾黨於不朽不亦榮乎偶記

一事癸未夏過𣴑津遊道南書院見舊士友云去夏復齋先生於此寫孝經一書并文公刊誤三千餘字或以為勞復齋曰石經非思陵宸翰乎於學者何勞其間有舉前賢寫佛經事默不答此某之所以不敢也復齋最嶔崟竹隱風節獨於此事有疑世[illegible]士大夫晚年以此消釋攢剌念此特其未見及之[illegible]直猶不曰自此由若了齋之不畏死生禍福[illegible]人直曰自內典得力吾書獨無殺身成仁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今始聽其借去猶無害若張無盡楊畏[illegible]

亡[illegible][illegible]官職則佛之罪人者也北山與竹湖今之了翁[illegible]以此立身以此捄世儒者見之謂之儒佛者見之[illegible]之佛所謂心根於仁之說是也政宣之禍豈今以不用了翁為恨然則捄斯世者二賢之責也[illegible][illegible]之所甚望者也

某入[illegible]夏[illegible]有自泉至者問近況皆曰郡中之政猶一官府[illegible]殆日不暇給問何爲曰賑糶也然則捄鄉閭之命有大於此者乎以身以家為士大夫之唱與田舍翁而下以次分給始施以粥繼俵以米猶不足則助以錢蓋奪性命於烏鳶之口錄魚之腹者不知其幾里居職業如此正使中書考未必過之故以為賀其距鄉井稍隔而上四郡強借輕生之風自撥于耳東過西捺勸富諭貧其俗雖[illegible]以理感當其時惟恐不及食新今則汙邪狼[illegible][illegible]老謂數十年所未見亦未嘗不自賀也今上[illegible]既大稔僅足自食而隣於衢信處者唯恐其[illegible]由所處在此下四郡僅中熟未足自給而隣於湖[illegible]者惟恐其不撥入所望在此其有餘者不

欲資之外不足者卻欲資之外人心之不公若是安得諸郡皆豐而無餘哉來直欲其低而不昂楮直欲其昂而不低為券甫八十丈相顧以喜不曰券上所載幾丈乎銅者楮之母有子而無母可乎來書言闍婆番饜足銅鏹載以換椒者卻之使回真蠟番以旱飢亡所鑄銀佛割截而南皆之滲泄者亦有好還之時乎留之足以權楮乎此為時乎言也若外有所耗縱流地上皆如泥沙亦不給於[illegible]政必邊地定不失耕種不藉和糴而後內果可

留必邊戍撤可省諷度可免科降而役豬之造可少否則未有寧息期也

劉子秉 頳

恭比辱垂顧於久別中雖旬餘猶不足況僅三日乎臨岐走行館則寺僧告以騎氣已出城南數里矣悵然而返蒙尊府吏君需在錄垣日初號[illegible]令錄呈然天度未嘗不優容而言者不見容其揣合大過耳昨閱常簿自巴陵邑滿便合登朝故相惡聞此邑之名遂不果因記曾伯祖𣙜紹興中得岳州忽改為知純州以秦會之惡聞岳之名參死仍舊名然則岳之州與縣之名每為權臣所惡何其不幸哉可發一笑潮揭二令至煩太守彈劾其一老士人蜀亦如此見潛夫郎中云分教三山時為史老立祠講堂且植豐碑烏西山至郡撤去當立祠時豈不欲媚當國者正復何益又可發一笑

鄭金部 逢辰

弟還家十閱月矣時與氷翁理丕會每念不獲為故忠坐上客今觀愛方亭新圖最据高處郎中心匠如此既[illegible]如此足以規六州鄉矣某嘗舟行過方山下周環數里知其所以得名者或謂自𤑳樓望之如憑玉案尤端直洗立度今亭望之亦然元子之変有激云耳而郎中何取焉亦足以規其所存矣鄙拙奚能發揮又豈能為此亭重儻得附名不朽豈非甚願斧直[illegible]武鄉曾謂庚寅春至三山觀其氣勢[illegible]發源自朝建而融會於此故其秀可掬若以方山觀之則其介尤可[illegible]端乎人物尤在居廟堂之大者金陵當事任之大者既歸矣曾居要路如臨滄江澧皆散于外如郎中一輩人昔之挺于朝者如湖南鄂渚昔之分于閫者今皆同時聚于鄉好官職依舊在四明其氣數不猒如此苟閩士不至喪失名節猶足以有辭於來世

亡婦得疾遂不可救薄祐所招庸與誰語誼襟矜惻特遣啫書重以貢絫之詩勸賻儀之典孚弔死問生曲盡其至懷在京時通家甚密去春餞于西湖退而卧病者月餘不能移步中夏火迫焉彈蹶然起行否則殆哉思歸念切以遂為辛白宁

相依久閱奚啻僅一年有此今老解獨存亦復何
樂於世執事覓遣之話甚至今[illegible]都承又勉以處
憂患中毋有退轉心此尤愛之至者去秋歸途嶺
陵溺舟時歎曰此豈章子厚所能爲則今岳之變
又豈人爲哉守死善道不敢爲親友羞朝旆主塲
館知在開歲則面訴有日矣
朞昨承高軒暫過甥館以兩年之契闊鬱積欲得
一面而傾吐之其留不能兩句而聚亦至于五六
或月時或竟夕然猶爲忽忽有未能盡吐者設更

留數旬又未知此情何如要之聚散亦只是如此
而留面相見之約則彼此共守之只大變方主人
一債羞澁不能下筆近草就欲遣納未果移書見
督不容截醜實是足以謂之記乎恐未必可用或
更合商量封望批示不然不惟見笑於人山靈亦
竊笑之甚耳不敢復聞外事私念無補於左揆而
啓擬第一著既輕反使或者疑其得君之未深向
者好惡猶未甚白而吁咈之辭措告之旨一出反
因此爲人所窺向者佞媚猶有所憚反因此益[illegible]

且肆雖號爲能言者亦不復作燕山之想矣此皆
朞之罪也又念去朝踰三年而能爲人主不忘如
此不忘其人斯不忘其言矣猶幸有此吳門去天
近王都承爲之守陳習庵爲之塞二賢同時此亦
啓擬之效上豈不盡容直臣哉又幸有此聞李貳
卿辭免四不可之說甚壯真諫疏也其圖舊前後
之義甚密可賀可賀竹湖之力辭都承之不必終
辭皆宜也使四不可之說皆可行則亦豈得而辭

朞春夏之交匆匆爲識曾幾何時又見夏秋之交
如嘗獨何近侍郎中有起家之命日湖之況自佳
非有心於出者事會之來方故亦不必立意於不
出者其出其處順之而已三山召客頗多聞陳文
昌猶以疾辭李竹湖以四不可辭或曰李仁趙監
事可鑒也李仁之恭命未爲非所惜者累年留中
之鬱積不得見君父一吐之而遽返耳愚者之衣
廢豈欲入皆類已哉漕使都承雖有澄清志況熱
或一道官吏必將有望風解印者今州縣不知何

長吏不知有旁觀去之似可惜存之則愈無忌憚幾則當自其太甚者始庭堅衛懊往往不甚待次三山間氣僕深有望焉聞京城米斛五十千繼聞輔郡皆得兩河運亦通獨近畿四十里內尚祈禱香蘇湖諸郡皆稔則大幸也又虜酋聲言飲江是殆以洄旋虛喝者相恐耳我既知之必真有以備之內有豐登外無警急宗社之福也中外之望也

恭度節竊山間無來人忽蒙長者遣之以錄鈞鐵畫爛乎其詞飾之以錦爲寄樀惶乎其恩獨有揚然不安者受方記紬特遣兄賜郵作何足以發揮主人之意乃遽入石能文者笑之析理者淺之園機者疑之則兄之見愛亦累之然所恃者主人之名與山俱傳又庭堅書稿留耕書記則不肖或藉以俱昨族弟浦㳺歸能言庭堅動靜甚詳近聞其已請從為之喜見于色昔有以卿相而貴入國者若夫未脫場屋之士而以世道休戚為己責亦獨今世所未見也此三山間氣一代奇寶須言為天下衆之昨書謂與[illegible]嘗以陛行令檄題果然不作中都書不求差遣皆所以養其方也某更一月則鑑湖香火之緣亦滿悼亡恰替經營卜兆去家十里小庵往來豈不誠散人哉可以修身俟命於此矣世方有望於賢者迫之斯可以出體立用行則方之效也某須有覩焉

所在貴糴三山如何有海舟可招否義米乃人戶隨苗輸納寄之官倉以備凶荒者今朝家行之倉司利上常平米然不行於勤若果然則州縣常年

春夏間所籍顆粒以救濟者豈不失望又聞行之福州和糴十萬或傳州科之寺院以應命若果然則寺院糴米即民間米也自活猶不足豈能有餘以及遠乎昨見李倉請留義倉米不見聽又見權帥請免和糴亦未聽若得大蓬早造朝汲汲為上言之使義米不出境和糴不作備閩中百年之利也此亦可為第二劄一帖黃之備任一道之寄者不能言而必賴為君相所信嚮者言之亦可媿也[illegible]利於民己之媿不計也會次乞為拜下意

恭初至廣見報狀令馮太傅以衢憤捧寶檄至㸑推鞠橫遭誣詆題絕印曆奇哉兄與憲和其詩又為辨于朝嬰言者鋒尤奇群陰蟠據三山之賢靡不家食謂無復清明時上親覽悉起而用之非特馮呂審向韋連者平亦登從列獨户部以節特輸拜豈中外皆不可無忠賢耶庚寅新建迎擊廬陵行之郡勿遣逆或鷩曰此戚畹之最有力者曷遽爾嘗見一過賓云伯昌好奇恭曰不然江流滔滔其致遠其難既功用甚巨特時因風石以見奇耳

至於不容不為亦常也何足言奇人强名之爾恭二紀前在豫章與孫發之同録為陳慎言受教於勉齋先生學識進處事偶到手審其當發揮膽為之如是一再可以無懼縱觸患難可以無悔怡山問學自勉齋師友中來恭竊因而有味於陳了齋之言學者須常自試以觀己之力量進否觀其同時諸賢既憤則已雖元城最不屈撓亦不投言獨此翁著書爭辯强聒不休忠肝義膽直得之天何以試為殆以此教後學也怡山進而不已將至

於戚參輸訴至類以平易治世及見良固將安之非以勝之乎易豈遂決可盃使人見其正不見其奇則吾輩本心也恭老相催而學不進向未嘗懼不見嶺海一行乃以牧守至復何道五年辛苦僅能為遐俄全護一線氣脉晉職至再荷上恩甚厚稱塞謂何已辦行裝乞為散吏不復作十年前議論之想猶憶在班行時得兄囊封與面對副本讀之皆鯁切靡隱又得之詩見兄來勞立庭下銜衍有歲料其言必行□□從遽下婢者惜不果上亭□

皆以蔣丟兄其首也頃滄閣日見陳和仲大書壁記云以諫議大夫蔣峴號罪恰見陳押齋參預求去亦曰嘗以爭知孝蔣峴林咏遂皆去不以為諱者近有一賢士夫云前蔣後劉皆戕國手問之則曰如南唐人謂宋齊丘為造國手之類國所恃者人天實國實賢者豈樂其戕之使盡彼特自戕耳紹符宗觀後國與賢俱戕而後彼乃戕天未厭宋宗社未可量凡糧之人手昔□□後聚于朝戶部噂寺柚間之未及上者與年來□□□之所欲吐者曷

日借上前箋歷歷深之以言劉遷寸時亦巡管內
置之不問潛夫犹村守袁日孚存章訥瑀稍相隣
有勸以通書後村吝亦不必以德報怨其與蔣公
舊有契分特察其借以進身未嘗有他語要之國
恩未報與戶部同此一念
恭良月上澣家走騎特賜帖報以重陽三日有易
郡洪都之命自念落南五載君猶能做者時竊聞
諸賢議論或謂鋼之遠荒或謂慮其扶窮力殫何
幸得此今稍可轉動德恐未必然又兩聯省劄自

郵筒至盖五旬乃達嶺南去天未為甚遠遲鈍乃
爾改紀兩春置相為上杜立齋最可惜至游克齋
乃定其休休有容古大臣用心同列非前兩年伴
食者比而兵財分任或以為疑嫌之上下如爭如
睨固不害為前賢之同要須純意國家乃可荊湖
廷納北降之數甚多似元樞以為然陳抑齋爭之
力閩後所納者猶二萬果否宣閩久擾潰卒忽消
負秋塹宜亟馳文軍一指顧可定兩年亦無甚急
違擇不知落錐曾做得多少工夫毋但以役為旨

不如舊時為侍戶外事猶未足深探塵裏事毋慮
過光陰通列要途頗皆得人館閣諸賢相繼吐氣
區區愚意正不欲如此既能轉其機以為宗國與
夫討賊而未得其實且封駁彈擊皆舉職衆方望
之不必形之言也其於賢者猶責備太過談有姦
邪詎肯舍諸淮南獨渾縣者畏其言之不止也端
平初王君保斥蔣良貴諸人為一隊敢死軍當幾
急際滿目偷生所大不愛死者耳而何斥乎朝有
直氣硯國者知其尚可為也元祐末君子自為異

同反若開恟門而延之入姓轍可鑒然八九年間
比隆慶曆成一治體久猶賴之今局猶未成舉朝
所防一大窺伺者多言奚益一正君而國定必外
勢固而內綱整使人主有所倚以為安則不復有
思杞之念矣冬盡除目三山最盛內相大少常伯
皆真除大坡亦緊頭竹湖淡然無欲進一武則攻
塗更須留耕以力量輔之真元壯實邪氣群易則
內防姦之入外防難之復待皆不足慮顧疏遠之
人安知時事言之未必中節幸一覽棄去其五年

于此頗諳嶺俗民之為生猶易於閩爲遊卒悍經
訟則破任者入南以贓為常必大吏以身率之俾
無可緣其贓者飭之不悛則去之遊而悍者時禁
戢之痛懲之而使窮閻之生可保路與州皆以廣
為名據地綿亘若非時有剽竊處處皆成聚落不
減閩浙港汊太繁則有螢蚕山峒高阻則有傜數
州合界則有猺獠然隨其萌芽殲剪鋤撒亦不能
為害此為本路言也其地產鹽而自汀贛自潮南
來動以千百為群產木產漆又有番貨而自溫台

明越來大艚或以十餘為艅有所產以養人自外
運去者反以害人其辭不直不有不以敗去者故
廣無巨寇其黠者多自外至選帥必有文武威風
識大體者為之餘唐以來遂為定論然元次山在
舂陵謝表亦曰今之為刺史者必有武略以制暴
有文才以救疲蔽清廉以率下則一州不亂然則
豈獨治廣為然其言文武則同而大體之意宏清
廉之用切某竊亦有志焉而戶部之緣節鉞相臨
也則皆得之親荊公學記則輒習荊州殆風氣使

然紹興後來之覺省亦稍以激之若盤子入嶺向
者留忠宣守贛時給據與之何後來之不可行惠
甫宋憲使東嚴保伍法以其精力行之兩年間越
嶺者少去秋廣昌寧都間之變於決裂者何說戶
部之造能搊定者何道今夏非販鹺時乃突入循
惠界承調兵且勦且驅之閩至寧都而殲焉或言
入去秋來自取勦殺者甚多惡撞甚稱顧山川所
產豈能盡絕但常得文武清廉如吾戶部者非特
賣刀之化可成抑使珥筆之風亦欲是豈不在我

乎某歸夢栩栩久在家山南昌之行實所不敢已
申審乞將見管職事交與以次官離任還鄉待祠
命下昨見帥漕皆除人既而復差日為嶺海繫望
以某之拙鈍猶能訏謨化俗蒐補壯威儲偫待用
皆不敢以一毫苟心苟道為之況於過某萬萬者
乎羊城赤無甚氣候自不應煩明公於此以今所
臨度嶺便是豈非某與十四州之望歟亦不可如
某之滯留太久只須年歲報政入典群賢共任事
心傾香之寄則又某與善類拳拳之望

恭伏冢委䫫書籍四種內楊信齋祭禮則戶部
向嘗上之送官今又進之乙覽遂倂儀禮通解
全書以書棧延致考訂十餘年而後成又繕寫
送進録轉十餘年而後傳不孤信齋之勤勞戶
部之力也非特為信齋也勉齋之日可暎考亭
之志始遂西山嘗稱其為千年不刊之典信然
恭覺得南康祭蒸今與此可以合觀近得默得
在桂林日刊儀禮圖嘆信齋之有功於學者恰
山之進既有表又有狀述先師始編時取儀禮

十七篇悉為圖列之每章之下凡先王制度名
物之要以圖考書燦如指掌者其辭矣默得之
跋謂此圖粗見制度名物進退周旋之梗槩而
其義則有未通者其辭嚴蓋恰山敬師也極其
尊默得華行也責之倫安得有悉為詔禮一書
使講明而肄習者皆可曉以成默得之志願事
聞王朝雖不敢肄習豈不可講明若使太常官
為之亦無不可惜信齋不得為此官其責望之
意甚大西山於士類其議論終是渾學又觀所

刊留耕食用本草審殺害老以安身者推之愛
人其自康以伐性傷生為戒孰知其寓愛國之
深意乎護養元氣亦惟食用之常苟求奇好異
所損必多是知醫國者也郡齋新刻二書紙價
必貴甚敢再拜以謝
恭連拜双翰把玩有味盼教便民五事尤感先是
見度使云所言者州縣事乃及國本然前榆有謂
判乔州而言此者庸何傷及得而誦之乃知大計
巳定始亦有縣方洊宝之言忠愛之至非好奇也

至第二條極論時病指言忠邪如縱口而談古人
雖貴近不貸者近年奇而甚知其有所激而云今
之班行有輪對入一假狀可避曰何苦入此鬧籃
若遠外因和言上封者有之今言便民首及此此
其所甚敬服猶憶遠祖擅國時發之徐工侍毅齋
為憲守斥當國者奪民田何以令州縣亦見於便
民中權相大怒一斥不復亦以此得名遂有端平
之召不激則不怒不怒則名不彰戶部亦激矣嗣
不惟不怒之又晉職以褒寵之豈非不欲成人

之名邪名非君子所欲也得者小而損者大言有
補於時能行其一二所望在此忠言之所愈敬服
也文溪近歸言在上前不稍屈褶者唯留耕一人
亦須韜藏而後可然此事與世運相關天必有以
副蒼生之望人力何預焉偶成都李將仕專承告
行有碩拜荊州書事謂之進君扣以蜀舊事歷歷
可聽因鼻皇恐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十七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十八

書

吳侍郎 潛

恭拜鞶翰諭以陳制議之材受櫟人物不害其為
公方朝廷大開使過之門又兩閫交上羅致之請
區區者不復求叙即書行其屋子之論尤仂委曲
諸公既以留勞齋其請于朝則借其居亦非使特
以一時未有樓寄耳蟬得天府貼占一閒使應之
拷不復作念茲荷推遜然亦須班堂先得所安乃

可過而問焉不然終未敢也又未知劉郎中之樓
如何一身一家自謀之難如此則一城三十萬口
將奈何祝融之爲禍休矣侍郎救焚之功甚偉能
全人之居法當得其居之報則其之轉徙靡定固
其所也都人日傳下無大尹事必休賜僉然穎鈍
無恥之蹤當去久矣旦夕上祠請惟侍郎贊成之
因謝控桌筆汗俱下

溫守史監丞 綱之

其舊春迪謁于浙江之龍山精舍聆向者西湖之

遇七年矣雖匆匆獨前然把總人之容而聽其言
亦足以消世俗聲利之念其感發良多蓋前二十
年間姓氏壓一世旁板曲附者靡不貴獨以聲從
剝去不肯踏要門一武可不謂賢乎近二三年間
公遺宏開舉淹恩後又以懿親引去不肯為縣豐
涉筆留可不謂尤賢乎視表裏禍國者油如也永
嘉士義好陳義秉法以譏切其上自明公閒落未
有譽而無毀蓋公勤明敏有以箝其口忠信惻怛
有以服其心故也然是邦自建炎航海後今生聚

百年矣資民力以培其本儲公家以厚其備下焉
上儲爲不相妨惟廉者能之智者知之令局面無
甚異於前邊聲益迫急於前非命世英豪未易扶
捄監丞以儒學自起其家既非因人而進以學識
自重其身顧乃因人而退若非表裏之嫌其嚮用
久矣今既無嫌矣出其抱負經綸之素以康時屯
以延命脉而後足以厭塞一世之心若某者閩底
拘士三十年間山林之日不啻三之二發議已窮
淮之言坡誤矣立之御陛益誤矣因知君相一一

聽殆亦臭味之吹揚勉遂必賀且諭且感自惟愚
拙宜東高閣祈去未獲終當得請謹飭忍飢以謝
謙施之辱惟崖帥是懼

某舊臘稟飭一牋以酬累施猶不足敢圖真染寵
貽應答如響動渠滿紙無非臭味契與之實意抑
豈徒陰謙而已藏去為榮暑氣興則虜氛息亦其
時然然募匠造舟裹糧間意將何為若萬一賊智
與夏水俱生則奈何蜀之虜既退而李張二戎帥
相詬於制垣之席上楊伯洪僅以身脫猶未見續

執何如或傳紅黨擾漣泗間則東淮不容不備西
風漸近可爲寒心儒生平日輕議曾樂安得若人
而與之共斯世乎其滯朝餘三載無一語有補無
一策可獻其求去固宜豈若監丞高才大器猶得
外服其惠澤猶足以爲數千萬戶福也選表有典
盍亦入而共分斯責乎此某曉夕拳拳之禱

倪寺丞 祖常

某愚不肖亦先正文昌先生閩中崇陰一士也起
叔大節閒得遺文一二讀之欲多求未易得遺因

侍坐知有所謂薺齋綠與論說灌拟𣪍以請待座
染翰出以爲賜歛袵開卷皆潮沙國家大體使先
生之言行於嘉定更化之初何待今日之再吏乎
歎息久之言言藥石今猶可用也
某伏拜劉汗脇賜先正文昌齋齋先生行實巨編
此十四五年前諸賢相顧不敢下筆者西山欲誌
墓不果令待左史始表其行而誌則非鶴山誰屬
世謂乾坤清明而後大賢之節自然當昏塞晦昧
時舉世皆知瞻仰人心公論何時不存而一晦一

明則於世道不能無傷爲此向來禍國者之罪所
以不可贖有能用先生之言者不足爲今日扶世
之良劑乎某伏讀累日既掩複訃且歎且恭顴生
晩不及事先生何幸監簿郎中以好倚傳記爲今
賢所稱將得以覩夭而壓扣焉
某伏拜劉汗寵示先正文節隆碑此鶴山先生之
筆也哭鶴山甫旬餘掩卷感歎久之曩見執事以
不得西山銘爲恨猶幸其有鶴山爲自今觀之此
銘豈易得哉孝子可以無恨矣傳筆良史事也某

非其人不敢不勉遵𡖊歎語併容續呈
恭審帝以碩望賓于元戎趨鎮越之堂千巖供筆
趣朝宁之旆一葦可航竊覩除目之盼可卜朝家
之意方欲以此奉賀而中春之五日又上游日領
涤汗者再欣勁縱繼溢紙不休詳而味之始述遭
推中斜誣謗而終篇無非憂國等語蓋兩言皆然
知兄深者莫僕若向在掾章郡居時見長者伉儷
每夕炷蒸甚謹前輩所謂日間所爲事夜必露香
告于天者豈復有欺心事哉前賢有遺訓甚於此

者蒼蒼在上不辯自明敢以此奉解君所問近事
則有不堪言者始謀開國今反自蹙百年之襄狼
狽至此沿襄一帶諸郡可知距秋僅餘兩月人皆
曰一日當做五六日工夫財殫力竭幾於持手近
吏文昌如鄂似欲爲款敵計不知果可款否獨戎
吞噬諸國無不以和誤之今吾國皆知此說之不
可恃至其自爲說又豈皆如人意未喻謂和戎當
以吾國將相與百官之知始肯哉言也茲憂甚大
此固之有未易奉解者上無失德朝無甚亂政

上下焦勞亦惟曰祈天永命天已厭之天則亦足
見無策至於回天心之實孟亦有可議者乎
某之朋友前天富北監黃應時字希賢鄉佳士也在監
監日越之諸司爭羅致之小狀及格外又合詞薦
之曰今世有用之士也書兩考以憂歸去秋見從
貧不能到選鄉人交勉之至今猶未動區區謂世
之大人尚多若斯士使久於沉伏亦爲可惜竊聞
大卿參謀曾丈將以身建大功名而又樂與士類
共之非徒曰都督之客也儻使希賢得備收拾之

數其必有以自見於稠人間非獨某之友也亦國
博門下士也在胄監在省闈皆出獎拔寘之高列
此己丑榜也其冬某與直翁皆到選國博時猶未
離南紛藥局雪裏置酒某與直翁以舊同官希賢
以新進士同在坐抵掌極譚當世事賓主歡甚闌
三茅鐘聲對面省門閉朝馬漸至迺各散去國博
猶記之否其時所見者希賢場屋之文耳今更嘗
憂患識見日以老多所鑑取筆力日以進至於應
用之作則典嚴而有意趣發越而有議論亦近日

所少也若家國博賜一語於大卿與之進而扣擊
之儻可以陪後乘則其遇合者天也借瀆清崇筆
與汗俟下

黃倉　啟

江廣之交殘醜說熾江西捷至君相喜甚南顧之
憂既寬則北方之事可圖百年深仇函首獻俘入
陵寢望況使將行中原荒墟倍費經理或謂荊襄
潰和難之一使或傳淮東納紅賊之降事會昂來應
機臣易所望諸賢共扶世道小需濡續使還來報

其遂入籌帷參國論乎旦旦以望有摩慶陳教授
起者前佳士初尉洪之西昌不得已下鄉小車數
輩給以食爲之户自帶兩吏步阡陌爲民剖曲直
故父老每見之輙相謂自審目以來不曾見此縣
尉真西山帥諸司薦之分教尋落南不汲汲求知
而人亦未有知之者選坑二十五年今所欠職剳
誰爲了此段事明公亦有意乎此事非他人所當
預然當賢否分明之時姑試言之以備采擇
某來家賜答以審臺洊訊之殷而酬應不倦知

此惟誣故光信然供放逐冤厥續甚茂行賞不白衆謂斯何忽睹報狀恭審褒表姱膺晉直中秘雖明公無祈報之心而有功見知則恍周之使臣亦然矣向者屏捍庾嶺之衝江廣繫賴東廣不言而隣路之憲臣明之今兹護全羊城之危福千萬户東廣不言而內臺之憲臣白之亦是見公論之不容掩而世道去猶有賴也

玉沙蕭宰　治

恭曩遊豫章有邂逅一面雅歲庚寅春試邑高蓋閩英轄甫南每與令昆候鄭君居正劇談則云令膽略滿腹可語人物者莫執事若蓋用起敬甲午春會于京恨匆匆不款去冬聞景陵失守特未知令君在玉沙何如兹沐賜汗則知去夏領印於兵戈之間暨州城潰官吏戰死外其存者無不竄去而屹然守邑不去者執事一人而已宜制府之以經理新郡見委也蓋可敬而仰所示二圖京湖江北圖曰白粉字州縣者皆已陷舉目駭嘆何白字之多邪漢江不可棄荆郢不可失其説良是又玉

沙圖曰穆州治於[illegible]後良[illegible]兵無糧奈何奈何制府其必有以相應矣平日聞邉民勇於鬭令乃謂必得吾閩上州健悍萬人爲兵沿海郡三百艘乃可興復新州然陳金陵所養鐵橋三千人其折者未易補又朝家行下沿海四郡造艦不能三十鄉碍以爲擾則亦甚難矣此亦制府之所宜汲汲謀也所述復城破時事甚詳請試評之王元統制也能巷戰死節西宜蔣檠理曹耳左誉一尉耳皆書生亦能之拖于仁守城郭者也乃與賊通左蔣殺之義也自今觀之均之爲死而三君之骨如此其香逆守之頭所遺自臭則忠義士亦知所擇矣此固公朝所當旌其名録其後以爲世勸且賊稍知欺急統制之忠榊其屍而去乃闕拏不繼衆此則制府所宜爲申述也執事材氣正是馳騖功名之秋丐歸非所願聞鄭居正節推聞近已到官或謂彼冤有由施點窺鼎澧之謀此亦一要緊處居正素以籌畫稱必自此以事功見於世令司甞爲道嚮往意

趙國器三子

某於先正循陽史君四十年交遊辱愛如兄弟諸郎以銘墓請幾於至哀不能文然知史君為最深幼受母教如陶公身自教兒如謝公有相如不言人過之厚有王肅不阿上官之介至必興學校則文翁之風志在護養弱則次山其人此猶人所知者至於論時事發宗國懇切惻怛中益算流則某所謂深知若在此乎生無點戮晉受西山先生之知特注浦城往依且學為御史李知孝不樂西山

過之不使上端平初知孝遂西山召曰國器方了邑債耶持相枓理而西山不起觀其所與者世之大賢其所不與者世之大姦可以斷史君之終身矣蓋其學自敬自實入常以浦城失一行為恨得讀書記誦之忘老曰吾師在是或謂當東淮奏縣最時肯上遣從大幕入宣不方面乎又謂當朝家嘉康功時肯上京從漕條入宣不班行乎然皆非史君所恨也尚不失其身有以全其歸則為循陽守為武夷散吏以終吾史君之志遠矣可以

傳矣某名為守臣不知有贊否　僅畫之說曰閱案牘實與州縣吏坐曹者異以異筆硯雖存塵埃可厭今歸閑有日容湔雪神思以表某可手遣意十六首者皆奇怪相史君所愛玩者殆自此果中來敢不受藏府及以寓見先夜之思輕易木況十兩樓檀各三十兩持為家廟一炷以白此情白金四笏四十七兩或可准庵宇搞匠之需沐瞻主幸甚

陳鼓　伯圭

舊秋鄉友遠來者以得賢師儒為誇僕亦以舊識

誇之曷若藻樂詞旨渠渠誦之欣感前稿小名不掛農工商之版者為多每得明師則其一時所接引獎掖者可供數舉之用少間長上說有三山楊公嘉鮑非徒為詞藻之學猶及見黃子野以善為校稱及能操筆時心任驟卿其後有黃景夷所稱亦考校也近有泉之蘇能決洽朱門之說時復齋平里居故從遊者多可觀今何幸執事以理義之學根本之以法度之文發揮之感化之下將必有心悅誠服者豈徒以法為師生官府為學校哉了

此則訪壁水之舊遊也其張本也其涉筆列于書
鈔手耳每見以學官稱者未嘗不自厭其塵俗不
足玷叢選而知其爲公等設也望家山二十里時
入清夢曷日悟語頓言珎重以昌斯文

范鄉守 啓

某頃聞逖然既賀且謝非不欲餉致不敢也每鄉
人至必問□□豐年此邦君賜也苟千里耄倪誦
而歌舞之則某亦受賜一人之數也平生最喜東
鄰□□公廉有威之語彼世之不公不廉者媚人

之不暇何威之足言郎中公矣廉矣凝然于上其
有持私以前者望而逡巡而退是蓋有以服其心
則威非操切之謂乃威重之謂也鄉之淳者不肯
訟其愚者間或造庭則告于族黨親姻之可以謁
官府者始告必拒焉其拒而不可則肯而進焉此
亦長官有以來之微示之色則望望去矣今庭空
無訟愚者受安靜之賜里居者下可以免煎炒上
可以逃厭薄其受賜不愈多乎此某之所以聞而
之起而謝也某庶班行二年餘一頓可露忽家覩

推其晩端由願受太守□□符光遠□官此昌黎語
也豈非延譽之廣逐徹于吾君吾相之聽乎厥今
可言者衆矣舉其細則不勝繁拏其大則不易入
惕乎議責之交至變幅褒拂多而規警少獨不念
州縣之舊與受塵之好乎疑范而望之責高而絕

□□於歙陽于府請

某伏拜賜書兩竒之教□□訂數四體國愛民之意
藹然於言辭之表其所關繫非獨萬郡而已近拜
遠慶書皆言□□□外之擾拜諸之擾保社下□

苦之而身於本□者不自知其則謂此正先儒寬
一分之時前民拜君之賜非此時乎戰艦接福漳
城弁已得之命今所請者見造四隻不失爲真實
減四從三尚存其一兒給降有本可勉爲之此丁
文都承之言也然階貼猶可或慼多於大郡之數
則成例又加以並緣之胥保則重擾尚可苦辭再
請否稱權賤閩中諸郡之例出官錢分阜舖郡邦
□其付者爲得獨異始迄錦之價頗昂下四郡次
一況及獨界則不然今所在多不如初今弟既謂

左史自謂於告言之然淮淛湖兵季江人必有處
此嘉定行令初淮丈叔振漕事自此趣點邦人荷
賢守之賜甚多丈老猶有記其事者否雖然兩事
與國脉相關寧缺相顧忌而不敢言乎鍵賊造舟
筏於上流意將何為而吾江防舟楫廢一定待讚
者日苦口而行之輒援金宋特捐數十千博一按
廻竟坐此斃而吾國中皆紙錢世界議者日寒心
而行之又盡擾不講求禦敵之實力而欲以和買
靜有是理否一介使遣矣能保秋風之不動否不

推考拼楮之病源而欲以威劫勝有是理否四郡
貴而一令罰矣能行此令之必行否今之患曰外
難曰內楮耳而聯然深遠之慮則有出於二者之
外姑以粗言之曰難與楮二而一也必虜無動兵
無用而後邊可等費可省邊事則裒民之科斂可
輕科自輕而至於無然後可以固根本費省則楮
斂之印造可少造自少而至於住然後可以議稱
提不然兵未息楮未易言也何以息兵禍曰在天
可以感天心曰在人此其事尤未易言也曰立綱

下無一語補報聒令弟左螭有愧色將歸休為屋
下一跟帥子弟奉陽公教令以老此生下情惟有
感愧之至
某惶恐申稟艾軒先生文集二十卷近考編就此
乃鄉邦闕典若有待於賢侯令畢造朝不遠雖鋟
梓非旬月可就然□□試開端於前則後之君子
必旦緒而成之某曾僭越申臺儻蒙電覽發下郡
斥置局仍委先生外孫新尤溪尉方之泰國子進
士方淵孫監視刊本庶幾精實無誤斯文幸甚後
學幸甚

趙寧　叟夫

某自著攝郎自郎登坡凡三遷皆沐貽書相慶皆
於中秋一月得之詞旨皆勤勤懇懇非愛厚不及
此頗撰為微有刪改銓曹猶可彈勞若歐公所謂
不繁一職一司者責世之譏猶在後四方之譜立
至前今內而廟堂肆國則躁而相軋之譏則容以
至倖門浸啓欲盡言之則內庭有非所樂聞者外
而邊閫抗朝則強而抗敵之實則弱以至和戰互

與欲盡言之則邊方事有非所悉知者此言責所
以為難亦安敢以難為避哉益論人猶易論事而
合宜為難事莫急於邊而生長偏方仕宦內地甚
哉書生之不武也某輸所述兩淮利病與録示上
廟堂十策無非切中事機凡此皆所欲知者繼是
無惜疏示
旬日內兩拜綵翰將以儷詞顧十六字之剡上
豈足盡盛德之形容而大篇見賜凡數百言字字
珠璣其所浸孰多敢再拜以謝技為蛇豕蹂我淮

土諸閫不肯同心合力勦擊之一城一邑各自為
守四郊之外生聚蕩然來則閉關退則奏捷亦為
用彼帥我邑境獨完增陴備器團保峙糧令尹所
以用工者非一日故其至有以禦之慷慨請行意
氣甚壯吾人人如此虜何足畏哉既退之後農何
以耕此猶可慮蜀之寇雖退而在利路者自如江
陵之圍雖解而據襄者猶在孟羅落盡失矣守淮
者不守其門使侵犯直至瓜洲所未度者直江耳
不及今稍更局面創數大屯以遏之而仍用舊

規則處處催虜撥賊況城又有天然守者豈不大誤
事此今日廟謨所相與汲汲者也距秋不半年此
豈容更緩沿江制使近見其與唐察院書有訣別
語乃知其得疾今幸愈矣此中外之所屬望者也
聞道理有請由以猶有不盡拘邑考者況極邊乎
計諸公必不肯相舍亦封侯之相然也

龍溪薦宰　泮夫

別去半餘比令交代矣仲蘇別駕至問以新令尹
之政為之竦聽起立曰是知所以為政矣今之縉

紳者多友吏而仇民謂民為頑謂民難化皆吏教
也愛教於吏而欲政之善得乎苟能以執事之心
行之則知所以撫字而不失其為催科知所以愛
民東吏而反不失其為全吏政聲之起有由矣
有自漳來者問吏君何如曰都承公克勤小物積
年滯訟無不理問令君何如曰前之嚴後之寬嚴
者所以全其寬也因語以西都多良守東都多賢
令曾謂漳之郡縣合兩都之□與賢者而皆有一
豈不可誇詡

留經略　篇

辱入秋有諫省之命四方友朋縱史之語交至未
識達之三日則陞除矣其曰寡於言曰惴惴如不
能言猶僅兩月解去矣更揭狂大時一日不可居
此亦乎時不曾學為此官之過今既知之則又不
済其為矣雖然亦各從其志耳與其失於嗜默而
貽百世之譏不若亟於脫去之為愈脫其難而為
其優則出焉尤不敢安必歸鄉而後可以言去也
去冬惠觀材令冬又得之可無覆隙之憂不知未

冬猶在此拜此賜否平江粉五十囊藉書可笑

廖監酒　步瞻

某前日之翰未報今日之施又來自惟日直坳下
名曰記言一室之都俞百執之綸對聞其書而不
知其語及退而執記注所者惟綸對官所得王音
而已本相府與圖事撰業者固知為則有執筆濡
毫之名而實未嘗載且濡也方此愧負而端月九
日又有編摩檢討之命此則先朝所與也尤非淺
哉陋學所敢當辭不獲請益用愧負而長者以為

賀此昔人所謂□□□而今□之□□賀之者皆
曰此數職也益惕然不知所報者又之春益曠廢
漸退師秋寒幾月朝家方汲汲為備禦計如事才
畢竭何能猶有當者力者執事不置權酤事為公
家豐辦而以其退食之餘奉慶庭對太湖煙光領
之一笑交頌國泰時平可也

王統制

某舊冬會于倉知有所謂平蜀直錄者乃今拜賜
捧卷太息使取讀遲遲□月當費多少兵力乃平

蜀於俄頃間壯矣哉□□□□□臣義士素嘗
想象慨慕況親接其人衍以把擎其當時事哉敬
歎敬歎

吳金部　洪

某屏逐之蹤人所厭畏省闥名勝相率餞行閣下
既以養親謁告猶眷眷不已既遺之杯勺又錫之
于書所以獎拂逐客者得無與世論異同朝兩年
心之相向雖切而跡則疎亦且何以得此於名公
可以觀高誼矣某兩遣皆在右省無一毫補課自

知當遂要之[illegible]之去[illegible]書
者當其當與否姑言者不自知所以合於國人之
曰可者為定其去秋叨此官未必皆合故首叢標
閣下行將居此官其皆合必矣合國人則可以報
國此某違拜後叅奉之倚

姜侍[illegible]

某屏遜身[illegible]不知海陸之安其衆矜者[illegible]得已
也望使郡主呈許舉為少郎難所尼常急流中錯
衢底漏矣尺寸則魚腹矣姑依沙磧已沒膝及腰

幸月明兩冉有小舟可呼遂獲全活人厭神怒之
餘所過披聲匿影以有挨舟之櫂不容不掣鈴齋
一見家賜之饋借之館命少府然猶有稟者今早
得一舟五十料又損漏衆謂其難於上灘不若更
賜指揮差下二十料者兩隻以無損漏為上大九
浙江在舟敝其大而此欲其小者幸而濟難險狀
遂下亦不暇計也因笑京城寓廨為饌飲所驅携
家僑寄僧寺者兩月又求言紛紛竟以一遂結局
而鄰之朋友併及為非池魚乎既去矣幾為江神

所溺今歲火大[illegible]知[illegible]幸勝矣火之
禍甚廣必都人皆得所居而後去者之心始安此
國吾輩凡為臣子者之心也然於不厄則不應有
賢史君之遇是亦一幸敢併以謝

真運屬　志道

某舊歲季秋之半過南浦執事迎之郊既至共極
堂振西山人[illegible]先生安在而遺書景決雖隻字不
遺凡平日過廢所得言論風旨歷歷記憶促席綺
聽如見先生也茲夏令弟智夫經從能言動靜知

已入京入秋聞報由故府登朝方切以為喜未幾
則去國矣又復以戚其喜其戚非一人之私也溫
公居相位未久而病及之公休服甫除以著庭召
諸公交書趣之扶掖其後人如此先生政府命下
而病及之曾不如溫公歲月海內主今痛惜其言
其存雖能行之洙泗之履千年後猶為人雖惜況
先生之手事關氣數於言者何范劉諸人云曾
得其入於先生之前先生以其用心之勞稍之又
以其立說之鑿笑之其屢[illegible]其力排考亭意鄞學

自慈湖絜齋來㕘觀爲意之以著說雖有不同
而用世不失其正然則此又別一種學也學之異
其言如此世每恨語孟之學不行令諸人無不究
二書斷剝厥功何如哉自西鶴二山去人望遂絕
不知更幾年而後生斯人經幾變故而後成斯人
二山皆人望所歸於上獨思西山不置其親得之
玉音云耳必君臣合而道可行使其尚存以上之
所眷敬者而又學足以同當世之故量足以合當
世之材其扶顛持危當不至此今爲惡者吞噬無

所憚爲善者星散矣所主人邪天邪此其所以不
恨其他而獨恨一老之不慭遺也其徒惟有守正
善道不等其門況嫡傳乎況方盛之年乎讀好書
做好人遺言具在受用無窮軒冕外物也時來則
爲之姑置之勿談恰值便潛夫賫之皆有書其亟
草數字以廣執事之意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十八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十九

書

董侍郎 槐

某幸甚獲同朝路雖累旬日淺而心之款曙者甚
至得之諸公謂深醇之學當在經帷古雅之文當
在詞掖今而上之則經綸之手也始所期者在此
秋風漸高上流最急見大夫無可使者上顧廷臣
獨曰卿可於是以王人持使節賜之對而遣之閫
下慨然無辭雖片語在廷有愧色皆曰今通材也

弟儒所謂入叢入細者耶某嘗至北關甘餞兩使
星入楚皆不遇而反未數日而孫蹟遂深伏閫底
自是了不聞近事或傳西淮小劫則益蹙額荊湖
得捷則又稍伸眉或又傳非雖也又謂來遲而數
少目前尚可支柱要之勿恃彼之不來恃吾之所
以自立者何如人之家有垣墻有門戶而後堂奧
可以安今處有破缺豈能高枕然則藩籬自何於
捍守自何先在提刑胷中必有全撫區畫布置一
自卑定使人謀處道誠則天意有悔時還報天子

巫遲蕃惟則前之所望經綸一世者展矣其儒不
用且閩人不盡識當世豪傑須試邑福之永福
議其邑人鄭君定心者汀寇迫邑與之共議備守
知其非近世科舉士蓋奇材也今為常德推官欲
望台慈進而抑擊之察其果有足取則收拾薦進
之他日有以自見於世則門牆上也
某十年前來去國多識中朝名人從安趙聽聲欵
心口相語今看康濟之才宜守國管籥抱正大之
學宜在帝左右有偉人在江左其何憂居三何公

遠將遠節使亦返故後竊聆偏歷諸閩皆有績效
則入為宜晉參法從方盤論恩則出非宜金陵猶
曰陪都桂府邈在南紀實至遠之又遠貴非傳者
皆曰此今風寒緊處雖宵旰不能無顧憂必重臣
然後可卧護向以防侵防交今曰防韃既過為深
幹之說若將導之則亦當倡為大備之說有以懾
之要之今所至皆宜防盜況侵與交本當防則吾
之自防者不可無宜備保伍之素蕭疎者申嚴之
又籍之素單弱者蒐補之皆所以為自防也況新

原缺

附韃猝然亦十餘年則結羈縻種類之心謹險固
隘之路又以吾所謂蒐補者共防之若事外而
不顧內則蕭墻豈不可長慮前歲鄂湖三千兵至
官與民覺不能堪今天下之不為邊者少矣邕
宜邕易以武守知有軍當知有民若但曰邊郡
則赤子何辜亦聞大閫嘗申飭之某善其善以待
郎之碩望重威如風行霜厲深謀遠慮如燭照龜
卜國家所恃以為金湯軍民所恃以為保障皆在
吳與心豈獨嶺之右而已左亦賴之某所巡會得

五嶺之二五府之一在西明甚結街之不同
者一字耳吾齒柄軸密贊實多既曰東西不能主之
一介嶠寶踏躋高遠乃自謙德發之某之遲鈍甚
矣留滯五載欲去不能夢魂逸山析閱未遂南昌
易地惟有控辭歸掃先塋此志已決不復作驪駒
當世名言妙義正學精忠宜侍帝幄其類此專
國成乎則某日望之某況草廬盡數謝施矣然於
以落第二義為謙自羊石望桂林雖分南紀而共
治實據上流而獨尊猶魯衛兄弟國也試觀黔衛

鄢州城僅四百第二將在廣城僅五百其老而管
幹者亦預大抵多而分亦薄況不甚多義同一家
設有緩急敢不抽那以責然頗其無而不頓其有
也嶺外素號產米古有升二文之謗其壬寅春夏
交入嶺界父老言去歲一石十千足升百文亦以
行都大飢遠來收糴所致既而嶺嶺以至二十
餘今年書大有升七八文此兩三日又減廣城如
此他又可知南雪不到地舊臘連三日深三尺老
翁謂書目未嘗見果為豐年之應使部亦然此宗

社之洪福生靈之共勞山草以身任幹方之責尤
切自幸得令諸寶時之好自公而不自僕昨既報
矣今歲查然焉不知可稍贖前愆否

與守馬郎中　天賜

某雀之門忽聆利咪聲不遠數千里走一介相
聞身則吾延平史君也受書啓誦溫乎其言歎乎
其恩施此意於閑寂中寧得勿感顧何以為史君
報哉士君子修於家修於鄉以為之本其出而立
朝則觀其議論於事君之際而治郡則觀其政事

於臨民之際固有未易全者然未有大賢而不能
全者郎中以科名發其身既過不與人同前之事
君兹論偉節既足以聳動當世之聽臨民自今日
始衆方相率以觀初傳過嚴複謂稍寬嚴於吏而
寬於民久而論定嚴者整肅之謂非獨施之吏御
軍需而恩乃行於民需而愛可全葉潜之令需而
糶於市者攸為犯鹺之令需而赴試士子偶犯至
庭又畀以諸既懾而復之焉故不嚴則寬不可徒
行觀未輪有不忍施於剝於民之語則郎中本心

也與實之正字許契之嘗聞郎中與實之書若為
仲能解嘲者豈亦欲去黨之合耶同出西山之門
論事固不求苟同言者既合而言之二賢乃不肯
自合仲能微露於君父之前實之不平其有狂者
固可棄之語大泄於朋友之際要之萬世自有公
論正不必爾近事如何僻遠絕無所聞畝畝之念
固有不能忘者

某舊歲嘗以林沙縣介卿珪姓名上聞兹得其書
謂舌音措書亦僅見欠若寬之一分自能陰續

觧某亦幸其有此語或可以自立此外則二吏侵
盜官錢其一縣流抑下其一就縣斷刺解贓償欠
蓋上奉府命下謝民怨也令刺者告與縣交通關
節䟽者從而和之於是邑人謂令能治吏吏亦能
治令而令不能措矣某竊料郎中之心甚乎吏固
有罪而關節亦才容通蓋將為縣辨明也然誣告
之詞不出於民而出於吏不出於他吏而出於刺
縣之吏其為挾鬪何疑使府父母也令子舍也吏
其家奴也子有父命以罪其奴而奴輙謗其主比

訶為父者所當察也郎中其必有以處此矣某於
令則福清婦黨之親也見其處家庭而孝處宗族
而睦處鄉里朋友而信一言不妄發一介不妄取
其信之父子之所以敢保其縣檢身已之必能無
他也莫邪於令之邑其卓立固在令之身而主張
亦在上之人令為郡椎細民為郡辦財賦君非有
以主張之則猾胥豪民交出而侮之既擡頭不起
則撫字催科其不交失者幾希林令可謂賢也廉吏
道當此至難槩然百論之至欲望台慈察其人

如某所言則矜儥之俾獲免曠瘝振德之俾稍得
展布亦邑民之福也

本軍張守　友

某恭拜雲翰寵頒風宜精緣好筆畫篋羅三珠于
前聚閭里而觀之此邦君之賜其何敢辭乃付敢
私來莫之誇均此衣被至仁之風敬以奉揚載諸
之歌尚能摹寫區區所以圖報者如此就有禀聞
農嘀渴雨隨禱而應使君之賜甚渥既蘇其渴又
過於泡山田無害所謂三洋潛水源淺稍晴則乾

去海近　潮則泡入稍未甚過也宜留以為調順
之備以副農民不已之望川瀆疏中必及此意得
稍霽數日孟奇特矣田家占一雨兩雨口之一
字全在使君一念此亦某之一一也拍案感悰併
儲面控

某迫除下小□□□至勞盼賜節儀非一其尤感
者分賜艾軒先生也光先生役事瀕零可念正獻異
之曰十全無產橐中貧盖其在日即不曾有林侍
郎戶持節兩路不買寸畝故無戶可立今版籍可

玟也獨有遺文在世而又散逸許久其外孫辛苦
收拾甫就適値賢史君下車慨然捐金鋟梓不待
再請成此一段不朽先生仙去閱一甲子而後有
此遇豈偶然哉其關係風敎不小某敢與邦人共
仲催謝之悃

某比聆郡齋刊先正條齋文集方謀有請廼蒙眞
札與巨編俱賜剔燈開卷不勝大嗇之快嚌昔所
聞佁庵薦其文誠齋賞其詩若四六則誠齋切取
而用之槩叔子餅黙柄以貽衆侍讀其麻制云琢

臺閣館冠皐伊之倫黙[illegible]及細論虞唐之盛際
聽麻口朝士皆服洪之精切蓋二事皆西漢全語
而不知洪召至都亦入翰苑前先奉內祠兼經幄
此一聯皆尙書賀啓中語也未兩月洪用之王言
其捷如此使尙書用南澗浴公故事居文字之官
又不當止此方滹默文功見盛時雖前輩不免相
資取今行世既廣其[illegible]又可知

某比嘗拜先正文靖史氏之賜兹又併誌銘諡議
合刻以爲賜諡乃張魏公筆豈容不廣其傳覩其

始末以知檜不早悔恨不已而默服文靖之先見
甚矣知人之難也此一事最可觀而傳與議不收
而紹興正論猶載之然則併刻之其有益於互考
者大矣昨得後村迺至史君所和讀邸報詩足是
嫉惡之意賢士大夫所同後村與蔣同宗寺同郎
省而不之悟且薦之西山而西山亦喜之檜之背
魏公與文靖而猶蔣之背後村併及西山之子孫
也後村今詩之情見矣要之賢者待人之意常厚
而小人之自枉其身則可憐也

徐仲晦 明叔

某甲午秋乙未春與執事聚于京時諸賢猶未散
猶未亡而國事以有可疑者亦於天意人心庶幾
有望焉每聚未嘗不相隱憂也未幾執事遠出入
人惓蘇名猶獨起俟浮湛班行每一遷則惕然懼
遷稍緊則懼益甚不得甚言則去此聖賢分明條
貫也求去不獲至頻遜去無足尤者歸途過建上
見灣閑所發策援古證今每出愈高無非憂愛語
[illegible]之[illegible]以不已所惜旬日之差不得邂逅吐所決

言者琟輸隆既問勞渠渠君謨解要官而後爲人所親洪容齋謂今人反是執事又反今人而合古人矣何故當倆以當推輓之過尤不敢當耶廢不應問時事輒固辭翰及淮西易帥事爲之終夕不寐且重有感焉于華之未無西淮也舉朝自數人外無不以此望之非獨一教齋今乃爾其所辯敗功獨不足以暴白于閒邪諸以數萬人守貢薄姥頼有此使其材與力眞足以救世難固不必問其爲彼爲此也善必福淫必禍用賢必治不肖必亂

此常理也三四年來所若所值無一就小小有志者亦然其闕而奪之者非獨一世大賢若志於爲善者多然況有死於兵若乎曹默記而暗數之無不然者天豈反常哉抑乎有感而回之者乎執事猶記端平之初乎上虛心以聽外廷之所爲咸辛屛息而不敢動姦愎側視而不敢議自外至於沂與邪內叛於襄與蜀始覺無所倚仗而向之不敢者交出矣此非諸賢之責而何與論既與而老成負時望者亦從而和之此誰之責天以生爲德豈回使大事醜類吞噬生靈絕滅衣冠哉必人道之常者復而天道之常者還則賢者得職國其庶幾乎某不足復用矣執事將試而用者顧加愛焉

趙教授 時達

某舊秋登劒之湖頭去城餘十里有傳示氷衘則郡博士也不以其嘗爲吾洋之辱而更勞苦之此意甚古既至廣文官舍則儲隱觀瀏猶高儷如壬申癸酉新剏時凡手所植所聚所引梅竹泉石皆相迎而笑似亦不以爲辱者豈非體今主人之

意而不忘舊主人耶某繼楊克肅太博者也冷舍與直舍爲佛廬所隔楊始通之而某廣之克肅爲慶元六君子之首節甚高惜其立朝不久且逐且死前此典教多名人某濫厠者三山任先生由御史登領量有點校二禮板本在黃實夫架閣當禁錮道學時所取程文前列有用語錄中字者諸生有請曰此等字朝廷近禁也實夫答曰朝廷令諸君不喫飯絲之乎每味此語理義之學與日用飲食同自今觀之食可禁乎學可禁乎其時之隨聲同

以何限黄之不顯命也諸生知而祠之者但曰闕
試闕耳近者陽湯升伯其學問議論器識足名其
家觀其通變策經晝世務甚精晩乃淡視世故恭
于死生吾儒之常或謂邑脉之助非也言論風旨
矜佩猶言之否去而顯者雷季仲參預也當其在
西掖時傅烈仲記題名取以為一記之光又榜廳
東一閣曰具瞻以祝其由政途而徑上來者遂指
閣為雷創殆借以為重匾匾則謂此郡元寮宏博
之標足為幙職重非徒宏博也參預也而西山之
學與節則可以言顯矣此吾徒所師而慕者也

一 鄭節推 宅仁

某屏居丘園目盡無來人曾謂數千里外廼有走
价貽緘者纏繞滿紙又知舊秋曾寓書西省相尋
而不肖已歸矣憶在減邊時四方書尺不暇答贊
者獨否既解此職來者浸稀郡荷寄聲雖不及領
意則可感君謨嘗為諫臣則人見疏為詞臣則復
見親蓋古之人皆然今也反是執事過今人而進
古人矣固為遂臣誰復觀省獨拳拳如此意適古

而感愈深癸巳秋抄聚于建陽入冬又聚于京見
持遠慎又欲去僕留而愧為時事日艱每見朝寮
以猶跡嫌為難某心知有執事而氣力低小不能
為軒輊既而聞已遂及今度其必能以聲績表表
自見劉夔塞風寒之衝正志士馳騖之會吳鐵兩
模無非偉畫諸公方將有求於執事不待執事之
求也顧相期待者甚遠入之家有藩籬有門戶而
後堂奧可安今藩籬如此門戶如此奈高枕而臥
得乎何以捍守何以尋理要必有方略而稽之古
驗之今要必有合者蓋時昔通德一年所得於高
蓋人物者亦可謂不凡矣願為天下愛此寶

二 順昌趙宰 汝廠

某過劍津望順溪四舍一見琴堂主人無從惟
有美聲滿耳既歸得樂津夫廷部所題步雲閣詩讀
之則主人胸次可知與記文俱胎入知閣之
所從始與其所以復律十二高詞三愈出愈
奇句精麗而意感慨此豈湯火中人哉其復興者
豈獨一閣哉世謂邑之不可為者誣也

閩邑之難者惟此每關官委攝多勉就惟恐不得脫有冐注而來者鮮見以美去况三年有成乎今旣及有成之年矣可以登班矣邑人上借留之請朝家頒因任之文今君不以爲淹與其民益親縣齋初心之詩益有以自樂然自當世之論得無太淹滯乎今之言宗英者非獨伯仲爲閩中瑞蓋當代鮮魚也給札之令當與長公接趾于秘丘矣某四禁之中立朝者三年且半其饌騶豈敢望王宇兄荷相予最厚去國荷相送不忍舍而少公又問勞其至家之後交以爲感甚欲附名於步雲之後而未能也敢祈爲天下賀寶啟府寮君如前所期

書

賀漸守 天屋

某掃軌謝客了不知戶外事忽有故舊來書者竊審開藩鳳城與春俱至某不覺驚喜曰豈非韓木巳亥歲乎何其適相符乎韓之後更幾甲子而有本朝之陳文惠每讀之一甲子其偶值者必自誇詡然不足以當之詩之者大監其人也忠信足以感異類則赤子可知鱷魚之爲鱷驅而徙之與捕而戮之雖有所異皆能使之屛息二公之文具在今將以此驗之使吏畏威而民懷惠其爲驅鱷也尤大獻納獨亮將有光于前二公矣是正當一巳亥矣某無補明時永棄逐使之無勞叨糜此國家仁厚之澤主上優容之賜每一食必生慙愧心因念與潭府不無夤緣非獨忝聯朝好而受工部之歷出經略之務而先大觀文擢使似期待之頗優今永孤此望矣因筆輒及之

趙西宗 希哉

其褧留京望羅浮數千里書筒不廢往來人里居
距西邱數驛近澈聲甚易如出處殊途何雲錦墮
前問勞滿紙則前日之捉筆自疑者淺矣大君子
豈以貴顯而疎舊交居畎畝者亦豈一日忘愛賢
望治之心哉鄉人多仕嶺外其來者言惠陽之治
至今無異辭所在官民相忱況乘以倉卒其不疾
視者幾希又世之好議論人者人鮮不躡其後今
也民愛而留之當路與朝家亦幸其留爲遠民主
其何以紓人心慨世論至此然則九士夫所至其

可拘哉必將磨蕈理之良勞則令茲領宗藩糾正
之尊亦識猜且簡願歸然爲一遺老其惓惓宗國
之忠又何如回首杏園將三紀人物蕭疎甚曠昔
過三山見城中外五六十人今立大功名惟陳制
書餘亦少存焉歲二之日楊廷播告以左揆位百
僚上者乃吾榜中人蓋幾年而後有此爲時多幸
所望以扶顛持危者不淺非吾黨之私也是日[illegible]
而居臺者亦二盛哉猶記甲午春李大蓮會同盟
于道山某少伯符兩月耳時新自遠方來不識中

朝官職爲何物既而推遷漸至危地則知其決不
堪復用矣今所望通材偉識入居要近共扶國脉
是又可爲同庚之光

與劉守　宏正

某舊冬率爾奏記不知道何語[illegible]臨蜕而誦
之蓋辱知於公者向請二劉所謂謹命令護根本
者非公對乎謂拓土與夾攻者同科此論甚平今
孰有及此者乎自笑未至師丹之年而多忘若此
亦其時匆匆去國之兆也幸一笑置之劒津赤子

[illegible]君之澤甚渥得同姓岩仲書云鄰外邑
[illegible]今人多說寬民而實急縣不知縣急
則民豈能寬公可謂得寬之本矣觀鄰城守備錄
封疆之臣極力捍禦而後全此十年前事也以後
來失之之易抑有記當時守者之功乎歎嘆歎嘆
猶有使人竦慕不已者紹熙甲寅存亡呼吸先正
忠節捐身其間禍且不計何有於福謚告煒然蓋
天理也某亦借題數語幸勿令人見之乃知寺丞
與刑甌稭有自來矣某族緒衰泠後生識趣嚮頹

有是仲耳房漆之始便掾之使前又奨而禱之而
桀前書猶以爲請其不知戶外事類此適與冗值

而謝療飾

某之曾大父之弟宗卿庭實字公美紹興初以宣諭使朝陵還對揚前其以所見言君臣至於感泣秦檜之大不樂曰公美自失從官矣又上書乞贖胡澹菴罪愈忤檜意出之使閩又推之使廣勍檜黨愈急終于官識者哀之澹菴還朝發其事者屢矣直氣見拒於權姦而流澤不墜者累世今監鬱

林州鄒盤龕炳者其孫曾也每見明公嘆世道之衰而慨然有感於前賢憤嶺官之黌而寮其能拔於儔品炳也其庶幾焉

孟運管 繼華

某頃亦知行幕控臨傾城風動欲造謁不敢卑騎訪存定出望外謙然癯素之風異乎所謂勳戚者也本朝母后多賢而歷盡艱難以開中天之業惟隆祐爲然宜其家之鼎彝圭組與國相爲無窮而先正侍郎伯仲始變而爲儒家非徒儒也旁參道

扣精造默諳水心先生不肯一世人而直以道許侍郎豈徒然哉閤下其嫡傳也以天分之高明又家庭之濡染其所得甚深所到未易量若[illegible]爲世服膺亦不鄙而惠顧之盖儒素家風有[illegible]矣敬嘆敬嘆

林竹溪 希逸

某比者嘗造謝不遇可勝愧仰侍論需南塘行實復齋誌銘未及尋納茲沐珍染謂閒茂實於端平有異論茂實賢者安得有此所不滿者端平之相

耳後付每謂南塘三十餘年一正字甲午乙未不年餘滌內制登從列始既有扼之者則後必有伸之者似若忘所主者然而用人天子之事而近世以恩怨歸之柄人此者不知此論何時可攻今狀云端平更化收用老成則上自用之是也其始云史丞相曰趙令第一秀才宜爲文字官其後云趙丞相欲挈而固辭史丞相欲處以清望官而不肯耽則後之据清要誰挈而處之乎豈非不能行其言不足以用之也其不識秀才反更之不如也此

或者所以疑其論之未平也高明以爲何如
某曩乙未夏同朝見建報至諸公相顧愕然見大
夫孰可使者閣下自握庭投袂赴之於大埸中赤
手立郡此閩人所共知也其去秋逐過建留三
日見其完好如太平官府矣初家非不知閣下三
年之勞而[illegible]者[illegible]兩去今入鈔錄猶幸因記驛壁
文得以寓遺人知識之意而不肖氏名亦附以不
朽專使賜寄遺以刻本懋之素壁讀者誦其文拙
其事枝苟[illegible]矣然可恕乎某與滑夫同遂令之欸

有所紀載懿美者必求時之顯貴者以爲誇而大
府同時二紀反有取於新丞之人得無與世異好
惡邪得無爲不祥者所累邪閣下不以爲累而稱
之稍過信乎與世異矣繼漕事者陳習菴也近聞
亦逐若果然則爲善者懼矣猶幸其未必然也前
之日有傳檢詳將卜居于莆門者皆喜不知何以
有此傳雖未必然亦足見人心之敬愛也

曾太卿 式中

某與長者居連鄉十六七年前漕官江西與法曹

傳泳之令武博王寶之游二君相繼赴漕須臺府
之招切聞公盛年分閫聲名赫赫起欲一拜無
從又六七年償邑債于福之永福始汀邵授浸及
其隣既調諸郡暨諸道兵又調殿旅冠視之蔑如
盜披猖遂越而殘泉之永德而某所領邑又瞬焉
岌乎殆哉未幾遽以捷告遂成陳招使平冠之功
問之則花帽軍也鐵[illegible]也此西淮制垣所遣也
非獨一邑拜公賜全閩同之吾鄉僻左號樂土載
白不聞[illegible]豈識[illegible]之頭事雖語之未必信迨目

擊其摐布以受其賜乃知屏衛邊方之勞以全內
地於安若其賜尤大柚手有年凡向所獎拔之偏
裨令有能爲將者向所拔綍之行伍其居者捍鄉
井其出者非獨有功於閩而江廣實賴之惜乎始
折於三京繼損於邳徐近又殲於定城而西兵之
精銳畧盡矣誰實使然言之短氣竊聞居閒雖鄙
事小物必親知之者謂其感髀肉之生忘蓮釁之
勞蓋將有爲也不然豈不能以[illegible]體自居於逸哉
百年金甌豈堪破缺凡搢紳者皆曰韃也問之韃

則曰盜也四郊多壘抑誰之辱督府宏開臨以政
地贊以卿月非狡獄之蓋留後之儲也然公未至
承之前有非幾行聖上之委寄隆矣廣建參佐時
行之搜羅盛矣養兵號二十一萬潰卒流氓之收
者多矣外幣內悌俱發國家之帑藏可計矣綱舉
州縣遺利江湖之民力可想矣往往其規模已成
區畫已定幸選聚紅之期將見冰合之候其必有
以副上下之望今公此行以謀爲職不苟殉不苟
異對上流而彼昔雄駆馳之舊趾巡西淮而憺前

日坐聚之遺民開上游畧少寬旰食之憂牢立根
脚毋墮罷虜之計本朝無戰功雖元老宣督其成
者少惟范公未嘗敗以今之形證言之實雖儻天
與人相應而事可濟禍與力相扶而事可濟是所
望於大卿將德光姓之性命有賴十三聖之神靈
皆喜貂蟬金印將焉往自陳制書歸鄉人氣沮而
令而後可以張吾軍之氣矣某不武甚所見紙上
塵言耳晚列于朝始知時勢之難户外之急方殷
而屋裏勸力行好事其不以關於事情見擯者幾

希切伏窮閻夜半起嘆靜擾一鼎遠近則同世獨
無管樂者手聞大卿出應時需又鄉友多辱葬交
如寶之潛夫仁者是也且稔知以人物爲念錐寸
長不遺拯介賓之進希賢於門下便洋羅致蓋非
以鄙言故乎是可以通敬矣又自疑於一出一處
之間雙翰墜前眼損特甚且鼎貴向用何有於衆
所厭棄之人之復歷如此始知高誼之隆益悔前
疑之過又令書之先後不君則我未足深計此頗
演吞山谷語也故借以爲解稱嫌婦病甚筆硯之

工奪[illegible]情緒作惡自拜賜後倒措四旬乃克
裁謝又言不宣意愧汗如雨數驛之隔無由尾錢
客後引歸光儀不勝纂作所愿竪起脊梁負荷一
世入運帷幄之籌崇建旂常之績則鄉黨小子與
有榮焉

鄭編修 應博

某已丑冬調選得一謁國子先生于逼舍旋賭入
贊樞庭屢犀賀裾及門而退明春還價福之永福
僅一年去則開綠尚書郎守扶風郡聲名赫赫起

癸巳冬甲午春又關選則聞召自吳且至偶賤蹟
見竄廢幾環于朝乎當端午初上虛心以聽外庭
所爲聲勢翁人亦恒不敢窺旅戚近習不敢窺
朝廷莫若使公至而謀焉乎持本根力護元氣
設飭備守事豈不可爲設北伐有議則公位稍高
猶足以爭既不果來而僕輩眇焉其間徒坐嘆不
能爭議者亦嘗爭然才力短䟽盡露一爲黠虜所
窺而前之不敢窺者皆彈徙相慶於是朝廷始輕
人主無所仗以爲安遂從旁才寡之不足與有爲

及前日之不若矣每念此一機未嘗不痛惜也右
悦議者始初知公之不盡而不使之協力其時適
公儒者審前修轍操至多厭外物軒冕至輕林岡
歷以徇人者最見公來治吾邑時雖窶坐强等村
叟里嫗老校退卒必與之爲鈞拜禮或者訶焉解
者曰此佛地位中人作平等心然非獨佛吾聖人
見瞽者必敬與下大夫言侃侃與上大夫言誾
誾非固抗其外以爲莊故善觀人者必於大者觀
之今議論已明二千石奚足趣家上將引以自近

可以覘其大者矣某之拙且訥尤甚於曩最者時
蓋天之賦予素嗇非月異而然中間亦嘗痛下
一刮然無補於彼不待遂亦去記登班初見強甫
參預自婺至首言昨屢欲相爲拔寄之郎中亦相
稱贊且曰榜中甚望強甫如德潤亦可望然齒髮
登強甫登宥府時稱之以爲衆人之望某若止此
矣其諾者可容指矣強甫既以立益見前語之
淚領某惟不肯風以郎中新伸風度獨甘泉
向上人乎始言之以爲他日于榜中之誇

詩 詠正 八偈

此去夏居朔軒在北關外之別墅欲走謁未果七
月既望忽一日作念徑前入門則吾石森立矣止
于峯如入牛奇章家應接不暇登堂則異書羅陳
凡幾萬卷如入李鄴侯室隨取帶有既乃賭鵝主
像冠細與本當閣本同如觀淡煙圖生氣凜然
與主人語良久則議論風生言發切問守准事幾
不多於今兵不多於今而戰則克守則固本未志
其信其有祖風烈益聽之亹亹忘倦自以爲是日

之遊甚奇後兩日辱遣餽扣問又數日而來以罷
逐乃知前日之遊既奇且絶矣然幾失之矣歸至
衛閱邸報則知復還輅闕旋長大臣幾爲宰士之
耘自此將位益高而任益重矣今之急在守備而
尤急於財下而州縣從自知其急豈知朝廷之急
以朝廷究而從與所遺而忘憊瞀塞其果能觸動
哉鋒相與上下其議論乎亦恐虛過日月也留腸
山间特承小車入訪再子之新進士修騎從以
耀閭里亦寵者匆匆出别不能尾餞觴者後悔仰
可知竊聞府公語人曰佳客且至邦人亦曰郡有
賢上幕矣凡帳初開無不相賀其素望已足服人
如此長者不以高科自居而盡事不倦所謂要路
在前而治民若此　公所以見器於其尹也近報
曾見否非杜門以居者所得知昨晚膳軒約欽金
鳳池無競寺丞出新謝事未入臺前一劄護王戩
明探報捍陸程其語甚切去冬捷書有邊事十全
之語何遂至此今諫有人臺有人康上下皆知汲
汲於爲謀所賴有此知素以世道爲念者輒及之

劉制幹 戊子

承七夕所賜翰言近事頗詳知棊旅月給頓增不
啻倍宜足以得其歡心又知邊頭各有新招而京
湖至二十一萬宜猶足以備禦乃反若是皇皇然
何也繼而郡齋遣示在維揚日所與循道書言近
諜浸急又所兵郡侯書非一每數數聞之亦如數
數與明卿會面何與人無月來得諸處書或邸報
則知果急矣和之效其速如此去秋見高紫微云
陳子華制垣巡淮西時謂枕籍者不止三之二有
門餘幾氏之嘆其時東淮自六合外所在猶晏然
近見報則云奪回被擄二萬人如此等語多有之
其生奪回者若此則他可忽言豈復更有生聚哉
兩淮百年之危誰使至此誰能救之所望於端明
制閫者不淺若彼果大舉而來則赤壁之二萬淮
淝之八千必有以大挫之則不復來矣若但曰閫
濠深塹此立維揚使彼有所憚設諸處皆危豈能
獨立以長江天造之險豈不如此新掘之濠往往
賢賓主必講論及此矣深籌妙畫非遠地所能知

當以捷書下之

舒泉教 [illegible]

恭頃沐賜[illegible]其所求[illegible]如[illegible]去歲[illegible]

試中之作[illegible]一年又新處如此可

與之[illegible]爭先矣一行作吏此事便廢惟鄉博

士爲本色官滋味亦多士[illegible]日有考評文字之

樂經指授者[illegible]不知得混華幾人今材在

惟師儒之[illegible]碌碌具位者不足言若眞有

學識矣能作成者其所奬拔人物有歷見於數榜

以[illegible]皆曰此共廣文之門人也間前此黃達之用

工夫甚多今[illegible]漸還而又有加焉甚善差補自

外人言之若不甚[illegible]在學校却是名籠非爲

周旋人情之物若難闕其一則請而不得者皆得

以有辭學中安得許多職掌不若就私請原頭處

杜絕當自[illegible]要始亦只是以情告之既自把得[illegible]

則士志亦定則三年間不費酬應不勞區處來[illegible]

既謂不欲更張則非箇中人者宜以漸去之教與

養並行非徒養其心若贍給不行亦非學校體而

今前學正坐此學以政言於此可以觀政矣

某日得尉[illegible]泉峰沐[illegible]翰未報尋使[illegible]再賜至詞

[illegible]如而又曰編有三講義瑩徹精密

自得中流出矣素學也應用治擇[illegible]書嘗[illegible]三

眛如素官也程文批抹皆有義味不負教且授之

名矣嘗鼎一臠不勝其旨少留數日得遂大嚼之

息又[illegible]決如之榮書局考其作成在人心而流澤

有甚遠者非若一[illegible]事治其事辦而已

也所報鄧雲從[illegible]倂其暴丁酉秋留衙

時鄧參預亦至爲因謂其人曾通謂前此屢上書

獨此番上書後自云這番下得着又見趙高齋之

孫云有鄉人陳子厚少請鄉薦連蹇不第聞鄧得

官遂作一書推廣其說儘至龍游送死然則鄧可

憐也陳亦可憐也使姦邪不得志天之所以愛[illegible]

士者厚矣某亦何心於繳還之哉此往事因來[illegible]

遂復及之

興化趙令 汝儀

某游[illegible]珍題不倦[illegible]意望甚錄示[illegible]

訓吏文激濁揚清監司第一義也西山所至以公仁廉勤飭吏習菴獨曰廉者非廉則諸善無所從入此自士夫本分事臚軒四箴至於廉則曰士之廉猶女之潔盡之矣嘗見士夫中有專以廉為誇者然則女亦將以潔誇人乎廉向上更有多少事自世之不能然者誠可誇也又見有餘於廉者每以言欺人自世之不知恥者言之則餘而戒者差勝也何必餘而欺哉某往在禪章見西山以內艱去國至府治趨傳其游息之處大書榜門曰十分

廉潔只當小善一毫貪汙便成大惡非特以此飭交且自警之辭如此則習菴之所以風厲者皆此意也然猶有疑景權臣濁亂世界皆曰交征且危端平初禁苞苴外郡壺槃不至朝士之門其他可知宜若不交征矣而危愈甚非獨下之人疑之雖上之人亦疑焉於是反思向來首貪之人曰姑為自汙之謀何不忍少恩於霍氏中間欲用其人則曰固知其貪欲用其人則又曰非不知其貪皆曰取其材云耳遂有使貪之說有尾生無益之誚不以二卵棄干城以昔之待武夫者而待余之士大夫何以至此賢者不能為國辦事使人主無所倚仗至於錄才而畧貪此責宜有所分然習菴[illegible]常道以爾官常者也廉者亦豈待飭特易見於衆濁之中所謂廉訪之察者未知其耳目何所守要必有道亦嘗見監司郡守之自好者初至必移文僚屬各洗濯以求知毋挾持而求為徐觀其所舉或是昵所密察或是交游故舊而疑且疎者非表表愈偉者不及焉然愈偉者世豈易得人但見其不

酬所言耳令尹毋以遠且疎自疑

漳浦陳宰 森

[illegible]來望高蓋舊遊數舍近欲作書相問訊或者百乘經臨可以面會乎既而聞已開新邑矣得覩令尹可為漳浦赤子賀其端平初見廟堂欲選才辦事每有繁使必曰無如執事蓋欲虛掌故學宮而復遲者為此耳閩中推鹽之役雖復命而不阿撫使俱往之騎徑辭命而不行與其攘臂抵掌以邀一時之富貴曷若緩步徐行以激賓廷之士夫

邑與民最親最易行志朝有所爲夕被其利簿書
鑿空之數甚夥更賢守輕減而科罰逖少令竹溯
尤費而易事何止一分之寬可行撫字之志邑有
東溪先生高彥先新康中同陳少陽伏闕乞誅六
賊者紹興間以直聪死文公守漳祠于郡庠贈官
得請録後不果別節有學曾祠於縣庠否其後有
人否訪而祀之是以風化之助教事不以比肩縢
而大夫爲崇祀勸民如此官職是命中帶來者獨
之幾爲而本及爲者何患其不爲哉其杜門倫咎

其拙訪尤甚於向時每憶癸巳歲良月上澣日至
京後兩日冰山頹局面一新而執事至之日亦同
今思之眞一夢也

永福董宰 鴻道

其距高蓋一牛鳴近偶閱報見當路選令尹以碑
書上深爲贊喜既而聞百乘開邑政與教兼善又
以畫簾之暇尋擘玉峽舊址於五里外捐俸而亭
之援筆而詩之山川添顏色矣世所謂鼎鑊者抑
何材刃從容及此因詰之自未來者云峽古矣三

紀前當尹發之漸湮沒舒尹又得之執事始大
發揮之得非有待於宗派社中人耶其在邑一年
非不知名山水凜之爲作意歸止若有勸由之
者辛卯歲人日偕能務家一至方濟寺觀所謂龍
尾泉所謂水懂者亦寄書誇時八年如萱學堯每
念此邑二十年閒前人凡四至無滿去匪啻前人
爲然以故滿者白首才始而執事今纔之若與江
西諸賢有緣邑之民力農務本無甚貧餓老苟冬
春之交米不甚泄則肯貸米借用可無貴糴之患

其大夫士最多洗沐而文好禾義特法以議其上
者以服其心則亦帖然無譁故民與士皆美俗也
一永之諸過矣二縣不甚難催惟停之經總郡之
係省縣之俸料總出于郡向不減分多是錢又半
楮極充裕既減分又全楮頗難辦然亦未嘗不可
辦壁以全楮收以中半解則其難矣今版曹給帮
緡俵下有印然則有解發俸與邑之責可輕然不
知係省於何乎出俸料又於何乎支其必有以處
此不知他日更有改變否方以談風月爲喜聊又

又此可以別利器於盤錯中矣邑士黄光晉持賜書至誦其詞旨温潤可愛可感也答書與序此此兄能讀其父書不甚至假室者之善行之綴又

拜卅

某舊夏辱賜啓未報而長日至之施繼之辭曰憂患相仍忙絲作惡何爲廢禮至此敬知罪罪亦教讀書軒詩與溪莊圖詠且誦且喜執筆居有以樂至則必葺里門與漁樵游固宜有觴詠之適据案與碣發對亦不失琴書之趣其胷次灑落爲何如

某向者理頭案架纔日縣齋不能作浮伊一聲況知數里外有梦玉峽邪於賢者愧焉怯稍不敢出戸限一步絲緣再入江鄉得爲溪山堂中客開圖熟玩於賢者羨焉二詩少見意幸一月棄去之

寧都黄寧 敬

猶記未遂前有東南士自蜀還朝者具言悅齋兄諫疏持示僚屬甚嘆息當悅齋在朝時狂飈進不敢造請今諸老凋零盡矣執事其愛婿也當益學其議論本末當世有觀焉莫難於邑裡輕而責之莫易於邑朝有所爲夕可以及物以其難行其易吾輩事也十年前壯武使邑雖汀贛交接之衝盬子往來猶無甚害污吏與盜氣相値激作累年今幸稍定而更摒靡常良費與復賢令尹適當其會拊摩與經理並舉幾於重立民社然城築所以衛民而暫勞永逸其事頗難此宜臺府之所主張乃或不然某已於劉丈前中力言之恐閒冷如冰不足解紛遂扣潛夫良中於金門中又言之潛夫謂向於悅齋坐上曾奉從容也實之正字亦許作書而來使告行甚遽或未能待要之太史之泰和竹坡之廬陵當家縣譜皆於江鄉得數則今之寧都必無其他恃有此耳

羅源林寧 林子

某昨承賢者還自京暨赴邑嘗辱過訪且袖高文爲貺顧疇昔聞名諸公間屢交不可得者乃一旦得其所欲且誦且感然往來俱匆匆謀一款語不能款狎敬琴堂亦未能杪夏得伯昌金部書知計使王都承建臺初首以京狀薦此公以揚激爲第

一義借執事爲四十八邑之勸豈徒欽我琬而閒
有拔薤之舉執事仁者之勇方將於不容已不暇
爲身謀豈料以此餘訕譏之知哉了齋嘗言學者
須常自試以觀己之力量進否易曰或躍在淵自
試也此聖賢學力也然則執事之進未可量也不
得罪於巨室與大姓侵細民者必治二者並行而
不相妨惟其理而已爲政者何心焉政與教俱善
上與下俱獲非特彼之心服併與其口亦然矣國
者邑之積則其自試者將益大矣適在山間爲首

丘之計使者索報凌遽占若惶恐惶恐

何判官 士頤

某就有申寡偶數佳士友來訪以鄉民艱食甚急
頗相責以不能白之郡竊料賢史君所以與僕府
討論者至熟特外人未之知耳蕭土狹人稠雖甚
豐年僅足支半歲之食大率仰南北舟而仰於南
者爲最多春夏之交又仰二麥以接濟去歲二洋
不爲甚歉而濱海處爲鹹水所傷亦不少又麥秋
大不及常年今山谷之民尚足支一兩月洋海細

民持錢入城入山者無數不知大家蓋藏可支得
一月否又不知官司倉廩可支得一月否又不知
指廩望新可挨得一月否饑饉自是民間事而所
在多以責望之官府而爲長吏者亦當之而不敢
辭非特利害相關亦官民一家之意使府區處可
得聞乎歷粟所有不患其不出必自外而入者乃
爲上策向者嘗爲嗣歲之備至是上吏待輕齎入
廣搬運以來去冬亦有發乃目者而官司莫如也
若夫責吏督牙儈厚旌給糶雜征允可以勸誘

其來者及今宜以與寡當攻行之非徒拖案皆具
故事而已不知吏儈今所都者已入港將入港者
各有干少猶可慮況無乎此所甚望而未可準者
也若在官之可準者有二倉焉曰米則義倉乃人
戶隨畝一石外例納一斗寄之官倉以備凶荒濟
隣里者也今人戶但知輸納不知其爲自己樁寄
之物官司但知受納亦不知其爲人戶樁寄之物
然而人士之識者知之官司之清明者亦知之苟
皆知之則當饑饉之時其可不捐以還之民乎今

非遏也糴也若急時猶靳而不糶則此倉不得爲
義矣前此多積壓不動遂化爲朽腐或私移易則
有之若深糶則曰常平法重也中間賢守亦有出
糶者某昨試邑永福見前令每當水旱必發義倉
以其糶價申倉臺照會未聞有駁難者嘗親行
之矣豈有縣能之而郡反不能之乎今積久者恐
未敢動且將三年內盡發糶可乎此亦新陳相易
之本法甚善常平賢使者是可保也曰穀則平糶倉
所在有社倉近來賢守令多創平糶倉而此邦則

自曾任於外此法意所望於後入者甚美而其弊則士
友之賢者直欲罷之且先以其美者言之以錢倷
價還時價而糴於新熟之時暨糶於青黃未接之
時則如其價不敢增價主出納官提其綱所以防
吏姦者非不至歲歲如是豈不甚美以其弊者言
之增價求糴有重費請錢與納穀皆有費其病價
最甚姑寘未言而士友以爲病民者早禾方熟而
遽糴則市價不退價無所陪貼而科之佃戶則民
代受其擾閉各而不散雖散而不均糶之價多於

始之糴如此類非一熟知其有大弊乎此倉本爲
民設不知官所擬以爲軍糧者安在而歲郡給於
足不知所資以稱提者何謂而時借充於是糴本
既有移動而連秋罷一刹捲取其租以爲填補之
數則此倉初意果爲民乎爲官乎倘受其害官受
其利吏與卒皆有利而民之需實惠者幾何毋怪
乎士友之紛議也謂宜盡數篩次發糶其價比元
糴姑與量升斛以何曰之時與開倉給散之時皆
須選清強官實有志於民者俾任其責則吏卒之

弊必可革矣甚凡官府之儲常時貴尊而有事之
秋其情實通所在宜置既無向必以寄居及士人
參其間正爲此也今招船之說雖官司固已舉行
亦宜博采籌策勸分之說雖大家所存不多亦宜
見之曉諭使百姓知官府所以切切懇懇者如此
發義倉積年之儲與平糶倉見在之數計其所有
以時給糶無虧於官有濟於民使百姓欣然有望
義倉之賜而曉然無疑於平糶倉之意迺劉開鎮
當歉歲必禁種秫必禁造麴又如陸道之與阜[illegible]

抵接處水道之爲溫艘透漏處雖隄防已無及亦
不可不知此正細民飢溺易爲之時官司力行好
事之際顧恥然何足裨幕府末議姑以衆所欲言
者言之過閤之頃亟賜數白則千里幸甚

賀總卿

某伏以新元端月景象精華恭惟都大寶章太監
英蕩宗嚴從泉流衍帝眷神依台候動止萬福某
奏記明臺不敢效世俗浮泛首告瀆貸某卑遠本
無中朝想端平之元偶寘于列時老成畢集而閣

下以不可及之年秀出其間嘗與今徐貳卿直翁
相階從於齋宮把其議論無一點貴介氣心竊敬
焉既而見避權遠勢斂然晦影泊然湖山外則其
高不可尚已嘉熙之元孫蹤浸危時諸賢畧散而
閣下以再入之英益挺特其間嘗一再承接人方
爲不肯愛之獨聞陰扶密護異乎衲人心竊感焉
既去國後每傳到榜帖則見策儒林查名牌銜
有寒畯所不及者又傳到奏篇則見忠誠惻怛箴
議偉然有諸老先生所不及者然則觀都大寶章

大監之所卓立可以覘王室之未易量矣稿歷清
華跬步禁路自詭于外把節徑行問永平監歲鑄
之鏹與都茶場日印之楮爲孰多一歲之鑄不能
二十萬一日之印殆將倍之虛實相權如此國用
可知抑何以爲救之之策居時也頋世否又有大
此着臣子均此念況與國同休戚乎某見謂樸拙
分甘永棄聖恩天大起家將指哲圖報稱顔十一
路皆在臨照中閩其一也凡有可以敎詔之幸毋愛
于言謹劈牋殘拜手西嚮致禀遣後且賀且仰之

意再晤未有期愿言順乘青序勖燮黃庭晉膺柄
用以棟宗社則拳拳之禱

某首春瀝敬記府竊自意蹤蹟睽違之後或以挨
匆取疑則惕焉而恐者久之未幾旋領報翰竊詳
詞旨問勞之溫有輆記綈袍意則又躍焉而喜者
久之于時使軺銜王命自番入鄂考覈軍實方治
行不暇而諄歷若此安得不益喜且感繼閱邸狀
恭審增華使星正位卿月盡總賦輿之重仍兼治
鑄之權委寄可謂隆甚盖竭天下膏血以贍養列

也之衆而填以老弱塞以虛籍者有之歲費百萬
緡乃鑄成十餘萬之鎰而洩于外夷蝕于鲊銷者
如之此二者志士所共憤慨惟公照見病源使一
兵之糧眞得一兵之用則國可強而民可寬使鑄
者之勞不爲耗者所勝則銅猶存而楮不孤顧何
以得統戎者之心而使之交以國爲念哉又何以
懾姦黠之膽而使之知以國爲畏哉明公其必有
以處此泉流于地馬騰于槽歲績登聞則冢宰制
國之權與也某將滔圖以恰當一考歸田勤念未
免再祈閩中今春貴糴窘甚幸麥與早禾繼稔否
則殆哉且連歲非甚歉而市直不退者以邊方失
耕種仰內粟太重耳聞今講明屯之策又雨暘皆
順風塵不驚其必有收則裏地其獲少寬乎此皆
明公所以爲國謀者也受領着速矣秋防以上流
爲重近有傳大閫欲入覲此未必然顧今所祈者
天意耳亦須人謀交善以應之凡爲臣子宜同此
心相望二千里何時會面吐此耿耿某比飭措攢
以告至事總統之禮宜然荷慇札以申好恃同朝
之舊敢餉熏仁不鄙應答如響珠駢玉儷之肦爍
乎其文鐵畫銀鉤之㴱懽乎其意把玩紬繹喜可
知已厥今供億軍國大計而日課實用者莫如王
人聯按吳蜀大勢而獨當隆委者莫如上流明公
春秋盛而才氣全規模大而識慮遠奏最見效足
以掩前諸公𤁧上顧憂矣抑猶有進於此者殫膏
血以養兵則兵宜強而國亦強今國既貧而兵亦
貧何也造楮以佐鐵使伊剔而爲今之相搶造楮
外能一日別撰一二十萬緡以代楮否欵寬民恙
國必自兵商量始兵以少而練之精以實而足於
養則兵強而國亦強不然數愈多而愈不實無捄
於國與兵之貧故今之軍實惟總臺知之而給餉
餉者相業之始他日將於明公有覲焉近有傳到
余義夫貳卿內引劄有慷慨入蜀之意頗強人意
又見報狀李長孺貳卿在楊許便宜從事所以委
寄之者甚重聞哨騎亦有至者若更寬得一兩冬
得做實工夫則國之福也中外臣子之共愿也某
所領地最僻遠初至時水陸冦皆自外至又土俗

以剽掠相尚今皆稍寧帖又歲事得稔不然則郡
計亦立何以支調遣其幸而無疾呼急步之警者
憑藉使天之賜甚大敢兩鄉以謝

福建趙倉 綸

某比承使軺觀風一出雖曰奉秤楮之命而常平
使者所至正當青黃未接之時糴糶行哺嗷衆又
當椿留義廩之時指揮中嚴者屢不發則失民望
發之則非朝命此其所以難也既發而奏殆與汲
長孺同意全活甚多又與富青社同功循行原濕

至于海隅盜行也其有補於民命大矣可賀近頒
降新楮至使司名曰糴本建民相驚米舟不入城
市價頓增長遂與守卿同曉諭之乃定舟雖至價
未退要之上四郡猶稍有儲藏下四郡不無望廣
舟赴試來者言都城米升六百舊會似更廉於外
處所慮處處皆同則和糴不貽閩人之慮矣豈不
大可賀乎

某前曉得永福黃令㮣書以常平事獲譴於使臺
亦嘗畧爲稟控然未能詳也某庚寅歲試此邑始

至則米升廿四文邑民謂未嘗見幾至絕糴者一
兩日遂發義倉出糶且發且申以解倒懸之急然
後知常平之爲有功也是冬遂以義倉所糶錢與
社倉所椿錢收糴以爲來歲備請于倉臺時史端
明爲使者報之曰若能收糴於外處乃爲有益其
爲邑民慮甚至端明知三山產米之不足於食例
招糴于廣欲邑做此行之卻未知永福山邑亦爲
產米處只產少販戶謀利撤載入州纔及春則內
自食因某遂再申以內之米只得納存爲幸若外之

米則泝灘難入且難恃所以急急收糴者如此端
明大以爲然然散糴亦良難明年邑再荒某以憂
去權官賑糶亦收糴之助也今十年矣豈謂今春
荒最甚升四十二文眎昔幾倍之黃令權宜就義
倉借錢收糴所欠者亟申使臺爾今亦自知其非
矣渠有公劄申呈欲望薰然慈仁亮其心而赦其
罪則令與邑人之感同也某本不識之去秋因其
來試漕闈且於楮櫝中見其書擬甚可觀則知王
留畊在江東日識其材遂呼以攝帳管也某去此

邑後令之賢否無不知今自邑來者皆稱之又區區鄙性每見其人之賢且材則敬之愛之或有疎處則察其所以疎者何由若其人之不然則嫉而輕之如不欲與之語或有可取處則又未嘗不幸其能改也若黄令此舉則賢者之過之疎也某只歡爲著一二語因記舊事不覺覼縷

鄧武朱守子成

某與史君俗聯鄉粹行美譽聞而知者已深今仕同寀見而知者尤深照据峯劍州縣文移多有不

甚愜人意若惟使郡區畫井井其有條每謂邑得一賢令則一邑有所恃郡得一賢守則一郡有所恃而邑亦在其中顧如某之拙且陋而念慮未嘗不周匝於八郡四十八邑之遠獨西望撫川而無所恐者以太守賢足恃也區區一出既入治境田疇闢禾稼茂勝於前所謂觀政於文檟中者多矣抑亦知某所以來之意乎朝家以命脉在楮欲凡共王事者交出力以扶之若自今春觀之所在艱食強糴之風此過彼起極費區處況敢言秤提乎

今晴雨皆順食新在近民命稍定矣而邦費支吾極難則關繫國命者旧與奉行亦臣子之責也有以教之使得以復于上惟賢太守是賴

游侍郎九功

某舊秋過通德捧刺未及門而杠騎已在郊罐客留僅一夕且半而侍拜者三蓋自甲午秋鹿寺屬僚後乃有此豈非一日足以償三秋別抑之懷乎于時亦知屢召屢辭辭激進則可以出矣茲拜眞除之賜又知請至于五而四章之趣未已論思啓

納必老成名德乃稱某三四年間頗見有不自量而垂涎此物者惟義爲之徐毅齋以常少遷冬卿不拜只繫舊銜朝廷遂以他人填常少使之不容他繫然竟不拜而歸吾閩則老先生自四明召入秦班朝過江則夕内引可也乃力請徑歸此二大老者可謂高矣年來所見僅有此時事日迫非人誰扶上方虛心以待老成出而有濟豈不勝於獨高乎非獨天下望兼善之賜亦某所望

蔡覺軒

其前月朔一出無旬乃還縣粟亡補所自喜者將
至東陽識令李令君至考亭又屢聘君訪馬溫卿
有道者之容文公之所付者不苟矣至后山已晚
容舍立談匆匆甚明最慨謝庭宇雅潔顧瞻久之
此西山翁與節齋九峯三先生之居今聘君令君
繼之昔賢偶在一處講論終日猶曰不知暮日曾
有何人於此講此事今環堵之室而天地萬物之
情圖書象數之妙凡羣聖賢用心處靡不究以至
陣圖用世之學靡不周蓋三世百年矣而潛心盡
苦用工益深他處有此否他家有此否昔者諸老
先生皆嘗造門固有越千餘里至者其也何幸見
賢昆仲於此徘徊君不欲去者又之還司甫爾又
沐賜書皆以言也歐集消果之貺甚珍何必爾賢
者之惠不敢辭感荷感荷微物匪報惶恐
其家居時則知仁潛齋創建安書院將至建得其
書則曰長斯堂者非覺軒不可求固於范公西
監事以請而覺軒不之許今琴作之成有日而賤
蹤遠去何其特不逢邪猶幸人一來得謁西山

先生之居與賢昆仲語移時還司甚欲奉邀以致
朝夕考德問業之益且聞覺軒亦有意焉而卒不
遂何其重不逢邪文公之徒凋零殆盡近其居而
親炙者覺軒與莊仲也若夫行成名尊而勤苦著
書無他嗜遂為四方學子所共歸獨覺軒一人
而已文公之所囑付者豈偶然可為吾道賀三帖
[illegible]書數語其後亦僭矣其將括圖功四恩易
[illegible]數日即行歆走介語別來論[illegible]拳拳亦足見
[illegible]相與之至情竊聆從吉之期在夏初諸生引領
久望其必惠然以母孫潛齋之祝蓋欠整頓處甚
身中間子與徐兄所以責諸生之不立志者誠然
如安不受何所以須煩覺軒一來使義理與綱紀
[illegible]其心服則事事行矣子與甚樸茂嘗與趙廣
文[illegible]之時諸夫真兄勢覺軒所界書相示所以評
[illegible]朋友能聽其言覺軒所舉何負於書
[illegible]文計日以待名儒之臨惜其不及預其
閒[illegible]三教官一三山之吳二皆大族若樵洋
之賢得於友閒一見而友士親仁之美則實於覺

軒得之感感比蒙示教以困卦之義君子豈終困
蓋深爲潛齋致意潛齋豈交結者哉前賢受誣有
甚於此所恃者其自立素有以取信於世耳夫奚
傷聞其初見廟堂歷言天下事盡薦當世士幾於
空臆者募近與潛齋者說他日自爲之自行之可
也覺軒以爲何如幷來建遲五閱月不獲與潛齋
同時又不遇覺軒于書院豈終無相遇之時邪噫
紙帳然洙泗之門曾子年最少故能衍其傳於後
輌也若最遠今所望於覺軒亦然愿言爲道珍愛

蔡知將　抗

某日若一出擬至后山見明府著作遂平生愿識
之私且爲鄉民致一飽之謝將及建陽則執事至
馬蹄高居猶一舍何以辱遠出乃知恐車卑取武
處則遂殊矣此意尤可感而區區億見賢伯仲則
本心已盡過鋪前有老宿相謝問之五十七都也
至市前又有相謝者五十一五十三都也前者遂
回後者姬至相距無里許何不合而來私切疑焉
既見堂長則知兩處鄉民一則不欲混羅一則不

欲分糴非獨爭食蓋爭氣也若榜曉稍緩片時將
立見鬭鬨然則明府肯任分糴之責使鄉鄰頓解
分爭之禍此德甚大賢者所居晉之鄙薰而善良
者幾千人豈特切鄰而已薰而遠與近多與寡尤
可以驗德矣某前日之出本是裊行都成兩行六
月兩豈易得遂獲巡視禾稼早者獲而晚者茂何
息如之又獲見元方與季方何大喜如之學固所
以爲已然用之則行達則兼善聖賢亦然以三世
之積學而發用於執事之身當於襟之暇當講學

之儲少需歲月其必有大可觀則德之所及者愈
遠愈多矣此還司日沐賜書甚感甚敬端飭拜啓
僅滌師如此勸糴之謝具見公積不敢多恐咈雅
意也不敢廢少存公禮也若忠惠帖一部折酒新
杉廿千則朋友之少白見者併幸一粲某與建人
別不能無情欲與賢昆仲語別不能此情何如此
沐賜諭遺以香與布謂可爲深衣端坐焚香讀易
之用感意未能報拜翰再賜曰其以深衣之副也得
非可以文可以武可以治軍旅某此行其在戎乘

聞乎自念雖無兼麤細之材敢不敬體期囑之意

朱總卿 鑑

某有族人名之泰尉尤溪居韋齋吏部先生之寓舍每坐起必慨慕遺蹤拜南溪祠志推考文公先生誕育之地與其事蹟以為邑之誇其族長丕甫見之曰吏部生文公時遣人報外家祝氏乃在邑日所書豈非一大千照乎某即於侍坐時見之乃蒙遺今第運幹持真帖見示乃是建炎己酉十二月初攝職官于建閩虜騎自江西入邵武遂攜家

上政和五月初聞龍泉寇至又攜而入尤溪至九月望日而文公生書言寇擾倉皇事甚悉其僑寓兩邑皆舊司警處亦足見其得人心而於鄭氏尤繾綣焉距今一百十有二年墨蹟儼然如新繼又蒙丕甫與建堂所刻本見貺且又得拜觀福系一帖吏部知文公於八歲秩蓋自尼丘庚戌後乃有此光氣之會豈偶然哉此斯文之福也天下萬世之福也豈特一身一家之福而已哉謹再拜謝隆施併以祠志一本遺墨一卷申納幸目其至

葉郎中 箕

某舊夏秒舟行循邑江而上望之鬱然而深秀者蕨境也有一世偉人在焉此西山翁所謂該洽潔修為國竭力既露奏於立功之日又辯明於吏化之初者此端嘉間出持麾節入直粉闈天子許以繪用且駸駸禁途者乃今尚懷太守緩夷猶第甚欲掃門致敬又自忖念謁焉庸虛何以副鄉部父老之望民疾吏蠹非一心兩耳目所能周正欲求教焉迫於行役不容駐艇徒右實邇人遠之歎詎

襟不鄙誨函衔臨每誦辨式如絕鈍不敏何令親秉國宗教之薦則所乘欣者陳仙尉之薦則黃建寧所得於帥而互舉者以此復明問可乎王賓之正字前月自建還云將過門請見果踐言否區區竦興已深可援此例否嘉泰甲子秋明公以盛年自安溪簿正持文衡賓之與某甫二十一二今三紀又兩年座主門生皆蒼顏白髮固宜衆人目望史君之來曰此吾邦發軔者也且出西山之門者也某是時與賓之迎于塗指試闈道舊事為笑樂

又將以西山所未及盡用者爲公祝恩珍愛以當之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菴方公文集卷二十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菴方公文集卷二十一

廣西按察司按察使族孫良永校正

廣東布政司右參政族孫良節編刊

書

王提刑 辭

恭蒙上狀象賜之頗論國事邊事無遺又謂以武臣束障不緩急處反不如書生死封疆之義如浮光之變隨而將死者皆是公復舊乃可與論則前所未聞者識趣奇偉如此既而知爲商霖篇明之閣孫循寮妄有所自來方切欽歎輸寫示以奏議目錄與考亭語句公生晚不獲如昔賢之拜床下讀其書論其世必若親見然拜賜多荷

鄉守項寺丞 札文

其昔者幸甚同朝望而知其爲端人正士也丁酉火後言者設爲防禁其時謂公議不可遏必有嬰其鋒者楊丙燈對閣下其首今江東漕楊棲夫之皆其侍立時所親見者天度何嘗以爲忤言者拈出以爲功於是乎相踵去國矣趣夫既召而復出閣下將召而改補或者一麾一節其猶可效力於外乎昔賢之可觀者非特立朝其補外亦侯

德夫與閤下皆阜以材行稱必不孫一州一道之
寄而其則勉焉者也蕭素號易治易辦迹乃客東
如許簿籍走弄而經賦失往往病根在此經界未
能遽行安得整頓版簿一番使之不至大而愈失
乎區區之說如此盍催科誚峻交以爲言而軍儲
不急則土人來必知之惟賢太守德意易孚於入
物必有觀感而化者儒者之效非俗吏所能及也
其亦非能裕漕計者丐歸未俞行當再贖懇得身
率子弟以奉陽公教令則奉奉之願

某冒領郡符實責於鄉人最多方在扶拭者閔惜
者不能歷則曰此使者之責也豐歉者關攝者不
肯來則又曰此使者之責也入春飢者閙而責愈
甚而責之深者爲最甚其望望賢太守之來何如
上已前一日以閩郡守内校某之責始釋其甚不
在於父老後方歸時家家皆有不自保之憂縛懷
尉權縣而定錢權軍至而又定衆人家欲糶之時
勸之不甚難稍定則稍難愈定則愈難來嘗登門
人人而求之其不難也者幾希皆侯與恭脚俱來

二麥大稔被野如雲海鄉流移悉歸舍新其接濟
多少人其濟弭多少事天之賜也侯之賜也今自
四月半盡五月尚有四十餘日亦未易過有不容
不求之人者既藉官司之力以鎮壓細民矣不體
官司之命以糶濟閉至可半去歲排歎而失粗也
今非請以與人也石糶三貫有何不足而猶閉吝
乎猶求多乎人生五馬貴乃使吾邦君下車未不
得一日伸眉既以軍食爲憂又以民食爲慮亦緣
土狹人稠雖豐年無半歲糧全仰廣舟給之來者

既歸少内所有者又殺減又緣措大家谷食不多
非如江浙家以萬計以千計者皆未也今家有二
三百石者甚可數且半足糠秕而小產尤可憐又
緣士大夫家當收租時多折價至春夏間無以爲
當室倡交相議何曷城郭猶可村鄉最難信拔荒
之無良案然亦當盡其心建勸間計鄉都人家既
產户抱認分糶其來已久福城計坊巷人家亦寄
居上户或出米或出錢認糶已一兩年如此皆賑
以爲當然前人最宴別無利源司幸價長鮮㵒昂

思其於勸分認糶之事殊未慣習始有以官司為
玩者今亦漸知畏矣勢得[illegible]惻怛之意行之當
必有感懼者今歲春事登占五月末六月初早禾
須熟入市者則所謂四五十餘日其實難過者一月
日耳距早食漸近人家蓋藏不患其不出猶有新
者尚得其實則當措置以警其餘非獨得罪於
官亦使之知得罪於鄉井之為辱也尋常有新急
安令令薦鷄者收甲耕鄉民歲平糶而宗族鄰里
之償不啟甚而今春當處微發而此境獨然若今

力也城之內外有及其數或亞或半其數者對入
要分疎有不知分疎者士大夫亦或各有見也今
且相扶持到早熟則稍寬矣恐早谷其價猶高或
不下三貫奈何灣澳去處且防搬洩或又謂境內
山窟海濱有仰二洋之早谷者一放過則去而之
福清之東城者不可遏矣近年洩於近處者何限
繞說官放入平糶倉則曰新熟能幾何其貴自此
始士之不考本末者唱此論而五廂居民咸被其
判者亦從之近連年此令何嘗枚得早谷而谷之

貴其來易與俗入盲也故防搬洩其一也向來
仰浙此州既北又不應又南[illegible]少接諸上巢既
不可恃只得就寬書闔上四州產米最多猶
禁種秫禁造麴禁種柑橘禁造養魚蓋欲無寸地
不可耕無粒米不可食以產米有餘之郡而防虞
至此況歲無半稔今令興化縣田於給秫糯者
入城者不知其幾千諸仙遊縣田耗於蔗糖歲運
入浙淮者不知其幾萬壇蔗之妨田固矣可一年
不飲不可一日不食上四郡士民之論皆同而[illegible]

有不當問者此與[illegible]在細民而不在士大夫[illegible]
故禁糶難其一也惟賢侯留意若時知歲之有此
流通則無此矣要之今歲雖熟而糶價未必[illegible]
平郡官告諭查戶隨高下認糶則至期有不[illegible]
者令並要熟匪獨吾州諸路皆然又二晴一[illegible]
在昔同上夏日太史占風主豐年分野[illegible]
相來兩浙處皆給祿特民命線國命亦[illegible]
雖楊歎端來有天下太平字郡不受蓋豐年[illegible]
此行必此

趙南宗 師聖

尊舊春行役道宗郞學迎且送教且食盖三紀前
絅廣中[illegible]堂後乃有此遇道學之懿[illegible]用該備外
非不多歷於方面內不獲盡行於朝廷屹然爲諸
老嚴而節愈嚴力愈疲殆一代氣骨所繫豈特宗
室祭酒而已某挾聽[illegible]議竊以自[illegible]到官已久未
能從謝遠添賜書[illegible]誨有先沈[illegible]細[illegible]無非忠愛
語竹湖留耕之歸不忝吾門以議論主國本朝家
法也頗雖不[illegible]盡無[illegible]哉使明公得盡出其
學[illegible]用之何[illegible]十[illegible]而已是世所望於同社
之[illegible]者某不[illegible]稍欽[illegible]爲[illegible]創慮以盡望爲累往
歲[illegible]又爲[illegible]累兩年見[illegible]人[illegible]得[illegible]去秋頗檢
推其餘以及[illegible]蕭兩郡之民但曰[illegible]之力[illegible]知
朝家[illegible]之[illegible]我某[illegible]而三月[illegible]春[illegible]上[illegible]意
請舟道[illegible]日公必已在常所[illegible]劉[illegible]文以稱君[illegible]
邸梅士而[illegible]之旱城士風頗[illegible]敦者[illegible]學耳[illegible]
得其[illegible]甚

淳守黃[illegible]諱 朴

[illegible]明公去春會于[illegible]徒爲嶺海喜今春會于[illegible]
深爲朝廷喜[illegible]逾夕而見君[illegible]之[illegible]神也自數遠
外不獲休君子之[illegible]于中又逾月而見[illegible]教之[illegible]
命也自[illegible]蹤拙猶[illegible]同王事之勞于外嘗觀誠齋
誦[illegible]宗伯到淳[illegible]來[illegible]吾曰既少訟又多由誠
佳郡可爲道院實錄[illegible]沐誨輪則謂淳簡非昔比
然名儒所臨有以服人心[illegible]然[illegible]於[illegible]賞[illegible]
跡相避而善良以安[illegible]田不入[illegible]遠寡[illegible]
積與單寡共之百政俱舉[illegible]觀[illegible]
又不見說者退則賢者進矣某無補鄉郡歸[illegible]
還然一日不敢苟上四郡大[illegible]使部亦[illegible]
直八十一二丈此數日不見其進使部[illegible]爲
倡且措畫有方遂爲諸[illegible]之冠下輪臣限[illegible]不[illegible]
承相[illegible]於朝[illegible]閒由來[illegible]又[illegible]顧[illegible]則
彼此之幸也
[illegible]比[illegible]道[illegible]府觀朱文公所謂山川雖[illegible]之
氣然亦[illegible]之語豈非[illegible]者在賢牧[illegible]公去
二十年而明公至其爲政崇尚教化最有紀綱

之願令非昭然刻比矣近者言路更換明公與退
遜潛[illegible]定而超然於謝請去留勢不得
殊裁之萌已見使善類皆出而不復入朝家脈
特透趣而國家安危由之天欲平治則入者當復
盛足以奎回氣脈請以明公硯之於今潮變從起
以東野之扁額與留遺編多至治所兩詩藥捌客
鳴佩亭想像賢使者吟哦其上有不得同時之歎
鄭詩大害反不着開口之處日見不退則詬者且
其官解去士見斥伸少亦權也此間名為會府本

一八

嘗不以客而無其例是窮話乃下邦之不如可笑
可惡其事[illegible]官府地而以匹夫之忠信爲
敬者竹之[illegible]是感乎又則未之知昨過此叔庵
見揚[illegible]者領民兵來也開桑寇事[illegible]擒
禄世[illegible]者無所聞意已深遷[illegible]聞其本[illegible]
作適者[illegible]水軍二百五十人與九留在關軍百人
往擒之則聞其來南風過湖界若得關[illegible]合力
共剪此[illegible]以報國家不必其功之出於此出於
也

嗹鄉倅　義和

其比過叙津匆匆甚以平昔起敬名德之盛雖更
僕聽敬其未足乃僅半日留乎甫還司林覘書具
以順昌士民舉留貴公申檀見示已為著語同倉
司刑衙中朝省矣此邑未易治每見其牢逆蹇覩
入其境知其有操略有擔負深爲邑得令宿善吏
望爲之當視如家計不可如傳舍直一邑得一令
可倚則量府省事亦省多少思慮倉司道者
人於沙縣開新塚中有注援者宜移文速其早來

一九

惟將樂未有正官奈何害熟之必州家知縣家
痛痒乃可盡人言川盟下縣自僉廳官以至案官
自都副吏以至案吏率然等皆日有定數牢不可
破且其數甚夥亦未敢深信以某之身歷縣來照
見病源以權府之身帶郡寄清介有守而不能勝
官吏之強不能奪官吏之言他何望爲某非歷於
官吏也壓於賢者也吏此一番討論人所共知之
日必有超然拔出俗見之太守而後此邑猶或庶
幾否則以[illegible]為口實某豈敢辭弱之罪乎[illegible]然

此邑豈遂已乎今欲差石判官下縣權攝庶其身履而身知之奪其入於官者遂之縣以洪之州革去三兩年未甚深之病存得數百年不可除之邑而後吾輩交有賴於世矣時平無事決過猶可謀有緩急縣無正官何濟事去後新歷來見亦謂得一强力佐官足爲備見轉覺愛慮然所見者言貌手知其實力如過順昌劒浦界見諸里人皆有不平峽陽人之市再關長此實窮有榜文及公移納上欲望與楊

武則從長謀之使群方萌而稍散毋使之至於潰而割裂則千里之福也幸同之望也

楊劒倅 恭

其比過劒津不能半日留雖不獲來從容之論不勝於全不避近而行乎茲有白事恭二十八年前爲冷官時聞郡有謝寺丞者登科登朝乃峽陽人但曰彼處風水甚美販鹽而已十年前汀郡冠擾時劒之外邑多從之陳文昌任招捕之寄以峽陽地近且俗強獷而使假之不惟不爲梗且得其用如月發官鹽底價時賣以淡之而私販之路未嘗深絶焉如歲以官錢就順昌糴米置濟糶倉以優之而還償歲則六里排糴又不預爲所謂隅官者多謝姓人連歲不見其有他去春今夏遂借糴之名人其在建則知甌寧人不平之近過順昌劒浦則知諸里之人不平之而句之間行市再鬥居民奔逃此豈細故況劒俗好鬭令不獨峽陽之強頑爲可慮而四隣之蓄怨或激成事端之尤爲可慮然乎細思之如將營之來

圍沙縣之等處順昌之白水皆嘗被擾而後服惟峽陽雖以強名然未嘗有過也又且有勞也此則四隣之所當察官司所當念也茲近過桐嶺寨見陳招使一榜漸廣榜而取之大抵以其聚衆持仗爲可惡如云十人以下無兵器者雖是私鹽亦從輕二十人以上有兵器者雖是官鹽亦犯結集條此甚切中事情劒人素畏服招使於是拈出此語作一榜文亦以示官司不太姑息之意輙敢上瀆別乘親蒞其處官與其父老下

矛曉譬以利害禍福而又語其四隣闔論以彈恐
釋慮則癰疽不至大潰極裂而已潜消陰弭矣海
沂之康列驚起功於閤下有望
一某欲言猶有未盡者只輕車一出為善須取七
隅官與諸隅保無爭狀以為信又未知前日錢
傷事如何若彼此相當可已則已之或其傷全
在彼人則當令彼推出一二人施行乃為盡善
一高明必有以處此

蕭司户　去之

某累備員江右計屬令連帥特貳卿在油幙僑一
日與同官會滕閣有部箚自倉臺至則為書受函
乃先正郎中先生舉徐與某皇中皆起相賀其感
特達之知最甚時嘉定辛巳冬也今二十一年矣
偶皆領鄉郡某遊歷至此望先生不及見猶及拜
令祖母太夫人於堂上百歲康彊一道所罕壽堂
太令人與司户仙尉極其所以娛侍者户門日昌
則先生為不亡矣先生先所舉者李文清時亦
在滑慎今雖云亡亦幸其不辱師門也某輒前

彼見之別楮欲望於重闈定省次委曲稟白少需
門下士之敬幸甚

一謝司理　宗湜

未妙春等臨頓其匆匆不肯為少留者獨在中都
日也近今弟挂冠护幹亦以赴榮經從留三日頗
諒斧司扃接承其筆為服邅覊舊領側耳害執事
之介之然之通而不失其介家法固不同惟此有
自頭來者每言與太守爭獄雖臨之甚威屹不為
動守亦感寤此事不聞久矣貪者以獄為貨鑽者
以獄為媚民何辜焉一日監丞徐丈減所昇書相
示及見閒則稱美不容口且曰受屬之不相聞於
此可以見高誼矣況聆有嘱治獄如風飈中操
少不謹死生頃刻間又謂不敢作貧幽明事此
語可入盡心錄中又謂兩月中以強盜入以無罪
出者五十六人頗係創新者雖生富者行賕白
黑易變其出者非盡無冤其情之實有可矜者則
其不得出者亦可以甘心而無所憾矣安得人人
如執事者民命其有瘳乎活千人非覬封而理有

必然者臺府在前既皆相知江古心尤於人物留
意區區姑以昔之所知與近之所聞者告之若夫
廉訪之察採聽之精其必自有以得之矣

李吏部 昴英

某早上艤舟泊頭鎮待登羅浮有待所賜琁璽相
示者欽袛端誦字字皆相契與前二治之語
同然曰吏云者刻木而已乎士大夫入南者便把
作一眼看故必峩然有以異於人而後可以免過
必入吏自異其身而後可以教人郎中必取為隸
迫夜下山呼炬抵某答引企餘雲蒙起處曰此仙居
近又南斗君有遊焉者曰此文漢也遠來不及見
蒲坡丞相見其所與如見蒲坡也書之害不勝寮

某一日之頃蒙賜翰者二遍以韓士前華音也昨
臨行時問人物於譖夫郎中以美[illegible]洪君告過東
又問望與常溥其言其在官時與之商確文字極
有工夫過潮偶於受詞牒中見其為法曹時筆尤
雅幹兼之近得其問書翰美精審起敬人之令

乃知其二十年前嘗從文漢游則定知又在二列
之先所謂平昌一言足信況崔李繼至而交說耶
幸語洪君且爲某留前此臺閣諸公豈無相料理
意乃若留以有待竊以自喜併以爲公謝極知柳
南嫉惡去惡之心前晚筆下深有爲吾黨意不忠
不孝人所共嫉使每崖以匹夫而徑行其志於今
其得免否本朝之法亦太寬矣有尺寸之柄呼有
司按行之豈不足伸吾志欲速則不達耳此其事
雖未免少躁而其意則可哀已今岷民帖然誰之

力也蓋亦思所以明之乎某昨覩召命每見必勸
行明公不以爲然春而夏夏而秋至矣冀樓又上
私竊不樂昨莫見者務乃大歎服公之見遠矣道
不容矣病當慶元攻道學時水心先生爲淮東總
迎親未行言者謂寘於海濱叔寘之地善類皆謂
其實不然水心未嘗辨明而自定公以部使者體
侍何嘗自樂自今觀之水心筆力妙一世雖淳微
有偏而議論到處橫絕古今百世之不朽者嘗存
一時吉者如潦歸壑今安在哉惟公蓋立其大者

則朋友之望也
某前秋丁癸時見陳器皆聶氏舊樣非文公所請頒行者問之寧持出一寫冊則公錄與問以同安簿主學日所摸其畫器圖亦聶本時年二十餘已好禮如此厥後守漳守南康守潭得請盼行則語不及聶矣今儀或有潭本有泉本建安本而廣學所傳而守者只同安寫本中州更造者多嶺外如循如連亦然而會府反不及之近於侍坐次知提管許丈分教日帶來許同安入可見邑士相承固

守師亭鄭泉之伴廳本亦不徵問亦徵文變通矣某昨就循學借到器樣又就冊府借出建本則循所造不甚精遂按又厚為之戲上既備而庶比之他郡則此為舒展若以俎籩豆簠簋作一列鋪可鋪滿以位言之則不備今每位并齊分作四行則百有二位可無飲食同器之病以寬長之麻布合備之器他處未必皆然又羊豕格皆用二公課當少增今此各十則無不掩豆之病又藥盛亦無標而不豐之病往往亦他處所無今以建安本三山

劉孖集注本陳北山本今學中傳寫然同安本見其學禮甚歷又不可不令謹藏之某既為學官造爵如罍如洗如勺如六尊如壺如篚如豆如爵如坫如籩如如如解各造其一帶以自隨又命而為十有七納諸詩禮之庭以備諸郎學士之觀陳尊領其意幸甚

某比因侍坐嘗言廷致諸老日邀新第者之尊翁為邦人教子勸方倒履以迎帖諭適至謂有慈闈者不可致獨不可遣饋乎則慮所不及父嚴而

教其子易母慈而教其子難此論甚確以家人觀之此謂嚴君但父之教為常故書傳所載多母事某之來繼吏部之尉擢時庭闈二嚴皆亡慈厥後所謂迎養者吏部內以尚書郎外以部使者猶若抱未滿意況某同受恩於縣難乎二老舒眉之日學幾今雖乘馬從徒亦復何味不敢多言恐重悽感且止

某留滯于此終始一拙未必有陰功隱德之可以及物而常賦不敢妄用偶有贏餘若指而散之又

如不□□□□留以還之民非口爲官□也□□
□□□□□□□□□□不復兩借則又□之效
人之□□□□□□有不同來者必有光於前□亦
當□與論其實敢取前記倚而爲一以貽□文所
以有□於□連事者是亦□明之□惟□□事甚
□□非特□□□□□所入令夏之□□□之
□□前之□書畫錢□□此今取則亦□□也
劉□□□□
□止則又叩之西令六□夫□□而來偶□□尾

一六

自□□天□□□可以叙□承而道雖□且西□相
國所以治者者□車□□君巧相達然□□□之
詩誦梅花之賦稍足□□之流風想清□之芳
□也益者□□□□□□□長當□金貴生
之大國人忻李交之歸頭衛甚清步武增□侍郎
金鍾玉鏞之韻雪山冰壑之姿□國□之實社稷
之鎮也□□高還詞林清職上且大用公□□□
林木間而□□□□□□本習而瀧掃使□力小
□□□□□□始至之日□□□以□□告南息以

奈冠告調遣交出悉已過去今非獨水陸遠處無
虞而邊岸近郊亦粗帖晏雨暘順適歲偶告稔訓
曉諄複民亦易化此皆清規雅蹟有可師承良法
美意可遵守者數萬一□爲文□年盟羞獨拙
於理財痛自撙節未日方長未知淑後尚賴□趍
晉情舊部俾與領民同拜一分之寬爲賜不淺
其始至羊城見雉堞楼櫓周環二十六里亦曰壯
哉及登斗南樓讀修城記乃知大興工役□□崇
築侍郎所以衛責人者使其得以安家成之賜

一七

茲沐劉汗以所請于朝又降柯牒十道付下此特
郎所以授後人者使其得以續增葺之□此功此
德當與余湯相為無窮番禺形勢枕山面海東距
西横關南距北稍局他處曰子城者乃重城今州
治之後便是空迥無人烟處又東西城後皆稍深
惟州城獨短三瀕岸民居如蜂房幾無以容區區
愚見欲於中城後更築一重俾與東西郡較爲
揚於東郭之旁非獨稍稍子城之名亦俾編吡有
伸足之處如前之東西二翅亦可展而出也顧工

力浩瀚必以待有大手段者某佔言之云耳該因
祠牒之頒與三城十萬家焚香以謝上賜又謝公
賜
某以短才當劇部何恃不恐所以朝夕盡瘁而不
苟者一遵相國治裕之規亦幸水陸無警田里相
安皆餘福所被獨理財素拙優之自如若回易若
估籍若科罰前人之所已為而大賢之所不肯為
者遵守惟謹經司本無財賦未免於之郡而郡之
牙契正錢失二萬緡去歲推鋒增資令歲水軍增
資歲給增萬六千緡所失者如彼所增者如此其
何以支又發水軍戍鄂重有所費猶幸歲允和糴
非獨廣民拜侍郎一飽之賜郡亦省差兵四出借
請之費不然愈無以支故每為廣人誦言之或謂
福建廣西帥司皆分得漕司鹽利遂皆不費力東
廣與兩路皆為隣獨不可獲此少分監司遺利某
謹答曰不敢或又謂侍郎書言經司必肯納乃粗
可為而尤非某之所敢言區區之所望者儻蒙專
仁賜以居中之託教誨之存全之則某之幸也廣
廣之幸也猶有欲禀者東廣舊惟韶産人物潮之
文風亦盛數十年來羊城為最盛亦會府當然掄
魁與鄉相踵出累詔秋賦駸駸萬數端平甲午少
增解額士雖喜而未慊也一日羣然來告謂侍郎
為申此請于朝今居春官之長參政機之密拈出
前語益推其時其鄉為一言儻蒙熏仁遂其增額
之請造就之振發之則廣士之幸也亦某之幸也
極知明公拳拳於此郡故忘其觸瀆而不敢辭惶
懼死罪

趙憲 師籛

某與乃曹陳君貴謙游久佳公子也心事甚和平
而操守屹然雖於臨事見之今年趨走賢明之前
陪僉署使令方沐顧盼未敢遽奪之以去而不負
知己則可保也南雄法曹今憲屬朱君淵雖未及
一識而知其為奇士也得其書千餘言陳義甚高
而志乎又且遠者尚依鈴齋下甚欲擲之以前此
二士皆望善待之振挈之就有少粟由江閩嘉興
郡齋所刊文公家禮皆欲求一本又五羊學中將

以崔清獻與張文獻並祠以見東廣五百年間兩
賢相之盛求文獻像其畫貂蟬處恐未必真既在
曲江有祠則其本必真儻有見成本可借固幸否
則乞顧吉畫師傳一本須是肖似或只是絹本亦
可到此可以入絹喋喋千瀆皇悚之劇

林憲　宋倬

昔日介回答誨把玩紬繹如乙未別關晤語時
來翰所謂二三貴人相繼淪謝者僕於是重有感
焉蓋董試至點檢凡六歷榜一冠榜廊兩登棊從
小猶守輔郡去今存者某與明公二人耳非幸歟
外物不足云也前之顯者皆涉風波未易嘗一日
得如其意若繼此有休明而無淪胥則其不及見
者誠可恨不然猶稍得全身不盡失名而去非不
幸也某中間持拙入閩雖不悔然無益且蚤衰易
白不復預當世議論矣明公大耐歲寒要須豎起
硬脊梁非但作一番光采而已人皆謂嶺海為去
天遠噫是何言聖天子以一道祥刑與保釐之寄
付之吾輩此擔亦非輕明公建臺之始風采震搖

一日而移三吏聞者皆戰惕落筆而數百言甚切
中事機皆曰真監司也所以寬顧憂者有在如某
之心誠求之柢足手捫瘕氓至於有威風識大體
可以身當一面之寄雖曰勉之而非其長無問謎
徒此某之隱憂其與上閫台抱一也某初夏入嶺
時潮賊皆皇皇悔告急危甚遂調撥鋒以驅之又
南恩以忝陳之權遣水軍以躡之飛獨遠處而竿
城之岸下有剽掠而去者禁以多捕明斛捕犯者不
貸近城遠郊無復有犯又譚如海之徒擒於江西
柔寇之黨竄於閩浙賊氣頗衰中冬梅中鹽子至
梅溪務打傳三日即行自此帖然矣臘初忽申謂
鹽徒有三日無鹽之語中游前湖申謂此曹有無
鹽得買之榜湖告警而梅者捷要之山海之利本
與衆共之官榷非得已私販一條路古來不能塞
且有不容塞者近有獻議于朝以廣鹽之有餘補
淮鹽之不足置倉於梅贛之間收剩鹽子為兵以
任搬擔之役倉使知其難行未免收買浮鹽鹽者
寇之招若官買多則來者少買盡則來者絕豈不

甚善欲趨利忘生未易驟變要吏常犄角剿潮秋
此曹教會使已住小江諸場浮買米糴私潮者
少而私患者最多二郡之鹽聚於梅漢梅之轉易
既至梅不得鹽則必至潮今潮既敉衍若患亦如
之乃善近閩汀州為虜擾騷皆必竄國討未有補
紓之期四方之根本在國家為臣子孰不欲少効
涓埃之助如捐綾民兵捐解鹽助兵而缺本計一
也國事之急如此而士大夫立朝者以金穀論為
高竹湖留耕去覺今則入吠者矣見新入獻納者

一蹴而前非今時之是豈得今而復言哉士大
夫必平心而使[illegible]以仲世取寵事
臨變則罵令[illegible]國者則順而兼袁拙且訥
不覺於明公[illegible]及此
甚比以仲[illegible]徐君姓名上徹門墻私念職狀
為選人司令[illegible]常員十員為言之多見其不知
量答牒[illegible]之而含頭者
明公也仲晦本汲汲於求當衆事人相與料理員
得全其氣宇以待世用昌黎所謂天下靡靡日入

於衰壞恐不復振起欲進趨死不顧利害去就之
人於朝以爭拔之於仲晦有望焉非徒有氣力且
最識大體某之喜且感有甚於仲晦而尤猶有喜
焉者撿法師君仲光幙府上客也某雖忝太一面
以所品題觀之一門三秀皆以儒發身效於學而
恬於進又以流選之司命者先公而後已閩蜀二
仲皆奇士他日必有可觀吾筆槩上之責可塞所
以尋遣一介者既以仲晦蒙成事為謝又以仲光
嘗見賜為謝某舊夏遞惠賜閩諸邑惟博羅以治

稱入其境見令君曰王旦與之語有氣力有抱負
今世奇才也最春饑荒幾鬨矣聚其乘數人丞貸
以廩遂定及冬鹽徒縱横獨不敢入境以教閩民
丁布置隅總結結其心故也脩學校治橋道無所
不舉意非民奚取既網解無虧又為前官補解既
代納民丁臨行又以羨積五千餘緡代納夏稅世
謂縣之不可為者誣也問何以能然終日坐曹與
民爾汝如家人唯諾然其受用在此豈獨一道賢
令哉徐仲晦運幹滿未有代漕使以此辟上且留

之必欲且入見其凡實齋貳卿又欲入閩見陳子
華文昌郤復来不妨則其志可知已其近得實齋
書甚喜其志尚憐其清苦而未有所遇於世且謂
等知於明公而有請焉又俾其叩其請焉頋方為
仲晦得遂所欲又安敢再然不恨沒此今之矣僕
之意也有以慰實齋之意明公專也亦其之頋皇
恐死罪

宋憲 瑟

其代庖大司若六閲月雖遲事不敢苟然竟無絲

毫補丟節愚臨風采振動丁寧訓飭條教詳明而
姦貪者懼繡閲欽恤動數百言而究枉者伸非特
一道之幸亦其之幸也日来廣之城下糴價甚平
父老謂十數年所未有年豊則無盜而鹽徒不鈇
盡絕以衣食之路在焉近聞漳之屬邑遭劫以潮
稍有倫梅亦鹽路近一再未博易亦帖然去頋此
路通處非一若得其稍稍平帖不盡失其所欲使
有司得奉朝家之命稍收官外之數以佐羅費豈
非大幸今議者皆譁曰非使至謂閩之寇作[illegible]

之禁夫濱荳徒書禁之我比古端之高明場數火
出沒連年近已擒其渠雖猶未獲然亦衰散矣惟
侄橑緣豆數州每入水涸霞出爲援其性貪利畏
死本不難圖而淵淵所謂長路客者實數之昌黎
謂好則人畏則獸故常溥其枉入簡節而跡目不
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薙而禽獼
之今猶昔也初無所枉時有所犒而猶敢爾明公
奮然欲誅討之虎帥以聽誰敢犯子頋禀命爲其
門有合商確廳例[illegible]巡行有日當與郡入馳

遂前驅

其丁酉歲來去國前識今清漳制史君必成於京
庠諸生叩關時見其可當世事極剴切心甚壯之
未幾冠武科試[illegible]其占成敗亦如上書時
益壯而義之又[illegible]捐衍符出書生議論則見之
矣未知其民事何如近得其惠字則知脩舉於廢
壞之餘搏節於艱竭之後靡廢不舉靡害不除雖
徒空言益實用也士民莫不悅服其不卑者一見
遂之同官耳高懸明鏡妍醜莫逃亦必致者之獨

能勝舉者之衆保全之扶植之則亦門墻一士也

恭初入嶺歲潮若梅若詔皆以汀贛盜子孫撓谷
使星移章江風采凜然取昔人保伍法而能以精
力行之兩年間嶺無撓者則公之賜為多朝家何
以得公更留則智及仁守多磨歲月使習以孫而
柔心以革而定既定矣則少亦百年之安欲定狩
定間浩然拂衣去廣後寧都廣昌殺者六七千人
近以括丁口知之雖曰惡種之變者多罔若使之

定而全耶今夏亦有入吾循之河源者且動且驅
至寧都而殲顧此特潢池之瑣瑣者耳余襄公嘗
請于朝曰賊在東而徙臣西蓋為儂賊言今雲南
之傳甚熾此朝家起公而西之意憲與帥皆以治
盜為職此非小盜南軒條具邊防亦嘗行保伍法
故府當有可稽者于時內之所防者曰盜外之所
防者曰交曰蠻今又曰防韃則結羈縻之心塞陰
隘之路又添此一大處置之吾之自防不可一日
不講討軍實以壯爪牙當與寬民力以固保障並

行若槩以邊視則去冬剌兵三千民已覺不堪今
邕宜融皆易武守亦當飭之以知有吾赤子蓋愛
民不害其為訓兵明公威望隆而識慮遠豈獨嶺
之右賴之

李潛　遇

恭舊夏聞汀寇屢鬪潮境既以捷告未幾舊官去
僉卒遣權官則又聞漳浦不守有奔獸之虞朝起
王人奉詔赴鎮鶩兵千里行賢太守喜是無憂矣
鹽徒比常年倍多寨帷訪問自隣至境盡得利害

之實以大分而緝之者再不待禽獮草薙之勞頃
解絡屯聚之衆自韓公臨遷後有此謂世有寞
禎不靈若無是也此新政第一著既四境寧晏矣
則勸忠孝興學校以次舉行與韓公不異當時所
謂大府帥與四府遣佐趨迎之祉蓋合東西廣為
一未免張而大之今安得有此哉如碑如序如誌
如詩所以樁點千古羊城每舉筆者不能忘其語
況躅宿適廖流徙羅船賄諭傜俗皆紀實至今用
之是刺史之身雖在潮而文字之功行於廣者甚

遠閣下亦自御史來非令之韓公乎其名論素卑
以強而得附為幸何敢以節度府言相與協濟俾
逃蹟敗是所望於寅恭韓在郡日節度則裁他日
戕請老韓拜疏留之其得去此不復有當世志君
齒牙相佐佑俾得全其身是所望於臭味
恭審顯膺鳳詔就駕驂車潮之人曰奪我賢使君
廣之人曰惠我賢使者蓋十四郡父老舞手相慶
同之而三陽亦與為其之喜則有甚焉文行如廣
者數百年未已而身麾于潮相望千餘里而逖此

孔戣與韓公同時而不得交於所欣者其乃於公
得之矣朔旦謁廟學上謁堂有金石之文在則公
之游高矣乃今乘四牡車八登清堂凡六七年前
所經臨者儼然猶昨日事一步一趨其何幸躡杖
履以從刺史不私於其州以得其民觀察使不急
於其賦以得其政此非韓公語乎今賦與盡總於
轉運猶昔觀察也受容受寀其何幸來教條以行

白新守　下起

其二十年前游江鄉間存齋名題一面無從技才

海南閩同官氏名乃綠古康武行新與宇道為真
易令之參國論當方面者誰歟而淹屈名儒於此
竊為遠恨得賢史君喜又為衰晚得賢僚案喜獨
為稍人物者不滿願達者易嘗置欣戚於其間觀
存齋巨藁一編歌謠感慨可與擊壤並行有資世
教不小又觀中黄子一書則自無極而太極性理
而物理用世而出世無所不有治乎博哉不可得
而端倪窺其造詣則知道者之言也世有此奇特
乎六一公之文非廬陵之文也為本朝開山如元

氣洋溢中興後則省齋之典實誠齋之倔奇今存
齋皆有之而詩之首章書之終皆多借仙為諭雖
六經無一仙字其實用處最深其精者以治身
其粗者以治世治身固所以治世易嘗有二哉章
子厚以國殘民之魁晚年猶謂人生豈不能攘得
二三百歲使斯人長存則國與民何幸豈不為中
黃子所笑其學未聞道且老矣每沐真粲深仞臭
求相予之至意自念治心養身於山林間其謹不
走作為易謬叨一道之寄日與物應皆合則可一

有不合必有受其害者雖非其意而不得不任其責心徒勞身徒瘁執要御詳必有其說惟高明教之

鄭湖守 良臣

某願交下執舊矣一別於南昌再別於盱江二十年間合并之難如此一旦縣事於梅花萬里外豈非天耶惡矣今為善地正自不惡第處名流則為屈需追記端平改絃執事進最先退最早局面稍非毀近而譽舊者皆其宜必待嘉熙以後矧至于今乎近視新入獻納者名實一號歷詆端平之非

而用其言一也用其人不能用其言與不用同矣至併其人非之匪獨今放自其所存皆之老成者亦曰所謂君子者僅如此可歎也何況其他獨執事中間再出則不然東太常之筆記嘉定事則斥桀極四木之嘔啰而誅之既往而不可追也參汗青之史書寶慶事則歎西鶴二山之行遂而惜其方用而遽奪也可謂有力於吾道矣昔時嘗取不得志於元祐者縣引用之下之惡未著帝之譽猶是二人者得以甘心縉紳之禍輕國家之禍重稔惡

失譽於其身亦何利焉了齋先生宰舟之喻甚平亭先生之辨甚壯所以扶植善類者不遺餘力元豐初高科歷元祐未嘗用不以為然此所以為萬世之了齋獻執事最景慕前修者世道將有望焉斗大州不足究也其不當復與世論對我輩人筆語不覺及此其所領郡昌黎所謂悍輕之民也例以祖父為政書生無他技解獄終日据按與百姓相爾汝比將及期亦未甚見難治則以悍待廣人講矣況賢侯所蒞先賢之遺民乎事會未涯才智蝟

奮方將興事造業以佐國家之急衰退遲鈍之人豈敢久妨賢路行上歸田之請旦晚得請尚可從東道主訪韓木讀藏碑援手一笑也老懶疲於應酬治郡卑甚幸勿多訝

某伏蒙賜翰縷縷有加三陽素號易治年來轉以辦稱何幸儒太守鎮臨之精健敏決使仕者不敢賄請者不敢禁奇特哉嶺民苦於身丁潮為甚且久每使者至詞牒紛然必責之郡而郡未有能於之者官吏打成硬本牢不可破今一丁納五百

祈舊歲減過半樂輸者相踵人莫不以得慈父母相賀匪徒慈也亦精力足以行之境內素不識干戈連歲盜以為熟路當去冬披猖時皆以無鹽為辭詖拘攣不通此數千人未易徒手散去雖汲汲發榜去竊料必已從權撥賣不如此不足為常博已而果然人莫不以得賢郡將相賀匪徒賢也亦力量足以當之近得仲晦徐兄書湖漆括田已見實數歲僅得二千緡且潭源非置戍之所山逕險絕聲援不及徒為盜資惟置於黃崗為宜既不敢隃度所恃者常博為能辦此韻早聞建置之策韓山書院當已就緒必有翹乎者出氣類所感宜然不腆千券持以相役非敢曰寵名其間也高文大冊傳著紙貴郡已鋟梓頭賜教以發憤悱前歲在建上見盖竹碑發前人之所未嘗言恰見坦齋錄發今人之所不敢言初讀之吐舌又以牽連得書為幸益信執事之有力也敬服敬服

黃梧守 娃

某自黃木灣望蒼梧境十驛非甚遠以所部封川言之可朝發夕至非切鄰最近乎前冬盜據文邑之令子製梧滿還已訪其言民居淳事甚簡鄰呼之欲不來雖僻邑也郡亦然今之臨民者務智以察偽伺徼以案劇揺汲汲不暇安得相求於無懷大庭之世乎且有虞氏所嘗詳而藏者乎次遺院得名固宜竊意賢史君當凝香之暇有訪古之樂來輸廼謂紀綱與帑藏俱非此無他兩年五易權官鼓妝又謂不欲出奇快意以多迹辦此真有味之言其蕩者可振舉而存其屑者可節變而復安用一切為治

肇慶章守 淵

某端平初以遠士綴班行獲尾英趨玉立高標蔚乎名執政之嫡可敬而親十餘年間某自使閩而鎮粵者凡七暮寺簿以西浙之名寡捨東浙之名郡乃亦為此來耶端在嶺外為潛藩且素號佳郡年來似覺不侔吏私攬而賦斂吏苛姦而盜橫世安得善良刺史賢史君報政以來越訴之牒視前為頗清高明之冦視前為頗稀亦足為善政之驗

洽見鄭林客船遭刼殺之獄誤非太守明審鮮不
為兩勘官與審賊官所誤則二十餘人之命殳乎
不保今無辜者破械真賊正典刑雖始於寨貳郡
之辨能聽其言而待其定則全活陰功守貳何之

周連教　梅叟

某昨承春卿廣文遠貽帖翰讀而作曰此濂溪先
生元公之裔孫不然何其辭之溫而旨之遠也連
廣相望幾驛欲謀一面無從衍衝冒來匪獨士喜
適契我心惠新刻大成集其道文脈春陵本稍增
片言隻字收拾良難當時若太簡然亦孰知儒
先喜講論者未有如先生之窮日繼夜衮衮不休
也何以言之與程太中語又與其二子論學其語
其論可得聞否今尋顏子所樂何事一句發出伊
洛許多功用故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到此深哉
其領會也與蒲宗孟遇合州款語三日蒲退而驚
曰世有斯人歟與王荊公遇江東語連日夜荊公
退而精思至忘寢食謂侯師聖曰吾說不可不詳
留對榻夜談越三日乃之洛伊川曰非自濂溪來

邪謂李初平曰公老矣讀書無及只說與公物乎
聽說話二年乃覺悟之謂璞湛溪鎮官之士來講
學於吾齋者甚衆今其說其話其談其講所謂詳
者皆可得而聞否且少亦三日夜多則二年使隨
聽隨記積之篇帙豈不尤富誰得以為簡乎道非
言可傳亦非言無以傳子欲無言天何言又曰二
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於元公見之前乎
論孟之篇後乎誠通之錄皆群弟子記問答語
元公在當時號善談名理且有禪客之稱語最多
而傳最略豈天秘之歟抑門人所見有深淺其差
者或足以誤人寧併略然賴二程子闡明之而益
大朱張呂扶翊之而益尊夫矣略後之學者讀其
書誦其詩而又以獲見遺言為幸尚其人論其世
而又以獲見賢裔為幸則某之志也昨日承教以
講義孳孳善利一段謂一日之雞鳴在寅一歲之
雞鳴在春終身之雞鳴在孩提僕於是重有感少
壯不力衰頹何為孩提之雞鳴已過是謂過時而
學竊自比於初平君言之而僕聽之恐須用兩年

工夫奈車馬有行色何以七年病求三年又[illegible]而
倍其功不足以補袛自着吾力于柳留[illegible]
甚欲與君登仙湖堂而想像熙寧祖稱節之地況
在廣有大雲巖之題在潮有大顛壁之題在惠有
羅浮之題在春州有按部之題獨於司存未遑點
而不得二三百丈之湖其前有小泓相去不能以寸
溯源而泓清且甘亦奇哉命以濂泉以寓懷思之
意公之精神無所不在掘地得泉謂濂在是去之
百七十餘年其人若存兮事不相與感慨於斯泉
嘗成公像二幟不同今拜賜於富家眞善本也感
刻感刻
其猶奉從容而不敢又紓行色徒有奉奉廣州所
欠者濂溪書院昨晨與李文溪言之甚以為然惜
不獲留執事商確之夜來所謂入京則得蜀賢遺
以龍多山詩仕連則見大雲巖題刻時坐客伊言
德慶府三洲巖又陽春縣一巖皆有元公留題今
早有隨侍自陽春來者問之則云縣之思良里有
逆洞巖人說有提刑留題其間以[illegible]至春州

詩云按部廣東經數郡若言嵐瘴更無春云云往
往刻此詩也其時州未併為縣今注此縣者皆拼
命快心狹亦有部使者巡按至此者乎元公先生
於荒崖絕島人跡所不到必親視徐按竟以此得
疾歸而不協厥後晦庵門人梅溪軒子直為廣西
憲所劾皆大吏二十餘郡拘留者率巡按凜然不
避荒僻竟卒于象今之憚於觀風者反以此藉口
視前賢以洗寃澤物為己任豈不大愧哉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二十一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二十二

書

蕭新班　山則

其知大山新班兄思親念切何敢久於苛留抑將有所求且有所發烏州子城東有斗南樓尚矣嘉定間陳壽南中書重刱其扁曰永嘉陳峴立平原顏博文書疑為同時人然嘉定前後不聞有所謂穎者豈非為靖康著作郎而作僞楚事務官既勸進且草赦文者乎繫年錄以為安德人疑未能決

及觀南海集紹興初三十餘詩皆寵以平原且曰謫官南荒正其人也曰忠邪我自知白忠義榆時筆信如所言和汪仲伯彥案繍堂曰箇中有箇是淵明以此自況曹識靖節不書義熙以後事否錄謂識灃洲不知以何時至廣與諸公倡和既不見擠又今書為其欺伯彥等固也後八十年壽南以宏博名猶受其欺存其名與己對殆謂平原筆法妙一世不曰魯公忠節照萬世果其末裔將嗟不受況未必是有堯舜之揖遜無湯武之干戈以遜

作讓不復避諱鄧栟櫚為言官定為叛臣之次温滿天休生死含羞國朝仁孚亦太過矣此等人只宜草偽文樓為南州望不應使之得玷此筆今將備闕志削其詩以洗集趾并城壓投其板於江以洗樓趾納去紙數幅欲求椽筆大書而高揭之字方二尺五者三莆田方某立臨江蕭某書以相期於久遠者樓之幸也此百餘年易見事也猶有千年未決之論將就正何如漢晉以來牧廣者勛業壯偉宜莫陶威公若與建義旗康復帝室雖起于

荊而魁志習勞自廣之遷寬始志陁書其事而入賢之祠其間亦有稍晦者於公獨刪疑冀之解元祐中蔣穎叔自言考尋典記追迹治行又得兩人宜入公矣而闕自如滋不可解晉吳龍驤前增滕脩唐宋廣平七人前增王方慶晉二唐八以足十賢之數其定論乎抑有遺論乎朱文公淳熙庚子在南康為威公請額號則廟祀于郡與都昌縣乃舊居也後劉羲仲胡澥辯夢中折翼事甚詳蓋石頭之功庚亮恥之其子孫世怨用雖史氏誣公以

附亮耳文公言公勤勞忠順以沒其身二人發明心迹有補名教特請于朝以表忠義論於是乎定往往荐意未必出此果以夢為疑則前之仕吳後之仕晉如脩者又何如哉在鎮日久頗有威惠遜矣附伏不可謂無功於廣人流涕送綬持節如故其再見吏民何辭豈不欠君父一死世稱李令伯陳情表為至文母孫相依為命等語讀之令人感惻又曰臣少事偽朝則其惻然者又艴然矣與君未嘗不敬節義曰漢朝曰蜀朝則晉人將加之罪乎晚來內轉賦詩浅躁毋怪所就之陋吳蜀之士其不自愛惜類此今含爽險一節之嚴公而以身事二姓之臣為十賢冠恐脩亦不自安若以仙羊持穗事收入則或在漢初尉佗時或在郭璞遷城時傳者莫之能一澥謂誣人者多以閨房晉史乃以夢寐歐公五代史取死節三人至書斷臂婦人事筆削甚嚴頤叔不喜歐公宜其去取之婞論嚴公者當以文公之請為定蓋論定久矣特未有為廣人拈出者近立運甓齋於治之西又將葺新石洲祠宇進之十賢之首與龍驤以忠清並肩于晉滕亦不失為賢牧不幸適遭其時卒謚曰聲于意未滿後攷曰忠忠於晉矣如舊君何亡不出境膺以試書君子曰為法受惡滕獨能辭不受乎初欲存為十一賢禮所謂有其舉之莫之廢也又念大節不可不謹大義不可不明兩存非所以為訓將涓日奉陶新祠遷滕他所皆不可無以告併求大筆為一文以述其所以然告滕亦善為之辭庶去翰以斥為本朝臣子之不忠者祠進陶退滕以著異代臣子之忠與不忠若邦人識此意必不以大迂遠見笑大山深以為然又當白之文溪延定

楊憲　大異

某方拱竢二使星之臨恰得計使簡君以坐序未安辭敢繳以呈憲司在運副之下判官之上三尺童子知之非專為寺簿郎中設班序有不易之分吾輩有相先之美所以不得遂其美者制於分也寺簿欲姑如前日步趨不欲驟居其上前倉令憲朝廷所命雖欲以謙光為尊然使漕之不失其序

則大君子宜亦有所不安昨日拱揖至於旰食群
僚皆歎曰前秋兩司之爭謂何今所爭者禮已足
以教遜若執而不已是教諂也此非大賢本意先
王制禮不及者固非過者亦非惟明公勉抑其謙
遜之實姑循乎班序之常使討使閑之欣然肯來
則令席之聚皆公賜也某前之日沐長者肯訪小
室三才一極之論甚精邃著以為心田問答既又
惡拜青意微有差方欲拜屈求教乃敢刻之屏佳
篇寵賁且將載酒以先之顧何敢當輒錄本以呈

望痛賜斥削庶鄙語不為虛名累詩使則續酬也
静廉說一軸併納他備待謝
某滯留羊石客倚寄堂最為切鄰自舊臘而初冬
以閑計之亦幾一朞所以啓家技陋敝偏長失得
於觀感者為多使星移纏握手語別若不能相舍
然側聆直指所臨風采震動妖猥辟易峒獠亦驚
傳者皆曰是不可犯也某亦贊以為然若其議論
發用甚高而竟歸於實甚奇而竟歸於常甚武而
竟歸於斈某獨有以深知其心而不以語諸人其

論國大事首以常之一字告吾君曰雲南毋輕襲
曰根本當愛護皆實與斈之意其見於外者不高
則無以行其實不奇則無以見其常不武則無以
全其斈習中之見素定其借以行令者未一二而
賴以安存者不知幾千萬蔵爾傜丁抑奚能為畏
者太過昌黎謂依阻結黨好入怒獸當寬其征入
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薙禽獮之盡根株
痛斷乃止距今五百年其模每失以待官吏猶唐
時也雖無盡斷種類之理亦豈有不可治之理昌

黎之言猶藥方然某初到年餘其其時突省地剽
掠輒去連之被害尤甚儂本貪利怯死散客逃卒
挾以生事於是某奮然有討除意既而又見安粘
乃遣人諭以禍福而頭目者受羈縻攜其所挾而
客卒者亦解散兩三年晏然近以妖巫入峨激怒
其間復致群出在四會則取彼三級在清遠則一
夫見戕今聞提刑威聲已覺退遁設更滋張不止
當取雜獮之策而用之閑初入有平地頗多可以
耕可以廬可以當牧必芟而掃之使生養盡失乃

攀援深入然後如連如四會如懷集各塞其四出路頭則彼有困餓而已然必須磨以歲月乃可收其全功今未至紛甚不若姑靜以待之時出先聲以震懼之計此已在謨筭中某雖不敢明以語人不知可密以賜教否

陳澧 昉

某猶憶丁酉秋去國公送別江頭頗以氣味相與一斥不復倒指十年奔走于外近則鄉郡遠則嶠陬將老遂歸區區孫蹟如此公更出迭入者屢若

待若節皆近地之可以澤物者自邓而監猶為循序登勅局則漸緊長宰士則愈要皆清切之可以行言行道者乃每入而論益高每出而名益重壹驪駕衣鵠袍遵海而南毋乃太遠縉紳曰位置人物恐不其然父老曰此先正中書賜履之地四十年遺愛如一日我公其必來某亦曰棠陰欠檢點石刻欠摩挲昔既不以遠為憚明公何憚不一來少爲報政使還入對國之所倚以為元氣者自若也某守藩六年才具極短承乏蜑艭越烟者三易

郡洪都控辭至再治歸已久竢命即行恐不待稿星之臨自度已在汶上矣

某溢月上澣前一日走介通氏名于典籤已覺稍緩不敢待省劄至父老猶飫道四十年廣平遺愛如前日事昔者過庭所見今者褰帷而來不鄙夷之必矣數日間傳新牧袴貳卿必來果然則兩賢同時至不比肩於論思獻納堂而聚首於敬簡澄清堂亦嶺海一時之盛某皆叉承也獨不獲從容其間盖留滯太久今歸已遲特與廣民久炙其愛

之亦深所以為一道倈膚使之臨以日為歲頓疾其驅

黃會 宿

某六七年前司存建上几合沙縉紳逢掖過者無虛日問達尊之賢必曰李竹湖黃應洲嘗試思之竹湖立朝挺特自見易閣下居鄉安恬若固然而能與之並者其必有道萬鍾奚足六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間我不知不惱益壯益堅固窮不給而無所求乃足見平日之清守道不屈而無所營乃足

充乎日之介非徒敬且𢙬於是伏矣落南王載欲去未能此閱郵傳不覺驚喜既以得時澤物為明公慶又以承顏接辭為小己慶所大可慶者前此市糴頗寡今廣城外不十丈旁郡可想則斂散不難而窮閻無貴食者前此鹽直尤寡今淮包所在滯留嶺販稍踈則乎通有序而深山無淡食者米陸無礬米鹽皆賤有承平氣象愛護一綫命脈豈非明公素心而某所當協力者乎

德慶馮守 元

九得千里而守者非難於至之日而去之日為尤難某常以此自察非敢曰察鄰國之政下車屬爾講求利病苗斛貢試無重催之擾鹽筴流通無抑配之害盡革去弊例自某身始以化其同官中間百廢具舉修泮宮創武棚新城門復貢闈百年前舊址而增闢之合符有棚預糴勝果以遺後人而濡恤分賑猶躬親之代者壓境尚念屬邑小偷特來請兵勤民一念雖去不忘可謂無負牧養保障之寄向者官民所以盼盼相視者今若欲其留而不可得豈古康之民獨淳哉於此可以觀賢太守之政矣故曰至非難而去為難某歲壬寅初夏中澣後二日至羊石閣下以初冬既望至相後半年耳其滿則某在先康之人坐春風中多八箇月日廣之人亦曰借一猶未足顧念老之輾並宜大與南人作人情乃門下請牙牒以待

某平生足迹不多歷所過山川之稍有名者人物之稍有望者必披荆扣門而求見固有見不如聞者雖曰徒行亦必如是乃已否則以匆匆不暇他日或有當面蹉過之恨自太史公有番禺古一都會之語昌黎公至停盃以說以言乎山雖發自羅浮而結為越臺甚小而且去江不四五百丈其城市獨有橫瀾耳以言乎水非獨三江俱會而廣之西蜀之牂牁亦來八、至扶胥口浴日臺乃入海與南番通故舶於歲至此所以為都會藏入嶺海而不觀乎此恐未足以盡南州之大觀故頃閣下一至馬相與登海山樓陟越王臺而徑歷編之從觀學牂鐵柱石屏而笑僭偽之為謳后曰所謂寧府

【?】者僅如是則誇而過者在昔非今也一城內外戶口餘數萬則我國家三百餘年涵養之澤甚盛唯恐貪官暴吏有傷其民物以及其山川其日夜所以孳孳用力以化其俗以及其俗者在此他無所長者夫叩之而必登易窮閤下之見其固無益至於聽之而嘗豈不使吾之得見閤下豈無益將掄擬吏役以聽

某伏蒙珍藥至再寵諭尤多衣之食之藥之甚篤而修孔中丞在廣四方之使不以資交自律甚嚴

【?】府猶有所謂坐貢者今大法審豈復有此盛意不敢虛辱領之感刻片楮匪報以俟入辯庶數皆可無怨(?)目至幸甚

某重沐帖翰遺示文溪李公記文筆力雄偉與此府稱俾某附名其間敬題之曰德慶府馮侯營造記因有所感端康啓盛州為兩朝潛邸均曰二慶而治忽則不同陽九之會金所俾中國所戴皆曰康王既靖而康天意有在中興億萬年基祚豈獨端賴之以傳上而祖功宗德繼而聖子神孫咸賴為世以高宗皇帝比夏少康竊以為過之其屯者康自此府始賢侯豈固以土木雄其郛抑抽出興王初基以示於世繕造末也小也猶積累歲月乃成猶以循復望後之人則推小喻大其忠於國可知言外之懇或者在是侯其必以為然

某晦前造行軒欲話別而若有所嘶者猶擬於朔後尋登越臺之約或可續致遊蒲澗之請遽沐榮輸以解維告悵然有引領何及之歎又念賢侯上最之久天子思見之晚康民猶截其鐙而留之既

舉手一笑而別若非迂道見顧當翩翩然過峽以上矣和林三年來聚旬日今之相睽雖尺寸必計以郡臨民以司存臨郡設餞予其中則去之唯恐不速豈復更留抹過之唯恐有闕豈復更入侯之寬政無所憐於臨僕之得助無所迫於臨則其聚而喜也皆可無愧

新州左守　師召

某適沐臨顧安境保障事宜若開陳其端而條上方略則猶有待者使君之言及此千里之福也凄

庵先生書院某猶欲知其詳此姦檜所以遺新之
人者當時四方想慕不得見獨為新留許又宜有
可表而出者此百世之師非徒曰鄭卿之前輩某
歸有日甚欲吏奉從容恐稽未莫者望輒易虎國
一堵兔筆百枚安國荅二十圭為行軒浼輕聘皇
恐他容詰旦面違次
某留廣五年見十三郡吏易非一最少者三多則
至于五于六獨濡滯之跡若拱斷然顧此一時也
惟新治之政為冠日望朝家用近趙故事易屢而

銓為新為廣佳話使某亦得以濯手道舊因皆以
聞于朝惟是素不作帝城書要之小則光一門大
則闢一道在造物而不在人也

趙西倅

某伏承劄翰寵以錦綈茗籤之既此遠來風宜也
以踰里遠依託建溪舊同案言之亦可以受第見
仕者至廣將趨隣戍必謀曰初見太守何以為饋
儀親舊取之市良苦彼受者安乎此我輩所共戒
也不然於賢者何辭焉幸勿以返璧為訝

林潮教 經備

某前秋與伯大廣文會羊城欲苛留不能從屢別
後之思潮號海濱鄒魯自昌黎始勾當學事至俾
攝海陽尉者專之慶曆置學後漸設教官始猶以
簾充令悉以格授惟出舍選者為多襄歲過境訟
者譁然因此選之辱自取抑于列之笑亦非既而
賢師儒至則向之嘲誚者悉相孚於淑艾中舍法
未嘗不得人士風何嘗不近厚哉世言冷官無職
業自兒然所在得一明師教育作成出足供世用

入延策緋閩流澤猶見於數十年後其為職業莫
六為去春泼墨最盛臚唱又高為十四城冠非效
之近者歎廣之僉幕闕官輒慕啓入禮羅之意以
請于朝又念孤蹤滯留太久歸與已濃特愛其父
老子弟得此賢賓客以惠之前沭賜翰與大成樂
圖以南恩所藏十編鍾參之圖皆合則當時所盼
者非特潮又不知牧以何時而共在者恩從有潮
皆全且歲用之今廣學得以備樂者不為無所裨
亦不為無所自併附此寓謝

亦比知伯大廣文著作以六月三日奏泮林之最入則訪學舘舊游不止爲一方師儒矣偶廣府闕僉幕辟以辟書上不推之使浸近而邀之使浸遠可乎疑不自安長書墜既游千餘言陳義甚高援前輩所以報知己者有在誦之感慨顧亦竊有聞焉范文正謂辟客雖朋友亦不可必可以爲師者則有以取式張宣公辟游默齋方昕道曰是二入者能攻臣過失則其區區之意也行將去此若辟而遂則後之人必有能用君子者矣

田堂賓 潮

某敢有請于堂賓學士田丈執事竊惟元公熙寧元年戊申將漕于此恰三甲子而濂泉書堂成抑豈偶然先生自漕移憲則四年辛亥之春今爲部記祠堂者多取漕事以入道本年譜至潮題大顛堂壁亦繫於辛亥其實非也蓋先生在廣自中紗涉亥正踦四年在部僅八閱月以疾求去至戊午五十二去部五十四前此廣之司存雖有祠而記則闕故老鮮能對執事爲州庠校勘獨明其不然且舉一二以證遂因其說而訪求遺蹟之在所部者題連之大雲巖云轉運判官尚書駕部員外郎周某茂叔熙寧元年十二月十六日遊其至司以八月記見壁而冬行部也遂諸謂慮自春陵之官道過此日慮者亦自遊其轄必斜題康州之三洲巖云濂溪周某茂叔熙寧季冬二十六日遊是自連至康旬日也題春州巖壁有按部王春州詩今爲陽春縣云轉運判官周某茂叔熙寧二年正月一日遊是自康至春半旬也以上二刻皆存岩石題大顛堂壁云廣南東路轉運判官尚書駕部員外郎周某此則記謂

於辛亥者果誤中又有題惠之羅浮山詩往潮或還日未詳所謂不憚出入之勤瘴癘之侵雖荒崖絕島必至者皆漕時事時有郡使判官出故曰漕曰憲同是先生在廣在部何較彼此事要須記實耳凡此皆執事發之豈非生長乾淳問年與德俱邵有以接前聞而然前政葛計使剏堂初某實與議嘗一再以職掌屬皆辭某適兼司而戴堂賓發春官去景方堂長謝丈合諸生詞謂莫執事若修於身信於鄉今非特邦人亦有朋自遠來者作賓于堂有

復執工夫有塗弄風味將皆曰南海之濱有此老成得所發式義理有據依講論無窮盡則其所發又有大焉者用端書以請其惠顧毋遜

廣西蔡帥 範

某甲午春抱關于都閫塗記見盛名時侍郎以王人銜命餉臺不忘舊遊賜之訪自是十年間僕績奇節出藩入從表裏愈偉某衰詘且愚揣進退不敢復作當世想天度優容俾從鄉部移缺東祛以叨竊為過寔敢以遠外為辭侍郎中朝所倚重者廼亦為海外一行高牙大纛與玉簪羅帶相暎若與某分嶺而治者昌黎謂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其時合東西言之昔之重在東以其兼領也今之重在西以領郡多於東也所謂邊者海外與黎接諸峒與蠻接曰交趾曰横山外皆是所備者又比來聞以北虜透入為寇七八年前有競窺大理之訛或曰隔於泥六七百里或曰江防僅如許彼何所憚而迂回跋涉於瘴潦遐僻之區是必不然朝之名流揩臺臣為建懸策然今春有傳其入大理未敢以信近承使牒與省劄疊至則果然雖曰亟退豈容慣使則防之之策未可以愚而忽之雖嶺外兵力單弱亦當亟作措置聞京湖遣軍赴邕不知間探采的否有言自杞諸種好相鬪鬨若有術以使之用蠻攻虜可使彼送死要之隄備嚴密威聲遠暢彼不敢動上策也設寔如其來過不得進使大挫去為功也寬主上之憂顧成侍郎之勛名乃知天意有在矣某之巡管有傜有蠻有鹽徒有海寇隨其萌蘖時時剪除幸稍寧妥若二廣脉絡相關輔車唇齒之勢兩安則東安敢不以大者為念東西相望不能走一使通敵而交隣之好乃自高誼發之既以稟謝卑緩為懼又以日聽平安報為喜

謝瓊筦

某在羊石見舟自海南來無虛日匪獨舶課將城市都會賴焉朱崖之棄捐之之力漢人以為名言使捐之而至今耶敢言棄又誰敢輕覰黎本無他惟廉足以服信足以結明公有焉則方而安安固

宜又見番禺陳令應元至問之則瓊產其登科與通籍皆破天荒坡公之詩識考亭之泮記於是乎驗俗非甚野惟學足以迪文足以發明公有焉則聲明文物亦宜

鄉守楊編修 楼

某屢下一撰也雖幹方有役念念曷嘗不在父母國修贊禮以守邦君爲宜捉筆未放輕乃珠駢玉儷之墜沉桀乎其文銀鉤鐵畫之重出懽乎其情喜與愧不可量數莆縣江制爲最僻在七閩爲最小某則其問之最拙且訥者端平初偶嫪子列猶及望見悅齋鶴山於宵峻中皆西美成集皆袜知遇望望甦身之入若將遇而不果者僕以丁酉秋逐明年公造朝如鳳儀麟獲獨以不能快睹爲恨然道之行匹夫被其澤久實恨深沉之思博極之學人曰此後世子雲識者謂其醇其節過之蓋道體支於漢儒而精粹於本朝濂洛之學至考亭而集成東南猶有並異者惟西南篤信之非獨一鶴山羽翼之而已明公知之審行之力方將出所學與斯世共之斗大之壘乃辱墳臨抑何惠甫之厚而無鄙小國寡民之心服衆敵者爲甚勞怨之者殘之也今皆曰是參錯而特出者可吐氣隸尺籍者實敢横畏之者驕之也今皆曰是嘗辦佛骨者何可犯若夫敎思無窮則有非俗吏所能知者進秀民于庭誨諸生于學大則入道之門戶餘則作文之關鍵勤勤懇懇有師帥之責有父兄之義令之以郡爲樂者誰能之猗歟盛哉某獨不得挙子弟奉敎今相望數月耳又若將遇而不果者非又恨歟分閫年餘綠粟無補深入太父法當請歸且老矣又復有當世志儻及召節之來盼早遂角巾之歸去叩鈴閣登雌堂既齋宿以罄考德問業之夙心又乘閒以請扶疏持危之主計然後餞公於壽漢土囊之上而退棲丘樊得爲太平老民則此生無遺恨矣

李憲幹 伯賢

其庚子秋至建髮已斑斑有白武夷峯下來訪者吾國所之領袖姓字年德皆高於人而官稱猶者

旁下初注然世之屈寧有過是覲其貌甚澤驗其
論甚劭世豈能屈之哉哦詩掃竹若將終身文清
丞相以同升為念移書見邀至則李公仙矣不汲
汲相料理而必其出耶繼之者無有拈出奐故猶
畀三十年前之舊物亦漫焉携之以歸恭每歎齊
盟凋零未嘗不為執事稱屈也會建之明冬有藝
鎮命明春南轅涉夏抵羊石初為年歲計今三考
又一季濡滯未有如是其久者重淘在望既賜鼎
來讀其書誦其詩慨王澤之不流念民生之不易

藹乎仁義之言可一唱三歎而所以相勉勵者亦
然吾輩皆老秀才自閭閻疾苦中來苟得尺寸必
可及物區區謂郡無不可為縣却有難易故寬民
必自寬縣始此牧守之責而閩寄尤有重焉嶺嶠
數千里田極多而耕耘不甚勞錢易得而求趂不
甚難然自城郭外往往不甚成聚落者以濱海而
港汊雜迫山而深阻多剽剠出沒時或有之耳若
土與人稱處處煙火豈不為樂郊哉故安甿自除
盜始盜非徒持杖之謂凡業無非漁獵以生猶日

公無所給不免私有所取其盜為猶小月請俸錢
祿米猶或為之則盜臣也其間又有小有大徒被
此互相指目自御鐫訓敕後誨盜者其少儆乎執
事以四十餘年臚唱之英不自言其窮乃懇懇為
念數百年涵養之民其窮至此憤世疾貪言之激
烈其視官為而剝民以自豈者孰得孰失安知世
無復有如文清者出為王言之得盡行其所學乎
恭暴沐惠秀句與妙墨歸以詫於人竊計擕蘭芷
而語益清對瀟湘而筆益神所得又與世孰多再

聚末涯願言珍愛以符前禱
侍樂梅寧均
其伏蒙遠寄之書語嚴意足盡茇世俗浮冗態此
古道也僕何足以當之自念隙人在邑一年三閱
月耳何以繫若士若民之心每聞其不相忘令尹
又繳示搢紳達賴所以見予者則其不相忘猶信
恭去邑後兩年庠序遺燬大成殿獨存既門廡皆
補以不廢朔謁丁祀獨崇化堂未復可十七年倚
廊不講乎今與士非無意邑困煎熬不倡則不和

一旦撥開舊址於寒灰叢莽中慨然有興起意亦
可以觀賢令君之政矣大官唱聲衆口附和遠伯
玉耻獨爲君子郡太守豈無繼黃匠監之志者邑
巨室豈無助寡從之施者其薄助三百緡皆見鐵
三米公帑而私帑一之又念前此邑壞已久其興復
自令江右帥漕倉正曾公始其而蒙成以艱去繼
者愈難以至毋壞賢令君則公之隣且親其再與
筏之機乎利涉橋陂則公持節日重造學豈不
重於橋試往吉富廉门禮義出財用由政事足就

諸學堂成而邑計不紓乎遠士每問樗樊父曰此
龜山先生鄉邑其嘗過而式其閭下馬而拜其墓
此亦風厲學者之勸怍令尹留念諸君會文章爲
搢令道二千里鄉往意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二十二終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二十三

書

陳光仲 韡

某每見國朝選言官多令兩制薦人舉中丞諫大
夫薦爲屬厭後名爲親擢其實皆有所主其主之
之說曰平正曰體國又曰識事體大抵皆牽其謹
然不擾事及其不然則又悔廢之差而亟行更
易者至今以擇此官爲最難某有一說謂與其求
之於未可測知之人不若求之於已更嘗試之人

正耶邪耶忠耶佞耶衆論難掩以大卿在內臺彈
擊無所避在外臺風采猶不減若朔家求其之說
擇新臺諫於舊臺諫中某以拙弱貴退非敢自言
惟大卿再入爲宜惜乎其位之未甚高可以爲宣
被可以爲副端前之未及爲者適今以序爲之孰
甚欲早歸握手劇論此事乃相與於書漢王乘間
則區區本志也

陳寺丞 主

某兼任江右時先正侍郎龍圖移書於留密使云

平生不輕薦人正恐不惟得罪於人亦将得罪於
天若方某則所熟知也其薦語甚力每念笑稜齋
之知立朝稱有恭焉西山登對於訪落初首薦稜
齋宜在言地某亦嘗請問所以不出之由則答以
豈不願事明主實以與當國者不合耳當𡍼他日
時在坐聞此語者兩三人暨來山見覲大日清明
復稜齋而在将必爲時出出必有合合必有可觀
者既不獲居西山所薦之地徒使去非極力上褒
表之請豈非千載道恨哉近聞奏篇剴切若蒙録

未以劉孝參先令

陳汝功 起

某者去一月攝郎左銓之日居其十既以者之前
得懇不敢以銓之劇爲勞方以此翻補參贊從
甚謀知羅同言責辭不獲命此先域先生去去
人所謂汝父欲爲而不可得者甫某豈合無宦
致將以行其志既爲之則此乃報國攻樹[illegible]
復有殢情嶺南去天遠吏治之得失民無定及麻
異夫利害之當歷行者以至出嶺波路危有難哉

見吾者毋悄探問兄誠懇人也故有此懇

陳汝功 起

某伏承明府郎中時賜之書辱不忘之意庭甚參
朔書最考盡零歲又半考則正中流時鄙偶一日
見劉後村云溫陵有一好知縣雖休假日必治事
且有治辦聲某謂得非陳永春乎曰是也某又謂
是固有悠饑者累尉浙屯每下鄉少帶學徒狗而
誠與鄉保定驗迟而未嘗自言而豫章之
參言之此某同官日所親見又一日見同姓

九澤尉孫縉自泉調歸云七邑惟永春之政爲
冠趙或卿開那初他邑多有訟長官者惟永春無
之可爲吾鄉作藁今之當官者移書與鄉人必曰
士民相安必曰粗有端緒而來書未嘗自言此某
之所以愈服士大夫之有賢政有美譽者全在作
縣時了此則何官不可爲所以後碎倅此求之人
者合下作三年根脚則求之已者陳九三舟近自
泰和召向以推模事令昭文李公于台故介此遣
遇然人人豈必曾趙事宰相於州縣間而後可遇

哉以令尹之賢如此要必持有過也

宋縉守 詞

有鄉人壠上徐萬金者年二十餘人物亦頗楚淨
自言父死於寇為之墮淚非角聞有名過者以訪
群儒斟酌道憑賦冠鄉薦至壬子秋有名千餘者
年十三四陞州諳則其父過之教冠竟無成而殺
務者以特恩官人以為父讀書之報需與寧溥
五年到官甫二十餘日為陳三槍黨所害與溥之
賴令弁一𢇛宙同時死之非獨溥之身而其家亦

預此皆向來所親聞而為之歎息者今聞萬金則
云縣令與一館客又寨官又其父其兄其二僕其
身皆被執於縣學大成殿之前方駢首就殺時如
市曹出人皆隨刀而逝有一賊唱云且饒一後生
底此子目擊父兄之死亦慘矣而獨留其遺息亦
造物之仁也其時林守亦為批上印紙亦給一據
與之亦有申狀却不明言申何處抓苦困弱無力
自隊乃今到京與用甫左司言之左司亦動念令
其經省却送下本州勘會今首狀須數日得之之

恐太守解印有日君得並為勘會申上雖不待省
狀之到亦可大抵此事主張黄都司真實黄使審
非其他捨合比也每見所在申到功賞多不足憑
姑以廣言之如吾鄉鄧恭得官一紙甚疎略臺闔
係明廟堂主張不費一文若鄭愽羅抗叛卒而見
殺若非丁夕郎在臺聲其不平則諸司雖肯申上
而其孤何從霑溥哉大抵當破賊鎮錄官吏之時臺
郡多以為諱至於某處某捷某人某功非特見人
之功亦自見其功也世之不治有由矣然則徐溥

令君禄未及一月而身與家殲焉諸司亦掩不以
聞可罪也惟賢郡特為表其事明其功以為死者
勸其關繫亦不小

江陰顧俞 瑞履

某言責在身日對客攢眉夜寐不交睫星時事眇
初元愈難有欲啓賀口者見輒憐之不羣親朋之
更以為慶也天分有不齊如寶之正字之過於剛
則宜有以磨之某之不及於剛則宜有以振之若
補熱瀉虛非所謂朋友藥石之功淳甫董孫茂職

議之志完性懦承君激之云公讜言鯁論輝映青史誰得以爲弱爲懦哉則亦劉田激發之功某則眞弱矣眞懦矣非刀圭之劑所能起必痛下箴砭乃可盼餉盛儀盖更化三年無一有成獨苞苴之禁僅守或猶議其未盡絶方將以此察人豈敢自破此戒雖茶與鰒線鄕味也亦不敢入門惟有感愧

傳羅浙宰 希淑

近有惠羅浮圖者裝之照廳之素壁時坐卧其下締觀熟睇此朱明洞也羅有冲虛觀浮有寶積剏

二山合處有水簾洞瀉而爲瀑而山之趾則紘歆之室也想象令君彈琴賦詩於其中公餘無事亦嘗領客涉鐵橋登石樓而縱觀所謂四百三十二峯者乎某不獲陪杖屨其後幸不爲東坡子西少南之飽飧寄詠歆如近世誠齋月湖乘使者車或望而欷歔以上或入而貢有所遇又絶不作此想圖在目中意亦隨之豈必身到而後爲山中客哉觀圖答書聊發二千里外一笑

鄭倅 彥樹

某北承留城閫兩月而私家適有喪葬之役賤蹟居山之日少然每聚輒有味今之[illegible]陋者使人厭高虛者使人疑長者諄諄講學自[illegible]而達少而壯壯而老猶一日也橫渠之教自禮入於公見之某聞禁世教不淺如某之樸拙鈍滯某願拜下風周宜劉後村眼空一世九换高以來者靡不披靡而退乃獨許足下吃吃不離口然則眞實做工夫此長者之所以過人而能敬賢服善亦後村之所以過人也西山墨蹟納還憂財賦至於成

奏豈復以五馬爲禁[illegible]海寇不止出其境豈復有題壁之意堂堂云不可得見矣誦其語如在目前一字千金寶之寶之禮書擧要從宜[illegible][illegible]在山間客新歲從長者之來而面質焉

某每見閤下[illegible]敎廣東鄭倉汝稱舊事歷歷不忘此鄕閭長上有[illegible][illegible]與刑令非獨後生無有知之者雖[illegible][illegible]子亦皆汲汲以治生條家爲急而其事跡將湮沒可惜也

泰間度史臺中書某丁酉六 二十一夜出禁省

唐自会陵仲以監察御史召涉兩月乃至至之日
內引一見上傾吐所欲言者既而每出念動人交
不能堪之歲晚遂發怒甚侍從兩省官請同臺諫
至都堂白宰執議事既至與李成叔樞密議不合
唐退而疏彈之先是論列數人未付出時鄭毅齋
參預擇行相事唐遂併攻之鄭於上前求去曰臣
叟嘗薦之既為國家得好臺諫臣責塞矣宜去於
是人兩賢之唐既與李爭遂閉閤不出某綴班三
年所見居要官者多能斟酌事体擇言而發稍應
歲月錄此而從官而執政鮮不如欲唐數月耳此
某所甚敬服也執事須辟命定而後赴招甚善甚
善

鄭德言 紹

舊夏承史寨西上兒輩得以侍行入秋有清閑之
喜入今歲有墨禮之喜皆僕所歷歷目擊者既而
衣錦東還告先廟謁松楸與宗族長少道舊為懽
笑又僕所想象見者俗以榜下為榮過茲歲不得
為新進士矣儼然老成之勛業於是乎權與時事

日異二擬並命今夏一項議論也其心不容不合
一者同舟遇風胡越可同況一家之人乎二督府
並命今冬一項議論也其雄不容不折而歸一者
無麹擬飪巧婦不能為那得兩副財本乎雖殘興
汚非獨蜀士有憂色舉朝同之未幾均撫德安叛
襄陽破江陵幾被掎上下皇皇然以江西為憂幾
置蜀不問矣蜀報不通累亦不報者一月君相焦
勞甚矣想館之客寧不關慮

鄭清叔 斯

某蒲節日得閏望所惠札頗知近事遠方日望遠
事之寬帶道矣而狡焉者未盡退則天亦將怒之
矣讀西府一疏可謂忠悃備至聞前此多入文字
有能傳誦之者不知可以見示否西府與元善貳
卿素合而此論終始不能強合人固各有所見也
幼學此疏謂為嘉然第一固宜盡不減良貴和仲
之在實紹間也使王君保見之將又謂添一敢死
軍矣伏節死義國家所以望士大夫乃反以為笑
與哉此何傷於良貴和仲徒自枉耳其人既不入

這保社又不爲彼所審遜爲泰不收貌不管之人
眞枉矣幼學此䟽太瞥切遜爲人傳寫旣爲擊節
又之又太息又之議論豈不欲其有濟而何以激
爲亦大不獲已耳旣於時無掾徒爲言者篆歎之
利重可歎也近聞傅右司輪對一䟽非特切中事
機而於人材尤致意甚爲上所稱賞明主未嘗不
可爲忠言也

某朔日未行役前有傳到臚唱三名者疑大手筆
何爲輸人上游前一日至昭武見黃士壽司戶說
清叔爲第八人不覺驚喜途中得所賜書知以權
輿志立說可謂切中今病不獲爲迎合語昨說逕
司又領再書乃知有親繼之說不迎合可也何輙
觸忌諱知此若獲乙未例猶當降一而三矣至在
七人下耶知其與時論不合而肯爲言之此所以
爲吾清叔也若曰科級自前定不若空吾聽所欲
言以盡草茅一日言責之義告君之始能不負所
學他日可知彼不肯擔負者量時太過非策士本
意也頼其所賀者國家得士如此則科目不枉矣

刑觸逮上之聚能幾日去春過家之聚又幾日
然亦聚也今闊廣相望天一方欲如前日之披衣
出逮都門求見得乎遠近皆王事各自勉旃他日
留面相見可也僕老矣用過其分可以止矣清叔
如日方東且自大學游東闕盡識四方奇士深知
當世血脈世道將有望焉而入幄則發軔之始當
民吻杖全在愈黙蘷見黃卿云君嘗擬語徒費工
亦不如直看本事之爲易豈其然未有能當其意
清叔健筆翩翩諸公無不倚以爲重凡書有當疏
處有當辨處[illegible]失其正民之情僞吏之姦欺
此生長閭閻者所共知不能知者雖知而不能行
者不足以言士宜清叔之交見鼂於當路其間有
廉隅之爽則危甚之所深喜大凡初筮如作室者
必牢其址觀室者必視其隅址堅而隅立雖震凌
所能撼帀之卑有時而穹若樹立一低不可得而
復高矣來喻洗手折甲之語雖哲人細事却是實
地頭盛見之賜書非一而所以用[illegible]所疑之一字
豈非欲補其所偏而進於成材成德之域耶至於

猛論子產之寬猛謂其始之謗何由往往鑄刑書毀鄉校有以取之而卒以患稱者為政以寬次畢始猛寬固子產之所欲而非其所適餘故行之以猛所以全其寬可謂確論矣敬服敬服大抵學者本至綏奪勿和地位遠其才分而為之子產始者責人以專欲難成眾怒難犯及自為則奮然曰是為政也雖叔向以義繩之則又自然曰吾以救世也起先民藥餌視當世事宜裁割而成斟酌而用便足為通世就功名之士而究家不知為政之

則錄又[illegible]明號為有天下[illegible]親其政亦終始無變本末公有取為故所臨皆然嚴者廉也重也有也異乎世所謂嚴斬殺札錄者前輩謂使臣之體重曰嚴曰重要待以嚴為之蓋必有道此固其之所願學也顧其弱且訥材之賦受為多朝家不知其然仍者取而立之明目張膽之地所言能爽覓以他徙取而置之封疆論奏之地所激能幾徙以遞去是不可立朝矣乃洗濯而用之始則傷清激濁之地非不彈擊非不究切民隱而人亦曰是慈也繼則總戎作牧之地其彈其恤如前人亦曰是稍奮發又將有言其慈者晉人有云鷹化為鳩其眼終惡其亦自謂鳩化為鷹其眼終善性質所少者必學力以補之雖亦知勉然無虛驕霹靂之氣無恫疑虛喝之聲而曰以心求之以義制之可乎凡今作帥者皆不可用乎世規模必緩急有可應手者況嶺海數千里地非特曰安之撫之又曰經之略之藩與中國通僅與者地接又海洋茫廣處有剽徒山谷深阻處有盜徒所恃者摧鋒而布置弱於力分又水軍而戰艦取於臨時今所用工夫者在此又鄉丁亦有可用在州縣繳屬之耳所願時千歲豈無急呼疾步之恐而後帥之責始塞也上歸田之請當以釋去為幸暮宮昏花多言且止

鄭方叔

福賸鄭役夫携中秋所惠翰見過述近事頗悉而論甚備入春領再翰念私家所遺而意甚懇僕先寓謝則聞覲迎于池如對氷玉近又聞于飛于當

如皷琵琴抑亦知婺閑擇士之時為賢翁擇婿贅
郎擇偶之始乎二難皆以兩科發身先大夫塲屋
之効不在其身者於此見之清叔暫遲則翹館猶
有兄在鄞迎師儒則又須往不知可以撤来否舉
明文物之邦又得賢宗匠臨之其必將有感發者
去歲失伍之閑立碑記功卒徒至勸郡博士為之
然則廣文自美士風之外他可及乎姑以士言之
消義理以淑其心精課試以起其文嚴差補以定
其志皆兄所優為者職貝乃學校名器所在彝銚

成習求書攙搽而鄞之書動是寧執若侍從而下
不論也惟李竹湖終日在直舍與諸生講論有待
書者面却還之始而義久而定廟堂以此喜而擢
之此亦故相可取處也盖從其一未必以為德而
不從者必怨故不若合下堅壁之為定敢以竹湖
之已試者為處助之獻

鄭曾叟 龍雨

記與曾叟共看漢書齊王傳大臣議立文帝時所
貪者其母家薄氏柔善得善人則大臣安初說只
是大臣自為謀耳遂用此事謂可以斷柄臣未了
公案昔人有以一言寤意者今數千言祇受觸忤
哉曰不可太激此月且說別事却又徐徐着力耳
此學術淺陋不能感動之罪前歲七月三日自吳
山頭同[illegible]纂橋側僦居非獨書院接板欠仲打
頭而裏面之詹手[illegible]攀而及如是兩年兩閏月矣
茲七月二十五日撥與為此等官聯居其屋雖老
頰寬敞然漏水四披或起繞床不能寐反不若向
者矮屋之穩穩眠也甚春中嘗領兩汗說糧祥事

嘗春夏間不勝[illegible]若非四月之麥五月之舟則吾
鄉小民其如何今痛定矣亦有思當痛時者否所
說學校事兄不與議能校甚可服每士友至必問
攙廣[illegible]如皆曰無他獨司吏製學牘一提燈籠
出入齋亦足以見一介不取之學問詩曉有曰存
一日守官之義者竊公或以為不當施之鄉曲而
臣區獨有取焉漢人之教且校皆自其里中始本
朝取以名官其始皆薦鄉之賢者為之如后山之
於徐州籍溪之於建州是也建之[illegible]儒猶有能言

當時事課試之外講論義理始笑終服九六年乃召以布葛遊戲之文新脫名場造詣之學求入聖處與朋友共之奚不可若曰權官不必爾則范公西監非攝乎日夜程督何其不憚煩乎自鄉舉里選不行為師儒者亦易士而教其自他鄉至者必嚴爭之是信耳不信目之論布葛嘗來以古義自任慨然尚淑艾之責而不辭則吾黨亦必有以古義悉者課試又實嘗爲惜乎討論不及此倘守官之論非惟彝和之而反有議之者此亦提學司講明無素之過今不必言矣新廣文秋榜既愜士論則可以無嘲義而成其嚴事之意其事甚幸差補乃學校公器某何與焉有問者幸以告之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菴方公文集卷二十三終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菴方公文集卷二十四

書

陳平父 均

某近閱報狀有辟郡閩權遣者切爲平父喜既而問之表夫寺丞則曰無之豈報之姓名偶同耶抑偏傍誤耶然此何足爲平父言有廷對不肯就畀之官又辭不就采錄未去班行時嘗謁設齋于唐弟因曰平父豈不堪校勘發齋儆矣豈以其門人爲嫌耶抑將有所待耶然此亦何足爲平父言者山大川之書昔所藏以待後世者今欲之乙亦且行之世矣亦復何求平父再注三山皆傳卑道門而後一次不出位至今耿耿因憶設齋坐都堂時賓客皆從而四方來者尤多獨平父不至今千橋之游其從者幾人世方逐逐趨利之不暇亦無足怪平父置其家不問將書注從者終歲爲考訂貨正工夫至哉之樂在凡業樂莫樂於心相知平父無得之殆未易與俗人道也某荷穀霽賜之書勤勤懇懇其愛惜善類之意於平父尤可見昔之以

賢相搦者先儒猶嬿其有貴氣毅辭之過人遠矣
中興兩朝史須已刻就板數與何欲寄紙去印因
風見示

劉習靜 撝邵

某舊及發里門日辱賜之餞到司存又賜之書將
解去矣猶不克謝其才之短知此則政之拙可知
鄉郡自端明蔡公以惠利聞厥後徽猷林公以風
力聞尊執所及見曾謂五十年後里閈小子冒爲
爲之乃無所聞乎未嘗不知慕前賢而學力才力
有劑量也今前輩之風流不墜歸然以德尊望重
上承下啓者習靜先生一人而已蓋視接蘭臺艾
軒父師之印與封胡共學有爲名卿良史者教紀
舉亭方入班行出麾節以盛名行世班班未易呈
數又有方萌芽今尹瞠乎其後者可謂一門數世
之盛獨長者凝然其間不肯爲場屋學不肯爲奸
爵摩推去冠裳不解深衣此其所以爲最高最壽
歟非獨儀其家爲然後裔之師之學信於四方而
扶植其學以信於鄉者習靜之力爲多訂史讀易

近以一滴家德與年俱進以代其鄉者又如是使某
知某名節知認趨擗不敢爲小人之歸者尊執之
誨之賜也然則所在豈可無鄉先生哉其功其德
關涉最大未易與衆人言也某端平綴班初節推
林府翁爲大學生屢來問艾軒先生謚議如何詰
其所以問則曰此吾鄉山之師也其語可敬可愧
近扣之子敬左司令從史下之不見近巖仲縣尉
於說仰森史求之果是西山作帥時曾移牒同銜
申上家齋未應嘗作牒只行本部覈實其事遂寢
之齋知有象山慈湖而已如西山得謚文忠時其
孝濟夫爲常侍當世又欲作忠文亦蒙齋意之專
門之學其不廣大類此艾軒之學豈待校覈惜西
山牒檢不存獨本司行移僅留片紙今亦不暇求
諸司聯銜只託嚴仲攜見直夫趙文昌乃忠定嫡
孫知艾軒往還事爲詳必能着力近如陸子壽劉
屏山游九言皆得謚陳同父亦得之獨無爲艾軒
言者若得補鄉邦闕典亦後來者之責也

劉孟容 寅

恭晨興默坐有敲門聲賜書陞前起立端誦興予之過至千餘言不肖何足以當之蓋去國百餘日恍如隔世自省欲念外前事不復掛口緘有感於未敘略吐一二弃竊第聞積吏抉摘之皆當韓史用事時念治之意眈眈不忘端平登庸復見天日居相以力行好事為念諸賢多有至者更三四十年始有此一機遇事一誤百姐盡喪凡所行事其始皆以善意為之而皆不免與亂同轍端居深念必有大大關處又里居日見彼齋痛恨史氏必有以也偶當言責遂以其意言之欲以此增益聖德解釋天意而學淺誠薄罪也不待其言而不去罪也又不自知其非強聒不已靡一而非罪也遂去已晚豈敢以言者為非人之所見豈能強其必同哉要之皆當出於吾君之實耳淮罰死者殆百萬反令人思實紹而不可得而漸為之說曰亂於上而清於下也民貴於為社稷也不能為民命主諸賢豈能解責惜乎真洪蔣魏相繼去無以決此論正使其尚存將受責之不暇而能主張、六議論乎誰論虛也事為實也罔其虛而圖其實是所望於今之諸公者其不為時論所敓宜敢必其為鄉論所容尋公道德隆重提幹抱負俊偉皆旦評所自出將有賴焉

方家仲　澄孫

前月東園叔至京日有游泮邑功持書同至既而力索報語以不出月而二十四日蒋副端之疏上是日正當侍立青晨從者既集忽令告假者有知然者使見其讀揮文亦自無害蓋自暮秋言被封筆書然之初使知有此于時諸公相從史為前筆論一事至十八九疏者以為尚欲濟事姑徐之次月疏略引謝過責心愧焉又次月報聞門以二十三日上殿而二十一夜半已他徙使得上亦未敢及並事亦愧焉自北求去不獲及至節後直前以此事為一條意惟愧而語不敢峻切亦愧焉茲又適大災起於舊邸之處焚燎過於辛卯議者譁然求言諸勝直翁侍郎謂某曰吾曹既忝侍從與兩省官不敢効他人之卒爾遂約拉過堂白

宰執勸上自行之不然當留侍從兩省班以六月
一日乞面奏丞相語以未可匆遽然還當時從官
已有不至者況欲留班乎鄉夕郎謂直翁與某曰
七八人却當言於是副端入文字有非同氣而強
以為兄弟之說且曰自今有言之者當次第彈劾
議者僉譁然而兩學之書直攻之矣某既以未應
詔為愧或又謂蔣文字過中含時不當為書行又
愧爲直翁跡已亦不敢上相謂曰且留吾輩為茅
焦夾答之曰恐不及為茅焦矣近來士夜審對皆

不付下後省有詳忽一日內札有李鄧丞特補將
仕郎之命衆相願得貽書其必與學校之書相反
及錄黃過中舍求二書不可得偶劉鼓院暫攝捡
院進書例有副本納廳然兩若伏關上書則不納
副也遂得見鄧之書矣若李之書無從得適值直
翁云恰見丞相問二士云何丞相謂其說以齊小
白於公子糾猶曰公子秦王世民於太子建成猶
曰太子徑闕此兩句以已見者推之知其為李之
書非不知臺中禁言此事亦非欲屢拈前話若對

手而放過何以見營衛之士禍福何足道哉端翁
為此論初見學校明榜集衆攻之亦恐且悔出內
札以自解亦令人來言曰不敢傷善頗偶南塘入
一疏有一兩語微合塘之識與論專高於衆人豈
背求合於一人而端以其合處為喜而恐悔之意
遂表試於徽二士之章亦寓扶持孔孟以來家法
之意實恐異論之寖熾徽既入遂吉從丞相達入
來曰嘗於上前問此事上曰丞相可與他說且有
調亭之語對以他豈肯聽臣說遂欲起丞相謂君

還他舍人了切不須就亦須有去耳丞相謂旦
夕真除亦須只可去何必此乎三辭繳後旬日
二十一日始出侍立至二十四日又當侍立又去
假而遂疏下矣時赴三山將過闕而鄉夕郎鼓
其不當留中此結末一著甚偉凡文臣遷除皆合
人上房事某却是下房無大題目瓆問者所以點
檢兩舍人之已書者未嚴前於遷故不可亦寓過
關者之意厭之日遷除一新又換諫官而過關者
渥瓆閻夫或謂局面已改或謂某益深亦欲為好

事未如此甚者莫急於違事而內之所爭者在
議論也庚邑辛㷇大書換而反實因其丐序不允
之令啟曰錄黃姊健錫扶而未愈塵濫詠乘之舊
人也與使悲孟立實不皇安其自為言官後未嘗
一日安厥位違棣杖奔職者一見皆曰氣體表前
非向為薄承時之比更膚患心無分毫顧藉言每
謁廟堂祈去則曰諸人去則宰相之職業何事以
此奇留日後一日惟有因事可以决去則今之見
逐幸也區區拙且訥族人所知鄉人亦知班行中

非亦知之而謂之外強非也謂之內荏亦未為非
也然外之弱者如而內有時而不弱者畏清議也
畏漆此身也若戀祿則登彼立朝怯依違塞責何
官不可為主於揣摩上下之情而發於言他人有
心予忖度之亦可謂善忖度于心矣識者謂祿與
名非可並言之物惟學問政事之淺陋則誠如其
言然曾不敢尤人其許劉侍右曰見利忘義冢中
一枯骨爾何敢之有不敢以安姊之道受右爾王
正字先對非強附鄉論者此陝郡無甚險詐主於

清則險甚食君祿者何人而使此士受此竟然絕
與諸臣有指溫公為逆者亦可笑歟姑置勿論又
以念怯懦如此而譯以外強之名亦有由也三山
人不樂斯帥之未相得爲中舍所縱至不發遣書
示者以為稱雖李元善亦云然滿朝不學李紹與
之召又皆謂為朕所縱雖廟堂亦遣人來問不知
此上房事於亦何從巨云邪移書與朔士曰方起
佳越以為深憂元亦韓於內詢復許撫以為亮奇四
方根首以之意甚注故論者想其實強而亟加之

以內荏之名而不知表裏之實符也身不足計所
以百里事宵火災沒言一人機括而竟以吾結局
身當議論之衝固所不三君子在一二千里之
外既不見非池魚之殃乎去歲兄班行中謂此事
惟蜀人多及之今又謂端平奎諫雖洪王不敢
入獨不肯發之其間又有建臣奏對卓弟對策之
命遂為今言者推排案底則是不肯累三公也然
前秋見侍右送時宗溪珍奏謂所正字對班在
定侍右謂此話為人一一恐有漏之者亦偶同

爾去歲正字以書見責謂不爲拈出令皆奉遵得
書求仁而得仁又奚悲此自有天下與後世議論
非家庭私語也

某辱手簡知已過游洋汶有兩舍之隔然土木屋
中鞾友弟朝夕于此亦未能從容致不必以暫別
爲念拙嫂爲痰喘所窘歲一作則昏況不省人前
月二十八九間尤甚幾有性命之憂今幸稍定似
可生矣以此情況不[illegible]朔日拜鑑湖之命遂而後
閑有愧於賀老多矣樞與尹並除此豈鄞黨所能
爲拈天意也以予半之忠赤衰所倚若何如今廷
爾靖康中言者指伯紀爲誤國大罪如此去秋鄞
人初對謂國事至此皆去非致之近與吳李永皆
被彈書之令人痛憤不能食昨答後村謂王吳之
逐皆可惜後村 去非終始一說無愧鄧陳李永
只會[illegible]不肯做參贊合前輩何人出處以此
責之亦自難解然則吾輩豈可不自點檢直須拚
得一死而後無疑於處變故之際矣因問近事不
覺及之

某承錫方紅枝[illegible]生一二百顆今所得半之
況兩日族黨所遺幾倍諸之數諸作於至和己亥
恰周三甲子錄一二百而至於累百而未止吾宗
[illegible]昌乎家仲以此祝不肖敢拜嘉意還以爲家仲
祝其好遜

某別後得安書者四衰山閩城各一郡齋二每誦
輒喜見于色然屢施不報愧亦如之頃相贊一出
謂仕途不多費日再學問文章乃切己事日見其
未至而鄉閭之畢者高之且曰得無疊疊太逼人
乎皆幸其出非獨他人爲兄亦似畏其逼而贊其
出者然語雖未久覺眼前無可與晤語者況浸久
矣乃知家庭間不可一日無吾弟也所可爲喜者
盡識三山人物交其豪傑所可爲大喜者帥侍令
龍門士之親承容接者絕少既收之館又賜之詩
以十逆之尊而與耿爲一布韋酬倡且以待之語
不淡可賀可賀永嘉之學有曰性命曰經綸然二
者豈異我問學名節如東畎家仲何幸[illegible]從左右
以質其所問而就正焉則一[illegible]之所得多今矣劣兄

之贊良宜矣有自三山移書與鄉人者謂家仲於帥
前劇論人物其語以家仲尚論古人可也於今人
豈敢況鄉人乎況仕于鄉者乎疑者乃息其為況
如昨時與腓軒後村會但不能陪其酬倡耳拙非
備此也曜軒復官向何罪而錮其三郡似留此着
與今昭文做見所與後村書謂三山有自班行歸
者以嚴為要官首欲論二事宗藩一也用兵二也
後村謂此若與以開邊與厚倫為對者暗合賢者
之意發於善蓋扶背以出公子之義而不善用者
流弊至此然則立言豈可苟哉此郡關國體非獨
數小臣身事若竹湖辭名四不可之說甚壯偉庭
堅況謂若是矣以當推他上蓮花令審之果奏語
也竹湖不可及矣愛方記未知合主人意否曾見
後村云曾得一說欲為後記盡其義則前記言語
精矣尹少稷為方齋記□三十年王簡卿講方巖
辭社史一節甚高其後尹阿附和議首逐忠賢王
感金帶一語仕日穹名日損始之方莫二公君後
之圖亦莫二公君其大意如此欲以此為伯昌勉

前刻之砭陰其方病其語之露此得然又露乎然
亦警切矣後村與方巖始合而後暌然此亦公言
也
〻雅午承繳示廣文榮汾其有說守甚可敬追暮
公許到族人示之謂以其人其比乃說往之可吏
誤之也遠方官員到部何嘗識例其教以為請則
部吏之罪也盜吏不戢深淺但曰此亦例也本朝
以仕法者也不問賢不肖科舉固然雖太學亦然
未有非試而入者若夫無林譽望聞出於辟試之
外惟州縣學猶存唐意非教望古意也則縣太學
差勝之矣賢師儒借此為救拾人物之意否則為
應則人情之浮議者亦何州縣學與進取不相關
猶幸其如此吾猶決進取　一切以法從事雖一
緣好意思不可行也然則其可常者除課試以作
成守之確則士志定其不可常者與譽望以招致
選之精則士心服非所望於賢廣文者乎鄉黨之
鄉景宣先生學行為人師且老成足以鎮浮近以
賓職去人不謂宜族黨之方克時用志深若後生

至今誦其文而矜式之嘗亞秋賦亦舊所稱也二
賢皆足不踰城郭者廣文記之有嶽則位置之
不然姑延致之亦足以重學校詎復有異辭哉因
答家仲備見廣文之有執守故喜以是告否則上
下姑相與守法云耳

某與家仲相從久無數日不一聚非獨延上相朝
夕也乃使足者深入平生所未嘗轍跡之地每至
原野荒迫與山川秀美處可悲可喜不能看語未
嘗不懷吾家仲也以初夏中澣後二日赴郡事地

大物來初見父老皆曰三兩年間日傳此來言之
頂載何以答其拳拳屬望之意然與閩中大不同
含近而遠含優而劇東西惟命安敢作棄逐居郡
語含從容而就窘東經司與郡帶皆赤立含平善
而閩督銀水陸時以出沒閩此豈拙者所能當如
圍結教閱修造戰艦凡前之以因循廢者悉欲舉
行如抄籍科罰回易廢轉凡前之以一切行者悉
從倚閣方事會島來之時與民某雜處之地而欲
以其區區忠信為敬者行之而白聖賢不我欺豈

不過我安得與閩撰者謀之退食徘徊何家仲去
我遠也然此綠事執筆不休中間則閱書擬看狀
安以足縣總不失本意非若閩中每遇一事則首
未諳備也窮日力只如此塵容俗狀不必對鏡而
知他日歸見家仲饑欲以古今流滯之所漸漬已
深奈何奈何竊想作閉門工夫肆其力於斯文求
聖賢深意而進德於實地其出也豈可當其為亢
宗也甚大則老拙之所託以傳者也

李良翁　止八

其之見遂已晚獨念但努力前途抑散抱此不滿
尚寧距龍山幾千里無顧者亦又出十詩以壯其
行而勉其進不得罪於科之善者則不得罪於國
矣佩印懷章高車駟馬與今所爭前驅此庸夫孺
子之所指以為誇者其詠識十詩之意否雖然安
知無下卿緯之發乎立人之朝而有不行之恥烏
得無罪歸矣與漁樵於而見之受世責望自益始
水心自習以科而欲斂詞科有學不知統材不中
語之州此浮照為證論也其時文忠猶未出然已

有成公矣其學與器何如哉皆水心所見者然則
此論可以改矣凡既爲之則當精其業此兩制假
途也凡試以榜帖爲喜乃此獨以除目驗之鄉邦
之事旦旦以望
承去春杪倏被丙南又一月乞峯后乃知是時執
事已睽事于揔入今春夏決則舊冬與腐兩翰相
繼至又知羅致于建紀綱之椽皆嘗惜重既而藩
府與都漕皆開風帳以相延贊畫其間千里之幸
亦一道之幸也顧其獨相後先不獲與賢者同時
得以劇談於碧灣丹崞之上言之悵然聞計使過
三山行帥事若王實齋貳卿畀來建尤是賢主人
端平初許多先景皆此公與平齋爲之近頗以爲
諱未知數十年後議論何如人皆曰與其内之未
必可行道不若外之或可以及物顧外亦未易然
愛惜根本者爲之亦自與衆人不同竊怪端平以
來莅莅稍欲而民力未見其寬若困於增兵未論
所論建郡事是也廣之兵非甚增而廩則增向者
曹君議各功賞以激變繼者懲創太過下中上應
轉貸日多有一兵兼數兵之請者前歲摧鋒戍増
萬餘緡去歲水軍之増尤多視七八年前歲増十
餘萬緡此廣之所以貧而漕司之增廩不與焉今
所在皆不當作乎世規模而帥之責任尤重今所
謂選將者摧鋒二將以久任得人管水軍者更去
送來迹亦申久任之請所謂練兵者分爲三等少
壯爲上常備洞達中平次之老弱爲下以漸揀汰
而中又丁亦稍可用飭保伍以作其氣寬賦斂以
紓其力談有絡報兵效不牙之用民故手足之術
守臣效封疆之義如此而已仲晦新班次第過建
必能與道處中事中間爭文公致蹤甚危然捧教
之致至今不敢復麐者其有功於其長與司存甚
大集初至時見衆皆不樂之然使之有所憚而不
敢爲非其有功於同官尤多未嘗有求於人迫滿
而織刻至可以爲爲善者勸然此凡亦豈特此哉
示狀贊業以謨文寘之南豐后山集中未易辨也
崇獎俱進誦味尤感晚惠占答鑾之以燭贖貺餘
已止

林尉 公埈

東萬春南縣尊餞于郊既抵平石移書者再知中閒嘗爲南宗一出錄示往復議論甚可觀此老非輕許可人者吉盛甚盛傳自泉進遅而前亦[illegible]羹經行熟路也顧其何足以致之且何敢輕致閒命書甚平生不曾踏南路既至則人之邪正清濁未始不定事之是非曲直未始不明非特居長者以此察其下而同列者亦以觀其上人謂嶺南去天遠又謗謂南無法區區竊不謂然居之長安本朝

亦京皆七八千里故曰去天遠名公巨卿非遷謫不及茲貪財行故曰無法今距行都不過逾月境上郡只句餘名卿才大夫以清慎自律奉法守職者相望吏皆復不肯四方英俊所萃姑以近處言之徐仲晦未去當候時同官不敢爲非去君時自莫未齊候而廣閩憲府十餘政如一日此永二士也鄉人在此必願多方用又經幹潔而王陳池史樸而介鄭布茂通而凝林德輔遇事有力不可干以私雖在里閈知之未盡皆宣勞眼前者方嚴仲往往英銳然不可犯則昔者固知之執事過泉見仲晦至此而與諸友上下其議論使老夫坐而聽焉其啓發必多

東湖廷玉以府監場著作不擇遠訪西成稍賒南粤寔嘗攝事非苟祿固將以養司征亦會稽嘗之義惟留意幸甚若聯屬保伍以防寇竊此州家所屢行者條具來行尤所願望郡庠鄉飲禮成人人皆稱其整肅若非賢友亟自增城至則學中只於紹興初所盼本行之二十年前應帥只如此獻

賓役使與今人排詩亭設廷會無異蓋南渡初林侯諸人綿蕞中請然亦不陞其意不預鄉飲不赴鄉舉既而覺其難始復檄之厥後朱文公出儀禮儀既析注解陳北溪諸儒傳之而趙蘇溪篤好之行于邑于郡于宗司又于所過郡者七八賢友於宗司見之若得其全本無後有異同者君疇洪君相助者兩直學非素講執儀禮知請不害爲聚訟之議而使因之以益明未論誦不曾及士友以不讀書此亦寔害王个甫與同列議法曰諸公坐不

讀書耳適聞道諸賢非不讀者一時爭辨寧免有此必胸中有全部禮記而後可以讀儀禮固非旋讀旋問者比更相切差要主于是而止于非主知者好古以求之有當議處于蓋好辯或有合於當處令也前之任後之議皆似乎過鄭希彭愛郎曲朋友太過直以所聞者相告非有他也文溪李東部近冠其二子自述賓以後無非古禮自唐入宋物後及本朝名儒家行之始有此亦自鄉飲發之禮爲當不可行於世哉存乎其人頗盍相與深度其今須世求其節文以爲世倡云明日大閱於講武有甚於文者民兵不赴教者有年去秋呼之使來今亦然卓郭兩縣首領十四男丁五百不知場民有預者否草按用深衣即前日用之鄉飲者也

林同卿 逢從

後世有吏於酒者曰三升可戀耳而隱於酒者其心未能乎要皆虛曠疾憤之歸聖賢惟日會計當而已忘其畢曰萬鍾於我何加忘其貴其畢繩如

且敢以此廣乾寧意

某初夏中澣後二日至羊城望辭帳下程遠發翰番木足窮一見新昌去天遠有崛起以識心見性之學興中華爭佛衣者況建學以來豈無秀士挺出者又普之名入多至萬元祐間僅行遣一蔡持正厥後華老悉宗受業從之楊甚酷中興後滬庵致堂皆於此著書人士有經術拔者否有能道藝事者否遣蹤不淫游否能表而出之否於此亦可以感慨矣近得雁軒書又改金陵別乘丁丑一榜無以述者乃使魁傑之士四易倅耶

陳令 揚

某與范叟明府契兄聚羊石者兩年有善相告有過相規猶不甚得罪於父老者恃府之力居多成今夏熱且爲百里得賢令尹計不暇白爲謀也然邑人之利亦閩之利也鹽冠新剪之餘縣綱方張之始居民皇皇虛傳非一意賢者必有以處此既而聞排辦保伍官有定力人有固志今則言啟築事與斯城斯池與人心同是可以百年矣三年云

予哉池叟始君有疑於行所以相煩者令祖徧歷
中執法諫大夫乃與蘇黃門接踵于循且並祠焉
過者起敬後百餘年關孫乃至豈不有慨于中覩
者莫不慰喜曰中丞之後有人矣鳴琴之暇屈節
下士課試必躬傳到雰律謂前未有不知佗村昔
之愚弄人主者猶有遺種否今有以洗千古之耻
矣深知令尹以撫字保障爲職而以爲身謀者在
此而朋友之相交助者不容不與史君言之書橐
設呈猶慊在江西漕司與李大濟同幞書言在正
于云未脫選時未見河亦於人過此則不然竊意
此非菊坡語也試與高明商確之何如

林艾軒孫　昀

其亦知叔東宜教學士兄逵逵訪吾宗巖仲運幹
憶艾軒先生自潛劉召恰七十年搢紳餘言其風
韻嶺人亦有知其孫曾之偶在此者乎某使鄉部
時嚴仲語詞臣已稿他姓不覺起歎此非林家私
物忠定趙公所以爲師友數百年後討者而誰敢
取之以司存案名錢之在倅廳者俾償其直之半

後鎮而南倅莫克任既而知了此事揚侯也蜀士
夫與人不同頗成於邦君而發之者嚴仲也非獨
此某丁酉歲至自京見其收拾遺文良苦亦[illegible]
世念中顛衰歎今後生論之者肯知向東[illegible]見
其坐旋拉杳[illegible]貸綴回新御史除目時言之者皆
知敬長上如見其据卑比滿尹稚灑出而知爲城
南焉了時曰[illegible]祠新而謂表厥宅里[illegible]之風聲[illegible]
之話吉猶訂日事抑誰之力巖仲發孫年與同弟
不甚遠舉長與懷渭陽君身任託孤之責者[illegible]
爲之非固爲義亦天性[illegible]非獨爲[illegible]家尤關於鄉
邦忽諸不祀[illegible]陶氏家事耳於建德[illegible]民奚預此
[illegible]惟識者知之今先生祠不廢且傳矣既微而復
表之既隤而復植之[illegible]湮而復著之況什而復是
之可以扶世教可以淑[illegible]民[illegible]識也[illegible]而巖仲有
力爲獨不足爲太史公外孫歟獨易[illegible]更見
林府翁架閣甚有[illegible]不[illegible]沒與巖仲共其[illegible]俾
上于朝[illegible]遂耳讀後[illegible]祠田記者皆有感慨大賢
之後之念[illegible]往不憤悱願嘗存其爲士心劝

瞻其為士家天者念叔敖必有復興時歸會吾弟
蒙仲新恩為道亦見所與嚴仲書之意

林寒齋　入啚

其無能為役然於當世賢者出處未嘗不致拳拳
意亦知元善大府丞為注新閒而高懷泊如也其
崎嶇勑仕之見淺矣然外物雖不足以動其靈臺
而隱然念治之心雖長據高位者未必能然以往
歲聞中旁郡之監觀之家家有避地之慮世治則
上下皆寧否則雖肥遁者不能安山林然則士大
夫安可無念治之心哉計今所以講明有用之學
益滿盈富一日被推出則其病施其藥其局用其
才不患無以對副矣其素拙且訥強實周行等無
所發之用尚遑陸無算乘少寬之日月漸立規模
猶可從近萬一謹譽不寧事力空竭積輕之帶兮
故然也雖諸賢交相談實益哉來書所以相況飭
者異乎世俗爲上之語未嘗不與諸公言之感荷
感荷世之望群賢若甚至其近因別開宗試發策
及之亦自來激發之也

不開啟甫兩月令弟九哥至出示誦墨誦詠數過
有味其言也九哥携令郎發來拖橹未旬又携以
歸豈非有感於京城之景象耶百年間無疾呼急
步之恐使汝練習殿蔽職也又驕驟東奚止嗔目
語許而已至為之易主帥厚犒賜乃定前此所在
多發吏貪如去歲之作之泉皆賛守也幸其事尚
勘今春之五千則甚矣曹帥素寬和人以為吝嗇
夏之富沙則愈甚矣黃守非吝者人謂其政嚴若
令趙殿帥非往年掊刻者比竭天下之力以養兵
所以立國者在此未能彌變而動輙遂上此非小
故也然則為守帥者亦豈可不通軍情而使之至
此哉兵與財相關諸帶日輕諸賢相顧無策近已
綴印造若猝有度外之費則奈何不知外憤近稍
增否君相虛心翹對翹首所以責望於西山先生
之一身者何如乃遽止此然則二十餘年節之不
使進者豈故相所能為哉民之無辜可為痛哭流
涕者也賢者審覽天意靜觀時勢必有可以救藥
之者擬策可得聞否

其昨者方談爲華施謝道恒改除遂併爲立螭謝
齋承眞箴熱未詞旨謂前此非汲汲圖報則當面
辭避矣前咏其言也或者獨咎其頗欠諷諭徒成
泛作則聊自愧謝而不敢以爲然也然則今之直
截猶不當嫌汲汲之誨乎頓令所急者遂事也乎
坐不識兵間事恐徒言不中耳今春襄州失今冬
成都破此天下之首與脊也而謂江左可以駐足
乎儒者之論曰必修德必畏天必愛民必辨君子
小人必正綱紀法度而施之上須是解之時則言

之似迂矣是前數者非耶儒者平日工夫積累欲
其深防慮欲其早使必不至於傾解之時不幸而
當其時則非命世英豪改紀而更圖之未易振起
其拘儒也無排難解急之材其汲汲者唯以得去
爲幸耳長者倘有以賜教幸甚

元善侍郎自號淸漳以出蓋屢請乃得之其之留
可謂亡恥必得歸而後可以有辭於長者顧平生
所欠者用世之學其曰天命人心云者今覺皆爲
空談矣直曰敵至無人支當耳近論又如此英豪

皆安在而必曰非和不可者未敢以爲然也

其之遂將一年歸亦十閱月一殘之謝獨未徹淸
几竊聞寒齋主人讀書求志造詣日深眞有足樂
其每念疇昔多聞有書不讀雖讀怵忘無素講之
學其不適用固宜今幸復聞矣非就有道而求正
之時乎禁固有先後着固有急緩其切於世而可
以拯焚拯溺者雖非永棄者所當聞亦所當知也
道固有精粗學問有淺深其切於身而可以存心
養性者此其今日所當汲汲也皆寒齋所素講者

時有以發藥之使不爲下愚之歸則所望於長友

近潛夫郎中示台翰且述陳尙左咸父寄聲相
問之意須在中朝潛觀默察見有當世之心者亟
少有長意文有其材者加少意成父其人也十年
堅臥屢辭聘召幡然肯來必將有爲且對有日矣
竟不獲吐一語而去乃以嘗入寧考配天文字爲
罪當此時而建此等議宜特言者以爲非我爲政
先正名雖子路不見笑夫子之迂況他人乎可歎
也切學大呼而去徒使讀者一快於國事殊無補

其攻郛湍主議者得無未盡其之委曲以濟事者
已多又恐其自昏瞶不覺耳幸時以與醒之亦不
爲全無補

吾每以未得造寒齋爲愧近得記文讀之則客之
語亦高矣而主人之高抑未易量又誦寮亭記知
聖人之道無所不有自其端的處有見則處足以
樂出足以濟其精者以治身而治世亦豈其粗者
哉寒齋暴兩塘而作閩中節槩關世道者了翁
其首介夫次之二公得力處亦何嘗不參合哉

吾舊秋辱賜書其時在山頭欲報問家婦危篤亟
歸不數日又沐賜唁悽感久之蕭然形影遂決登
山之志逼除乃歸牧佬吾臉覺身世不自聊賴人
事盡廢使者持書踵門如前所云豈應有可出
之理來喻以天子宰相以舊諫臣爲言重令感慨
吾絲髮無補苟生全已幸居位時不能悉心補職
一旦斥去即涕泗流瀾且目穿望復使上之人有
此語非獨輕士亦士之自輕云耳此吾之所以不
敢出也若以私計言之二親已矣稍癡之妻已矣

誰適爲容惟伯季兩房之壅孤未有以及之不能
不使人動念耳然其語淺甚寧不爲寒齋所笑若
辭而得請大幸也閉門堅卧屢促不動今乃知竹
湖之高抱琴不鼓無成與虧今乃知寒齋之益高

比除夕無行人獨坐以思鄉路乃當祀先守歲
之時勃動長者一出班荆對語此意良樂顧往返
三十里如僕夫告痛何欲造謝未遑伏讀錫翰乃
以爲一時奇觀吾亦不覺自笑蓋留富沙稍久所
之日與其上人不能不拳拳規抵劬津買舟浮灘
徑下既上義溪惟恐見塗之父老疾驅至横渡則
臨訪之夕也次日走八十里至寢山新舊歲交芬
問何所畏何所慕而日夜驅馳如此初意欲入玉
融婦舍與親黨略相會又念安知不爲官吏所詰
罵官吏猶可談有父老問其所裨補者何事將奚
辭以對雖然終以不獲奉從容爲慊也到家適兩
旬奔走松楸之日居三之一而廣東人香未有訊
來教褒揚非其致當家素寒才素拙非敢與當世

君子益驅每一遷則一愧況敢有光於前者夫視
金馬玉堂與竹籬茅舍無以異外之稱縣者日以
穹中之淡然者不為之動惟竹湖一人然猶未免
其名耳前輩謂自天子之相而至於卿大夫而至
於士是孰為之名其始也人自為號呼而又自貴
之若寒齋則併與其名而糠粃之某嘗記令將嶔
時得書初注學化隱吏歸便有欲棄去意每見語
紳為此等語者甚多能踐其言惟寒齋一人此所
以愈退而德愈進愈抑而道愈高歟某之所以愈

敬而愈愧者欽令姪少仙妙齡敏識一尉何難矣
至煩庭闈與俱亦足見愛子至情或欲先還或捧
檄侍歸而後往皆當面謀之

林僉判 公奕

某前月二十六日在相府聞達上事乃左翼周將
十九夜城外所申也漫不知城中事聞者相顧失
色後一兩日則兩司與郡中皆到乃知賊已潰去
端午日領所賜書亟剥誦之皆平居無事語必十
九前所作來使謂二十一日乃行扣之則邑治在

城外儼然無他然中外隔絕之力豈不可懼若非
左翼焼門而入則豈復有遺燼信周將之功偉矣
所惜者府主監簿黃丈九年閒中備嘗險阻戡定
非一而異齊所存能幾魚肉而府主之家婢僕死
者十一人當唐石論功時翼虎之資賞未下此曹
告于府告于兩司外間人情洶洶見直翁少監稔
丈說其危窘雖不幸延蔓而其諸姪於未變前一
兩日已撤出何臺府耳目之不長而寮屬一不以
告耶春間有傳讙門為狂風所閉以謎夫數十人

或之久而乃開或謂恐有兵變初不之信何驗之
速也氣數耶聞餘黨只三四十人今奔潰何在近
將不一此曹所至豈無嘯聚宜及其未蔓亟芟之
此則當路者之責也雖然監簿定聞之勞不獨向
者挺入賊巢而已其功亦豈可掩入春來方為五
羊歎息重為富沙歎息頃日謂京邑亦復儆恐今已
帖然無事然易騷易蘇易榷屬易京尹良貿區處兵
騎至[illegible]必恩與戌並行使紀綱復振而後可蓋所
上皆當然也郡經一擾使邑之百姓豈無[illegible]來

安集者正是着力時節

南安趙守 孝悦

前月杪領所賜汀謂若有浸潤於西山先生之前者某切訝之見宗簿潛夫兄云昨日在西山座上曾進伯注江山西山謂趙和甫獨減無名之賦邑人至今德之江山豈不可為者潛夫謂觀西山此語非不足於和甫者次月朔旦某與潛夫同見因以求祠之意言西山云何必爾且具言臨汀事所以叶和守貳之意觀此則前所謂從孝浸潤之語不足信矣世豈有大賢而輕受人浸潤者乎且自領當官臨民何所愧於心而畏浮言者乎未書君不肯受剛之名剛則無慾剛則近仁剛豈易得哉今士大夫所欠者此耳若或者以此言非諂也乃贊也猶記嘉李用事時外寫交承之書問內行猜忌之賊心長者猶時造其門久而乃悟何向者不早識傾險之小人今乃輕疑大人君子哉所言者過也否則傷畏之餘易為人所動也句今便可釋然無疑矣上親政三年有多事少材之歎姊丈胥

力大性爵久非今世所謂有材者耶去歲聞之諸公亦有合當一面之語乃懷庾嶺符竹以去今太期可望或傳南康上猶間峒丁與著民交爭寔繁有徒分為三項朝家亟移李賓夫行江西憲節黑章貢以鎮壓之若王守䖏立得腳住幸甚不然則姊丈當投袂亟赴不應復煩參事之行自去春來有軍務入秋冬有狄難幸而盜賊之不聞今又有此初謂國內無事則楷可議銷事少則楷亦可少今外內事如是先生名之何可少況議銷乎昨侍坐時詢肩一策可以昂繙至簡而易行雖善思慮者不能到如有用我者當以此獻某屢請不能得今樁賤物淵極矣履畝不能探矣極一世智者之謀畫不能出乎奇爲得之宜告之吾君吾相以救今世倒懸之急而恐於久藏以待沽哉

陳廣漕 時

某杜門僻處無雀可羅燁燁使華忽沐臨顧某猶衣亟迎且拜且謝豈非以玉融婦家得綴婣婭乎又豈非以壬午癸未間倫數討為叛穀䟫敍於尺

髮郡齋者非一獨專記憶乎拱聽誨諭若以其孫
愚不貽親黨羞者爲三言之此固私心之所甚愧
而世俗之所畏而遠者尊長何取焉感喜激烈昔
洪玉父避逅晁以道于京稱以丈行晁祈之曰自
是表叔何丈行之有洪遽謝是表叔是表叔呂成
公萌游學之士須經中原先達錯擿方許有啟某
每喜記此事令猝然項則知有表叔矣而郑迚不
蚤側置爲懲三十餘年爲林婿亦嘗閒入闕城宦
轍不逢乃侍拜自今日始非天相之歟宗達所有

六日正是軺軒入境之時揭陽居五嶺之一寨帷
問俗驅馳浴趣父老喜見漢使者威儀獨吏重足
立耳度至臺治當是萬節前條教所須當使十四
州四十縣赤子不知其爲去天之遠偶從兄書倅
家便行亟此上狀崖恍是愧顔其尤幸者獲拜識
令孫司户直閣妙齡而敏於學太丘之門有傳矣
甚盛甚盛

林提幹　進禮

某甚有欲説於提幹尊親者非獨冗奪蓋捉筆屡
輟而終有不容已者除夕在横渡荷逢出良道先
帥參附葬於先中大墳之東且及某向來曾舉似
呂成公族墳墓之説某亦以爲然矣中夜思之凡
墳墓必有主峯又須有左右二臂附者或於臂又
須無傷於臂乃可令所謂臂者隱隱若有之頗以
爲疑元旦有來見者問提幹曾相見否有一事人
所不敢説者細扣之則云力足以實山葬親不必
強求之本家已用之山金峯既無可趲處若曰就
白杜墳前以收其未盡之氣則初墳必傷某謂提
幹非徐其親者只是左右無足使者未免姑就此
然不敢不説請熟思之區區謂緇黄之費有可省
者不必徒費宅兆大事宜盡吾心求福於地下之
説嘗因温公所不取呂氏自南渡來子孫雖分散
四出多歸葬婺之明招山故成公爲人墓誌遇附
葬者必喜道之然或者謂呂之子孫不甚壽亦沮
山掘鑿太過也惟朱文公最喜風水章齋與祝氏
皆别葬文公又自葬唐石門人執紼者數日乃至
水心笑之謂其多占風水前輩之不同蓋如此鄉

人宋卿茂洪三世不同穴亦有議其多占者今毎季首歲節子孫奔走不能遍亦足以鑒大抵人家此事最難亦有指其佳處而力不足以謀者亦有惑於道旁之議而不能定者雖然亦在作意求之至於甚不得已而附之說用爲某非沮成事者特有所聞不敢不開陳事勿以爲訝

林沙宰 珪

某蒿冬拜答後固知盤根錯節乃賢者之所以自見也以所賜書觀之其辨可喜其勞亦甚矣固州家之所宜假借扶植以助其立者也今之邑最難於辦賦若撫字則固本心剖決則特餘事耳非吾輩所患也治吏之擧甚壯況承郡命其敢於報復郡所當察不折其萌反令主事此賢尹之所以不能堪也吸三斗醋乃可爲宰相況縣令乎故必更州縣者爲監司乃知州縣之痛痒更縣者爲郡乃知縣之痛痒史君妙年高科未四十專城未必知邑之難獨賴其高明終必察此縣與民最親吏事最多雖志或有扼於上者而澤亦有可行於下者吾輩作邑切須分明可以質之天而無愧可以布之人而無作終身受用自邑始某向在將樂日賣鹽須三百餘千少不及數則岌岌乎未嘗識郡中專入亦未嘗輕剩一把鹽入其時猶幸上供銀折會而郡猶見寬假得與百姓相安暨再試永福可以卧治無所謂一水之説兩邑皆僅年餘不得究其及物之志自以爲將令老矣不復有斯世之志矣今春左揆拈出猶以民社見委知臣莫若君其殘生全已幸蓋畏威敬怒者此心猶爾歲也叔翰猶以爲言豈亦見邸報乎一春頗費酬應今幸此話漸冷或可稍安矣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二十四

廣西按察司按察使族孫良永校正

廣東布政司右參政族孫良節編刊

書

趙倅 善達

某竊是戊戌冬憂患中嘗與道甫聽数甚勿勿明春道懇酒二盆曰此淳之翁杯也遂找以幽香而不發我以答書懶亦決計歸不果每對之如見其人去夏有一墨二十餘乳方家玩閒迫於即家之命驅馳上道真俗駕也埋頭埃壒中所謂戰夾衰求入僕未必有分寸益而已分之失巳立山矣如是一年又以閏月而猶不丐歸何耶某丙申丁酉間未去國前見府判上疏率之疏倘持其歸亦與上而幹事者曰此府判意也今非鍾鳴漏盡者不肯止而年五十五更兩倅法當請洪郡迎歸能相追逐之中乞身於正強健之時昔賢希有今世絕無亦可謂林下之見一矣某少府判一歲更餘兩月則六十之叟不歸何待祠請將者上君猶未盡忘太倉粟者視高人有靦容眡有餽一鶴者辭家時為年歲約今已過期惟恐移文相及將歸而併與蘭問訊爲相聞有日先此控露不敢效世俗作掛冠等語以損動道心頓亦愛自由之軀則閑中一日勝於忙中一年矣

黄守 寔

某日使中家賜答近又領道劄津日所賜謂以長至前二日開藩竊計登進父老于庭布宣天子之德意惟聲雷如向者汀人欲吏定艖運而漕司難之冠平之後厥議何如某際販艖雖有產者不免區處之謂政惻怛之謂誠不有不可感而化者而守欲於山川之峻峭者過也於此可以觀賢史君之政與化矣某月一登殿論事猶不稱乃使之日就華洋下其何裨倘得一畢去其奚敢簿前日己控上祠請矣躬望以待況近事有大可驚者吾之形勢衰爲脊春無故失之蜀爲頭兹冬幾失之閫獨襄路存又荊淮皆急國事至此抑誰之咎安得蓋世英豪而共起之乎哀哀遠近脈絡自有相關則凡爲郡者皆當爲保障之備而後緩急有足恃惟智者知之拜除領賜誨乃的知開藩日以良月

十三諱廟文自撰自書非特見素學其皎然之心
見神照臨之況汀之赤子乎當持示元善貳卿又
就借其所得翰墨互觀交歎朝有所行民夕拜惠
是真無負千里之寄　又顧其筆之留何謂哉立人
之朝而道不行恥也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其
不知恥與辱者與顏真卿植何異亦既知之矣強顏
爰為近於上前求去辯鶴山繳命而瑣闥不樂謂
柱司端當留而西府不樂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
此其所以汲汲也向在永陽不獲竟其及物之尺

三

寸至今以為恨儻得一麾自效或少可行志然屢
請者業祠外不敢及也

黄判官　端巳

先正莊定論語答問雖不多有味其言也詩春秋
易記說皆精深莊定與林簡肅同邑同時簡肅
有論語知新易春秋有全解二賢刻意經學如此
雖貴顯不釋卷今世一第一官者幾廢經不談此
其筆之所以愧也莊定遺書更兩世矣孫曹之賢
收拾繕寫上之送官使前賢用心不沒於世其有
功甚多所問進書格式其本後省見有進下者書
寫端楷用朱界行兩書之尺寸不拘然皆不甚小
其裝背或黃綾亦有用紫者似以黃為是

李秘校　復光

某日困京塵得賢伯仲注釋二十一卦讀之真止
一齋之書義精詞暢歎服父之易學無窮盡伊洛
大儒只說七分其留以待後人者甚厚山林枯槁
之士亦獨得之心而不能語諸人者今家庭自為
師友項偈虎和更和互贊所謂王哉天下樂也上

四

之送官藏之秘府不為不遇矣嘗病科舉不足籠
異材操尺觚角影刻畫一夫之日以為中程雖屠
沽不得不與上之人不敢新下之人不敢議有以
古心讀古書幸而為世所知後省之看詳館閣之
審訂廟堂之畫闢展轉斟量天下之官豈以淘汰
究耶而必欲于舉禮部進士以前是幹天下豪傑
盡歸一途不容有一士自抽於科舉外者亦本朝
之法度大抵然也先儒屢欲議更之而亦能也賢
伯仲其如法度何世之治與否道之行與否身之

違與否未有不囿於數者莫小於一試而其治其行其違繫焉數之來也不可辭秘省校勘正爲通經學古者設然此朝命也今本省所行則點校書籍而已二帖拜納少需一變化則瀛洲皆君家物何獨校勘哉

李秘校 賓老

其承惠帖與令兄史君侍郎所賜之翰俱世情冷煖誠如來語向者進書之恩非與時遭耶今欲刻州郡繕寫之說不知鄉達猶記前語否昨日見一

都司云近在都省議進春秋解除乞推賞者有竊語者曰不理會防秋而理會春秋獨忘前鑒乎激哉言也世之不治道之不明易未嘗熄乾坤未嘗毁不熄則不毁賢者之書詎明此意將持以救世乎抑姑藏以自愛乎得暇能過訪否

蔣粹翁 公美

曩於吾友賓之處聞賢名又因吾表猶道得見過從日以稔篤鄉誼不輕然諾以所見驗所聞益信日鬱攸㧞彼此相喧置生理於破甑其深惜者十

餘年留京所收之書籍又自解曰板本尚可置最惜者乎所校錄之文字其識見與世俗遠甚不肯忍照出闡揚知或有不至獨不顧微善扶曳細勞既出遠郊又饋之酒然其向背聆時人異甚後知諸公之相器有由也信乎建之多材也自余陽西山後道德學問氣節事功靡所不有盖閩之山水發源處雄渾峻峭人物如之至福唐則山殺水匯搢紳最繁而秀媚可愛者多若莆則其附庸者爾此其所以自擠其表裏皆務而論者以爲外

之強不相似矣㤼得此說矣閩元輔尚留其婦翁處至獵當求見亦足以相振發也猶有一語專爲足下獻嫠不恤緯况於男兒然不謀其政聖有明訓夷甫爲晉三公猶曰不與人事卿大夫不任多壘之恥誰能代之恥乎其愛足下者故敢效區區若某則侍殿陛一年矣荷天度優容最深每以無補報爲懼不敢以己言爲悔今亦將默矣獨憂愛實有不能自已者畎畝與立朝不同各有其職爾士則有士之職與賢昆仲屢戲名場惟[illegible]仍榜帖

是望

趙講書 彌應

某讀國史起敬清獻剛風勁節非一日三十餘年行役過門無從入茲因謁謝遂得式旌表之閭拜高齋之祠知昆仲七八同廬墓事又知用黃濟抻之書成誦事前脩讀書根本如此然則為子必孝者為臣必忠學者學為忠孝而已有不然者則入斯廬拜斯祠寧不泚其顙乎能知是泚也何從生則亦不徒入而徒拜矣其有關風教甚大某衎細

慼槩不忍去者又之非特識講書也又因而識令兄學士與其子若孫蓋三世雍穆儼然在前豈有盛德之後而白丁者乎殆未易量也

韓秀才 之會

某羅雀之門入春見承陽舊力鄭定者携書來晤之則吾韓孔非庚寅秋以器重道遠為題得之以冠一邑多士者乎閱二科矣永之文風登高為盛律聲小技耳多造詣語前一輩以此名者皆去為大夫賢者奚慮循編有熟焉昔人以置器鑄鼎知

具有輔弼材言心聲也今後生能為此寄壯語者有矣將何從而知之紹興初省題天子以德為車黃師憲考功與陳應求丞相為魁亞皆莆人黃第一聯云端若安與陳云府堂注措有運動之成規厥後正獻為明輔而黃不進人遂指注措運動之語為活今有如此登帖者其不為有司所擲者幾希又將何從而知之豈其時舉子與主司其識趣皆非今人所能及耶然古今一也豪傑之識一也豈得指百年前為古而眼前為今耶輙因來翰而

憶七年前二補所取之文而有感焉

黃叔恵

近盛族海陽少仙迓道相過竟夕道舊話又能言舊遊士友動靜聽之喜甚去來數日執事之書至啟壓滿紙詞之益喜所陳濟時便宜十餘言剖析明白信乎通務之才也端平初置會稽錄近又創國用司浙人有欲貴安邊所田閩人有欲貴寺院田安邊所乃嘉定初講解為增幣十萬設今新通隣好而幣如舊則安邊田不可鬻矣寺院日惟閩

為多非泛科敷不及百姓者寺院其保障也存其
大而斶其小誠為得策如来說禍一邑小刹約可
斶六萬券則合一道四千餘邑言之未必能四五
百萬僅足當一月造楮之數亦知近科降之數乎
動是大人三千萬亦知楮之布滿世間殆三十千
萬不止土地不加多而賦入幾倍於承平用度百
費又幾倍於承平每言節用則曰所省幾何空天
下以養兵而兵不可用又道旁之營皆冗匠兩非
虛楮也國力與民力俱屈矣今之財無復可生擬

使生之愈多而愈貧所願天心悔禍殄虜革心和
可堅戍可減乃上下一心別立規模替楮流痛
節浮冗而後兵以少而精財以少而給楮以少而
昂此其本末未易言而國之繫命於此若變矣今
儒之高者耻言財其卑者謀身謀家不暇而暇議
人之國乎執事操觚弄筆之餘精思熟念以技於
居鄉之所見有利於公家而必言則儋圭析爵不
畫一籌者亦可以愧矣

九三叔　可行

季秋中澣蓋一日而領兩叔雙汗之賜靈隱始祖
之孫曾曰應之諫議或謂此未改官制前之階官
耳然乾興天聖間舉充御史權殿中改侍御則是
正在臺矣其見於國史者遠籍丁崖州家取士夫
所傳聞道書楚公以聞世稱其長者他散見於雜
記者猶有之至致和之副端史無所考無嗣續爾
然亦無有藏其文字者獨後因都官墓附見云以
剛直稱又至紹興癸丑歲公美宗卿為臺法旋改
除戊午歲為察官其後踰三京謁諸陵既歸泣奏

其事胡澹庵集中屢言之必史所當載其家藏其
奏議近已刻梓是則風節之最可觀者前乎居此
職者三計其皆有所用故猶可以推其所立若某
者六十八日拾遺耳後之人將何以推之涑水記
諫院題名曰某也忠某也直某也回某也詐然則
使為此官而得回與詐之名不如勿為之為愈大
觀元年續通鑑載方軫　上書論蔡京一疏幾二千
字至今讀之凜然幹諫議之曾孫以一　太廟齋郎
而名輝青史如此要之有風節固不在□官

迒

念一兄 公直

某之攺除乃墮在至危至險之地官守與言責並
稱曰守可也曰責云者去罪亡幾學淺不足以稗
補主闕力弱不足以彈壓官邪四方之責交至百
世之責莫逃兄其何以救之陽尊其弟曰宗兄且
援長公戯子由宛丘先生之詩非其正也先生者
爲陳人言也非其家唯諾語也觀其不犢中長公
不自名但曰老兄既字稱子由又稱以老弟如此
而已子由爲諫官時每以言勉之是所望於兄者
浮稱過譽卑者不敢當後告勿爾

六四弟 子六

某忝在部門職閑無事辱貽書卽報去比再拖則
移領扈翰矣一月之內倉儲出納之日幾半之疲
於奔命涉識世所謂走司農之稱偶今日宿祠宮
外塵不至取來書作荅誦其言則曰仕而至於上
榮其先下庇其宗是亦足矣嘻仕之義謂何曾是
以謂足乎先生燎副曾勞遠貢宗人胄燦同議選
行所指在是侍思良久以外物言之則有知足不
足之說以無待於外者言之則足乎已者之未
易到顔所當勉者學今之立班行者皆沛乎充滿
可以備問可以決疑可以潤色皇猷可以模範士
林無往而不足於用其高者猶謂此非學之大全
也而況外物之足云乎君曰燎數封之書燦數入
之試使子長爲之必不自以爲足立身以顯其親
以及其宗殆子長觧其端以聽讀者之自悟非文
意之不完也某聞初嘗寓書爲臚唱冠擢之祝望
榜到乃僅入等蘇公嘗謂恩榜得官例皆垂老布
在州縣何嘗見一人能自奮勵有聞於時坡二十
高科不識場屋辛苦故有此不通之論了齋謂瑩
華事惟一持科能言之正科所不及惜坡不見之
陳默堂錄言坡登卿列風節最高非奮勵有聞乎
使坡見之則無此論矣吾弟今對必有自靖自獻
者他日所望以奮勵者

萬四叔 進言

京口令重地王入爲府公幞府乃上下咽侯〻一迒

昨傳官兵来以籍鹽丁以備緩急而聽其私販於鄉村不能無擾始傳頗熾以為憂近聞無之以為幸若果有其萌芽豈可不亟區處此皆實主書諾之最大者必留意焉其舊夏禁潮城一程許過所謂洮山者見新舊令君先後來訪問邑治佀云一舍餘昌黎別趙子曰君先揭陽居又差瀰海豈尉豈其居正在揭歟今其衙猶有人否五嶺揭居其一今其嶺正在境內歟抑合潮而為言否其時猶未知尊叔縮銅紆墨于此暨見報狀喜甚入今春

知已遂聞邑益喜有自三陽来者問諸大夫何如皆曰海揭皆儒者政儒者之名豈易得學道則愛人有政事則財用足皆是也吾祖都官守潮在天聖丁卯間今二百餘年七八代矣叔姪乃相率落南乎嶺海民力視閩中稍寬官吏曰漁獵之黨非昔比培植其根本護養其元氣非吾輩守令責之其每聞如前所云好知縣則喜否則默默諒尊叔聞之行人帥守柯如其喜默亦然故頭相與勉之、

小五叔、齋

罰此答族書皆曰孫蹟將去蓋自解言職後求去不勇況又大究求言和聞者多盖氣未散之說於是副端獨唱非同氣之論其錄黃過中舍議者以不當書行見責亦受責不辭臺諫公議所自出之地而草芽執之可痛可痛未幾有兩士人揣摩希合反其說而用之果以此補官且至煩宸札雖其文不下中舍而補官之黃又過此到手事都不容放去繳章少遲至七月十日乃上言者聞其繳所以愈怒而併與其朋友俱擊也來翰教之以所以

事君所以立身又曉之以為好官為好人說甚感甚感今既不善事君猶能善立身否既不為好官猶得為好人否恐皆未敢必也當歸而求誨於宗黨之有識見者其笑者不暇計也暴讀國史見有方仲弓者請立劉氏七廟以媚章獻不知何許人常切憤之近得吳門一譜知其為唐中丞之子廷平行之裔孫也故今茲繳章亦引用其事不能為族人諱先四王弟鄉為偶合其名使知之必不用又暴讀殿譔本對策亦令人不滿足見人心之公

庱靈隱兄弟其後有散見於諸處者而在蕭惟金
紫一派最繁薾古待制却是別緒前書曰述古誤
記爾昔在江西見清江同姓攜一譜以金紫之子
增而爲七而待制父居其一以偕與著作儀同一
貽積則徽倅叔所見者必此非特待制非靈隱之
後而清江亦未必待制之後豈足以欺夫知者待
制與諫議同時其留題南山泉亭詩可見又都官
祖題待制所居詩自稱小姪蓋其本居塵塘相對
門故相訟爾其實非也諫議之曾孫軫自靖康後

官後不知終于何官厥後何人前書所謂欲問之
塵塘長上者姑云爾元符上書押歸本貫却在揚
州想所居無定嗚呼直臣無後可痛雖諫議直下
之存者亦不知其顛末塵塘豈足以知之諫議諸
子最多當其盛時先官其姪弟姪者非止一人侍
郎光祿卿大理寺丞伯仲三人皆以子封其三登
科理丞之子則殿丞也則諫議之奏任也愛其弟
以華其叔此意何如今理丞之後有知之者乎諫
議之後昔多貴而今未績昔最繁而今獨希宗族

稍涉錐刀之爭則兩弟房亦有推原其異意者否此
固非昔賢所預計亦有非今力所能及而此意則
吾輩不可不知也非來書無以扣觸發非賢叔不
能盡吐露昨日舟中痁驟作今日無事走筆不休
費紙且止亦自笑其以多言撥禍而猶若此自今
請默矣

九二叔　安行

某適蒙九二叔自隣墻來訪且言有族人自潮至
亟問訊則鹽幹奉議曾祖叔之孫也而某之叔行

也不覺喜曰殿院高祖叔之後有人矣每痛念其
事跡湮微雖近族無有能言者獨表都官墓者號
其子孫謂殿院剛直不撓稱于時然亦莫詳其因
及見渡江百官年表政和三年癸巳歲方其以言
事失當罷其爲殿中然未知所言者何事前歲記
得後塘族中持出其告詞以與國是不合蓋當時
所謂國是者蔡氏借紹述之說以脅制臣下誰敢
犯之獨畀其鋒以此出臺其剛直亦可槩見史傳
不存且無有傳其疏者惜哉豈有直臣而無後乎

其留鄕邦者已矣藍幹卜居于潮一傳發困矣今
一縷之脉寄於尊叔之身能自植立庶幾死灰復
然願勉諸

九叔　楫濟

岳陽史君詩書之澤其必有傳之者每讀艾軒集
見其拳拳於小蜡者甚至詩簡之唱酬簡牘之還
往殆無虛時旣銘之又銘之又誄之至再曰前輩
風流盡於此矣其痛之深矣所以得此於艾軒者
豈苟然哉所謂小蜡堂者似爲會友與族設此意

何可復見紹興戊寅和剕大父創一經堂其記文
則史君丹京時筆也深以淬礪勉後學曾謂史君
一傳三澤兩垂登員郎一垂通閩籍而竟如是謂
所謂詩書之傳有在者此澤未易啟也惟來者勉
之

彥惠　廸吉

所惠石刻謹觀之則吾宗前輩學士公守潮日所
爲也萬巻之[illegible]之跡各孫之像當建炎元二
間最爲俗德而冶[illegible]所尚如此又不遠數千里來

使圣衡求韓像以示邦人旣能不沒先賢之蹟之
傳之眞百年後來者又每每爲學士公表而出之
然則人亦何憚而不爲君子哉

三十八弟　克昕

朩與世長生齊年幼共師弱冠並鄕校獨解送相
先後耳其遂犯少年一不幸之譏中間遲鈍身雖
困氣頗全年踰半百始入閙地輙觸世故之鋒入
省出藩恰恰十年今甲子又從頭如初生之歲涉
歷雖多空疏自若視世長可佛爲祖之氣爲孰全

搾腸貯腹之書爲孰富合族吾弟出一頭地莆川
許多官爵皆六十以後爲之今非特族人所推盖
國人共推正學毋同識者將於對策有觀爲勉之
毋忽

千一叔　君来

其舊歲初吉過家留七十日營山房僅三間未能
斲手孰驅使行入潮界抵羊石日與吏民接覺身
不自由置家事不復問或更閙顧影有懷宗黨又
復上心火不肯入南髮種種乃來此鄕賢莊歙龔

公所嘗臨流風善政猶有能言者尋其遺蹟昔劉
氏採石為山於州宅之後莊敏避不居曰必如宋
廣平者而後可名以廣平堂相傳迦此扁額無名
氏圖志不登載乃於石叢中見之某近於此峯前
砌小徑細披苔蘚凡二百二字字盈二寸五六分
隨其凹凸刻雖淺無欠闕自乾道戊子迨今淳祐
癸卯七十六年隱然如新正使當時得置碑刻之
來必能如是豈質性堅密淋炙不裂位置寬閒無
蹴壞之虞不為樵夫牧童之所敲擊而常為學士

大夫之所摩挲不知更可經幾回七十六年雖千
百年與天壤俱敝可也甘慮又過於峴山矣錄此移
鎮江西入參國東覗復訪英山其氣視連帥時不
衰也近吾宗嶷仲廣文過此留兩旬約學官合唐
于方東坡公鄭介夫與公並祠且搜求舊聞於郡
志詳焉嶷仲知慕前脩者也某去春將出門叔攜
公所與其子帖乃新第成時買太湖石歸結山作
小亭其中名以繭菴世每謂公在言路兩月勇於
去至行宰相事兩年有不見幾之恨使羣憸得以

造流共工于幽州之賦以快意觀此帖正坐都堂
時易營無終焉志惜其不遂而庵亦不復見然快
者已矣公之名冥傷清遠令尹滿有日邑入知為
公孫所敬愛之所藏手澤必多此帖在外孫家貝
實護之仕者之退豈必待貴某竊慕昔人為二千
石郡休之意來此村期栩栩之夢時到家山結草
書報三間已就亦欲如昔賢所謂鑿小池聚拳石
者歸之日取莊敏未及用之名揭之山房直成一
蒟莵裘未足喻也

十四叔 塤

某入嶺五年宗黨松楸日夕縈念前兩年謂紬滿
可歸以晉職而留又兩年謂再滿可歸又晉又留
嶺南豈困使拙鈍者狀斷耶少需表謝後苦請必
如欲慶曆都官祖計眼前男孫當二三百不啻尊
叔祖以齊眉儼慶晉逾七望八之年巋然為之長
大九閟而默則前閟不續亢而高則後進不附叔
祖駢厲行僅可數而後是猶三四層而能擇其可
者若為忘年游或謂似損禮抑豈知深意因其來

附隨其器質語之以爲兄必友爲弟必恭爲子必
孝立身必忠信起家必讀書使聽者浸灌興起皆若
欣欣有得然此前聞所賴以續後進所親以附某
行最卑耳順適四亦吾宗老孫子也行拜侍下願
撰狀履以從而助其所唱且續且附者焉都官墳
壠氣勢最大陰陽家以爲愈久愈昌今孫枝蕃茂
聚塘埭不甚散非特冠禮部方廣房在金紫靈隱
六房亦爲甲距飮亭松阡七里許歲謁僅十餘人
曷若聽其偕來使長少咸集顧瞻先塋想慕舊德

亦吾祖意也盖上世諸墳獨此爲盛獨此爲近某
歸而與尊長謀所以爲可久之策使主祭者不以
爲累而以爲便不亦可乎偶舟便禄有餘來判送
座埭房若皆貴且富其奚敢適九二叔逮來謂何
嘗更登叔祖、委曲爲之言姑以飯僕則識森嘗倘
度其有夾不可者則取咨目中柱行秘之勿以瀆
庶彼此俱免惶恐
薦福香火院甫歲重造法堂亦嘗致微助不知
能復舊觀否長史中丞二祖神道碑已立其勞

神用甚多既感且謝

嶽仲 之恭

某每疑得姓以來當有名入巨公相望於青史見
前脩書帖自全盛時迄中興後與中朝文贒往還
惟白杜諸祖爲多心慕焉亦聞前一輩人云後塘
與白杜長上曾序昭穆有拜起問其說則曰似白
杜者靈隱長官之遺腹子也覩郡志則白杜之來
頗久非因靈隱而突出此一枝也心疑焉嘗扣問
而不得其說近聆賢宗脩緝譜緒一問得之謂白

杜舊譜相傳某翁乃靈隱支子出繼則此說通矣
心喜焉然猶曰傳寫如此茲承手帖遠示殿撰所
撰節推誌銘云歲時避逅拜伏起居行序不亂某
於公服屬雖絶猶爲兄弟行盖同出一本也此崇
寧丙戌歲石刻也則前輩所謂昭穆拜起之說信
而有證然猶有小疑殿撰視靈隱爲第六世晞白
杜節推爲族兄則五服之屬甫盡不知支子出繼
白杜者特烏山十二府君耶抑烏山之父耶此却
當考訂君嶽撰所云服屬行序此百三十年前石

本所載固不當以人廢言也靈隱六房正科五十
餘人念一房在白杜者半之固不勝欷歔況賢者
方將卓然有立於世則前所謂得姓以來將有其
人矣老者頗有觀焉

某近見王正字云閬中有二尉可稱同安之魏兄
尤溪縣則賢宗也要之皆以直得稱聞此語甚喜
而來書乃謂肅翁蒙仲皆以躁率見戒區區則謂
今世之委蛇於辭色之間其流至於以身殉人遂
失其本心之直者滔滔皆是故夫人病其不能率
也率則真而賢者又病其太率也率則躁肅翁蒙
仲之言不爲無取昔人出一言可見肝膽近世則
有達人且說三分話之說蓋司馬氏教人自不妄
語始則其法嚴矣不妄云者直在其中而躁率自
無矣人之性質豈能無偏自皐陶氏有九德之目
誰能出不由斯如柔而立直而溫之類柔且立所
賦也立溫其所少也必有以補之而後可以言德
中間一而字正是着工夫處惟賢者能知其所偏
而日夜求以補之者學也天賦吾岩仲以直此豈
易得吾白之當官臨民他日之正色立朝吾於富
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一生得力處
而所以涵養其直者又進進於學問而不已及其
成熟則語默動作自然中節合於直溫之氣象矣
又何有躁率之慮哉若某之病痛亦自知之天賦
最嗇似柔弱者然多柔猶可言德非特在九德之數
而箕子之三德亦有之至於弱則陸乎六極爲德
之棄矣故常惕惕然惟恐陷於弱而思所以立其
柔顧氣質每歉無以補其不足奈何奈何每臨利
害輒自猛省屛跡兩年幸不預世事茲月三日有
富沙報後兩日得脩門書述委折頗詳恐賢宗或
見其報行而不知其即日放回也豈其時恐柔而
過於直耶身爲何官血誠報國而敢以直爲名耶
自此益畏威盈歛懇得見禍大幸且老矣目眵見
書卷輒倦睡學不足以補矣已矣惟宗契勉之則
老懷之望

時父 遇

某舊夏抄過昆江望城闉不果入泊舟將行時父

適平語別匆匆甚既抵建貽書非一所以相振發
者甚至亦欲儘竭所副一了適父老之望而不知其
力之不足終日孫孫有快人意否盖貧困則思動
今出於奈然憶兩年前誅茅咬菜根山庵時時父
不遠我三百里來相看松湖海莽稿手同歸此意
何如頃㝵湖縣則思進一步今乘車矣追憶十年
前赴湯鑊蹈火坑於陽時時父游一水來相從楔
飲溪庄坐石忘歸此意何如果貧困乎果碌碌乎
大丈夫登車攬轡澄清一世既不能洗滌汙穢以
行其志也為樂反不若潛深伏隩以求其志之為
樂時父能見訪於前而不肯顧於今何也行藏眼
界試來碧濟丹峰間商量可乎庭堅提幹艮翁司
户會次皆為拜意

某壬寅春將南轅獲一交訊既抵手居琢栗時陸
初謂還呈有日徐答奚害濡滯孫遺不覺五年當
求去未去時意況可知每領客至石洲蒲澗間覺
稍軒豁猶不得與時父共之又念嶺海隂天南一
方昔為放臣逐客處所今公朝舉遠不忘然其至
必游宦之不達者游士之不售者時父奚為於此
我復一笑而止偷想行處境界樓上為主人者緩
目所如柱耶妝視而返顧耶與坡仙開門可以仕
閉門可以隱同一意道之將行如有用我誰能舍
之誰能藏之必可舍可藏而後能可行可用動之
功用未有不自靜之工夫出者恭六十入南已把
老戒易地洪都其名則然收身故里此志已決若
不用而猶行既舍而不藏天厭之天厭之

建陽尉 寓祖辛江

某固知有宗派在吳門者昨承令君與少仙聯鑣
肯訪並又告別且袖出琢汗見示有縣兒緣戕之
餉辭不見聽既領眷意矣有持達山史君銘刻以
賜懇之素壁起立端誦至三世符節破屋不悔則
慨然曰此前挾素風援之吳會繁麗處而不改耶
又至有附於隱者有得於愁溯而皆不肯道則徐
然曰殆古之有道者今世安得斯人耶顧生晚不
及拜床下頓於二難求典刑焉求譜牒焉

南海尉 碩孚

其舊秩秒不稱職後蓋一年而丐去者屢初謂朝得請夕可行今被逐後七十日乃登蘇嶺將見家山見宗族見朋友親黨且喜且羞又念得無有大人責債而無以見者乎今似遠來幸甚初識固吾友實之正字之所深愛吾宗家仲之所謂畏友也其學有根柢其文有機杼異乎今世之不用力古作而更竄易於時文者不訂經史本處而求故事於時文者人才之陋時文誅之也以至妙之年而超乎衆陋之中此令似所以為可敬一試之差不足言他日駐美名父科級者非此子其誰歟以為宗兄賀

光澤尉 濯

某初八日至昭武次曉欲行而不能者少俟從者耳郡侯以僉幙相延少仙以本職為重官賢矣哉然吾鄉之方巖仲永嘉之陳淳祖皆以尉入幙者代謦補之寄有入則贊畫千里其所及者尤大非獨郡可況本司亦可羅矣致意蘇官長既擔當人民社切須猛省自強庶其有濟昨見說尉官況味乃令知之蓋吾輩婭窓多少辛苦既得官而所說乃如此又更多少辛苦乃改秩而令君所說又如此豈非以脫邑債後遂如意乎是尤不然漸高則漸難愈高則愈難其難至宰相而極有欲為吾輩而不可得者今之命脉在士大夫隨其力之大小各盡其心各思其所以救之其庶幾乎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二十六終

賦十六首

文武之道同於伏羲 文武之道上同伏羲 甲午春卿試

文武相於古今並推既躬任於道統宜上同於伏羲畫觀述作之朔所傳者正允合神明之王無間於斯古初之民極既開前後之聖人更迭惟立相啓發此理有助故均是源流迄今可考粤惟文武雖時非太古之時論及本原此道聊伏羲之道皇矣命受厥世烈丕嗣續宗相傳之統扶持於未墜

知時陰陽之理極六畫著矣正直之義隱九疇見之知一道由來於古始故二君相與以維持承烈顯謨共發心傳之秘旨肇端立極有如皇德之初基蓋亦均是倫也明於後肇於前莫非極也建於今基於古三聖人之抽關啓倫千萬世之並規疊矩爻所尚重非求合於卦八皇本自建豈強參於數五有能求是道於古初不必異伏羲於文武宅心而後以身續萬世之傳此理孰司在昔有三皇之祖大抵自昔凡幾君以述作[illegible]有功於吾道

則初終亦同使開闢至今一聖而止想源續正理數傳則窮惟立極剖元於其始後敘事演易於其終使後世復見精微之旨皆昔人互相發越之功數具三三總括三百爻之內法存六六包羅五六字之中故嘗以精微授受之時想朴略鴻荒之上不見其異烏見其合既無所述亦無所創惟夫易微矣不得以不演倫數矣不容於不詳由道至周室而始明故人謂伏羲之再王語其深矣豈無意於孟堅論及由之抑有心於荀況向使洛書戲未作

後晉於武封爻戲未畧不詳自文是吾心有歉於千載豈向者所期於二君盖發明之責求以自塞而異同之論判而不聞後人當論其道合或者毋徒於迹分別謂作爻止合取諸之離象凡其數詁可追大也之皇墳觀孟軻論若合之始終與韓子序相傳之綱目皆於皇道以獨畧惟至周人而三復然則戲氏遠矣後世因文武有考焉吾故曰溯周即伏

太宗得至治之體 唐治之盛實由於此 乙丑省試

唐祚方啓太宗有爲極治體之至者先聖心而得
之天閫英武之姿素存撥亂將獲昇平之具已立
成規于太宗起百年頹弊之風植一代根本之地
立國規模屹若素具措世寧謐循之可致方其興
也太體已定於初心及旣得之當世果躋於至治
帝也負英明之見爲宏遠之謨仁義刑罰決擇之
意審紀綱制度維持之慮周自帝心之定體先立
唐世之承平有由胄魏鄭房惆漢魏以來之弊從
其大於小寧成康幾致之休是時以寢兵爲極功則
節目詳明以作樂致太平則形容其美襲行之法
殊難識圖圖討口之制行民安田里自非體統之
素定未必治平之至此勵精初志不徒措國於苟
安舉世至平孰識成模之自始大抵理亂靡常皆
由國體之弗立意嚮一定毋忽治功之不彰古人
得其全必底全盛後世徒其小國宜小康帝乃熟
思致體而面斥法律深識君體而躬行帝王執此
數二十年之治推而爲三百載之唐論及拯民瘼
氏述宏模之語其成效史臣猶大畧之評蓋始此
斥爲紀之利恐蠱君心闢德彝以刑憲傷民命雖
一心攻者甚衆然大體不爲之病使隨聽而輒惑
聽而定止則粗安且不可況乎極盛不見作帝範
以訓太子晉以曰君書漢紀以賜近臣論其爲政
爲奈何勿方形而言治之名則治粗具而方行之
意疎獄雖稀斷弟是歲而止尸亦不閉從數月之
餘神疲登岱以告瑞躬臨伐遼之覆車向之所得
今復失矣以此爲至而徒止於託蹤文容終未免
武功之習歟然顧面深有慙正觀之初雖然槩論
其形而未見小疵推原其心術亦無害失刑歎不
肉事雖爪而意美身各有瘡法雖踈而慮審後之
論大宗者固當於體之外求之不失爲治平之實

三代禮樂達天下

三代洽盛四方教宣因性情之常理達禮樂於斆
天與世迭興即中和而默感動民共適通遠近以
皆然昔者人心尚隱於淳厖世治未離乎簡朴自
聖時啓迪此化溢盛故天理形見大人皆覺皇乎
三代斯時已極文明達在數天無代而非禮樂雖

曰夏寅氏□□殷□□忠質文之異名豈復□益俱曰
□□□之英雅異綴兆均由心感之生以此周旋於
斯世亦艱於發之真情自六七世之賢明迭相制作
□□于百年之宇宙相與流行□是時萬國玉帛驩
趨夏邑之朝百蠻歌頌播在商洛之載□□非無
儀而徧及□漢以晉亦有詩而不遺鄭衛鉅是端
均散於禪心而極盛□□於三代當年竊□大□
治具之跡與世同流不見聖人之威大抵入習於
見理則違理以若易道□以合民非強民而使同

武夫非可淵在中林□□賤隷豈能文唱成列
國之風良由冠奇濟濟閭里素習彝教洋洋朔南
亦逈惟聖化熏陶之無外故斯民習熟於其中如
奏關雎鵲巢鄉人而亦用儀觀者□知大道之為公
蓋上世貴於土鼓之希聲□□汙樽而無體章謠
有樂情而未播於樂耕遊亦□意而未聞於□於
是學校列□合衆諷誦於宮拜揖習人孝弟凡昔
時之壅室未通故今日之□文大□豈將升歌於
廟蠻然此日之□鼓□今□□□□□若當年之

酒醴後世奏形雅樂至卿士以來□□□□□□門雖
儒生而莫識不思漢廢之夫知有周□□□之婦
□□□商以後□□□多識□□視古者之凡民有
□□上來達□□過覃以至野外何施莫出會生
之內卑中自樂何質唐舞之三益自源流辯未遠
於聖人消裂已不容於天下陳非可□□□□誠
婦夫河不可入有揖讓而入者于斯時也上焉崇
主禮樂返於下而無所歸可謂□□□非遠也

史官權重宰相

國書說記史官職□□□□之責重於宰相之
選哉嚴所□之司貨無所制雖廢鈞衡之勢莫得
而先蓋關人□非眞可以法繩名位有若卑而望
隆豈察然紀載有一定之賞罰雖嚴而難限不如
斯之畏悚且世有史官之掌□事不書雖職與宰相
之尊其權實重是官也紀述為備是非不□□□
蘭臺之次文細石室之儲莫嚴於玉□褒與□係
莫尊於天子動言不書史法廢棄而可畏則相
權視此以何如形為□□之片言開之益竦貴有

詔王之八柄蔑以加於勿以執簡之卑非執政之
尊表章之微豈秉鈞之比然刑誅猶可誰甘一字
之戮爵賞雖榮孰與片辭之美是非寧相之無權
或者人心之畏史此筆削墀階之下萬古不移彼
尊嚴闕闥之間一時而已大抵操制一世時以
權此榮辱千載柄亦司而君畢故人不懼漢相而懼
江府之一筆世不畏晉卿而畏丹書之一辭則知內
史掌柄罕有獨於史雖令曰公亦宜豈其無職
之大此未必夫人而畏之蓋制于人豈敢則遷高

之後獨先以討正爲戒從宜之命胡不觀董狐書
法不避正卿知幾奏記切議時宰記曾史者不爲
回而辭作唐史者不以張而改使相臣之威望可
懼是史法之權衡安在雖敬宗之用安能止入使
之隨以隳頑之事終莫掩書名之罪乃君李賀爲
泪御史氣懾延齡方拒近臣膽寒則國史可隱而
歷魔於賣錄宜諱而直書者韓以尊嚴之勢皆
司用於朝列而威福之權竟莫施於史官惜夫宋書
豈刊正之官偽辭皆有東觀置監修之職措筆誠

難雖然史權蓋自古以森嚴後世頗隨時而崇尚
太宗重其職直以門下式帝尊其權任之相上嗚
呼如必待二君之崇重而後有可尊之權是權非
素加於宰相

文帝以儉致平

漢治所尚孝文克明雖務德以爲本亦以儉而致
乎躬以率先素禀天姿之厚成亦爲用迨臻治效
之成蓋闡因循乃治道之巖然發非仁人之意然
弊積於寬非以威克則民有所玩適爲政累且文

帝雖仁柔之主其處心淳漢家享治平之功皆嚴之
試雖曰德本專務賢爲業開然寛厚之風寓在禁
網仁義之意藏於法斤要非徒善以爲政無但以
兒而議文自謂惡柔難任一再傳之業兔加奮厲
厥收六十載之勳豈非權雖與務化亦斷獄而
興奸不止於除刑以定旨而止王環非忍斷恐滋
犯法之弊銅虎豈徒制是乃息兵之始以仁君未
免於自振亦柔德終難於事以獨先以朴非于心
不足於仁柔等適乎剛使庶事無輕於委靡大抵

民惟狃於寬其弊愈甚仁不至於懦其羣可知以武帝行嚴祗見虛耗以孝宣用嚴適滋慢欺文也以平日寬仁之素為此時剛斷之施然昭非負乃受昭之烝幾勤非忍為全刻之思所以治者豈無致之既宜其仁從寬發非寬之論不阿其罰貢生致太化之辭是何差級既重責備披魏公犯蹕欲以父諫辛從減議而終無仁愛之念特顧示嚴明之治故聞躬服之家漸消延說說仁得之嚴皆為謹義於異時獲安靜之福亦今日有激昂之志是則

公卿為厚得非有激於玉杯方外安寧帝自持威於竹使又當知無踰侈之禁自革僭濫無從利之戒潛消劉藨几杖非示威受者益昧金錢非責貪愧其不廉無可畏之迹猶曰足畏於不嚴之中乃其至嚴將軍有不犯之威但成其禮丞相畏蓋往之後愈致其議山言解犯刃以明從威諷陳治安剌言定制豈運用之中獨昧其迹故諫議之臣迭言其弊嗚呼文帝用嚴之意而當時有所不能知此其所以為帝

帝王圖籍陳左右

古有圖籍專該帝王宜聖明之是從鑒陳左右以為常歷觀上世之傳文書具載列在宸居之側言動思心蓋聞人君當有動其畏心古訓非徒為於陳迹謂簡編所載自有深鑒故朝夕其側不能暫釋念緝熙之始此心已在帝王故左右之間所見無非圖籍仰致聖哲歷觀古者八卦森列戲畫文畫百篇明白虞書夏書況於左右以貫此其敢斯須之離於坦若甚明有竹帛冊青之紀森乎其側殆

於繩規矩之如想是時序東晉書畫之壁殿比何箴書之有視三七之文如覩法象之聖致陟降之詩若覩文明之后未其易接於耳目是以近陳於左右我聞於昔有兹簡冊之詳明環列其旁儼若聖賢之前後大抵君心無所畏每托古以自警聖人不得見幸有書之可陳故籍惟充秘府於覽籍以何預固不在內殿與無圖而則均是必森羅龜鑑之在列審適能顧而俯覽縱事機餘間欲少肆於非念然左右顧形得無愧於古人聖賢是躬王

言亦言於思務興王可堅翟生因思於傳理言為以
誄頌為可觀則列作障屏以示亦有箴則特陳
銘甚凡為規戒動則隨寓豈有謨訓壓之不可非
未為文具之觀亦以警于心之情豈使文觀溪常
一設相府之中當令經鋭唐宗特置殿廷之左後
世不幸乎東觀則不復閱籍未至於明堂則未嘗
鑒圖或城西之往意在披籍或石渠之幸心乎召
儒彼求之觀見可謂勤矣小石顧左右未嘗有乎
當令大訓在西廂近接階之勝甚至無逸置內殿
詩為山水之娛雅以鑒觀在我此念不忘佐佑非人
其勿易替入講如張酺藉不徒覽侍讀非處厚經
何必銳然則陳左右者有問藉而輔左右者又有
其人庶不徒藉於王帝

詞賦與古詩同義

文固有異意亦不通雖詞賦之體變與古詩之義
以形為瀏亮之篇豈無所主若較詠歌之旨均出
于自詞章之響無傳而辭藻之工徒事求諸體
於前後百變象以發揚古今一意且爲名手賦

托此以見辭録不謂之詩實與之而同義吁嗟㦯
藻凌雲追思賈楊等作分種漢志屈宋諸人擅名
楚詞又異於飛辯之後隱然者古意之遺作者百
六家非徒技刻雕之麗於之千餘載尚足爲風雅
之追豈非名為托諷而譏刺意存雖曰不刊而諷
吟中寓校獵非虛令並以田諷離騷豈乘葛均之
諷懼當知此意之猶詩毋但以文而視賦雖辭藻
之文抑末淫若可觀章聲歌之理未士托茲以吐
大抵歷代有辭章固隨體以述變人心真理義不
為文而轉移使刪後至今詞賦不續是詩亡未幾
性情亦隨上林一賦有古體首西征一篇亦令泰
雖雖作於文人才子可采於春官太師無容若楚
子之詞區區幼雅但見述蘭陵之志凜凜追詩論
者曰比興之賦在詩意固存體則之賦亦詩人所
作某詩也賦以子產車牽詩也賦於孫婿既是
名上世之已寓豈後代曾古人之不君子虛篇末
上言最日之勝矣則不韻中遠引昔人之鳴鶴當
如文章有異體不可相混詩賦同一揆特隨所施

敍太清以古詩同是杜甫感二鳥著律詩均于送
之非作詩之意賦亦可用何能賦之士詩皆可為
所恨皆儒之作於三代之時如樺還宣王當不
班卓文之作昔屈雅引未必能發巷伯之思乃若
司馬三十篇虛陸沈歸枚皋百餘作俳優等語無
為後學之庭跕況可以古詩而推許吾嘗謂藝
文五種有不經吾夫子之刪所以起杜夫之不與

人主天下之利勢

人主共貴化權獨持奋數天之下也何利勢以如
以知明德以有臨尊崇已極操寰區之可致宰制
無遺昔者奉一人而處以崇高環四海而聽其操
制使所民奔走于下皆自我制裁之條且人主出
皆可故可謂至尊而下下莫不順從是為利勢僕
長當極德明過人堂陛森嚴尊據九叙雷霆震壓
重於萬鈞故威制於遐方之表亦勢歸於人主之
身遺足能群淵邃九重之上權之所在斡旋一世之
民豈非群臣環向而柄有所操諸侯竦聽而[illegible]
其利刑罰刀鋸剪削姦巧爵祿砥石磨礪節義[illegible]

世之順服人也易聽以臨剛以執氣使動人要者
析觸者推指麾如意大抵奔走讋服有術以能使
處宜生殺惟君之得專蓋群為服役退聽元后苟
動輙扞格豈為利權是必不慭之中鈇鉞森若未
擎之時斧斤凜然予但居尊於五位彼知聽命於
數天得則以安莫切孫卿之論操其所致明言董
子之論切戒之剝牟之請文帝未遑威斷之柄太
宗不爭然祖尚少格命隨即置碑淮南且割地爲
嘗釋斧豈威福大柄不當謹竊於臣下而專制微
權已陰施於人主恨不用德宗之命削彼強藩固
宜寬宣后之威截茲淮浦然古人處世至利不露
圭角視民如傷肯加鄙夷斷棄不忍施聽毫衆之
終定殄戮姑勿庸任商民之自移雖操切從命勢
所必至然毫釐有傷聖其不為是雖退若以能統
未有令之而不隨因壘崇降文姑遲於修敎舞干
苗格禹特示於班師其有使斧屢出宜何立威吏
刀日用若能繩下然漢俗不能勝轉以逆秦民不
堪鍛漬而解兆是知聖人操天下之利勢而不殺

盡用者無他盖亦慮其窮也

天子垂萬世之基

天子繼作聖謨遠略非計一時之利蓋垂萬世之基獨高能致之君所圖者大益茂無窮之業永賴於斯當其承祖宗積累之餘思社稷久長之計謂傳襲在後雖若難必然植立自我須爲可繼天子撫叶與之運高出百王皇家建不拔之基永垂萬世誠以居位得致秉時於爲雖謀功之始無愧貽功之意然後統於前當為繼續之思規摸肇始於今日謀於已垂於異時居正體元穆穆大人之見遵時建策綿綿後裔之垂於是建金城之業貽及帝王揭泰山之維傳之孫子總以條貫立之經紀使商祚無疆常如流綴之日周民永保不墜瓜綿之祉在當時有此封植知後世必無窮已五百歲休明之運惟聖獨膺千億年綿遠之功自今以始大抵源流淺近者不必久以難繼基本深固者雖未傳而已知觀垂裕之時預卜其嗣服驗垂統之初必知其過期故我上承累聖之基業脩[illegible]

之本支聖明培植亦既深矣國家長遠終將賴之恩自有餘請驗馬周之語極因首建更稽倪氏之辭以大漢君之心何止接千秦人之志亦思至萬禁何主求其關不思海內之耗瓦漸以解反稔長城之慾既無深根固帶之道徒有長治久安之願可嗟計數不過一再之傳設詑登封殊慊中和之建故皆論國祚修短始見維持之驗先王功用每施封殖之先且以紀綱爲矣尚十餘世典則墜矣猶三百年既無憑藉之大業尚足扶持於數傳使當乎末造尤有績者雖傳之萬世未爲過焉且異漢開四百載之規詳言其業唐止二十君之祚已求于天又闕經綸固君責之當然規畫賴臣謀之有永建萬世之策王吉抗疏立萬世之程賈生有請天子能遠垂其基又得賢以立其基親見乃吾身之幸

孔子登泰山小天下

子在東魯時登泰山莫小敦天之下具存吾目之間儼然將聖之儀高升岱岳超彼衆形之表藐視

入衰大凡德盛則望隆已大而物眇非此心有狹
於宇内由所見獨超於世表昔夫子周行天下莫
徧而觀自今日一登泰山乃知其小意其時不我
用躬膺道傳誤敎適杏壇之暇駕言升東岳之巔
昔過其側念不到此今立其上望之悵然胷中自
有遠見天下眇然在前吾不往行哉陟巖巖之曾
岳目之所擊了無漭蕩之盡天自是極意旁觀望
言來儗北其瞻兮兼爾邦莒西其望兮藐然陝泰
衛若走徧曾君是削秦非不强舜非果大惟此身

所寓者高視天下不知其泰今古何適排徊五岳
之宗由是而觀咫尺八荒之外大抵道大則物不
能大處卑則見無不卑觀於海者水亦何取乎於
升者天非可窺況岱宗峻極以自古適孔聖周之
於此時雖非居爽爽臨可見不必過周周畢自知
昔所歷者今皆見之安得孟軻不發難言之嘆果
令趙氏亦泳所覽之辭子若曰予生而處則尼山
之丘子長而遊則農山之野旁僅及於東山之所
西不到於岐山之下矧一朝處此巍然信六合特

其小者無庸作史已知晋室之卑乎豈必刪詩方
嘆魏風之褊也其或小衆山者少陵之望小介丘
者揚子之升彼夫人尚切於興慕況大聖獲親於
一登自謂莪詩空有膽還之聘不圖今日第惟掌
措之彌已爲我丘垤之稱類固爾殊山梁之嘆時
非我必削迹不容無所措足撥漸而行不遠終日
不然則天下之大七十二國之多何莫措吾身之

金鏡書

保治于後貽謀自初永示宸旒之戒者爲金鏡之
書托兹寶鑑之名意誠近矣垂厥皇家之訓義實
昭如太宗詳觀理亂之形親觀治平之盛謂用舍
兩途若是易曉故鑒戒萬世使之取正雖帝心視
此常如目擊於龜圖恐後嗣忘之所以書名於金
鏡帝也見理已熟爲謀益深雖自比之初已賴得
人之力而朕保于此豈無貽後之心是書所作正欲
垂訓言鏡不足托名以金何暗何明斷不出賓賢
之意哉瞻載顏如親承祖訓之臨是書也興王明

萬世之傳舉要特敎言而止語及用人則賢否之
狀莫揜論及爲治則禍福之形甚邇義成書之鑑
戒昭然閱世故之興亡多矣朕嘗保此一時已驗
於安危訓以示之爲世永貽於孫子大抵考治亂
之形至昭若以易曉處任用之中有時爲而不知
惟帝與諸公講論熟矣因擧八代興亡在茲故金
鏡著明之訓爲瑶圖久遠之思雖終篇者甚不少
謹用然百王觀省曉然不疑言述始終盛古有窮
神之具語隙治亂今秝述興業之爲是時大充獻

言金重丁千尙馮奏踐鏡宮賜一獻以良箴咎觀故
與用以人鑑者佞邪必黜然此皆朕意之槪覽未
有爲後王之者述書所以作見之甚悉使文宗觀
此必無去佞之朴如唐德見之安有追仇之失然
而用舍多偏莫唐世之爲甚利害雖明柰時君之
自昏然憲宗僅一乘猶識賞誦宣宗嘗一讀粗知
聽言彼莫分邪正已非初世之所望然少或觀省
猶愈此書之不存載觀如是之謨訓惜不盡繙示
子孫以至臨朝有不樂之容直焉隨序作敍爲履

觀之地賢豈能尊抑亦諫獵不止托爲摩賜之金
追言有恨不念未忘之鑑雖云爲後世之作戒亦
豈意帝躬之執彌鳴呼金鑑一書太宗自爲之亦
自許之何責子孫之不鑒

帝王歌頌刻金石

詠播歌頌美歸帝王刻金石以具載亘古今而不
忘眷玆聖明之隆聲詩備寓勸在堅剛之質德業
彌彰蓋聞寺李有所托而存聖治者無窮之迹益
揄揚不盡加以紀述使銖歷愈久尚存赫奕觀自

自古帝王之盛者在詩書宜當時歌頌之文刻于
金石制不沿襲治同泰和在廷曰謨在舜曰戒誦
武者酌誦湯者那既均侈一時之盛可無舞萬世
之歌以果朝仁聖之休永言不足自今日雕鐫之
後終古難磨想夫鴻功之時皆勸戒之功紀德之
物即形容之德原廟有銘丕緖世守岐陽有鼓中
興績勒乃知歷世以輝映皆自此時之雕刻法度
之彰禮樂之盛揚厲不窮版牒所鏤匱室所藏流
傳罔極大抵詩所由作皆發越於盛德事無可紀

[illegible]揄揚於一時衛功足銘且以鑄鼎唐績可勒猶
爲立碑況與南風慶雲之作烈文有瞽之詩茲以
鐫以刻成績如見信不鐫不磨何時泯之何晋史
時之雅篆同知之述宜唐臣知此書陳必見之辭或
者謂鍾金而祀可以爲漢之詩立石而封可以侈
春之麗然何德可歌而配以三代何功可頌而過
於五帝茲後世人主猶不廢於祀述則先王儲精
當君何而揚厲樂陳有渡想夏王拜昌之時奏備
成池在黃帝封山之際非不知摘文言之歎而倖
善猶石發思之頌則問鏞以金然古者猶勒於
鐫刻想當時不甚於謳吟績著于古詠流至今想
虞廟者銘紀當日賡歌之成商山有甸播芟時利
用之心雖然古有大德至悠久以難忘銘在辟心
於雕鐫而實用載歌數語垂世不墜三吳遺音于
今可誦者是者不爲金石而存亡自有人心之歌
頌

見賢思齊 有志於學見賢思齊

士有志學時覩見賢亦必致思而在是必加勉以齊
為面猶有德之英相觀而善日切我心之慮欲並
其有益聞人品不無等級之殊學者期造高明之地
非有接吾目揚若與念是恥不若人安於自棄賢
之未見卷李既見之懷材若不齊勉勉思齊之志
于時深者相接群然與居聲孔在前如有所立望
面既愈寡甘不如及終造於大賢之域亦機生於
一念之初三人必有我師察之審矣一日有能用
力凝以奉於意曰子何人爾何人非國爾殊彼丈
夫我丈夫必以為我發精神慨想之切發夜注懷之
久同道同志周旋君子之列亦步亦趨琴瑟之入
之偶如非一念慮之發寧不大徑庭之有士有著
一躬之善其德可觀吾不爲斯人之徒於心有負
大抵學本無並消思則必進人皆可爲賢並於自
守雖在見念難聖可作見善弗學其思不務勉勉
之爲人加我一等則歸乎其自修身三思當齊驅
並駕以入道毋踰等好高而自疑包並述內省之
辭可參其等孔顏接至高之行欲勉而為昔孔門
聖賢並世以從遊師友同堂而講學謂至愚之頑

私人化而自晝之於亦賦闢鄭賢之問進汝弗及發
彌高之唱有心若卓故諸賢道合以德乔亦初建
見高而慶確所以中庸論教亦由壽善必誠明學
記誨人必曰相觀而磨琢又當知論其友於賢則
國士未足求之今不得則古人與稽聖涉載百歲
思無於壇豆畢舜十餘載恩就於邑聚則趨其精求
此意若瀾而問知與見其功則齊使為法可傳此
學廢瀰人之下彼聞風而作其可攀振仍之西歷
後有秦國而不能以錯膺而為其豈知並任於張

循所力拒比予於營西之色變然則古之所謂不
賢其諸異後世之賢略等識之高可見

人主師式帝王（人主以帝王為師式）

人仰真主治循舊章師受取於盛帝式書無於令
王雖居利勢之尊聰明不恃仰法同條之世言動
無忘蓋聞聖明指已見之私道法至古人而發端
輕為舉動不鑒往轍是自越繩墨寧無失德曰王
與帝在累朝有此典刑自古迄今凡人主宜皆
式觀其富貴操柄虐聽祉倫謂一身儀表下

皇故為世執範上稽昔人森然鑒戒之示我以此
周旋而律身總持一世之權綱未嘗自用明白前
人之模楷敢不知遵蓋曰惟精惟一授我者堯有
典有則貽吾者禹亦不知鑒動皆矣古當口傳面
命敬守謨訓而尋度身律動循規矩信有可行有
可遵豈無常師無常主崇高無敵怀揣適應於手
千表則在前每事必稽於三五大抵存昔有成訓
曉若可鑒律已以聖人動無越思盡規警君心惟
古之是畏苟爲昧古法聽君之自為是任偃服執

中之語抵疑建德之本講典謨訓誥警我多矣而法
度準繩於身守之範足示人孔氏述可行之語總當
稽古崔生形遵述之辭且以善儀刑者執有過乎
王能授受者無以加於帝然計言不式所式奚適
傳曰惟師所師何世以當時猶有憲於前聖揭後
代敢遽忘於古制凡憲章所在動稽文武之君雖
講論之餘必及唐虞之際然嘗論漢非西入世尋
以不法秦豈尊五帝背而不師蓋與章評審私意
雖接而規矩森嚴準心易隨籍弗去則害已政欲

行而之時此意盡廢於古典始得肆行其已私決
田制尚存何至紛更於阡陌如肉刑猶在豈能復
創於鞭笞噫嘻師焉尊敬之凜然式則準繩之必以
白玫雜者知循守之不盡踰之法者以答焉而相
親嗚呼廢古者不足責而恭古者有高自尊大之
了喪師式之戌遂矣
創度之章禮之器 創度文章為禮之器
制度紋說文上并並施器本此以始創禮於中而可
知四加品藻之工持何所寓一本範防之具非強

分以昔者由異等乃有異容凡一物豈無一義茲
曲折多端物匪小用而名分示人中有深意且禮
者非威儀揖遜隱若無形故聖人以制度文章托
之於器觀夫有等與數自元及纁崇卑嚴古者之
體製雕琢妙天然之斧斤小大長短量以時飾青
赤白黑繢因色分非百禮所關有以托物是四者
俱隱況乎有文且法條象彰乃衆目觀瞻之係非
典因天秩何聖人創立之勤豈非冠屨不易晉名之
之嚴玉帛交榮乃動容之寓六七君所以造之于

萬世交為會聚數量非苟別相見之意摩琇瑩不
徒美自紡之理具信妙則心術散則威儀豈小為
文章粗為制度此修明甚備非一人一日而成自
開創以來更三百三千之故吾乃知聖心之巧曲
盡物宜之變日用之用無非天理之隨以藉求禮
尚想分田之畧因羊存禮猶知告朔之遺況於身
履以目擊可以事求而理推王府鈞石此為有典
太廟瑚璉在周為儀皆此心此物之妙者豈一節
一端而盡之云云盖昔者大明其文王琢其章室得

其度帛為其制以衣服制度正以邦典或黼黻文
章致其時祭何含禮求器若是纖悉亦在器即禮
本初闕繁信此非聖人防慮之過盖莫妙天理流
通之際素如當後雖繪事可以起商數苟不同則
繁纓雖於請衛至如簋樓求為過僭不[redacted]步越殺
蒸者可受愧非敢當一實鼎之末則辨乃銘勒一
律尺之微則驗其短長雖古器散逸存者無幾然
人心敬畏凜然不忘況及見於全盛又何如其限
防盡考夫小大有差分別都城之雉繪絲必辨黼

煌冕服之章又當知精粗本末機栞孰傳振起提
撕理斯易啓成服雖拼猶建典之甚力湯銘愈新
自檢身而默體此所謂制度在禮文爲在禮行之
其在人乎否則器徒藏櫝

王者仁義威服天下 納天下於二者之內

王大仁覆義權事宜無皇威之振也服天下以臨
之據此域中具有三而迭擧藐爲宇內統歸一以
無遺蓋聞道大則萬物兼容權在則一身非寡誰
綏懷理御參以事勢故奔走服役藐乎區夏以仁
義並威而迭尚還自王心合人物與己以並觀服
我天下觀夫大矣無外治焉罔南其量江河之廣
此心天地之參然權衡輕重處得其當迨夫靈震
壓難隨爾哉何推尊威曰於王大以迭用不窮之
道三上聖統垂時出震驚之武群方囊括俯臨坤
載之含得非吾惠足懷薄海率從吾德能度小邦
畏愛時乎哉暴以爲周抑又轉文之不逮奮觀九
有安乎商后之置俯視四方赫若周文之對凡奔
趨斯世以惟命以闢闔天權之有在三代皆其具
也奮發以時四海宜若小然包容于內大抵物不
能淘大惟上宰制治難執一說隨機斡旋主上操
術是自居下朝廷有道細宜在遣矧方來秩於我
后本欲大同於一天然含洪之外區處得其素純
之餘控持以權領三者惟所用耳視一世何其服
然若曰畏懷盡下述揚生之註如云覲貴服人稽
前代之籍攷古者親慕如禹非止德懷赫濯若湯
豈專力假昔容苗今征苗異世異術始遣葛終伐
葛一操一捨盡弛張闔闢有妙用焉故撫揖指揮
惟吾意者是則見其小也奚傷鄰國之交覘以毒
證何有洞庭之野柰何唐驕藩鎮處置失策漢資
侯王寬容有餘彼於教化以終棲不以威棲而亟
除遂至臂難使指陸賈抗顏腔大如腰賈生上書
既常變相形無以權此衡物我角立孰爲大於使
淮右能卑不過三小州之隘若外夷蒙制是誠一
天險之如又況包容區畫皆昔已爲李揚震蕩于
今亦盡可不用而無敵上唱下應勇於必爲枯摧
朽拉然則容之應之以仁義之道而伐之者亦仁

義之衆焉孰不囿聖王之容納

聖王宗祀緝熙懷多福 一念緝熙 懷德多福

漢室宗祀聖王孝思懷多福之升佑本一誠之緝熙業重丕承肅明禋而肇舉心常敬止受繁祉以來宜昔顯宗舉嚴父之禮以配天寓承祭之心於平日愈績愈明精意對越遹籲神休聖躬於皇纂述在聖躬之福何多此念緝熙與宗祀之誠則一帝也吉日先戒明堂親和乃肅鳴鑾之御乃森法仗之羅正位配位神靡不享始事畢事誠富嗇何父與天合則祀與天一心常日敬則福常日[illegible]於成命敬之在念弟康哉詡於悉阿想是時祈備禮於明庭而容侖皇皇非致美於服御而躬常肅肅百順來備一恍於穆昭靈神之享貫門白雉顯祥物之應靈芝瑞木皆哉緝戩熙無忝繼志豈一享一祀邊能獲福方笞亡來蓋之御享以精誠如絲之續火之明宜其戩穀吾故曰敬常加敬於祭必受福祀與未祀此誠無已時天降於孝享文尚靜止遐衆于我將成常敬之今一觀漢京之禮如載歌周頌之詩此敬常綿則此祉常詠其德愈炳則其年愈彌心惟一主於敬也福亦不知其賜兹君曰於昭詩考孟堅之語如云來顧賦稽乎子之辭入徒見一祀堂之際神呆來歆一祀廟之初祥皆駢集不云上帝之祚錫則曰先皇之德及豈知神靈昭享非因登廟以嘗蘋禮薦效誠不必至堂而於緝此誠遂常存休祉所華縱祀事未備敬心先入不但光于諸夏於關京邑之巍巍豈惟紅白靈臺書見祥風之習習喜嘻儉勤莫尚於文考孝敬常關於五懷謂建武三十年靈德未遂而永平方二載侑天與僭雖炎馬嚴父之禮闕令贊以東都而議諸於此加既緝又熙之念知其有禍災為福之階仰慰在天祖考神祇之成舉足宜顧德陰陽風雨之無乖又當知上帝先帝眷佑保陰前人後人繼承為念正月行祀與禮始大備明年建皇祀紀皆可驗蓋濟貳社稷之福所以奉冢祀而襲緝熙宜天命四百年而未厭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二十六終

奎章閣直學士忠憲鐵庵方公文集卷二十七

論七首

治國大體之功何如　甲子鄉試

人主當以身建天地之功不可以已安者自限也昔者聖人以身立乎一堂之上剖截闔闢使覆載之間無一物之不得其順而後可以無憾此其事宏大濶遠決非後世之所可望聖人不作天地爲之失序者屢矣君子固辛一日之安而不可得況望其以身任天下之責有如人主天資真可以追古人事業而僅止於後世之苟安民物亦頗以粗康彼固以是爲大體之所在而不知古人之大體則不止此粗安一世如是足矣必欲清寧宇宙而上以合天地之心則吾身之責有所不容辭奈之何自守已見而卒無以副儒者之望耶文帝以安靜守漢國家大體之問帝固自有成說矣晁錯以親策爲大體極言五帝之功皆自其以身任之而非苟安而止其辭雖不遂而告帝之言則大矣哉文執謂錯漢臣也而能以是[illegible]吾常觀漢初之事而於世變升降之會決於此矣遠乎漢者爲周爲夏爲商推而爲五帝當是時天地之間微一物之不得其理也接乎漢者爲秦爲七國去而爲春秋當是時天地之間微一物之不失其理也然則漢興之初其天地之再開闢歟動者欲靜勞者欲息躑躅而自奮者欲止爲漢之君轉移闔闢上之則五帝下之則爲秦一升一降宜於此決今也不治不亂以智力相扶持使三十餘年之世變不得遂決其治亂此無他未有以身當天下之責也高帝草創何暇大體惠帝柔弱烏知大體彼方自守之不暇安敢以身而任責君子望漢於遂止此而文帝者與君子後以世變決焉父老嬉戲民物生息與往者德色誶語之風大有徑庭當時世變不得謂之不升然而未也三代風俗不能無憾況五帝乎觀賈生痛哭之書可見矣景帝之未知大體歟彼其來自代邸潛觀諦察閱天下之故熟矣以安靜爲心以和平爲福胸中規模已定於此然此帝之所謂大體而非古也以身守天下之勢而得以自安

帝之大體也以身任天下之責而歸其斡旋古人之大體也然誼踈通遠國體者痛哭當世之風俗曾不以是告孰謂晁氏而能以五帝期其君乎五帝大事廷矣漢初議論不一及此國家大體之問蒞政之十五年也帝亦自顧其治効之已試而姑發諸一問賁對者百人而獨錯擢爲五常之對異乎吾所聞寧能不駭然而以印明者爲日月和者爲陰陽微而草蟲飛鳥之瑣適靈而神龍鳳凰之翔止帝誠心慕之而自知其不能則亦不敢以彼

易此然帝亦過疑矣賁對不下錯非諛也非張皇誇大以竦動帝聽也誠見其負帝王之資乃屈而就後世之功向者十五年之治道而無一日之心術及此豈諸臣未有以五帝開廣其心者極言其大功而推本於親事其大體不過如是意者使吾君以五帝待其身以五帝之民待其民慨然任天下之事未央臨御之時宣室沉思之夜如臨乎法宮之中明堂之上轉移世變之機軸闔闢造化之關鍵精神心術直可以上徹五帝使漢氏之民復

見天地之大全而錯亦自幸以其身見焉然錯言親事則可矣而極詆群臣之不足與語者何哉誠以漢廷諸臣無遠大之見以安爲幸使其聞帝欲親任天下之事而變更當世之風俗寧不駭乎其聽必有持私說以撼帝心者絳灌之沮賈生是也故勉帝以自任其事而不自知其言之過錯勇而言之帝疑而難之疑信未決之頃而帝之念已矣錯與斯民之望帝亦已矣故自文帝之大體行之始而奮者朴強者柔馴而進之則夷狄知義諸侯

畏分極而至於海内富庶黎民醇厚止矣不可以復加矣使其自五帝之大體行之飛鳥之被澤而草蟲之不及則非功也風雨之既時而膏露之不降則非功也必至舉幽明之間無一物之失其理而後聖人之能事始畢帝非不知此其所以不爲者特疑其言之大而意其未必成而併與安靜者失之寧無慕於古而不敢易吾之規摹卒之能使黃龍之見而不能使鳳凰之至能使醴泉之湧而不能必膏露之降寶鼎則出於否之世矣而河圖洛書

未必呈也維持六十年之漢以遺後人帝亦何以然五帝遺民展轉世變相激相推而後適至於文帝之時而猶不獲見五帝之功君子爲斯民不悖錯盛言其有大功者數十帝王功用無有窮已安有止於數十乎況所謂通關梁除肉刑之屬其功止於及民而已上不言天下不言地其不足於帝者多矣嗣是而武帝興仲舒傷漢無善治者七十年其說主於更化是亦錯親事之意也帝亦欲以身任天下之事慨然有懷於河圖洛書之世然轉移失其道而天地之間反爲之錯亂而併失文帝之安靜則不若不任之爲愈故嘗論之高帝任德惠帝苟且皆不知有大體之功也雖知之亦未必爲其知之者自疑而不敢爲文帝是已其知而爲之者銳意而不克成武帝是已噫其已試者又如此卒無以取驗是錯之言矣然使文帝出而爲之以施闔闢亦必有道必無元狩以來之紛紛故爲漢世四百年之民而無一日被五常之功君子觀武帝爲之之可恨深以文帝不爲之尤可恨

帝王本仁祖義　乙丑鄕試

人主有一旦之言而求復其初是必有所見而發也昔之聖人與道周旋有終身從之而不自知者安有瞿然一悟之頃而後求其所謂要指者哉聖人之行之事不敢以望後世或者慨然有慕古之心而又竊聞吾道之名而嘉尙之遂欲借行道之名以遂其慕古之志然聖人之道安有一蹴可致之理用志愈力而去道愈邈終身馳騖而茫然莫得其所歸然後反而思聖人之於道殆不若是泛然也發之於心體之於身其要指若是而已使一念之加力則聖人之道未必不自躍然一悟者得之武帝元朔之詔曰帝王本仁祖義蓋十二年而後有是言帝之見畧定矣吾嘗求之於古帝王矣有曰行仁者有曰性仁者無所謂本之名有曰由義者有曰遵義者無所謂祖之名武帝何見而創爲此名耶豈萬世不傳之旨而帝驟得之耶然而帝外施仁義之主也外施者以名求仁義也本祖者以實求仁義也是二者正相戾也帝何以發

此言吁孰知本祖之論正自外施者得之凡人之情趍向之窮而後歸根之論與志慮之衰而後悔悟之機動外施而不獲遂然後退而尋其本矣此理也亦勢也大抵後之人主有終身力行仁義者則本祖之論固隱於不言之中有素不屑意於仁義者則本祖之論將置於念慮之外而未有名慕而實遠外似而中不可如漢之武帝者益帝也見高而意銳見高則不肯俯伏於帝王之下意銳則不能舒徐以求仁義之實其所以為是崇儒重道

者君子知其非出於本心使仁義之名可以求而得帝王之盛可以企而及則本祖之論不復見於元朔之初矣十二年間嵗五登三之意無日無之非不知仁義之實皆自其內心以生然好名之念驅於其中而不暇留意於踐履之地直欲乘方銳之氣以外竊仁義之名而已固嘗奉高年恤孫寡然而仁之末也而非本也救東甌代匈奴然而義之小也而非祖也孰其小者末者而欲遂帝王遠大之事不獨群臣疑之而不敢言雖帝亦自疑之

而姑度幾其獲遂焉惟其不可遂也則本祖之論欲無發而不可得向者上嘉下樂之言不絕於口一旦乃能回思却顧而求帝王所由昌之道向者外施之意茫然無緣一二乃能探本尋源而求所謂本祖之地亦其壯故熹而至理明銳氣衰而本心見脫去人慾而視見帝王之本真君子亦幸其有歸宿之地矣前乎是者建元之策帝雖非以仁義問而或者覘大道要極之問意帝其知之耶然仲舒歷舉仁義之端而勉之以加意言雖急而帝

則蔑是帝未知本祖也繼乎是者元光之策實有仁義何先之問帝今其知之矣然公孫分析仁義之條帝采其辭而畧其意是帝猶未知本祖也欲效唐虞之言昌發於庭若將以是為臣下誇詑汲直外施一語深切帝病而艴然之色隨見是帝正在迷而未從之中也當是時志剛氣大請帝王之道可以立談致雖使數子歷舉表請離仁義者曰如是而為本如是而為祖其如帝之不聽何迨夫精神志慮鼓舞倦矣徬徨四而莫得其指歸而

攸知疇昔艶慕之情皆不足據本祖之論不待入發之而帝自發之元朔之初異乎前日之武帝矣雖然仁惠於不知而本義悉於不知所祖果知之矣則終身戢言可也由元朔之初觀之大然未達之始也由元朔之後觀之蘧廬之一宿耳寬矣黷武仁者不為而帝為之神仙土木義者不為而帝為之帝豈忘向者本祖之論耶宜帝終身濫殺而寬大一詔君子許焉晉謂本祖仁義之言不足以稗武帝之萬一然而有由也寬大之詔實啓之末年也則一見而遂定本祖之論武帝之中年也見識之高則有時而能悟信道未篤則未幾而轉移故始者之不念而元朔之詔是一悟也繼者之不力而輪臺之悔又再悟也帝方心平氣定以求歸根之地可以直造帝王無難也然而僅止是者故嘗論之元朔之詔此正回心以復仁義之機也而恨其不堅輪臺之詔此正虛心以行仁義之時也而恨其已晩遂使上嘉下樂之歎終為武帝之空言悲夫

殷有三仁

事有不同所處而同其心仁者為之聖人知之夫天下之變故無窮而仁人君子之用心無二道也間有當其會而遭其窮苟無異道則所處者宜一而死生去就之不同是誠何心哉嗟夫無聖人之論仁人君子之心其誰知之彼其設心措慮夫豈素有斟酌而變故之來不能以盡如吾意要必有以處之而去就或異向死生不同道形迹疑似之間君不能以槩定而仁人君子之自為者揆之理而正質之心而安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是豈淺鮮者之所能窺哉知此則知夫子論三仁之旨矣殷有三仁論申吾夫子之意吾嘗聞聖人之言曰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則人必殺身然後為仁又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非其地尤所不可由世俗之論則管仲之仁豈非所謂求生以害仁者乎伯夷之仁豈非所謂可以死可以無死者乎而吾聖人皆不以是論焉况夫世變之適有所遭而仁人君子之心隨寓而隨定柏舟之仁人不能奮

彼棄衆之大夫以道去〔〕乘舟之二子爭相爲死一死一生一去一就無非行此心之正以達天下之變非曰苟同苟異也誠使天下有道君臣同心則斯人也爲皋夔爲稷契爲伊傅周召雍容進退以其君與吾身無仁人之名而天下享仁人之福曾謂世變之不可槩定耶故周公之心不見於左右相王之日而見於踐前變後之時屈原之志不見於議國事出號令之時而見於憔悴江濱之日仁人君子每於危疑變故之中見之知此則知夫子論三仁之旨矣夫以王之誠親恩莫隆焉國之元老位莫尊焉才德之將喪自夫人言之固已不勝其中心之哀況休戚所關耶即三子之時以逆三子之志觀其所處之異以求其所同則知三子不昌言於朝而私議於家不顧誅於國而託誅於身則三子之事誠有大不獲已者向使牧野之師一舉殷家之昌遂移而相顧咨嗟繼之以死則六百年之宗祀綫矣而三子乃能以死邀名耶死生去就要必有道而三仁之稱非夫子其誰知之且夫

微子之去也非薄其君也非愛其身也而成湯之不祀吾深懼焉觀其有吾家耄遜于荒之言寧忍負君不忍負宗社浩然而去人其謂何而王子出迪之語箕子雖深信之而復不同所趨焉諫而不聽猶有所當勉者何至於佯狂以辱其身或者天誘其衷君之惡不稔而猶足與爲善其所以隱忍於此者不以語諸人而自靖一語天地鬼神實臨之此王子所以決於行遯而比干亦自知所處矣存亡繼絶則微子任其責彷徨俟命則箕子當其事故惟終始忠諫以盡吾臣節之所當爲其濟社稷之靈不濟死不敢變是豈匹夫匹婦之爲諒哉不要其心則三子之事吾知後世以異觀之而微子一篇之旨終難明矣深乎三子之心乎淵乎夫子之論乎非三子無能行之非夫子無能知之雖然三子豈樂有此名也天不殄商王速念亂則吾之仁何自見去就之決死生之審終無救商之亡而旣獲仁人焚炙忠良至以爲奉辭伐罪者之藉口則吾何以此名爲哉或者猶謂囚奴橫死爲三

子之不幸而他日搜訪褒崇以爲三子之幸嗟乎
右三子者其可以幸不幸論哉天不作故固三子
之所甚戚而天命有歸吾心亦釋焉此其以爲仁
夫子不能以語人吾何以論其幸不幸云

一統天地之常經

天地有固然之理而所以維持於其間者人也夫
使統緒接續千載猶一日也雖聖人亦無施其力
惟夫盛衰無定治亂顚晦無常時而後維持之責必
有當之者若昔聖人在上中國甚安而不可亂吾

道甚尊而不可犯蓋其守之之道甚備而天下大
勢卒無間隙之可乘後世維持之道甚略而聽天
地之自爲離合間有當天下欲合之勢反安其常
而不慮其變而廢興迭相激於無窮是則天地未
始不欲常而所以不能守其常者豈非人歟董子
曰一統天地之常經此固天地之常道而維持之
功則猶有待耶嗟乎中國尊安道統嗣續此豈非
天地之本心乎至其往來升降之不齊離合去就
之靡定雖天地不能自必況於人乎雖然聖人所

以斡旋造化者固亦有道矣中國夷狄相與角立
於世異端正學其較勝負不少相下聖人凝然存
上以身扰之修立人道以正天下其衛甚固其具
甚密以此定天下之勢而使之不得自爲轉移也
吁聖人之用力至此而後世柰何聽其自趍耶小
雅盡廢四夷交侵正統之合者自分申韓于秦黃
老于漢道統之合者自歆此固有數行乎其間亦
其人無一轉移之力也或者天未欲平治天下而
使後世不得一統歟然亦有當其時矣中國之分

稍正異端之勢熾微固可因是極其維持之力以
合天地之常而天以爲世數之當然毋容寘人力
於其間而其勢方亡而遂離是天地之常反以人
而廢也獨不見聖人所以守天地之經者乎執中
數語相授於廟堂之上蠻夷率服與百獸同至於
虞廷是可以言一統矣而聖人不敢安於常猶夏
之戒讒說之訓諄諄不釋唐虞豈有是耶越裳諸
國派濟於闕廷不梗化也詩書禮樂彬彬於閭井
無異教也是亦可以言一統矣而成王之心猶不

敢安於常逆王命者有征僞言僞行者有禁此豈
周世之所有耶聖人惟曰合一而不分者天地之
常經而非天地之所能必修備而無缺者此道之
常理而在我之所當爲而維持天地之常不貿亂
裁闔闢之功則世變之方來者無窮其能保其常
者之不變乎且以帝王之世治安數千歲其間豈
無邪說異類敢動其侵敗中國之念晦蝕吾道之
心而卒不得其隙而入者其維持之道密矣是則
天地之常經非人亦無以自立於世不然彝倫嘗

一斁於絲矣而禹實敘之夷狄嘗一盛於周矣而
宣王實攘之豈非一統者天地之常經而轉移天地
之變以歸之常聖人之後世之夷狄未始不可
馴異端未始不可化上之人不能以一身持天下
之勢而聽其所至其綱維統攝之具踈漏而不周
至使俎公稷下之流皆得以鼓簧一世蠻居種食
之人亦得以抗衡上國此其人至卑且陋也何足
以關存亡之數一得其隙而天地爲之失其常經者
數十世亦足以悲後世維持之無力也是不惟無

以挽回天下之勢而遂以物其盜人道之不常天地
其能待常乎故常謂三代而上之君能守天地之經
而使之不失者也漢唐之君樞聽天地之經而幸其
不亂者也不能守天地之經而反以錯亂之則自春
秋戰國以至于秦大抵皆然也吁此固仲舒之所深
憂歟至於韓愈之論則異乎是仲舒言天地之經歸
之常愈言河汾之合者歸之數言常者是天地猶有
待於人也言數者是人果無預於天地乎或者漢猶
近古庶幾常道之可復更漢至唐世變滋甚聖人不

復作矣六十年一合庶幾天數之或然愈之之意或
如是歟吁舒其曾後世也夫愈之其傷後世也夫

唐進士得人爲盛

人才無以自見而偏举於一科者此非人才之幸
也自上人以科目待天下士已足以動豪傑厭薄
之心然群趨而不辭者舍是則無以自見也苟求
以自見則設科立目皆足以售其身而獨偏卒於
一途者於此可以觀士之有所輕重矣輕彼而重
此非人才之本心而其勢有不得不然者彼其環

視一世之科目卑陋淺狹不忍自薄其身而衆科之中獨有以自異不得已而應之豪傑之士時出於其中而其輕去者亦多矣上之人遂指此以為收拾人才之具而侈言其盛不知其所以得者非盛也勢也人才無所往而偏萃於其中此豈其得已使其苟可以自見則彼何以至多之才而爭出於至嗇之科哉唐之科目衆矣而獨進士足以得人君子不謂之盛而歸之涉然則進士未設科之前人才何所託以自見乎曰惟人才不見其盛是乃

人才之所以盛也唐進士得人為盛請申之昔者科目未興之世取士之道出於一士心純一而無雜進之念興賢興能歲有定數安有人才而為一盛一衰之論自鄉舉里選之法壞而先王六鄉六遂之民始爭役所長而求售矣科目始於漢而未備於漢人才散出於諸科而盛之名未有所歸然則何世不得人而唐之進士獨以盛名豈人才偏聚於唐之進士故耶抑唐之君尊重進士耶示天下以輕進之意使天下有樂趨衆科之心而有摩

足雖於一塗而後見其盛此豈人才之福哉雖然唐非果重進士也設關披荊搜索譏訶氣習不美以天下之豪傑而為鄭覃楊綰輩所嫉詆其亦不幸甚矣然而俛首而不去者其待我誠薄抑猶有薄於此者乎然則唐之重進士獨重於諸科耳人才不幸而當世道之薄賓賢興秀之意無復望於上而士急於自進始委其身以聽上人之輕重而上亦廣其科目以待下之次擇明經可為乎吾恐其有記帖括之微字弄可為乎吾恐其有尋末藝

之名無已則三史乎而舉史學不習舊章之誚吾不忍就也則其折而歸進士其勢然爾李珏之才稍有以自異則釋明經而從進士則凡出於諸科者其人才可知舉天下之真才而偏萃於進士者宜可以廣其數而不限其來今歲所舉者止二十人多不過三十人而文宗又曰苟無其人不必充數甚哉其輕天下士然而或足以得人何也士無以自見其勢不得不出於此權德輿為禮部前後擢進士七十二人而登宰相者十人岳牧而上不

可惡設自房梁公以從為國家立大功名者凡一十九人唐人遂指此以為得人之盛不知夫懷抑鬱闒之中愧恥殄淚之具其動豪傑輕去之心不知其幾矣志離歷之間則足師友之門以自老於終身者又不知其幾上之人徒見夫所得之盛曾亦思其遺失之多乎歲有百元凱而曰搭取二十雖唐進士亦自病之而不得不從也群天下之豪傑使之競刃於科舉之中而得以自見為幸而上之人又指其一二以為盛若是而謂之盛是人才之真不幸韓愈李翱輩與豈科舉之上哉衆矣吾望而不及斯人乃使屢詘而不中憔悴而不獲逞其厭科舉甚矣而上之人偶一得之遂以得人自賀彼豪傑之士固已竊笑於其心矣杜甫之不第賈島之見黜舉唐進士而遺斯人謂之得人可乎三代選舉易而為進士曲江題名榮重於其上龍虎有榜歡矣於其下而士之心已盡壞於其中則競而趨進士乃其勢也何是以言之使其他有以自進則進士豈錄以遂其名以孟郊杜荀鶴之才

而中唐科第夫既為異而賦詩稱道自為盛事誠恩夫向者淨淀於一第愁憤於一黜而自幸其卒日之得嗚呼彼豪傑之士困躓於其中而一得致身於其間遂忘其不足以蓋己之才而修言進士之盛亦足見世道之窮矣士生斯時而無意於性進則已苟有志也則其勢非出於進士不可因其勢之不得不然而謂之盛可乎世每根楊綰之議不行而進士日濟僥倖躁進誠可嫉也然使豪傑下有厭進士之心而安於恬退人主安得而有之取士於後世姑幸其約來者至康哉可以羅豪傑於其中自鄉選法廢而百變未已卒定於唐之進士以一人而轉移千百年天下之大勢固未易也使其果廢則孝廉之獘又安知其不有甚乎由今觀之於唐之世立大功名大抵皆進士中人也韓之言亦幸而不用於唐耳

居重馭輕之意如何

不觀後世維持之無術無以知賢君立國之深意夫後世之為國誠不能舍所恃而自立者然舉天

下之天而曉然示之以制御之術則其立國之道
亦淺矣英明之君潛隱天王之勢而陰執其機鑰
吾之立國不能無恃藉此而亦未嘗明示所以恃
之之迹其强本弱末隱然於經營區畫之中而
世不預知後世一失其法而天下之變隨見彼固
非求反前人之法者往往其變更之時昧其勢如
之意而錯雜弱有不保此自然者之害出而會
人立國之意炳然於輕重之間其向之所以隱
而不欲言者始大明於天下益來世相與嘆其

用意之深遠而其世卒曾不之悟也夫輕重之
意如何此太宗之意不以語人者而宜公特之於
數傳之後而天下以公而不倚物以為重者古也
握天下之勢而不明示其迹者此其事所以世
而其意則亦古也古者不必假兵以為重後世不
得不假兵以為重要其立國之道雖異而所以安
蒼生之慮則同一轍也王畿之地千里而為軍
者六大國百里而為軍者三以其國之大而其兵
不足以敵侯國之半也 此其意果將以自衛耶天下

亦明知先王立國之意有不在此而天下之變亦
無自而生秦人聚天下之兵於咸陽未害其為慮
天下也而銷鋒鏑殺豪傑所以號召一世者則非
矣故章邯一提吏兵以渡河而漢高得以掉臂而
入關蓋天下知秦所恃者在此一失其恃則豪傑
並起而乘之矣嗟乎倚兵以為重而挾之以馭天
下之術甚非古意矣況又顯然以示人耶英明之
君知天下之所恃在兵而不欲以意告天下故常
陰用其實而陽諱其名兵罷歸家有警則調發此

高帝語天下以休息之意也而京師南北軍之屯
未嘗無罷郡國材官爲守尉此光武曉天下以不
用兵之意也而京師之隸兵則如故實則弱天下
之勢而託之以公天下之名此其意獨何為耶而
天下亦相與奔走于下而不自知於此可以見賢
君運用海宇之妙孰謂太宗而無是恩乎府兵之
制雖曰接隋之轍而帝則曲加其心思焉置府八
百而在關中者太半劍南等路並無焉或者以
之言貲太宗之制其輕重之意易見也顧其當時

區畫布置繩繩井井要以爲兵民旣分之後苟可以寓兵而無擾農可也孰知防患之意有大於此者乎番上宿衛以遠近分給人皆知其均勞逸也兵歸于府將歸于朝人皆知其無擁兵之患也無事耒耜有事干戈人皆知其無養兵之費也而所謂強幹弱枝重內輕外之意則默寓於經畫之外雖智者有不能知焉舉世享安靜之福而未嘗詰其所以然者嘗觀玄宗之世凡所謂政刑禮樂與諸臣議論爲[illegible]不獨兵耶則與英憲問答無

慮百千言而府兵多寡之制特泯然於言論之間豈其運用天下之意有不免後世之私而實難以語諸人曰不井田不足以復周官制度故府兵作焉今觀府兵之制亦何嘗得井田之萬一哉帝之言得無以古人之公曁後世之私耶帝豈不知堯舜之德三代之仁所以立國者不在此而自顧吾之所以得天下與古異誠未能捨兵以自固然以天子之尊而至與天下較強弱帝誠恥有是名也使來者而默會此意終守其法而不變則吾之私

心終無以見此太宗之本意也曾謂思慮及數百年之遠而不能保一再傳之暫耶廣騎之變藩鎭之變人皆咎後世之失謀彼高宗元德之君亦豈惡安而好危者哉度其變法之時亦曰以彼易此求以固國耳而不知祖宗固國之意正在於此而不可易未幾府兵天子所以自衛者舉而革之范陽備卒宿師所倚重者而空國以戍趙魏使其深見剽害甚實雖昏庸之君亦豈肯舍所重而自居於輕哉是則太宗之意雖其子孫有不能知況當

時乎宣公固熟於世故者使不歷嘗後世之變則居重馭輕之論亦無自而發今也旣言其置府之多寡而繼曰此居重馭輕之意明矣觀明之一辭則是在德宗之時猶有未明太宗之意者嗚呼天下更變故搶攘之中而猶未知太宗之意則當時之慮審矣自宣公之言一發而議者紛然矣至指以爲天下之大命凡向之所以陰用不言掩蓋覆護而惟恐天下知也者悉不能以自秘其機宣公誠見夫向也以天下之大不足以敵關中之半今

也淮蔡小醜擁三四州之兵亦足以抗王師雖欲
不白其意而不可得已使德宗因言而悟意潛收
天下之權而無縱復之迹則亦太宗之意也豈謂
一變而遂不復耶其後也一何重於節度之兵而
藩鎮之禍作一倚重於神策之軍而涇源之變起
終其割國無術曉然示天下以所恃者在此使太
宗而明示後世以業本之意則必盡舉天下之兵而
聚之京師何治至恭泰之季乎此尤太宗之所深
慮也反復宣公之言而味其意豈獨神策之六軍

在外其勢不可以久然其後也六軍十二衛制於
京師宦者主內事矣而權出內臣於以見唐于亡
宜天下已明知其禍而不可復用耶特制兵之非
其人耶此固太宗之慮所不及而宣公亦豈料其
至此也哉

老子之言道德

天下之理不言其常而言其精則其為說也雖窮
自聖人未作而道術為諸子列八要之李治其偏而
皆未免於有所窮或者知其下之未有所歸也起
而承之以虛無淡泊之言唱於天下而天下亦靡
然從之彼其意豈真以虛無淡泊果足以救世哉
謂夫執一偏之說皆不足以合天下吾惟無所執
也則亦無所窮道德者雖聖人不能舍之以治世
天下知其說之本於聖人而吾復濟之以迂誕之
辭人見其言之大而樂其說之誕也雖欲下而詰
之而其說卒歸於無有故雖古之而不得其所窮
吁此其思之不可謂不詳矣老子之言道德蓋有
取焉爾子雲猶有是言聃其智矣昔者聖人之言

道德所以獲傳於後世者惟其常而已自諸子以
其常之不足言而雜出其私說以馳騖於天下
而無復以道德言者老聃即諸子之所厭以其常
而不肯言者而以異言之故其說汗漫而不可詰
吁諸子之智其不及聃遠矣彼其智不足以知聖
人而各以其意見自名於世揚氏之為我墨氏之
兼愛而申韓諸子又以刑名之說唱而皆不思其
窮聃之智足以知聖人矣以夫子問禮之事觀之
則其於仁義禮樂如是其詳然既知之而欲盡棄之

何哉彼其與夫子共斯世而固欲以聖人者自任擯斥仁義禮樂之宗主雖有夫子以身當之於是盡求以反聖人之道雖然反之而不得其說則安知然為諸子之窮且兼愛為我與夫刑名之說皆未免有所偏況其名已不正安能必天下之從是以超然衆說之外而以道德名於世從從然浮游於其間而曰我皆無所為以是是以自免而避天下之是非與凡聖人之所以經世之具盡舉而棄之自執聖人之高者妙者以與天下共天下雖莫得

而訾之亦莫得而窮故夫諸子之偏說皆不足以收天下而道德之說則可以合天下而不見其涯際嗚呼聃老者異矣今觀其書以恍惚者謂之道以窈冥者謂之德既曰常道矣又曰非常道既曰不德矣又曰是以有德曰無曰有世之求其說者莊然而不能得使聃之道德而以平易言之則固有聖人者在又何以聃為也必至於盡反其說而誕謾倚而使人不知者聃故并仁義禮樂聃之所以自異於聖人而所謂道德之名乃聃之所以自附

於聖人其知聖人也最深其欺天下也最甚夫道德者聖人治天下之微權而不可以示乎人古之帝王惟其得其中而居之晦其高與妙者而執其刑迹以示人故天下易曉而其說遂傳於後世聃也不得由大道而見其際竊入於其間而執其樸是以其路縱橫堅固而不可破也諸子者無得於道德也而皆守其偏故窮兼愛者必至於無父窮為我者必至於無君窮刑名者必至於禍天下人人得以執其迹而議其窮若道德者固未始有迹

况得而窮之而諸子未始有出此者聃亦周末有道之士也不得志於當世而肆其猖狂之論舉天下之大而納之於無有之中投之以虛無淡泊之說使之不得其歸而亦不敢議自聃道德之說一出而聖人之實道德亂矣世之儒之者訟言排之然虛無蕩漾攻之而無涯卞之而無間而其說反漫衍於天下聃知後世必有推波而助其說者亦知必有操戈而逐其說者又私竊矣夫逐之者不得其要領至於望洋而反也是思之精而慮之熟

矣或曰聃惫於救世不忍天下之文弊欲並與仁義禮樂而棄之而以道德與天下周旋吁此非知聃者聃豈不知君臣父子長幼之節皆天理之固然而不可去道德之歸茫入其中者求之而無所据知其說之必不行而放意於狂言徒欲以玩世而自高尚之意若此而已後之人求道德之說而不得其歸天下舞爲物之術耿然視天下若不足惜而古先法度相次蕩盡而秦亦隨也太史公謂申商刻核皆原道德之意夫道德豈固所以禍

天下哉以空言招實禍雖聃亦不自知其至此嗚呼聃之智高於諸子聃之罪大於諸子子雲吾黨之士也遂從而取之何哉夫道德者聖人之妙而不敢以示人故曰形而上者謂之道仁義禮樂者道德之寓而聖人所執以治天下者故曰形而下者謂之器雖提絕滅是無仁義禮樂矣尚安有道德哉夫苟無所取則均之爲非也而或取或不取豈道德之無預於仁義禮樂耶抑徒取其言之高遠雖窮耶是則雄其爲聃之所惑矣韓退之原道

一篇力卞其道德與吾之所謂道德者異夫道德豈有二哉退之所以異之者孔氏以實言道德老子以虛言道德是故自其虛而易之則徒多言而無益知虛實之異者則不必改而自破自有離之言而老子之說是或一道自有合之卞而老子之說遂爲虛言吁子雲有取於其言而退之指爲一人之私退之之排殆激于雲之取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二十七終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二十八

策 六道

治體　甲子鄉試

人主當立國體大臣當定國是國體之不立天下皆可慮之事國是之不定天下皆可聽之言昔之人有立國體者堯舜純乎中三代純乎仁寬則為漢之文帝嚴則為漢之宣帝仁義刑罰二說互進決擇于舂而立見其效者則唐之太宗是已姑不論其治體之粹駁要皆能以身把握天下之勢而

非泛然無所操者昔之人有定國是者伊周以道運天下管仲以術消其國商鞅以刑[illegible]其君蕭曹輔治終始一規魏相仁義告君終始一鄭公姑勿推其持論之是非要皆能以身主張天下之論而不搖於異議者也上下國因治道所執一定於其身不必變雖有新奇可喜之論驚世絕人之談非不足以撼吾之所操不然朝文而暮武朝寬而驟猛循守之謀甫定而變更之說已譁持久之效未竟而速成之蓄已迫於中譬猶寒暑燥濕之未形

諸方雜試以異幸其一投之效君是則真無術矣真無所操矣我　藝祖以威定天下而民懷畏太宗以文守天下而民仰[illegible]之以仁而慶曆之治醇厲之以精而熙豐崇觀以來紹述之論興紹興之初恢復之議起孝宗二十八年其始也以審機俟時為心故有振勵奮厲之說其後也以安靜和平為福故有含濡容貸之說凡此皆以立國體也自其始初擇術之時而終身之規模已定運精神於法宮之中而扶國勢於泰山之上使人

悚然聽命而不敢起動搖之心雖少不如意而不沮不撓牢執其說而不置益一攻之進一弊之生可以徐入吾之條理而不可以遽就吾之規模其豈無趨向之必偏要之國體立於上毅然有不可轉移者存未可與從之人主參議趙韓王寧使已負天下之謗議不忍徇四方上書之言斷棄新造之規模王文正寧甘受抑賢之名決不肯採新進少年之論搖動已安之天下逃吳幸蜀紛紛異議以死守親征之策[illegible]寇公一人國勢危疑[illegible]措衆

口以身佩天下之安危者韓公一人熙豐執政確守新法雖元老大臣不能屈其喙紹興柄臣堅執和議至擯逐朝臣以自信其說凡此皆以定國是自其垂紳措笏之時唯諾廊廟而精神風采聳動一世彼已心服而莫敢議矣然後出爲國論以身守之戶庭愈峻而鐍愈密天下之持異論以至者徊徨四顧求入而不得則沮縮退衄竟斂衽而去其間豈無見識之少差要之國是定於上屹立於群議之衝未可與後之大臣通論當其時無一

事之不舉一弊之未除一民一物之不得其理者亦於君臣毅然有守中得之今天下所共患苦者固非一端而愚之隱憂則異焉民力之內蹙國賦之日迫是寬恤之而已邊備之鹵莽武夫之掊克是振勵之而已官吏苟且而名器太濫不濫則淸矣人情文具而法守太弛不弛則嚴矣是未離國事耳非其所深憂也國事之不理此四肢之病也其爲證也易見而所以救之者易爲力顧其受病之深而不可測知者國體猶豫而不立國是翺翔

而不堅此有國命脈之所係固舍公所望而驚也草茅何敢以僭言放哉鳴佩搢笏者能言之則又相顧而不敢言雖然事迫矣寧能相讓緘勿言乎今之爲國體者將以爲遵守耶則革弊之言日至廟堂自新之論累聞宸聽似不肯安於遵守也否則爲更張耶則欲革一宿弊而中外以條例相持欲創一新政而上下以驚動自疑又非眞知更張者痛癢廝人皆曰以貨治天下矣鐵焉而鎔鑄土木之功見人不得謂之貨用一嚴刑人方曰以

威脅天下矣倏然而寬大含洪之詔下人不敢謂之威首尾錯用精神不應一彼一此人誰適從意者上之人好動而實靜惡弱而不能强耶是則無國體矣今之爲國是者日出新說惶惑民聽人持私意眩於國論作舍之謀靡定盈庭之訟誰執振作之語屢見於褒封而偸安之實已藏於曾吹循襲之說明知其不可而議論兩趨不免於隨俗廢興一事也中無成說而決於時論之衆寡用舍一人也已無定見而伺於士大夫之好惡蓋有身建其

議而身犯之者有數十年成之而一朝壞之者意
者下之人求無過而不求有功欲任責而不能任
諉耶是則無國是矣數十年間九重宵旰之思慮
廟堂道揆之圖回薄海內外廩廩尙化側聽久矣
而茫然未有覩焉君子以意而度朝廷謂其必有
說而吾或未之見然不免於憂小人憯於是非而
不知所適從則讙然而交議國事之不立非眞不
可復立也徒以朝廷之上議論相持之故而遂遷
延巳月以至于今爾損租薄歛民瘼方定而國之

虛大可慮椎肌剝髓國計稍紓而民之瘼不忍聞
理財之議自爲異同天下將誰聽國體一立國是一
定則無是矣㨿責將帥朝論方鬨則狠而相驚戒
嚴邊備詔墨未乾而兒戲者自若治兵之議互相
傾覆使人孰信國體一立國是一定則無是矣官
吏苟且而充斥國家之名器深之則招衣冠咸怨
之憂不決則滯事載千萬之譏文具相蒙而委棄
朝廷之法守繩之則有勝誅之患不繩則積簿書
欺謾之罪官法之說彼此紛紛徒亂人意夫革之

說議者難之國體一立國是一定則難者易矣
不然則花童無比成之治体而傾險小人將得以
投隙抵巇陰獻邪說以投合上意而功利之說售
矣廟堂無素定之成謀而一介草茅皆得以瞋目
抵掌妄論時事以震動朝廷而是非之門闢矣若
是而謂國有人乎雖欲勿從如之何而勿從也愚
切有志當世之故而太息謀國之疎以爲上非無
植立治體之意下非無主盟國論之意而皆未得
其定爾果定矣未以異議搖不以群疑沮不以小

不便廢君臣之間相與固守而不變則財可豊也
兵可强也官法可以次舉也不然立國規模迄未
有成相顧咨嗟虛老歲月雖然今之國體與國是
果安在乎愚敢終言之前篇曰天下有弱勢吾則
有强術天下有強勢吾則有弱術今之國勢不敢
謂之强矣謀國者亦知所當用之術乎若朝廷議
論相待未決之時愚請借是以獻果知之矣惟君
相旭之念非敢過爲危論以諫動執事之聽顧方
自獻於衡鑑之下爲改之之以爲歟

樂律

古者有樂之理而復有樂之器後世之樂器而已矣論樂理則造樂之法甚簡而易傳於器則毫釐纖悉皆合可也一有不合未足爲樂之亡矣非在今世也器數之目制作之日詳樂何以能亡也呼此樂之所以謂亡而不知樂者天地之理也寓於聲有樂之象而未有聲而合離有樂之情而未寓也貴樂上鼓有樂之用而未文也聖人以爲聲無形而理無所寄取爲之器作聖人之得已也求多其器而樂始寫大懷之世而樂之理始露唐虞之世而樂之理益三代之世而樂之理始盡吐而無所時制器大抵自律呂始其法簡而易信明而有理存於器非器之所能拘入春秋而益微矣後世聲以入于海蓋古者樂器散失無盡器之存而理則無害也自後世不見先王之全器而理而不得而求詳於器理遂歷矣嗟乎王道微而功心雅廢而鄭詩作人心二氣冲乎其甚微泊乎其甚危而入於耳者蕩之接於目者奪之而貿中本然之樂與之俱往而不自知秦人焚滅秦烏能亡樂之理哉自諸儒議論之繁制作之詳而樂益亡於此蓋舉世不知有樂理而何責制氏之不知其義彼所謂能紀其鏗鏘者又豈與得其節奏哉漢十九章作者相如唐十二和作者孝孫駛鄭聲作女樂者爾非有和順積中者其知樂之理爲何物而乃使此曹制作盛典樂亦不幸哉下是而儒者之論興或分之以八音或旋之以七調爲六十律爲八十四調百四十四律變化於於千八聲數則詳矣如理何或較之以水尺或得之以玉尺或代之以竹準著以玉鐘鳴以笛律與夫輪扇二十四本秦二十五器則多變矣如理何制是器者非京房荀勖而誰非何妥信都芳鄭譯而誰知其器者脩理非數子所與聞也不知樂之始作其意謂何果止於爲律耶則伶倫后夔之智曾京房荀勖等輩之不若也吾觀京房以準代律而後乎是者張先不知準之爲書甚其隔世而生二子不得以交

肯相語耶鄭譯作七調十二律而同其時者何妥
力詆其非豈其更相媢忌而無人平心之論耶世
無聖賢數子者以聽爲樂嘗雖未免偏也尤大可
疑者宋朝司馬温公范蜀公當世大儒也合席論
道非異世也相與知之無媢心也而鐘律一議往
復論難沒二公之齒而不協故嘗合千載諸儒之
論如聚訟無證之庭后夔已死曲直誰聽今所存
者案牘山積尔卒之人執一說守死不易雖二公
之異不能使之同毋或數子之齗齗也嗟乎今之

樂猶古之樂也古之武夫賤隷愚婦童子皆可以
通知聖人作樂之深意今海内之大知樂者幾細
民不與焉儒者亦不與焉間有一二人殫精神攻
方冊量尺寸之短長計黍合之多寡閉戸而覆之
毫髮不差出而語之人動輒抵捂其深相信者獨
心與口爾有不能以諭其徒況欲以語當世乎況
欲以感天地動鬼神乎嘗謂三代而上太和猶在
人心尚純樂乃情性中物閭閻細民其視管絃絲
竹之屬與日用飲食而無所輕重不待曉之而後

知春秋而降五嶽氣裂大音不全樂之正者日浮
樂之淫者日濁太朴潰散人情機巧鄭衛迭唱正
聲銷鑠閭巷鄙俚之音上下傳習塡塞宇宙眞足
以動盪情性流通血脉雖古之雅樂之入人恐不
如是之深也儒者讀俗聽之聾聵相與模倣古人
之形容節文而奏之絃而使之聽而寂寥淡薄不足
悦人意爲者勞矣聽者倦矣則又相與咨嗟嘆息
曰安得古人之器數而盡用之庶其有當人心乎
不知器數可見也人心已與世日隔矣雖虞韶未

亡而笙鏞柷敔節制具在也試取而奏之鳳可儀
乎獸可舞乎雖殷樂未亡其跳鼓管磬纖悉可覆
也試取而奏之祖考可格乎鬼神可感乎一黍二
米古人難得之瑞今復有之持此可以起數乎嶰
谷之管其寒厚而均者今復得之執此可以推律乎
雲和之琴空桑之瑟泗濱之磬一一呈露乎吾前
而又得劉向所校古樂書二十三篇以按之而又
得后夔之倫以典之師曠之聦以聽之然則古樂
其盡在茲乎吁無古人之心[illegible]人之器器在而

樂徃矣世儒談樂者腐矣未有真知樂者寥寥千
載知音一人讀馬遷律書其書不言律而言兵及
其既偃兵之效則曰人民和樂噫此真作樂者之
精意歟不待器數而樂在其中矣故曰真知樂者
殺言樂

學術文章取士

捨學術文章之外有可以得天下士乎曰無也無
則又奚議也書癡傳癖誦習靡言舉世明知其無
益矣有司寧能無取之乎雕蟲篆刻破碎理義舉

於厭其末技矣有司寧能盡棄之乎蘇公議學校
貢舉曰文章取士均為無用設法以來不遺如是
雖使聖賢復生斷論當不廢於世矣况吾祖宗固
嘗以此收其用矣以五經得王巖叟以服勤詞學
得丁度石徂徠聖德一頌醖釀於明經中胡安定
體用之學根源自經術來夫遺編墜迹每為後學
累使人皓首而不得其用者多矣而數公經世事
業煇煌史用自此出焉學術豈不足以得人乎以
鑄鼎象物得宋祁以有物混成得王曾蔡文忠執
政規撰發露於置器之一聯范文正鈞衡大志胚
胎於金在鎔之一隔夫雕章琢句追於寸銖豈以
足盡人終身而數公宰輔器業軒天震地托此見
焉文章果不足以得人乎車服以庸得於敷奏賓
興德行不廢言揚豈惟祖宗雖虞周亦然何獨於
今日而疑之乎執事所鄙者豈非以□□睇之學取
之不足以供世用歟爛熟之文讀之無足以起人
意殺似不獨執事厭之士之稍有知識者固自厭
之久矣古道可窮也古文可作也而九鑿一冠寔

為於今之世此應舉之時未暇學古雖歐陽公不
能不從俗也環轍而試之揣數寸之管角一日
之長枚撥古昔引證利害未必其皆實學也綴緝
華言富易肯悉未必其皆真文也然以此合有司之
權衡以此膺天子之科然而其人亦當之而不慙
上之人予之而不敢斁丁之人貨之而不敢議至
其假竊他塗幸取□祈豈必盡出於天下之庸鎖
其間固亦有長才碩能失志觧墨而託從於此者
不獨上下共非之雖其人亦腼然有以為不當得

也何者學術文章雖與衡出於天下之公而後世未有以名之也故自科目之設後世以此病天下士久矣而以此收天下士亦久矣夫雖然猶有可議者舉世之士固務是以自售而爲儒亦有以爲飭者世固有究心義學於事論事思爲當世用而不能與拘儒較卞博於記誦之末有創意爲文絕去畦逕以樹立一家而不能與從進爲工拙於一字之間往往望場屋而歎息使彼進末學耳掾目習東摟西摭集故事以爲博揣時文以爲精挾此

以爲欺罔有司之具偶一合焉則沾沾自喜旋以重豪傑之浩歎而已然則將何如曰吾學當修吾文當工靜居俟命以聽有司之選擇此爲士者責也雖豪傑亦將爲之吾何辭焉學取其有用文取其的當收拾真才以待天子之拔擢此執事者責也有天下之公論在吾何有焉彼此各舉其責則可以無相尤矣

道法　乙丑省試

以操切爲術以震竊爲治以一法一度之[illegible]意爲能守則純任治法而盡廢治道以振作爲心以整齊爲致功隨時救弊之術爲宜時則棄恃治法而參之以治道以仁厚爲本以安靜爲福以維持憂危之法爲具時則專用治道而治法亦未嘗不舉備歷代之廢興爲道法之純駁故曰純任法而盡廢道者秦也兼恃法而參之以道者漢與唐也以道爲本而法亦未嘗不舉者在昔則三代在今則國朝也大抵徒善且不足以爲政何有於徒法[illegible]趾且不能以獨行何有於周官使執區區之

法而可以獨運天下則上世聖人爲之矣何必復世惟其屢試而屢不驗而法家者流始無所扶以勝言道者之口矣自秦人以法律得志則陰取而用之可也何必明告天下以不任道之意耶富強之後立以無事於詩書必至焚滅而後已痛執敲扑以與天下相仇於文法之中使黔首股慄而立不敢自必其命鄙矣先王以爲不知出此古今倚法以操制生人者多然未若秦氏舉之以號召天下也使或者不再傳而亡則是古先王典籍曾柱

後患文之不如真可鄙而突也而法律自此為萬
世藥石矣雖有明智之君亦將狃從於二者之間
而無所[illegible]之速也然則純任法而盡廢道
[illegible]其所以不為三代而為秦漢高以寬仁立
幾於道[illegible]非道乎而猶棄不用詩書固
學言也而[illegible]道之微則基於時古之淳異時所以
道後見者[illegible]中[illegible]非中主之帝之寬厚則上
下狗[illegible]可久矣武帝純法吏而姑文之以
儒術宜[illegible]殺[illegible]之以寬大不然漢自

有制度而[illegible]用王道豈非漢之子孫習見祖宗家
法而遂為此言乎太宗行道已非本心以仁義治
天下收役何疑而廷論數四遲回猶豫而後決意
行之果曰既効則[illegible]其弊下厭也何為四年之暫
而遽狃仁義之弊乎當[illegible]阻諭以次修舉帝[illegible]
疑仁義之不足恃而並[illegible]以為[illegible]駁又之計
唐所類當教綱之方而仁厚一意時間見晉[illegible]然
嚴刑峻法之中以助其不行爾故漢唐不為不壯
法抑不至如秦氏之甚也而一[illegible]也然持植三

四百年之國亦不可謂非吾道之功然則大槩時
法而參之以道者此其所以高不為三代俯不為
秦而僅為漢為唐歟三代往矣世以其事熟爛不
復言矣紛紛世故[illegible]人不得一日奠厥攸居則
熟爛者可廢乎姑試言而試聽之禹以德稱而民
懷之湯以仁彰而民信之周家忠厚上徹乎天千
七百年之治道此心此物也然則先王殆徒善也
政典不云乎先後時者殺[illegible]時令為甚嚴甘誓不
云乎弗用命者誅則軍政為甚肅高之官刑自邦

君以暨大夫凛凛乎其有紀律周之六典上廟堂
而下閭井截截乎其有紀綱先王非撤防弛禁以
與世周旋也其纖悉縝密雖後世不敢望而常有
仁心仁政彈用於其間則血脈流通精粗具舉此
道此法非三代其誰當之是意也熄滅於秦而不
復見髣髴於漢則雜矣而不純畧效於唐則行矣
而未竟悠悠世變治少亂多有能承此意扶數千
百年廢綴之後而固守之者其國賴乎藝祖收五
閏破碎不可復為之天下廢[illegible]創百度未備進

士實入貢部士得以玩吾法也遠方為造制書民
得以侮吾法也悖士喧譁朝堂臣得以弄吾法也
百年積弊波流及此切意藝祖動一念心吾小示嘗
忍而更張之而以法痛繩天下可也徐致其實究
大宋悖之意隱然於神武不殺之中哀矜撫恤之
情惻然於摧枯拉朽之後江南奏捷非群臣奉觴
上壽之時乎而垂泣一意天地實臨之紫雲錫宴
非君臣相與共樂之時乎而養民一語鬼神實聞
之慈祥愷悌之政海內誦而歌舞之真祖之治

在此然而果廢法耶兵許給子者斬官淹遠任者
府吏受賄賂者死將帥環衛者貶仁心仁聞已足
以動天下感激之心而時出威斷以震天下渝惰
之，以道為本以法為濟此藝祖之治也仁祖有
宋世積安習治之天下兵驕上泛吏玩民偷衛士
縱火宮禁之威褻於藝矣舉官悖慢朝廷之令流
於濟矣附門大呼言者之勢陵於積矣積弱之弊
識者痛心切意仁祖起一怒心將盡創其委靡之
過而以法震厲天下可也或察其心思厚仁愛之

心不諸於群臣紛更之請忠信誠慤之實不悔於
吏民詐偽之後國帑虛竭此年為甚此余靖慶曆
四年之疏也然是年也出奉宸銀三萬而以濟飢
民不計國之虛而惙吾仁主恩姑息姦民多事此
劉敞嘉祐四年之請也然是年也大赦推恩盡減
民丁乃前後放恩之所未有不忿民之姦而寬吾
恩至今有誦慶曆嘉祐時事者猶足以使人感泣
而忘死仁祖之治道在此然而果廢法耶小人以
飲食譏者呵吾吏以瓦礫投者謫大臣以朋黨攻者

釋其恬然願慮者所以壽天下和平之脉其毅然
奮發者所以起天下聳動之心以道為本以法為
濟此仁祖之治也三代之遺意餘脉向之銷鑠略
盡而與世運俱往者悉復於二祖見之恭惟主上
紹守家法專用仁政以撫柔此民其大惠也具無
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偷惰之不可久也然責諸
十年邈未見效待以寬而玩者縱示以威而詐者
疑將痛懲深革而遂以法從事乎抑猶意姑息而
姑借道以為言乎比年以來並閣之齊盂無上蒙

是之書而勸上以立法者山林之士豈能著權衡之議而勉上以用威者聖心凝焉深思而却顧因守而不動曰祖宗之得天下也以仁其立國也亦以仁萬世家法相畀付於無窮不可以當吾世而失天下之心也若吏致民閔有不体上意得以稷下遺化之大者姑推敎之勿庸殺嗚呼此眞天地父毋之心也後世不聞此言久矣奔兢成風來者比且文書浩繁繁者魚貫賦役不均痛深入髓國計又豈姑實其窠吏治之不良將盡從而揄擲之乎

曰是不偏于拯自罹于殺也吾不過張吾治道之紀綱以肅其謹畏之心而已靡金飾翠替胜盲俗毀錢造朿輕季國誠究之則嶋張市井息之則鼠竄山谷民風之不美將悉求而魚肉之乎曰是其愚可憫而其情可哀也吾不過推吾治道之仁恕以動其悔艾之機而已嗚呼仁哉至於雷霆震怒雪霜摧壓群聽愕眙奔走請命亦時有之竊窺聖意持措其一以竦動其餘以助吾寬政之不及而哀矜勿喜之念已隱然於法制之外嗚呼此仁之至

義之盡也大抵聖人以天地處其心寧有傷於寬大仁厚之過而不可有厭薄痛懲之意寧有煩於丁寧告戒之數而不忍有急疾于禍之心必敎之而後殺必哀之而後刑二百餘年之國家在是列聖培植之久矣天下相與安之又矣決不可輕搖動也一介草茅誦祖宗之仁亦久矣一旦獲承明問欣然以所學者不然他日上前爭論不以仁義勸其君而以法律伯道言使一時之書生得以譏萬世之史筆得以書此愚夙昔之所竊耻也矣敢

於殆進之日而爲欺君之言

民吏風俗

人君當以實意示天下而不可以虛名欺天下蓋法制嚴切不足以回天下徒爲之一心而無意眞實自足以動天下感激之念有若保赤子心誠求之之意則格民之語不爲虛有至誠樂與實者之意則救吏之語爲不誣有苟得其情哀矜勿喜之意則厚俗之語爲不妄不然胥空言爾天下其可以空言感動乎古人誠實相與之風與世漸遠而上

下之交相蒙者非一世也有惡惻以變民者矣減
膳徹樂憂動天顏發庫賑荒親屈事駕然渾浮於
賑貸而饑殍相望恩多於清添而湔獄者自如有
操切以御吏者矣三歲誅賞舉行罰懲董正治官
勤引周官然能窮其形而不能奪其心可畏可辱
而不可奪其貪利之念有變色以正俗者矣詔軼
奢弱而[illegible]僞者抑詔[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靡者誅采采堅
果既食斷[illegible]曲之平民[illegible][illegible]學[illegible][illegible]自悉俗之耳
目以更盡天下之耳目[illegible][illegible]平[illegible]履則奇[illegible]之[illegible]盡

民病而不知求醫求之則僞而不誠此意不能掩
於民矣一旦乃多為哀惻[illegible]恤之言曰痛在朕躬
曰[illegible][illegible]偽則心[illegible]惺也人誰信之平時動以格律
相[illegible]束與賢者而不誠[illegible]其之則勉而不樂與意
已暴白於士大夫矣一旦乃深以辭語相詰責曰
吾於天下賢士大夫可謂無負矣人誰肯之平時
執扑持斧以[illegible]其俗而臨其民得情則喜而不哀
雖哀之則貌而不衷此聲已徹於天下之耳矣一
旦乃愍愍懇懇以君子長者望於人曰朕嘉與

海内更始也宜其從者亦貌而不從者其心甚矣
哉後之人主每欲以虛名欺世也甚矣哉後之人心
涎不可以虛名欺也移民移粟惠亦溥矣而糜爛
赤子之意梁氏刺骨恨焉一札十行言亦甘矣而
誣言鄙易之意東都之士夫憾焉閉城門捉驗傳
名正辭順矣而含[illegible]富室有必欲破壞之意西京
之風俗不能平焉其實後意既不足以動天下而
入其心始則嘉言以柔之繼則小惠以媚之又其
甚則嚴刑峻法以劫之蓋諸術畢試矣而世然者

終不可動而後誅焉知天下之有人心也悉每謂
後世惟文帝文宗庶幾有古意者而執事之間適
及焉竊哉文帝太宗之為君也凜乎士民之上而
如其不可欺也其能以春待天下而不以名罔天
下者乎二君初年太倉之儲朝不謀夕旱蝗之災
歲無虛日民力非不困也四海之富舉聽一人而
以天下[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戈靜此豈人情所安耶天災
流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民飢由己至自吞蝗此豈矯
飾術為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者九重之奥而心思所到無終

夕不徹於窮閻委巷之下若親與之周旋而嘗以
疾苦者當時之民淊感其君求民痛痒語切而情
真所以焦心勞體旰食宵衣以我民之故亦告
竭力盡瘁豐殖本業以寬吾君旦夕之憂吾故知
夫海內之富庶不在頒貸之日而油然生於一弋
時之間乎粟三錢之谷不在獨賦之時而惻然動
於吞蝗之後矣張戒許陪臣而招賂長孫恚帝賦
以納縑耳目所及者以此吏治良不逮也聲其罪
於天下而與衆共棄之吾固有辭彼亦甘心而加

易辜逮非私其親也非惜法也吾寧示以廉
恥以觸其悔悟之機勿遽律以困惡以成其不美
之意無寧刑戮法之以正身而有深愧重責之切
其心當時之吏固以其君推誠待下不我鄙夷不
以一眚絕人之終身不以一二人而盡棄其徒亦
皆洗濯心志精白承休以答吾君期待之厚吾以
曰以詔飾吏嚴則嚴矣不如金錢之一賜臨軒面
策親則親矣不如以錫帛之一愧風俗之侈靡甚矣
流而習俗澆訛以明施法律風俗甚不滿人之意

二君不與之角然於空言之末相仇於文法之中
而元默以鎮之躬行以待之蓋謂俗以侈靡相誇
則富者得志人各有心自顧雖有恥不若人之
意是其情可哀而其機可轉也天子華篤則曳絲
緣飾者於汝安之乎天子疏食則輕肩憲綱者是
誠何心哉以隆尊恭貴而自貶損如此所以愧富
者之心所以安貧者之念富者亦可以毋奢矣貧者
亦可以毋恥矣茲非轉俗之機乎當時之風俗果
相與感其君憂勞天下良亦自苦吾儕小人何惡

唱成浮薄以徇一時流俗之見而使吾君以萬乘
之貴而不得享一日之歡斯民自顧而不可安耶
然一動念之頃而万幟之侈靡已轉移於元默之
中未華之澆訛已潛消於躬行之日矣有天下者
固所以容天下而非與之爲敵也二君之心淵乎
天地父母之心也其所謂容天下者乎後之立人
上者不能容之而求以勝之勝之不已至於交相
爲敵也猜防顧慮譬天下於狂犢之狄而設奇出
巧上以苟致苟道待其俗揣摩臆度意圖中皆陷

弃之說而深情厚貌下亦以不肖之心應其上悲夫以上下之大義而轉爲相仇責之辭俗則薄矣上亦已甚矣乎君子思古之世道術相忘一語一話家人唯諾疑忌仇責奚爲於父子之間噫古往矣深言之無益秪重人悲酸而已洪我主上執古道以御今誠心實德神人信之盍凜凜漢唐二君之上故常臨人以父母之心而不敢以一毫之苟道乾侮天下勤恤民瘼眞見其惻怛而非僞也愛護衣冠眞見其樂與而非貌也拯救風俗眞見其

哀民罪己而悠然于頑也精神心術眞足以感君天下於冥冥之中而乃若捍而不應何耶室無盖藏民棄而趍末厲隅失守士轉而奔競侈靡相高風俗乘流而俱逝三嘆之餘無一足起人意者如是則一切以罪天下可也而上之人惟曰豈天下以我爲不用情歟不然責己者畧而望人者太偏歟吾惟三自反而已天下何辜焉嗟乎荐災之餘堯民化爲今吾君未嘗與一浮費哀民生之不易一絲一粒之奉必念吾赤子得無有啼飢號寒

者乎宮中之隱纖悉微細可以布之海內而無所愧民之趍末盍亦少思乎三風之刑商人有焉今吾君未嘗用一重罰不殺士夫我祖家訓必甚不得已而韜降及之逮之歲月後拂拭湔洗而用之而不爲全人者幾希有官守盍亦少愧乎利口之懲周人有焉今吾君未嘗形一怒言視一世奔趍於淵倒之中欣欣而自喜挂我心有戚戚焉者若已推而納之傷其窮而哀其溺有赦而無殺淨濯之俗盍亦少戢乎十年宵旰不動聲色肖思默想

兵以精神裕一世用功深於二君矣率土臣民君小與大稔常習故不能丕應猶志以荅其君討教劣於漢唐矣此固凡有心知者之所共念也然帝王惟以天地處其心有反己之兢業無怨人之設施雅曲加撫恤而民力無不裕之理吾惟開心見誠而士風無不化之理吾惟痛自勉勵而風俗無不孚之理亦天下以眞實之政而語天下以不得已之意調伏其不平之氣誘觸其易動之機毋沮毋激毋駭人情毋聳物聽徐俟其自定而靜聽

其所歸彼將相率而告語曰吾君德我深矣其邇
邇而望我久矣嚴刑酷罰非不能我施也特不用
爾盍相與洗心滌慮改視易聽相從於善以毋負
吾君之美意毋爲治世之罪人如其不然是天下
者無人心而崇高之勢亦無如之何也今天下已
翕然有向化之意矣惟上之人少需之

經疑

經可疑乎司馬温公以爲而有讀易未識卦爻已
謂十翼非夫子作之譏經不可疑乎楊龜山胡爲

而有讀書必有所疑然後有益之語愚嘗合二公
之言質之於心讀聖人之經者固當有敬心不當有
疑心然理義有所未安於我心不能無窒礙者姑
置之不疑而借畏聖言之語以自辯是則失龜山之
意蛙鳴蟬噪妄生穿鑿信口耳之末學執訓詁以
疑經是則犯温公之戒二公豈欺我哉學者試深
長思之而後知二公主書非固相異其爲訓吾黨
切也且血流漂杵非王者事古無此疑疑之自孟
子始而後世靡然從之伯益之死實啓誅之古無

此疑疑之自幾始而後世啟言攻之疑一也而得
失相懸如此然則後之有志聖賢者當以理揆事
求當人情如孟子之疑不當拗爲新論輕駭俗聽
如知幾之疑如此則執事所詢之疑愚皆可以類
剖矣關雎鹿鳴爲文王之詩信矣或以爲作於周
衰吾無取也述后德宴嘉賓此豈周衰事乎七月東
山入之豳風宜矣或以爲周公所作當繫於魯毋
信可也豳言王業之本此豈魯一國事乎書斷自
唐虞此帝世立法之意而羲黃之事聖人以爲不

可使之無見而附於易而何必議其不獲載於書
係秦魯於周末此開後世以爲善之意故雖列國
之事聖人以爲可以俎豆於帝王之列而無甚愧
而何必皆其不當係於書重卦自文王始或曰取
離取夬在昔有之不知上世已有易之理文王特
取而重之耳不然演易姜里者非文王而誰春秋
實本魯史或曰子夏得百二十國寶書以爲春秋
不知寶書之名前此何據然則拗此論者將何休
而誰周禮非周公之書乎而封國征役之制與他

書冀禮記非夫子之言子而儒行一篇有豪士節
此特漢儒駁雜之論未可執之以爲全非聖人之
書也嗟夫杏壇被實槐市荒蕪專門主實之士去
聖久遠恨不得以身周旋其間親見聖人而質其
迹而乃獨抱遺經於千載之下微辭奥義之幽深
脫簡殘文之牴牾則當平心以解之而不敢爲新
奇實精意以思之而不敢爲異奔當參攷諸儒以
決之而不敢爲相攻要之求不失聖人之意而已
故曰惟知之君子而後精於察六經之疑惟自信
之君子而後確於斷六經之疑愚雖未能而竊有
志於斯者有年矣

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二十八終

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二十九

廣西按察司按察使族孫良永校正
廣東布政司右叅政族孫良節編刊

策問

延平人才

問延平山川秀出七閩其英偉於嶠之氣物之所
不能得者而人才產焉資氣之精盤礴於此匪儲
英匯靈孟千百年而蓄之前史未聞有以姓名通
上國者以爲遠而不能自達耶則曲江九齡日南
公輔不加近也史稱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
樂雖有長才秀民不肯先宦豈其懷才抱藝沉伏
而不出耶常袞使閩延見諸生誦書作文閩士有
相踵擢第者而此邦無聞焉李剛有號唐五經者始
敎授其徒人知嚮學矣則此邦士風之朴又矣國
家詩書之澤洋溢海澨衣冠禮樂號爲中州此
固建旗江南之徒洗濯自見之秋雖然勿用明其
其含諸也攷圖志自太平興國以迄于今垂三百
年英才偉人磊落相望援引傳說取重淳夫
學師荀孟見知周南鄒廖執則講學中未嘗無人也
古文二軸古靈稱賞蹶牘試策翰苑東坡擊節

彦正則文章中未常無人也有耿介自守不肯訪
金陵於私舍者（林積）有調官闕下以啓披趙清獻之
薦不肯一謁者（閻虎迪）其靜退爲何如 若有抱出處之
不登蔡氏之門者（吳暾）有不窺章袁宰嘲章子厚之
意者（鄭綺 字元亨）其志尚爲何如 茂才異等再詔應選
（龔懋 字君美）詞學兼茂棣萼相輝（… 字… 中… 戴…）力學爲文
以賢良薦（… 字…）養高博學以隱逸召（吳儀 字…）
傳習唱盛事也出冕旒之親擢者爲光榮（…）舍
賜第常格也被殿陛之宣諭者未易得（…）進

說諷召對便殿（…）非出於布衣乎正色言路抵
王氏（陳…）非拔於特科乎又況倫亞相望於百
年間異人輩出方興而未艾也夫向者皆安在哉
今乃傾囷倒廩羅列而並進耶其顯伏盛衰亦自
有時耶其間亦有優劣醇疵可議乎否也雖然有
一國之善士有天下之善士猶未以爲足也則尚
乎百世之上而百世之下聞者興起獨無若人乎
龜山先生以道學名發明伊洛之蘊抽關啓鑰爲
一世指南了齋先生以氣節著指斥姦臣之惡流離

竄斥瀕死不悔矣狄聞其名不獨中國也千載之
其風不得當世也豈於山郡而百世師尚焉不知
天地之間氣況積鬱蘊者幾百年而後六 人 造
況前諸公殆如繁星麗天而北斗色正（…）行而
巴山川猶昔風景不殊龜山之道德之 章又
之李氏今則爲之誰耶了翁之節不 於其子今
則有其志者誰歟負冠子於 庠 流相接
不可厚誣以無人將涵養之未至歟或韜藏而自
將歟否則窮遁乎巖壑丘壑之下而不肯自見於

殊閩然二先生亦嘗自科舉中來學校（…）不足
以況之歟將廣搜博訪而求之以丙聞知歟嘗於
了齋責沈一篇以不識明道爲寡陋之愧猶有可
疑與龜山生同時居同郡流論合濟始通書問蓋
晚而相知竊意人物參錯雖其從不能自知而使
其入境問賢者又何從而知之元祐間了齋里居
稿二吳手邵侯以境內有二賢士（吳… 大… 字…）邵侯
釋菜之餘邀請講經諸生列聽美以詩歌薦以遺
進矣一時偉事也今賢侯崇重學校搜訪人才將

無子齋其寫達亦可信乎既得其人亦可延置學校以為諸生勸乎亦可以薦于朝乎諸君有志前修又以將何擇焉毋荒于嬉毋毀于隨挺挺然自厲於流俗者則學校之光也安元獻出判西京范文正公謝教西監晏公問以人物范以二舉子對則富文忠張文定也問答之頃四相萃焉猗歟盛哉賢侯將有問焉則何以對諸君其勉之

師友

問人不可以無師無師則道不傳然觀柳子厚荅嚴書乃有不願爲人師之意人不可以無友無友則學必孤然觀劉孝標廣朱論乃有絶交之意師友大義也避之而不為拒之而不納二子亦或有激於世耶摳衣趨隅師不可以苟事苟事則苟去同堂合席友不可以苟親苟親則苟離古之人有終其身而事一師束髮受業之死不渝今一人之身不知幾師稍加厭薄棄去隨之師之多則所得者宜博而義理日以晦何耶古之人取友必端惟一二人而已今一人之身廣交徧取合之也易疏

之亦不難去之廣則所聞者亦廣而學業日以陋何耶洙泗之上百世師友之所自出門人有以堯舜誦其師者有以秋陽漢水喻其師者然正名之說互言其迂不遜甚矣公山之召不說于色亦太露矣尊師之意安在犯而不校曾子所謂吾友者一顏子矣其精於取友如此子游謂友張之未仁其無隱情如此又曰吾三省吾身與朋友交而不信曾子豈猶自信之未篤耶曰朋友數斯疏矣豈切切規誨雖賢者亦所不樂子游固自知之耶千載

學者追想杏壇泗水恨不得以身周旋其間下是為漢而師友之義益譁叔孫生弟子百餘人可謂盛矣然稍不進用則戚戚自言一薦爲師則號其師為聖人所謂百餘人若其蘊蓄槩可想耶災異一言弟子以為愚所見然也乃曰不知其師書使其知之則當反愚為智邪楊惲之不檢友人會宗以書責之是矣又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世豈有不同道而尚謂之友乎王貢之交豈眞以利祿衡世而彈冠相期俗以為美談當時之所好尚固若是

耶然專門名家猶知有師少背師說不得自容於世人重信義猶有交道責友之風一唱則舉世交譏之未有如唐之甚者韓退之唐儒巨擘號召後學羣罵為狂館下之誚有笑于列唐之為人師者抑有過於退之耶友箴一篇舉世無交道日以棄借有可取中道而拾于厚其傷世也夫國家風天下以詩書師友淵源最為可觀後生不及見前輩之典刑醞藉人自為學更相毀訾道之不明久矣雖曰以學建官其存者師友之名耳然講習有堂藏修有地所教所學非徒為决科計而已盍相與講論其大者焉

武舉

問國家武舉之科視前世為尤備然嘗疑之文武並用文武相配漢之事也今三年大比群試天府而登名仕版僅及文科十之一殆輕之歟武貢與明經同行鄉飲舉送于部唐之制也今惟文士鄉舉計偕而武舉徑達兵部崎嶇往還殆輕棄其材之也先觀騎射後考文義則於[illegible]之也智畧為上勇力次之則於文藝也又非所援其先後之序安在絕倫者豈非取其力之過人歟而文不及格輒又報罷既責之以膂力乃使饒舌如舉子文可乎平等者豈非以力之不足而兼求其謀畧歟而文采稍劣雖智無取縱橫變態之文而律之以程式可乎昔人有能挽二石弓而不識一丁字今之力能挽弓者而不習文字可以充賦否昔人有通古今書而不穿札不跨馬今之通兵書者不穿札跨馬可以預選否老蘇又謂弓馬不過麁力試策亦為無用是二者俱可廢歟 國初名將散出多岳是猶曰科目未備也中世削平寇盜中興恢復之業名臣宿將[illegible]或出於將家者有之或拔於行伍者有之其自武舉中出者幾人比年武舉之議論風采大勝於前頃者羽檄交馳真才韜落其出於武科者誰歟豈非科目殆為平世之觀而臨變制敵則他有人歟然觀唐會要以軍謀之遠籌制將帥而控擇全蜀崔圓出為以長採 善射為平進而再造王室于機出為前世

武舉不可謂無其人而謂今無之可乎諸君抱負韜略非徒曰學校教養姑應故常而已將以試于有用盍各言爾志

宗室廩給

問國家親睦九族超越前世遠甚彼其親之也則連城跨邑發乎天下而奢僭生焉我朝分封諸王未常授有其地使之勵志厲行自效於一官一職之間彼其抑之也則左官附益之律設者至衆牛車而窮悴出焉我朝屬無親疏悉廩之官使

不至如子弟匹夫而已其處之得其法度之盡其恩蓋兩得之帝王示天下以公不欲厚私其親使之不得多殖田宅以自豐而公族之賢亦皆恪守家法清修自好唯仰給於公顧猶有可念者孫遺之請所以示優恤也今諸州支給多不按月貧者至有積未請之俸而斥貸出息焉養廉之俸所以為需次謀也今諸郡拘以定額有戍期已及竟不霑請者岳祠之廩所注隨給今也按闕之後動三四年不免起使河之歎宗女出適例有資給今居二外者年才及笄慮其廩虛驅之使出所謂資給得者寧幾郡國豈欲以刻核之政而施之天屬之親哉蓋國初支屬不繁悉聚京師熙寧以來分散州縣駸駸至今於黨繁夥以千萬計亦可謂盛矣國於供億在在皆然亦可謂難矣復將有倍於此者何以支吾繁發使宗人無匱乏之歎而州郡不見供饋之勞權二者之中夫豈無說諸君世厚縣官亦當合彼此而參詳毋曰非計之𢑴補非所知也

周禮理財

問世每謂周人理財雖見於周禮然不若後世之苛也吁極天下頃碎纖悉之政亦何若非周人為之乎且自塵人觀之其斂而入於泉府者非一端也塵布則貨賄諸物邸舍之稅與後之所謂白地錢者何殊罰布則肆市令之所罰質布則質劑不信者之罰與後之所謂契稅者何異絘布之名鄭康成以為商賈列肆之稅則列肆里廛皆有征非自新室始也總布之法杜子春以為無肆立持者之征則貨水搭(?)提舉皆有免行非自

新法始也自其一職論之固已然矣泉府貸民國服為息即後之青苗法是也司門征貨犯禁者舉即今之門關稅是也斂人有斂征賸夫斂珎異即今之海租之屬是也皮角之征盡以輸公在後世則已甚角人以時征齒角羽人以時征羽翮在周則不甚耶市舶坑冶靡不置司在後世則為苛澤虞等國澤守其財物非人掌金玉錫石之地為之厲禁在周則不為苛耶是先王不與民爭利之意殊無一毫見於此書而規斂之盡大率與後世亡

異而巾車言車之出入歲終則會馬質賈受馬於有司必書其價傳註者謂一車之折則賞一車之價一馬之壞則求一馬之直苛刻瑣細毫髮不貸後世苟欲行王政者所不屑而周人為之或者以為瀆亂不經之書六國陰謀之書不待智者而知其誣至於指為理財之書則譙然和之如荊公與公亦無以自解於世後世有嘗試之者其害遂至周公豈欺我哉然而苟有奇政輒曰自後世始哉譏論必有歸矣

兵書

周自孫吳以著書而後之言兵者宗焉奇正分合之情闔闢翕張之變盡於此書觀之者惟恐其不能用用之者未必其皆有合合之者未必其皆有驗雜淮信之孫吳者不能不自疑也其言曰動之以義大足以戰然三軍縞素之舉以義動矣而大困於睢水又曰四鄰之助避之勿疑然六國百萬之軍仰關攻秦其助多矣秦不避而取勝曰歸師勿遏也然殽陵之戰匹馬不返非遏其歸路而勝

之乎曰窮寇勿迫也然垓下之圍追騎深入非有其窮所得逞乎曰兵尚拙速未聞巧之久又久則挫銳然吳楚拒我堅壁不出進兵討吾猶度不動儻以持久疲弊為我戰則條侯何以破之田單何以勁先零曰百里趨利必蹶上將然秦卒入秦驟三百里當陽長坂馳二百里倍以趨利轘將為擒則李愬何以得蔡城孟德何以據荊州欲戰近奢無附於水視生處高無迎水流符堅用此策命鐵騎引退而卒胡為而有淝水之奔視卒如兒可赴深

湊視卒如子可以共死李廣得此意飲食與士卒共而終身不能得匈奴之一勝凡此皆孫吳之神機秘計而將家之勝敗或與相反豈其書可視而不可用歟然閫外之敗武在其中九國之困趙不能兵豈臨機判變雖二子亦不能自用其書歟諸君當中甲兵必將有得於筌蹄之外者敢問其所以得者何

論語疑

問君子有三畏畏聖人之言論語並畏大人之言乎

學者[illegible]裔容佩服之不暇而況敢輕致疑於其間然疑之心而不安默不敢議又非所以為誠明之蘊命並聖人之罕言乎道之不行則歸之命五十之年必知天命遭桓司馬之難則歸之天論公伯寮之訴則以為命非言命如何利非聖人之罕言乎當矣則言之會計當牛羊遂則為之物利之說足食之說非言利而何仁非聖人之罕言乎吾顏子以其目語子貢以其方既比之樂山又教之先難而後獲非言仁而何然則未始不言也守聖人之說者又曰天道之秘子貢不得聞難於言命矣以聚歛而攻求以殖貨而譏賜[illegible]於言利矣仁之為言也汎博施為仁堯舜猶病[illegible]於言仁矣以為不言耶則無以塞疑者之口以為果言耶則小聖經者又[illegible]其說紬繹聖人之意於言不言之間要之必有得我心之所安者幸明以告

郊祀

問恭惟　聖天子臨政十有八年夙夜不敢康今將有事于南郊練時日就陽位甚盛典也攷論古

人之典[illegible]以禪廟堂之末竊獨非吾儒事乎然卑辭冕服之繁牲玉犧樂之數禮經史志詳矣郊丘之辨天帝之辨諸儒之爲論備矣[illegible]甘泉祠也於汾陰夫甘泉汾陰[illegible]臨事凡兵衛儀物之費動幾倍耶東都祀[illegible]始故事如正月祈穀則天子親往圜丘之祭則令有司攝事[illegible]之報本反始之祭始一有司之[illegible]之失古明矣古者一歲祀天者二[illegible]武帝雖郊祀無常時然三年一郊之禮實自漢始國朝自真

宗始定三歲親郊之制遂為定式矣或曰古也煩漢也簡煩者合於禮簡者便於用果從古耶抑亦從漢耶今夫一郊之費犒賞以鉅萬計三歲一舉猶以為難矧欲如古之數祭祀古者冬至祀天於圜丘夏至祀地於方澤至漢建武三年置郊祀於洛陽為圓壇八陛天地位其上合祭之禮亦自漢始國朝仁宗凡郊皆合祭天地元豐之議方興而復寢或曰三歲一郊已為簡又合而為一毋乃太簡乎今夫當郊之歲討論典故動踰半歲矧欲如古者二至迭舉則終歲勤動他皆不暇耶郊祀而肆赦古無是也凡郊有赦雖曰始於五代而元封四年祠后土赦汾陰死罪實自漢始國朝遇郊必赦至今襲之以為常典議者非之今夫因從之觀解釋逋負之希覬故其望郊之至也不啻如俟河之清必欲去之而從古寧不缺天下之望耶夫以累朝之咨訪先正縉紳之討論以為一代郊祀之典要當稽古以為驗而今乃襲漢何耶借曰漢不足法則三百年間行之迨今是未可輕議也

郊赦

問刑之有赦尚矣行之者非一世議之者非一人議者類以為非行者不能以輒變何偏枯者有之曰姑息者有之曰幸不幸者有之曰賊害良民也曰喑啞善類也是以然矣然不因大旱之故則楚獄萬人得無死否不因盛夏之赦則黨錮數百人得無枉否不因囚徒之錄則大辟四百人有自歸之期否後世不幸而有宦竪闇之下至有含冤茹抑而不得伸者亦幸有赦獄犴之中有非其辜者亦從是而受其生死肉骨之恩然則利與害孰多孰少歟肆我祖宗至仁之心上通于天即位有赦改元有赦立后建儲有赦是猶曰非常恩霈而曠然與海內更始也而三歲一郊肆須大赦僥倖之民指日俟恩此議者所以欲革而未能也害多利少司馬溫公有是言良人不被澤罪人獲宥范淳夫有是論希覬赦恩公然為惡韓忠獻益深嫉之然行之日久一旦遽革之則人必以為少恩而缺望於我雖歐公亦自知其難也老蘇之說則曰關

海内非郊祀肆赦其後四五年行之又七八年行之
又殺而盡去之天下晏然而日以遠矣夫驟而去
之則民駭而相疑其漸而去之則民
習而不知其為慮也似精而非祖宗皆不為之變
何耶豈其所從來遠不可以一旦而去世失天下心也
否則天涵地育豈能逆料一二人之有負吾仁而
謂天下皆若人也不然深思遠慮必有超然出於
群議之外者天下涵濡德澤而不知其所自來幸
相與推明之

漢唐錢幣鹽法

問漢唐有可論者規模制度也曰錢幣曰鹽法龙
關邦計之虛實生民之休戚大抵變更多自輕而
重自寬而密以漸遷蕩漾莫知所終矣漢去秦苛錢
重難用更鑄於初與又更於文帝至建元元狩而
其法不一賈誼言縱鑄之弊賈山亦言之而吳鄧
之錢布滿天下不可得而抑也何耶唐除隋亂錢
制輕小更鑄於武德中禁於顯慶至乾封乾元而
其令不一陸贄論錢重之弊齊抗亦論之而物價
愈常人力愈竭不可得而救也又何耶漢初山海
之利未歸於大農自咸陽孔僅桑弘羊韓益鐵而
子析秋毫官與牢盆其直瘵定置鹽私鑄犯者日
眾矣何賢良文學之議不能勝桑弘羊之遂足用
之言唐初鹽課之入皆隸於度支自第五琦劉晏
李巽権鹽鐵而其法屢變鹽價一增十倍於昔速
及三變民不堪矣何常袞韓愈之言猶可屈張
平叔耀鹽富國之請是非當否抑又可得而論耶
雖然錢重而鹽貴漢唐之通患也斂散之權猶在

官而不在民攬管之術猶在上而不在下且令告
緡錢比一切之政爾而豪富匿財不敢慢武帝之
令禁錢出境亦甚迫之事也而州縣奉行不敢玩
德宗之禁法固嚴矣然公家雖諸而人心不可欺
商賈皆絕而錢禁不可恃其於利害孰緩孰急宋
下鹽貴宣帝減其價而民之困少舒汗漫海中鹽
貴順宗減其價而民之貧少裕意固善矣然緩漢
之世鹽鐵不能罷終唐之世鹽法不能寬其於此
未孰得孰失願求其說

恢復

問為生民之憤萃社稷之靈奮然為國雪仇與恥祖逖之徒所願甘心而深況有識者受之甲兵鈇斧鉞屬隱然為國愛生靈此蔡謨之徒所為長慮而慷慨有志者難之輕舉妄動失已在前因噎廢食諱而不言可乎朔庭雲擾種類相攻百年運極古可立待或者以為吾喜識者以為吾憂蓋五單于爭宣帝因以成呼韓之朝而五胡紛擾與五單于之爭一也而晉不能得中原寸土何耶匈奴分南

北光武因以成千里拓境之功而拓跋氏之東西與匈奴之南北等耳而梁適以召侯景之禍何耶所遇之時略同而成敗之效若是其相反耶今虜失衆究事窮勢蹙此殆南渡以來所未有之機會也將乘虜之將亡而為長驅之計乎則知彼知已內治豈能盡修淮汪其負抑幸虜之多事而苟目前之安乎則兇彝豕突漸將及我豈能安枕而高臥不然則及虜之未亡益修德政加飾內治雖無求戰之心抑當為必戰之備此雖不明言進取之謀抑當為恢復之基乎傳曰有備無患又曰事豫則立將帥有可倚之人歟士卒有素練之兵歟城壘已堅器甲已備歟東南之舟師已飭兩淮之義勇已揀歟雖然是特其具也究所以用之者不揀所以折衝於樽俎之上者苟[illegible]人[illegible]以身任閫外之寄而不違君父之[illegible]皆急務也其先後緩急可得而言歟抑亦有於是者歟幸明以告

童子

閩師文公以師道自任收召後學循循誘掖有父兄子弟之心陳生以未達為親羞扣以速化之術公語以事親持已毋汲汲於名位以為父母羞以此慰夫為人子者之心也方張童子之舉明經也之鄉郡縣交饋競賂公獨贈之以序勉以成人而進之於道終篇無利祿一語所謂愛人以德而不賊夫人之子者君子之愛其子猶夫人也而教之則異夫人行非定親陳於其心耶經訓乃菑畬考討道精微如是亦足矣覃懷公相之府彼奚知焉則誇而語之以駭動其心非若金魚之客彼所見

也則揩而示之以歆豔其目聖人未嘗不愛其子
學詩學禮教此而已今於陳張氏之子也則純道
義而誨之唯恐其進之蹶也於其子也則雜利欲
而誘之唯恐其成之不速也此豈非溺其所愛而
忘其所喪之多歟前輩謂公子之不慧讀針巿車
為金銀果然否其贈張緒也曰解摘于里閭文章
紹編刺音動辭也其說若之作矣其斯之遠矣而公
之後卒亦無聞於世何耶竊病夫今之教子者皆
以利為也自幼至長非科舉不習也非利祿不談
也甚者口舌未能號呼強之誦書果搢而走之京
師曰將以應童子科也爵祿溺人喪其常心世之
趨利者亦衆矣吾不忍其下逮於齠亂也因讀稀
文而有感焉遂以為問

周禮疑

問周禮周之舊典禮經也其疑此他經特甚鄭衆
按書序成王既黜殷命還歸在豐作周官謂為此
官賈公彥以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謂為此
禮所作果何時公豈不能身致太平何為自若思
憂及來世作為此書以遺後世紛紛之論歟孟
氏謂思兼三王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坐以待旦其
精神心術盡在是與諸侯惡其害己而去其籍一
厄也始皇絕滅詩書而搜求其籍燒之獨悉毋厄
也至漢而其書始出武帝不之信不以寘之學官
又一厄也三厄之餘所謂闕文者從往於是夫之
歟所幸者未盡亡於世而疑信者半也何休六國
陰謀之說林孝存瀆亂不驗之排所排果何見唐
太宗讀之則曰真聖作也王通歎制作之備則曰
千載之上未有如周公者所是果何據哉以吾從
周之言夫子豈欺我武王蓋嘗從之矣而有列肆
井區之擾荊公嘗從之矣而有青苗保甲之說豈
繁密瑣碎必有公而後能行而後世不敢一嘗試
歟姑舍是而論尤有可疑者什一定賦古制也而
或十而一十而三二十而五用民不過三日古制
也而豐年旬用三日幾十倍於前古不足稽歟周
之興也關市譏而不征而廛人有五布之歛澤梁
無禁而王府入虞人之征文王不足法歟酒誥之

戎商民也曰勿庸殺之而掌戮則有掉戮之政無逸之戒成王也曰無淫于田而司馬致禽饁獸之法特加詳焉書與禮異經歟夫家之征所以重闢民之禁也而轉移執事又以一職任焉僞飾有禁所以杜侈靡也而王之金玉玩好則有掌焉一經亦不必同古歟然公之書能信於孔孟文中子而不能信於何休林孝存之流能行於周而不能行於王莽荊公之時能使太宗之歎服而不能釋武帝之疑何歟疑之而輕議者行之而背馳者其爲

不知等耳於公何損本朝名儒不爲不知公者復讐之事伊川疑之盟詛之役横渠疑之歐陽公疑征役蘇黃門疑封建胡五峯疑官闕豈其非公全書或有得以雜之歟諸公之疑其非者乃所以深信其是歟果然則公之心其能安於千載之下歟若是者皆難通試討論焉

歷代習尚

問古今天下習尚凡幾變矣賢明之君甚欲起而扶之勢狃於所趨患生於相激此抑而彼揚前輊而後軒每出於防慮所不及之地亦嘗紬繹其故乎粤自周衰弊於弱秦人懲之一於尚功而流爲苛刻漢初以寬大易暴秦清靜重厚之臣則用之激切敢言之士則疏之風流篤厚恥言人過往往播於公卿大夫之間雖未能如三代之純而亦庶幾矣然末年士習脂韋取容棲節不立而漢亦以委靡亡則向之寬厚有不足恃歟中興思懲其弊訪卓茂聘周黨禮嚴光凜凜節義使人敬畏雖宣廢孱弱之世清議所臨亦猶雄東京而矯枉過中流爲浩

激又以砥礪廉隅失之夫既以廉隅爲不足貴則天下之士必以樂易相師安石之敬茂弘之簡不過詭譎植立規模亦足嘉尚而樂放曠悍縱檢齋群起而和之晉室又以清談廢矣唐興思有以揄東天下放達之氣太宗於是拔頹起靡旌屈廉擢髦譽瀛洲十八學士之選首末下閱經實學之士嗣是而後人知詞章之爲可貴異時祿山之亂河北二十四郡無一砥柱者牛李朋黨之禍甚使孔之河北賊而又難焉文來徒華實用鮮濟則詞章

又不足以得人何哉夫漢懲秦者也東漢又懲於西都者也晉激於漢而唐人又激於晉矣救弊之始非不善而卒無長慮却顧於後豈事變之不可預料歟抑其變之未得其道歟國朝承五季削弱之弊君臣上下圖回經理政治翕然圭角不露盖自建隆開基雍熙守成景德嘉祐之政議論渾厚學士大夫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顔敢諫爲忠舉無有偏而不舉之處循至今日不能無少異焉士論之所趍習尚之相激或抑或

揚迭無定議將本之以西漢之寬厚耶恐其流於委靡將厲之以東都之節義耶恐其近於矯激欲如晉之清高唐之詞章俱不能無弊作而新之何術而可願併陳之

詩書疑

問孟子通經詩書尤長武成取二三策他則不足取歟雲漢不盡信其言推此容猶有不足信者歟盡信書不如無書其所長殆在是歟因是有疑焉夫子定書斷自唐虞以帝皇以前無所經據歟則三皇之書周外史掌之三墳五典楚左史讀之何置而不載夫子刪詩獨始二南以夏商以前畜於歌詠歟則康衢有謠載賡有歌九叙五子迭歌於夏其可見者如此何畧而不收詩書稱唐虞之際今於詩不多見而盡述於書何也成康沒而頌聲寢今康王之時無頌何也百篇之序無異論以作於夫子也而詩序之論至今異同果誰爲之也漢儒據書以言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曰白魚入王舟周公曰復哉今書無其辭而地平天成明說而

磬等語書文俱存趙岐杜預以爲逸何也春秋時擧碩人之詩而素以爲絢之句不存擧棠棣之詩而偏其反之語不載曰逸以采薺曰貍首爲逸而二詩之辭又未之聞何也虞典可謂之虞書而堯典亦繫之虞者何謂節南山等詩可謂變雅而鴻鴈庭燎之美亦謂之變者何意詩言雅言講論舊矣幸索言之以祛所疑

日蝕災變

問災異之變世之說者不一董仲舒夏侯勝被經

據古推考證驗世率以爲啓人主不敬天之誠張禹輩則引聖人不語怪神子貢不聞天道之言而又爲以逭阿意迎合之譏是將何從將謂冥漠不可測歟則蚩尤之見其長竟天何以爲僅戶數萬之兆建始二十年日蝕凡八何以爲外戚浸盛之驗將謂必有所召歟則歲星逆行太白晝見不害爲正觀之隆景帝之世日蝕尤數不失爲醇厚之治將爲適然之故歟則發三善言熒惑退舍感召何其速也辰弗集房申餙官師恐懼何其至也聖

人作經没之可也而星隕星出日蝕三十六日既者再何書之唯謹歟漢臣附會星變指孛爲德昔可以自文歟左氏所謂日蝕非正陽之月不爲災者可以自解歟聞之前史有道之世日月宣明星辰順軌天佑我家聖德恭儉神人信之牆寶屢穫中外熙洽豈非有道之朝耶一歲之間屢示仁愛豈無其驗金星晝見經天者有之流星出軫異星出天津者有之金土二星合於翼者有之凡此占者以爲征伐之象懲創之餘言者所諱然雖亡之

房已失巢穴寢從而南漸迫吾圉不容不應之兵其猶可得而諱耶春秋之仲月蝕凡再乃季秋月朔日蝕之既當午而晦自非盲者疇不皇駭夫日衆陽之宗而人君之象也陽剛之德宜大震矯朝多君子然議論稍異漸萌黨與君子小人之辨可不深致察乎前世有謫見于天則曰三光不明自我不德而求言責己之詔可亟須乎前世有天災異則曰陰陽不和咎在臣等而經綸燮調之地盡自省乎先正趙公普有言靈臺無絶藝之人兩省之

昌言之士今史局官曹推步不精有識所議然星翁曆家彼我不足責儒圭析爵與國同休所當昌言豈獨兩省之士乎芻茅一介雖無言責發不恤緯憂國則均悉所欲言其毋委之數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二十九終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菴方公文集卷三十

策問

漢官制

問西漢近古創制立法必能參稽古意似無可議者今攷之官制未免有訛試與諸君論之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周制也漢則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為三公視周制若愈然高后時復置太傅以王陵審食其為之哀帝時復置太師太保以孔光王舜為之說有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又立太師太傅太保則漢之公不止於三耶三少謂之孤卿與六卿為九曰九卿周制也漢則以奉常郎中令衛尉太僕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內史少府為九卿視周制若是然毋將隆為執金吾制詔稱隆位九卿王尊為京兆尹御史奏尊不宜備位九卿執金吾京兆尹皆稱卿則漢之卿不止於九耶加官之領表謂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騎都尉尚書太醫太官令至郎中或博士議郎則二府不兼加官明矣然魏相為御史大夫詔相給事中何以兼領加官朝分中外孟康謂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中常侍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則九卿不預中朝明矣然劉輔之獄中朝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祿勳師丹太中大夫谷永俱上書救輔光祿勳位九卿大中大夫又光祿之屬何以俱稱中朝丞相御史對稱兩府顏氏之說然也如四府舉辛慶忌五府舉湯何以有四府五府之別郡守秩二千石表之說然也如馮野王以中二千石秩守上郡黃霸以八百石居潁川何以有中二千石八百石之異大將軍兼錄尚書而丞相徒取充位不繫於重將而輕相爭仕於侯國者下從左官之律不幾於重內而輕外乎天下郡國百有三置郡尉凡十西自隴西至五原九十三郡置都尉二十有八北自雲中至遼東九九郡置郡尉二十其餘郡國八十有一置郡尉止四十有二則又置否之或異多寡之不等何也諸君淹貫史學稽之熟矣必有崇論宏議幸明以告

漢賦法

問漢之取民其色目至多而掌之則有大農少府其後又有水衡都尉大農之官治為治粟內史不知其官之改與夫水衡之置其皆始於何時耶三者雖均理財職掌必異不知當時民所輸若孰為大農又孰為少府水衡耶考之於史司農屬官有均輸水衡複有均輸之官何也少府為天子掌財文翁在蜀亦有少府何也所謂色目之多者田租之外有筭賦口錢算賦口賦之外有踐更過更凡是數者取之於民為泉幾何輸之於官其將何用

高帝五年之詔又賦民泉六十三以給獻費將別設科而取之歟抑以筭民而為之也至於有市籍者有租無市籍者則以律占租侯國則有酎金佩將軍都尉二千石印則給軍費其取之也亦悉矣抑不知內史之有廣儲錢如蕭望之之在馮翊放散百餘萬又有北軍錢如公孫敖之在征和中擅用千九百萬則當時為是二者之錢其孰輸之耶鹽鐵榷酤之入其為之大農耶少府耶昭帝時賢良文學之議頗罷鹽鐵酒榷均輸官當時從其

議否耶頗條陳之以觀諸君之蘊

本朝諸儒之學

問學有師承而聖門之教立聖人之道散見於諸儒答問言語之間傳得其宗者孟軻氏而止耳韓愈氏而止耳荀卿揚則大醇而小疵者也國朝道統一正師儒輩出視昔為盛粤自柳仲塗以先秦之文倡天下尹公繼之歐文忠公又繼之而古作大振陳圖南以先天之學授种明逸一傳而穆伯長再傳而李挺之三傳而邵康節數學始有源

穆伯長又以太極圖授周濂溪二程師之楊謝尹游輩其流也性理之學廣矣安定之門如劉彝以善水利稱其他如錢如孫如范閒以淵篤純明直溫簡諒名世率皆發明體用之極致眉山之學雄偉博洽門人如六君子者從而光大之卓卓為一時冠橫渠張氏徂徠石氏泰山孫氏與司馬氏劉氏或宗經學或闡理窟或以力行篤實為之唱承學者和之翕然大變矣夷而致之白大道既隱扶持羽翼之功齊驅並駕誠未易窺涯涘而傳道者

必著書或形於已見之自陳或寓於門人之紀錄其詳可得聞歟伊川與康節極論天地萬物之理至以數學授之則卻而不從二程學太極圖於濂溪所以啓門人者略不及太極圖一語康節謂我能物之則我爲物之人蓋得於學徒之所程子深不然其說橫渠西銘之作伊川謂理一而分殊而楊龜山深辨其兼愛之患歐公論性非聖人所先而世謂其性分之内全無見處蘇公權書衡論之作或謂戰國縱橫之習或駁其師之學或反其師

之說脉絡貫穿孰異孰同立朝行已之端正心治國之要精粗本末孰先孰後門人之所得何者爲優宗派之所傳何者爲正攷其論之格言質諸中之定見頗相與折衷之抑以觀諸君淵源之學

經疑

問昔夫子自衛反魯刪詩定書係周易作春秋習禮正樂又與群弟子疑難答問集其嘉言者號曰論語後世學者宗之以爲六經之館轄六藝之喉衿欲進道者又不可不以是書[illegible]也近世名公鉅儒

則有不然擬其篇章以爲非聖人之書更其語句以爲非聖人之言斷以臆見竊疑竊試譏評之且大易之書更三聖歷三古夫子從而繫之廣大悉備矣或者謂周易非聖人之全書文言一篇其文斷而不屬乃漢世講師自爲之言其果然乎周官之書制封建立井田法天地四時而備建官宏遠矣或有謂周禮非周公之全書有不可信者三昔秦漢以後儒之所指益又果然乎書有洪範洛之所出也箕子所之使彝倫攸叙明矣或有謂河

圖洛書怪妄元其非有書出洛之事何也記之有儒行述孔子之言行也家語亦載之所以示後世明矣或有謂魯國時豪士高世之論以自誇大以搖其君又何也至於魯論一書記孔子之言彰彰可見有紛更其言者則以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之言以爲當在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可乎有變易其說者則以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之言以爲子在齊聞韶音子在田何敢死之言以爲子在田何敢先是乎非乎夫以二禮之書出於漢

代謂其雜於漢儒是猶可也書易二經乃先秦古書一以卜筮免一以口傳授而論語又群弟子之所親記者豈容有可指之疑而近世名公乃亦有是之者豈爲擧世所惑歟不然則經其可疑乎幸詳陳以袪所惑

師律

問易曰師出以律以其用師之不可無法也今世所傳韜畧之書其亦易之所謂律乎否也漢初天下已定韓信爲之申軍法以其安之不可以忘戰

也不知韓信所申之法卽今世所傳之書乎否也夫兵法亦多矣不可以一二擧也然兵散天下召而用之其果可以無其法歟古者牙璋中璋以起軍旅所以重於召兵也而二璋之用必飾之以玉牙者何意漢初以羽檄召兵于郡國所以示其速疾也而孝文之世則又易之以銅虎符者何說今日興師北伐召諸路兵其亦遵用漢文之制乎否也古者道路有委積所以無齎糧之勞也而周詩言干戈戚揚之啓行猶有待於餱糧者何以春秋

時齊威師出陳鄭先其資粮館餼所以資其道路之費也而陳轅濤塗且慮其國必甚病者何歟今日召兵所過州縣皆有供券之費其亦有如陳轅濤塗之所慮乎否也古者出師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所以無擾於州里之細民也而周王元黃之篚不容卻於道行之士女得無有以費吾民者耶魯侯征徐戎於以誓爲寇攘竊誘之戒所以禁其兵之暴刼盜竊也而伯禽常刑之加反不若糗粮不逮之爲最重其果何以戢其姦心者耶今日召兵

所過道里固不可無館穀之地其亦有見於魯伯禽之所戒乎否也方今天下承平日久士卒驕惰爲有年矣一旦朝廷有調發之令則驅之行伍而所過之地往往不戢無可慮者此皆諸公之耳目聞見也試相與講明古人之兵制而求所可施於今日者誠不失爲識時務之俊傑也願聞其說

什一之法

問什一天下之中正百王不易之道法也三代之君所以隨時損益因世制變雖有不同而中正之

法則相承而世守之初不可以一毫加損自春秋以來去古未遠初稅畝作丘甲用田賦存書於經羞譏其始變法也然嘗試考之杜氏於初稅畝則釋之曰公田之法什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什取其一是以二倍取其民也至於作丘甲則又釋之曰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而魯以丘出之是魯以四倍取於民也蓋至田賦之用則釋之者又云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疋牛三頭今別其田及家財各出此賦是又增其一也然魯之復增其一即於作丘甲之外而復增之耶抑舍丘甲而復增之也於舍丘甲而增之春秋作中軍舍中軍皆明書之而丘甲之舍何為略哉謂作丘甲之外而復增其一是魯以五倍取民矣魯謂聖人之後秉禮之邦而肯為是耶設曰古人之法不可施之於後世其制愈壞其變愈亟其斂於民者愈重而不可復返也然漢高帝矯秦人之弊什五而稅一至景帝之世復三十而稅一又何其益

輕耶夫什一之法輕之則為貉重之則為桀魯之變法自什而二也又什而四也又什而五也而尚有年饑不足之歎未見其在於漢之矯弊自什伍而一也又三十而一也而海內富庶貫朽粟腐未見其不足然什一之法又何取哉夫可以行於三代者乃可行之於春秋不可施之於春秋者乃可施之於漢何耶不然則春秋之所書杜氏之所釋與夫班孟堅之所紀其輕重異同如此豈無至當之論幸詳言之

詩

問古詩三千餘篇仲尼取而被之絃歌以求合乎韶武之音去其不合者所存者三百五篇而已此司馬遷之說也孔穎達乃以為傳記所舉逸詩絕少史記所言蓋遷之謬歐陽氏又謂以圖致之宜不啻三千篇夫詩孔子之所刪也三儒異同如此孰是孰非風雅頌一定之體也今降王為風則王之號若何而可黜進魯於頌則魯之僭若何而可略也邶鄘衛一國之音也而係於三國七月公劉

一時之事也而裂之於風雅或分或合何者爲當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何與於貧而樂富而好禮巧
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又何預於禮後曾
子作孝經及於詩者十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啓手
足之際不忘也子思以中庸一篇傳道之命脈也及
於詩者亦十有五且以德輶如毛無聲無臭等語
歸諸中庸之妙下至春秋之世列國相與聘享又
多賦詩取義詩出於小大夫之辭之言而後之明道
習禮者率於此悟啓發之機然則篇目之多寡辭

章之次第推之聲歌形之答問抑可待而詳歟敢
問

律呂

問律呂之興尚矣自黃帝命伶倫取嶰谷之竹斷
而吹之以爲樂本起於黃鍾終於中呂而十有二
律定矣後世推相生之法爲六十律又有因而六
之爲三百六十何其煩也且求聲者以律造律者
以黍累黍成尺達於權量四者旣同而後聲必至
聲至而後樂可作然尺管之數浸失故刻而知求

尺管者復不以權量參校何其戾也有作準以定
數者有聚灰以候氣者有更爲之通制爲十二笛
者其粗雜累有人乎有以玉爲之者有以竹爲之
者有以銅爲之者其製創亦有人乎陽六爲律陰
六爲呂六律或謂之六始六呂亦謂之六同六間
或以函鍾爲林鍾或以環鍾爲夾鍾以小呂爲仲
呂又總謂之十二律其立名爲孰善均黃鍾也宣
養六氣與氣潛於乎者有異耶均大呂也助陽宣
物與未發爲初者衍殺論以至餘律亦皆抵牾不

合其取義爲孰當自黃鍾至無射陽下生陰自林
鍾至中呂陰上生陽班史載之詳矣鄭氏以蕤賓
三律爲上生以大呂三律爲下生其相生之法亦
可推乎黃鍾建子而辰在星紀大呂建丑而辰在
元枵旣以配十二辰矣復以六律配乾六爻以六
呂配坤六爻其相混之法亦可考乎以至用之聽
軍聲則何以察吉凶用之格神示則何以取三宮
夫一物不知君子恥之矧聲律之用所以占盛衰
理亂之大者顧可略而弗講歟願悉陳之以祛所

惑

心學東明書院

問聖賢之學自心始去之千歲以已之心求聖賢
之心可乎洙泗問荅曰存心曰其心三月不違仁
與夫無所用心之説寂寞暇豫姑言之而已而未
始切切然也至七篇之書則撮以語諸人矣曰存
曰養曰盡曰操曰不動曰求其放曰失其本其用
工於心類此心一也孟子之詳固所以救孔子之
略獨非救歟孟子一撥撥之後宜若醉者醒夢者

覺迷者識其歸路矣而千餘年間脊出汨沒若微
若亡乍晦乍明而不至於滅者以其靈者終在歟
諸賢迭起而不自救況能救人歟西方之説寂見
聞隳血指心源以此立教而當世傾動矣人皆有
是心也吾儒不自主張而彼得以神之歟凡民迷
之固也號爲聰明高世者其入之尤深何歟悲夫
漢晉以來所謂心學者乃出於是歟伊洛諸人奮
乎百世之下辨之於微妙起之於沉溺天下始知
有盡心之一篇果在此而不在彼歟近世諸儒之

為一矣究其所從入究其所獨得亦有不必同者
歟將自平生工夫講貫誦説内外交養以積漸而
後成歟將空諸所習徑造直捷可以取足於内而
無事於求歟諸君子亦嘗體察於二者之間歟必
有以也與預他人朋友講習之樂願以所自得者
告之

徐孺子

問聞伯夷之風有立志居於斯游於斯想像其人
而不知其中之所存可乎所居化其德有過思其

附即下信之矣養徒千數名士願見則友之矣
寧府欲察辟書不絶則有位於信之矣當守評論
安車迎待則其君亦已矣夫子於上下所信服如
此豈獨避以自高者乎一繩不足以維大木爲諸
賢之起而植之則炎祚之火其猶及然乎已不出
可乎而以語諸其徒可乎前此羊裘高蹈則有雲
臺之功臣在然猶若語在位戒以阿順而後富春
之頃可以僑洋澤榜相尚識者有憂消瑞之瀆獨
超然乎蛇聲之善决裂於大臣之輕舉不知一榻

烹語之時亦嘗反覆世之故否玄者非人所得聞
乎其出與處其默與語豈易云乎古水一壑晴風
千載登斯堂者或此其領略知是淵也胡自至則
亦有感學於中者乎

皇極

問古今治危理亂之變調矣皆始於有所激激而
至於偏或曰平其激而救其偏惟皇極之道能然
若昔者六七聖人曰建中曰執中曰建極皆此心
此物也既曰中曰極矣上之人宜有混融之化而

一十五

無可指之名下之人亦宜歸於混融之中有和平
而無偏陂之迹命也元聖受聘五就乃定迹者遲
殺未聞建中之主曾留其行而迄歸於就何歟同
德三千叩馬獨異迹似高抗未聞建極之君與辭
是非而責其必仕何歟抑人各具一極不論其同
乃所以為吾之極歟其消息無其人天下始有
相激相盪之俗至宋不極劉向氏有是言安得皇
極之主治論氏有是歟然使世固嘗有意於斯歟
夫使二氏見之何以佐其說而推行之歟亦極或

說何說也漢儒以大中為訓垂千百年來皆祖其
說惟大故中惟中故大其氣象豈不包涵寬廣歟
近世大儒之說異焉惟君作極於文理為順其與
又作中之字訓不合矣然注文所謂惟皇上帝之
類則皇亦君歟上[illegible]極同無有作好
作惡以世所謂皇[illegible]必曰義必曰道豈漫無
分別是非善惡之說歟果然毋乃幸小人而病君
子歟此近世大儒之一說也下之人何以應此極曰
無有朋比亦世所謂皇極也然必曰有為必曰有

一十六

守豈無所作為無所操守之謂歟果然乃漢儒人
口便之地歟亦近世儒者之說也合二說而為一則
上必辨徵而下必服操執而後是言極雖足以樂
世病而語大經正真箕子立言之本意歟蓋說一
出則合羽翼之舊說宜廢而猶不廢豈入於人者
深用於世者便歟抑漢儒大中之語之不為甚誤而
竊甘心者亦衆歟豈嘗激矣元祐又激矣或者病之
唱為調停之論猶未也乃托建中靖國之號以消釋
同異豈非皇極明之時歟然視元祐之激為孰

僉數自時厥後皇極之說晏用矣每用而識者每惶焉納天下於一說之中使不至以圭角自露亦可謂風化靡然之熟矣何懼之為然則皇極乃今世一大議論也世道消長關係非拒與椎漢需涵蓄之說與近儒調和之說以求聖賢言意之所安

褒表朱文公

聞張皇道術褒表儒宗未有如此之盛識者上自全盛四儒以暨中興諸君子錫以嘉名錄其後裔潛亢並發不獨我朝以尊朱子也皇上嚴志尊顯有加博洪前修盛典送舉通者上春親灑奎翰而維垣之命封國之寵獨舉拳於朱子何歟過曾一祀之後由先師而先聖由公而王文宣之賚至是之號幾千百年而後於我朝大有光武夷家祠曾歟何時矣其遇之速成功不下四儒而學宮之祀豈猶有待歟今觀論孟會要四書注解其功用如鼓於水火家藏人誦無以議為乾淳間諸儒鼎立公以一身為伊洛砥柱數於八面應敵者發舉有尾無首渾學首尾俱無猶未至立異論亦識前有長

樂之爭後有臨川之辯求康性從亦數千言不幾操入室之戈歟毀日月者為洙泗萬世罪人是非無兩立之理而亦足自名其家歟然獎以一槩而施使後學將何適從歟以待命豈非寓軒輕之意猶存中之五行歟宗後有出新論者非獨公與關洛不免而曾子子思亦浸及焉公固嘗疑溫學矣從及見此論將力辯之歟抑隱忍自消歟然則揭四書註解以延多士者其所謂衆言淆亂折諸聖歟使宗綱已事可見則尊尚之效宜何知歟後其人固將行其道異其書固將踐其言豈徒為是觀美歟前輩謂鄒魯東周之曆者鄒魯講學之力且講於下而不行於上其有功國命猶況下講而上行歟然漢之季用經術之士最多友不若前此未甚明之時何歟紹興中有言洛學盛行者胡文定則曰不絕如綫可謂孤立何謂盛行此語殆有深意概今之時其或行歟其孤立歟請君生長遊南之地昔固有游公門者今豈無能讀公書者收時諸儒之論所以然者今論

之實果何在

荆襄兩淮

問據中興之正統用天下之偏勢天道地氣抑遏
不遂識者病此久矣歷稽往牒極論形勢河南不
爲晋土則典午之[illegible]淮北盡撤戍備則南唐之
勢孤古之英[illegible]守者不當拘限閫之內
然後有欲之而不能非不欲也後世言孫氏者曰
保有江左矣而[illegible]未嘗不備於江之外言
諸葛孔明之[illegible]矣而雜耕渭南[illegible]不

用力於[illegible]之外不如是非特無以取其所可取而
亦無以守其所當守者矣然繼之者屢毛淮南而
吴以困遂戍隴西而蜀亦以[illegible]守之得失不專在
是歟今天[illegible]好還汛掃中原睠焉南顧非全付有
家之時乎求[illegible]不取齊西卷秦北復燕以盡天下之大
勢亦未敢輕論措長河四鎮扼潼藍二關以盡河
南之守備亦未敢遠論理唐鄧以壯荆襄之籬落葺
漣泗蔡壽等州以固兩淮之門戶此昔豪用江左
所覬覦而不可得者今既有其地矣邊閫之臣又

慨任其責矣而中外之論猶若未能皆同何歟變
惜根本者曰備多則力分守散則形離絕與閒嘗
[illegible]衿河南不旋踵而虜[illegible]其往轍可按也喜[illegible]事
功者曰藩[illegible]不全無以護堂奥襟袪不密無以[illegible]
肩背隋興初既割唐鄧海泗四郡任事者旋復悔
之失策可鑒也今新復州郡借曰唐鄧家計漸有
緒而淮北十餘州在漢河包裹之內殆天之所
相而人之所憑以爲守者也土荒民殘倍勞區畫
少運東南之力以佐其始亟圖耕屯之利以實其

後果計[illegible]之無遺雖暫費而終省或謂邊垠未蘇也
曷不遵其力以經理淮襄乎或謂邊爲今裏地也
經理新復者非爲護內計乎二說將孰從盡舊境
而守量吾力所能若善矣然新附之衆擁衆借居
疆而絕之孚保無他將知昔人之得地不取而棄
其民以歸[illegible]抑兩隅[illegible]其豪傑使之自爲守縻界分定
則規模立議論舜則心力協宏展拓之漸而毋爲
小用計利害之實而毋慕虛名此今之關[illegible]最大
者願聞萬全之策

朱文公遇合

問恭惟皇上屬精不倦日御經幃嘗以孝宗實訓爲法事事踐行又進讀朱文公論語集註字字紬繹光昭烈祖之丕訓篤仰先儒之格言甚盛德也勸講之臣所以切切於人主之身心者用工必密而精華之見於外者以人物與世治之際觀之惡腐儒而用眞儒非實訓之語乎選衆而不仁遠非集註之所致意者乎然竊有疑焉實訓之書乾淳之大典也集註之書成於淳熙之間也由今而觀猶想象慨慕而況聖君賢臣之同時乎若公者非所謂眞儒乎非所謂選衆與皐伊比乎廉退見嘉屢召乃至登封凡三衆獨讀奏其知之豈不深歟始以編摩去中以使節行最後幾寘左右曷又不果歟不獨公也中間廣漢宣公東萊成公聘召相踵講肄相隣獨不挽公俱入以成一時會合之盛歟所與公書曉一則曰陽微陰盛未見復亨一則曰群陰峥嵘陽氣斷續今攷其時可以言盛而消長之機猶若有慽歟其血脉可得而聞歟然培養儒學以遺無窮非乾淳之澤歟自其用世者言之立紀綱定戰守節國用奏疏具在使公盡究其學而姍之以群賢將不止如乾淳之所觀歟中更學禁見而後伸夫瞻晛時表章彌篤言存道行則亦公志扶微陽而後盛合羣英以同升此盛[illegible]賢之所不能得而今見之君臣是時偕難則昔者聖賢旦暮見而可曰以舜王猶反致非慶極難之時歟得君行道豈不書其歟取論語早講筵徒尊其書說其說而已固將見之行事也鄉用愛人本朝名相事業自此書出以今揆之其節與安自何始不寧惟是凡公之四書靡不崇尚大學之義講矣曰正心所以平天下中庸之說進矣曰修身所以治國家然大學未辛曰生財有大道中庸九經曰柔遠人非今日之所最急者乎聖學日新心正身修宜有明驗而國家之治天下之平財用之生遠人之柔未能上副責治之意何歟諸賢會聚公學顯行此一大氣數也而世未被儒者之效抑猶有待歟帝入東學上親也東於時爲春講君講貫其中將以待閏志攷乾淳

之盛與公之學取其切於時者言之

會計錄

問會計之法其來尚矣自禹別九州成賦中邦至
大越會諸侯之計山號會稽義取諸此周以太府
掌九貢九職九功之貳歲終則會其入出言又有
司會以致歲成漢之計相領郡國上計其後雖廢
其職而計簿之上稚虞不輟皆所以明會計也夫
天生時地生財人君臣但之其閒任父母斯民之
託非無財以聚之慮不周知其豐耗之實均節其
歛散之度則生之有爲食之衆爲之舒而用之疾
哉何其不傷財害民乎禹事遠矣制莫備於周漢
宜取法也然周之司會會之於內漢之計簿至勤
趣對黃龍計簿至誦其文雖以武宣之明猶或欺
之豈委之郡國而不稽之朝廷其弊必至此歟國
朝列聖相承財以不聚爲富而會計有錄自景德
以來每以是通制國用有總四年天下財賦出入
爲書七卷者有言歲月已久宜復講修而就委編
末者有具到一歲之用編類成冊者其源流本末

原缺

問兵以不用爲强財以不積爲富先儒論本朝之
治體然矣中興後諸儒奏疏乃曰名勝相望而幹
略未優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指爲治體之未備
又曰有弱勢無戰功曷更激變而後知乎嘗因
其言而歷攷之矣南征北伐所向無前而太原黑
子之地曷留不取混一疆宇悉歸職方而幽州破
竹之勢曷爲遽止景德極盛之時也澶淵一警諸
人矣邊有江蜀之請有進尺無退寸廟論貴於長
城矣自詭却虜竊笑識請守衛要不顧探零非
無勇將何莫收邀擊之功慶曆太平之世也及八符
遼徼或者冀遠有城汴京之請胃中百萬甲兵重
臣隱若敵國矣詩書宿將既入三川鐵面相公常
控邊塞非無良師何莫奏一捷之功所謂功者洗
河之問傳矣其視建朔方置玉門何如鬼章之擒
壯矣其視取樓蘭縛頡利者何如文雅遠軼於三
代事功不及於漢唐或曰柄權歸一邊方數易伸
縮不自由治國之法度太密也宜其弱然兼收諸
鎮極貴幹運若之何復縱或曰山前久陷長城藩

鄰與虜共之立國之地形未全也宜其弱然後來
之燕遂成大悔者之何輕議啟難以叅益昌熾之時
常凜然有我為准郊之憂有利必有此事固有當
權輕重者儒者太息以為中國之患必出二虜而
卒其所以失者東北之小夷耳事固有難料度者
災興開闢造國甚著者有于三戰功皆迫而後見
卒盡吳楚蜀外不敢望中原一塊土稍趣縄墨名
曰開邊寧受豪傑千載之笑不敢使全璧有欠闕
之處開稽輕舉其收拾者非督府得人乎今金亡

無可據之慮騎虜將自絕于秦三陸生聚蜀皆殘
搖狗之守蜀在三關今縮而至興沔極矣若又縮
而入于夔巖太薄何向之制閫在江陵而襄州副
之今大閫不咎不還舊矣而襄貴葺復何向之兩
淮聚重兵於要地今列郡皆城築矣設有緩急如
備多力分何先朝舊規豈不當講或憂錯處之北
軍然有宗公澤則盜賊皆可用否或憂風去之北
將然有告以劉昭荣之語我燕人也棄虜歸朝豈
肯復背則其心可回否其大者則在將帥之得人

使邊閫自守其地自為家計自李公綱有此請范
公宗尹繼之雖未敢盡做藩鎮而前此分畫委任
時出應變亦粗見效其說當討論否事迫矣非國
人雍容緩帶之時乾淳崇奬武科用增儒教育
相承必有深識治勢者若有司以空談問諸君以
空談對今世所少非文也請推我朝所以有弱勢
無戰功者何由與今日所以投實劑救急證者何
先其索言毋畧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三十終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三十二

詩

寄題朱福曾宰溪庄圖

淩君曾決有丘壑，耶底塵凡一洗之。地僻溪湖供入畫，天私風月要昌詩。貴人豈復知盤谷，名世應須學武夷。政恐主翁方宦達，買山雖早入山遲。

寄題董宰讀書軒

坐衙彈琴和且平，退衙讀書鏘有聲。琴聲書聲兩相和，和氣散作花滿城。示知言府不可作，雅俗二者難兼行。琴亦不鼓坐此處，軒窗塵土空有名。豈讀花發笑此始，文吏非書生，君非異人何能爾。吏事不廢心轉清，牒紛案衆判筆走，庭空吏散詩句成。曾聞歐公居夷陵，日討故牘研精金貫。宰鄞政習禮天津，客已悲鶴怨懷我。尹君志古道，請把此篇爲商評。

挽趙南塘

初聞學禁預邪逃，洗沔闈南四十年。大篆文詞驚海內，肯將訓詁鑿儒先。躬忠自許漢遺老，尚氣直

夔唐謫仙鳳昔覽輝，今已矣，危樓百尺尚依然。曉起蘇公以禮節侍經，掌制仕文昌。端平氣脉真堪寄，元祐光陰惜未長。馬邑深憂形諫墨，烏臺寧排恥書黃門。生最是知心者，追記微言泪數行。

寄鄉守張松閣

秋氣高寒公始生，稟姿多得聖之清。官簇未許出爲業，心事真堪月比明。久合紫霄還再世，却令皂蓋歷孚城。惡誰盡紀前張政，只聽村謠里唱聲。家學源流今更師，肯嚴殊劑亦殊施。豪宗咸服難一本，野老齊歌麥兩岐。最課休聲無地着，芳名嬉節有天知。請將鄭志從頭數，高直蓬山更有誰。老去遇公為地主，勝將恩意照推頹。魚得蔭眠偏穩，鷗鷺忘機熱不猜。方喜豐褒天下最，又聞玉節日邊來。豈能一飽誇之歸，好把禾頭祝壽盃。

送從明李提舉

有美羊城一鉅儒，菊坡氣脉嶺關渠。村高獺宿郎官被色，蓐姑乘使者車。昔日綠林功未賞，今年清社事洪書。福州何事輕移去，久矣世無公毀譽。

甚懸臺餘五月戶庭徵細事昔知山中翁征多歸
思膝下萊衣少脫時吏散庭空無滯牒客來酒盡
只新詩耳聞眼見誰爲賢與行人作口碑
詩賢落落甚晨星世事如棊局又新赤白交馳邊
面急爲紅銷盡國中貧誰令野有横舟者應是朝
無食實人搖手不堪[illegible]思端碩公自愛廟堂身

送廣東趙舶使

百貨收下後三島麥滄秋滄波渺浩蕩中有萬斛
舟初天號不盡宗光攉[illegible]流與刑尚千載雖奥根

九疇忠慎雖中空勢名題武保載彼其方寧來爲
南國雖遷風爲既遷卒俗賴[illegible]栾偶然得無事顧
彩豈其倫適遡時一笑傾吐不復番抵掌說西事
彈[illegible][illegible]因見晚別楫早合情酒流愁惟有加餐
觀[illegible][illegible]行勒有詔顧豎起且莫事勸藜顧我何
爲者一毛在九牛

送李允赴省

乃翁場屋看高名衆許工夫共講明謝氏弟兄好
我獨常慎父子漢今無世好兵詩卑寒唆[illegible]

看到老成出去親傳衣鉢在想非溫飽志平生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之三十一終

記

南劒州州學造祭器記

後三代千餘歲古禮廢文物不與耳目接後儒模倣其形製圖而出之故器僅存藏太常故府定藏非本廢所得見郡邑幸有社稷風雷之祀臨期戒裂以吏徒事見者殆焉唯中春秋先聖丁祠先朝之三日獨學錯滌器具羅而陳之堂上下俾衿佩肄習士生千歲後及識先王彝器者獨賴有此所

在多襲聶氏禮圖安於陋而莫知其非豈獨延平哉此朱文公紹熙申請之書所爲作也屢請而後可既放而未遍學者未之盡睹長吏嘗肯爲意所謂僅存而猶及識者又未必中程否嘉定壬申三月畴某來倚席益深病之越再歲甲戌三衢留侯應租聯郡事三日既謁先聖出示此書則公之子司農丞所校也某捧歸直廬飲衽竦觀制度精密氣象淳古則不接於耳目者已宛然在前回視舊所藏器舛駁麤雜無以議爲亟請更之得四十萬

金按書制造如是而豆籩如是而簠簋爲俎爲尊爲爵爲坫爲罍爲洗爲鼎爲登爲箕勺巾篚大略已具先是得請于今庾使天台劉公允濟未解郡紱日捐金亦四十萬撤新殿字及是甫畢役而器亦成則乙亥二月丁酉也行事禮文前此循習有畔於書者據於是正母敢不如儀祭服書所不載識按淳熙紹興式敝者改闕者補金費前之半又逾月成而獻官執事始備諸生喜甚曰俎豆之事吾嘗聞之矣蓋而今而後得見之也侯聞而語某

曰器末也後世視爲古物而想像夫典刑自當時觀之俎豆直飲食具耳夫子嚴而陳之何謂軍旅誘以未學而以是對則器用之末而學寓焉諸生其毋忽其進而申語之祭以敎敬器以藏禮折旋進退之頃名物度數之微非直爲是觀美也目擊先王之器神馳古人之境由粗達精自微覩妙以與成德以此適性命之理侯之所謂學者其在是歟成曰然抑猶有虞焉變革所以變禮自不變者而言則嚴兩日用耳已則又褻狎然則洗濯之不

精出入之不時有轉而不歸者往尚可鑒今幸游
備而制作之功宜可久存此固其所甚愛者然去
是矣有職于學者宜相與愛之俾勿壞若夫增益
之則在後之人

韋州中和堂記

韓子學學進乎思思者何一動靜語默必中乎
道一學會寢息息中乎道曾子之日省幾乎思不
違矣顏公也坐以待旦無仕止窮達皆學也幾
須臾息則失之故曰弗思則遂失之況於學者能
於學者思之不可已也如此況乎盡千里而侯府
義會府應愈難息心衆之則逸輕心忝之則流
意心衆之則驕喜心衆之則淫攻懲而藏於畏或
激而病於烈其害政孰甚爲表刺史縣公之爲郡
將三年如一日也廉矯亢以近名靡姑息以惠姦
士民安之以靡乎稱然於致知力行之功惟恐未
加廼闢堂之東序更爲堂舍處其間以思所學以
袪前數者之害會有詔于節斯部覆以中和公既
拾拜命忻然領會於心曰此其所願學也敢弗拜

爲之于堂用昭君賜或曰益堂之名豈亦漢人蠲
樂職之意乎竊謂漢儒知經而不知道其說謂經可
以飾吏曰飾云者外而非內也豈足與語自反之
學哉中和一理也中立則和寓焉人能察於危微
之間反於精一之初雖堯舜可爲天地可達彼漢
儒何足以知此升公之堂問公之學本之於中而
達之於和可乎公金華人名強恕自[illegible]循其學自
呂成公來常趣三先生像及改南軒家帖龜之堂
壁與客所爲相爲發揮然不廷堂於守泰之初而
建以遺後人不掠美於一已而思與衆者共之其
用心可謂宏矣或者又曰公之政之學之心我知
之矣敢問充此學發此政養此心者當如何曰誠

建寧府重建建溪驛記

建舊有行衙輔以建溪驛端平二年夏四月燬於
兵越月祕書丞兼樞密院檢詳姚公奉　上命出
鎮顧瞻會府奔爲焦土曰吾丞郡去幾何時易至
是衆亦曰使公尚留吾郡寧至是機觸響應反側
者安奔進者集建人始知有生之望公謂蠢慶不

可久經理宜以叙作諸城門備屛衛而民志固卽
驛地增翰左翼此爲軍心一新學宮標明倫而士
以道相告語盖市區三十六允吞者猶復舊觀
矣而[illegible][illegible]西來者無所於館迺地主責于明年相
餘者[illegible][illegible]舊征亭作驛經始於四月斷事於十月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三百有奇樣居半屋[illegible]若干客所前將
具不朔年秋余自[illegible]稍出公走書相迎尋此大館
矣[illegible][illegible]皆身享之抑公惠利行客非獨[illegible]也[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三百六十[illegible]者赴試趨選者不

知[illegible][illegible]今也[illegible]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年勝亭四[illegible]則曰
此[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公[illegible]爲也因念[illegible]猶屬衛之江山[illegible][illegible]
城見[illegible]時財殫力屈方汲汲爲民應官寺計宜其
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來[illegible]於[illegible]關之文者亦受其[illegible][illegible]何
有餘力至此巳租散幣非盡欲也公拔私直非強
民也豈有枕[illegible]巧武節[illegible]時使聖賢之言匪特爲
平世[illegible]以誠心行之雖介卒可也晉文之霸國耳
庳宮崇館平易道路猶能使他國之臣感慨而追
詞之其與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館於隸人者相

[illegible]九[illegible][illegible]今攻徐公所作經理記自民而兵而士
而客而府之正堂獨後然則先人後巳一念充積
未有不能感人者彼先巳後人者弁違踈漏或併
失之純實之至其綜理之審擧材與誠合爲無不
成謂先儒之言驗之公猶信公名璡字貴叔順昌
人受業於[illegible]溪鄭先生其源委自考亭來始以直
秘閣出守淶澧事今陞顯謨閣以澧兼府事云

建澧續題名碑首

[illegible]名郡[illegible]成小史白故事宜書接舊刻使副判官

[illegible]紹興後始不盈置歲月未遠兩壓故存然其治
其政其察其郡或更當筆或共視事雖故老莫有
能言其制者矣抑有感焉朝[illegible]古置部刺史妥以
轉輸寄之廉訪豈徒爲尊寵其人哉盖國之力係
於民民之力係於吏吏之大者國與民所共倚賴
者也土瘠民勞昔賢以爲易治今惟閩中爲然而
茲反病其難故州縣有朘削吾民力者必察之沃
之民之病苦究抑困於無力不能自伸者必問之
勞之毋摧小利以務餘羨毋怠職業以事遊嬉毋

蓋苞苴毋豐羨皆裕民之事也裕民所以裕國也吾嘗戒乎哉自天聖中已有以東南民力竭告為轉運者聞之以為真宰相之言昔以東南佐西北今以東南仰東南供億繁而生聚耗地力亦且竭矣寬之一分豈遽受賜張弓之極何以弛之吾黨念乎哉君若慕之拙抉有自竭其心力為耳於國於民抑疏謂有餘慮補也綴名首記之與本轉具疏其所感者如右方

愛方亭記

余友尚書郎鄭達辰以書來曰先公卜廬西郭瞰湖挾山有園有堂盡得湖之勝處獨憑危眺遠之景未竟也暇日與客登山望山步愈峻眼愈高有積乎其前者方山也筴而聳如植圭焉埴而舒如隱几為嚴靜而厚重如端冕玉立焉倏然起敬覺吾心會於是作亭以面之猶元子惡圍之意爲曰愛方友人潘君扐筆也于方姓也其爲記余與時舟行過山下繚遶縈迴凡目之所向者皆方也又嘗登巖巔而望之則見其體勢雄抗若抑䳊乎天

應隮分明無阿附黨曾然嘆曰此其為會府而瑞人正士之層見非地靈歟今君表而出之据要領奇日與山對古松蒼髯相期歲寒其諸異乎世俗之愛者矣或曰君何愛於是乎材以適於時為貴智以周於事為貴若夫世將動而我國靜人皆行而我則止此兩主所以見誠於叔孫汲黯所以見哂於洪湯也雖然君子處自有定法而成與否不與為封呂之事雖濟終不若廷爭之為正輔曹之仁雖顯終不若依漢之為順世之

病方者本曰僻曰泥曰不達事情判亦止於僻於泥於不達而已是是名而思有以反之則為將順為曲隨為達迎容悅始曰從一時之權而其究乃至於人之家國壞於千里之間固不可不精思而熟擇哉易曰義以方外行而宜之曰義則方非不可行之謂孫卿曰五寸之矩可以盡天下之方矣大於天下而矩能盡之此絜矩之道則方非執一之謂古之人守道据義以立身而致明達以事君而擇行者不爾此方者而又奏為君諫愛矣

論事余同朔日所敬既不得久居中或謂其宜累子以求舍而所愛顧若是余與廣堅尤為世所惡若特以其姓名偶合於山不鄙而棄命為誤君許之乎其許之乎自念荒索待老交游息絶無由介為撰杖從君于斯亭故北以天慶而能全其方者之為難也出而能不失其方者之為尤難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君與廣堅登臨之暇試共講爲嘉祐三年三月望日

廣州修復天慶觀衆妙堂記

六經惟易繫一妙字道德經言之屢蘇公記衆妙堂嘗從天慶來殆以妙衆稱者余少讀玩念罔山教學處無從至亦不作半城想淳祐六年夏詔天慶觀閣莊堂莫能對五年秋橋南避士言方丈荊有塑老子巨而古非徒入能品幾於妙而知之余曰噫是矣盖何徐順取公夢中語為之按公詩紀是元年秋自英徙惠四年夏自惠徙儋皆過廣而留元符三年冬北還宜自三水浮峽去廣人邀迎一再與爲公又一月晉記本二小楷海外蘇錢大字并詩則最後晉此筆授堂名孰變置二刻亦散處歎未既有引觀觀之土神者高帽君眼是顴熱視之公也服少異耳重歎且笑堂下有井廿列題東坡泉嗜益是矣適築高撤新立泉妙門表堂扁植樹刻採其語爲東軒西隠還公像與老先生合得劉氏鐵欄置泉上通郡國有天慶儋衆併觀以公乳泉賦名然至者鮮廣號都會觀之重於世以公入而無所睹謂何以觀所得公集茲刻以遠章先中興後褒表矣名與像猶湮厄抑何所諱俗固有

在亦我輩失㒷撿爾昔毀斯晦今復斯光如有待然登堂瞻像酌泉淪茗去之百四十八年其人若存予客有讀記誦詩而作曰妙有過此乎求之吾書有諸曰易無非妙一字云乎哉中庸不言妙無聲無臭至矣學者徒何入有義理之學物理之學性理之學理雖衆實則一蘇公借蜩鷄爲喻其妙於物理者天所命氣所至亦理之實然而必應者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程子謂子思喫緊爲人處亦潑潑地窮高極深道無所不在匪徒喻云老經曰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其與夫婦與知能行聖人不知不能之語若似而非若非而似既曰非常道至歸根章言常者四先儒解之[illegible]下曰庸常也妙與常二三物然則孔老有異乎[illegible]異乎必有能辨之者冬十月日

奎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厓方公文集卷三十二終

奎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厓方公文集卷三十三

文

將邑丙戌勸農

今歲甫入境所至聚落父老出迎度其意望令不淺今亦有欲言者今何幸與汝農相勞苦于郊共話心腹事環邑皆山層高而田尺數寸壁棧鋤艱辛竭地之力僅足自食輸官之餘糶不出境令念汝農用力勞而收效寡也涉春多雨獨甲子晴乃驚蟄後[illegible]蘇應期令為汝農喜有豐稔之兆也種必時培必厚畝必修泉必導纖悉微細令之知不若汝農之知之深也是不待勸絶[illegible]哉追呼抑強梗令不敢有一毫妨汝農毋游惰毋鬪訟毋屠販毋冒禁農其謹勿自妨願有關人道之最大若令事事之初首以孝悌輯睦為汝告令再以朱文公註解孝經庶人章併刻示汝汝能服行受用無窮人事既盡時和自應倉箱盈止室家寧止然後知令言之不汝欺

將邑丁亥勸農

連歲以穡告去歲不獨粒米狼戾凢菽麥蔬果之
類皆稔令竊自喜意吾邑獨然已而聞他邑亦然
他郡莫不然此盖國家之洪福抑上天勸相我民
令何力之有亦幸以身與家竊食其閒顧何以爲
農謝且爲農勸趣耕遲稼出入阡陌不能如古長
吏然閭閻田里間事無一日不接吾前與人之子
弟言必曰孝曰友與人之族黨鄉里言必曰和曰
忍與人之主佃言必曰貧富相依索者毋太[redacted]輸
者毋失期以至飲博盜竊鬪訟屠販妨業等事必
切切于言朝夕之所施行者無非勸非特去歲春
秋出郊兩勸也令膺前三白立春取兩天相我民
未艾令爲民喜亦未艾父老來前停杯審聽吏相
告語益勸迺事有年屢書必然之理謂言不信有
如此酒

將邑丙戌秋勸種麥

郡農于春看令也秋既平吏以勸麥告此古者歟
時也令何幸與汝農周旋阡陌間汝之種麥之利
乎青黃未接以麥爲秋如行千里弛擔得漿故未

則主佃均之而麥則農專其利汝知令之喜乎五
風十雨膏澤不禱而自應粒米狼戾市價不抑而
自平父老謂前此未之令何德以得此汝知令之
心乎令生長海潞賦平臨賦令邑民輸納不甚輕
又官監之價不啻數十倍下郡心實惻然若月解
健足稍可以寬民者無不爲汝猶記令今春之言
乎飲博鬪訟屠販皆以妨業方尚氣貪利時突悅
首南畝者爲拙反欲于禁以荒財費視前日之前
指笑爲拙者倉廩將以充家肥所穫爲孰多令旱
未語役是亦既堅可謂樂歲父兄子弟其聽令言
毋偷安以則不匱毋耗蠹儉則足用毋乖爭和則
致祥益修人事以迓續休於無窮論敬賽田神
鷄豚燕同社非獨田家作樂令亦與有喜邑庶幾
吾邑不虛得樂郊樂土之名

永福辛卯勸農

令生長于莆距茲邑一嶺近視邑人猶父兄子弟
然相周旋將一春知土俗之異有二也地在深山
非舟車之會無商賈之產自田畝外無他業大凡

所在多以貧富違絕爲患吾邑大家無巨富亦無
甚貧農家力穡以足食婦女緝麻以衣被其一家
貧乏鮮游手而其窮悴不能自活者絕少蓋嗇用
而勤業故如此所在多以懸惰難化爲患吾邑家
盡絃誦人識律令非獨士爲然農工商各教子讀
書雖牧兒饁婦亦能口誦古人語言或時到官府
者應對皆可觀蓋性與習如此或曰溪山使然其
環密故人稍溫足其明秀故人多通曉風俗之美
莫吾邑若有以服其心安其生則上下帖然否則

交相詬病吏不自反民何罪焉令無他能徒以真
實懇惻與邑人相孚財賦窘匱罄空苦節顧身當
其難使民爭與送然去歲多事民何當得送春夏
之交米價翔踊隨力分糶勞動我上戶夏秋之交
寇迫邑界守寨運糧煩苦我鄉丁若非官民相體
誠不可一朝安滿望一穗怨告秋霜禾方登場閒
有流徙實令不德使汝至此逋欠多語上戶且寬
那儲蓄少戒販戶勿撤泄接濟艱論耕戶多種麥
若官自爲備者借義倉錢收糴以應急闕然能幾

何惟焚香默禱願南北海艘輻湊州城庶其有餘
以及吾邑之人凡所以爲青黃未接之慮日夕惕
然民病已極天必動相臘前霰雪元旦晴和甘澤
連霈豈穰之兆斷可卜矣勸相近郊令非敢以空
言相欺凡平日絕苛撓省追呼抑強梗審詞訟皆
汝農所素知何幸父老子弟效識字頗知理敢借
古先民之語以爲勸傳曰政如農之有畔行無越
思夫畔者界分之謂耕耨培糞修治瀦溉夜思晝
行不出疆畎之外則種必茂穫必富此農田界分

中事也又如人之一身有界分若當爲者也事父
兄思孝悌處鄰里思輯睦祭思敬婚娶思及時此
皆己分上事汝宜免思之力行之若夫鬬毆囂訟
屠販飲博皆所謂越其界也失其本分非獨妨業
又將殘身破家汝宜戒之又戒之人事既盡天報
必豐今亦將日思其政於界分之內遵法循理以
行吾撫字之志以與汝民共召和氣共迓豐年使
稍溫足者不耗於爭而得全生養之樂效通曉者
不流於薄而率爲渾厚之歸官民相愛風俗益美

此令與父老所交願也其歸與爾鄉閭紬繹令言
毋忽

廣州甲辰勸農

守垂滿未受代及舉邵農之典于郊大懼不能布
宣無以見爾父老賴天之靈水旱不作山海不驚
替歲告豐人食賤米民生其間可謂樂土雖然猶
未□於教也詩人以倉箱黍稷稻粱為農夫之慶
□□以父子兄弟夫婦為家道之肥農夫之慶天
也守既以此為廣人喜家道之肥人也守頗以此
為廣人為廣雖五方昔號難治然士喜於知禮民
易於從令亦未見難治者守雖德薄不敢以薄待
廣人行鄉飲所以教敬也延高年所以教愛也知
敬則不敢慢其長矣知愛則不敢悖其親矣毋輕
於犯法以殘父母之身毋狃於爭財以傷兄弟之
誼毋□□以速獄訟毋停娶以長淫風婚姻以及
時為貴毋留老女以自亂繼絕以同宗為正毋立
女戶以自絕倫類篤分義明父父子子兄兄弟弟
夫夫婦婦此所謂肥也亦所以為慶也不然雖有
□□以科而食諸守行且歸矣爾父老其毋忘予言

廣州乙巳勸農

守叨恩仕今歲五月又獲見爾父老于郊蓋舉
邵農之典至再至三矣不過申前說為爾農告且
以廣諸邑言之清遠懷集號為山邑多是山田南
海番禺增城東莞新會香山邑皆瀕海太平為潮
水潮田□荒歲然去歲微旱今春便覺米價微
賤而人不以歉告者天幸也但南方之耕往往鹵
莽一犂之後無復用力周書有力穡之說漢時有
力田之科亦知力之一字乎其墾鋤也必深其糞
壅也必肥其播種也必早其芸薙也必勤人力既
盡天賜必豐所以為農所當知者雖然抑猶有說農以
穀為命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謂無蓋藏耳近
年官糴又至客販亦少今勸諸鄉村略倣昔人制
社倉以為積穀計可乎農以牛為主一粒盤中飯
散淵牛領血謂其辛苦耳近日官禁頗嚴屠販漸
省今勸諸墟市細讀昔人戒食牛肉文改宰牛業
可乎好賭博者當思手中擲錢未有不輸好爭訟

之宜思頭上有竿未有不因好行為盜者當思一時快意三尺難逃未有不敗此又爾農所當知者迺若厚倫類正禮法固當隨事誨曉屢矣勿謂老守欲去尚留諄諄無益爾父老其聽之

廣州丙午勸農

廣俗淳民易諳鄉村多老人城中有男子九十六歲者問以曾見瑞雪三日到地尺餘如舊臘者乎又曾見有太守留五汗禁未去者乎皆曰舊聞未見守壬寅春自閩入嶺越月至郡已在勸耕後明年春出南郊酌酒與父老語又兩年于北于西茲出東皐四郊遂徧守與汝民若有宿緣粵多田牛被野壤不待糞而種不甚耘視其收若疎薄計其積不可勝食土廣故也加省功倍宜知愧乃棄其逸闘訟賭博以妨本業甚者犯盜或是產家土雖廣民未衆若皆安分處處成聚何田不耕一麗官法家破鄉逃人人賤愈稀誠竊悼之朝戒夕令幸頗見聽其犯閑風化者禁椎髻以變夷勸葬埋以導親生碩有家室毋留老女毋犯多妻禮不歆非類毋立女戶毋舍同姓行鄉飲使人知敬遜申鄉保使人知友助此亦既庶而教之意守有志於教誰實愛助古者士出於農工商不與周人勞農之詩曰烝我髦士管子曰農之子處於野其秀才能為士者必足賴也今科詔將頒豈無髦士秀才以守之言告而鄉黨美而風俗厭雪既霽入春而膏澤浹洽而霆聲應皆豈天心守愛廣人廣人亦愛我然甚久冝去歸閩有秋尚為汝喜汝其無忘守言

廣州丁未勸農

老守六年備諳廣俗向聞南米升三四錢厥後騰踊去秋斗米猶七八文向聞南田膏腴彌望畝直不多今或十貫不為甚低然比閩浙間食貴米耕貴田費與勞又幾倍特爾農未見耳先王擇土處民欲瘠不欲沃謂瘠則勞勞則善心生沃則逸逸則惡心生讀者以為名言今處既沃之地亦未為非幸淺耕多收若易逸而能用之以勞安居飽食若易惡而能轉之以善豈不在爾守以全護嶺海

[illegible]為念平日相語者無非勸戒耕之[redacted]外孝悌睦婣忠信儉謹同歸于善盜博淫詐屠飲鬬訟同歸于惡惟亦於為善則無暇於為惡有自妨農業[illegible]善而[illegible]未嘗不隨事激之甚者涕泣而刑之乃不惟不我怨且見則稱父母汝亦知父母之義乎非獨毋以恣撲父亦可言遂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是也非[illegible]父以嚴撲母亦可以言嚴易曰家人有嚴君父母之謂也有訓詩為有鞭朴馬然治家[illegible]子非嚴無以全慈所謂涕泣而刑之者

諸惡莫作惟盜[illegible]甚每閲獄欵有結兄弟云寧有做道路云者人所至愛曰兄弟所共由曰道路率飛雄入陷穽假至善之名為至惡之事誠可哀悍殺徇澤之盜盡戮乃止抑豈得已孔子稱子産曰遺愛以衆得愛有旨哉用中以為告守建歲出郊皆曰將歸菽蒙恩易郡志在家山衆歸矣重有贈言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始成終行毋越思如農之有畔曰畔者界限之謂政與衆一且思且行皆勞而不敢逸皆善而不[illegible]其畔若貪若[illegible]妄則政越守畔之外者吾豈敢若前所[illegible]則農越子畔之外者爾宜戒守既成而去將有賢守至爾也居廣土無汜于嚴不獨守將汝愛[illegible]亦將守愛能記吾言久久受用

勸種麥

麥自漳泉諸處來以供廣人[illegible]用磨而為麪每[illegible]百[illegible]共在閩中只二三十又既米之濟於四遠若[illegible]甚平何麥之雜於[illegible]獨高先民設[illegible]首曰來年況其種甚易秋末入土得雨可望[illegible]

而收謂之麥[illegible]當一秋成青黃未接中[illegible]為補不細東莞諸縣亦有種皆大緊[illegible]何惜餘力可使此邦米麥俱盛有麥自[illegible]必仰漳泉等處可也敢勸耕夫

勸織吉貝布

吉貝布自海南及泉州來以供廣人衣着[illegible]可有捉泉布為南布[illegible]者亟與辨放泉亦自種收花然多資南花但南船至廣為近且[illegible]至泉為遠且少泉能織以相及此豈不能織以自用名曰

木綿足當扶纊近聞南婦能繰能紡以為紗則織
而為布甚易雖曰綢曰絁曰蕉皆是女工苟更推
力及此可使閭閻細民俱暖有布自着雖不必仰
泉可也云云勿織婦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三十三終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三十四

序

方氏族譜序

方氏之先出於神農始得姓者曰雷神農八代孫
罔帝榆之子也相黃帝伐蚩尤以功封方山食其
邑因氏焉子孫以世相傳明與風力並驅回祿雷
澤之遊賛又洪水在夏曰相勸績甲與佐周者叔
叟見於秦賁與世與陽見於漢世居河南有曰紘
者避新莽亂過江它於自是江左之方悉祖於紘
紘生雄為司馬府君雄生儲儲儼和帝時儼為文
武材辟三公不就髙蹈茅山儲仕至南郡太守儲
位歷大常鄉縣縣代有張文臣為之碑自得姓以
來其見於文字者如此儲儼之後無聞儲生讚之
觀之弘之皆當世知名士讚弘子孫星居江浙本
祖琡乃觀之之後中間世次莫詳則譜不存之過
也琡仕唐為都督府司馬一子於後為威王府諮
議統兵平巢改銀青光祿大夫兼御史中丞則僖
宗中和四年也中丞之子七其三早世有曰其爲

戶部侍郎其子官於滁因家焉者有曰恭守潭州
湘陰簿者有曰洽官尚書左僕射子孫家于江
州者吾祖范為溫州平固尉歷宰長溪古田長
樂縣遂卜居于泉之莆田為莆族始祖則中丞第
三子也雖累贈金紫而所宰三邑皆閩地父老相
傳至今猶號為長官蓋唐季僻接長史中丞子孫
各家於其官長官既定為閩人悰念故地葉葬祖
父以寓松楸之思今烏石盤豐田二穴是也長官
葬靈隱山雖仕閩猶呼居官累六子則王氏之閩

矣仁逸水部員外郎仁岳太中秘監仁瑞秘書省
著作郎仁邈大理司直仁義禮部郎中仁遠秘書
省正字今繪像于廣化寺之薦福所謂靈隱長官
六房是也方五季亂所在分裂豪傑無以為歸各
仕於其國長官值其會逢宋龍興嚮之仕
於其國者相與歸仕於天子而長官之子孫彬彬
輩出聯翩高第皆也路遂與中州名臣抗衡而
長官之後始大今者各求以功名自見於世
方興而未艾也故合天下之諸方不如莆之盛合

莆之諸方不如長官之盛枝葉蕃衍冠冕輝映所
任充幾半于莆詰其從來俱出六房六房之出
則一長官也噫由一人之身而至於以百計以千
計蓋將以萬億計而未止亦可謂盛矣然人之情
少則易親多則易疎吾宗最以多稱有一族之
居五服之近慶弔拜跪未盡卒然逢熟視而
溟則其疎且遠者相值於塗悻悻往來不相執何
因宜噫由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曰塗人者利
害不相及之謂也不相及猶可也推其薄將有不

得為塗之人者吾用是懼此族譜所為作也得吾
譜而觀之猶觀水焉大川三百支川三千或派濩
而愈長或瀦匯而滋浩或委蛇委折已微而復大
或不安其所潰溢而四出泓流究竟則同出於崑
崙之區黃河之原有本者如是夫凡今之所以相
視如塗人者貫穿聯絡門一脉中來觀吾譜者
尊祖睦族之心可以惕然而生矣遠則雖今則
必敦勢也勢吾未如之何要之人人不可無此心
也以孝弟之心相從來則宗盟篤矣風俗興

祖心也吾心也將舉宗人之心皆然有不然者彼
獨何心大壽竊慕古之賢人君子皆能自序其先
世筆史者亦為標之於其傳前集有自作譜例蓋
之以操集行於世譜亦随之其先世豈能皆賢蓋
其無所聞知随逝磨滅者多矣以無所聞知之人
而得以輝煌於史冊著見於文集有所附以為不
朽之傳則賢子孫之力也顧其同時之人豈無自
序自譜之而史之不傳集之不行則遂泯焉為人
子孫者勉之哉前輩曰立法以為諸學者事也蓋

以責子孫之好學者吾知勉而已知盡學者之事
而已安能逆料其不傳不行而遂已哉竊決之隙
捜尋舊譜纂次昭穆推而上下之則知淵流之所
從旁行而列之則見子孫之多寡而若從而續且
補之則可以至於無窮而不亂長官子孫必將大
有興者安知其不傳且行也凡我族類相與勉之
哉

南谿二朱先生祠堂志序

天生聖賢豈偶然哉昔者孔氏以一布衣而為萬
世仁義禮樂主當時尊之後代誦之則曰聖人也
其周公之澤乎不然周公之得其傳於六百年若
遂絶而曲阜之墟何述焉後乎孟氏亦近聖人之
居者理有固然然自秦漢以下歷世以為實得聖賢
不絶不傳之緒然考其歲月則太中以尉黄陂秩
滿不能歸而兩夫子相繼出焉迺其師授則元公
周夫子生於舂陵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矣文
靖楊公受業程門載道而南為其學者曰羅公李
公私淑於閩而未顯也文公朱夫子丞出新安而

生於劍之沈川實文靖鄉國而太史韋齋府君尉
滿後也始天意耶程既待之而傳周因之而始尊
楊公師友由之而益著以明今四書之教近被中
夏達及裔夷家藏戶識則曰閩人也於是道學盛
於東南矣而閩尤盛豈偶然哉公生庚戌與屋山
降龍之年同斯亦異矣祠徧天下而沈川之人過
其故時姆傳岐嶷之地已不復省訖興乎所謂吾
東家者邑令李脩始即舊館合韋齋並祠之邑尉
方之泰後至又考訂公父子仕止經游事蹟為志

生斯邑者其不有所感且有所發乎故自道言之鈺無人與地之間自人與地言之則學公之學者吳閩中爲切且近而浣川則尤切而尤近者也顔□典刑儼然在目以心會心若合符節口耳誦說又乎哉故略爲排明聖賢之生其不偶然也類如此儕與之桑皆閩人勉諸某亦閩産也老矣書此自志其媿且以自勉云耳

與畫工黃本軒序

造物之生斯人也吾嘉其甚勞而不切方其分布耳目鼻口也不知若爲而耳若爲而目若爲而鼻與口目則引而長之耳則異而貸之而其數皆偶陰之則爲鼻方之則爲口而其數皆奇而鼻又居奇之偶皮聯於膜膜聯於肉肉附於骨骨韋於[redacted]纖悉瑣細有類泥滅何爲者哉又夫靜而思之細而覩之四肢百骸各有攸當視聽言動闕一不可若移鼻於口移口於耳移耳於目若後足而前之前而踵之則非人類矣造物者至此又若甚巧而可笑本軒所游之藝方其執筆睇視運思而

也殆類於造物之甚勞而不切者至其落筆風動又幾於造物之甚巧而可笑者是各一技也然而造物之創斯人也均是耳目鼻口也而老少妍醜之不同今世之人或老焉而自少之或醜焉而自妍之一不當意則曰我貌不然又曰某然某不然嗚呼是必挺子房而七尺傳子瞻以鬚華而後云可也本軒儒家裔苟必將默領於斯言雖然又豈特爲本軒歎哉

宋寳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三十四終

銘

不易心泉銘

石門有古剎兩山偏立橫截巨流擖州門戶然唐
晉前赴鎮者皆西來半城在望小泊于茲舊有泉
名貪試推其由飲廿冷而貪多亦人情所不免或
以飲者欲之充何貪焉之不然既而加諸人又疑
甘苦衆之招於濯足之自取宜以冠於泉哥哉亦
究哉名鄉中亦曰甘曰體不幸產深南多貨之地
幾有過於門三十萬之嘲吳龍驤至則酌飲于泉
去則沉香于浦飲其名沉其實清操照百世宋淳
祐壬寅初夏方其德潤南來自東甌乙巳中春帥
僚屬勸耕登岸有亭其前曰浦數十步至剎問者
老泉安在相傳闔丈除深數尺後有欲䟽鑿者莫
知處蓋其去久矣竚立凝思而作銘曰

石門距城僅二十里誰與泉從以醜蓋泚若曰
跬步明珠遠效凝清堂上若循廉吏立名者淳
見欲者鄙千載晉賢為泉雪恥莫靈於心心之
止水泥涴塵昏為查為滓澄之不濁必也君子
舉酬試酌飲冰奚異余來訪古徘徊舊址沉香
浦前感慨屢味泉去何年似逃世議縱不踰閑
大賓地位一芥不取法度之士借使尚存終為
名累洗耳廟皇列敢染指不飲盜泉吾師孔氏
孰言為寶心鐵石比善學惠齋亦善學吳刺史

東坡泉鐵井欄銘

衆妙之泉有泉經品嘗眉山僊名去堂井不遷宋
淳祐越五年方大琮來前田去若還人耶天得古
欄和銘鑴澤物遠與坡傳

鐵庵銘

鐵在五金可貴蘇直賤精義入神至貴乃見夏氏九
鼎百怪以睍歐冶雙劍紫氣射電人得英精是謂
剛善為廣平腸為清獻而臣心一寸臣膺百鍊神
器可鎮佞頭可斷鑄成脊梁方真硬漢蒲省屹立
考嶺踏遍南都一壁鬼伯門限跌撲不破屈指不
變元祐全人陽脉一綫吾師元城拜讀史傳聞過
廣時監督李悍豈無人心聚觀憤歎光景常新鳳

雷怒敬作庵以名篇信實踐淳祐丁未中春朔又

莆方大琮德潤甫撰

玉界尺銘

淳祐丙午月一陽生莆方鐵庵作堂廣平築山其後明年上春東阜鐵庵西壘始經夏五之玉廼得玉屏拾遺俊明寄餉自京謀與庵對以界尺名一明一闇異姓弟兄量所未建琢而后精成[illegible]溫溫不如鍔鍔乎剛鐵漢有美玉人氣質力量兩共細呼惟命乎翁心賜二并始終條理擇大於聲至知辨中有至堅凝書德允九曰溫而溫記十德以義實仁潤決不忘吾師无賊所不此比有如此銘

俊明為鄙書君昂英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三十五終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三十六

記

心田說

凡屋必三間香山老亦然猶[illegible]詩歟今兩之又益其半若田字名以心田番禺古[illegible]今[illegible]才錄治劇据案逾午刻申復出不為疲客有請用南軒治桂公退靜坐法廼度正堂後東隅為屋間四一肅賓一親[illegible]其背以食焉以忠焉窓几皆明敞花石亦粗列為廡二前以扉後庇涵巷其西以穿之一掩扉則吾事具矣外夾松竹徑晚步衍山林[illegible]獨忘其身之不知身之在高牙畫戟中也大哉心乎統萬理貫萬事定者應之本應者寂之用出而据案酬酢入而靜坐觀省心未嘗不在此與心田亦思之義昔有作精思亭者有作退思巖者有曬上盛服端坐念天下事者有以日所為事露香白于天者同一方法學與思相半知與行並進不為茅塞不助苗長方寸地耳而卜四州四十縣荒崖絕島之濱窮閻敗壁之下罔不周匝一念起處

善者培其浪非者鉏其萌如衆有畔仁無越思思
始圖終恐懸于成或謂牧真宓芳邏事必親作蒼
貢亭不曰愛精神而曰清節廣其留鎮五年與令
同則余豈敢寡過已幸歸田得請則吾莬裘之營
知之係於同伯甫知心者延坐其間求一轉語乃
曰物各具一極昔賢卜築有兩柱四柱云者今柱
三自中觀之四面皆同有三才之義其中一柱則
極也四門之樞繫焉運用闔闢靡不自極中出語
其精美有以發余之不及既而皆笑曰形者心君
之寓屋又寓所寓者筌蹄矣是言固□與極侖其
妙而深原其歸無限量六合八荒往古來今皆可
至有矩度四勿九思齊言齊行皆當謹先儒有言
自古無放心底聖賢必於學者用工從何入必操
存必先治使虛靈知覺者常惺惺活潑潑以至於
樂則生生則烏可已之域一言以蔽之曰敬遂書
以為心田說同伯甫醴陵楊公大異余莆田方共
德潤甫也

靜廉說

初州圃自為東西浮林壬寅孟夏莆田方大琮德
潤甫至地廣物衆昵椒稍定分藥脩廉又於正堂
後橫築以貫之是為中圃着亭三左九節右六穗
聳致巨石種竹蒔花繚以小徑類鄒陰合公退日
涉有豊瑞奚遷報如是五年貢道院也倚我而屋
取韓公風靜官廉語以名治廣者以廉為上惟廉
故靜抑廉非專潔之謂書曰簡而廉禮曰廉而不
劌隅也曰廉善廉能容也廉以潔言自孟書始世
之傷於取者多廣之廉以其龍驤稱至宋廣平非
徒廉清心而廣務簡正色而群下一與曹相國清
靜治齊同一法須言清不言廉也蘇公撥其語云
崑崙寶兮西海財幾萬里兮歲一來以為潔廉皆
人之細事遽得廉刺史則夷夏皆安其事豈細然
則清之義該廉之用切由廉而至於清效已不同
雖然清矣在文子未知得仁在伯夷求而得仁此
又孔門向上工夫始不可以效計其端自克己入
學者楙識作靜廉說貿之祥刑常平使者醴陵楊
公大異同伯甫則曰豈獨治廣為然丙午孟秋識

以示來者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三十六終

原缺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三十七

題跋

跋方詩境知縣官遷莆事始

大琮嘗見鄉人凡諸姓誌墓者皆曰自光州固始來則從王氏入閩似矣又見舊姓在王氏之前者亦曰來自固始詰其說則曰固始之來有二唐光啓中王審知兄弟自固始挈諸姓入閩此光啓之固始也前此晉永嘉亂林王陳鄭丘黃何胡八姓入閩亦自固始此永嘉之固始也非獨莆也凡閩人之說亦然且閩之有長材秀氏舊矣借曰衣冠避地遠來豈必一處而必曰固始哉況永嘉距光啓相望五百四十餘年而必自固始前後脗合誠切疑之及觀鄭夾漈先生集謂王緒舉光壽二州以附秦宗權王潮兄弟以固始之衆從之後緒拔二州之衆南走入閩王審知因其衆以定閩中以桑梓故獨優固始人故閩人至今言氏族者皆云固始以當審知之時貴固始人其實非也然後釋然知凡閩人所以牽合固始之由嘉定辛巳遊宦

如方山一派析而為大松之鳳冲為山屏為吃石為伯俊今城居之東宅學前則自鳳冲出城外之上坊則自伯俊出龍井則自吃石出其他更多皆唐泉州長史叔達之後也三派之譜皆以之為遠祖雖世系昭穆不可推要必同出一源簪衣冠大姓非一然多與編戶之姓同而有非所能雜者獨吾方姓不甚見於農工商之版其達且温者各以家世為念而其貧者猶能保其為士人之家以待其興此所以為入閩三百餘年之貴姓而獨有望於來者

記後埭福平長者入祖遺事

長官金紫公唐季入莆居刺桐巷今朱紫坊之方巷是巳其第五子禮部公仕于閩自方巷來卜居烏石山前之後塘蓋三子皆在焉曰侍郎曰光祿卿曰寺丞入本朝皆以子貴光祿之長子都官公為慶曆望郎（都官歷乾事郎數而未復）後最昌都官曾孫三十八人今其尤蕃而昌者福平房者公也長者崇寧乙酉自後塘出數十步卜居後埭是時後埭四姓錯立（南西唐末滎陽廣平太平興國後吾宗少監長子保定之子以天禧後來徙）卜皆一二百年尺寸不遺力其中間氣所聚而基趾寔昔諸姓日所經行之地猶留以待吾福平之來豈偶然哉甫二甲子（自崇寧乙酉至今歲紹定庚寅以一百二十有六年）傳世七日福平祖歷一今十不啻聚族之盛視他姓過之既而後捲舊居福平長子吳左公諱昌析二子復往居焉今塘埭門世氣勢瀰連擬福平之慶蕃天子孫知其植基之本而忘其勤勞知其種德之深而忘其事跡雖知其勞與其事之一二而

忘其歲月之始末及今尚可推久則寖忘之矣福平諱祐字天覞（一字平仲）以長者稱于時鄉黨見族黨長上傳為丙午生享年七十二殆嘉定辛巳龍披漢祠再修神像於中得福平仲子白巖公諱愃揩今造像一疏父某丙午四月初一日寅時生行年六十九以至白巖二子知制局南安丞年月皆具時紹興四年甲寅九月也以此推之則丙午之傳不妄而享年七十二亦誠可信是生於治平三年卒於紹興七年丁巳七月初二日又見滎陽長上道

朝議公（後球諱淑元知郡武軍事道之父）以文事福平郡殿獨以
此婿單薄爲念始疑其言之過近得嘉祐八年都
官公五子分帳䂓之僉判亨年淺王氏妣般樓藏
書增益先疇都官承先世積產十貫僉判房得十
之二子舍共增產十貫僉判房居十之八是本房
共十千之產王氏之勞居多然析而爲四子則漸
少而二府君居次又析而爲三子則益少而福平
公居次往往不及千錢之[illegible]之薄亦宜未幾日
增月進至四十千四子衛[illegible]之又見閭巷長上道

其所以得長者之名恭約而[illegible]禮番巳而厚入高
價買產賤價糶廩值歲荒則衍困無吝色又童幼
時見樞嶺故老猶能道當時最愛旁溪之清遊邀
囊山之上置倉于此卜壘于此施行人湯水于此
每幅巾野服徜徉道旁野叟村童歡喜出迎曰長
者來矣飢食寒衣病藥死棺人人滿意納予持疏
以橋道寺宇請者靡不遂其求凡得於傳說者又
此今其尤足稽者廼事題梁崇寧四年乙酉歲造
自後塘遷居後球之前方年才四十延壽橋

方某同室鄭氏九娘施五百貫迎仙橋石梁方某
施二百貫兩橋刻石皆建炎元年丁未歲守年六
十有二林泉院字應樂五百貫紹興三年癸丑四
月時年六十有八氏名與歲月之凡於題刻者知
此天慶後殿樂三百貫[illegible]三百貫兆芳
之大藏與其羅漢字題各二百貫栖隱三百貫
施水庵梁施錢十萬又捨庵基又買庵田雖歲月
不詳而氏名之見於題刻者[illegible]此以至崇聖繼善
一帶諸刹之梵像多長者所造又有持神主籍題

相示知鄭氏甲辰五月二[illegible]七日酉時生[illegible]爲治
平元年與諱以四月二十七日而年不共延壽橋
所謂同室云者則長翁六十二之時鄭氏六十四
尚存福平山（歐陽四門詹[illegible]）
（[illegible]）
長者自卜吳左[illegible]三凡命[illegible]
於庵云紹興[illegible]月三日[illegible]與後明年
正月告成十七日己酉[illegible]鄭氏以葬時長者六
十有六推鄭氏之年[illegible]在六旬有六日之間乎

又六年而長者下世及今九十四年合六代子孫餘二百人將千億而未止遂為前方始祖然以世之以智巧漁獵貧弱以為富者豈能有成縱暫成豈能如是之久且克敦和睦公諱萬遺稾有六十四五歲習讀時誦經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大父諏語之曰此吾平生受用得力處小子識之嗚呼仁哉長者之言也艾軒先生集中有說方天貺詩其一云長者雖云歿流風尚爾存宗盟倚里巷家法在兒孫艾軒蕭大儒以長者稱吾祖蓋取時人之所共稱者稱之而宗盟家法之語亦以吾祖所以望後人者言之皆紀實也長者上接累世簪纓之傳下衍百世詩禮之澤子孫循前督教不倦子四人吳庄公有聲鄉校將貢不果而能以長兄助其父課子弟於學夾漈先生深嘉之湖見夾漈集端溪丞公諱三子斷第首預鄉書長者喜甚南安丞第十孫與長者同號則孫十一人皆以允之紹興甲子鄉薦二又十五年己卯薦亦二遂登庚辰進士第文子之祥始兆於此曾孫三十人淳熙丁酉庚子癸卯七年三詔薦者七登第二特奏一漸趨於盛矣元孫五十三人甫十預薦其才品最下偶脫場屋居昆仲先而貢才碩能所望以張吾軍者猶未易量來孫八十餘人預薦者甫一二見七世孫又將誅諸矣吾輩幸為長者子孫而不知其起家之意可乎曰長者何也以其厚者言之也福平天資有厚而無薄故見之事皆然以此善其身以此延其世顧資不能皆然必學以補之孝弟忠信厚之基也請精行到宗族變之鄉閭信之鬼神祐之薄者反是狡刻傲狠遂其偏而甚之非薄人也乃自薄其身而忘其祖惟讀書知理義者則無是患矣為其厚不為其薄其居為善人其出為名人將世世不失吾長者之本意因閱譜系既衰集長者遺事而復推明其意以示後之人

方氏仕譜誌

閩第進士自歐陽詹始昌黎語也唐史因之然前一年有林藻藻朴歐與俱薦人是時林將唐詩淑一屬邑耳而擢第為七閩的後百年間聯翩不絕唐

李吾方氏始来位五李世士墮在偏方不以策名上聞者餘四十年故方未有錄是選者實以二十年矣選際僻壤争相貢士以與中州之士並驅而先而莆以未克遇職方獨不得貢士氣鬱甚太平興國三年陳氏奉版籍以歸莆陞為郡士氣百倍預選者有人天下之視莆隱然若一大都吾長官子孫亦可以備磨礲抒述出為世用矣獨以廟學未立無師承為郡間與秘監之子儀以布衣閭閻萬里俯伏闕庭慷慨上書名動京師咸平改元有

詔立學儀領家貲以助其役之者翕然河南氏之氣始吐二年儀遂與其從子諲言始克舉茂材京師復拜疏于朝以大其址京人曰此獨之伏闕請立學者而今復以其弟姪俱来矣三年學成河南氏之　始張儀遂以是年與諲言聯名擢太常第蒙様、士雖無學校猶興夫豈不能自奮妝一第而切切於立學者嘗私計其愛邦人子弟深矣則莆之有學自吾方氏始太平興國後郡擢第者間一二見然未有登甲科者諲言一舉中的越

再詔諲從踵之昆仲俱以甲選為莆唱邦人榮之莆之視方隱然若一敵國儀止於著作而學官之祠與郡祀終始諲言楠得該拔風采凜然諲從深表學館偏儀清貫發名翕翕明道景祐間遂與中州名臣抗衡而天下知有長官子孫矣方之入莆始譜於五季復隔於陳氏懷才抱藝而甫克進以至學成之歲是惟無出出則聯翔而高擢焜燿海內之睹聞嗣是横飛捷出合力壘戰策勲上都他邦鈫粧亞殿魁者有人奏賦為南宮高選者有人

以入通榜而兩三人者無慮數十参錯鵷行盤旋要路不特以科第自見或以政聲聞或以德望著或以文章傳或以名節顯人人自奮各求以勒名青史自見於不朽蓋不獨進士一途而已猗歟休哉吾大父和州為以一經名堂實藏書萬卷謂姓名漫漶弗紀將軼立仕版於堂楣以進士標其首特奏次之世賞又次之封贈又次之高伯祖岳陽史君埴為之記深以淬礪望後學蓋紹興二十八年戊寅也版成之二年而大父策名其間以次書

籍者百二十人距今五十年彬彬輩出版溢久矣
來者無以容欲更大之未果姑取而列之譜系之
後既首述吾祖所以擢第之由復推廣伯祖所以
責望之意吾祖積善種德以遺子孫後[illegible]百年詩
書有種公侯衍種本厚根深其發暢也易然非學
不足以承之不學則與稊稗何異恭乘枯燥為家
庸子而失其所以種矣君戒子哉雖然學者何記
誦多而已乎詞藝精而已乎科第華其身而已乎
要必基以忠孝充以器識自其師友講習無非君

民事業則其出也光明俊偉為國聞人而後得其
所以學來者勉乎哉必如是而後足為長官子孫

贈醫者范安常

余至邑之明日侯縣作家人亟呼醫稍定知為范
君問何證曰是類傷寒者有廳吏稍識藥頗投劑
不見范者数曰既謁廟又餞代者歸而疾再作而
投劑者自若亟命請前所謂范君者診視良久曰
此重感風謠也且藥誤矣於是委已服范之所[illegible]
大抵不取快目前而以護根本為上責効遲而以

功全全則不逕矣其言深有理昔文正公謂大丈
夫不為宰相必為良醫蓋活人之功相等耳范氏
子孫世為宰相未聞有以醫顯者胡君之世出曰
為建安三世或儒或[illegible]不[illegible]知也人言
以寒永陽三十年晝夜叩門請衣偕往不以貧富
貴賤異其心甯如是文正用心也豈必其苗裔之
是否耶問子幾人能[illegible]業者曰一兒十六歲姑令
讀書知書而後可讀醫其言尤有理雖然誠有得
於書也豈獨醫哉君名安常字季和

跋建陽趙宰羅源常宰二譜

余逕於朝過建之建陽野無惰民問其大夫曰趙
君也至其室無留訟意其必有奇策他巧與之語
平易近民而已何其局之熟而政之不煩也出手
之羅源衡之常宰二譜相示羅源三年牂海濱
有恩常宰又三年牂定峒彧益有恩至建陽則一
為尹矣其熟而不煩也因思縣與民最親吏而然
乃入仲國朝成法也今須入䟽三年而資序之
猶不廢若滿選人令者再則班改後乞須入又之

征也士大夫指邑為債為湯火有始入縣齋粘每歲之月於壁者了一月則勾去一月唯恐脫之不速也君非再滿選令應可免之制乎可免而不求免非癡乎其必有以也世以縣為畏畏愈甚者脫愈欲速心公而政平又以其勤苦者行之惻怛者感之民亦豈忍以其不肖者應之何畏焉此君之所以不憚煩也此非一朝夕之力也孔門使弟子宰猶曰比及三年可使足民曰及者幾及之謂也曰可者僅可之謂也今須入之法浸壞有班下營遷者有甫至官改辟者古惟彭澤八十餘日解去君寀令數年後化益行其久可知今人衒材鮮智於俄頃間詎足以自見矣以久勞為其去為靖節乎余未之見也其材有過孔門之高弟乎有過褒德侯乎余未之伸也其伸君若將久乎雖以久而伸亦以久而屈君之屈民之伸也民伸矣君之志亦伸矣其屈者外物乎必將有伸之者余年二十負笈道建陽白首往還恰三紀所聞見十六七令彔在江西見西山先生稱行之儲君不離口近余

友惜夫劉君去邑老稚擁車不使去至今經過猶然則民之應之者何如亦西山所亟稱也君纂二賢者惜不遇西山品題而余何足以定之故表其久而信者以愧世之不[illegible]者或曰子不及三年乎余兩試邑皆年餘以憂去每恨及物之志未遂既免喪猶有請銓曹詞成資後惟以理去者予乞[illegible]請不聽然則君之得伸其志於民者余所仰也亦所美也嘉熙元年九月二十日莆田方某書于雙溪閣

跋曹忠達所書顯忠廟額摹本後

宣和初元歲十一月栟櫚鄧公以太學生上疏言詩屏歸里越月忠達曹公上小[illegible]書以祕書正字編置于郴蓋自了齋忠肅公起鄒之沙陽栟櫚訴落更二十年不屈一日二公聲名暴起忠肅亦喜其鄉之有人十室之邑而同時人物如此若海內皆然君德其不隆乎國勢其不強乎忠肅敢疑詒業數十言栟櫚題妙峯閣長句皆嘗見之墨跡尚新獨於忠達未之見今其孫與宜春通守君南老

得所書顯忠廟額于其郡涫然涕㵼然喜參本見
寺盈尺字六盈寸字二十四點畫如鐵秤斗隱然
君街以新除校書郎而書時靖康元年正月二十
一日壹令人感歎蓋公在掖六年而移在衮一年
而乃當祐陵出公所上書令都堂閱狀宰輔咸在
賊黼踞坐詰責呼吏折辱豈復知有天道豈公召
之月與黼殛之月同想其引筆行墨聞王黼倉皇
僦舟殞首民家時也君子豈頓其至此而禍福何
若是之易定歟公既道拜御史歷三院諫大夫中

執法未登樞筦而虜已迫城僅能託公然留服亡
于外馳譽書上勤王兵勿散以啓祀夏配天之業
身陪奉冊僅七日而死及之悲夫始公出位言事
豈不逆見幅裂之證而欲勇截其橫流斥不用用
不早遂使慷慨果銳之意氣多為廢放閒退之歲
月天耶人耶此黼輩所為重可罪也雖然門宣和
已亥距今周兩甲子向之環坐都堂者遺繇安在
而公之澤演迤未艾禍福豈不久而愈定歟為小
人者亦可以鑒矣通守得乃祖遺蹟寶愛若此必

有慨於前者讀敢疑墓有曰袁州編管人陳其其
断簡殘牘豈無散落於故家試併求之

跋杜正甫藏西山帖

西山先生學問道德為百世師而性雅不喜書於
其片詞半簡為時寶之江之學者從因是有所入
溢其跋片楮仰用了隨為若干碑署帖彙置府
閣可也余於是有以知正甫矣淳祐新元辛丑春
中後五

跋朱文公二帖

余久聞覺軒蔡君名至建安屢造弊邦不果來
今夏有行役過其廬花木泉石幽閒清淨備竹久
之嘆曰為文公先生學篤信力行三世矣學者獨
此一家耳既又得敬觀先生所與二帖可以想見
一時師友親愛之厚覺軒以凝成有受道之篤
也今年過五十氣貌溫雅盡屏萬事沈酣師書傳
几面壁而怡然自得意有出於世味之外是真有
進於所謂覺者可敬也淳祐初元至日莆田方某
敬書

跋曾忠節墓碣謚誥

[illegible]嘗從長老道說紹熙甲寅事未嘗不歎一時賢者之能盡言而天子之能受言也故秘書郎忠節曾公非盡言之著者歟不於唯以之去可歎已國朝未嘗有罪言者之法列聖意守之不敢渝治平議濮園天聖元符諫垂華語方是殺矣上意未嘗怒也而諸君子竟不得安其身於朝豈非當時用事者之罪哉夫言人之所難言蓋出於忠孝之不容已者惟用事所不樂故方言而旋斥惟上意之

終悟故既斥而復思公之死於慶元而不獲大伸於嘉定之初命也雖然陳張輩指公與忠肅彭公為宗相腹心之人惟恐中之不深禍之不然也自今觀之二公褒謚顯寵首命曰忠遂與忠定鼎足而三非言者[illegible]歟所謂最為腹心之託者真貴錄矣禍福之定果何如哉公之子宏王孫大理丞出守劍津既刻公墓碣謚誥輒以見寄昔范忠宣謫零陵其子請以當議改法與司馬公異同為解忠宣不可而止公之不負忠定固也寺丞[illegible]

是許于先友而得銘又以白諸朝而錫謚是必得於家庭之素講論者殆過范氏子弟矣嘉熙庚子孟夏上澣

題潮陽方氏族譜

族黨有不自振隨侍落南共收蔵上世告敕有如新者有僅完者去鄉國久罔其宗系或不能盡知曰教曰達但知為諫議之後四十一府君之曾孫功顯之孫師虞之子而維諫議者節推繼節推者駕部其子縣姑居于潮則四十一府君之父也以

譜系驗之脗合令遂為潮人守金紫長官之長子員外郎其後有寓南者至朔請大夫知岳州恭昼紹興壬子第其爲遷自潮始後還屋塘故居閩教達有弟曰發順知書勉之哉淳祐壬辰良月朔書于廣州壯猷堂

跋李冏錄墓銘

嘉定乙亥夏畢悅齋李公直前建采言之選[illegible]詔許中外臣庶盡言恭竭選至備附陳奏院之名震京師則復試謚圖也既至讀其書皆曰宜第一又得

國子録李公嘗讀之用温公言畢六箕例指陳無
所避又嘆曰國猶有人焉久餘忽通亦充朝議論
之一關也用其言表其人為宜後㝷詮次未出如
科舉子望𣫍然既而㑹陵一士人姓唐者與京西
一縣令兩書須行牽歸咎於州縣之瑣瑣者狠醜
鄙俚讀者不樾絡繹有金陵酒官周師成移書報
垣自古安得此等文字載於史行於世者與編排
元符邪正等書冥異詮次者無以吞柄國者乃追
危建議者之召閥幸聖朝無罪言者意今觀西山

先生銘李公墓上封曰千百計忠懇激切為人傳
誦者才十餘人而公預焉然則後省一去取也西
山又一去取也當局者與旁觀者所見率不同安
得上下之見常合而少異國其庶幾乎又因銘得
見公陛對三條與前六事相出入大㳂於國家氣
脈欲其厚杜姦倖蹊徑欲其嚴惜不待為諫官御
史以行其言而上於國子所然航雖不得為有元
城在後二十年其子祕書君畧為之其言祖厚與
嚴之意而區畫事宜加詳密焉某亦自念嘗為之

旹以論不合去嶺海相逢極論歎息後世有不及
至今無聖賢論必久而後定竊有感於西山悅齋
復齋踐傳一二輩人既公且定矣吾輩合相與勉之
近則留面相見遠則使百世後有考焉淳祐甲辰中
秋日莆田方某敬書

跋呂仙黃衣玉帶像

人言晉多神仙竊意世能不□為聖為賢而精英
奇傑之氣或鍾於此爾矣下視世德之隆儆富非
於榮因翁生既官者本朝事有識之者皆巨餘野
服獨鬼勝予京師黃衣玉帶則是陰禁中所賜者
豈非親見聖人不能不以世治亂喜戚念治之心
非獨賢者雖世外人亦然歟屢於吾文溪友叔
非偶然歟以淺說規翁意淳祐甲辰良月朔莆田
方某題于南游壯猶堂

題雁軒為貴州李姓之官書後

此吾深友雁軒嘉熙丁酉李貞所與余書談道居
之李君者趙淳祐丁未初夏君自貴之推官來訪予
城出以相示俛仰十年矣時余來去國雁軒自淳

寓泉後一月以蔣伯見蹟同斥君需同安簿入試
發尙無尋逐客處今又自嶺之西而復泉究書曲
笑與臞軒皆老健君老健君無所寄餘力雖然豈
可全無秋毫補去歲見方嵓仲賡文書其婦翁井
伯僉判艾軒之愛子也赴省過考亭文公以書薦
之趙京尹彥橚井伯得之喜曰何必見趙條以歸
至今襲藏其家後此復逕居之非一補寺君亦一
笑又戚然曰先君子新會簿正蚤貢于鄉書無所
不讀五十對南廊不霑寸祿少與伯氏臨漳理曹
又群從同安尉椽尅苦相期二兄一貢杖科賫志
如吾父甚欲為父兄翻本貢者四漕又一對如父
詔彥勝夤發穜種矣言之兇習氣有未能平者與
之飲而痛之曰僉書清海軍事景叔林君余上客
也以春秋擧賦今居諫省者其高第又傳君之子
鑑孫以文章起其翻本在此世未有三世種而不
天穫者豈將穫者屢而復穡耳請以此卜天道冬
寺兔諸中游後五日莆田劉某德潤甫書于壯猶
堂景叔亦在坐

題不易心泉銘後

州東閩有井甘冽曰不易心偶掘片地得石山誌
公紹興遺刻作亭表之因取龜峰所銘石門泉銘
之搁勤之石或言石門以甘招累如累井何曰井
泥則不食甘亦受和是貧俗呼達磨井為甜水没
者日致千家與衆共之吾心之澄者自若匪徒解
嘲云丙午長至日題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三十七終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三十八

廣西按察司按察使族孫良永校正
廣東布政司右參政族孫良節編刊

祝文

將樂謁先聖

民社之難其寄在聖門已然矣某以至拙之才而治不易為之邑然學道愛人吾儒根本時異世殊要之此心不可一日無也茍銖寸及今廢弛無負吾先聖之訓

赤松凌虛真君

邑之秀在王華真君位焉相傳為神農雨師靈祐公宰斯邑有禱必應令並列閣上邑人欲令必祀某才涼德薄不敢私禱于祠下顧雨暘以時無替相斯民之意則令與拜賜

靈祐公

令斯邑者不知幾人惟公血食不替遂為一邦司命生息必蕃雨暘必時其於斯民甚矣某不才嘗遺矚於百七十年之後方將求庇於公敢不體公愛民之意

倉龍廟

邑治之東偏雖度莊焉而神實位其中夫豈無意邑以鹽為命華運欲其速厰積欲其富場售欲其壯三者如意則邑立矣邑立則神其永血食矣

土地

某載閱圖志祠與縣治同趾始且據邑山高處今又與縣治俱鼎新某華親就衣于此舉首見祠必起敬焉神之庇邑人固矣顧庇令之親以及其身與其家令其敢忘報

靈祐公誕辰

仙遊縹緲去丐行歸獻降歆呼猶前日事某迺塘遐矚欣逢慶辰持一瓣香冀少致其誠意與千室邑頗多賴於神休

謁趙山墓

漢儒近道仲舒一人過其墓者猶下馬況先生程門顏閔唱道東南崛起於百世之下某至之日拜遺像于學于舊廬又將訪求讀書之精舍茲又與其倅暨先生之孫曾鄉之大夫士拜于松楸嗚呼道公一世先生之書家藏人誦而此邑之人士曰吾

東家夫子也往往其接舊聞也熟玩是書也專其
感發必有深焉者如是先生其舉斯竿

縣學安奉八先生祠

濂溪 明道 伊川 龜山
了齋 豫章 延平 晦庵

後孟子千四百年營道闢其端伊洛洪其源至武
夷而其教益宣脉絡其間者紛津之諸賢責沈之
作遵先之録静一之數無非衍斯文之傳當全盛
際見稱於洛學者有吳道南之語獨在吾鏞川中
興後歸然特存所留以紹前啓後當歸之天蓋賢
邑而百世師出焉是用推原其本統泝次其宗派
祠學官而告虔噫道一也山川如作人物依然登
斯堂者尚其勉旃毋徒曰瞻遺像而誦遺編

告都官祖享亭成

曰蕭甲族靈隱為冠惟公支派居其太半景德甲
科慶曆卿開發源浩渺流衍固宜騎鯨仙遊將三
甲子寧本參天山川樵峙中更重和妥祀建亭百
有餘年廩焉欲傾撤而新之屋拆椽换重搆華扁
為來社觀禮翔一鷄里貢三賓令戰南宮作者七
人敢告亭成適與捷會發揮先業勇氣百倍簪紳
濟濟羅拜松阡六代孫枝咸在眼前祖德厖深先
靈發越相爾後人固無窮斁毋斷書種毋忝家聲
庸能如是九原用歆

聚族告都官福平二祖

吾祖以學起家每詔若鄉若漕不絶書而試于胄
者有時令合國胄之秀通㮯倫於百而聲律之首
極之亞峥嶸其間則金紫祖之後十不啻以遠方
桂籍上國遂為朝紳之冠都官祖之後居其七福
平祖之後又七之四曰大生曰大約曰辰孫曰演
孫皆新國子進士福平種德尤厚來者集慶決科
自紹興之庚辰十八年而為淳熙之戊戌又六年
而為甲辰則稍密矣又二十二年而為開禧之丁
丑則稍疎矣中間之疎尤甚三十年為一試經之
于朝觀光于國既鳩胄之英又將集鄉與漕之奇
群湊翕聚蘭省楓宸聯翩策名則今之密足補前
之疎矣其綴班有審俾弟大姪聚族以告惟吾祖

考堯相其成
仁山告后土
城南十里有山曰仁局勢雄偉環合秀明昔者何
爲秘藏幾春問之鄰老野燒呈形前此清晝如聞
鉦鼙或時異光照于鄰垌厥有識者來獻山經自
乾發祖向丙坐壬內外位置合卦與星去冬戊土
巨石塞門今冬治壙又如盤根錯雜着力胥𢹂而
神若或相之可移可平厥土五色又如金凝膘溫
堅密允矣佳城昔塋先君其里、山成曰溫子王圖
識足憑今茲有告暗合默徵其書有云辰巽大鵬
安穴于頂金籠前護審如所言將相公卿姑實勿
言既塋宜人若藏者固斯存者寧可護保佑多謝
山靈

種德新庵拜福平長者祠

維公生于治平歿于紹興積善好施以長者稱颯
嶺之秀方陂之清尤於其間若有宿因下爲倉宇
上下佳城創庵嶺巔買田贍僧屋後有山種松栗
薪來者感飲毋渴乎行故老相傳記其平生每策
杖出街服幅巾長者至矣歡喜出迎發廩賙金庶
疾賑貧造橋砌路遺跡不湮餘二甲子屋老而傾
振而起之豈非後人自唐長史暨于模實六世替
紱紹堯彬彬公與其父獨若隱淪耕耨心田大培
厥根種德之報不在其身甫一傳後聯翩策名五
世其昌蓄久發宏艾軒詩在家法宗盟後裔謹之
毋替其承相攸庵址移東昕新以引以翼有門有
亭憧憧往來讚嘆同聲廢哉有祠楹楣告成孫枝
羅拜消吉安靈遺愛在人究其儀刑掬水寒泉千
年之春

漕建辭靈隱長官金紫墳

人之生原於天本於祖雖藐然之身遡而推之第
第相承未嘗不與開闢俱至于今吾家所可推者
長史中丞迭顯于唐金紫繼之三劇因邑遂家于
莆以長官稱塋靈隱山以子貴六子皆仕閩又傳而
十七孫有拔本朝科級者又傳而孫曾四十二有
持從橐歸郎省與眉山蘇公同時得昔神道鉅筆
而靈隱之名益著又十餘傳策太常第者將六十

嗜鬼蟬聯書種如叔果然不可量數矣盖經世運
更改而封塋與祭田相繫而存自唐以來未有盡
隱之盛距城一舍歷年餘三百長者子一日可以
言盛然陪祀有限命士有終身不一至焉亦先世
討論未盡有待於後人之釐正者先特肯綮經來
者皆曰此蕭第一穴也而為其孫子未嘗一識可
乎其襲餘慶叨兩首其歸也僅能拜蕭福之祠茲
將陪指領鄉部而儒良允適赴雷陽太守得以歸
遂侍長上帥子弟合衣冠而羅拜焉額瑤松攢想
像當時饒焉思慨焉慕知受生之有本頌垂福於
無窮兩祖妣林夫人在陳坑陳夫人在瀨溪偏迫
行未能至墓下當俟他日竟焉有知其來配食

辞方廣禮部及諸墳

其既拜命之旬日從吏數輩至與雷陽史君兄孺
良從長上帥子弟詣靈隱山金紫公墳下又三日
謁方廣山山以方名舊矣儀曹公來宅九疏之正
脉西勢宏闊從而樹者五代此其之宗派也每代
之中昭穆相從九四十餘周官族墳墓之說呂氏
深有取焉此山宜與婺之明招等祭亭中圯寶慶
間高安別乘叔祖始創新之於是拜飛飲餕有所
矣尤可喜者聚族亦然烏石山前連甍接棟無一
散去者孫枝最蕃登桂籍將六十儀曹房不啻半
為金紫六房之冠靈隱首占山川之勝方廣援之
尤有力始與種德之功相符諸公有詩鄉者甚始
漕于此父老有喜色況上世松楸手先壅溉其
交舉此觴其陰有以相之俾無負父老之望

辞曾祖括巖宣義墳

嗜讀元祐七年十二月苑內翰奏既郊見莚夕景
氣清霽福應嚮答都人歡呼謂前未見宣付史館
此本朝極盛時也而括巖公生於其月之八日又
二十一日而太孺人生宜作之合家道日昌數二
子以詩縣丞入仕和劑雅第括巖已不及見太孺
人齊初封享上壽而承重者孫耳每見先君大夫
具言二父揚顯之志未遂若有望於其後者甚頃
登西省以言事去茲起臨鄉部其敢為門户羞告
別墓下尚祈陰相

歸祖南瀚和刪墳

長者之後以詩書發身自大父始以大父之讜貫該博三十九乃收科僅年餘不克享君某之樸訥迂滯餘二十續世科最鈍矣猶待玉皇香案既退矣猶持漕節按鄉部種於前而穫於後不在其身在其孫大父所未及爲者豈徒官職云哉發揚先志俾毋爲門戶羞爲父老蓋其尚克陰相之

謁梨山祠

唐莊建而祠者四人一以城守二以惠[illegible]在咸通末遭時孔艱以禮法治下郡賴以安梨山之祠著于史冊距今三百七十年奉事惟謹焉則詛之可以爲國豈徒惠哉淳熙庚子有名儒來守者亦是正其名氏歲月而碑之又一甲子某來使于此不遠鄉堋拜祠讀碑念九牧之去而骨肉朽且腐者何限公之後不見於史血食在此精神在此遺愛在此可謂專矣所以庇其民而護其生者猶前日也民之不忘公猶公之不忘民也輒因告至而致且蘇直視之意

祈麥

富沙爲郡土獨人稠年豐食足亦號富州去歲蝗成害于蟲蟊又值鄰敵肆陸盜舟外泄已甚內寇可憂茹根草實聊謝飢喉操挾斂攘井里爲徒宮民失色地神亦悲安富物分斛貸斗糶前恭耕貸寶刀買牛稼穡易蓄新穀未抽中間接續何以爲饑厥初播種先貽來年曰麥秋者是謂也我去冬預勸加力鉏耰荷敷秀茂出穗盈畦如行千里計日尚賒得衆半途一壺中流綏我民食厥功最優嗣雨皆宜以實以艱保全此功惟神是求東作既殷土膏脈普吏治其明神相其幽二麥早熟百穀臣傅自茲麥始相繼有收饑餒之虞孰應有祷建安之安瑞頻神休吏祈孔切無德不酬

考亭謁朱文公祠

先生之學如水行地發源於武夷晚居考亭最久然始流匯演迤于東廣今學者百川朝宗而考亭則河之崑崙也某生也後先生一再道莆典刑風旨故老至今能言之某不得已而見先人之特消

實惟先生之鄉巍巍宮墻朝夕在望始至則謁祠
宇而奠告朔則即學宮而拜稽以爲未足也茲奉
天子命有行役望先生纘來講習處見精神萃于
此不遠迂道款謁焉先生亦鑒所以來之意乎昔
孔孟屈於一時而光顯於千萬世蓋未有合其道
而能治者非私尊其人而已先生強起然而
後歸將用於慶元而不竟嘉定以來追崇從寵盛
矣邇者篤幸辟雍儒臣所講者先生之旨從祀所
躋者先生之像孔孟遇世於身後不過如是則道

之將行國其庶幾頹瞻世道病極無醫茫茫九原
孰能起之問溢斯堂至近至切脩竹寒泉敬薦芳
潔音容所格人若存兮後千百年與聞里齊

廣州奉安二丞相祠釋菜　先聖

某聞古之鄉父師者沒而祭之於社若文獻張公
九齡清獻崔公與之非廣人所謂父師者與某爲
長吏於斯無以風厲教化迺肖遺像祠之于學宮使
學者有所興起滑日之言將安厭哉以舍菜之
禮告于　先聖先師謹告

文獻張公

維公高文直道爲唐鉅人不易英介知幾其神用
則開元舍則天寶公之一身實關世道當時天下
號曲江公鐵胎巍巍千古清風矧是學人宜尸而
祝祠之校宮後學是易

清獻崔公

維公清規雅踐歷事兩朝早年勇退晩節彼彫衮
帶臨淮圖書出蜀戶紱泛誼急鄉國秉均有命
公不果行秋菊寒泉獨留一清五百年間人推二

獻合而祠之後學是崇

春祭四先生祠

惟四先生清規粹德千百年間遺芳流澤祠下
宮一綫之脉禮與常存士心無斁

三師

惟三賢帥式是南國美政輝煌斯文羽翼流澤
窮多士感德祠于學宮後來取則

張文獻　崔清獻

東南間氣挺生二公立朝全節蓋世清風矧惟學

宮歲祀有典非惟衿佩之不能忘亦紳綾之視為
冠冕
五百年間名世必興清湘流轉横海鏵靈二公間
出開元端平為唐元龜作宋長城剛毅立朝山峙
霜凝雍容出處玉潔氷清可謂賢也已矣凡學祀
先聖先師通祀先賢教率諸生式陳明爲予祀下

南海王生辰

海天地間號為最鉅惟神奠方實望南土太極為
靜元氣為母謂生其最為所本請禮有舉之莫之
敢去依人而行惟敬故聚有炳斯郊薦以清酌先
王命祀祭不越望今東南之望惟南海與衡山爾
而廣於南海則境内之望也每歲仲春廣人謁王
於是乎生蓋求之而不得其說然禮有舉之莫敢
之敢廢也邑城而西王之離宮在焉嘉興郡人為
此忱只

諸廟祈晴

比以苦雨禱于神祠荷神之賜賜雨以時拜謝爾
爾而復繼之連朔未止民且愁咨吏弗遑安再用

禱祈惟神與念亟止雨師暴杲出日慰此傾葵民
有喜也一飽可期

諸廟謝晴

夏秋之交晴少雨多農事可慮吏責莫逃反躬引
咎亟為民請惟神聰明游禱游應陽輝曜揭陰翳
頓消朴吏感神神哀我人西成有期顧於拜賜稽
首[illegible]拜謝茲愧

建清海軍門祭告

節鎮之門例實廠址在廣城者多虚易圮上有[illegible]
神血食歷禩爰乎將壓神亦有意君將守必起[illegible]
相視發築門旁皆為實地如犬牙錯如竈山峙又
築其前斜飛取勢如羊兩角如鳳雙翅雖其成[illegible]
猶於舊識中有援於諸鎮福借助於僧寺富豪
科降撫温陵以巨商濟豈不壯觀安所給費自念
連年銖積寸累百廢具舉莫大城壁版築撥稽既
偷既備翊是門面群瞻關係合用衆心邀神之芘
磚木粧出於公帑工力分膺於將士故雖勞而民
不知銖實而力不匱日吉辰良牢豊酒旨克相有

成端神之惠上箕下壯期千百祀

捕冦祈東西廟

某奉命守藩職在鎭歷如至之日蘇䑸突來旋就驅除寔神之力越茲數載海波不驚神相彌加祔祀彌腆温犒無狀自漸而閩所至劫焚寇涉吾境命師遣將濟以民舟期在必擒非止驅逐風濤出沒助順者天廟食千年勳在海道尚相斷舉指日告功

蜍黄

癸巳考贈通直

某等幼學壯仕中年迫踣親顏行吾庶幾封渥與年俱高曾謂前日之封遂淯後日之贈乎乃庚寅季秋明禋大賚凡官於于朝者皆得追榮其親某以皇考為請明年春告甫至皇恩又兼諸孫某等抱痛無窮更以榰留詔命為言 茲既即吉敬燎黄墓下恍焉想懸音容如昨泉壤之光自今日始是報君親敬忠訓在

甲午考贈朝奉

往嘉泰壬戌先君携二子入京試不偶開禧乙丑又携以試禮闈既偕仕以親年該初封覃慶再封合請也自是必陞朝乃得請封與贈各一次請也皇上頒恩之四某乃得與弟某合辭以請請贈時昔並携之志非幸歟贈之秩以二今則三之非又幸歟先君壽踰希歲及今存猶未曷不使某等拜階堂上而遽焚墓下非恨歟五六年趍調者再三十年前趍試者再兄弟皆同昔侍先君而同今以先表而同感念嗚咽非又恨歟某留綴朝武某歸需邑次併告以勵忠孝相勉能不沒其親之名則不徒拜君之賜庶幾幸者修而恨者塞

丙申考贈朝請郎告廟

某嘉定乙亥侍先君入修門既得關將行先君慨然曰吾能復入此乎某知先志之有在也前春登班感念斯語茲以遺補執事合宮□□引覲恪既需澤以贈與請可謂榮矣追念二十年前語益用愴感尒封在遠尚阻告焚先白于廟伏惟尚饗

丙申妣贈宜人告廟

某郎定幸蒙侍先妣于永陽抱戚而歸距前春登
班不三年耳初秋蒙覲擢知非開悃宜念昔賢誅
母之誼慊然于懷迺叨駿奔以父贈為請而未及
母也幸後四日遷右璘格當併贈可謂幸矣先君
猶嫌至京而母氏不一至悵歲月之不足除宗廟
而謹告

戊戌告墓

前秋之季敍遷班行明經禮成考妣加贈益皆由
于廟遐發松楸丐外未遂遷以言去罪大責輕幾

無以見墓下上思深厚异以真祠遂得始於一歲
之儀敬燎兩道之告考妣其歆饗之

庚子考贈朝散大夫

國家肆頒余澤許臣子之榮其被者中外無間矣
君三封五贈而為大夫去秋之請猶奉祠日也亡
第甫至適有鄉漕之命逕從懷物足以將事然足
忝奉告命敬燎塋下人以為丘隴之榮獨念由應
蔡公以便二親為此官以慰民者慨其覲其亦人
子也爲報罔極之德將以二十一日丁卯即行燎

在於每歎不寬厥心以無忝于前脩無負于先訓

壬寅考贈奉直大夫妣贈恭人

先君爲愛同氣慶元丙辰聞訃僞赴湖女兄遂以
狠至則女兄以薛南海訃告且畏暑取蘇幼先妣
聞之驚諾諾于侍母深入檜欍出曩先君曰誼不
得止也後四十六年春不肖叨學忽獲錄慶槃奮
踐帳甚不獲以帥守祿養乃季秋祭澤行先君登
六品之正先妣陞八號之卑君寵與親恩俱不敢
不益思所以報者用先告于行廟而燎黄明告

焉

亡室贈恭人

與君同甘苦游州縣歷班行甫三封下世之二年
某使閩又二年領廣菅舉主以行明經霈澤由宣
而恭豈不足敬慶扑封而贈可為承檄婦人從夫
爵此贈之恰也照賦爵位有以知君之素志哉先
告于廟

次受將仕郎告廟

孫具位故叔子被受將仕郎告命敢昭告于叢廟

先世入本朝以佾起家至宣威自謙議始展後
某班有之福平長者種德尤厚代收科級而上封
下延乃自其始積善之慶方此流衍益忠之訓毋
敢失墜謹以酒果用伸虔告

演受持行隨告亡室

夫具位兹以子權獎特仕郎告命敬告于亡室宜
入贈孺人林氏十娘追惟平生鍾愛一子參奉仕
版於此權與偵及見之豈不慰意慈訓如本仰奉
周旋謹以酒果用伸虔告

西山玉隆宮祈雨

鍾陵千里之地時乃玉隆萬壽之宮鄉之司
命素稱妙濟救控危衷臣再至南昌邊遵衆懷
社節將輕章得前之應期然土脉又乾歲旬而
告病餘羽流而演去遽仙力以顧天代一日爲
霖俾蕆功之廢成寄鉢本歲可期

袁州行司祈雨

秋暘杲杲赤地之如焚晩稼垂枯顒蒼天而有
請蓋高非遠大呼祈禱伏念臣所部十一州維時
七八月隸雲變禱嗟三農望霓之可傷以白露過期
更數日不雨則難救民病孔亟吏責奚逃陳菲薦
於公堂控危衷於大造伏願鑒其迫切錫以滂沱
轉旱歲爲三登使禾盡起莽吾民得一飽饒粟何
憂

謝雨送許真君

火老三辰之次亢旱如焚玉隆萬壽之居爲民司
命屢臨公宇期霈甘霖望膚寸以難成詞再三而
欲竭心乎黙禱屛祝史以無庸人所弗聞荷高真

之垂聽陰雲俄合宵浮雰霧非薄德所能感速豈
此邦自蒙矜惻仙歸漸遠物望未休仰止西山馳
精神而俱到暨于南畝顧優渥之無遺

送十六羅漢

居五百羅漢最尊隨方以現爲千萬生靈一出既
雨而歸壺惟扣竭之多方冀感通於黙禱未大
霈澤敢替精誠本無去來勿謂還山而遽止直須
霑足乃爲濟物之無遺

謝雨送靈水

以風雨名池而龍實神之此非池中物也必有以其溥施之功而驗其變化之妙今茲秋陽爲沴乞靈祠下一勺之水當爲彌天之澤曾謂少蘇枯渴亟歸靈湫而遽止乎尙祈不嗇其出不倦其施俾霈然需足以滿農之望塞吏之懇以毋負池之名與龍之實

城下龍王廟

自去秋迄今龍澤之潛久矣土人以社節爲播種之始是日雷雨大作昏曜夷衢必有妙於變化者種漸入土若繼此需洽則不至再凟神聽今乃土猶潤而烈日爆之雲欲合而朔風散之方欲雨雨之時儻振其蟄而神其化則一呼吸頃四滿農用之不竭也吏與民望神之切如此神其克惠相之

諸廟

自東作以至西成以農言之則耕而耨耨而穫以禾言之則種而秧秧而華華而實計其用工與其我功皆非一日涉春不雨農有憂色播種有遲速而

此邦之俗以社爲期既幸得雨土脉膏潤種有入土之喜然未旬日潤者漸焦喜者又憂更數日不雨則入土之種槁矣一歲之功廢矣農將無所用力吏不逃責而神亦將乏祀與其救之於其後孰若貸急於其始荷垂之眷過首望雨惟神其亟圖之

仰山

某聞王名久自唐入袁而得其實既爾韓廟謁王于靈遊橋圓祭勒碩擒兇僕埒拜祈膜勛非一大允靈祖其碑刻嘗觀發跡在唐及漢徐璠石橋之宜王嘗自言子何所欲兩賜吾職千載公與王之名同然罔極祝文有曰四穀將死而雪澤王職在此曰雨曰暘等壽必穫涉夏徂秋苗靈槁誰司其責是有天數爲民請命則惟神力有不旱由環五十里仰山之側千里歸依遠何計尋尺赤地獨望平田亦涸願王心惻力請于帝哀此勞人爲霖三日又精雜誌王嘗感孝帝收雨豬陰霖如雨得入分吾力所及請援茲比

賜以中熟則民望塞某何人敢獻此辭暫食哀粟
惟王敷李民父母事萬世血食與衛填路其盖則
黄秋竊幾感民謂事王不及寧過王郡不爵歲有
豐凶寧飱不飽菜盛必飭勿失其職勿斷其名願
圖之丞

成予詔合爲祈福六首

魁星堂

啓運聚奎文明之象咸平龍首著爲國狀有赫光
安東臨蕭灘靈祠新安逢後宗仰郡入職方甲科
謳唱大諫都官二祖振登自時厥後魁亞相望福
平種德五世呂王秋賦春闈多列前鞅猶有待者
占人頭上蹋梯鏖戰叔姪華行所期聯翩鼓勇爲
向羅拜英靈垂其陰相

龍浦廟

聚族于神之境者我福平祖距今方五世甲子再
周而人物睬他姓為殷稠非神庇而何其神如父
毋敢布其詩由一祖之身傳而爲于鄉者四而
十等昔一又三傳而爲秀士中等視前倍之四傳
而貢者甫十而中第者甫一今試者僅可數而鄉
評之所推者亦欲東矣傳至於五孫枝人物日以
而多則科名宜亦如之然則鳩合長少奮其銳氣
聯翩策名以滿宗人之望以稱福平所期來者之
意伐鼓飮衆行後神賜

順濟廟

言言家世詩禮之傳尚矣暨水遶壺山靈祠與人
物俱興則我福平祖種德以遺子孫之時也秋賦
春闈多擢上游今孫枝日以蕃衍則科名宜亦如
之走龍飛之會聯鴈塔之題自賢書始較藝有日
聚族丐靈神其聽之

籍桂堂

科名夙定神物司之祠宇肇新士勇倍甚合吾莆
而通籍幾及千人數雲之一枝餘五十輩是亦盛
矣猶有望焉其等派出福平聚居虔球勇赴飛黃
之會須躋鴈塔而升點朱衣之頭尚祈陰助開黄
榜之墨共續世科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三十八終

廣西按察司按察僉事族孫良永校正
廣東布政司右參政族孫良節編刊

青詞

將樂上元祈福

千室之邑為宰甫聞臨民一年之計首春茲焉祈福吉蠲公宇寅叩高穹伏念臣某仕宦非長縣名曰樂雖竊庭闈之養所期田里之熙諭獷俗以無爭念疲氓之欲逸撫字殫竭於心力順從全仰於天時百穀阜蕃享耕耨收藏之利三鄉輯睦無水大疾厲之虞

為母太安人保安

小人有母不勝喜懼之情大德曰生敢覬和平之福敬殫誠悃仰瀆圓清伏念臣母甫踰希歲之三曾忝命封之一夙懷淡泊□□素之日居多晚失齊肴滯疾之癥猶仗行將脈□□恐運奇屬者元正禱于洪造晚景曲蒙於庇佑謝忱敢後於潔蠲伏願俯憐丹衷重垂宿蹇若驅長健更祈多算之增祿養未忘早遂兩兒之願

伯四一致政保安

人情之私不敢壽善願所同天德之大曰生老身何幸實踰素望致懇丹衷伏念臣某紹興遺民寶慶初命女紫多而倆皆得地男息晚而今亦抱孫得於殘齡遂見今日緣曾祖再傳之後非不衆多開為年八袠之祥獨有臣始步行未至於扶杖目力猶能於細書何德以堪知恩所自茲緣誕日仰叩高穹伏祈杜恩更畀耆健力行好事付兩兒以家政之餘終今餘生微一日非造物之賜

新居設醮

辛生辛勤幸有此屋上帝陰隲克相攸居伏念臣某弟兄相勉以起家志慮豈遑於問舍緣祖廬之團聚無所棲巢奉父命以經營皆依序族實始念之未到由洪造之曲成勉力所難姑先堂宇興工之頃恐動方隅特以是存敢忘昭謝願同家室長承孟母之歡更冀子孫亢大于門之慶

求福保安遜醮

職在樹學方安檢地病生勞勩輒敢呼天僭歷蟻忱肎祈鴻覆伏念臣某甫茲食來衆肎傷寒痰熱

爽矛㾕叅跂苦蘇霧熾暎螢撤矛伏枕之可安汲
溺發蟻夯中夜豈雲和郁讀穗如響㫖醫以效開
兹適値羚矬舂用吉蜎於菲謝伏願高穹降鑒列
聖垂佑勿藥痊平使伴沉痾之去體坐曹清徒替
殫素志以爲民

承福上元祈福

百里之民縶命自愧非才一年之計在春喜逢錫
福之日公宇敷仰高厥伏念臣恭猥試窮山寒當
饑饉飢饑垂盡而後活鄰冠雖迫而無虞匪曰人
謀實皆天幸歲華更始物意向蘇念盖藏之不多
寧寢食之爲慮必舳艫遠奏以寬春夏糴糶之急
必玉燭時和以成秋冬上熟之期是則四民安康
百變消弭全賴高真之垂佑故因菲薦以控陳拙
令微誠已遂邑人之願小臣深念更期國祚之寧
康使邊遐均蒙庇福

使吉還祭

素冠削屐來派餘生紫極聡前敬酬宿願伏念臣
某既愚且拙以眷爲榮昨初登恭永陽祈終毋

再歲既以發去不自意全情二親之不留報号罔
極今兩邑而通理倘或可償特錫還以有行敢瀆
猥而稽謝冲科猶演悅懇載陳天聽曾俾遂適之
懷人不家食吉慶揚顯之志伸

堂姊爲父小祥

日斷素纏永失百年之怙情陳紫闕俄驚一歲之
周伏念臣父少更辛勤中了婚娶命封粗獻於宿
願甚悉不侵於暮年另在側女在鄉妾兮獨遠衆
不嘗嗡不捎命也太窮既弃訃以復遠痛流光之
易過屬當練祭敬爲薦儀伏冀皇穹之鑒臨畫筭
歷世之愆狀幻身雖泯難求罔象之聞靈識故存
更賴津梁之度

六十弟爲父黃籙

身嬰降割可勝失父之悲教許追亡敢控籲天之
痛伏念臣父恭承明封命亦享高齡備歷門戶之
艱多償兒女之債八十三年之塵世寧免愆尤五
千餘言之科文曾垂極教許荅受而上澈冥冥聽
以能遊道力大弘超出苑於既散精靈不昧

宇以来歸

兄知縣保安

病未脫身難𢧐陰陽之寇急則請命上蒙天地之
仁憐念臣昨出選坑忽嬰疾證兩載支持之甫定
初冬吟熱之交攻瀕危表而有祈幸借爽之不作
乎生忽撫大造鑒臨出門之女復歸承家之男尚
知囊懸百責萃于一身而乃語雖通未真步雖𨒪
而力猶弱屬旋夜而控謝除列聖以陳情仰冀鴻
私垂憐熾懇畫驅宿恙俾如康强之時庶幾袁門
尚有植立之日

還廷爲父黃籙

非廉罔知傷哉無父叩頭有請痛甚籲天伏願
憐俾嬰窶聽伏念臣父既愚且拙性儉與勤晦室
自持鮮踏城闉之迹不時務闡克推父祖之心每
言得子之歲遲獨覩發身之晩俟葬湖水乘遠棄
二孤犬德莫酬於百年冲料散演於三日伏願上
碁降鑒列聖垂慈憫諒障之多狠悉從蠲祓存靈
臺之一點俾逍遥遥

[illegible]六年弟爲生母保安

[illegible]爲[illegible]一老望賜全安伏念臣
生母郭氏寡而辛勤得所依託既入晩而乘共輒
兄每交署則雜夜相仍兩年之前二子于役忽僻
闊於遠地得疾可畏謂有積于中胃瀕危旋愈皆
皇穹曲垂大芘遠季夏又旋不寧消日殘生輸誠
懇謝伏願神明照鑒昇暮年之康寧毋子相期持
善心而報答

寓京還居還願

入京寓歲載累與偕同室齊年祈安得誠頰輸衷
赤仰荷固清伏念臣妻某與臣相從賊分素薄少
共座㙲之役晩作肇國之聲昨昔喘疾遁更贈灸
祝望雲而請命未逾月而向平茲還新居敬答宿
[illegible]誠春思與求長兒之癖偕老白頭俾遂同歸
之志

[illegible]設醮

積歷春秋冥故復家父志不忘用成作室計數緣
之始造適一紀而往今猶豈人[illegible]伏念

臣恭自知材下幸接慶餘室寢所以芘身居免所
急應事旅以會携力來之能製邑再試而日不多
登朝入遷而祿佳賠執因閭日欲續前功未克借
貸為之其歷幸勤甚矣吉端新宇仰荅洪恩伏蘄
高穹垂佑列聖昭鑒 云云

龍崰加封謝恩

地靈發越鍾至於王人氣欲和尊歸于帝伏念臣
等生於蕭之鳥不合其社曰龍崰神職此方不知
幾代廟封而食主在本朝戶舊滋年於前時神蹤
交聞於上國豈無主是必有相之拜君命之恩榮
索祠宮而無謝惟天昭鑒與國咸休聚此精神豈
特一境千家之冢福排其患衛將令三邊多至之
無虞

本境禳火德醮

亢陽焦槁不勝比屋之憂清道禬禳宜控叩關之
請惟龍崰之侍郎蓋鱗集而為家從壞連甍率多
朴陋節衣縮食靡不艱勤方鄉閭務不雨之憂而
社主有被災之慮既突薪之戒所當亟則舉燹之
禍其敢違合一境而有祈願列真之降鑒至仁無
庇潛消災厲之虞祝語不勝永珍畢方之怪

女為母保安

念母陳情莫危侍疾祈天從欲敢謝更生重念妾
母宜人林氏爰當正二月之交不勝兩三夜之急
疾甚作喘昏焉罔知妾與父兄幾倉皇而無策命
在朝夕用懇側以投誠果荷保全獲施放藥湯中
夏而微作幸餘旬而稍安荷元氣漸培植以無
則瘉軀後強之有望歸功建吉昭荅陳儀仰止
高穹念慈闈之勤苦遂其畢恒獲晚景之吉康

演為母保安

盱疾之深不堪力乏更生之賜夫豈人為仰天蓋
高為母有請伏念臣母夙依道蔭屬者病躬半載
相仍瀕危者數中宵禱有欲必從今則氣息甚
微語音稍澁交冬當愈雖殊陰陽之言計日尚多
不勝旦夕之懼望安孔邇進食為先上冀鴻恩頫
降攘慨德主生成之大所祈今日之康平法存麗
蓋之文就竭十年之守護至期又謝永誓不忘

黄為毋宜人設黄籙拜章

身為命婦固緣倚種而來跡墮塵寰或恐應酬之誤好施而力不逮為善而志未酬迅甚流光歎五十六年之易過眇焉靈識經百六然劫而惟存况有女之孝思尤念毋之情切謹賚法信求拜將書欲洗愆尤遠超乎仙界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三十九終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四十

祭文

祭江西呂運管 以下代擧業

昔余兄弟從遊太史諱逌飛卿方士觀其贋行一團和氣有質難屢叩論迭起呂氏之學有本如是太史謂余體用必備余謹受教迂無所試晚落江外見其季氏如見先生感慨且喜遺言緒論相與追記人謂余僕有賢君子持論平允不激不詭吐費居多物陰被賜使自展布有大於此八世相門稟予未鑒君方來時曰哭其弟半載而挂君又遊矣失此依助出涕彈指舟撣泪行我則經紀兒餘勉學君則不死四十餘年師友之義感今懷舊西風一酹

祭吳夫人 真師右史母

維洪都之督府保帥印者崇槃迎板輿而至止如右史者實稀戲綵衣於襟帶之堂魚軒於湖亭之湄氏亦誦魯侯燕喜之詩如右史而後可以為人子者勸如夫人而後可以為人母者儀其德開府

之云初獲登第之交龜登華堂而聞拜壽辭之
未衰不勝悲甚遽以慼歸非獨元戎袍失母之悲
壘市吞聲而失母慈其亦感愴音容如失母師陳
薄奠之至再不知涕之交頤

祭蔡尉丘 代滕濬

嗚呼利名世梏稚歸耄䑛性命天樂棄擲如遺君
自初效早值時資懸悟獨醒已大物微貌雁而若
氣和且夷讀聖方寸辨析毫釐荀班數月治風來
儀夢隙遽山九年莫追出入幕府親少案色眷已
久參有餘悲君雖誓墓我欲為時讓闕有守招以
早辭知有為榮入關故遲報墨未乾斯人止斯嗚
呼天能生材成者實希可激薄俗何必仕為徒逐
逐者知乎不知為邦惜賢寓此一卮

祭谷端明李尚書

嗚呼淡世故多是頭華髮處世故多斯見其節公
仕淳熙生知會結大編兩進補史之闕先帝曰俞
乃寘于列中更紹熙值天降罰言者歷至公留之
切歷舉綱常幾至流血開禧弄柄風濤潰裂嘉定
更化天日昭揭雍容其間豈曰明哲如栢斯勁如
玉斯潔帝眷世臣寵之廉札召崇敷帯荆湖閩浙
惟忠惟信遵褒誦說正元朝士日就消歇嗟爾老
成有疑資決煌煌紫殿王之喉舌二十七疏期於
展腹問訊永石曾未逾月胡慘彼蒼一老竟奪曰
福之脩曰尊之達曰名之全何愧碑碣某等同仕
通德客邇名闕僅見典刑邈然故篋遣車千兩遮
道執紼何以寫哀蘋馨泉洌

祭陸與黄錄參 江右 代同寮

苦於學者必其質鈍苦於政者必其身羸今吾應
祥以古貌讀古書一目十行不鈍也而口誦手抄
晝夜不休勾薄書辨案牘迎刃立解不遲也而搜
索情偽哀矜不已其用心良苦其得報宜豐乃竟
焦其心枯其貌崇其膏肓而疲其四肢豈予者嗇
而賦者薄歟予之嗇則不畀以高官膴仕可也曷
不姑留之使服州縣之徵勞為百姓洗冤雪讐乎
賦之薄則不錫以耆齡永壽可也曷不少留之使
共庭闈之滫瀡以養其八十之親乎初君亦自挨

其嗇且薄也笑曰官都曾窮乎傳所謂豈乎吾付
丐香火而歸乞斗升而養蕨其廉吾取以事吾於
乎命下而猶不愈則又笑曰本祠亦官也養廉亦
祿也具掛吾冠乎將含奮筞而遊猶冠冕而瞞蕨
其於吾苦以留吾神乎命未下而遂不留嗚呼君
乎其竟以苦終其身矣天乎其與書生計較亦大
悉矣吾等幸甚同盟之好申以同寅之和道揖其
棺而哭之曰君抱負不槩見無以生也屢瞻無所
大足以歸也秦上老下幼何又弔其父則哭之門

順受可柰何又弔其子則又哭之曰為而父事[illegible]
父之父可柰何載奔江之行旅返燕川之故坡燕
林煙之寒色咽薤露之悲歌失吾黨之五友矣薄
奠以長號

祭張帳幹

嗚呼[illegible]燃壬辰奏賦明光東浙名筆也幼誦其文
曉號其子西江同寀也去秋戾止逵迎南浦風神
烱烱也入今秋來告病雖數晝諾不倦也南迓使
指東餞戎乘尚能力疾也藥裹之餘紋楸對僧劇

談自若也夫何高枕四日撒袖千古治命了然也
嘗貢之年遠棄軒冕惸然孤兒誰其諄諄也雄余
厚夫舟楫具矣霜露嚴凝靈兮何之也吉蠲雞絮
寓此惻怛屋梁顏色涕泗不可遏也

祭母安人方氏 代林來娃

嗚呼昔我王父以儒起家甫二千石曁我大母摯
其摯累入邦卜宅旁無族黨家君愔身承詩書澤
自謂男子弧矢四方寧掃一室戶門細碎所恃吾
母能躬其責匪獨細碎田廬松楸必葺必植家君

每以無後顧憂內助之力江鄉戎滿慷慨上邊皎
業許國狼心中變義不苟寬南寇在北母也引企
何年何時玉關生入望眼欲穿憂腸横結血漬氣
逆靡神不宗靡醫不問奔朝奏夕望父尚賒儻留
吾母諸子抑其憤氣填棺百未一了胡奪之亟嗚
呼塞外萬里悼亡之痛誰報音息前老幼家君生
母雲鬟如織一妹甫笄兩弟丱角未甚有識顧使
藍交貫荷此穆漂乎弗克心田世種寔辜彼蒼禍
至此極朋黨謂余昔洪忠宣見羈絕漠厭配流殁

寡子文惠年二十一上奉大母敬弟撫妹策勳翰
墨天語璟嘉曰父在遠子能自立忠宜北還三洪
告廟有辭以白汝家如洪汝年又等共勉勵策嗚
呼此前哲事何等巨福何等異質不肖之孫門衰
材鈍去死咫尺借使未死娛老提抱如在母側嗚
呼父生母育一在天表一在泉域悔禍好還父歸
有期母歸無日父子再聚母雖不歸幽憤亦釋勉
勞丁為伶俜諸孫吳報母德一誄辭窮聞者墮淚
諒矣亦惻嗚呼

代祭四一叔致政

嗚呼人生七十爲稀況至於耄耋期頤不幸夭折
者所不論其幸而享高壽者亦豈能盡伸眉有終
寠且賤者吾父奚憾天爵豐富進雖不售寵亦不
辭有自衰入憊者吾父奚憾蠅頭細書置筆而遊
步履如飛有老反哭少者吾父奚憾兩兒兩婦四
女四婿無一夭虧有氣血竭而精爽亂者吾父奚
憾爲纊之夕巡視花木若與語離蓋其處家勤治
家儉接人有禮率下以慈豈非攸好[illegible]與

康寧之甚宜若無可憾者而大椿等終天之恨則
無涯承顔養志雖百年其未足何止乎踰七望八
之期追念生平嘗語其兒曰作室肯堂之意汝曹
知乎得非數椽未畢曰非也吾嘗有志和劑世科
矣既而見諸姪諸婿皆以詩書蒐效亦足爲門戶
表表之輝故吾以明經名館接一縷之脉汝曹勉
之大椿等再拜受教縱不能孜不教子孫以毋
墜書種之遺耳言諄諄距今幾時天翻地覆胡以
生爲家參羅前潘血書詞

代祭四一叔遣奠

吾父以隱約鄉閭爲樂中年爲趙婿遂遊三山者
兼旬餘則松楸田舍稍經一宿則家人迎門而望
歸四明制慎之行其名耳大抵八十三年無一日
不在家汎灑小圃寸瓦必拾之貴前一日巡視花
木扶淡欲下有嗟爲不忍別之意殯于堂西諸孫
號呼吾父壽冠一族非獨一家之長不東而西者
漸有賓客吾父之義涉二百有六十日矣葬而禮
經亦不爲速兵尋賭下年深殯下日淺今朝出門

而夕掩坎雖陰陽家以同日為吉而某等有痛焉
不懐之謂行者之餞則望其歸家人猶昨望歸何
時卜兆與大父相望吾父志也吾母葬六年矣戊
子春吾父登山徘徊曰數年其後求某等侍撰杖
屨以從而乃以柩車至天乎痛哉雖然體魄歸安
於幽宅精爽常在於故廬計吾父生平之念與諸
孤思慕之切百年父子謦欬如存則猶在家也日
也一觴祖奠哀痛無窮

代祭姉金判方安人

嗚呼城南七里敍彝之僑仰九年歌斯哭斯昔
公之出于飛翩翩蘭玉甦甦而啓韌於斯也我宗
黨姻戚芬觴酒豆肉相餞以禱今壹之還豈權不
足尾以奠殇而復寄於斯也我宗黨姻戚奉觴酒
豆肉相弔以慰嗚呼淳熙左史中朝第一流鄉論
漸歇矣而牧守下車者之所知振墜緒業爲言非
閒孫其誰材識敏則法宜貴德性厚則法宜壽而
又相忮夫人均一之行其貴與壽皆宜今皆不然
崇兼之桃出海涉湖跨江入閩萬里繚繞一年摵

頃徒為行道之所嗟咨嗚呼已矣尚忍言之所當言
者河東三鳳孰非父慈憶昨別於此地丁寧我草
以守哀之大晁居亡何桑哨交作遂還待於庭闈
人乎更南海仲殞于塗所恃以以家若家國之責
矣方逝念往事識者憂焉而向之嗟者計日而伺
將反收近者自言悔艾親舊傳示某耶抑非既而
書送至區畫皆有法度楷其字而整其詞益相與
傳示知其氣質變化志慮堅定可以負荷而不疑
猶天惟逝之延而相吾人之後者其在並自今將
幼弟廢家政卜宅多識婚姻皆可以徐就商推戶
門有後昌之時矣某等辱覲且愛執孫之手先出
文孫敬愛規乃敢宜白盡其舉此危

代薛氏女祭母方安人 自號超然居士

嗚呼吾五歲而不天鞠吾母於盛年勢一男與二
女涉嶺海之八千如烈丈夫以門不向人而祈憐
禍莫慘於哭子歲十六而不[illegible]獻與吉上駕
遲遲之輕軒亦既拜於[illegible]校事乃大謬不然舍立
子而立孫卜南海而告虞不求外以求內庶左史

其育焉兒兩姪之請少唯吾意所擇覬幼遂畀以
鄭夫長既娶而自指若有敗夫全局非直恭之不
專亟移書於長姪惟阿小其象賢既遠緘之報許
喜津津於眉巔七八十之老寡更變故之相尋設
庸婦而處此鮮不腳亂而手攣攢瞀餘以特立撐
大廈於欲蘇静足當於事變忙不亂其心田空超
然以燕處服居士其驅遣翻寶藏之巨帙探上乘
之真筌同死生一得喪直眇視於世緣獨繫念於
南海為左史之嫡傳築佳城於精舍手培植於松
阡茍戶門之事了輕老身如蜕蟬謂功行之不到
曷見佛於西邊謂薛後之不定曷見夫於九泉龐
媼無根之論國風柏舟之篇兼賢婦之所難詎枚
入於史編嗟二女之奚用長又棄而居先獨日侍
於母側承娛命之奉奉故歷叙其梗槩告汝小以
勉旃有遺書之足讀有先疇之可館小溺泓以拜
受敢不奉以周旋所自隨者亦厚肥家道以生全
言與訣以俱盡母儀乎其在前審後事之無憾其
來歆於豆籩

代祭祖妣超然居士方氏

嗚呼小子奚知猶記侍伯父在桂府時呼而語之
曰汝兄不禄後南海矣僉謂汝宜阿小泣戀膝下
不忍離又申而語之曰紹左史之派之後者不出
左史之門吾雖汝愛不得辭且汝太母之命書尺在
前汝何能違阿小受命惟謹既數年乃自高涼歸
甫及門則女叔與叔母諸長上邀語之曰汝太母
所以忍死待汝者夜繼日以思且四十年間堅苦
非獨所立子立孫或去或殂或自去更變故而不
挫迨汝小而後定皆若天之所為阿小入拜床下
凝視久之遽撒手以永逝欲牽衣而莫追嗚呼是
其所以責望阿小者甚深小子雖小亦嘗竊聞家
論之遺曾大父左史大用不究析而為三枝南海
大父享年淺宦故父尤淺則阿小一身乃再世香
火之貽又聞大母愛護左史遺書尤甚於先疇則
全以付小孫者此意豈庸婦人所能知惟大母爲
識定力地位中人視七十五年如旅泊而小迫獨
推傷痛恨不然久侍於隔闊詞女叔之誄[illegible]

實錄而字畫規敢不忍所以成立以無負大母之所期靈兮不泯歆此一危嗚呼

代祭考薛僉判妣方安人

二親已矣孤痛無已五十五年天傾地圮忍痛護行萬山交疊一弟道殞孤亦瀕死死不足惜誰護還里還則殯定痛已入髓入門之痛高堂猶第誰復齊眉坐受綵戲過廟之痛堂堂增史誰復贊紳威儀主祀觸緖心裂百感交起昔我祖淳先兄後子寂寥幾年吾父入仕盛德之報曰有天理乎反盡諾所至可紀惟儉能飭內助之懿仕者出塗選京八紘所大惟一劉上伊通曾謂榮途翻從壯歲幾墜而續既續又墜痛念世德莫測天意殆不肖孫薄祐所致仲弟不留戶門單寄李雖出繼情愛無異重痛聯非貽父母累萬里來歸八域議爲議且疑變我之至千謹萬飭成立□□一有差萬事履氷父辛母劬兒豈敢□靈兮□歆□酒育所不賤言有如此酹

代祭方百六祕校弟

嗚呼父言猶在耳而父不可見矣昔曾大父晉開爲書築室教子大母之同氣非不爲且仕父之群從亦非一焉而上面獨起家傳世之不振幾於先築先嗜之者棄每聽父語語已彈指蓋三世讀書之效廼至此況竊焉之遺息其亦絶也無幾嗚呼父多藝擅記下筆數千字與大父無以異而既窮終其身皆五旬逾一以死又何其酷相似乎生深自春者携子入京與曾焉之士齒以此遺後豈不勝尺田寸址頗拙鈍自構困窮欲寞賭二弟一妹之不暇奚能成父志其鈍也儻可勉其弱也儻可起焉知涉四世而不遇猶或覗乎天意嗚乎大父之葬於游洋之柳陽距城二舍曰此佳地吾父亦曰必使我從先君於是力雖未能遺命敢墜嗚呼亘殺觴迺辛勤一醉哀窮悼歷表裏皆至既拜劉姑命表兄其教子母使其終弱而無所依倚數世之傳一脉之寄父聞此言得太酸鼻碩果不食容有是理嗚呼

祭瑞侔十五叔公 乙未任所

嗚呼叔祖地胄之豊潤皋宇之崢嶸問學議論之貫穿材具業履之粹明六仕州縣所至有聲此縉紳之所共欽而鄕閭之所羨榮然君有憾者皓首執卷日督課程四上春官而場屋之顉未伸倖還兩年休乎無營衆勉一出行行及京而疾锢之不容閑一武於帝城朝家念闈重困鹽征執晚本土鄕都司以公稱嗚呼三十年湮沉未有拈出其姓名一旦徹廟堂之聽意自此升而死又之不容歔一晝於欽趨之庭此朝紳之所共惜而鄕閭之所嗟驚然無足憾者官不昌若徽有及民則為不虛其生壽不永苟不失本心則為能全其身雖不能歷章布而雄雖不能取一障而乘彼外物奚足為輕重恭以祖德族緖為念者儀曹四孫枝四百而羸固宜交奮力扶替經前歲哭徽倖叔去歲哭揭陽兄今哭叔祖是連歲九三入去春公任者一今春一上南宮而猶有望於臚唱之三矣所失者漸通顯所補者甫芽萌其猶有為祖叔幸者二千里外甥子以行湯藥必嘗稽余必誠而猝治具又

有僴聚宗黨之歡承桒昨問疾時曰恃汝無恐顧餘力之以能用舉告儀消吉發津護視唯謹靈兮安乎餘辭莫以語訣遡東風而澌淚

祭京敎黃德玉

昔我弱冠與君同齋一日十行揮弄盃尺群兒推褒鄕校巨擘乘其鋒銳射宮環壁每一篇出板傳稱式嘉定巳卯政在私室維讖扣閽誦攻願擊諸生相顧君獨挺肇去一幽堅太學之力此時此豪勇不自卸百戰彌勵青衫羈縶載道而南和擊澀石磨研講論工夫細密轉瓦關道憂患進役即吉入京清明天日和閣四人錄記嗟昔三夜館學猶遭君一京泮雖卑華涂梯級智曰昔豪今歸乎實實則有用乎則不激匪獨其身有益人國衆望未央吁嗟一夕省闈月餘得無勞積悼亡奔歸豈其來亟欲問役眷反覆嘆息徒有詩橐蒐其遺跡盖稽事定多言寞益嗚呼昔我祖姑為江夏匹人言有後得君繼襲既第謙遜君義不易今君已矣前言難詰八歲麟兒頭角岐嶷姑家君實有以可必

歸復其丘焉用久客賢季復行盡兮毋惕一觴路
訣有淚盈臆

祭亡室林宜人

嗚呼往歲玉雖親迎同歸三十二年辛苦百罹余
周旋倫紀恐力有所遺也而庭闈悅伯季怡恊睦
交賓撫幼接卑君佐之無不粗如弃余世故濶踈
俾不以攖于思也而婚與嫁不失時數椽可援煖
畝非儉歲可無飢非君力而誰然則世之以婦職
稱者君何多於得而優於為雖多且優勞亦如之

暇則談其大父簡肅舊事歷歷不遺或隨所遇若
相感發不敢落節而失枝時又余之益友良規也
客京四年覗余色詞見遷不喜曰此危機去夏卧
床寸步不移猝聞火變能跣而馳痛定語余歸哉
母疑秋遂冬還恰亦一朞病日居多或時從容與
家人辭非獨兒婦女婿之團欒而族戚鄰里俱在
亟終於首丘豈不勝於京師逝者無憾其如存者
之悲初君之歸余也佀全無故其樂熙熙十六年
閧然傾地脩手推及璵所恃以娛余老惟君焉依

曾前生再年而去相違余亦何樂於斯世顧影而
嗟咨經營同究自其父兒二孰遠孰遲嗚呼汝于而
來前汝毋不能及中壽之斯而起家植立之勞與
種德深厚之澤所以遺汝者其可不知苟知而不
忘又將以語汝後之人寶之勿忘此巵

祭亡妻顔氏

嗚呼乙未余僑京華佳期入奉脩滫尊章具宜謹
家一年孫甫開汝助余哭朝晡尤悲汝助余祭
細大不遺抑亦不曰白首相依十月免身竊嘗汝

夢男子之祥其喜可知禍福倚伏倏迅電馳產後
之熱人曰有之餘句而甚竟不可醫追念閨闈五
年于茲未嘗一日疾色遽詞事上撫下人不汝疵
於戲美德可補弱姿彼悍于壽抑何人斯迺使溢
淑折於芳飛吾父何堪曾未一朞門內失相姑婦
相隨汝又何憾歸寧稍稀必命駕至矧令長姊二
老如此我狂如癡思汝不見迺視幼兒祖命其孫
名之曰禧俟稍有識[illegible]撫[illegible]成立如母在
時懷愛[illegible]汝[illegible]敬[illegible]求盐

康寧其將付誰百年之病覆此一危

祭妻兄林恭議

余丁酉秋以逐歸詠諸婦孟迂道往拜而兄乎遅玉樾十里親黨咸至遂前請曰明春我浙幌當相甥遂饒至期婦病不果行涉冬病者遊千里收訃悼令乎足奔謗謗及之茲夏余過邑謁外舅姑墓下愴登門三十四年矣至建遣演子還家為其母微九日望東還追道嚮昔嘗謂閱月遽以訃聞計離合之難悵幽明之永倆既為位而聚哭將迎柩以泄哀

祭李文清丞相

寰宇世壞極矣如苴漏舟忽楫推而桅折雖欲越而猶發實紹之餘疵熟未裂久痞忽宜元氣一發公如和醫既力言乎戰之非瑞慕以來通國吹[illegible]恫疑虛喝聽命於夷公如砮[illegible]又直攻乎和[illegible]天子察公忠實不欺與神[illegible]舉國[illegible]之公無矜容亦無懌色顧瞻四[illegible]年[illegible]病[illegible]偉門貂冕袞衣所欲不[illegible]行之[illegible]定上

倚其誠人服其政內脩百度外撫四夷徐徐脩理吾家廉幾天道好乖人事叵測大星晝隕千古一息九重震悼百僚齎咨四海流涕知與不知烏虖楙變實難扶顛豈易維公此心生死無媿公今往矣孰能庫無餘財府無餘帛皆如公之儉而清乎孰能討論綜理夙夜匪懈皆如公之忠而[illegible]乎賢者雖讎必用不賢雖親必棄孰能用心如公之寬而平乎鬧盛譽而不喜處伻變而不動孰能持身如公之端而靖乎綰相唐宗不滿百日司馬當朝九月而卒撫今懷昔令人涕洟身後名立則公何悲所可悲者天下大勢智者後生未知攸濟上敕左右日視其家公身雖亡公心未遐精神所遊當訴于帝亟回帝心降福斯世受恩深厚孰知我哀茫茫九原公尚昜式

祭廣倅曹朝散

康丙炎丁國仆復興時忠速公召自楚萍旋磚宥容甦于南京劬沙間氣位稱厥名一傳金部繼者閩清丁六十年是為戊申有茁者芽通守君生十

三而孤從其母陳卜居玉山府其典刑州曹臺僕有
社有民[illegible]以疏治政以善稱退必入就[illegible]瑩
試表訪舊畀游[illegible]前有[illegible]社烈咸與吉并謝還哭
毋世念遂[illegible]久乃入社[illegible]駕再乘康功[illegible]歲碑以
專城來拜[illegible]執奪元[illegible]丙又六十柳[illegible]也稍
家[illegible]居家邸兩程婦黨游從今四十春天涯一事
[illegible]一邑坐毋及慈閫語交涕零手歲先[illegible]猶有[illegible]
鳴宜與諫書並鐫以行圖示新築深秀名亭歸[illegible]
親友可佚餘齡言猶在耳俛仰幽[illegible]數窮又始[illegible]

子其承賢書[illegible]上仕版將登向渡前澤淳者幾人
國壽箕裘甲子環循喬木故家必有世臣惟[illegible]惟
孝必睦必婣勉爾來者共保家聲曷慰君意酒淚
俱傾我言甚[illegible]靈兮細聽

祭妻嫂陳恭人

中興盛際為乾為淳正獻名相簡肅名卿道同志
合匪徒襟婣兩家諸[illegible]法繩繩幾幕登孫靈兮
來殯事姑巾帨祭[illegible]敬睦儉仁朱
幡油幢于湘于京廩取舊物將錦遂閫鸞影遊虧
肅持戶庭子之能仕期以祿逆世念雲薄何惹忽
傾亦既希壽華腴鮮倫曷不期頤留此典刑閨儀
丙寅余婿福清拜夫人壽暨令人陳年運而往猶
一筆人表裏稱眉過從恭溫晚歲哭婦又哭婦兄
有冀妻軒以賢淑稱還建許哀至肅乞銘余入嶺
又女書來頻亦聞慶壽誕日小春方圖走介餞焉
訃焉哭閱三世獨餘老身緘詞一酹感舊愴新歸
田屢請東[illegible]侯征還舍少定百里為輕匍匐弔孫
咸預佛行靈之聽之語與涕零

祭[illegible]長弟

嗚呼子長古之人十五入大學逾一年而登名天
府見謂早奇四十曰強仕又四年而策名廣廷未
為甚遲五十曰服政正誼須華途發紓賢業之時
羊城一郡會[illegible]闔之立如鼎官僚之[illegible]如恭子居
其間上敬中協而下亦以為宜嗚呼子長好善為
[illegible]進德未涯氣和無適促之狀兒澤非衰殘之婆
邪希齒僅二十縱不少延胡遽止斯嗚呼子長入
京轉貴於四戰入嶺僅及於再春料檢行囊自嫁

女外無遺舊書一獨半子見之當斯極也少亦足百年之貽耕父田而讀父書繩武前光有婦有姑足以寬譬母慈此非子所不如卑跡再酹東送涕泗交頤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四十終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四十一

墓誌銘

判院方公孺人鄭氏壙誌

王母夫人鄭故虞部郎中倩之曾孫女貢士彥輔之女門族高華三女皆賢淑相攸卜妻悉嬪于方夫人其仲也克盡婦道會大母留蚤發獨力夫人彌縫贊助協承祭祀定省無闕內得留母權心經營擘節以潔省饌外不以俗事入王父思慮故王父得與其講貫圖金鳳谿以教子綮斗車樓以藏書劍一經堂以示訓一時齊名之交如王公悅林公宋可蔣公雖黃公庚李公繪林公彥相繼登科第傳者歆艷初調一尉落增城覘地諸公倚材薦于廟堂改授行在太平惠民和劑局命下而卒實紹興三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年僅四十有一使天少假之事業固未易量也時諸孤幼稚夫人一意撫養及夫成人昏嫁以序晚歲諸孫繦綳繞膝嬉戲飴弄歡洽亦及子成入以淳熙十一年慈烈慶壽封孺人子男四人過進武校尉廣州都廵監

埸娶宣教郎福清知縣黃童之女繼正奉大夫陳與京之孫女先夫人卒過娶朝散郎審計院顏𥙿之女適娶朝散郎知昌化軍黃倈之女逵娶朝散郎福州通判林雩之孫文女二人長適于朝散郎攝州太守張熊次適文林郎南海知縣薛之稷孫男九人雲昇大輿大琮大鏞大鼎大簃大樞庚章大輿以御為婚于趙氏奏補迪功郎初調蘇干尉大琮忝開禧元年進士第六甲預開禧三年計偕諸皆業舉學一經之澤未艾當有振拔以大門户者夫人享年七十有九後先父四十年而卒實嘉泰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其葬也後三十六年而祔以嘉定二年正月十五日從先王父諱萬字孟之世系載紹興三十年進士小錄云孫具位某謹誌

孺人顏氏壙誌

寶慶丁亥春伯父以書自莆抵將樂官舍而囑某曰余婦事余三十有九年棄余逝十有五年矣將以今歲十一月二十一日丙申葬于寬成里公畝山之原幽堂有石汝其誌之謹按伯母顏氏同邑審計院之長女稟性寬淑入門不克逮事和劑公事姑鄭安人謹遇妯娌和以儉勤裕厥家祭祀豈累動中禮法伯父晚得大椿大鈞撫愛不啻如己出人服其有鳲鳩均壹之行實紹興癸酉六月十二日生嘉定癸酉十月九日卒女長適朝散郎新通判潮州軍州事賜緋魚袋趙彥倪次適修職郎靜江府錄事參軍薛一新次曰道全殁其服後十有二年亡次適修職郎新福州州學教授鄭涇甫季未行人言伯父善擇婿抑內助之力伯父名過今以迪功郎老于家孫男一人大椿生也於具位某謹誌

考致政制參宣義方公墓誌

先君諱逵字由甫方在唐季金紫公諱廷範始居莆傳三世至慶曆郎官諱慎從自城拆居屋塘又四世至崇寧居庠録則自曾祖諱祐始種德樂施以長者稱與妣鄭氏葬福平所謂福平公是已祖諱中妣留氏父諱萬第紹興庚辰進士監行在和

剃爲以一縫名其堂今鄉人所謂一經方家是已
先君生於紹興丙子三月二十九日甫七歲而孤
事母孺人鄭以孝聞常記和剃之語曰經之可貴
漢入以金比之陋矣今時文之士鮮克通經漢儒
之語殆未可輕詩書之法與其迹而跡不若一之
專者精其一欲罷不能將無性不通誠通矣其處
足以樂其也足以用此名堂之意先君中歲不踐
場屋良有以樂也既又語其子大輿大琮大鏞曰
和剃勤苦得官不逾年汝曹勉之開禧乙丑莠二

子試禮部大琮偶不墜世科大輿亦緣濮郎入仕
先君歷舉前輩名人策勵之大輿尉饒之餘干大
琮分教延平贊漕江右皆侍以行其在饒倅交文
肅劉公淙制置江淮檄攝参幙先君曰吾老矣豈
復預人事然金陵六朝遺跡在焉因頋往其在豫
章愛西山翠巖每攜家絶江必留宿又越境去訪
廬阜者累月欣然有得而歸晩哭季子頗倦遊野
服家山自號方壺老人大輿以香山與循陽請先
君曰吾壯年聞韓南海之處以激於中觸陸將汝

黄茅取林氏以歸今豈入南時耶汝第往善爲之
大琮以將樂請再三乃從寶慶元年乙酉歲前一
日至邑穿玉華洞登虎頭函攀躋如飛未一年浩
不可留歸數月一疾不救實三年丁亥三月十六
日享年七十二大輿等奔歸毋氏哭語曰汝父留
命汝等自忠孝外無他語惟先君子年有志尚不
苟合重風義雖不信浮屠於世故無不諳然不用
以治生産山經地志亦不究見老彼迎李問山川
阨塞道里遠近手抄爲誕生平抱負不得見而所

以訓飭其孫者皎如也嘉定己巳封承務郎 今
上御極轉承奉郎以子官陞朝轉宣義郎夫人林
氏偕封孺人同邑朝散秀之孫女也福平曾孫餘
三十人皖然白首獨吾家二老今奪一矣裁千里
歸正寢首丘之頋無憾病不嘗藥殮不拊槨如諸
孫不夭何大輿儒林郎前循州軍事推官將通閏
籍娶温陵趙奉直不動之女大琮奉議郎前知南
劍州將樂縣賜緋魚袋娶福唐林簡肅思之孫女
大鏞先五年卒娶薛右史元鼎之孫女孫男四人

演孫紹孫詒孫選孫女四人將以紹定二年己丑正月三日壬申葬豐成里林居溪徐嶺大興等惕焉惟恐墜先訓或他日有以自見然後乞銘於世之君子以明先君之心姑誌歲月梗槩云

妣太安人林氏壙誌

先君方壺老人以寶慶三年三月十六日棄諸孫後兩年大與大琮奉母太安人命卜葬于所居莆田縣之豐成里林居溪徐嶺萬松如複母壽未艾紹定四年三月二十九日太安人又棄其孫六月初五日穿而祔焉蓋丁亥之三月距辛卯之三月僅四年餘百年怙恃之恩已矣天乎痛哉先妣林氏諱守貞生於紹興丁丑十一月二十八日通判福州諱雱之孫女甫能言父國諭諱天明教以女誡父卒每開卷感泣事母楊氏以孝謹稱年二十四歸于方氏以既不逮事和劑公事姑太孺人鄭氏益以孝謹稱自奉薄惟粢盛豐潔一錢不妄費至義所當為舉手無難色旡細大調度不以煩先君俾得專意教子大與尉餘干大琮掌教延平贊漕江右時二老或季弟大鏞亦在行既而大鏞早世太安人哭之慟大琮得邑將樂請行太安人留拊孫孀獨先君行未一年歸遂又哭先君大琮自將樂奔歸幾欲無生既葬曰大事畢矣太安人曰門戶責重汝父之望未也於是大與注廣之增城大宗再注福之永福永福距家信宿屢迎乃得請輕軒入邑童顏壽膝父老聚觀贊歎蓋遠自江右不出者八年一出百餘日以柩歸邑人如失慈母路與野憮相號謂令拊我有恩嘉定甲申遇禋霈封孺人又是先君自宣義郎亦加贈通直郎吉甫丁亥明殿慶壽恩霈太安人膺再封之寵大與亦轉通直郎大琮朝奉郎安人曰吾婦人蒙恩曷報汝輩勉之疾將革誦佛聲不絕口大琮泣請曰先君年七十二母年七十五年高養薄見憾奈何太安人作而言曰毋妨我行汝知吾父母平日所以教汝者則吾瞑目矣大與等惕乎不足以顯揚敢不敬遵先訓庶幾他日得以下見九原先君官諱暨諸婦諸孫已見前誌茲命長孫演孫敬書納諸

壙

隱君子方公壙誌

方爲莆著姓自都官公諱湞從以儒學起三傳至福平公諱[illegible]以長者稱其子孫之[illegible]傑者出應世用朴茂者退守家風若夫抱奇偉之才而有隱約之操其人品豈不尤高哉公諱史字[illegible]作岳者之曾孫也祖諱恢父諱紹有潛德紹推其弟福清大夫諱士端俾任戶門之寄公束髮下筆有奇語福清器之曰他日必瑞吾兄之門弱冠哭父事毋陳

[illegible]孺人及以孝友聞自是足不踐舉場於書無不讀于校定詩數百家悲歡感慨一寓於諷詠居家不曾出城市其婿林君寅官貴溪迎請數四乃曰吾聞信上有趙昌父諱仲止諸人羨行其有合乎酬唱尤多口不語人過而談興亡成敗援古準今靡不切中簡遠聲利躅朋友急難不計家之有無病垂革口心瞭然整襟而逝蓋生於紹熙乙巳九月十二日卒以嘉定十[illegible]月二十九日享年六十三娶林氏子男三人伯[illegible]益娶許氏仲子[illegible]娶

[illegible]于卯庚午鄉書女十人嫁進士黃若與伯寅鄭氏仲子皆已卒黃亦不復留仲孟[illegible]及後孫某五人叔衡娶鄭氏斗郎超郎女一人嫁進士謝克時曾孫男二人後生慶生女一人辛卯春仲孟以書來告期曰將以十月三十日葬于[illegible]化縣興益里赤嶺山之原奉伯母命也某初聞仲子游雅從長上談論見其履行如孔門又其[illegible]如孟國人其為[illegible]遂如晉宋人信乎孝廉[illegible]世如有舉行之者獨進安平科發又不

能使首其間其子既使之矣使公及見其成其出處庸何傷乃相繼以殁悲夫後二十年幾無有識之者觀公無毀一詩筆力先門戶心田種子孫之語必將有興者當衰其言論風旨與其遺葉以請乎世之有氣力者廣傳不朽

處士林君景說墓誌銘

余幼從毋游林男家猶逮事外王毋楊氏初外王父國論諱天明下世久楊自鄭來莆獨當戶門撐拔接下以嚴稱一子諱珪則余舅也胞次坦爽無

于械如其毋會嘉定辛巳明經賜高年爵授迪功
郎畜爲韓公令憲所知韓漕閫檄攝其屬不就景
說其長子也與余年相若少長同課社時出聲律
警語一再試不利併倦游鄉校第哲預嘉定己卯
計偕景說喜白其父曰崑可以遑場屋之責矣其
綜理家務遜於父而持論寛厚過之每以不及事
毋鄭爲大憾與人交無疾聲遽色雖童孺不欲失
其意少得羸疾幾殆矣猶十餘年覩猶猶曰天不
吾矜未竟如此及紹定戊子七月二十三日竟不

起年止四十六悲夫娶余之族姑書丞彬之孫女
先勤儉家漸肥先十有八年辛醜趙氏開府某之
孫女男榮公聘王氏女四人長適蔡端明之孫蕭
公次許嫁其甥陳某餘未笄區畫細碎付趙氏甚
悉始景說好山遊出家巷即太平山心樂之既葬
方氏松檜皆手植其孫將以十二月二十一日庚
申合窆來索余銘余每病夫今之善惡名稱顛倒
世人以善爲拙稍黠者則諱善之名而不受嗟乎
此景說累釋走突之物其名豈易得其工夫豈易

爲哉必作而後有必積而後留若吾男家累世以
善聞庸實傷余又疑夫乘下澤御款段使鄉里稱
善人斯可矣景說之死距秋賦不棄旬語其弟曰
得毋妨汝試否豈[illegible][illegible]功名之志[illegible][illegible]之銷盡林
爲鄉著諸自金紫公恍通議公漆之朝散公零三
世通顯矣國論接父祖文獻有聲太學積舍選垂
奏名不克待遲屬亦享年吉與撤甫下而大期及
之景說以先業爲念者名不墜併與年不[illegible]世之
壽善者非耶天之報善者猶在耶銘曰

余其歸從爾先人以遊留其餘遺爾後人以
休拙固有在景說何尤

伯父四一從事壙誌

聚族塗埭自吾高祖諱祐始積善好施至今莆人
猶傳方長者之名葬福平山占者曰三世而後乃
壽且貴曾祖諱中祖和劑諱萬皆蚤世非獨二祖
其昆仲亦然既而諸父之群從三十人稍有享年
者和劑之子四寨判伯父及希歲先君適亂又增
之雁𦩤皓髮逾八望九門庭[illegible]禮白制幹伯父

秥古者之言猶信制幹諱過字仁甫氣稟完厚精
悍絕人少而強記頗有埸屋之志既不偶治家盖
力纖細皆有法度田廬開婚嫁畢蒔花種藥徜徉
其間家人忘其爲老也寶慶甲申以　上登極恩
封迪功郎文昌胡公榘制置沿海檄攝其屬不就
竊自嘆曰人生三十年爲一世吾前三十年爲舉
子役中三十年爲兒女役後三十年造物其遺吾
休乎抱孫永日了不聞戶外事然後生有來者起
立延坐說舊事不休盖八十三年而見一日請容

紹定壬辰以　東朝慶壽恩封從事郎告將下卒
于寢四月六日也娶顏氏同邑審計院幹之長女
死儉勤事姑鄭安人孝謹伯父頫之先二十年卒
男二人大椿娶余通判鳳之孫女大鈞娶李知縣
晉之之孫女女五人長適三山朝奉大夫通判汀
州趙孝倪今封宜人次適儒林郎高州簽判薛一
新後一月卒次曰道全以黃冠先卒次適文林郎
浙東提刑司幹辦公事鄭迎甫次適進士宋公縉
孫男三人麗孫智孫信外孫男女十五人以十一

月二十六日壬申葬豊城里公畝山之原覘和劑
之不壽每語子姪一經堂成延接師友考評道義
吾時雖幼猶能歷紀儒先姓名今老矣及見世科
之有續戶門之方興著書種不斷則福平壽貴之
種將世世有望二孫請識歲月併及所以期望來
者之意姪兵位恭謹誌

朝請大夫福建參議林公墓誌銘

公諱致祥字公發家世長樂東林曾祖贈太中大
夫諱恭爲福清鄭氏婿家焉祖兵部侍郎諡簡肅

贈少師諱粟乾道淳熙中名臣六經皆有講解而
長於易春秋出入中外林氏遂爲福清聞家矣父
行言生有異質弱冠入太學尤通經訓穫畧具爲
南劍州法曹而卒後以公贈中大夫公少孤母令
人陳氏單特鞠養少師憐而愛之官游必俱既長
端厚凝靜如成人見者曰是殆以器度承其家者
耶用少師致仕恩補官調泉州永春尉捕盗賞如
格不就監行在和劑局改秩知潮州海陽縣再知
永春縣江東運司主管文字通判太平州知道州

主管沖祐觀起爲淛西帥司參議官秩滿改福建
帥司參議命下卒于錢塘旅邸享年六十有八時
嘉熙四年某月某日也階至朝請大夫娶陳氏丞
相正獻公之孫提舉宗丞某之女封宜人男一人
進襃迪功郎監慶元府昌國東監買納鹽場女一
人適文林郎南雄州保昌縣主簿陳琢正獻曾孫
也先辛公爲政厤明勤恪詳整微密涖官如家內
外靳靳兩爲辛一御以寬敏一洽以和易而下皆
曰賢令也兩佐幕垂稱爲精辦晚更爲清簡而長

皆以佳容也爲倅而攝守也攝淳貴以府未在之
軍兵悅焉爲守而陴永也指倅入以平庠亭之路
民德焉而作閒嚴姿方重不吐明於貴室不養交
於游談在瀏陽以刑產覈虛籍去在春陵以救荒
嚴泄米去既久仕再謫始漠然無榮進心晚衔淛
幙有終焉志以子官昌國在海外難於迎侍浼勉
之官便其養中朝貴人多親舊間有以相汲引意
動公視之泊如也林氏自少師公以文學行義爲
世儒宗風流典刑世守不墜公自幼逮事而能忠

孝昭前光孝敬尊家脈睦親恤鄰問病扶傷皆有
前一輩遺意歲晚紫綬金章髯髮偉然人以表勢
林氏世德望之自不求進世又無氣力能延之者
故其可傳止於州縣間事其陛辭之春陵也首言
守臣以軍州結銜令軍政不理武備單弱恐無以
爲緩急之用次言常平既耗折義倉多移用蓄積
銷竭恐無以爲凶荒之儲[illegible]王音嘉歎再三凡此
皆當世大議論他人視爲常談不暇建明者而公
盡歷言之自以爲職業之所當勉諄諄焉以爲理亂

之所從出可以觀公志矣初公於中大墓左某山
某原樂其風土曰必葬我於是進禮將以淳祐二
年四月某日葬來請銘余弱爲延平郡文學嘗從
朋游間記一事雷公孝友分教時少師爲守月旦
諸學雷公講易至飛龍上不在天下不在田章少
師卒然問曰是安在雷公徐乃答或疑焉及公守
京局雷公在政府恍然曰是林黃中孫耶極力延
譽之年歲閒京削及格一出雷公手殊非公所望
也爲予雷公[illegible]若某[illegible]名德在人足以壽後

如此而公又引分歸之林氏其興未已乎余婦公
女弟也余從公游幾四十年親愛如一日歎不及
哀苦不及視以此負公勒銘以圖長存其可已銘
曰

仕既孅嗇未施銘以碑維簡肅公之思

孺人趙氏墓誌銘

余紹定二年夏免父喪涉秋偕揭陽兄謁選乘衢
船雨驟漲至桐江富春間所謂三江口者怒風駕
濤來距邑治一舍半不可前望古木叢陰中有室

翼然函挐舟繫其下主人出迎問其姓曰徐名庭
蘭相勞苦甚溫遂留宿則九月三日也雞黍豐潔
問其家長曰家嚴入京吳老嫂在奉命謹事客庭
戶肅而和可喜也時吾友王寶之適以帥從校嚴
陵秋試能誦其諭士文發策語一字不遺且曰夙
於莆士夫想慕其趨嚮益可喜越三夕漲未止恐
又涸乃別去行里許以不可前復投一家覺有訑
色遂濟以待思徐氏之未易得也至廟山知溺於
浙江渡者以千計又云嚴婺之間城為魚者以數

萬計皆是日也至今言浙大水者必於是歲憂頻
則余弟兄當淘湧中之得所依非幸歟再注邑以
歸六年夏又免母喪冬又偕謁選過三江口欲訪
故人風帆瞬息過望之慨然明年改端平元偶綴
下士于朝其秋庭蘭來見喜甚訝余縞衣以哭兄
對更道舊竟夕自是書疏不輟二年秋書來訴鐵
顛悖焉曰吾母以七月九日棄其孫惟先生賜之
銘以紓吾哀余痛母未耳不忍落斯筆踰一年致
嘉熙元入秋庭蘭奉父命匍匐來告虞祭有日矣

將以是月乙酉葬于西山之原某敢重請按其述
孺人趙氏世臨安之富春父某鍾愛之年若干歸
同邑徐與夫共處若干年無疾容遽色耐勤苦整
而辦家浸肥愛其子以學俾受師誨毋忘大夫士
臨舟門外函令迎肅退必問所得於名譯焉語有
幾喜佛書助興梁施寒飢雖量力無吝色以夫
朝慶壽恩受初品封垂殁指二幼孫曰是吾家所
以傳者享年若干一子庭蘭也娶余氏某之孫
女孫男麒孫麟孫女一人以余叢所見肅而和者

推之他可類信惟鬻髻迎師剪髮待賓晋書傳賢婦人皆然今之豢養閨閤者有不盡然而山麓水濱如孺人者乃暗與之合是可書已或謂其得銘非豈容之報乎余文奚足以不朽使其家篤此意不儩天之報徐未已也銘曰

陰師待賓答其後之人兮將秀而文諸孫之繩兮謂言不信西山之春兮

孺人霍氏墓誌銘

李君伯玉狀其母太孺人霍氏之行來言曰痛哉悲乎吾母也昔我先君子入太學既乃以末疾病卧二年醫藥之奉賓祭之費一手經營無憂戚貧窶色蓋其順至矣祖妣性嚴重侍側必得其懽容乃已疾亟刲股養焉蓋其孝篤矣日課諸兒受學相其勤惰休沐和所業誨飭諄如也治家為有法矣兄伯蚤世鞠其孤使有成立表將淪謝經紀之如家事族子某惸獨收誨之如己子待人為有恩矣鰥養飼餓者脫珥濟窮鄰之匱中志未嘗不行也精識足以周人之猝急妙語足以平里之忿争隱約中教未嘗不明也婦人之善止於一行一事而吾母兼之矣伯玉不天筮仕甫爾而失吾父庚錢母子相依以食此斗升也今若此水菽之報哉何風木之衰無已庚子四月丁巳卒日也辛丑九月甲寅葬日也惟有請銘當世差足使地下慰意耳余讀而悲焉初端平乙未余校試殿廬得伯玉所對策奇之擢寘高第且手抄本以出既以第二人賜第來見惇惇德人君子也今觀太孺人之行與事幽細可紀如此所謂微之顯誠之不可揜者

其有子宜哉四子長伯春貢士先卒次伯玉也嘗為福建路常平司幹官余將指來建謂可朝夕相聞至則以憂去次伯正伯琛二女周應龍汪振為其婿孫男四長恩復餘未名女四長適譚一鶚餘未行銘曰

天人母李大姓亦然為女而藝為婦而賢天報以子不享以年生於番陽葬則臨川尚有後哉瀧岡之阡

奏劄

代朱[illegible]劄子

臣一介疎賤，叨蒙擢升，以郡守得入對揚，何幸祗覲清光，敢不罄輸愚悃。姑以職事關繫所最重者爲陛下歷陳之。臣生長閩嶠，待次累闋，昨見草竊披猖，國家威德將帥相與協力，幸而醜虜平。其勦滅爲朝廷調遣大兵之力，所銜冀則兵假有持角之勢得拼奔

兵否則奔于…不奏發潰池窮發螭萌其禍。撫兵之道，外張中惟威先道及使晛類有輕我…至發縱之李從以律兵之集，前十當百而後禀然知官軍之…以兵曾謂臨機不發，久州兵習於玩弛驕情之難，郡守不能講求職業之過，非獨閩地爲然，稍情教閱節應故事，他役有禁，人皆謂令甲

如此，漫不知遵守臣，則請顧有尤書明易見而不自知者。守臣結銜知某州軍州事，曰軍事者旅之謂也，曰州事者有人民之謂也。非先軍而後州，蓋以軍律整齊，郡無恐，雖求民瘼，今士大夫往往知州事而不知有軍事。臣以見其銜指揮之兵謂之禁軍，是以天子禁衛之兵事爲藩屏守禦之設。今守臣僚從縱容禁兵而役從亦禁兵也，此豈國家設禁兵之意。未聞有能分別禁軍廂軍之用而惕然恐上人付以禁旅之意爲何謂也。其不肖之甚者則工匠百需悉取辦焉，凡供公上之好靡不極其工巧，而軍剩等事則踈魯不堪。諺曰百姓口吾輸租銖以贍兵，然其不效命，軍士曰吾稱債負以爲兵未易持此命。或者明知其無用，令出戍自散自歸，禁不敢還，問者有之。甚者尤其無能，倚重外兵，御[illegible]失當，因以取禍而傷損事體者有之。古公卿間皆可以銜令，太守乃郡將，或乎剩如此。臣故拈出守臣以軍事結銜之本旨以見

大夫治職業間其夫[illegible]兆一日矣臣愚欲望
[illegible]飭守[illegible]軍不許撫州郡百姓應
[illegible]不許與寄居官僚爭既有兩兵倫使令而無
所謂禁兵尋團結以教閱公收判以服其心明
賞罰以作其氣革工匠之一[illegible]非特禁軍也如
土兵如弓兵今所在令使招足[illegible]可使貫衣裡青
令巡尉隷習時取上州[illegible]武備[illegible]不偷巽
务以典事而少暇[illegible]是特如此則成稜
振張[illegible]消弭[illegible]民政天下幸甚

臣既以州郡兵政陳[illegible]根本則自寬民力
始百姓更創[illegible]恤州縣困窘用之故
欲寬未能累年粒米[illegible]官司措畫前[illegible]
雨害稼去歲秋霜[illegible]之為[illegible]大
官糜民食積寬[illegible]
父先臣集孝宗[illegible]
自出本視時斂散[illegible]
自納以寄之官[illegible]

之而在縣者惟義倉耳入戶合納正米一石之外
以一斗為義曰義云者產戶積寄于官為孤貧月
給之惠與凶荒賑濟之備耳郡之縣正米就輸于
州則義亦隨之惟外縣正米既輸于州則義不能
以獨輸于縣於是州家特撥戶眼正米俾就縣納
桂還在縣合納義倉之數若於上中下三等戶均
撥猶云可也其漸則撥專委下戶而催不及數矣
其後則科撥不以時下直待州倉數足乃以其餘
撥下縣而催愈不及數矣又其甚則取隔年逃移

掛欠無催之數理為次年納義之數遂成其文矣
且在縣所特以賑濟者僅有此州家既不隨苗撥
還而又計較至於此官與民但知義倉為當納非
獨入戶忘其本是民間積貯官倉之物而為官司
者不復推考其本意矣[illegible]加推考有人心者將
汲汲如數還民之不暇而方於此計較乎大凡作
令者多壓於其守而不敢[illegible]及其自為守則遂忘
之矣不知縣之民即州之民州縣之民即天子之
民其休戚猶一家也臣愚欲望
陛下申嚴義倉

本法行下提舉司戒飭諸州俾隨宜撥下諸縣若
以撥戶眼往數為兩便則當州家科撥之時宜委
通判點戶眼行下或許縣自點戶眼若夫放撥奇
零小戶與懸期撥下與將隔年掛欠柱應皆合杜
塞廢幾在縣所催可[illegible]及實數遐方之民獲霑實
惠其於愛護根本尤非小補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之四十二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四十二

表牋代江西漕

漕使謝到任表

支壘承流虔閩喦狀計輯之使就拜除書不煩跋
涉之勞如被光華之選具宣陰音深激丹襟中謝
臣謬爲書生懵於世故起家射策再歷泮芹徒步
登朝密聯御棘慙無補報自跪撫摩所領夔符表
視當塗為編既逾兩載臣與斯民甚安將去如初
曰節與愛才僅堪於小試麥不到於陟遷維江以

西號至廣聯絡十有一郡抽檻百餘萬艘羅穀漕
中允佐馬牛之運埋輪道上欲空豺虎之郡退惟
何人當此陸委伏遇皇帝陛下厲精庶政申飭
群工知臣緩班于庭備體九重之仁俯謂臣叨誌
此土熟諳一道之戚休付以將輸責其課效臣敢
不究心羅銳悉意咨諏稽財貨之源流務公取予
察官吏之能否與益澄清

賀皇帝表立皇子祈國公

紱紹鴻圖有永在躬之曆慶深燕翼迄成立子之

謀與禮累行人祗胥慶中賀 伏以繼承有國所貴
明斷惟聖乃能稽嘉祐之舊章堅紹興之近轍選
賢而長既愛且親播告四方翕然度越前代遠甚
恭惟 皇帝陛下儉德守位剛健體天克勤于邦
謹一祖六宗之訓啓佑無疆遹三代千歲之安斷
自宸衷延登哲嗣丕兆齊壇之節崇新公袞之華
尊溢宮庭休綿社稷臣甫持陪指阻覲盛儀載驗
發文雷已開於一索仰觀乾象星預卜於重輝

賀皇后牋

國重貽謀啓元關於坤母恩隆立愛寔光協於震
男茅土疏封椒塗溢慶十月恭惟 皇后殿下徽
音濟發柔德夙全輔佐爲心賁二南之風化贊成
冀子衍百世之本支雖熊羆之夢新然磬慈
保育之惟舊邦基用壯壼範彌尊臣跡縶轉輸千
聽攜告奉牋稱賀阻趨篤序之班作頌對揚賡繼
螽斯之詠

賀皇子節使國公劄

恭審巽謹坐中震嚴初索泉明獨斷定社稷之

謀朱邸華開樂親賢之令與吾君有子濟海屬心
恭惟 皇子節使國公英蕚夙成令猷丕著宗藩
潛毓之始已眷宸衷嘉祐選立以來自有家法翕
傳冊命膺契天人錫公社以分彝兼齋壇而穀秩
遠東僚屬著成仁性之良侍立朝聽獨習國家之
事中外之福權與於其服職將輸達講懇治式
慶本支之茂頌續周詩行觀羽翼之成益綿漢業

慰皇帝表 代嗣太子

天休儲禁方啟鶴駕之朝籌應啓晉忽報鳳笙之
遠望華寫內思切淵衷中賀 伏以 皇太子秉性
川沖賦姿玉裕早親教諭夙著德業夙成豫建治
安卜慶基之未艾世傳無於孫稽人共惜於昭明
恭惟 皇帝陛下丕紹鴻圖永惟燕翼念眷旻之
降割慨少海之揚塵臣叨玷華阻趨青殿承祧
雖重顧少抑於聖懷有道惟長宜益培於國本

慰皇后牋

震器攸司忽釋承祧之重坤闈與既益鍾愛子之
思禮舉宮庭事關宗祐中賀 恭惟 皇后殿下仁

慈內稟鞠育恩深問寢鷄鳴屢誨毋訓吹笙鳳去
空悵仙遊臣 恭奉玆膺異恩荒抱施二南之鍼砭
恨無扁鵲之鑒助千歲之治安願廣關雎之化

景憲功德疏

春宮定位蕃中外以屬心宵駕凌空悵仙凡之異
路臨淒風而攀遡沾柔日以追嚴恭惟 皇太子
仁孝著聞春秋鼎盛寶像故在恩疏園綺之遊于
意斯何摩翁商周之總望瑶山而雪涕即寶宇以
繙經伏願登龍沙門主大乘器與道俱化吹笙竹
於珍濱同辯甘生涌寶蓮於地上

啓

賀任參書兼參政 己卯代麻□

恭審明阞儒宗晉陪國論精神運於千里允賴壽
帷聽業至於萬機函參丞轄握文事武備之二柄
華聖主賢臣下一堂注意寔深具瞻架切甚宜道
包杞用才餘經綸看山静臣之名家觀傳諛扬考
亭先生之高第入侍經帷每正君以中庸大學之
書欲強國以慶曆元祐之治粤登要地亦既逾年
山東納土以來歸河北聞風而懐畏從容應變區
處得宜然而難壬人與猾夏相關倚內政實稜狄
所出乃預聞於機政不專問於甲兵合二府東西
之權無乎不統自一相掌握之外今則有公將建
萬世之安以副元臺之望宜麻詞慶汗竹有光某
夢在丘園身縻符節聽日邊之好語衆江外之輿
情見王道何憂翕無異論聞欒子為政私有喜心
皈向不皆染濡莫寵

賀方察院 名端脩 右司除

恭審緑綈錫命白簡凝威贊國紀綱正參毗於二府作朕耳目俄覩擢於九重郵音翕傳士勇斯倍上臨御二十七載臺有寮五十餘人當其慨然極意所欲言久則決於當世之定論彼若訥誠不足移詢如希文或猶曰近名必變君端出真誠而論事當關大體能身是責惟公其人共官譽大聲宏差寒色正四十圍溜雨如栢斯蒼三千里長風如鷹必擊識者謂密袖威稜之手知其非久踏州縣之塵粤嘻最色之庸使應入臺之制而乃猶袢胄

監刪瀾樸庭宰司借協助之勲天子已深知之久甫弄此印即裁其冠必僉議論之所期必大設施而後愜外夷來款方覘中國之有人番須步揺全倚盡臣而為命衆勤贊旁觀之目抨彈足深服其心朋黨苟消何憂乎河北憩直可憚自寢於淮南尺泱風霜霈為霖雨其納節欲去攝符轉鶴聆奚驂之登賢為清時而增氣誠馳賀廈豈燕雀之不如夢已歸田儻狐狸之勿問所為欣喜未易剗裁

通湖廣何總郎

吳中高卧輕辭下澤之遊江右重來寄倚上流之重訃徇相關於脉絡殷勤未布於腹心書到石頭夢馳鄂渚恭官康時志大體國憂深自露材謂於治中直問功名於湖外一麾就把拊定溪猺雙節相輝察參制閫盡齋清列少雄久勞惟總使責任之匪輕而郎闈雖外而實内非徒調度之務將施控扼之謀網繆數處之風策剪滅此虜而朝食賜環可卜借箸入籌其才不遠前事則倍昔方有三軍之役正賴協心若論萬世之功盡歸給餽中之

所蘊言不能殫

通江西帥衛大參 已下代廬陵尉

望三公之衮繡重鎮西江執一尉之櫜鞬行趨北部仕莫難於始進天固使之有依蕭瑯殘函稽于齊鉞其官淇澳之裔崑山之琢竊畢陸機之文僅雄前世要使范公之志盡行本朝觀厥規模定於方舟自淳熙臨軒擢首衆俊迨嘉定更化始參萬機中為群虎之肆噬去則九牛之莫挽斂為霖雨嘯咏林泉若將終焉迫斯應矣剪四凶禦魑魅民

聽不驚騷三都卻萊夷國命以活亦既聞政尚費
調元力猶足振於國威事不盡如於人意一階咫
尺視黃扉紫闥以若輕三路飾細於大蕃高牙孚
何樂然而帝眷難釋民愛未忘公方卧一。揚於午
橋象望領百僚於寅陛朝野宜賀其復出湖山未
訪於舊遊遼道雖迎逢惟倚賛睽攜一方之事定
植扶當世之廈深簡膺專鎮成都寬嚴有體司馬
入相中國內外為心必得君如彼其專無報國未
了之事恭惹矣百拙凄其一寒悵作室之辛勤僅

乘倫郡方在剝而殘苦盡散遺書少嘗自力於燈
窗竟乃失身於羲楚邑雖附郭尚餘六一之風蓋
不寬山安用五百之召全轄書檀之弹壓庶寬黃
綬之譏何進趨于庭奉小吏簡書以聽退語所部
受元帥約束而行贊諸典威陽若負剌

與吉州監務

短鬢自擬居百僚底華纓先至司一閫平救布殷
勤相為終始其官其姿本鈍以學自磨文章稚深
多漢秦語議論脫灑疑晉宋人或以問會稽而為

疑我之真清高者常在無嶺外一毫之斂有胃中
萬斛之寬時登螺山以遐觀笑非龍斷人感驚股
之不剉祝上鵬程其性銳而癡貪驅則出征途冒
雪或疑驢上之詩人入境趁風便是馬前之尉掾
甘受檄官之束縛幸與我輩以周旋知君喜論文
釋鞭笏而與語則僕亦乘間擲弓刀而從遊勸奉
之粗領累乃幸

謝胡尚書 贛州兵鈐司保奏補廷揚賞

晉用善人致幸民之擠去魯亦宗國豈外盜之宜

來賊分門聲為名理當遏力所至敵萌俾說者述
邊遠自江以西為郡多枝蔓之南其俗獷盜予出
没峒丁雜厖頃歲披猖貽朝廷之深慮至今莽理
餘日里之舊瘡夢到亦驚擾豈堪再有吳其姓藏
寧之天部衆立名横行邑鎮殺人無藝浸及官兵
三省密院之指名兩路數郡之合捕望隆械坐雄
鎮虎城言下柏揭笑中方畧窟穴芟夷之殆盡渠
凶告諸以他之贛倚師帥之賢幸微犬吠吉為父
母之國寧容默驅時則興宗尉于寓里幼嘗侍焉

説釼衆以為狂壯亦挾策操觚學而未試[illegible]
技於劇地感慨時到於邊頭負弩從縣令以驅懸
弧亦男兒之事何耻之有俾姦者消民聚不驚吾
眠亦穩比睹釣司之張蹻寄呼學箠以戒嚴恐迫
飢荒或者盜亦有道乃慣貸劫甚哉人之不仁雖
而得墀間不容髮雖咫尺距伓城之地毋穰皇擾
比屋之民方虎負一嵎而岑其勢虎甚閑馬前三
步之語乃身親之懲豁有威而儆其力微傳在道
覯者千萬白事趨庭勞之再三妻焉一夫之言若
可歎出於諸因之口有足證本實辨數所恃高明
王鯨戮之典刑畫尸諸市借驗功之襄拂函奏于
朔令惟選調最難公之主張甚力情言榮遇若有
宿因延端生之賔下及壘堠之一吏聽閱武之句
匪徒風月之千詩心和為晁肇不平位穹至風官
亦接胡以得此疑焉久之因訪昔賢之遺蹤有感
當日之行事余懌擒漁池之冦吏掩其功李方上
汝陰之勳部格以法醉翁為歎息而作傳披仙指
磨勘以酬勞以堂堂之兩公皆眷眷於一尉功劃

懸懸不失其為仁心扶持孤寒最可以觀前輩此
往事也今有人焉伏遇其官生於[illegible]之鄉娥為
于嵩泒之境文可曉世殆歐蘇之後身力足成人
無柔李之遺憾有能識微意之大者豈徒愛一士
而已哉若夫西北之事機先植東南之根本使青
原山緣姦不窮狩光風峒覆轍可尋與其煩列戍
之民俾從迄事何當悦士階之賞不以褒功俾赤
子叢蠆而以吝見近臣憂國之遠慮獎拔姦始激
勵其餘並行以翁知必也無益守丈軒之家訓
攻婦[illegible]此時操門解使塹坑之變化即
日籌[illegible]似是門之驅馳自分殺生終歸大造
[illegible]尤滕漕卿代船以宗中　臣
柂自衛主敢辭割木之勞撟首斗牛誤作乘槎之
想牢持梗有為擭十力乃扣舷歌鵲飛之詩竊以
仕途磨之宦海千帆競濟哉浮載沉一葦問津誰
推誰挽借使則船疑天上無力則芥膠杯中敢以
脩圖卜之始進有如某者何足數哉學愧潢潦之
無根賤隸漕渠之汎役執斧若倨視梓人之色而

趁秦林與雄唯摠師之命是聽汗顏赧□安□
流浪戰輸舉子之籌庭赴奉嶽君之駒三年卒□
毋患有司之不明一字品題且求大匠之許可擬
其積慈諾以鴉書因皆徧扣諸公亦似皆無拒意
然一運及水最淺夜泝之初則三層速門或有淺
岸之勢伏遇某官任重致遠激濁揚清經國遠猷
暫於盡自橫舟之渡薦賢定力不為半夜藏壑所
移凡泥沙皆頓轉波况樓臺獨為近水某鄉志局
淺求出吠盛舉爾所知何當共載登仙之美抑愚

有少服覲巨濟作楫之時懇款自陳依歸更大

投滕漕 代林丞求薦狀

燕臺之來多士不啻千金包□□□□年敢露一
頑不材冀取其□□□□□□春捧檄之行伴
公於消日建臺之始歷還輕於治所群曳組者々
之觀上下所以相求其意氣宜不甚偉珍重於茂
舉聯翩乎露章薦鶚所加登龍相賀高者以道德
性命自許次焉皆文章政事足跨有儒宗澄察江
西今士夫指為冀北退自顧小背之末獨未敢俎

豆其間趨走徒在人先無過人者尺寸不伴近日
何取近乎默焉久諸既而奮曰禄非弗及殆介推
之不言善蓄無聞將驟明之幾失反觀奚有欲吐
又疑伏念某少亦激昂壯轉樸鈍爭名太學期巧
注以累九竄第奉常笑畢枝之結子頃緣黃綬偶
棲綠於馬前恥於自陳合而不就鷄肋棄之可惜
象以名言群公援出於穽中貳令獲依於節下惕
焉受察然亦自知依阿而求衆容言之足恥狂怪
以攖世譽又所不能竭勞公家祗踏實地許聲且

老須川不忍遂而留崔楳莫施昌黎欲犯顏以為
試觀且留且薦之故而况不聾不噤之人其豈可
造也何如用敢陳情而自獻伏遇某官屢澤師法
曲臺禮家正己律人貪者解印綬去奉公守法乾
手如權衡然纍綬臺府之柄專推轂人物之數廣
觀陽春之木紛然上茵哦歲寒之松亦求封爵盖
惟丞然雖脫選坑必也諸公同抃三載明陟然後
製邑而無疑以為當路之所知謀之同僚曰其有
求白之河變曰必錫類更兩月則蕭矣輒三瀆而

請馬儀借吹嘘自試民社以往誓殫絜直皆報師
門之時
謝滕漕卿舉改官代趙悵幹
廉察一臺無裨募丕明揚三士亦在數中面投尤
榮已知曷稱自劉晏漕江之後辟屬多聞滕君
行政之賢踵門願丕精神感召才俊後先彪然有
出於巍科否則會參於諸老或疑司帳恐涉齋官
明公之見不然唯材而已吾客於斯為盛並舉奚
嫌伏念某讀書不多望世甚狭晏實客戰灰蕩屋
之壯心猶記社旁熱戶門之舊事昔我忠簡扼于
權姦元身不返於瘴鄉遺息橫遭於天獄非帝乃
震殛不容於朝則家靡孑遺寧有今日諸孫雪涕
元結冰寒一官南落於湘中再仕西遊於江湖十
一城縣牘百萬斛舳艫訂相勤勞日力心思之俱
運末僚遂縮筋驚皮皴以何安祗了兒癡幸逃長
羈羈折自慙於短拙褒華驟入於品題聲沒字碑
奚取受材之偉無脫脫筆誤當敏事之發變之既
為闕其端緣此償有聞於世伏遇集官金華伯之
人傑大愚叟之師傳律已了小賦胷中之兆、
人甚審按抗下之權衡空河陽之模盡拔馬問子
公之書咸無也豈為特達韶對數昂某敢不公蹈
志私仕焉吏學幸賓從莊臨階枚乘者流願相謨
閲或獻絕生之策雖未有報斷不辱知
上灌府滕漕卿代倉官移監酒乞運職
出岫冥心浸析腰而為米奪駢無慾甘沒齒以飯
蔬敢斲洪造之仁許削丹書之過伏念某愚不通
古今之故幼僅讀論孟之書出納吝之謂有司會
稽當乃為吾父乞平時所口誦者豈初筮乃見犯之
無所逃誅然亦有自昔者司之皆長子孫其間今
之居官指為傳舍之地雖然靡費久矣通融卒皆
銖滿而去為其不能謹者幸耳一銖以上皆官物
三尺之嚴有法存甚矣例之誤人與夫吏之欺主
不肖自狗于司敗陰寬姑示以薄懲轂摩人為酒
人未遑卒汰舍郡屬從邑屬敢攄下喬慈闈泣送
其出門蕭寺悲而閉閣眼穿成疾腸斷祈憐許
為嘗藥之歸甚欲負荊以謝然而職名為對移而

寸祿俸不獲露食粥久之慾竊乞米之帖禄紫心
矣苦戰典衣之詩心口自謀予毋相語好還貯乃
天道改過見於聖門遜敝悔悟之日長達春更新
之色動百拜露請一點陽和伏遇某官壓盧群公
屹立當路真淸絞潔烟寒露之出產積弊剗除杜
倖門之如宂允敗乃公事之華計曰始伊感之人
日月之明雖逃山海之望終大一謁府而聽其復
職者有矣屢呼天而鋊以遲待如某焉敢延癡心
更祈終惠使青氈之物不失則白圭之玷可磨某

敢不咋舌知非深身自潔連坟復舊公予仍足出
倉一飯寔慈王孫雖報宗毋粉身銘刻俟命受貺

通建倉趙丞

廢邑罷承乃蘇雙旌之下杭川試令又隨六轡而
南趨走日深見聞事審與百里赤子以相賀豈二
天故人之敢言某官受姿高明為善篤實皦皦風
塵之表如望謫仙拳拳宗國之忠乃心中壘入增
朝廷之重出先州縣之寬請俗吏皆靴鞹為愛民
之言雖賢者不免手重劙賦之筆仁哉為政見於

守合使君憂旱之甚責像吏盡情而毋諱捐祖之
數數矣青社孰多塑像而尸祝之桐鄉不過像所
親見民今不忘上念閩陬公馳周隰瘝濟如治郡
之日封部所及人者多安得結輩之數公分布唐
使之十道勿牽近見共兕皇仁況又淸節可使苞
苴者懸公舉足為寒畯之勸人皆若此國其庶幾
皇遣使臣摛光華之及遠王曰叔父歸左右以輔
台某亦忝宗生有懸甕婦一第辛苦豈無糊物之
心貢令趨承獲體救荒之惠可憐小宰又墮窮山

進邑父老與言奉使者意以告設為猿尾卉受深
誅要使雄劇又疑難必謹持勿授或可取知最備
郡中收錄之餘正為節下遺逸之地哀王孫而進
食猶望他人刻文子之舉賢忍遺同姓依歸至切
拚竊奚殫

通西宗趙司直

仕東平之鄉久觀大庠依西外之邸察試絃歌入
閩收宗族之書知公唱理義之學翕然相賀前此
未聞某官燕郎諾孫文公高第五夫精舍超然公

予其間四書深衣雁翎勉齋之授發白傅而入
注將行其所知立朝精神洽然深悼乃有遇圖
記李民田疇號亟上開白吏為之吐氣俠捨我去
黃冠出而噬人飾相傳以為高論不售而癸絜括
伏閒戶久乃司宗小試而人屈之私淑乃吾願也
宗庸寄楚昔者親閑之師麟趾眾多更以吾語其
夾向同安異白放賀奇慈康而惟玉之從知偏者
非才之過宗室知道此風漢晉所無師保相王吾
四周唐之邁其游浙矣遇登門獨縈退復望山邑

之窮翻懷職宗庠之舊欲前若縈孜侮之開武放
以變人稱李宰以泛賦斥延文學未始不適用以
攻事非輕於分料使二子而生於今則一世之論
必異乃如遐見於不須雜令之名更請誨言或成
舉聖門之意諄諄毋各切切有祈

通汀守趙寺簿

渡江公族悉依忠定之勳試邑附庸獨倚嗣侯之
庇東擔門戶學齡徹名其官氣堅儒紳家傳諫笏
方紹熙之末歲呼吸變生於慶元之宗臣矣言詞

定過庭親見其本末門戶堅持於清明幸白先忠
不媿速化乎反湖外之蘇撫字湘中之琴甫登內畿
稍陟外府蓋立仗之馬慨然長鳴驅避弋之鴻浩
不可絷惜其去而畀以輔郡終不屈乃疏之遠邦
謂長汀僻處於七閩亦先正舊臨之四履與崇禮
教訓伏兵民少陵之詩可歌人生足貴叔敖之子
未願天意謂何漸還世官乃穆師論其迂疎疏性
寒苦得官勾稽幾何薄乎親養貧丞再轉中以憂
歸更憐學製之身胃不應為之戒然念最於無水

嘗被薦於鄉行令者杭川後越承於熊軾幸寬究
之在上弾尺十以及民何以取知卜之自試豈無
他姓每逢同姓之賢尚冀長公垂念少公之客所
為欣向莫竟刻裁

通何運管

相門雅望畫飾粟以佐臺宗屬寒之被荊榛而得
邑祟卑縣絕懸欵自通其官秀毓括蒼名芳蘭省
致身兩地實居伯仲之間遍日十行讀到丙丁之
部瑯飛鳧而直上覩振鷺而不留為漕元僚愛闕

佳地咄嗟餉辦談笑訟清列叢林臺閣行吟杳次
喚新芽於堂上細品貢餘入難其海吾有以樂入
備一歲錢穀之問歷但十年旌麾之持某仕驅於
貧錢匿其分少年買笈百職而後得官覺日爭難
三仕未難試令不難迂道所願趨庭榜中之辯其
意已得毋虜呰說天下之非至緣而止諒亦動心
詑而全之是所望也

通過撫吟

綠水紅蓮之氣仰三建峰茶芽白葦之中者一小
令雖則體異然而姓同其官器乘翹明襟朔壯壘
屬積之泉向也不以諸侯所尊敬之大壯官所居
而有續媒之喜且與人敬關者宗仕問可致夫者
得親約之寄次亦參謀盡其間賓主笑譚家庭唯
諾策勤流為卓居誠道之先赴闕聯鑣是修我家
之盛其奕叨玉牒名館銅章其如選調之身更墮
荒涼之邑山僻習猿臺高聽早執借游談奚敢他
人之望推行寬指肯貽公族之羞心之隱微而以
嫩剖

通推官鄭同年

錫燕瓊林共嚼紅綾之餅割雞杭邑獲依綠水之
蓮待此二同勇於一往其官文啓夕秀譽高旦評
漢兩司農以來明經不墜閩四先生之後克世其
傳移孝于官為儒而吏句書聽訟局於有司入幕
遲諸無所不統有客如此與人誦之谷口輟耕既
屑諸侯之聘尚書有履併還先世之聲某又相遊
從出郵牢落聽聞已熟言之徒貫於齒牙肖眛茲
來甚矣自投於鼎鑊今之失權實自邑之治賦何
況泛人泯皆以待問莫府稽諸其利病稍還舊觀
寖來振起之方全望大條毋吝始終之庇情雖挾
故分盡謝牋

通錄參李同年

凄涼小令將深抗邑之潛問訊都曹知是杏園之
舊喜而盛折準爾口占某官太白後身武夷秀氣
奮筆對上前之策門稱讀詳秉之書小試仙曹仍
棲州掾折滯獄片言之下動生意三數之中天子
令參卿軍繩愆不避貴人爭出門下列劾奚疑某

滸沂空歸仕汀有感鴈行九幾似三四入羝剝来
成恰ㄏ九歲耗厄會而交歡匯孤迸之獨然数窮
必有情好宜學賢鄰今之司糾儀既折腰同年必
也有情君無備而

通司理

學道甚迂不願爲於鍵令沾人宜勇竊有慕於炎
曹文特斯言敢質同寮其官文追古作識過時流
初爲見端於當塗再則宜登於要地哀矜勿喜頗
行胥語之言剽悍輕生莫甚汀民之習惟慈故臨

以而惻惟剛故拘按以爭流朝廷不殺之仁將門
閫親見其盛恭學爲人徒䥴滋繁難無寸可取之
長肖五不遵之戒急以厲民其奚啟綏不及事則
柰何撫字催科當自權於中道扶持覆護不無望
於上條

通李教授

隨群上兗偶同鴈字之登學制六彌山章席鷄林之
蔭黛扳援之肯許毋清濁之大分其官地占四明
門聯三秀父如龍兄如虎伯吹塤仲吹箎含選積

優膻傳高唱新音造物之至靳多取世間之美名
滌夜鋤經垂徽聲於四外同特載道各分教於一
方公所每臨汀爲稍僻其質淳告以善道其體倔
鷙之雄蚵相望三州兢最士風之懿行聚兩學不
逃家論之公其本是北人生于西外建場不勇宜
墮冗流請邑無名自憐左計渾成俗吏懃見師儒
令尹仁矣乎秉敢子文之信前言戲之耳願求夫
子之癡充狂大隊行趙大席

通薛登仕司理

學鎮山詞自憐無計再瞻庭下更值同盟有許聲
名胡[illegible]三山之望六館之豪倚馬勤千
餘言捫虱論四方事士慕馬融之教朋集安世
無奇書其人其家書記孫負余之已甚士命汶而
不難昔與其流較兩優於分寸今胡霄壞先二府
以飛騰宜不動中引以課上其五窮有崇三佐于
人忽自館銅亦籍長吏或問通籍仍是選人衹疑
獨寒猶有甚辰說曲江之察恍同參中相逢鄰
水之涓一笑坐丁行且脅夫宜率教之

與隣邑尉

遠來請邑自疑選調之身見說附城中有神仙之吏雖則異縣均之同寮其官少馳聲稱高自標致錄句少淹於東野上書往往於南昌惟汀在閩越中其土與江廣接近邪幾里叢莽鋭於黃茅稍棘單兵不敢行於白晝今則村無犬吠店有雞聲相傳五柔之掛門盡取一麾而乘障其擇地不啻入山更深毋墅近隣窮戒奔泰之盜亦潤吾里乃為及晉之波所騎遠威聊寓寸楮

在城監稅

三家村裏謗稱長官一閧市中輕屈勝士既為郡屬敢缺名聞其官紉蘭絜清夢草才思長驅功名之會不受州縣之吞財利相與言甚匪先生之樂會計當而已吾溪委吏之嫌少殫賢勞行制國用其亦勞三仕備歷百艱素非治賦之才犯其所短毋諱言錢之口告以其方

梅溪巡檢

十室相依何敢惠文以治四郊無警少資威武之功甚章益來交須以濟其官官傳濟北種出山西來驟聘於邊頭獨韜蔵於閩底雖處遠塞如嚴大軍梅溪有梅試與止渴之句柳營穿柳合立射箭之熟建壇以升取印如斗其得百里地跨三路衝衹恐出沒之徒或為撫字之梗所恃君在時無鳴桴之驚非獨民安吾亦高枕而卧

田學長

歸田未遂輕辭下澤之車學道不深誤綰上杭之綬曾從秘館丞借圖經從鄞一江而分方地百里

者六宏詞進士總以科名達官高人謂之氏族在諸邑者可紀獨吾境之未聞豈有之而載者聯抑學焉而恬於出令長責也感嘆久之方疑十室之中豈無好學忽沐一書之惠甚喜得賢其人鄉閭之英庠序之望自月書季考而入加日省歲錄之深佩襟推尊領袖無愧持授以室諸國人大夫有所式焉為語其徒明天子在上可以仕矣其名為公族祇是吾儕有社稷與此人民延父老暨其子弟雖非作大官以臨蒞其俗所賴得善士以助化

毛鄉勿謂朴未甚文竊意醇可語道議鄭校之
否子毋自嫌薰晉鄒而善良余所深望

四學職

長邑於斯曰師則吾豈敢入邦而問頹友其士之
仁初賊甚荒喜有足語其入學該千古行表諸生
染長才於魚灰恬未肯仕聘巨巽於鵬海怒而脊
飛亦使叢桂之科名知有上杭之人物其行闕縣
境欣聆書聲為儒通令勉策勲於寸鐵自我作古
當大刻於堅珉以吾言勉諸同志

四士友

出而讀書疑倡山縣之杭辛甚得士敢訝陽綺之
魚如逃空虛不覺歎喜其人胸藏宿學筆有新功
宜引領於諸生相杭衡於上國矧惟杭境尭亦聞
風令妄一男兒皆謂拾紫之易豈方百里地却疑
破荒之難有志則成自今以始其固知學變恐墮
鬪諫于產之教益備不忘議政瞻邛之客足重敢
謗為恭乃知前期是則實禱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四十四終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四十五

劄

慰宋卿

某竊謂天之生福人也不歉惟師參其官得諸天
者厚吃然援謗承直節之傳周諸世者裔充而為
經庭詩禮之教備九五福之全而好德足以稱其
壽也膺二千石之養而丞還首丘君有所見也生
榮死哀其可無憾某官特從三事養以五鼎悲逵
閔凶恰愉娛侍一夢而為擗踊哭泣號擗深吳

天罔性尚有移孝為忠之誠揚名顯親之義足以
暴白於無窮某僭瀆有請

通史丞相 以丁代筆

某伏以月蔀紀更霜宇警辰某官變調道妙密運
化鈞更夏具瞻甚與薦祉鈞候起居萬福某瞻詹
黃閣拜手拜敬嬰突感重乞賜省鑑
某恭惟南渡立國恩陵阜陝有大造于中興忠定
越王有大勲于兩朝迨今嘉賴之固宜篤生相公
丕緒前烈幾年根固之權義云誤剪去而力續着

違歲不靖之醜虜倒戈來附而外績著今潞室之
憂中外所同定大議決大疑萬世宗祏之功也非
惟鼎彝相業奕代有光而保乂王家與宋無極朝
野僉嚮某敢獻忠

被召謝丞相

某仰惟某官有司馬公之心有韓魏公之望勲勞
布在當世忠勁如出一日公皇極用人之道而平
守其銜運惟幄折衝之謀而坐致其歸與天人交
慶之機而陰壽其脉朝野交頌其已然而又預與
囑望於無窮某不佞敢賡慶曆之篇某史遊江國
齊庭雲霄調元端月以獄休戾蓋四海所共慶餘
一路而唯謹上荷階符之光下臨冀軫之分舉頭
祿見盛德洞焉寸衷有如此日

某單寒謭薄素安平進半生州縣自分塵勞爲郎
過望敢嘆白首屏跡閑居榮進庶冷大造無憐極
力扶挈將清三年擯棄至再職所當盡何功足言
人情物論久則生厭難特上公積而身謀則不敢
欲疊中祠請又新制所不許叙階不足無以爲謀

誤恩收召端出望外以儒立國祖宗成範布列在
廷鋪設必謹竊計天寵之盼正是春亨之日造勝
前陳上可對越某何足當此茲蓋某官先生斡旋
寒遠吹噓枯朽之賜某銘戴恩紀退自惟念控地
早飛鈞天夢斷重整朝衣入而清光尋趨黃閣足
雄吾君吾相之遇但去國年深儀狀樸野材俊滿
前拙陋奚用涓埃猶檜進退維谷某既百拜申謝
且俯伏俟命焉某撰分有嚴不敢僭申譚府徑
之春慶源福祿之問

某伏恐江右合有約束條目其未行問敢不竭力
奉承

賀任簽書兼參政

某載考國家鑒藩鎮之弊而專典於樞庭丞轄分
掾席之權而參決於政地凡有並命必惟全材今
茲綸綍所傳翕然朝野相賀咸謂真儒用而天下
無敵有德進而朝廷自尊契以言皋以謨旁也謀
杜也斷昔人猶不得兼者我公其毋虧遜焉某敵
秧師言緝爲儒語屏電岩之一聆猥瞽踈以攜崇

其仰者其官其道合古人之心以身任天下之重
縉紳倚爲命脉免旅寄以股肱折衝萬里則宥府
得專其運動矣參贊萬機則中書得預其謀謨矣
若夫係安危于一身植蛮長之元氣則宰相盡行
之時也按心草賀洗耳齋傳

賀方察院

大竊謂氣至秋而肅人與物亦然故鷹隼每乘肇
待之風而烏臺號爲嚴凜之地于斯時而親擢知
上意之望深將元氣自此而強立分邪敢干于正
如劫猛之長語欲鋪陳則涉繁
其仰惟某官以學力而勇植立之節以材名而詞
設施之模登朝不待□□過國便期大用雖參贊
於東西府曾數派從趨入天上方明四目以達聰
公乃裁一角而特立時改□□待來人材之是非識
素諱之已深當一發而公中自壬昇息無對嚴營
道之虞爽狀鬪風有虎豹在山之勢宏綱數上之
昭旌時太平之基然後移柏牿而數□□□之濃
霖風霧而融作霖雨之澤□□□□以補古之

賀江西憲蕭著卸代方洪僉

某引企汝水有卸星焉又使者星有二焉釋潤堂
達沸爲百祥既以飲散平反福斯入矣則相其飲
食時其起居宜有吉星在在次舍願推爲三台之
符然後滿一世之望
某獨及見先達淳熙間人物極盛之詩而今則參
辰相望矣道德師表之歸然名節議論之巍然如
某官今令代僅然數人雖一日不可輕去朝廷況
三年之家藏詩書之論上動並直之思欲召省歷
諭其遲之然把節發廪既然使一道無飢民秉筆
駭滯又將使一道無冤民佃攔久之於明公奚傷
前脩謂君子之類合必離離久必合天之祚宋未
艾諸賢其入而復合乎明公其遂預聞國政乎如
推車欲其行如同舟欲其濟此宗社之福非某敢
私云

謝贛州提刑都鈐胡尚書代盧陵尉

某竊觀廬陵文字之士皆致身兩地而義不帝秦
一號爲名節第一而位反不稱焉此潛庵子孫所

以兆明俊儕秀出於[illegible]抱負濟世之才
力皎潔許國之丹誠家世顯赫克還舊物矣公家
樂闓忠備所留而未賁為者正或有待偃蹇夢撫
軒潤分日得近臣之體名章流播非民則國有忠
臣之心願副九重之延佇以竟先王之經綸

循州湯領閣 代[illegible]

某觀胡運垂終豪強鄉迭起此士夫相與戮力王室
之時而劬傑相識何為我仰惟某官盛名自奮於
科級全材足應於時需權軍國之重輕合兵民之
體勢錫對者再區畫無遺亦足為科目得人之賢
治郡于南能培植根本則固圉于北必能撫輯卒
乘使之當方面建齋壇蓋優為之無難又豈非文
武材全之驗
某併處于甞知寓內有人豪自會稽為冗出金幕
堅高餘二十年幕府新開條屬森布某不自意充
負其間趍走其側昔有一識韓荊州自謂不空此
生況朔斯夕樹立過昔人遠甚偷席恭覲以日為
年

循州陳守

某觀鯉湖人物為甫之盛而名門其尤盛也崇清
之後宜班于朝者咸謂某官宜當之豈只足以扶
世智足以謀王文足以緯國而施之郡則局矣循
陽四赫附字誠勞上方識選表之命公屢騰勇退
之章摩挲泉石一觴一詠高矣我蹝宕乃區處運
壽幄如國何必有能權其輕重者召環其母遜

循州倅

某備員一寨誦高文仰盛德有年矣與仲氏將劬
津摩挲學記往來鄉鄉者數十引企何嘗然皆秉
有納謁之便遂祿嶺外適有天幸出部屋而依倚
星牙之輝以驚駘而奔走驥足之下摸索艦距
踊三百

交代葉推

某聞江西為人物淵藪而交代某官則爵孤八境
之奇氣鍾焉山谷所謂其士大夫秀而文是也著
鞭殿廬去天不遠乃倘徉宦轍於極南之地至于
再于三必入幕而後行志必通籍而後出嶺然則

今可以凶矣三舘兩學皆欲內揚
某材百不堪晉山學滿坐貧不能詞部洗法外銓
揆戍而貧待甚今爪可望矣幸接後塵敢嫌遐嶠
大凡交孚有畫一之見在唯慕容則不然以辯爲
貴雖不可以定語傳以婉爲奇婉不可以常理論
如是則何以告鄙乎規矩準繩之外有所謂心匠
之巧者至則寂求界付焉

康察院

某比者恭審擢陞親程栢臺峻升風采素孚朝廷
岡重慶所口陳最號吳談而鄉之先達實唱之臺
山英氣遊欲偉人紹休振響于前有光某非特爲
鄉邦賀且爲斯世賀
某仰惟某官學問根本於六經議論驅馳乎千載
臨遣而中留上意屬焉屹立而不待朝望歸焉我
冠寓府舉天下之事得以言正笏廟堂舉天下之
事得以行輿望未艾亟扶晏粲之期益侈會熙之
業

方正字

某伏以仲冬既至寒氣凝成恭惟某官蓬島丰須
閱望益聳神相對文台候起居萬福某自畢遠而
瑯記於府合用條列之文然挾屬小子不敢效世
俗詩禮首告遜照某戊寅之春調閩脩門接聲光
而聆謦欬如是有日一落嶺海歲月飄蕩跡湮
沉一成調候幾若自絕於門牆然日迭除目每到
萬里外朝家用賢嗜不相屢而某也竊依附以爲
跨企聖高而倍仰鄉邦朝行中稍禁踈未幾一臺
一省同侍清要可謂盛事仰惟某官淵源有用之
學兹重致遠之資識者久已期其爲遠器甫登簡
行君相屬目給札玉堂極除當世之故以抒其凱
切之蘊養望冊府悕觀天下之書以厚其經綸之
業迴紫凌清此分內物膚庸照載是則僉期某一
悴爾破白不能自振後注觞陽下幕將以省奩袪
戍耼然一寒𢤱爲道地然則提撕振德俾玉于成
惟宗長遠尊是望某自是有依歸之地矣輙因貢
啟脩亭皇汗正縣侍拜伏褚詹詠敢丐上體眷知

琀毓沖粹對越三接九遷之寵陸續賀循并晉躡瑞拜中閤大開群玉之府共料獲長有慶介祉無邊鄉邦及循陽或有妄役某三滿以請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四十五終

𢇁帚稿略八卷

（宋）包恢撰

清乾隆翰林院四庫館臣輯永樂大典鈔本（四庫底本）

敝帚藁略八卷永樂大典本

宋包恢撰。恢字宏父，建昌人。嘉定十三年進士。歷官刑部尚書簽書樞密院事，封南城縣侯，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卒贈少保，謚文肅。宋史本傳稱恢諸父皆從朱子學，少時即聞心性之旨。歷官所至破豪猾，去姦民，治蠱獄，課盆鹽。然於賈似道傳又稱似道行公田法時，恢知平江，督買民田，至以肉刑從事。兩傳皆出托克托手，乃賢姦迥異。蓋宋史於道學諸人例多褒美，雖有惡蹟亦諱之不書，而似道傳中則偶忘刊削此事，故有是矛盾也。恢平生不以文名，史傳亦絕不及其著作。惟元劉壎隱居通議有云，恢以學文為時師表，平生為人作豐碑巨刻，每下筆輒汪洋放肆，根據義理，娓娓不窮。蓋其學力深厚，不可涯涘云云。獨推重之甚至。今觀所作，大都疏通暢達，沛然有餘。其奏劄諸篇亦剴切詳明，得敷奏之體。雖附合權姦，不免負其所學，置其人而論其文，固亦不失為儒者之言矣。隱居通議又稱恢平生最疑周禮，以為非聖哲之書，遂著書剖其非，號曰周禮六官辨。景定壬戌，恢與劉克莊同侍緝熙殿，克莊奏之，有詔宣取。歐陽䢵為作進表，雖所辨未當，而表則極佳云云。此事本傳失載，而六官辨亦不在集中。意其有別本單行，故未經收入歟。集為恢所自編，宋史藝文志、馬氏經籍考皆未著錄，世亦別無傳本，原目已不可考。今從永樂大典採掇編輯，共得文七十餘首、詩八十餘首，釐為八卷。而以恢自識及門人鄭无妄書後附於末，俾尚略見是集之始末也。

敝帚稾畧卷之一

宋 包恢 撰

劄子

奏平荻浦寇劄子 浙西提刑

臣昨蒙聖恩除臣浙右司臬付以平寇之責重念臣既愚且老懼至誤事已嘗控辭而又懼疑若避事故不敢固辭輒行冐昧而前已役之所以仰稱陛下聖意者顧非木石安敢不竭盡其愚臣竊惟此寇横行王畿之內

與竊發於遠方者不同深為腹心之患與流毒於四支者大異其繫國家之休戚不不輕也且安吉去天咫尺而長興臨之嘉會長興兩鄉十有七村如荻浦環沉等處使止於私販鹽茶賣酒則其罪猶小若有田不必納租則非王民殺人不必償命則無王法一出動是船數十隻衆數百人軍器數百件出没太湖往來鎮市刼人財物掠人婦女剖人心腹折人肌體有一人而曾殺數人者慘莫甚焉其見於大賊首陳超陳湇沈文海沈文煥等之所供具有實迹實証其為非王民無王法至此極矣臣始者到司惟欲仰體陛下寬大之德意未敢遽以大刑甲兵加之凡以再三化誘者惟欲變強悍為善良爾故害諭以榜文者凡二密遣將士以謂曲盡恩意無所不及其至矣奈何歷四旬有餘其大頭首如二陳二沈恃其強擴負固不伏兇頑倔强鍛戈礪刃逆拒捕兇鋒愈張於是知其决不可以善誘遂密為規畫潛行調遣以許浦二千人屯于陸溆浦一千人屯于湖又

以吳長平望香蘭馬跡阜塘等寨兵五百餘人為之鄉導額遷統制劉師勇將一眾溆浦統領秦磐將一軍以許浦都統劉達有謀有勇用以總制諸軍水陸並進臣又懼其奔突四出貽禍鄰境乃於諸處汊港及山徑可走之處在陸路則如阜塘水口鎮吳城步等處在水路則如荻浦港陳瀆港及太湖諸汊港等處並多分兵守把及委安吉州調兵防遏大錢祈港縣廣德軍差兵防懲過界且先是惟以建寨多屯為名潛機不露一旦水

陸之兵四集賊黨褫魄無一漏網當是之時雖一洗而盡空之可也但臣素立成畫誓以殺戮爲威但陷之以兵絶其奔迸使之窮蹙悉既生俘而已故諸賊始雖欲拒及兵威既振則欲拒不能始雖不走及已截周密則欲走無路其賊首素有姓名既束手就縛其賊黨未知姓名者則鄉之平民皆指出而就擒無非平日稔惡之徒未嘗及一無辜雖有逃于幽僻之野高險之山窮巖之家者亦搜捉無遺陳超陳洧沈文海沈文煥四兇

之外凡生擒三百八十餘人軍前招刺爲軍者又二百餘人其自知罪犯雖逃而投於水縊於山者又不知其數獲到軍器一千九百餘件舩二百餘隻兵不血刃百姓安堵幸無玉石俱焚之患已擒到者恐其間不無枉濫又就安吉州置都勘院多差官吏分勘盡得實情凡正典刑者一百二十餘人其餘俱刺爲廂軍分籍江淮幸無妄殺之過始終持重欲圖萬全幸協初謀不致敗事外有賊之謀主邵宗煥及圖結始禍人洪福何正卿

亦例寘典憲翦除根良民吐氣境内爲之肅清實由陛下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不怒而民威於鈇鉞王者有征無戰之盛舉也臣不過欽承威命實無寸功之可言抑臣深有感於中者臣以才薄望輕冒當重任真不自量中間飛語流言捷出可畏自非陛下淵然深識超然遠覽堅定一意確然不移盡排群議卓然不惑則臣之陷於罪戾所不足惜而事之不集豈不重貽宵旰之憂哉今徼幸底定所有始末大畧謹錄奏聞伏乞睿照

策問

策問是非異同

策問是非異同

問天下有公是非一或有異非于私耶至若是者非者之寡孰若是者非者之衆之爲無私耶一人之寡孰若百千萬人之爲衆耶或者有百千萬人爲同以爲是而獨有一人爲異以爲非誘曰非私其可信耶且以士言之有鄉士非鄉之所論秀而以善名一鄉者乎有國士非國人之所同稱而以善名一國者乎有天下士非天下之所同與而以善名天下者乎所謂一鄉之善士斯

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非鄉國天下同以爲是而莫有異以爲非者所以爲善乎然鄉原者一鄉皆稱原人非一鄉之善乎孔子獨不是一鄉之稱而指以爲德之賊何歟借曰非善何至以賊名之耶少正卯者魯國以爲聞人非一國之善乎孔子獨不是魯國之言而戮之兩觀之下何歟借曰非善何至得誅之非歟楊墨者天下之言者歸之非天下之善乎孟子獨不是天下之言而以爲無君父之禽獸何歟借曰非善何至以禽獸目之歟是非之端人心所同不可誣也豈人之是非皆不足據必至聖賢如孔孟者然後定有非可以異同多寡例論歟然在下而取士爲友苟非其善則害德敗俗其禍猶小在上而取士爲用苟非其善則生於其心害於其事發於其事害於其政其禍不其大歟是決擇是非之際尤不可不謹歟曰鄉人之善者好之用之可也國人皆曰賢用之可也天下歸仁焉用之可也然後世如殷

浩有盛名至以去就占興廢朔野推服房琯有重名咸言其謀包文武有王佐才是二人者將天下莫不知其況一鄉一國乎舉而用之宜成大功也夫何一出而敗敗大事耶至於韓信家貧無行寄食漂母受辱跨下諸葛躬耕南陽苟全性命不求聞達是二人者雖一鄉一國不必知其善況天下乎舉而用之宜敗大事也夫何一出而輒成大功耶然則鄉國天下之皆稱善何爲反不若鄉國天下之皆無稱者之爲善歟是非用人之難

也舉人之難也抑非舉人之難也知人之難也其來久矣我望上更化以來首嚴鶚薦書之禁固以一革前日之弊矣夫何比者廷紳有請尚慮公道之未大明歟而其說必欲内而侍從臺諫外而監司帥守及賢德有譽胥居近許以書薦人明言某人有某德某人有某才此豈非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實皋謨知人之遺意乎豈非欲合鄉國天下之公論乎以是求人則薦者決不徇私而容情舉者可以因名而責實信有是可

得人歟抑如是則不患舉人之不公矣無乃當慮知人之不明歟賢如傅說知者一武丁而已先是嘗築于傅巖則一鄉有不必知者矣聖如孔子知者群弟子而已中間嘗阨于陳蔡則一國有不必知者矣忠如周公知者十哲人而已當時四國皆流言則天下有不必知者矣以大賢大聖之忠而猶有時不見知如此況其下者乎然惟賢知賢惟聖知聖惟忠知忠衆人固不識也若夫所識者其在一鄉則或徒無舉無刺似忠信廉潔而衆皆悅之者歟其在一國則徒居處足以聚徒成黨談說足以飾虛聲強禦足以返是獨立者歟其在天下則或徒爲我爲義兼愛爲仁而處士橫議者歟以議論取歟則有言者不必有德以容貌取歟則色取仁者行或違以文章才名取歟則浮躁淺露者必不享福以儒学文雅取歟則入侍登朝者又以贓敗知人豈非難歟彼有畏論鄉曲月旦品題必有如許子將之識然後知一鄉之善士歟太守一見薦達郡士必有如符偉明之

識然後知一國善士歟天下援士咸稱許郭必有如郭有道之明然後知天下之善士歟然皆惟以人論之善則又豈知人之正耶方今泰交道亨方欲衆賢咸知於朝而無或有遺於野也諸公宜合古今而並論之甚於鄉國天下之善士於人必有聞於已必有見庶可以自進而不以自勉歟三者必有一得於此矣幸詳以告

狀

防海寇申省狀 福建提刑

照得某昨准省劄備臣寮奏請令福建安撫司提刑司

及泉州各任責令措置多設方略勦捕海寇再准密劄
備臣寮奏請行下帥司提刑司令多設方略以為捕盜
之策某契勘得海道日下雖暫肅清然秋深冬初其去
者必將復來其散者必將復合敢不凜遵預行措置蓋
海寇雖未嘗無之然未見如近年之猖獗近年雖無歲
無之然未見如今年之兇横前乎此但聞就海刧船後
則敢登海岸而放火劫殺矣前乎此猶閑舟小人寡今
則衆至數千而巨艘千數矣備置勦捕委不可緩但有

勦捕之具今若未能別有奇策且未能盡備其具而欲
遂一旦掃清豈易言哉且昔時海道之得捷惟有李寶
膠西之一捷雖勝敵非勝賊也然事體亦有大不同者
姑借李寶之事以為喻寶曰海道無險要可守萬一敵
艦散入諸洋則難以蕩滅止有一策可出萬全而其策
則惟欲乘其未離巢穴掩出不意因其驚擾而疾擊之
可以得志其後用此策而適當其可適逢其會適中其
機適得其地而其策不一酬卒以成功今此賊固非彼

敵之比也然亦必勦捕之有其策固當多設方略也然
在隨時出奇隨機應變難以刻舟而求劍也況兵家之
策所密者用間也李寶則有其子潛入敵境伺動靜驗
虛實以無誤其成績海道之具所急者舟船也寶則有
堅好可涉風濤者百有二十所用者軍兵也寶則有三
千人乃二浙福建五分弓弩手非正兵也所仗者兵器
也寶則有旗幟砲械弓刀戈甲莫不俱備所仰者軍實
也寶則有銀絹萬數以為軍實所妙者火攻也寶則有

火箭環射煙焰隨發不一時間延燒數百者是六者乃
其策其具亦兵家之常事非詭異也豈容缺一哉今時
異事殊自難例論固不敢望如李寶當時之整辦然量
勢度力隨宜斟酌而旋行措置又豈容不盡哉其纖悉
亦難備述姑條具大略如後須至申聞者
一今欲略倣用間則官司動靜賊未嘗不知其詳賊船
動息官司反邈不得其實所今措置精選善為察之人
要盡得其衆寡彊弱之狀且多設機謀多遣游說密誘

其頭目以散其徒衆誕身出降又容誘其徒衆以擒其頭目或斬其首級率衆歸附者以禍福許以重賞亦庶幾用間之術

一今欲略備舟船則福州僅有延祥荻蘆所謂赤馬白鷂者隻數甚少且近以賊船比之彼皆高大此反低小其他諸寨所亦各不多此外則惟泉州左翼猶有大船可濟因者為船師之計只得團結民船以助官船但並是小樣未必可以制敵且百姓亦未必樂為吾用又只

得委曲區處反覆勸諭以示其自衛鄉井自保室家之計因公及私同舟共濟且求以多為貴以張聲勢亦庶幾可得舟船之用

一今欲略增軍兵則如福州又僅有延祥荻蘆兩寨之兵稍識海道曾諳水戰若其他諸尉諸寨非深諳習者但可為助耳除左翼軍可以調遣策應外為足兵之計亦只得募集民兵以助官軍彼其在海岸素知地理素諳水勢總以各澳長以備緩急犄角庶幾可足軍兵之用

一今欲略備軍器則舟師水戰弓弩為先須先多備次則槍杖刀劍等亦須色色精利此乃官兵將佐常用之器自當多多益辦不容少有欠缺外此則當多招善於投水之人多辦鑿船截柁等器具併行下總首民兵各自措辦庶幾可濟軍器之用

一今欲略備軍實則本司自無分文粒米可應軍需昨來已蒙朝廷行下運司應辦矣但為費浩大為數宜多

兵非難用皆錢糧難辦耳愈遲愈多調度愈廣有限而不繼稽違而不逮一或乏興立致誤事非惟不足以使人不足以持久而已須預先辦集以備不測受給差官專一應副又須乞朝廷不惜重費欲奏大捷除大患成大功全籍軍實之裕

一今欲少仿火攻則所在軍中自有火砲之法左統領自有見成可用之砲近延祥寨官亦見依法做造但恐不能多耳今當計其費用給之本錢責其多造舟師取

捷尤更神速外此則多括善水民船多載乾燥火草藏之密處以伺便乘機而發以為火攻之法

一擒捕此賊本只海澳土豪隅總等之所能辦也蓋此賊雖在海中而日用飲食之物無非取之海岸之上苟海上之人若能同心恊力處處嚴行禁止痛加拒絕使不得上岸則非餓死亦渴死矣將欲何為哉唯海上之民多有所取利其珍寶動千萬計則富者為之停藏貧者為之役使甚至多起酒樓多設妓館以誘之惟恐其不來其小小魚船以捕魚為名者又多為賊之耳目

嚮導是賊徒猖獗兇横皆吾民之通同而至此也今須於各海澳去處團結保伍統以澳長如有一家停藏賊徒引接賊者保伍並加連坐遇有賊船者保伍民兵澳長為將深防固守使不得近岸近則聚衆擒捕隨以官軍擊之彼將有送死而已此項見欲措置施行

一海各有澳可加防守澳各有長可為總首百姓各居海鄉可習水戰今廣擇有物力之家且素有幹略為衆所推者貼補總首俾之專管結集保伍以充民兵其總首等須假以名目俟其有功然後正補官資而保伍民兵俟有勞績亦當等第推賞庶幾樂為官司之用此項須聽自朝廷指揮施行

一賊人頭首不過一二人多或三五人此外人雖衆多皆是隨從況有脅從未必人人樂為賊用其頭首者豈不知世間未嘗有不敗之賊未必全不識利害禍福者也今除密遣用間外合又公行榜示顯示重賞使為首

者日下散衆投降則當賞以某官某職錢幾千貫文又使為從者或擒其首或斬其首以來歸則亦當賞以上項官資錢會非惟不加罪而已其首與其從聞之必兩相猜疑亦足以間其心而離其黨必有一應者此項要得明立賞格須聽自朝廷指揮施行

一賊不難捕在不吝重賞耳既須明立賞格令如承信郎等以至進武進勇校尉副尉告命綾紙若得朝廷多行頒降以待行賞上而兵將下而隅總必有希慕歆羡

而勇往直前者如或有違節制有違軍令逗遛阻撓畏
避退縮既不用命反致敗事卻定行軍法賞罰須是信
必斷不可亂此亦須聽自朝廷指揮施行
一唐人謂群盜如麻不可尋逐無關可守無要可防正
為海寇言也海道洋洋無際以一州之境已自不可窮
極若并師以聚一處則無常山蛇之勢首尾固不足以
相應若散屯諸處則又恐勢分力輕不足以吞併今合
令各縣各寨總首民兵互相察探互相報應的知賊船

所在會合夾攻庶幾有濟此項見欲措置施行
一姑以福州之境言之賊船自北而來者則自溫州界
分銅盤山半洋礁等處而入既入則過須迎仙江口巖
[illegible]
潯南嶼沒浪嶼小練等處乃行劫商船之所也中間西
之小練山東之荻蘆頭乃南北出入之關若於此把斷
使南不得以過北北不得以過南必可成擒此處尚有
可以增損守禦之處此外則沿勢闊遠事體重大未敢
輕言大槩北而浙東諸郡南而廣東須一體嚴行措置
乃常山蛇之勢也蓋以三路而論則廣東首也浙東尾
也福建而論則福建中也福州尾也漳泉首也福州與
化之間中也本路既將行下諸州諸縣例行措置要取
其首尾中相應若浙東廣東欲如首尾中之相應則須
聽自朝廷指揮施行
一向來賊船在海其不知虛實者例皆望洋戰懼而已
[illegible]
如寨尉等力小勢輕固若不足以敵至有諸司調到戰
船水軍非勢力不足者則又多不肯向前東西向背大

類技此兩相迴避者即未嘗見官軍與賊人決戰一合
是致在海之賊洋洋得意聲勢愈張驕橫益甚若無如
我何者而不知其初無能為也如今年之夏福州延祥
寨官李安國獨敵力與之戰便能生禽殺死其衆莫計
數目而彼即狼狽進退無路乃自此散去是一決戰之
功也今若三路合謀併力夾攻合戰為㓕此然後朝食
之計則彼將何為哉若是各守界分幸其出境即為無
虞縱之使去不逐不殺則未知肅清之日合三路為一

家措置如一體兵以珍藏為期此項須聽自朝廷指揮施行劄付本司以所申防捕海寇一十三項委合事宜從行

禁銅錢申省狀 廣東運使 運使

使臣某伏準省劄行下本司責令體訪條具漏泄銅錢利病某竊於此事以為國家寒心第事大體重非本末有萬全禁絕亦緣人微望輕未敢出鴻毛輕率之言今既準省劄豈容自默竊惟倭船一項其透漏幾年彰彰

明甚已不待贅陳但漏泄之地非特在慶元抽解之處如沿海溫台等處境界其數千里之間漏泄非一蓋倭船自離其國渡海而來或未到慶元之前預先過溫台之境擺泊海涯富豪之民公然與之交易倭所酷好者銅錢而止海上民戶所貪嗜者倭船多有珍奇凡值一百貫文者止可十貫文得之凡值千貫文者止可百貫文得之似此之類奸民安得而不樂與之為市及倭船離四明之後又或未即歸其本國博易尚有餘貨又復回旋於溫台之境低價賤賣交易如故所以今年之春台城一日之間忽絕無一文小錢在市行用乃知本郡奸民奸弊至此之極不知前後輾轉漏泄幾多不可以數計矣今欲遏絕慶元漏泄之弊恐別亦無新奇之策惟復祖宗舊制仍舊就華亭置司抽解則雖未必能全革舊弊而比在慶元則似大相遼絕然又嘗竊有疑焉倭船之主抽解之場初不過板木螺頭等物耳而使之得以博易吾銅錢而歸是猶以土而博吾之真金以

石而博吾之美玉利害本非難見螺頭僅可以供燕飲之需雖無之未至如五穀之養生板木不知濟何等急切之用雖無之未至如無棺木之送死豈不可禁絕其來乎惟硫黃可供軍需者許其博易抽解則船之來者必少而錢之泄者亦少闔之每歲往來不下四五十舟乃無非木板螺頭等物而坐聽其空竭吾國家之重寶豈不惜哉雖曰其歸也差官檢空然後通放然此亦一具文耳蓋非胥吏不廉不公例有所受而不從實檢

故也亦以倭船高大深廣人以百計歸船視來將尤重
蓋船底莫非錢也檢空官一過其上一望而退豈嘗知
其內之所藏爲歟浩瀚况又其計姦詭尤是逐將精得
現錢或寄之海中人家或埋之海山險處或預以小舟
搬載前去州岸已五七十里徙檢空訖然後到前洋各
處逐旋搬入船內安然而去人或者其歸船將去隔二
三十里所差官檢空不及亦只得應故事故聽其元來
嘗檢者有之此漏泄之所以不可得而禁也倭人固非

其他戎狄之比然異氣殊形醜陋惡類與吾民交易以
至慶元歲下相與稔處竊恐事久情遷非特吾民所化
而爲倭而變生禍作有出於不測者非但泄錢而已尚
可坐視而不爲變通之計乎雖然此爲慶元漏泄一處
耳若其所慮實有數處敢因言之蓋向之所聞惟倭好
銅錢今則聞海外東南諸番國無一國不貪好而凡係
抽解之司無一處不漏泄慶元之外若福建泉州與廣
東廣州之市舶兩處無以異於慶元而又或過之蓋諸

番國各以其國貨來博易抽解止是漏泄於泉之番舶
廣東之錢聚而泄於廣之番舶兩路之錢非如海水之
無窮其將盡入於尾閭豈不至枯渴者次則此土致海
之商無非豪富之民江淮閩浙處處有之亦多有假作
屯駐之所管運軍需爲名者雖曰他有積貨其實以高
大深廣之船一船可載數萬貫文而去每是一貫之數
可以易番貨百貫之物百貫之數可以易番貨千貫之
物以是爲常也此則北自慶元中至福建南至廣州沿

海一帶數千里一歲不知其幾舟也此又海商漏泄之
大者也又其次海上人戶之中下者雖不能大有所泄
而亦有帶泄之患而人多所不察者蓋因有海商或是
鄉人或是知識海上之民無不與之相熟所謂帶泄者
乃以錢附搭其船轉相結託以買番貨而歸少或十貫
多或百貫常獲數倍之貨愚民但知貪利何憚而不爲
者又有一等每伺番舶之來如泉廣等處則所帶者多
銀乃競齎現錢買銀凡一兩止一貫文以上得之可出

息兩貫文此乃沿海所東福建廣東海之民無一家一
人不泄者此一項乃漏泄之多者也雖然已上二者猶
是畨國人與吾國人為奸至此極也若在官司則有明
明與之漏泄而曾不知禁者水軍之漏泄是也蓋屯駐
水軍去處每月多帶現錢支給此錢一出固是不可復
入散在外州可也今乃未嘗到蕃軍兵未嘗得使自本
州支出則城下大舟徑載入畨國矣此亦以為常而恬
不知怪也賁東水軍尤純支現錢漏泄尤甚為一年每

月若干一月一次漏泄不知何為不略慮及此者此錢
係各州通判廳所辦也極其艱苦措置不及一月僅了
又慮後月動是多方免措以應急時刻不可緩也是以
錢非以支吾軍乃以送畨人耳自有水軍以來不會當
以千萬億兆定此又漏泄之最大者也最時沿邊尚有
鐵錢所漏泄也今瀕海即是異國一舟可以直到而不
慮及此某竊惑焉然此一項乃軍國大計須是朝廷急
作變通之計非某小官所敢與知也其他如泉州廣州

之抽解去處須與慶元一體別立規模痛革前弊或者
各州市舶司別與置一官司專一措察關防重立賞罰
於舊條法及賞格中更增加嚴密施行至販海之商沿
海之民犯漏泄之罪者在法雖有明條然不過遠配而止
在今日則為情重法輕人不知懼又未嘗見嚴切舉行
所以愚民多不知法知者亦敢玩法無所忌憚今須詳
酌舊法更與加嚴犯者斷無容貸責之各州知郡各縣
知縣協力任責申嚴督責巡尉不住巡捕如獲到漏泄

之錢照條法中賞格一一推賞不然州縣既不任責巡
尉亦不巡捕名曰巡捕又不賞錢官員罷黜吏卒遠配
情理重者又別重作施行外此則所有中下民户性有
三路十數郡沿海數千里並與行下逐州逐縣嚴結保
伍每十家為一甲遞相覺察如一家漏泄則九家舉覺
或配或黥隨多少科罪舉覺者特與免罪數之多者又
當推賞若一家漏泄九家況匿不行舉覺定相連坐一
甲内並無容隱十甲又為一大甲十甲之内如有一甲

漏泄則九甲舉覺其法盡如一甲之法甲内斷不使有引領牙儈等姦人容留其間如有此等並以正漏泄人論罪其甲戸又當各統之以隅總而隅總又多通同反為漏泄之主此又全在責之州縣選擇公忠為衆所服可為隅總之人方許差充州縣各特置一局差官專主此一事上下相承持之以久庶幾積年之弊可革也然此其大略耳其詳則乞朝廷特為敷奏乞聖旨行下三路十數郡一體施行又庶幾仰藉威靈乃克有濟若但

行下本司使偏責之郡縣則雖轉未必能使之丕應此非可以常事論也外此則又鉟銷一項法令雖昭如日星而所在郡縣之民未始一日無鉟銷其銷耗又非特沿海而已此又在朝廷別作施行令治司一年所得不過一十五萬貫而費近二十丈之本方得成一丈之利至於漏泄一年不知其幾千百萬也舉世但慮官楮之折免而錢皆置之不問故錢已漏泄欲無矣使一但用錢殆將無錢之可用豈不大可為寒心哉姑據其之愚見

係具大槩如常是非可否不敢專決乞賜指揮行下須
至申聞者

敝帚稾畧卷之二

宋 包恢 撰

答

答傅當可論詩

某昨承不外以佳句一帙見敎開䂓爲多葢始終皆欲追晉宋之風而絶不效晩唐之體此其過於人遠矣某素不能詩何能知詩但嘗得於所聞大槩以爲詩家者流以汪洋澹泊爲高其體有似造化之未發者有似造

化之已發者而皆歸於自然不知所以然而然也所謂造化之未發者則沖漠有際冥會無迹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欲有執著曾不可得而自有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者爲所謂造化之已發者眞景見前生意呈露混然天成無補天之縫罅物各傳物無刻楮之痕迹葢自有純眞而非影全是而非似者爲故覩之雖若天下之至質而實天下之至華雖若天下之至枯而實天下之至腴如彭澤一派來自天稷者尙庶幾焉而亦豈能全合哉然此惟天才生知不假作爲可以與此其餘皆須以學而入學則須習恐未易遽造也所以前輩嘗有學詩渾似學參禪之語彼參禪固有頓悟亦須有漸修始得頓悟如初生孩子一日而肢體已成漸修如長養成人歲久而志氣方立此雖是異端語亦有理可施之於詩也半山云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艱辛某謂尋常容易須從事奇崛艱辛而入又妄意以爲須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不妨是詩法況造物氣象須自

大化混浩中沙汰陶鎔出來方見精彩也唐又韋柳有晉宋高風而柳實學陶者山谷嘗謂柳詩與學者云能如此學陶乃能近似耳此語有味

答曾子華論詩

承近多作詩賦等欲以示拙者一覩雖未及覩然以子華平日之才華决知其有可觀者宏齋一詩亦足以窺一斑矣但竊嘗以爲此等文不可輕易嘗試爲之葢古人於詩不苟作不多作而或一詩之出必極天下之至

猜狀理則理趣渾然狀事則事情昭然狀物則物態宛然有窮智極力之所不能到者猶造化自然之聲也蓋天機自動天籟自鳴鼓以雷霆豫順以動發自中節聲自成文此詩之至也孰發揮是帝出乎震非虞之歌周之正風雅頌作樂殷薦上帝之盛其孰能與於此哉其次則所謂未嘗爲詩而不能不爲詩亦顧其所遇如何耳或遇感觸或遇扣擊而後詩出焉如詩之變風變雅與後世詩之高者是矣此蓋如草木本無聲因有所觸

而後鳴金石本無聲因有所擊而後鳴無非自鳴也如草木無所觸而自發聲則爲草木之妖矣金石無所擊而自發聲則爲金石之妖矣聞者或疑其爲鬼物而掩耳奔避之不暇矣世之爲詩者鮮不類此蓋本無情而牽強以起其情本無意而妄想以立其意初非彼有所觸而此乘之彼有所擊而此應之者故言愈多而愈浮詞愈工而愈拙無以異於草木金石之妖聲矣況在心爲志發言爲詩今人只容易看過多不經思詩自志出

者也不反求於志而徒外求於詩猶表邪而求其影之正也奚可得哉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豈苟作者哉後世詩之高者若陶與李杜者雖矣陶之冲澹閑靜自謂是羲皇上人此其志也種豆南山之詩其用志深矣羲皇去我久一篇又直嘆孔子之學不傳而欲有志焉惟其志如此故其詩亦如之今人讀其詩不知如何而讀之哉如李如杜同此其選也李之宴坐寂不動湛然冥真心杜之顧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雖未免雜於異端而

其亦高於人幾等矣宜其詩至於能泣鬼神驅瘧癘非他人之所敢望也今之言詩者不知其果何如哉近世名公嘗有言曰人心惟危天命不易學者於日用之間如排浮萍晝水流隨止合則見於紙上山小水淺無尺試者此可以言志與詩矣子華之詩習因居閒處獨岑寂無聊而作則亦不可謂無所擊觸而自鳴者此亦後世騷人文士之常也然擬之以志則有未然者居閒處獨不妨顏子陋巷之樂何爲岑寂而無聊若如曾子之

乜日不火食果能歌聲若出金石乎陶淵明少學琴書性愛閒靜曰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曰閒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彼方以居閒處獨為樂若有秋毫芥蒂無聊之態其能道此等語作此等詩乎曰心遠地自偏曰此中有真意曰閒禽鳥變聲復欣然忘食此其志高矣美矣好詩者如進於此也詩當自別矣太白嘗有超世之志固非世態之所得而籠絡子美一生窮餓固不掩於詩而其志浩然未始一日少變故其詩之光燄不可

靡滅不可不考也宏齋之銘來論之見自是所患佳句大旨雖正未能無病大槩宏有二用有大道本體之宏（有學者功用之宏[illegible]）可也若曾子弘毅則學者功用之宏也今既未免混然而無分別曰宇宙乃活計自己既是宇宙則又豈別是活計擇精仁守之意類倒未合血脈未接物小於細之說意在該括反成牽合而實非一貫大抵真箇到宏處說出來又別不假粧點而自合若夫億度料想則程先生所謂略見髣髴未能如開目覩萬也却幸於在心為

止

志上加功不然抑末矣之則無如之何誠欲假此為講明之機故因及之

答項司戶書

某昨兩蒙賜顧於山間此意甚厚感當如何且辱長箋論學甚高非淺淺者所能及矣然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尊兄固無愧於曾子之友矣而某以空空鄙夫何以為答愧又當如何哉然豈容不隨其愚見而發一二哉其為人雖肖於天地靈於萬物然其初也未有名稱往往之例指之曰靈蟲却不知其所以靈者何物迨

世聖人始立名曰心當其未有此名但見此靈之運用初未始有所欠及其已有此名是即無名之前運用之靈亦未始有所增學者若能於此自知自明則亦猶身之元有手足耳目而自用其視聽行動耳若更於心上說心費為形容多為名狀則是已自為支離矣又不知所以為是形容為是名狀誰實為之以吾一心說吾一心以吾一心形容名狀吾一心則心又別似一物與我

愈離而為二矣如此輾轉不已正恐愈不識心耳孔子四語只是說心無形體不可把捉無時節不可拘係無鄉方不可尋逐孟子舉此不過以心是活物不可忘不可助貴善養而已如果自見得分明只消如此養去養得純熟至於無間則全體大用神明不測總不出此某前此所謂全體大用與舉朱文公所謂神明不測者雖是盡心地位而與夫子四言似差不同然畢竟心無二心除了操舍出入無時無鄉之心不應又別有箇神明

不測全體大用之心總不過一心耳特操舍出入之際此心未純或未到全體大用無欠之地苟知所養則此矣若無時無鄉則體用神明亦自如是不可謂到此則有時有鄉矣不寧惟是操舍出入只是言心無形體到體用神明之地又豈有形體而操不存舍不亡哉先儒所以謂昔賢有不待操而存者是豈聖人之言不是今且未須深說亦未須淺說且只當於養上用功來較之所辯亦多舍矣但謂此乃心之情狀亦似未穩孔子一

言以蔽之曰惟心之謂歟更不說是情狀若論真箇情狀則孟子之所發四端是已不知以為然否其間如曰心之本體只是虛靈湛靜則全是老莊之見曰體中有用用中有體則又似體用為二物曰貴其能存不容任其竟亡曰雖存易亡則又全與夫子之說大相反曰因其情狀求其本體則情狀之外又別有本體不知如何而求曰心只是一物方寸大耳為五藏之君若果方寸之大如何能參天地贊化育此全是局於形器恐非心

也易言復其見天地之心乎不知天地有何心藏而為五藏之君哉如天之聰明何嘗有耳目人之聰明見於耳目者止是一竅之發見耳若以聰明止於耳目誤矣以心為一藏豈不大誤哉如曰自然而然不假思議無不該包則又豈特為五藏之君無乃自相背馳而來教無非思議似又不能鼎其言矣又如曰心有精精有光則猶前說之病也惟有總歸之於養則正孟子之意也大槩夫子所以抑子貢之多言而曰天何言哉四時行

爲百物生焉者正爲言之愈多愈見支離而欲其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也心字自堯舜説起至孔子論語中言心者三處而已孟子説心最多然即不曾形容名狀心體如何若四端則實發出心之實理妙用矣非形容名狀也其揆夫子四言正只爲養而設耳非泛然形容名狀也今愚見只欲尊兄且自體見今之心本然固然者然加涵養不必只管以言語解釋多爲形容名狀心亦本不可形容名狀也夫子只四句而今尊兄注脚太多

矣涵養極於統一之地則孔子之心不踰矩顔子之心不違仁即同此心矣心本自若吾惟順而養之耳正不在夫言語間也不知高見以爲然否更惟反覆教之是所願也

與留通判書

昨嘗因及先儒每教人静坐之説此最學者之真實切要處或者便指以爲禪學如此大誤矣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此心此理之本體如此若有所倚而流於偏曲者其病猶輕今之學者則終日之間無非倚物倚聞見倚議論倚文字倚傳註語録以此爲奇妙活計此心此理未始卓然自立也若能静坐而不倚聞見議論不倚文字傳注語録乃是能自作主宰不徒倚外物以爲主矣却是所謂依仁所謂據德乃吾所自有之物依此據此別無所倚與倚外物以爲主者大異矣若静坐不得則是我反爲客終日只在外走而外反爲主真曠安宅而弗居者除了聞見議論文

字傳注語録便似倀倀然無所歸宿茫茫然無所憑藉者此其爲病最重也甞自謀功於紙上而不曾謀功於胸中是未甞反己就實用功而善未甞明何時能止於至善哉如以此自試自驗乃能有進故因及之不知高見以爲然否

答項司户書

伏蒙寵惠長牋詞意發越趨向邁往識見敏明已若老成於此學者固令人降嘆矣但以其爲可以考德問業

則雖厚過與之意而非某之所敢當也然豈敢不因來
教而少效其愚今舉世不知以此為何事而念所不到
言所不及者滔滔也尊兄乃獨能從事乎此其有或者
以此自命則又徒為言中鸚鵡書中蠹魚耳而尊兄乃
獨能求諸身心性命之間可謂超然度越乎俗流俗學
矣苟道無終窮學無止法而其始初當有端緒今之所
當自課自驗者且當辯其虛實若反而觀之有所着落
有所歸宿有所主宰有所受用如在吾家得利用安身

而吾之則為實矣如或未有着落未有歸宿未有主宰
未有受用如在逆旅而未知安宅之何在則為虛也今
尊之所所見雖皆合而不畔然某揣摸猜步言論識見
之處浮而未就着落歸宿之實地或主宰未定而受用
未有明證也故書中所論或有小走作而未純大槩欲
見其貫通而猶若牽合欲見其廣博而猶若牘篇本是
常理常行而反若張皇本是簡易要切而反若泛濫未
似一一據正就實而平貼安穩也如操舍出入乃朱子

言此心之體用如此非可以為有天壤之異也見有實
不實實有偏全純雜是矣然正以見不實者有此病實
則見之盡而知之至矣偏全駁雜非見之病也知至而
未至之者也又如情則忘極意則助長纏繞則窘捏提
則非此其說病是矣然所見若實則此病自無更在收
斂靜存涵養之體驗之所謂萬宇六合充滿天地此則
一心安排料想該括包羅處其遺漏本體固然無二物
然不出吾心所謂氣塞天地者吾也萬物皆備者我也

未嘗在外若不在吾不在我而在外安排料想該括包
包羅則將有窮大而失居之病矣乃所謂無着落歸宿
無主宰受用者也不知高明以為然否若夫心言一篇
用意甚廣甚深固非淺淺者所能道也然揆之愚意却
有未安蓋心無形也何反形容如是之多若有形之物
者耶向昔聖賢言心者亦衆矣未有如是之詳複者舜
之傳禹不過曰人心道心危微而已成湯以禮制心文
王惟克宅心無他言也論語言心者三處耳孟子言心

雖多然未始形容名狀其爲何若以無形而不在言也惟心之謂歟四句則夫子所以形容名狀者如此而已過此以往未之或知矣今尊兄雖形氣而言之似未明無形之心者守心二字尤不經見如軀殼方寸之内如聯處開端發原如一開一闔而位既定等語殊有所未解要只消昭明沖和不可言説二語足矣此二語又似與一篇之旨句背易曰默而成之不信而信存乎德行某竊爲尊兄且宜放下許多言説識見只據今見在身

心見德得理分明則即此便是着落歸宿主宰用受之處外此有言有見皆妄也此愚見也如高明以爲然則還有以教我幸甚

論立身師法

凡爲學之道必先至誠不誠未有能至焉者也何以見其誠居處齊莊志意凝定不妄言不苟笑開卷伏讀必起恭敬如對聖賢掩卷沉思必根義理以閑邪僻行之悠久習與性成便有聖賢前輩氣象

凡爲學之道必須一言一句自求己事如六經語孟中我所未能當勉而行之或我所行未合於六經語孟中便使改之先務躬行非止誦書作文而已

凡勤學須是出於本心不待父母先生督責造次不忘寢食在念然後見功苟有人則作無人則輟此之謂爲父母先生勤學非爲己學終無所得

凡讀書必須精熟若或記性遲鈍則多誦遍數自然精熟記得堅固若是遍數不多只務強記今日誦成來日

便忘其與不曾誦讀何異

凡欲誦經習史須專志屏棄外物非有父母師長之命不得因他而輟

凡係已誦過書每日誦所授新書外即從頭通誦一遍周而復始日以爲常則自然永遠不能遺忘

凡講究經旨須是且將正本反復誦讀求聖人立言措意務於經内自有所得若反復誦讀至二三十遍以至五七十遍求其意義不得然後以古注證之古注訓釋

不明未可遍曉方考諸家解義擇其所當者取一家之說以為定論不可汎汎莫知所適從也

凡閲子史必須有所折衷六經語孟其子史之折衷也譬如法家之有律令格式賞功罰罪合於律令格式者為當不合於律令格式者為不當諸子百家之言合於六經語孟者為是不合於六經語孟者為非以此衷考古之人而去取鮮有失矣故學者當以六經為律令格式以語孟為斷案諸子百家則其情欵也近年學者多

議論孟子之非當求孟子無不是處若不識片段不達聲律從頭徹尾少精神無眼目斯為下矣

凡取友必須趨向正當切磋琢磨有益於己者若乃邪僻卑汚與夫柔佞不情相誘為非者謹勿近之

凡見人有一行之善則當學之勿以其同時同處貴耳賤目焉

凡見人片文隻字可以楷式隨手録之聞人有一言半句可以覺悟後學即默記之汲汲焉恐失之此之謂好學

凡在朋儕中切戒自滿惟虛故能受滿則無所容人不我告則止於此耳不能日益也故一人之見不足以兼十人我能取之十人是兼十人之能矣取之不已至於百人千人則在我者豈可量哉

凡求益之道在於能受盡言或議論經指有見不到或制撰文字有所未工以至人有盡善者或我有未善人能為我盡言之我則致恭盡禮虛心而納之果有不從

則終身服膺而不忘其或不可從則退而自省察之以道不得發亦而惡其逆己也

論五言所始

五言之體說者類以為始於漢之蘇李曾不思詩原於虞夏之歌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五言已權輿於五子歌矣厥後三百篇中諸體畢備而五言尤彰彰可見因讀摘出以與學詩者評之亦庶幾知選詩之猶有古風者由此其選也然歌詩出於虞夏商周又不知其體

格之始於誰乎後世略不能自詠情性自運意旨以發越天機之妙鼓舞天籟之鳴動必規規焉拘泥前人之體格以倣傚而為之一有不合即從而非之因哉其為詩也真所謂性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役旨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乎久哉莫覺焉者況又未嘗深究源委者乎因併及之不知工於詩者以為何如也

一句翦所起

雖以不采懷　維以不永傷　在南山之陽　在南山之側　在南山之下　無使尨也吠　于嗟乎騶虞　胡為乎泥中　俟我於城隅　匪女之為美　遠父母兄弟　不如我所之　不與我戍申　不與我戍甫　不與我戍許　河上乎翱翔　河上乎逍遥　贈之以芍藥　甘與子同夢　無庶予子憎　蓺麻如之何　析薪如之何　取妻如之何　殊異乎公路　殊異乎公行　殊異乎公族　不敢以告人　如此良人何　如此邂逅何　如此粲者何　不如子之衣　胡然我念之　宛在水中央　宛在水中坻　宛在水中沚　胡為乎株林　樂子之無知　樂子之無家　樂子之無室　一之日于貉　二之日其同　上入執宫功　其始播百穀　四之日其蚤　鬻子之閔斯　其舊如之何　兄弟閱于墻　如南山之壽　鶴鳴于九皋　予王之爪士　毋金玉爾音　誰謂爾無羊　誰謂爾無牛　不宜空我師　蹙蹙靡所騁　念國之為虐　我獨

不敢休　正大夫離居　哀哉不能言　得罪于天子　誰從作爾室　無淪胥以敗　無忝爾所生　爾居徒幾何　不可以簸揚　我從事獨賢　益之以霡霂　無害我田穉　伊寡婦之利　殿天子之邦　至於己斯亡　老馬反為駒　毋教猱升木　君子有徽猷　侯文王孫子　於緝熙敬止　駿之未喪師　有虞殷自天　使不挾四方　太姒嗣徽音　以御于家邦　肆戎疾不殄　肆成人有德　古之人無斁　誕先

登于岸　以對于天下　四方以無侮　四方以無拂
武王豈不仕　履帝武敏歆　誕寘之平林　誕寘之
寒冰　誕后稷之穡　即有邰家室　誕我祀如何
授几有緝御　序賓以不侮　君子有孝子　泂酌彼
行潦　曾莫惠我師　斂怨以為德　時無背無側
以無陪無卿　匪上帝不時　雖無老成人　枝葉未
有害　在夏后之世　四方其訓之　興迷亂于政
女雖湛樂從　罔敷求先王　肆皇天弗尚　無淪胥

以亡　萬民靡不承　定申伯之宅　徹申伯土田
仲山甫之德　王命仲山甫　仲山甫出祖　仲山甫
徂齊　仲山甫永懷　為韓姞相攸　以先祖受命
命程伯休父　我居圉卒荒　實靖夷我邦　曾不知
其玷　昔先王受命　日辟國百里　駿奔走在廟
無射于人斯　駿惠我文王　岐有夷之行　昊天有
成命　成王不敢康　繼序斯不忘　未堪家多難
以保明其身　肇允彼桃蟲　蹻蹻王之造　文王既

勤止　我徂維求定　淑問如皋陶　纘太王之緒
則莫我敢承　天錫公純嘏　復周公之宇　宜大夫
庶士　我受命溥將　在武丁孫子　武王靡不勝
肇域彼四海　殷受命咸宜　帝立子生商　則莫我
敢曷　實左右商王　以保我後生

兩句類

濟盈不濡軌　雉鳴求其牡　期我乎桑中　要我乎上宮
投我以木瓜　報之以瓊琚　投我以木桃　報之以瓊

瑶　投我以木李　報之以瓊玖　一之日觱發　二之日
栗烈　三之日于耜　四之日舉趾　九月築場圃　十月
納禾稼　風雨所漂搖　予維音嘵嘵　如松栢之茂　無
不爾或承　唯酒食是議　無父母詒罹　誰敢執其咎
如匪行邁謀　以介我稷黍　以穀我士女　乃求千斯
倉　乃求萬斯箱　彼有不穫穉　此有不斂穧　肆不殄
厥慍　亦不隕厥問　帝作邦作對　自太伯王季　不大
聲以色　不長夏以革　誕寘之隘巷　牛羊腓字之　民

之方殿屎則莫我敢葵 人尚乎由行内奰於中國
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 無此疆爾界陳於時夏
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
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 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
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 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
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 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駿厖
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

三句類

侁侁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 宅殷土芒芒
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

四句類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
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

六句類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
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十二句類

或燕燕居息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或
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為

梁鍾嶸作詩評其序云夏歌曰鬱陶乎余心楚詞曰名
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略是五言之濫觴予以為不
然虞書載賡歌之辭曰元首叢脞哉至周詩三百篇其
五字甚多不可悉舉如行露曰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

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小旻曰匪先民是程匪大
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至於北山之篇其下
三章率皆五字又十畝之間則全篇五字耳然則始於
虞衍於周逮漢專為全體矣

欽定四庫全書

敝帚稾畧卷三

序

宋 包恢 撰

象山先生年譜序

文安陸先生之學偉然立卓其遺文大畧可覩矣而未有年譜可以參考其始終之條理非缺典乎有金谿李君子愿遡其淵源緝而成編粗若明備恨久而未有鋟梓以傳者今年秋臨川謝史君英擬一見而慨然刻之

石齋以補其缺與以與文集並行使學者得而覩之猶勢歸如見其生平而親炙之豈曰小補之哉刻成命某為之志其本末於後再三辭不獲乃僭越而言曰孟氏之後千五百年能自得師大明此學而因其歷年之先後以紀其始終之條理與世之所謂譜者異矣先生生於紹興已未迄乾淳五十餘年間時則上有高宗孝宗為明君師而當年國家治道之所以興隆人心之所以興起者正由此學之明爾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先生殆若特為此學而生者發揮啟廸開闢充拓之功大矣試觀其譜其為人品器之高也則天鍾之而清明在躬人尊之而志氣如神自其兒時已如成人三四歲能思天地窮際至忘寢食十三歲因解宇宙二字忽大有省凡遇事物動有感悟嘗聞鼓聲豁然以覺十七歲作大人詩以見志昔人以千人為英萬人為傑以異常者之若先生超越世表其英傑之尤者乎其自課已學之進也則謂時昔自反的見善非外鑠徒以交物有蔽自此大發

愧恥鞭策驚厲不敢自棄或於踐履未能純一無間稍知警策即與天地相似其於執事之敬嘗大進於掌家事之時日用之功實有在於人情物理事勢之間深思力考究極精詳必造於昭然而不可昧確然而不可移以其言考之可謂學不厭矣其開發學者之盛也在家則遠近聞風來學而中情者或至汗下在白鹿則剖決義利著明而動心者或至流涕在浙則從游多後傑咸聽言而感發在象山則學徒益大集皆聞教而屈服至

以切琢

若以書講明則又無處無時無之各隨其資以切琢之不局於一方各因其病以鍼砭之不拘於一藥莫不明白洞達深切痛快如鉾直破的如及解中節使人心開目明猶醉之醒寐之寤者其感應神速也以其言考之可謂教不倦矣其略陳于覲君之際也輪對五篇自章稍盡所懷天語甚詳問答不敢不盡至于遇合付之天命使得盡行其所言則所謂將無愧唐虞之朝於復三代乎何有其言富蔚矣國家治道之興隆豈特如乾淳而

已哉其小施於牧民之日也强示皇極家心曉白治化所洽久而盍孚農賈安恬吏卒抑畏盗賊衰息訟牒希少將及朞年已至無訟使得大其所施則所為躬行之效在政刑號令之表者將達之天下矣豈特如荆門而已哉以其年考之惜乎天命不假之壽天子未大其用遽不得盡究其學先是欲其學之行故未著書暨後方欲著書亦卒奪其所志可為發千古之慨歎惟其言論風旨學者求之則自有餘師也然某嘗隱憂遺慮為言先

生之學者雖多究先生之學者似少夫學者門也路也知所從入之門則必知內有堂室之深知所從入之路則必知前有千萬里之遠先生以學者茫茫如在門外如在路傍而莫知所從入其誤認以為門為路而誤入者尤多故其教多先指其所入以示之乃發足第一步也由是而之焉方將循以導其進於深造之地誨言具在皆可覆也如自志學入九五進而極於從心自欲善入九五進而極於聖神極深則有宗廟百官之美富悠

遠則有博厚高明之配合此先生之深遠處也苟或升而未入於室畫而遂廢於中猶不可況今有近於入門入路一步之初遽止而不復進步豈先生之學哉抑嘗記先生之詩乎涓流積至滄溟水拳石崇成泰華岑先生滄溟泰華也學者或止涓流拳石而未知有積至崇成之功用是故有以徑捷超入之法妄加横議而亦莫有能破其横議之說者非先生之覔學者實學者之負先生也是其可不謹思而明辨哉年譜雖明備又在善

學者志其深者遠者而自強不息以終之庶乎不負於所學不忝於先生是區區切有望於同門云

袁絜齋先生書鈔序

書於六經為最古古聖人自堯舜至周公孔子七人而已其言則七聖之言其事則七聖之事惟聖如孔子與七聖同乃能定此書然則後世非有真知聖人之心者安能說此書哉且其立言之體腴而若瘠澤而若枯而若緩文而若質所謂渾渾無涯者與謹嚴奇法正葩

之體既不同而以樸學嗜者多矣或者知之始論唐虞則曰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以為治天下之本號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設其言至約其體至備以為治天下之具而為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記者豈獨其迹耶併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小大精粗無不盡本末先後無不白是當時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是果可以易言哉後世說者不知其幾家大都不免以衆人而測聖人耳至若絜齋

袁先生者志古學而欲師聖人庶幾知此歟蓋其所發明者粹然正坦然明無虛文無泛論無飾詞理則實理用則實用若肆筆直書初不經意不擇語者而無非確鑿精實內而性分外而政理皆不失乎聖人之意而切於吾身天下之用其度越諸說者不其多歟觀其說可以知其人矣且深知父者尤莫若子予嘗聞諸蒙齋矣曰先君子立志之剛求道之勇用功之密家庭之奧屋漏之隱莫非篤實無一毫偽內外上下一以質直不欺

為本世間浮薄嶮巇矯詐翻覆之態影響無焉且自為太學生時學成行尊已雅為人所重居鄉黨為後學模範而交友徧天下不附權姦去國十年更化見用守正如一日年逾八十進修罔怠凡皆人所共知者此其所以學古而深於書者乎是書之鈔也其可徒於言語文字觀之乎永嘉危君僩好古博雅蓋盡得永嘉師友之淵源而卒定所學於文公朱先生自是公聽並觀博通羣書有如此鈔既得而深味之又欲廣其傳以與學者

其之非徒可以見潔齋之學尚可以想見唐虞三代聖人之遺風焉此沈君旲意也如以其說雖合於古而未必則於今其父子皆以是經取高科矣何疑耶吁以友之善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有志者試以是觀斯得之矣先生諱燮字和叔潔齋其自號也其子則名甫字廣微自號蒙齋今為秘書少監云

送陳司戶序

仕於廣者虹飲貪泉鯨吞溷海賊污之氣毒於瘴霧其來久矣於此而欲求廉士何啻揀金於沙哉予忝將曹事自初度嶺即加廉訪覬得一二於百千中何難其人也久之僅見有稱廣之戶曹陳君山公者有狷介之風雖倉庫之獘例衆以為常例者亦一切拒絕不受予固嘆古人以不貪為膚行非盛德也猶之不為盜賊爾奈何今之貪者陰取如竊畫攫如刼無非盜賊也於是萬一有能廉者則如鳳凰芝草雖童子亦以為美瑞之衆皆濁如涅我獨清如渭在今世在南廣謂之盛德亦不亦可乎然以戶曹君能不為貪泉所易溷海所污者亦豈無所自而然哉遡其淵源則實以廼祖尚書公稟有家訓存焉爾予觀其訓有曰初入仕路如人築室先固基址若基址不固稍或搖撼必至顛覆吾平生仕宦無以過人惟是律己廉勤又曰交了印記急急打疊待自身潔淨除俸祿外毫髮莫與交涉又曰只是自家滴水滴凍不用一錢還甚人奈何句不得得便須監司太守

臧否如火其奈一清廉官員何莫說人奈何不得天地鬼神亦將畏仰爾其終之自志以詒後者亦曰廉勤以報國清白以傳家一毫不可得而泯也戶曹君惟此訓之入耳著心故能以此守官三年之間一塵不渝予拯之人言咸曰實然豈不謂之難得歟君請予書其家訓之後予謂家訓不必贅贅也在為子孫如君者堅守當如一日也惟人心惟危天命不易所患義利之賓主不分德貨之貴賤不明則強勉於一時或不能不改乎於

後日非真堅而磨必磷非真白而涅必緇則始之汲汲者可與而其終未可保所宜深思而痛省也爾祖訓又謂嘗謁鄉丈王元邁因舉里有初仕為縣尉便贓汚狼藉今忽有人云已能改節雖伯夷之不如語之十人十人不信乃自指云又有人云王元邁日來盡喪所守幾同盜跖語之十人十人不以為然夫何故毀譽既得於初仕之時而是非已取信於鄉人之論不可得而掩也今君初仕亦似能先固基址矣自今以往惟謹守力行始

終一節使後雖有人言喪所守同盜跖而聞者皆不信而惟信君之終廉庶幾不忝厥祖矣雖仕至厥祖之地不難也姑以送君之歸云

送吳觀甫序

觀甫從予家君學予與觀甫共學者十有八年矣疇昔少遠去多不越三百里少長別多不踰二三月惟嘗兩趨帝鄉團橋門覽東南名山大川尋當世名賢才士者近兩年在三四千里外餘則無一晝夜不相與處處必語言言必曲盡或者予心非觀甫莫知而觀甫非予亦未必盡知其心發雖不同而其趨問往往不合者鮮矣蓋觀甫發高與未嘗語及卑下予發若深沉亦必語及浮淺視世之庸流匪經大猶而爭聽邇言者實悶悶也非強為是落落乃其素所安也有時大聲疾呼高談類狂則若持棘端而罰銖較相直者頗自有以相樂非敢為他人道也每謂充塞宇宙洞然公共之理雖古大聖賢不敢有秋毫所損特不過其發明扶植之耳故自開闢

以來聖者可師則師之賢者則友之本無常師友亦非宗其人也視世之宗一家主一說專一義不知實理之所本而苟私門戶堅閉不可開又且徒乾沒於記駁辭章閒為蛆蟲識見以自喜此等寔不能與之強合也若及後世則人必雄蓋英畧事必俊功偉績必足以發其闡物成務之機者始取之餘不暇錄也此理之淺深聖賢嘗取譬矣安宅也正路也始而入門中而升堂終而入室不可誣也予與觀甫嘗謂於父師講切之次得其

門而入矣自是言論之際乃能及其堂室中精微事今世益降人益卑雖號為力學者方與安宅正路背而馳焉無入門之期也與斯人而言如反引出門語外事欲挽而回之不可得不覺去堂室之益遠爾豈徒無益云乎哉故生平取友於世如揀金於沙常恐弘道之難其人不足以相推挽而上達足以淪胥而下也方期與規甫終始共學不離朝夕相觀相摩相激昂庶幾同堂合室適道立權可覬於後日爾理有極至知所入者當不

至於至道至德至聖至神之室不已也不幸兩貧相值不克相養以遠而忽為有力者奪去蓋遠去千百里長別六七月前乎此者嘗一再而未多見也甚矣予夙心之未竟而予之失助也所幸新昌孫侯乃賢主人侯之得於天者厚進於己者博而取於人者懇懇乎其未足也其同道以為謀麗澤以為悅也可卜矣況吾徒以宇宙為一心一心之外無餘地予之處規甫之出孰彼孰此孰離孰合規甫行矣以規不以頌予當何言事物不足道也言行不足聞也心術深微之利病氣質稟受之偏正已熟講之而熟知之亦各自化之而已矣無戾於初無畫於中無愧於終揭天地之中以起偏陂出日月之光以燭昏庸運鬼神之變以發深錮舉江河之大以開狹陋使為宇宙全人自淑淑人無二理也予當以自勉規甫其勉之

記

肇慶府學二先生祠堂記

天下有盛德之名儒為明師斯道之所以開明也國家有尊

嚴之名臣如嚴師斯人之所以敬畏也而名儒名臣俱非常人非世所常有者惟天地立心為天下國家人道計則或間生一盛德者出而為天下之儒又或間生一尊嚴者出而為國家之臣庶幾斯道開明不終晦蝕斯人敬畏不至玩弛而天下國家有所賴以主張綱維者乎蓋天下有盛德氣其氣為仁而溫厚時則特以生名儒有若周元公者焉天地有尊嚴氣其氣為義而嚴毅時則特以生名臣有包孝肅公者焉元公沖和純

粹混無圭角溫厚之所以鍾也孝肅剛正峭直儼有廉
稜嚴凝之所以鍾也是其體皆天地之塞其性皆天地
之帥而二公之生其所關天下國家之道也大矣故其
平生之所建立之所成就為學術為德行則足以成先
聖覺後人微而性命根本遠而聖賢淵源始開明如日
星是後學者滋衆而同然理義之為悅為鄒操為政事
則足以動明主服生民中而貴戚宦寺外而田野童穉
亦敬畏如雷霆是時朝廷益尊而隱然社稷之增重二

公皆卓卓名世雖沒世不忘也濂溪之名包家之稱重
當時而照象世雖死如生雖亡如存常如侍嚴明之師
而臨之在上質之在傍者與廬山長同其高與廬江長
同其深真可謂盛尊嚴之至而仁義之備選足以對越
乎天地哉元公嘗丙特廣部孝肅嘗一守古端人到於
今稱之然去之二百年間其遺跡之可考者鮮矣獨聞元
公時不憚勤勞不避瘴毒雖荒崖絕島人迹所不至者
亦必躬視徐按以洗冤澤物為己任此其恤遠之仁藹

然溫厚益獨風以春風而雨以夏雨者且獨聞孝肅時州
歲貢硯前守緣貢率數十倍以遺權貴公命制本者纔足
歲端不持一硯歸此其律己之義凜乎嚴凝蓋有肅於秋霜
而寒於冬雪者然則即此遺跡之一二已足以見二公之為
不可及矣今古端郡博士呂君中學元公之所學而又
自造之深有所自得者慨然以他郡學皆有祠而此學
獨為缺典且孝肅雖有祠而未稱也於是禮以義起遂
合而祠之使端士知所嚴事而以時祀焉屬某為之記顧

某雖不能文而均不容其辭也且謂嘗有感於元公按部之
餘有聞有山巖即去尋與到官處處須尋勝之句故若連
之大雲康之三洲惠之羅浮莫不常遊而留題焉豈獨於
端而無之端有星巖意必嘗至其處一日與士友搜求之
果得其心畫之真於巖崎僻絕之中益信如公詩之所述而
而其高懷雅韻之見於端者如此益知祠之當與以起邦人高山仰
止之志也某因謂君曰今人自叢爾形軀之外視世之事物
藐然與我不相關也如公疇昔尋山巖之勝者人牲

往直以為進覜之適而已夫豈知此與非淺而正公之深處歟蓋上下本同流何莫非我事曾不見有他事而洞然無少間隔滯礙也萬物本皆備何莫非吾物曾不見有他物而豁然無所馳求係累也故公隨所至所遇皆真景真趣悠然理融怡然心會是即窓前草不除之機而浴沂風雩吾與點也之意也學者茍知此一意即知公學術德行之高明要與彼徒按圖而索即書而求者異矣若夫孝肅之遺風餘烈亦何必他求哉今仕于

廣者虹飲貪泉鯨吞濁海陰取者如竊晝攫者如刼有瘴癘之氣雖然未足憂而贓汚之氣慘凜可畏者回視公之介焉如石一硯不敢之事豈不為之愧死歟仕者茍知此一節即知公節操政事之峻潔殆與彼聞風而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者幾矣府博士之為是合祠也孰不曰宜蓋欲以學術德行與節操政事列而為二謂不可以強合則亦疑於義之未精而未易以輕議是祠成而端士之登斯堂也如相見而消鄙吝於斯如親炙而行景行於斯是祠所以示教也於斯而有所感發興起焉則其度越乎徒為包氏周氏等章句之學者不知其幾倍蓰矣神之聽之洋洋如在又不知以斯言為亦足以發乎未之或知也姑以復邵博士之請云

盱山書院記

北溪之上下崔氏居焉蕃衍熾昌大族也環繞其居前後如城者皆山也其山自盱母而來原悠遠而支悠長乃奇秀所會之一勝處也故其鍾而為人多挾智能翹

幹略傑出諸鄉久則自質而文蔚然以變燦然以興而文風彬彬矣始而小試郡邑學既多隨所習能中其選繼而秋貢於郡國春貢於禮部則有為本經之首選者如唐居準希易是已然希易常闕師友之講明以古人為己之學具有本末應舉之業不與焉故在他人則以為吾事已畢在希易則以為吾方自今始其心歉然不敢以其已試之效自足而汲汲焉將窮諸經之旨究諸儒之論覬有所進而未已也然希易又知學非特以自

淑亦將以淑人況吾之親族自有可進造之士特患無以師之而莫之從無以倡之而莫之和無以統之而莫之聚耳非吾之所當任其責乎乃集其宗族之親而議之協衆力鳩衆財即其祖居之傍創爲書院規模甚鉅會講有堂肄業有舍伙宿有室廊廡之寬門庭之嚴庖湢之備嘗得朱文公先生所書旴山書院四大字因以爲名而揭之萃諸子姪就學其中希易既自以身教之次有堂長學長齋長諸職又相與勵翼之藏修於斯麗

澤於斯試功課効於斯規矩森然率履不越蓋前乎此之所未有也自是而往明經取青紫特其餘事家家而來今方權輿耳希易之從弟希彥來道書院諸友之意請記於予予謂茲不紀述其美然言有若迂而甚切有益者因爲諸友發之可乎夫以書院名是所主在讀書也抑予聞之先儒曰唐虞以前載籍未具而當時聖賢若彼其多晚周以來下歷秦漢以迄於今文字之多至不可勝計然曠千百年求一人如顏曾而不可得則是

道之所傳不在於書而古聖賢之所以爲聖賢者必有所在矣是以實學之非書也然予謂聖賢之書所以明道書即道道即書非道外有書書外有道而爲二物也患在人以虛文讀書而不以實理體道遂致書自書道自道人自人而二者判然支離矣問其書則泛然能舉其文問其道則茫然莫知其實甚至口道先王語而行如市人者滔滔也况讀書非爲應舉也若其所讀者徒以爲取科第之媒鈎利祿之餌則豈爲貞志者哉且先儒

又嘗謂讀書而不通於心不有於身猶不免爲書肆耳如苟曰讀易而悟性命之大原讀書而得帝王之大略讀詩而能授政之通達讀禮而見禮樂之中和讀春秋而知行事之深切著明則何負於讀書乎此固不可不辨也抑今之以鄉貢而進者曰得舉盍亦思古之鄉里選舉者以道藝也吾豈容不求進夫道藝之可舉乎以登名而高者曰及第盍亦思昔有表古今人物者凡九等也吾豈容不希及乎上上之等第乎今志在科名者

豈不曰名甲之為美為美也然孔孟之門各有四科文
學下矣事君人者非矣未達而在下則顏子甲四科而
德行為第一已達而在上則大人甲四科而正已為第
一如能試入此科也其高尚有過此者乎由此其選則
仁義忠信天爵既修而公卿大夫之人爵皆將從之不
然則有莘躬耕之野固自有堯舜君民之大業陋巷簞
瓢之中又自有四代禮樂之盛典何慊乎哉讀書而聖
賢之道如此然後見書之功用實而非虛也徒以一日

之長一時之文擢高科登顯仕而幼之所學曾不見於
壯之所行書中經綸之道略不得其一二以施諸用則
非予之所敢知也此學者之法戒也敢述其說以復諸
友不知果以為切而不迂乎

鳳山新城記

建昌為郡南邑盱江北負鳳山江如銀漢從天而下引
玉而流遠來而環于前山如鳳凰昂首而起鼓翅而趨
聳立而侍於後天作地設斯亦奇矣郡守雷侯之始至
也即披衣山之絕頂四顧而嘆曰盱江固如自然之池
昭昭矣猶未若鳳山尤如自然之城焉蓋其勢真若翔
于千仞而極目千里不見窮極泛觀四境羅列衆山奇
秀萬狀皆似重城之周遭而去郡似猶三里而稍遠若
治已最高而此山又高出千丈去郡僅一里而近俯觀
城內之市井人物歷歷可數雖一髮不能逃也一郡之
險要不在茲乎今日敵患已深地勢當擇昔人於戰地
則爭山為據以得山為勝於守地則有山為鎮又因山

為城患無山爾未有不依以設險者或視此山如非我
有而置之郛郭之外可乎先為登臨遊觀之佳處今當
為防禦守備之勝地亦並行而不相悖也茲非其時乎
侯文事既敏武備尤習性超然識慮之遠故慨然興作
之速節以制而不見傷害辦以靜而不動聲色董其役
者委前江西路分守李君忠援以成規欲盡包一山而
城之蓋厚一丈八尺高二丈五尺長五百三十丈以與
正城相聯接上下相綱維內建寨外闢二門南曰景福

北曰仰高皆雄偉真千里之保障也又念城非兵孰守當募精卒而別置屯戍兵非食孰養當撥官田而別行廪給庶幾區畫咸得其所不至疎漏有遺慮者自厥初規模方定工役將興不敢自專也於是具聞于朝有旨悉從所請賜名曰鳳凰寨至此然後長守無疆之計始無一不周備而凛不可犯屹不可拔可以成安疆之勢矣若夫前乎九里之城素稱堅確姑仍舊貫可也然新城之峻極自據地險舊城在平地東雖有江山而未有

池則與無城同不可也侯又有感焉迺度土功迺畫界限迺計深廣之數深凡二丈五尺廣凡十丈環繞總計九百餘丈民樂不擾池成無恐又至是始足以全金湯之固而無缺而新池淵淵與新城巍巍實昉乎此前此之所未有也可不謂盛矣哉嗟夫有郡此有城有城此有池有不可缺其一者非爲己自衛爲國衛民也此列郡之所不敢輕而尤邊郡之所甚重所患人情當慮始之難而未至樂成之日有不能不議其迂而不切爾苟非明足以知之審斷足以行之决則亦有易搖於異議者或者雖知之而欲行之回視郡計之不給往往又有退縮而中止者吁亦難矣侯則保惠斯民一念真切明斷有素非浮言所可惑且雖費無所從出所可擬者惟有盡絶他費專成此務故城池之所以僅克有濟矣建昌江西上游固非邊郡可比然試觀江湘近事古未有如此敵者此郡殆如次邊矣浚築之役尚可以爲非所急乎此侯所以不憚煩難而有志竟成事也況侯方以此

景定庚申二月視郡事僅至五月而已有召除矣其所以表己者以此爲難能也亦豈曰小補之哉侯雖不以爲功獨謂不可無以詔後來覬相與扶植使可與持久郡之公計也命某記之不容以不文辭乃爲之識其大略以復侯命侯字宜叔名宜中先以編修出守今以吏部考功入覲云郡人包某記

君子軒記

君子之名起於誰乎昉於禹而見於書詳於文王周公

成王召公而見於易與詩者也至夫子則言之見於魯論者凡六十有五門弟子之言不與焉他經如庸學又不與焉不知歟初之未有此名而以何義起乎天下之至尊且貴者莫如天子之為君是因其勢分然者抑必由其道其德有出類拔萃之實乃足以居尤臨下御衆之名也然性為天地之貴仁為天爵之尊則實人之所同有而非君之所得專者道德莫過於性仁苟有是仁道可尊有是德性可貴則因亦名之曰君故人心謂之

天君正以道德尊貴稱非以勢分稱也其身雖卑賤而寔為君有天子不得而臣者若子者男子之通稱世之卑陋猥賤者多皆凡子也其間如有奇偉男子者卓然度越乎衆男子之上而獨可尊可貴焉則足以君乎衆子而凡子徒可以為其臣僕爾故君子者以成德名而去仁則無以成名此其名之所從立歟若求其實則又果何如哉昔子貢子路司馬牛嘗有問而夫子所以答之者各異雖亦因其人品資器而示之以進修成就

之方然尤可以見其有名必有實名之不可虛居而實之不可不勉者夫廣郡有貢士曰曾君德文鋒銳而膽氣壯者也凡三試春官因上萬言一書獨乞建儲一大事當上下稟然未敢有言之時乃以一書生慨然不懼禍福而直言之非其有膽氣之壯乎又非於文鋒之銳也廣信便君徐公謂禮嘉其志遂以君子名其軒蓋以其為曾氏之子而望其希曾子之言也曾子以托孤寄命大節不奪為君子曾君他日可期以進此一節者歟

然天下國家之事凡所當言者義也非為名也若君子之名所當居則君子之實可不勉歟夫君子者亦賢者有善之同名其實則為善不同善無常主得一善則皆可以為君子易之大象凡以歸之君子者五十有四則各一卦一事而亦各一道一德大象與詩之君子則皆通上下而言之人君亦君子也若魯論則多自下之學者設而亦有上之人君所可共由者蓋道非一路德非二得隨其所行所得而均可以為君子耳如夫子以子

賤南宫适為君子哉若人乃各因就其言行之美而稱之其謂子産有君子之道四焉則以僅得其四耳又謂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則是其極至者雖其學不厭已聖益聖而未嘗自足也然充而上之君子者亦豈可以易言哉雖然君子者固已出於衆人之表而亦未至乎聖人之域故夫子嘗以君子而猶有不仁者且以聖人不可得見而思見君子焉則道德豈有終極而學豈有止法哉今曾君如能以曾子之君子自期是亦一君子

矣抑予謂君子名雖一而實非一求全責備則所當精進者猶多也况君子而未至聖人則尤當任重而道遠不可中道而遂止乎先儒嘗曰有志於學者當以聖人為師然則為士則希為君子為君子則希為聖人非僭也曾君歆予志其說敢因是以致其勉云

敝帚藁畧卷四

宋 包恢 撰

記

詠春堂記

余友吴節父有堂名詠春昔蒙齋袁公嘗為書其名既久而欲予發明其實予辭不獲乃復之曰孰為春乎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春也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春也乾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行地載神氣神氣風霆庶物露生春也然則春果無與我爭乎物孰發之

吾道之大也物孰鼓之吾仁之顯也乾之所統即吾元善之長也地之所載即吾浩氣之塞也故天地之德萬物之備罔不在我為物不貳生物不測春也豈有外哉今而欲詠此春也将何如而詠之春氣自動春聲自鳴乃春自詠耳非有詠之者大而雷風之千響萬應細而禽鳥之千啄萬態衆而人聲之千唱萬和皆詠春也皆春自詠也患人不能自聽自聞爾安得吾非吾而為春

於我

春非春而為吾者與之踏此哉余非假守天台有請予講暮春與點之義者予嘗為之說曰當春之時大鈞埃扎之無根二氣磨盪之無方雷出地奮和樂悅豫之已深乾端坤倪軒豁呈露之已極元元一意發暢周流生生萬類發越充盈飛潛動植曲成不遺洪纖高下旁通罔間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於斯時也春為點乎點為春乎春非春而為點矣點非點而為春矣混混乎見其為一而不見其為二矣自點之為春也則宇宙在手萬化

生身制命在内天下無對過化存神而上下同流飛者躍魚而上下著察天下盡歸此仁四海放之而準點也何莫非春春也何莫非點是不必曰吾與造物者游而吾實造物者矣至此則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樂斯歌歌斯詠載歌舞而無處非聲聆不聞而無往不聞宇宙之間盈溢充動無一不自足而泰然與他求無一非固然而安然無妄作浩然至樂而不驕坦然無憂而不吝為萬乎孰有一事一物之足以累我休休乎孰有一絲一髮之足以間我哉以吾之為春而春之自詠其樂不可以有加矣此豈常人之情計錙銖之得失較蠻觸之勝負者所能知其琴歌詠春主人舊常志乎此且常聽吾克翁之教而有省焉今如果不忘其初也念斯語也願請事焉在真實自反自求而已

玉虛觀記

觀名玉虛為一方之奇觀枕盱江城南之勝處也其山環遠近峙而屹立者如玉屏聳而峻拔者如玉笋而有

萬峯蹤擁嬰磬充嶤然特出皆上凌太虛爭獻神秀其水周左右逢原而流者如玉泉匯蓄而止者如玉鏡東有良田平廣萬頃又殿然前陳皆下瞰太虛交相照映觀在其間地形如龜有老松如龍表裏洞然真玉山輝虛室白而瑩然一水晶宮也平時翩翩羽衣珊珊環佩覡覡乎優游其中焚異香以成雲擊鐘鼓以成雷聲應氣求相與以誦其家之書行其家之法從外而望之者真有若神仙中人風塵表物顧不清且樂歟近境里居

多傳代人物多豪俊畸昔或期以學問覽前賢或期以文詞追作者累當會族於斯會友於斯藏修講於斯齊濟彬彬猗德星聚也亦以啟相追琢如工人之琢玉欲相虛受如山澤之咸虛則莫美於斯也然斯觀也邈不知其所從始以素無片言隻字可以考證也所可見者有天禧丁巳之鐘存焉耳或曰昔為凌雲觀又曰下方觀至治平之元方賜今額皆未可詳也惟述其當衰弊之餘而力能振起之者時在崇寧有道士徐丹林者為

可稱述而已自是前作後述隨時出力凡由內及外宮室殿堂極與修廢類無缺遺規模既定增加備積將月異而歲不同亦可以後一方之奇觀矣逮今知觀事謝師顏與其徒俞儼然有主張是綱維是之美志故比年樓閣門廡將羅乎又咸革故而鼎新之正猶玉焉他日久掩沒於氛埃之舊一旦再得以發越其光潤之素於是煥然虛明為之改觀蓋可以光前而照後矣師顏屢嘗造予而嘆曰本觀不知其幾何年前者既無記以詔

今日今日者又無記以詔後來則豈非缺典之大者乎敢以為請予嘉其志既為之志其原流委折之略矣因復念彼之為教者其說曰被褐懷玉曰致虛守靜又曰白玉不毀孰為珪璋曰虛無恬淡乃合天德此道德南華二經之所謂道者非予之所敢知也抑觀之取名或者其出於此與彼因名以習其教必有能知其道者予不復道然獨獨有疑焉觀之士豈果皆為仙人而不火食乎何自有觀以來無一畝之田無一粒之入靡積靡

倉靡陳靡新其空虛至是極也空如懸罄恐亦難以暫寄者況久居乎將不害有貧困厄之患借曰膚玉汝於成如吾儒可也然徒虛其心不實其腹亦豈彼之道乎今乃其徒常十餘人類若有以充其體而不餒於氣者神采既許懷丹修藥各有以自娛未始有貧困憂戚之態豈其果有仙術能仰以呼青雲吸白日術以束荊薪煮白石烹芝春蔓黃精秋肥可以不老春食朝霞夏食沆瀣可以久生乎則宜其不食五穀能如藐姑射山人也

不然則歲無五穀之收而為飢殺百年不絶不死如一日亦未聞有一人以絶粒而不延年者果何道以至此哉或謂杜陵欲入藍田山以有餐玉法也寳玉品中有名瑿壁者粟粒自然此豈可餐者歟然則師顔與其徒豈亦覩中自有玉以充虛而非常流所得而見歟皆予之所未喻者尚欲一親至訪問而究窮其所以然姑記以此云

韞玉軒記

南豐山多奇秀有曰祭原者以山之色如染有以見山之源深長也倪氏居焉前對二髙峯名何祝蔚然蒼翠聳然峭拔頽然欹銳不知其幾百丈如峻極于雲之表可仰而不可上其峯之麓多奇石左為石巖右為石井上下為石崖井泉清甘冬夏不竭春則瀑布飛噴而下舊嘗鑿崖之傍為梯可以登眺鑿崖之上為基可以卧莚引井之水為池可以濯纓自源徂流若無一點塵俗氣者有倪氏子希夔隠然有感若謂凡山之勝為一方奇秀者要未始無所自而然豈非有所藴蓄於内而發越於外如昔人所謂石韞玉而山輝者歟於是取以名其書室曰韞玉軒而請予記之予因諗之曰玉之美不待賛賛其美者非知玉者也其玉可貴琅可賤童子能知之問所不必問非子貢之問也比德於玉是矣而必曰其何者為仁智義何者為禮樂忠信何者為天地九者之外又别有取以為道德焉殆非其倫矣且以乾為玉觀之亦是可以當此稱者然以無情之瑞物而稱之

如溝通全美之人不幾於強為附會者乎非夫子之言也獨精神見乎山川為足以知其表裏耳蓋方其韞也石未剖玉未出吾未有以見其美也然石不必剖玉不必出其美自有可見者焉如水非玉而水方方非水也玉也木非玉而木畢畢非木也玉也豈不猶荆山之玉潜光荆石之中雖千仞之上不能掩其光乎是玉之石者雖未可見而輝之在山者為可見不必觀諸玉而觀諸山可以知之矣使徒曰山云爾而山又徒曰石而已

則重濁之氣烏得有精明之色頑獷之質烏得有溫潤之體宜皆不能以發其光者將見其黯焉塵埃之奥突隊爲烟霧之昏昏神氣索而草木萎泯然無毫芒影響之光輝者固其所也是山之所以輝者玉也非山也況石云乎哉然則玉以比君子而欲玉成君子之德者盍亦反而求之夫美在中則暢于四支和順積則發爲英華有充實之美斯有輝光之大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其蘊而必輝之驗歟此心猶玉而

良貴存焉身猶山而光潤生焉故所貴有道則動容正色辭氣之間其暴慢鄙俗自遠所性根心則生色見面盎背之睟其口體不言自喻也苟舉吾一心皆美玉則舉吾一身皆輝山蘊藏發輝之相符益信其不可誣也矣今吾子宜何如哉子之得于天性者謂之德而藏之身心者猶玉之蘊也患不自知遂至自賤自毀或不能不瑕不污以汩沒其光輝耳盍亦善自貴重如玉之貴善自修藏如玉之藏可也吾見其蘊將闇然而日章矣不則貴於己而不思放其心而不求是自賤自毀其所蘊也光輝自何而發見哉充而上之盍亦所存之純如玉之瑜而無瑕所守之全如玉之潔而無污可也吾見其蘊猶潛伏而孔昭矣不則志念之駁雜物欲之蒙蔽又自瑕自污其所蘊也光輝自何而形著哉子宜辯于所二者予鄉里有如菜之山已視之若輝者抑自反曰山多石也果有蘊乎無蘊乎蘊果爲玉乎非玉乎當自知之而自得之不然非其輝也吾言或可以爲法戒

云

宜黃龍癸寨記

內地之人爲備寇計猶邊境之人爲備北計也有土豪爲自捄勝地以置山寨自辦糧食以給土軍謂之忠義無累於郡縣而可以濟官軍之所不及他日北騎猝至則險阻精勇此足以自衛而不可勝彼雖攻之而有所不能勝似此者今長江非一所也其來久矣若內地則所患者寇亂爾苟有鄉官如土豪以忠義自奮大略依

邊境之法而行之則雖寇徒兇焰之新熾未至如北騎强敵之難慮也何足以爲患哉今宜黄侯君鋭之事是已蓋自紹定己丑庚寅間閩寇四起所至火民廬空民財戕其性命擄其妻孥莫有能禦之者遂至横行及撫諸縣之境而宜黄諸鄉被毒尤慘時侯君之所居在崇賢鄉之牌峯雖能糾鄉民爲義丁率衆致力與之抗而鄉井爲所蹂踐者已多矣君因慨然嘆曰今日之患已往雖姑曰不咎後日之憂方來可不深慮哉遂勝地置

山寨之法於是乎行之真有不可緩者矣乃擇地得名曰能嵘者兩峯對峙高險可恃泉湧旁流幽深罔測山勢峻坂上實平夷可居千戸而容萬人殆似天地特設險以爲避亂拒寇之所者以之寨其上寇至則登寨出其强者與之戰而期於必克寇退則返故居各理生業人人可以自固此豈非備寇之良計乎然君復慨然嘆曰如依寨出戰非有食何以戰或因寨爲守非有食又何以守哉辦糧食給士卒之法於是可行之又宜有不

可緩者矣乃自出米三千石零又率族之有力者助之倉于寨中專以給義丁而名曰義倉當春作而散以濟其乏農如屯田焉及西成而斂依厚朏法量收息二分覬以增其數可以遠久而持久出内主以子弟無秋毫擾萬一再遇寇如他日則兵與食俱足寇其如吾何又豈非備寇之長計乎侯君今授贑川信豐縣尉素負意氣欲立事功故能在鄉爲守禦之備鄉人實賴之使每鄉有爲者例若是則雖有巨寇無能爲矣百里之内安於田里其利博哉抑君之志固美矣又在後來

者世守其法不私不欺勿替勿壞有以推其所爲而增羡焉非惟不至於滋生其弊而益有以廣充其利積倉愈多養人愈衆則雖使之數百年安固常如一日可也此侯君求記於余之本意而余不得不爲之識其本末以詔後人焉抑亦足以維持於無窮歟淳祐戊申重五朝請郎權發遣福建路轉運判官兼知建寧府兼勸農事節制左翼軍屯戍軍馬借紫包恢記

真州分司記

地不愛寶寶藏興焉有土此有財貨財殖焉厥今東南實在黄海利權總在白沙以其號為淮海一都會要衝也出於斯納於斯斂於斯散於斯其來無盡其去無窮前隸倉臺專司制之在外司巳多歷年所後歸撿閱分司制之自内暁於淳祐四載其為數加夥其為任增重矣官守之所治宜有公廨司存之所掌宜有公庫爾乃十餘年間尚闕如也殆類豐失所居而受之以旅者然則非有舊貫可仍難以何必改作言矣敢論大壯易以

棟宇宜非其時乎然患未有財也於是分司趙守溥治證與知郡徐大鄉有功合詞請于朝今大丞相患囙謝公慨然從所請為之捐十八廾公楮二十二萬八千三百有奇且就淮東總所給木植價錢六萬八千二百有奇財可用矣患未有其地也於是相分攤廳舊址可以為廨又別買易數十丈可以為庫地亦定矣乃選工興材悉用其良按以規畫協力興作執役者日二百人人人公雇之厚過於私家物物公買之值真有不擾而辦者故以公廨之一新則為門廡廳堂等凡三十餘間以至吝吏莫不分列有舍總以大門儀如也以公庫之一新則為土庫廳廊等凡二十餘間中間點閱緘排藏貯官錢莫不布列有位周以磚垣屹如也外為別屋又四十餘間若南瀕大河則造河亭船埗以便商賈内有水巷則接東道瞞土以遠爆燎上而待賓有館下而牧馬有廐正廳之西建書院三間書院之南建薰風一堂以為公事應酬之暇藏修游息之所傍闢水門列小紅橋

前為月臺起見山樓挑栁梅竹雜然前陳群山泉水環拱在目睫之前又有日可軒蓋幾於盡得一州之勝而無一不可人者夫以公廨公庫既一時俱備前所未有而貴以樂事又隨地創見各有佳處以盥事與商賈交易之場而超然景物之美又有以自適其適焉蓋其清不絶物通不同俗抑所謂迹似與世相濁而獨其心追古人而與之游者歟經始於寶祐二年之夏孟落成於是年之冬季僅八閱月耳而總為屋大小九十八間□

内而器用外而舟揖無一不周密而脩具遠近爭先𠁊
覩為之心開目明其亦煥乎其盛矣夫寺簿以書命某
為記其事某不能文又念不可辭乃為之述其本末如
此而竊嘆曰天下事無大小惟在有志與才無不可為
者惟無志則苟且偷安而不肯為無才則因陋就簡而
不能為若寺簿則才志綽有餘裕所至頴脫以出何事
不辦豈徒如唐人以繕修而得能名者哉若夫盤居天
下財賦之半在唐已然矣然時則宫闈服御百官禄俸

皆仰給焉今則不然特供軍餉而已詞正而不失義用
公而不及私法寛而民不告勤償平而商不告病使民
旅相安而軍國自足斯盡美矣寺簿處此自有道閫之
歳入視舊五倍非常人之所能與亦非予之所能知者
故弗贅及云

竹軒記

物非物何物非我我非我何我非物萬物皆備於我反
身而誠其樂大矣竹一物爾一即萬萬即一誰賓為主
物而知我者哉竹之中虛我之心也竹之外直我之行
也竹之節則我之介也竹之㡬峻拔我之高也竹之根
深固我之本也竹之色長青枝葉長秀我之文也一或
反是非竹非我矣以竹視竹常人也以我視竹君子也
若黄巖池君子文者其知此歟子文嘗從四方名師友
遊皆被賞識而獨湖孫公允愛敬之既嘉淳美之質堅
靜之操而復勵以明識强力充氣以進於英特氣象殆
竹之意歟子文有軒旁環以竹獨湖名以竹軒意有在

歟今子文之子齊賢於軒則再造於竹則增植竹生有
先後猶父祖之長兒孫根根葉葉相似也子文賢也有
子齊賢又賢也以賢嗣賢所謂是以似之其賢歟與父
齊而其實歟與名稱者歟請余記其說予既為略叙其
本末而復勉之曰詩以表竹猗猗興有斐君子而大學
遂取以為道學自脩盛德至善之證竹之用大矣而非
外於我也齊賢能以是歸而求之當有餘師未達則反
而求之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達則舉而措之以治國

平天下以光先志以追炳湖之雅意舉不出諸此尚何外求哉

玉成齋記

黄巖之谷口鄭簡子以書來閩山之臬司告予曰吾寧作一室于祖廬之側而玉成齋名之取西銘玉女于成之意也夫富貴無憂固世所貪慕以厚吾生者或扳猶鴆毒也不必成人多至殺人若貧賤憂戚乃人所厭惡以拂亂其所為者抑孰知反能困吾志熟吾仁决有成

而無壞乎吾素貧不求富吾素賤不求貴吾幼無怙恃幸鞠拊長育于先祖母以至于成立常讀蓼莪詩李令伯表未嘗不為之三復流涕憂戚亦已甚而不求世間之樂有年矣然私竊自念又安知此非所以成吾哉猶之玉焉未有不琢而成者而玉不可以攻玉有他山之石之錯焉以吾家徒四壁身無一命不堪其憂殆如顔之簞瓢陋巷蓬户甕牖始猶屋之上漏下濕吾既室于斯終當安于斯思父母祖宗于斯思立身顯親于斯庶幾仁有得孝有終而或底于成也然則貧賤憂戚豈非吾攻玉之石錯乎此吾取名之意也請君為我記之予聞苦志勞骨餓體之身乃有動有益也困心衡慮徵色發聲乃有作有喻也知慧之生由于疢疾孤孽之達出于危慮信乎貧賤憂戚之能有成矣然貧富貴賤憂樂之不同特其身之與世遇者爾在道則有至於富有大業而已無貧也有貴于已之良貴而已無賤也有樂生烏可已而足蹈手舞之不知俯仰無愧怍而王天下之

不與存者而已無憂戚也若身之貧賤憂戚則雖如吾夫子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伐木削跡厄于陳蔡而視世富貴有如浮雲樂以忘憂不知老至真行乎貧賤患難無入不自得而德益盛聖益聖也以其所謂玉振之終條理而集太成者歟乾為玉則健中正純粹精也乾德也德即玉也成之極也簡子而欲自成如玉也則當曰乃所願則學孔子而終日乾乾也甘貧賤憂戚如富貴好樂推一念之孝以求天經人倫之至因玉女之肯

以會訂頑體用之全如琢磨自修之功以求大學至道之止則其所成當何如歟謂一室之小也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将洞然宇宙天下之廣居正位不外是矣光燄玲瓏晝夜不息他日遠近之人望之見有白虹之氣上衝于天精神之發下見乎山川者必自谷口王成齋中出之也余也猶願刮目而快覩焉故以是復所請不知簡予以為然乎不也

遠齋記

予友上饒徐致遠卜居玉溪之南為蔵修游息之所後負古城之山前揖南澗之谷中有淵然一泓倚接霞山曰霞泉泉之下闢小齋齋外梅竹相與照映蓋致遠心地灑然而境地之勝亦如之況深于琴精于詩鼓于斯賦于斯則山鳴泉響梅動竹應若皆知音者宵未名于予予曰何必他求以字名曰遠齋可乎昔陶靖節結廬人境而心遠地偏者亦如是耳此十五年前語也茲予被命來司閩臬致遠定省行問語前事曰名既自君立則發揮遠意以記吾齋豈宜復他屬予曰記則不能嘗試評之人之智識志願最喜乎遠而惡乎近苟智識之所及者遠則可以成遠業志願之所期者遠則可以經遠猷否則卑汚淺陋見不踰乎目睫行不越乎尋丈固無望其遠到矣夫遠孰有遠于天地者乎周行一百七萬九百餘里天之遠也自東極至于西垂自南極至於北垂各二億三萬三千里餘地之遠也人而欲同其遠則何以哉然此特天地之象形猶未足以為遠也有象

有形則有限有窮惟非象非形無聲無臭則所謂道也天特此道之成象地特此道之成形道則神無方而易無體豈里數之所能計而百千萬億之所能筭哉故雖未始離乎天地之間未始出乎象形之外而廣矣大矣其遠不禦莫究其限量莫詰其終窮矣抑予聞之曰仁之為道遠行者莫能至也又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然則果遠乎果不遠乎亦惟知遠之近者斯可以入德矣放之彌滿六合歛之退藏于密則雖遠而非遠也

容莫容于此心此心之神倏然在九天之上倏然在九天之下入倏然在八極之外往來不測莫知其鄉則又非遠而遠也不以遠為遠而以不遠為遠斯真知遠矣此齋雖小中具宇宙此齋非近宇宙非遠于此齋而鼓琴捋眇宇宙皆琴弦也于此齋而賦詩捋眇宇宙皆詩句也推此智識充此志願則近如目前之小得失小利害尚足以動吾心而置秋毫之欣戚哉致遠有曾宗閔人物風度者也當自有契于此予言贅矣致遠曰命之矣請書以為吾遠齋記

易齋記

有結廬于包羅恢宏之境者名之曰易齋而自稱曰易齋主人方其作是齋也先筮諸易得吉然後定非任巳意其全體又皆取諸易而為之不假他求故名之木則擇于艮山匠則選于巽工勸工而兑以説之動木而震以起之其屋極乃大極而基址則坤地蓋覆者乾天也以離日坎月為窗牖而又以坤闔乾闢為門戶神運密運其間有不疾而速者與節之不傷財不害民而成之爾易也齋既成主人又筮得吉日乃舉乾首據坤腹起震足順巽股側坎耳正離目拱艮手謹兑口以一身待乾父坤母與所索而得者三男三女一時同入而居之其為齋真包羅恢宏足以廣居而大受乎是時其內之家人蒙童歸妹固已畢集其外則師衆同人又皆比輔方來而未已如噬嗑之合無有間者俞如也主人于是待之以履之禮樂之以豫之樂燕之以需之飲食未濟之飲酒而坤牛巽鷄坎豕離雉兑羊等物悉備井可汲

尚可烹取無禁而用不竭無不醉酒而飽德歡如也禮既成主人居而安其序于斯樂而玩其詞于斯動而觀其象玩其占于斯有大有之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者不如彼之旅于處心不快未得位無所容者其視此齋為何如哉當晉之明出則夙興而自昭明德于斯固不敢以晏入及隨之嚮晦則夜寂而入以晏息于斯亦不敢以晏出其出入以度有不容紊者四時之間尤自有叙

當其月為復為臨為泰為大壯為夬為乾皆陽月也時則章陽之月長一月以消陰至于乾而極極乃為至猶吾德之陽明必積至于剛健純粹而有如乾可也是六陽之用無一時不在此齋矣及其月為姤為遯為否為觀為剝為坤皆陰月也時則處陰之月長一月以消陽至于坤而極極則必變猶吾德之陰晦必將變之永貞大終而復為乾可也是六陰之用亦無一時不在此齋矣蓋與時偕行未始少離也或靜坐無為則寂然不動

若倏焉有感則即為感之通于前或遇事有為則變動不居若截然當止則又為艮之止于背動靜一體常自如也有時終日與事與人則唯聞中孚之魚信鶴鳴小過之飛鳥遺音數亦欣然有契其或兌之用友來就講習相與麗澤真有足說者來則萃聚去則渙散彼各自適其適而此亦初無留情又其隨時順應之迹然也若夫平時之歲焉修焉則常謙以自牧退焉若虛凡以此自課其進者其有次第尤彰彰明甚蓋至于誠而極而

无妄者誠也以是為主于內而大畜以充之頤以養之養其大而為大過則有大過人之德而能為大過人之事矣不則畜養之不深僅如小畜之懿文德而非大德與夫文人文之並觀于賁者異矣又如小過之可小事而不可大事與大者之過又大異矣陰小固不可以為大陽大亦不可以為小然積小以高大有如木之升居德以善俗有如水之漸亦在夫自課其進如何耳不寧唯是若損之懲忿窒慾益之改過遷善革之豹變去故

如是者恆久而不已則日新又新其進又何可量哉然易非純吉也吉一而已凶咎悔吝凡不吉者四焉無非道者故泰不能無否剝亦不能無復往來消長天之行也以豐大而有消息盈虛以既濟而必思患預防雖天地不能齊也而況于人乎故反觀諸一身則有明夷有睽有蹇有困而晦明正志麗明應剛反身修德致命遂志所以自處者固自有道外觀之天下則有屯有訟有蠱而體雲雷以思經綸尚中正以止險徒利涉川以[illegible]

有事所以未濟者尤自有道也蓋凡有難必有解
終難者易之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其所以愈窮而
愈不窮也然主人祖嘗學焉而知之矣今其不出此齋
一日十二時晝夜百刻之内無非與卦爻六十有四三
百八十有四相與流行乎其中吉與凶咨悔吝之變潜
心密察樂行憂違無有師保如臨父母外内知懼凛然
不敢忽也易本在人固非在外然人必至于聖人乃能
盡易故吾夫子猶有加我數年可無大過之嘆況常人
乎此主人所以欲終身乎此齋㢠幾究極乎此易朝聞
有聞也夕死不亦可乎因自述其造齋命名之旨如此
云

欽定四庫全書

敝帚稿略卷五　　宋　包恢　撰

跋

跋鄧州通判饒公將鑑

將論百篇者紹興辛酉通守鄧州饒公諱廷直之所作
也述已行之事據已成之功而為之辨其是非定其得
失不徒以成敗論者如度之以長短分寸不差如權之
於□重銖兩□□妍其所取者既多可以為法其所去者
雖□□可以為□□以此亦猶之鑑焉一舉目而閱之妍醜

不可逃矣蓋兵家之所論者主乎法而不必純於理公
之所論者主乎理而亦不悖於法徒法者以權術為先
若甚奇而非奇據理者以道義為本若甚迂而非迂故
公之所論本正而不踰體全而不偏用周而無缺無一
非斷□以理而以戰則勝以守則固昔之名將多以此
而奏功有不然者雖戰勝雖守固猶幸也真可以補兵
家之所不足而助將家之所不及其間借有未盡合者

亦小瑕爾無傷於瑜奇書也知兵而明理必將有取焉況公非特有此奇書實有奇節也公本通守鄧州以守鈌攝州事因敵稱我朝已從和議許以此郡廹而取之如取償焉而公不得命已奏而未報乃堅守而死之嗚呼使公得終致其身而盡其用則所論諸將之善者皆當非苟知之亦允蹈之其成功當如何其光明俊偉哉今新江西運管黄君應龍乃公里人也知其事為詳且得公論皆八上梁以示予且嘆世人有奇書奇節而泯

沒不傳於世者多矣如公之事雖在國史若此書則闕之當時欲進而未果迄今未有為之表章者甚閔而悲之因書其後當有世之大手筆發揮以昭垂來世而為永鑑者云

跋林次麟東宮事鑑

東宮事鑑之書備矣真鑑之光無一物不可照固已不待贅况諸君子之所品題者又備矣增鑑之光無一塵可翳僕也又安得而措一辭哉然蒙林兄不鄙出而惠教之不可無以為謝敢因以看一贅疣之語焉夫以布衣而言天下國家之根本盡發古今之教法非思出其位又非有所私有所為而然者先儒横渠張子闡生皇子則甚喜若生而有教豈不尤可喜乎何喜也天下國家本吾一家吾君之子即所以為天地之宗子舉天地之内之人何莫非同胞之衆子惟一宗子之得人則四海為家一視同仁又安有一赤子之不並生哉故曰為天下得人謂之仁而宸為長子出而可以守宗廟社稷

者其教之根本孰大於是以是而論則事鑑之作正家内事也實切於吾身而非迂實發於吾仁而非備其殆林兄之意歟敢附及之云

跋郭若元玗帝王萬世寶鑑

天為父地為母凡厥有生孰有一人非父天母地之子哉然皆庶子也必有一宗子焉至尊至貴者以為之主宰焉在今日為主器之長子即後日為大君之宗子也故欲知君道必先知子道父天母地之氣塞而為吾體

則天下厥子皆吾同體父天母地之志師而為吾性則天下厥子皆吾同性也體同性同則名分雖有尊卑貴賤之分盡性則無尊卑貴賤之間為是子者必能行父天之高明而無一子之不覆肯母地之博厚而無一子之不載舉同胞之厥子無有不同得以安其體而遂其性者斯謂之仁以是建立以是諭教此正中庸大學之微旨郭兄其知之矣寶尚盤一書盡萃古今建立諭教之本末包括無遺前所未有而其要在於道天下千萬

世以不盡之仁此豈非其天者乎自古惟三代之宗子有此故為有道之長三代而下其知此者鮮矣故亦無復有三代之風為人君止於仁而為天下得人謂之仁誰復如此道哉然則孰若吾身親見之哉郭兄學中庸大學者也其所發明天下千萬世不盡之仁者其亦由此其選歟

跋山谷書范孟博傳

范孟博傳昔太史黃公所書今閫帥文昌趙公家所藏也其家公出示而仁軸閉得以到目快覩而為之感嘆不能已蓋以范傳之清節照映黃書之筆勢飛動固已為世之至寶況凡所題跋皆前後名世士發揮殆盡似無復可措一詞矣丞獨念人之所難莫難於生死吾夫子曰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孟子曰所惡有甚於死故患有所不避此可以觀人矣而先儒又謂感慨殺身易從容就死難是能死者又當於其處死之際觀之孟博之始繫獄而期一死也其仰天而告則欲上不

負皇天下不愧夷齊迨再繫獄而知必死也其與母決則以弟孝敬而足養母也已歸黃泉而可從父與子言則以惡不可為我不為惡所以自處與其處母子間者曲致其義真可為從容以就死而非徒曰感慨以殺身者歟彼猶有議其激作名聲品覈裁量之過而卒陷黨議者曾不思大義介節出嬰其鋒其偉然剛直之氣自宗然足以破姦邪之膽遂使群雄相視不敢去臣位尚數十年誰實致之謂孟博草為過者過矣或者又疑其

刃可縮中屑不可能其死也果中節乎抑不知世之貪生失節全軀保妻子者身亡心存固已不見盡錄於世其次大命至此而猶傾戀係累覬存殘喘餘息欲絕而不肯絕者何限有如病亡之時非臨難赴死之比也而咿嚶涕泣留連妾婦分香賣履區處衣物平生姦偽畢死盡見者以孟德而視孟傳蓋天壤也不被之尢而反未疵於此何哉大史之書此傳其以氣節事體亦有相似者歟初以史事往涪州戎州矣繼又以承天記文而

往宜州横𠹭所加隨處安女不悔不折有孟傳之風矣觀其自述在宜州之日所僦之舍上雨傍風無有蓋障人以為不堪其憂余既設榻焚香而坐與西鄰屠牛之機相直蓋侃然自得也不幸竟死於宜可勝慨哉然遂簽與孟傳相從於地下大史何憾也文昌公家之藏此書是又以忠定之大忠大義決大議定大策而措國家於泰山之安者其事固非可與范黃二公同日語也然功在社稷雖與日月爭光而邪議敢為蔽蝕亦嘗妄目

為黨乃人自絕耳於日月乎何傷至是而反觀范黃輩豈不可為增感慨而重太息哉忠定嘗兩帥福建今賢賢親親樂樂利利沒世不忘也是封福王文昌公復來帥於六十年後為於前而美既章為於後而盛有傳世守忠孝自子而孫其猶宗周文公之有伯禽偉公歟文昌公欲刊范傳黃書于忠定新祠則將見與兩湖之水同其清水蔔之宮同其明于載猶一日也其真得所托也歟大史嘗自謂其雜書他日或可作安石碎金見愛

者或謂之然今傳與書並傳則不啻渾然真金而價又增矣其益司開泉方大有愧孟傳澄清之志而太史又嘗稱史君宗英景道之秀以為每見景道尚有典刑尤喜予筆墨在文昌公殆過之遠甚惜太史之不及見耳公命某識其說因不揆僭加贅疣於其軸末云

跋象山先生二帖

象山先生之學至明至實粹然一出於正而知之者鮮或有妄加疑議者異哉姑以所與先伯叔二帖觀之女

曰學無他繆巧但要理明義精動皆聽於義理不任己私耳至有言其人而後言動殆不可考顛狂禪語不可屬己訓則截然不掩其瑕而恕其罪纍可見矣世之號為學者其弊非流於顛狂則入於繆巧而不自知也而反敢致疑議於先生此實某之所未解抑先生嘗曰心乃天下之同心理乃天下之公理同此之謂同徒異此之謂異端顏子從孔子不私孔子之門戶至哉言乎彼苟私門戶之陋者固不必與之辯矣或者源流自先生而

浸失其傳者方不免顛狂繆巧之病其不為先生之累者幾希某實深憂之有能即其此理識明踐履不替則氣質不美者無不變化之說而求之庶乎有時自知而可以知先生矣吳氏子汝弋素喜學故先君子授以是帖經兵燹能寶藏不失一日示某謂將刻之以詔後學予不揆僭及其本末如此以歸之云

跋克堂先生墨迹後

仁者天下之廣居義者天下之大道乃人心之所固有不待借居於外而居借路於人而行所謂非由外鑠我也而由人乎哉然則人既不患無此居此路矣所大患者有此居而終日終年奔走於逆旅荒墟之場而未嘗反吾之廣居有此路而終日終年冥行於荆棘險阻之境而未嘗由吾之正路此孟子他日之所哀也先君子之心畫高古勁健仁義筆也其牛馬走某拜觀而哀之江子遠能寶而藏之其志美矣然如徒藏此字畫而不體先君子之心則畫無乃徒為虛畫乎必居此居乃為

屋下主必行此路乃為路上人或不居不由則予之所哀又有甚於孟子之時矣子遠方寸之內仁居義路自備也盍思所以居於斯由於斯乎某敢拜手敬書

跋晦翁先生二帖

前輩名儒常評晦菴先生字畫之精神風采邵康節所謂天外鳳凰飛處别者也世以為確論有如其片言隻字傳在人間者爭寶藏之字畫云乎哉瑞之陳凡公明方少年而喜學恨生之晚而不及見先生也得此二帖

而珍之其所志當有在矣慕其德猶鳳凰則必不肯狎於於鷄鶩之羣想其飛在天外則必不肯棲於林木之末且二書固非有他答問然如以目錄不讀書為天意以欠人文字多為債負閒人稱之尤多見公論之不掩其懇切於成己成人之事者無小大類如此讀書知人尚友論世雖生晚而不及見如將見之矣某之先君子從學四十餘年慶元庚申之春其亦嘗隨侍坐考亭春風之中者兩月每一追思常嘆景星之[illegible]復快覩且家積

其前後書問至十數巨軸比年不幸連遭寇毀盡為六丁取去今陳兄之出示是帖拜手敬書重有感焉乃忘其僭而書此以歸之亦因以寓勵翼之意云

跋晦翁先生帖

學必有存主之處以為本必有持守之功以為實其致知講習乃所以精此本實之所在而非末非虛也某先君從文公學四十有餘年受其啟誨最多且久每於侍下竊聞之繼於先生文集中飫觀之庚申之春又嘗親

拜先生于考亭而受學焉詳其所主無非先存主而重持守今者獲讀所與李丈二書實有契於前聞雖二書未足以盡見先生之學而大旨則有在矣獨竊疑近世為先生之學者往往多以格物為主至或偏於致知而廢力行之於講習而乏持守其所謂致知講習者又類失其本而流於末無其實而入於虛殊戾先生誨人之旨大抵不過從事於辭釋文義之間卒之皆墮於空言而已李丈處與師友淵源萃于一家其天資既誠厚其學

問加誠實其有得於先生之旨獨深而過人亦遠矣其子敏修如又能遡其父師之源流而緝熙不替充廣有加斯可謂之能世其學矣因其不鄙示教前書遂不揆僭越輒書其後如此云

跋甯侍郎磨鏡帖 良貴

堯光門表舜光天下文王光四方周公光上下諸聖人之心光如日月然非止於鏡何時而自借使如鏡萬一而後時未有書磨之以何為藥若心光未至於聖人地

以鏡喻則皇極有訓可使民近天子之光以言為訓訓近於書喻以為磨鏡之藥亦孰曰不可然此易知爾積藥鏡上不施揩磨反為鏡累此則默成潘公所遠身處謝顯道記問甚博大程先生曰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范堯夫謂小程先生記得許多先生曰只為不記若記則無許多此積藥累鏡之旨歟雖然鏡光內也磨藥外也二物也以彼外藥磨此內光殆以外鑠我者况鏡光有形而其光死心光無形而其光活要必得默成公

之意於言外有不言而信者存敢以是求正於胡凡彥隆觀有以復我云

書後

書吳伯成遊山詩後

永嘉赤城之台鴈古刻會稽之巖壑錢塘武林之湖山天下山水之佳處也非身親履目親見安能知其真實若直坐想而臥遊是猶觀畫圖於紙上爾然真實豈易知者要必知仁智合內外乃不徒得其粗迹形似當併與精神意趣而得境觸於目情動於中或嘆或歌或興或賦一取而寓之於詩則詩亦如之是曰真實雲卧子不遠數千里凡台鴈岩壑湖山之佳處遊覽略盡可謂親履而親見者而其精神意趣悉於詩見之可以觀矣近方孰予問仁智內外之理予雖不能與之發揮而雲卧已自足以發揮矣然則雲卧之詩山水云乎哉而體一百八十首當有真實能知之者

書徐致遠無絃稾後

詩有表裏淺深人直見其表而淺者孰為能見其裏而深者哉猶之花焉凡其華彩光燄爛漫呈露煒然盡發於表而其裏索然絕無餘緼者淺也若其意味風韻含蓄蘊藉隱然美寓於裏而其表淡然若無外飾者深也然或者歆羨常多而深者玩嗜反少何也知花斯知詩矣衣錦尚絅惡其文著闇然日章淡而不厭先儒謂水晶精光外發而莫掩終不如玉之溫潤中存而不露至理皆然何獨曰詩之猶花云乎哉遠齋徐凡致遠之詩

其嘗以是觀之歟王半山有謂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艱辛今之觀遠齋詩或者見其若出之易而語之平也抑不知其閲之多考之詳鍊之熟琢之工所以磨礲圭角而剥落皮膚求造真實者幾年于茲矣故其字字句句有依據有法度欲會衆體衆格而無一字妄用一語苟作者切無謂其尋常容易乃奇崛之最寔自艱辛而得也余則尤於其愛花之時而見之矣夫以四時之花其華彩光㷔漏洩呈露者名品固非一若春蘭

夏蓮秋菊冬梅則皆意味風韻含蓄醖藉而與衆花異者惟其似之是以愛之求其人其惟屈大夫與周濂溪陶靖節與林和靖之徒乎遠齋既愛四花復希慕四君子人如是歌詩亦如之真可謂深而不淺者矣其視桃李葩華彩光㷔徒有餘於表意味風韻寔不足於裏而反人人愛之至以俗花爲俗詩者其相去又不亦遠乎昔建安能者七徐幹居其一遠齋因自有家法源流矣何取於水有本如是徐子又必嘗有契於斯言者遠齋惟益反其本而充之則成章而達猶盈科而進源之所自出者流深而詩之所可至者益遠矣又豈予之所能量哉

書侯體仁存拙藁後

文字覬天巧未聞取於拙也今侯體仁之詩文第見其巧未見其拙而乃獨以存拙名何哉予觀聖賢矯周末文敝之過故禮從野智惡鑿野近於拙鑿窮於巧禮智猶然況詩文乎嘗聞之曰江左齊梁競爭一韻一字之

奇巧不出月露風雲之形狀至唐末則益多小巧甚至於近鄙俚近於今則弊尤極矣體仁之存拙豈非欲矯時弊乎以今視古不巧不拙無如淵明知之者謂其寓胸中之巧亦不足以稱之不知者或謂其切於事情但不文爾是疑其拙也此可與智者道體仁當自知之抑一言敬處又能思之非巧非拙得其正矣此予迂説然乎否耶

書撫州呂通判開詩藁略

說詩者以古體為正近體為變古體尚風韻近體尚格律正變不同調也然或者于格律之中而風韻存焉則雖曰近體而猶不失古體特以入格律為異爾蓋八句之律一則所病有各一物一事斷續破碎而前後氣脉不相照應貫通謂之不成章二則所病有刻琢痕迹止取對偶精切反成短淺而無真意餘味止可逐句觀不可成篇觀局于格律遂之風韻此所以與古體異先正有云維詩于文章泰山一浮塵人如古衣裳組織爛成

文拾其剪裁餘未識衮服尊正謂是歟今耐軒績崇則似獨不然觀其八句中語意圓活悠長有縕藉有蘊蓄氣脉貫通而無破碎斷續之病且所寓言多真景真意雖對偶而若非對偶無刻琢露痕迹之病其所自叙以為自三百篇而悟入則宜識衮服之所以尊而與組織成文者不可同日語矣抑于味之所謂磨礲去圭角浸潤著尤精非特見其用功之深亦由其神情冲淡趣向幽遠有青山白雲之志而欲超然出于塵外者志之所

至宜詩亦至焉者然究此以進于古體不難矣律昉于唐唐高韋柳取其古體風韻也由韋柳而入陶必優為之又當俟別藁出而刮目焉

書平寇錄後

比者郡境寇禍之起如卒風暴雨之驟至而青天白日頃刻變為晦冥豺狼蛇虎橫出肆行恣其吞噬蕩無忌憚繞三四日間新城大半為盜區諸縣市井鄉閭之民駭汗驚走不知其幾千家幾萬人也吁禍亦慘矣其

首倡泉其徒寔繁自其初勢而觀之若當為持久徐定之計未易以一朝滅也然曾未幾時卒定于旬月之間亦不待如古人五旬七旬之久者何哉郡府覺察早而區處宜朝廷調遣速而施行決也向使縣家之始申于郡也非畏則玩則府見如水不早遏而滔滔方長如火不早滅而炎炎方熾未已也今郡府吳侯識敏而機警即洛運方畧亟行措置遍選廵尉隅總為防遏守禦之脩力請兵于朝數日而畢集矣然使郡府之雖申于朝

也或輕視藐聽而未之應則又將見如溺不速拯而益深如焚不速救而益烈必至塗炭惟朝廷見遠識微賊在目中其應如響不啻占決而洪撫江吉建寧左翼諸軍並進而賊破膽矣乘此之時投此之機所謂滅此而後朝食可也然郡將以仁存心惻然不忍以為兵雖良未可以輕用節制之權雖專未敢以擅興盜起之初固先多行廣行撫諭矣況朝廷本欲招捕兼行郡將益體此意惟務殲厥渠魁不求窮治脅從又況盜區非一鄉

一都而止誅之則何可勝誅哉顧念此徒雖衆其機要實在閩社閩社破則他處皆不攻而自屈于是按兵未動惟先擇土豪明示賞罰俾之擒捕大首或出奇計以圖之或出義丁以取之自大首既連連有獲凡正典刑者十二三輩而其餘党已懾服之不暇不勞餘力也此由善度輕重精審緩急而深得平定之機要也昔人謂兵貴拙速不貴巧遲今則兵未始用反速而不拙巧而不遲有在乎兵之外者矣然虎在山而有懍然之威然後人不敢犯能在淵而有隱然之靈然後人不敢狎諸軍坐鎮雄制于此然後羣盜魂亡魄喪影滅迹絕於後捐繼投首困其所也夫不戰屈人兵之上也戰功曰多兵之下也然則今者兵之為功大矣猶恨不決于一戰不決于一洗誤矣沿流遡源謂之由夫郡將釁發早而區處宜朝廷謝遣並施行決非頻或者徒見後來平定之若容易也乃追咎前者申請之若張皇也前後若拘戾然曾不思己丑庚寅之亂刀山在前劍樹在後恨不

立見兵威之臨也而郡縣方且坐視不言兵如醉夢然可謂不張皇矣卒之四邑之人偏遭荼毒肝腦塗地不張皇之效何如哉閩社之起蜂屯蟻聚非徒曰盜賊而實為叛逆非徒不為本郡之百姓而寔非國家之百姓矣先是下而公吏方與之通同上而守令又為之容養略不誰何也可謂不張皇矣卒之十有餘年擅為生殺威福之主宦而家之而國如在聲教之外癰疽既成今乃大潰不張皇之效又何如哉其在于今惟其始若張

皇而寔非張皇故終能平定之易也要非親履而親見者不足以知之僉幕諸君類聚成編本末明甚皆實錄也予嘗預聞其畧因敎述其編末如此觀者亦庶幾知往年之事為可戒而今日之功為可法也夫

贊

陸象山先生贊

高明英特所立之卓光潛縝密所守之約彼之所學者皆予之外此之所學者孟子之内外者皆虛挽誣而徒基乎仁義力則皆實光大而可入乎聖智不差毫釐而一是之歸同無過不及而一中之渾融嗚呼若先生者真可以進乎夫子皜皜莫尚之明而世之妄埤瑕疵者亦何足以傷玉氣貫虹之精義

敝帚藁畧卷六

宋　包恢　撰

箴

酒箴

酒沉生禍獄訟繁興一獻百拜正避禍生三爵三𠀾（此處難辨）本以成禮豈繼以淫大亂喪德罔非惟行執拘以殺非過於刑麋穀耗財一醉是營飲狂失禮厥禍猶輕其毒腐腸其厲熏心蒐亡鬼喪氏夢莫醒肉脫骨立將重殞身酣者必亡為禍甚明反狂歸聖一念可升能自戒者先民有程或不多歡以約於親或加自杖以違先人或本善飲斷不濡唇為荒忽故屢舉是懲特恐不為不患不能願自愛重戰戰兢兢以報爾先以全爾靈以保爾年以永爾齡遠大可覬功名可成彼嗜酒者患所是名果溺其言禍將滿盈苦口利病反顧為箴勇決敏銳與心為盟自此發誓清白如神

銘

恕齋銘

傳允純道以恕名其藏修之齋而求銘於包山老翁某翁謂此道甚大非某之所能言然純道欲以此一言而終行其志亦大翁雖一言以為不智不敢辭乃隨所見為銘以復之其詞曰

人性一心恕乃一如胡為待人與己差殊由不識己混然一體乃一膜外妄分我爾爾瘠我肥我安爾危爾災我福我全爾虧凡有便利競取歸此凡有患害正推與彼如心同然違大反旃待我公天理爾隆私卑反思否

乾父坤母人皆同胞同生同受氣同一身性同一仁可隔彼此孰非同人萬物皆備況人同類强恕而行仁近可至己所欲為立而達爾推以及人立達如之如非所欲非己所獨亦勿施人洞然心腹絜矩在中左右之道上下前後使事先從一有所忌裁然有椽斷之以毋不差其度有氣有休可樂可憂凡為己計即是人謀先儒為恕充廣得去天地變化草木蕃庶恕大矣夫為德不孤四海皆準宇宙同居然實非意有本如是宜先明心秋毫無偽是乃為忠欺妄不容不陂乃平不私乃公剛健篤實精之純一如天無雲杲杲白日忠極於斯恕出由茲如形有影體用不違中心體物如心用博何用不如何往不若一以貫之惟參也知賜疑多學猶未知非無加如我宜未許可終身欲行勿施則晉參以果功三省在躬乃先為人恐或不忠勿伸難假勿忽易企知求實知履求實履成己成人仁智有執皆性之德外內維均惟如或守純道用二藏身此齋恕實天地世扶道無

少此規模予言似怪君其繹諸

達觀堂銘

平允少平作晩年藏修之堂名曰達觀其說謂此心此理同乎一原或生或死同乎一致真若達者之言者友人東平包恭為之推明其旨曰

地為吾形天為吾氣天地之性即此為貴一陰一陽性成吾體形氣即道氣塞即表非離非頗非一非二天地之會形氣以萃乾父坤母遺體以畀清明在躬志氣其

備天地之散形氣之離氣還歸天形復歸地昔生何愛今死何畏惟達能觀達必上智渙然心融怡然理契洞然燭照靡疑靡滯能通一貫本無二事以晝夜觀死生一致消息往來始終終始惟能知生即能知死形氣聚散雖若有異天地之運萬世無斁吾身形氣天地即是天地常存吾身非艶生非贅疣死非厭棄博厚高明浩浩周既並行不悖並育不戾死與生同混混無際少乎平心宜以平視非可意擬非可言議朝聞夕可自反自

試懋哉懋哉厥言自勵

誌銘

馮撫屬墓誌銘

士固有身長不滿五尺而負氣雄千百人者或者為人卑弱視之儒者也遇不可以達其志昔聞其語而見其人矣求之于今何難哉若馮君諱庭堅字舜舉者其殆庶幾乎其性質溫厚其氣純和平其體若不勝衣其言若不出口其處己待人恭而寬平時無事若退然備畏無能為者至其遇事而激于義則奮發慷慨勇往而不可禦倜儻權奇智慮出而不可窮讀書必求有用每觀史傳忠節之事必為之興嘆曰男兒當如是矣方其校藝于文場也所試輒中嘗屢與海內諸冠帶圜橋門乃竟不偶而亦未嘗以得失見於臧否雖素習之事而洞識兵機歲在紹定之己丑鄱郡大盜起汀有黃綠頭者邵有劉安國者其峻甚熾而鋒甚銳也時建寧府差君為陽總轄保伍以衛其鄉或以非士所宜受而且辭君

曰庠序之所教養者謂何吾疇昔之所學者謂何顧乃臨難苟避坐視鄉民之塗炭乎乃指家貲給鄉丁日習戰事修險要又自別招義勇二百人自辦錢糧不以累官府閩賊破光澤將犯郡境已及麻沙君能率陣力拒之老幼賴以得活者甚衆先是朝廷遣殿前統領童德興兵一千餘人來建先至麻沙君因為之鄉導且容以其義丁犄角之賊甚恐府從童歸君曰兵有機會權宜今賊前有巨浸之阻右有唐石之扼我軍方張功在目

中顧統領暫留可以一鼓而擒之今及賊不攻而反賊得以玩我軍矣天假我以機而不能乘之則機不在我而在彼矣童不能從時本府三司委劉帳幹屯招義丁討賊而差君充計議官君親往唐石招一千人為土軍號忠勇滅破部武乘勢來寇君將忠勇進丁字橋出賊不意設三伏以待之賊至迎戰佯北伏者迭起賊衆大潰斬首甚多既而賊增衆復來合數千人劉帳幹以彼衆我寡為憂君曰我聲方振賊氣方懾我若退非惟賊

得以躡我軍亦有以沮我軍也於是偃息示弱軍皆伏山下而卓白旗於對山之巔賊不敢進而退君曰賊怯矣吾將援之遂選壯士二十人夜入賊中使聞金聲則合而擊之金止即止凡數合而還無一傷者因令鳴金如前賊每聞金聲即自相屠戮終日擾亂辨色望之已先遁去自是不復來向聞賊再入尤澤君曰今賊深入虛實未可知不可不分兵為援君軍下橋劉帳幹軍牛頭賊出其後沿途縱火使我軍中斷劉欲退軍君曰今四

面皆賊將何之願率所部力戰帳幹援于後此必勝之機也少頃賊擁衆來君立馬而望張左右翼以應之皆殊死鬬君親出陳前視其驍勇者發數矢斃數賊躍馬衝其陣衆力併擊賊大敗望忠勇旌旗而走後南劍白水峒連明者作亂童統領為其所敗賊將侵府境守令分兵守險隘乃部忠勇二百人守之賊不敢犯軍之所至剽犬羊如也暨甲午之夏唐石中里有龔日來者倡亂環唐石數百里皆為一盜區時郡將袁大監甫即

調遣左翼軍禁軍等收捕而以教授包某為監軍司禮韓學副之差君為軍前計議君曰唐石山高深險固未可輕進然當以計勝計當知所先也乃備畫山川形勢指陳攻守要害以入峒初險在牛頭嶺正唐石之都隘崇岡峻嶺綿亙層崖前阻深流路容側足羣賊所以未能有其險而不敢東下者以有以有峽源下四保未悉從亂也今若先遣竹溪乃唐石之左臂先世嘗居焉可以片紙下之監軍然之亟使馳檄由間道達其

首領閣陳利害諭以禍福逆順之理彼新爲與郡從適
伍與遣偽帖令率保内把牛頭嶺其首領既聽君言遂
合二十四保皆不從逆而效順君又募善戰者得百餘
人亦號忠勇土兵暨賊衆數千分道而至君率所領涉
溪南岸率先邀擊于前賊懼走復沿溪遶出北岸夾擊
于後賊腹背受攻多戰敗死其衆潰亂多生擒其首領
獲與日本之妻孥與其保黨平盪之功君之力居多焉
平敵騎冦淮東時高郵守未復之以君權在城兵馬監

押彈壓防城軍馬君沿城提督雖雪霜中不少怠敵騎
犯村城過高郵守委部馬軍清野西門抹前事當是時
兵有突入民家取其物而焚其舍者民未遭敵兵而先
罹彼害矣君出城印令百姓入城俟報至而清野民感
之道遇敵騎嚴督所部瑣其挽力曰有雖我當死國汝
可先遁徐收我骸骨以歸平旦敵騎至君整隊徐行敵
人以爲疑兵不敢逐遂清野而還月餘忽報敵騎至菱
塘守也與君謀之君曰欲得四輕舟弓弩手二百人守

如所請君駕舟抵岸伏兵田舍後遣五十人背水而射
之敵先鋒數十騎奔衝前來君分軍而兩之敵騎盪虓
不能制突入泥淖中伏兵出其後夾而射之射死數十
人奪馬數十匹敵應兵至君率軍徐登舟敵人遁去自
後不敢窺高郵守申奏以爲菱塘第一功也嗚呼此其
意氣之雄儒者而能以遂其志如此豈非有古人之風
乎然則以其前後之備宣勞績所以賞之而官之者宜
如何顧乃在鄉尉而爲計議久而方補一貫繼而又僅

轉兩資福建安撫司準備差使在淮又嘗兩拒北冦功
雖奏而不賞何哉然君素守謙退其欲立功名出於忠
義而無矜功掩勞之意不能巧於經營安之若命泊如
也特其在兵間以勞苦在淮習以風寒因此成疾浸病
一旦忽謂予胷中洞然似無一物此身如在太虛中恐
是全歸時矣遂自盥潄正巾整衣而坐移就卧而逝時
嘉熙己亥四月八日也享年五十有三後七年始獲葬
於唐石吳坊上富其山雄偉如其志乃其所自擇從治

命也君世居建陽竹溪祖朝佐遷居麻沙考應昌妣徐氏一子震自葬後屢以君與予交契厚且嘗為監軍於唐石而得公之助者即予也痛念通父之有功而不達因誦唐張直之之語曰吾志非不如古人吾才豈不如今人而至於是死於是耶以代為其父致求銘之意予雖非能文辭者然因君亦有感焉夫操行之難而姓名黯然此陶靖節所以撫卷長慨而不能已古來賢豪不達而埋光韜彩與草木俱腐者又唐史臣以為不可勝

咤者也如君者豈容不有以發其蘊而出其光彩哉獨悵嘆之非其人予言耀不足以傳世行後耳既泣抒情義不容辭乃為之誌其大槩而銘曰

何學業詩書兮胄有許甲兵之精强何紀若法備兮用則建丈夫之軒昂何外若無能為兮中有沉容之智囊賊可滅敵可禦兮何兵勢之莫當功已多名未副兮何爵賞之未償人為君稱屈兮君自無少嫌於肝腸生而順命兮沒而安康山峭水清兮魄冥是藏其勇恨未顯兮顯在後人之識君

吳主簿墓誌銘

予友新撫州金溪縣主書姓吳諱炎字晦夫以淳祐三年壬寅冬十一月二十六日以疾卒於家予時以古倅昌倅臨安思得其居之遠近内外各以書訃予為其學徒者則曰無復有此賢師友矣為其里人者則曰無復有此鄉善士矣為其宗族者則曰無復有此賢伯叔兄弟矣予為之慟而言曰世之定歆生悲說死者其惑之

不辨久矣晦夫之亡同聲哀之果何以得此於人哉蓋其自幼嗜學如嗜飲食博識前往而文思如泉湧辭藻如春華有弗問問則多知有弗疑疑則能辨工不擇芳為人反覆剖明學文者運意用字造語悉有法度可以指授以是鄉之學者多從之游每瞻其分量豪麗澤之益此在學徒是以有無復賢師友之嘆其氣貌和平其詞意婉曲望而見者以為君子人也况其志行修潔少有可見之身過與人多是意無愚况語人為善被欲不

鄉人有請可從者曾無難色不亦委曲諭之未始峻拒
人亦不怨似多可而實有守此其里人是以有無復鄉
善士之悲其諸父叔在時莫不愛之以其循循孝友和
氣藹如也其後諸父俱亡兄弟子侄甚衆晦夫怡然其
中無疾言遽色不犯尊不凌卑會聚則少談世俗細故
多言古今善事有款寓相勸相規之意未始與一人作
惡或有不美之事必致排解調娛之力故人無長幼咸
知敬衆此其宗族是以有無復賢伯叔兄弟之恨方爲

兒時已端重如成人不好戲弄不爲戲言獨於義理文
字乃其所好初從于先君兌翁問學即切切有志年十
六七時侍父兄見朱文公于考亭文公令講魯論百章
喜之因聽誨論者踰月而後歸自是一意實學而不廢
科舉其所試之文根於義理尤極精到嘉定丁丑補入
太學每試必冠諸生計分幾成優校觀其文者莫不擊
節稱嘆端坐存心齋晝誦夜思業以爲常泊然無他好
未嘗妄出爲市井之游若不知紛華盛麗之可悅者或
者欲搖動之屹不可奪素行益堅同舍驚異始疑而終
信翕然稱之以爲不可及晦夫資既純明一時海內名
世咸獲親炙多器重之且或得其心學或得其詩文法
究師友之淵源聞見既博智慮益明時在學推爲博通
之儒既而遭父喪以歸居喪盡哀服除即厭出事毋盡
歡者幾年屢充文舉咸謂一第唾手其餘事乃竟累試見
屈於有司嘉熙戊戌天子策士南廊勉就之以入優等
授金溪簿待闕未赴閒盡讀未見之書究未竟之學尤

若學從者若里人者若宗族者姓來請習方有餘學其
所著有陽山樸峯若干卷及日記以自課其所學其進
未已也而不幸死矣前數月盡區處家事出以告之家
廟明以託之親朋若前知從容而逝者夫惟其親朋之
所惜者年纔五十有九而平生所志所學不得少試一
二或曰昔有不許小程先生學之可用者後有因其論
鹽鈔法而始知其可用晦夫嘗論江西括販之弊贛
之守臣往往有用其說以戢盜萌者人莫知其出於晦

夫也使其少試豈特能主簿書使會計當而已哉而遂至于斯亦可哀也夫曾祖某祖某考某妣魏氏娶魏氏再娶傅氏二子曰某二女長許適某次在室某年某月某日葬某處其兄玉汝謂知其弟莫若予欲得銘予念晦夫少予二歲總角同學相知其莫如予也閔卹而傷之倍於常情豈容不銘銘曰

孰為賢玉色之光兮孰為文天葩之芳兮賢既良學且强兮文既彰行且藏兮宜高罔觀鳳之翔兮何壅耳困

驥之良兮以此易年宜得壽延長兮何為中身遂有此哀傷兮獨幸文質學行存者不亡兮

陳通判墓誌銘

負才氣而加之以知問學在古則易得在今則為難全若池州通守陳公諱詠之字之道者殆庶幾其人乎公人物偉長體貌瓌偉固自有堂堂大丈夫之氣象而音吐洪暢言論慷慨又若有湖海之豪而傲視瑣瑣者其才氣之浩乎其中者已不能掩於外矣而未有以見其

用也若其為梟之征官則征額辦集而不擾其為蘄之幕官則剖決疑枉而無滯其為沅之秋官則治獄明審而無留是雖足以少見其用而亦特公之所易者猶未足以見公之所難者也至若沅境蠻猺獠長吏未知所處惟公單騎深入諭以恩信豈遂革心沅江瑞挺盜域人情方以為恐惟公視其所衝過以壘石城遂無損初寧饒之鄱陽歲方大旱公先於賑卹後於征斂寧拙催科甘書下考雖不利於己而實利於人後寧撫之金溪

迫以閩寇因以飢饉公防護賑救而無缺事寇卒不入境民亦獲安全且平糴建倉為經久計方大旱時邑境有龍湫在萬山表人莫能到公獨攀援而上竟至湫所露宿而禱焉公歸而雨隨之遂反旱歲而為豐年是不惟誠孚於民而且孚於神矣其後二郡池州則給運之功最多攝郡南康則梓提之策甚便其所至莉脫以出治狀類有可稱公之才氣見於用者此其所難數抑又有甚難者世固有負才氣者矣而不知學問者多也況

世家積累貴富之後乎公自少不徒世其官而能世其
美志趣高尚嗜學好修專不移於貴富之習抑世之閒
學者又方況迷於訓詁議論之虛浮而公獨欲反本於
身心自得之真實可不謂過人矣哉象山陸文安先生
昔以實學師表海內而金溪乃文安之鄉也公請其丈
如見其人因得以發明本心馴滿素志乃創書院于邑
以寓其尊事之意捐俸買田延秀士以共講明又延象
山學徒傅公子雲為之師公邑政既修而教亦行焉邑

之士民迄今頌之南城包公曰恢得象山實學者也公
敬信而嚴事之每抵掌極談擊節慶決心領神會有起
予訓詁議論之表者自是軒豁磊落表裏貫通其所自
得亦真有不可誣者生於其心見於其事宜其實政實
利及人者非一蔘有可驗者故嘗曰人無學利無綱常
一膜之外皆與吾不相屬豈人也哉凡所履歷必欲
崇教化而根本於孝悌使人皆知學也非學問有以成
其才氣能如是乎使得盡其才而行其學其所成就又

豈如是而已乎公以淳熙辛丑三月八日生至淳祐癸
卯六十有三亦以是月是日卒亦異矣夫時蚤起迎賓
客初無疾痛及午告家人曰吾行矣整襟端坐賦詩一
絕而逝公知死生之理矣親舊莫不哀之公實敷文閣
學士獻肅諱良翁之孫而寶謨閣待制少師諱廣壽之
子也公事少師當隸郡諫不獨以順承為孝少師嘗稱
以異日為政必有可觀母留氏嘗有疾百藥不效公焚香
泣禱願減己年其疾頓愈此尤人所難也娶姑之姪留

氏先二十年卒

李牧坡墓誌銘

盱江有自號曰牧坡者姓李諱傳字子源隱君也其猶
古之所謂逸民者歟君之生也自其少時一旦丈夫疑
其易溺於嗜好者乃獨所好者仁趣然出聲色之外自
其祖父世居城市就其習見華麗而悅者乃獨所悅者
學反泊然有山林之氣故世方志生行欲不知海君則
蕭然一室不娶以終其身世方奔名逐利不知反君則

不事科舉忌貧以安其窮由其所好所悅與世俗異也
當其未及壯未得師也其趣自高其志自尚不妄交不
苟徇直欲得當世明師而師之求所以自見於當世者
始從鄉之先輩包公遊包公謂何必遠求子之鄉有利
公文伯者即子之師也君信而就學焉利公就學習而
說克己為人以叩之君未契也忘寢食而反求者數月
忽一旦奥然有省自是磊磊落落軒豁呈露曾無秋毫
疑滯吟風弄月有吾與點也之意平時無事或橫掌抱

膝笑歌自若不知手足之舞蹈休休其心欣欣有喜如
口於易泰嘗有深味履坦坦而蕩蕩曾不見有戚戚之
態茂徵出於顏面心根發而生色睟然冒中正而睟于
睟然盎其所好既得而所悅益深上故以志其所自養
也自養者厚而其證驗有不可掩於外者矣君既性靜
而和容貌溫粹而詞氣從容內無城府而外不事形迹
故人皆樂親之自號釋回增美有使人意消之嘆以所
自得者語人每娓娓不倦因其言而感發者甚衆顧雖

與人多和平若少所可否者至於義或未安斷斷不詭
隨遇事多寬柔若不足於剛決者至於理或未當毅然
不可奪其所向既獨善若不屑於善世之事者而默訟
之中未嘗忘鄉其中虛而明其於人情物理事勢之是
非向背頗有衆所不察而己獨見者故與之上下其議
論者鮮不為之心開目明或者群居衆議疑而未決爭
如聚訟君於其間或正色以斷之或談笑以解之往往
為之冰釋有仕于州縣者以禮屈致問學問政勵翼宏

多所至亦陰有惠澤及人者以是遠近益定慕之不稱
其姓字而曰牧坡尊敬之也所為詩文不務雕飾而詞
多警策句多清麗人能傳誦之平生少疾痛老猶童顏
直以氣漸衰弱而就盡一日忽悠然而逝庶幾乎考終
命者時淳祐癸卯五月一日也享年七十有七聞者孰
不傷之君事親孝而尤友於兄某有二子君以其次子
為已子曰吾親有後可无不孝考某妣某氏子曰自復
性情惟肖而世其學孫四人男定老癸郎女秀娘安娘

供幼自復卜以之年甲辰某月某日葬君於城西之二十里曰黃田不遠千數百里來請銘亦可謂孝也矣銘曰

維冬之日人愛而親維春之風沂樂而真志道於遠得師於鄣一覺之後一好之神孰曰予賤孰曰予貧無祿而富吳閭於身無壽而貴其寄於仁歸全正命歸安佳城珠藏玉韞山輝水清收于黃田百世如新

吳規父墓誌銘

一齋吳規父幼而自拔不群强壯而自立不變至知命而自樂不憂盖安器學問卓然有以異於人者也方其失所怙恃纔十餘歲若在甯兒未絕嬉戲既從師問學誰其尊之規父之子已若成人間克翁已先生講道於家規父不待指示不勞勉强自慨然往師之親炙左右問無曠時克翁有書室在高山之巔當寂無一人之時規父不慊不雜獨處其中誦書之聲如鶴鳴九皋之上而聞于四野之間者晝夜以為常也且衆號從學者多為舉子業雖多為其志識欲聞一貫之道者克翁方專以此道淑人惟規父用志不紛受教之次如所宿聞有言輒契此亦特其志獨能超出乎流俗之表而其識已能知二極程要萬化根本不出此一貫也從游既久聞見益多大而宇宙細而事物何一理之不講何一說之不究盖皆由一而通于萬會萬而合於一故以一名其齋識所學也自其既有聞於師有得於己於是博觀書傳之言徧閱儒先之論莫不意領神會心悟理融證據

端的自信不疑時已豁然貫通矣以此為文則發揮昭白以此大事則曉暢洞達以此出而與當世名師友游則如慈湖楊公絜齋袁公父子莫不同聲許可而規父不自以為足也歸而反覆況潛條理縝密進退如初思欲廣大精微高明中庸全體純備而無遺恨知之已明守之益固視天下若無足以感我而奪我者如此視之忘自足其欲如芻豢之味自悅於口益信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之言不我欺據其所知殆有若他人

之所未見而前賢之所未及者有講義膚語一篇皆溫故知新自得之說也既力以此學自任速近學者從而質疑問惑者甚衆稱之曰一齋先生隨叩而應深切著明聞者賴有省以規父自拔不群自立不變至自樂不變其大槩有如此者可不謂其安器學問有以異於人哉德性機警理有人所苦思而未解者一見即曉胷無塗礙才氣強敏事有人所惴畏而不為者一決勇往胷無留難胷中疎決磊落徑直無留滯議論倜儻慨慷明

白無凝滯九與人交多其情實意相與歡洽而所至輒脫以出九十其親年其言者亦皆知敬而規之其友愛之義尤重長兄早世喪葬皆其營辦毋事其寡嫂子有其二姪能始終扶持以至於成立死者無憾而生者無缺也其為詩文有骨力多雄健如其為人治諸經為場屋之業尤精到而竟見黜於有司惟待試成均者至于四五而亦卒不利也然以其安器學問之異於人則顧此不足以為其軒輊輕重第其素有抱負於經世之事業講之甚習常有意於古英俊豪傑之所為而畧不使少遂其意或者惜之而亦自處之泊如也為人倚碩氣厚而力雄聲如鐘鼓若有上壽者年方五十五忽以一疾終時淳祐甲辰五月四日也聞者孰不哀之規父諱某曾祖某祖某考某妣某氏娶鄒氏子男二彥博彥佳女一彥俶適黃某孫女一以某年某月葬以某所其所厚友兄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包某為畧志其平生而銘曰何古識之早慧而福壽之中止耶何意氣之甚偉

而體氣之速虧耶何大學之知至而大命之速逝耶何健筆雄文之鋒銳而一名一第之竟不利耶嗚呼已矣孰能起之余嘆明道象山二先生之名世皆以五十有四而得正以斃也則於規父十生何愧後先儒一年而死亦何患也欲後來之善述善繼則術宛其標明如在而能陰相其二子也

江氏墓誌銘

婦人美不外見觀於其夫與子而知之如山林之輝淵

水之婿則其閒必有珠玉存焉者予嘗近觀盱城之南
有兄鄭君直甫家庭之藹然其子純子文采之蔚然則
知直甫之所配純子之所恃其美具可見矣蓋夫人姓
汪名處正世居撫之臨川自歸于鄭善事舅姑得其歡心舅
先亡故事姑尤加恭謹鄭本屋潤而家肥夫人能承順夫志而
敬戒不違助夫克家日以昌熾以一子前熊氏出也夫人撫育
如已子略無異意以至於長延師教之學業日以精進志節
不肯碌碌前進未可量也以其父子之間觀之夫人之美雖

欲不外見其可得而掩耶嗚呼昔少疾忽以小疾終實寶祐
丙辰七月二十七日也享年五十有四祖諱文考諱堯佐
妣陳氏夫名國華子名無妄直甫純子其字也孫可翁
曉翁肖翁曉翁出壻姪天宜後後二年開慶己未閏十
一月二十七日始克葬于太平鄉五都地名石岐求銘
於予辭不獲銘曰
出于平陽歸于東里夫以直遂子以純美發越在表輔成
于裏內則母訓可驗終始歸安石岐山輝淵媚如玉如
珠以克永世

敝帚藁畧卷之七

宋 包恢 撰

說

拙默說

拙與巧反默與言反拙默近實巧言近虛三代以前道明道行巧即此心之智而無智外之巧言即此心之聲而無聲外之言未始專以巧言為惡以拙默為美而營於一偏也晚周以來人心非古機巧深而邪説熾莊老始得以售其一偏之説而一主乎拙默似亦足以中當

時之病以至于今孟已千六七百年巧極於嚣詐言極於淫詖仰視晚周何啻倍蓰之矣苟有能乎拙無巧以歸於寧默無言以入誠則豈惟不流於今世之弊將在我可以進古純厚之德矣然律以吾道則有未必皆然者夫巧言鮮矣仁則亦不以拙默為非者然智鑿則巧別巧即行所無事之智或語或默時然後言亦天機動而天籟鳴自不能已者若一於拙默豈吾道之正乎周先生之原流其始實出於老氏此拙默之説所由出也惟其姿器高智識明其後已純于聖人之學而為世醇儒矣通書四十章何拙何默云乎哉中間如言聖則曰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無所謂拙矣如言擬議則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無所謂默矣若夫默而識之猶可也心勞日拙可乎哉貴理而不鑿以巧妄則若拙而非真拙篤行而不泥於空言則若默而非徒默庶乎其可矣金溪何兄珍伯求拙默之説信筆書以贈之

桂林說

自昔人有誤以月中有桂而以桂林一枝為策高第之喻者於是迄今又誤以為秋舉登名者之喻此其智識之不明甚矣月中豈有桂哉朱文公謂九中之微黯乃山河之影足以破千古一惑其然乎豈其然乎月本陰魄而不明也所以生明者受日光而明耳然外雖受日而明內魄日照所不及者其魄仍陰晦也其明中之微

髴即其内晛之痕迹縂隐於中而不可掩沒也予嘗親見而親驗之知其然矣若曰果有桂可折是與兒童之見何異然則桂之所以可貴者何如哉盖萬物莫不盛開於春而衰謝於秋獨桂乃當衰謝之時而爲盛開之日上高如二南變盡雅亡乃當春秋七國戰爭鄒軻方談仁義其次如伯夷在商季衆濁而獨清屈原當楚亂衆佞而獨忠雖實爲知花之貴者哉故以白露中以嚴霜而其色黄中其香高清有霜露不能存若威武不能

奪者秋方悲憂而此則堅正自得秋方肅條而此則幽獨自娛不以炎變凉而異不以暖變寒而沮不求聞而香自遠不求憐而人自愛乃花中之特立獨行者固不願與春花之富貴者爭妍而競麗也而人能卓然自立於衰亂之俗悠然自樂於山林之中不與世競貧不貪富貴不怨失時不悔晚達不悲淡泊不戀紛華惟知工師孔孟下友夷原以遺芳於萬世者乃人中之桂也曰布桂云者取朴茅云乎哉寧都舊友盧伯祥嘗植叢桂於家塾之前今幾年所矣而其茂林奇花芬香可愛不改如初其嗣某猶書其下每追慕所怙益加愛護惟恐有傷焉求予扁其名而發明其實予嘉其志既爲之作二大字且序其從昔說者之誤而取桂之實可貴者以勉其進學如前云

山水源流說

予觀韓文公南山之末章曰厥初孰開張僶俛誰勸侑創兹朴而巧戮力忍勞疚得非施斧斤無乃假詛呪鴻

荒竟無傳功大莫酬僦是未知厥初如之何而爲此山也噫使聞創之初果戮力勞疚且待於施斧斤假詛呪則是若以人力之智巧爲之矣豈造物者易簡自然之理哉自古聖人知之而不言後世不知而不能言宜乎自鴻荒以來竟無傳者韓公欲窮其說而不可得也況於他人乎予嘗忘其愚而妄有說曰山者水之所爲而水者氣之所爲也始初杳然一氣耳一氣自靜而動動而復靜陰陽之所由分也有陰有陽則二氣相摩而交

感交感則水生焉而二氣之精始于此乎淺也故曰天一生水天則陽為之地則陰為之水之生者雖天其成之者則地猶男女也天為男地為女其生成為水猶男女構精即水也水既天地相合而生成則陰陽相雜清濁相涸雜之初皆水也惟夫清者則日終為水若今之天也其外而載地於内四海會通皆此水也在中間則大者如聚而為大澤流而為四瀆乎是也其次小者亍流為谷亦皆此水也惟夫水之重濁者則其中之查滓

如泥沙然乃一發流下而為山其石則濁之尤者也譬之今世兒童之戲者以沙和水以手捧之瀉下而為假山者莫不相似始初濁水之為山正猶是也自水既生成之後則其流下為山之時即此氣實行之想其行時氣在水中混混浩浩蕩蕩洋洋滂溢傾瀉奔放衝蕩乎虛空中勢無可禦力不可遏其大者如泥沙之堆積咒起下博厚而上尖銳若五嶽等是也其次或低或昂或縱或橫千態萬貌不可窮極皆此濁水渣滓為之無非

自高處下以今觀山之首尾與夫石之縫罅猶皆可驗而凡山之勢猶或有似水浪洶湧之狀山之麓又或有似水過蕩滌之痕而山間或大溪澗或小池塘未有無水之流行潤澤者否則鑿之即隨淺深而出為泉為井以山者元皆水為之也其間或有氣之轉旋回斡而曲成者表實裏空空者深杳而實者延袤則為巖洞今所在巖洞閒殊形異狀怪怪奇奇無不由上倒懸而下垂尤可見也方其水之濁下也非倏忽徐徐而來也氣之

所行不疾而速至神也有如天之行即氣之行也人呼吸一息之間天已行八九千里矣以是驗之想其初也水之來氣而行神速之極不出一息之頃而無窮之山大以成大小以成小皆以儼然森然彌滿宇內矣擲山者有情意之活通有精神之飛動第味者不見耳或前去而顧後或後來而望前左右亦如之如揖如拜如立如坐如抱如負如拱如挹如送如迎如馳如逐雖相去數百里或數千里之遠亦如相與相扶相感相應相交

相助盖無非一氣之行周流貫通如人一身內外上下同一血脈無有間斷氣行之時已無非此情意精神之運故山成之後此情意精神自軒豁呈露輝光發越不可掩足有如此者聖人以地有理而察之有法而觀之正此類也氣即此理此法也豈人力之所能為哉然或閒其形象有似於人為者或如排布或如剸作或如裝飾或如捏塑或如裁成或如畫就或真如拖斧斤而模斲之精美如假詛呪而見物之幻出者曾不如造化之

神氣機之妙以一水之為在倏忽之間立見其生成之妙有不可致詰者一毫人力之智巧何與焉此豈宜韓公之所未喻歟南山之所形容者工矣然宇內之似南山者何限使得盡經品題不亦偉乎第恐未大究竟洞明厥初則亦重戮力勞疲之疑耳若予之說則又山經地志之所不載果何如哉果何如哉

介軒說

昔有清江友人以介名其亭者嘗求予為之發揮其旨矣今又有章貢友人陳君翔卿亦以介名其軒復欲予為之剖決其義焉予謂介無二理則亦無二說乃再以告君曰世之言介者小矣予請大之介云介云性行之一節云乎哉為直方為強義為堅確為正固為果斷為乾之剛為夬之決為大畜之止健為大壯之正大其本之心則卓乎中立焉有所倚思不出位立不易方無陂無比無偏無黨無反無側有屹乎其不可動截乎其不可踰者存焉其見諸用則無為其所不為不為然後可

以有為又非徒曰狷者有所不為乃有所不為而達之於其所為者也若精則非禮非義之禮義大人弗為枉則說遇得禽若丘陵御者弗為為工者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天下不為是矣與彼為宮室之美為之為妻妾之奉為之為所識窮乏得我而為之甚至放僻邪侈之無不為者何啻霄壤之異哉故凡處是非邪正公私之間當行止取舍去就之際分限明而界隔嚴猶律度之定而分守長短不可亂也惟知有一公一是一正而

已不則爲私爲非爲邪毫釐不犯焉惟知有當行當取
當就而已不則必止必舍必去絲髮不妄焉雖或有可
不可之疑似者亦眇微不差而無或有傷焉義所弗來
則舍車雖馬千駟弗視義所不食則遠行雖一簞食不
受細而於人一介之不取上而祿以天下而弗顧皆以
非義之故不可以越出此界也不以道得則雖所欲
不處而富貴不能淫不以道去則所惡不去而貧賤
不能移非其招不往刃在壑喪元不妄而威武不能屈

死生亦大矣成吾仁則殺身而不憚害吾仁則求生之
不爲一豆羹得失之雖微而繫一生一死之匪輕或嗟
而與之死亦不受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故生
不爲苟得患有所不避以生死之大而其介如此則爲
信好學守死善道浩氣充塞配義與道舉天下孰有一
事一物之足以動其心哉介也果可以一節名乎哉然
此非可以強勉矯激而爲之者非知道之至而謂之至
道之疑非明義之精而謂之精義之神未易以言介也

豫之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言其道之至義之精而知幾
之神者乎夫悅豫之情乃人之順境欲界最易於流入
而難於拔出者惟隱然微動之初超然見幾之早能決
然如石之確而脫然遠去之無留滯也此聖人於豫所
以特以介石而發知幾之神所謂斷可識矣況豫獨取
六二爲介正以爲中正而介非一節之偏明甚蓋豫者
悅也既能使人之氣弱六者陰也又能使人之意柔惟
二有中正之德故弱而能強柔而能剛雖處陰悅之中

獨有剛強之守而不出中正之界如石之不可輕動而
幾之未能先見此其所以介也故由介之知幾推而至
於知微知彰知柔知剛以爲萬夫之望則介之爲道爲
義大矣哉若後世則不識其大者而小之矣以通與介
而對言者誤矣以廉與介而並言者末矣抑遠德下衰
其知介者鮮矣徒見其通者多而廉者少往往通者又
指廉者爲不通而廉者亦有時變而爲通矣廉特介中
之一細事爾猶未易得也況於介乎使有知介之爲道

義大而進學焉則豈止不為界汚之通而僅為似潔之廉哉可速則去可久則處可仕則不去非通而實介也不義而富貴於我如浮雲非廉而實介也堅磨而不磷白涅而不緇其為介也不可及矣其大知識者以堅人為師斯可矣是說也非為名義之虛言而皆為履行之實言無狃於虛而必履其實則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君其懋之

鄭純子字說

城南鄭君有意于為學者也元名應雷以未稱其為學之意而求予易之自示予以可名之曰中有無妄予謂莫粹于此也且卦取天雷亦不失元名應雷之旨乃以無妄為其名而字之曰純子欲其自此以往純乎無妄而不雜以一毫之妄也且因以諗之曰易之取義以剛為善非剛則為惡以剛為正非剛則為邪以剛為誠非剛則為偽善也正也誠也是之謂無妄反是則惡焉邪焉偽焉皆妄也以卦取之則震一剛而動以乾之三剛以爻取之則震一剛而雷為主於內無妄之義彰彰矣當天下雷行無一物不與此無妄則亦無一物不得此無妄況于人之靈于萬物者其無妄宜何如哉然人之心內為氣質所局外為物欲所引則雖初無妄之剛所得于天者其後或雜以偽而不能純乎誠於是本心之無妄者至是而多妄矣今君欲因名求實因字取義則盍亦深思而痛省曰一日之間自朝迨夕此心憧憧往來無時出入能以剛為主而不妄動之時少非以剛為

主而妄動之時多至于夜而卧卧而夢則尤昧其所主而非以天動者尤多而不少矣可不畏哉盍又反而與此心日誓曰中心自此決不可以妄動而必動以天之剛內心斷不可以妄主而必主以雷之剛庶幾可望以至于無妄而能純矣乎體乾體震曰細行細德云乎哉君其勉强而力行之

李居仁字說

李君名士安字居仁予故友吳本立所授也久之李言

予以仁者安仁中心安仁之說而曰安者聖人之事是豈容僭予謂仁者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者也所異者生知安行之質仁則同安固難也夫豈不可學哉以常人而望聖人雖若甚遠然有志於上或得其中有志于中下焉而已苟能志于聖人則安仁猶有可以求至之理使先自暴自棄以為仁非吾心之所能安則終不可以期其安矣况仁亦隨人分量之深淺皆有可以言安者但能用力于仁志專一而無他向則亦可以為安若

夫不仁者可與言哉不安于仁則安其危爾亡國敗家之本也何有于安哉故所深患者在反安于不仁者也蓋不仁則殘忍而安于殘忍不仁則賊害而安于賊害不仁則放忽而安于放忽不仁則肆欺罔而安于欺罔不仁則逞私慾而安于私慾不仁則溺于酒色財氣而安于酒色財氣凡不仁之事何可勝數是安非所可安者苟安于其所不可安而于所當安者若本心之仁剛健中正純粹至精如乾者我固有之非由外鑠乃暴棄而不恤如人有安宅身所安居今乃曠而弗居宅為空舍反茫茫泛泛逐逐於外愈出而愈遠不知艱難險阻勞苦危殆有何樂哉然此心之靈不可終誣此心之明不可終泯有能一旦自疑自悔不安于此倐然自覺翻然自反歸而求之向如旅人逐物于外今為主人來歸于內永為退藏休息之地而略無妄動輕出之萌則知止而定有定而靜能靜而安雖未至于仁者之安仁而吾能自慮不離乎此習熟不厭乎此緝熙不已乎此是

亦所以為仁而居之安者業而進之充而長之則中心安仁之境未必不可以積久而到我欲斯至克念作聖亦豈有終難終遠而不可至哉况志于仁而知必如聖人然後安則視彼凡人之不仁者必有不容以一息安而斷斷乎其不為矣何害于仁哉李君欲為尚志之士者也求所安而居仁焉是大人事也試以愚言思之以為然乎否也

吳九鵬字說

至高至遠莫如天嘗聞之言天者矣計步以里其直徑九三十八萬七千里内以四遊之極為四表則地在正中央上下當無不適也今姑以地之上計之則亦一十九萬三千五百里有如鵰雖大而上上于九萬里則向未及天下之半也何敢望其知天之高遠哉第以是而示人則鵰亦可以為高且遠耳㳟人之大患在竟其趨鶩類旧戾于下而不能超出于上上則高遠其人寥寥也下則卑近滔滔皆是也或如雀之啄粟于塲或如鵜

之食魚于水皆飛而下者其卑近固不足美矣其有飛而上者亦僅如雉之棲于樹端鶯之遷于喬木而已求其如隼之戾天鶴之沖天雖去天猶遠絶而亦鮮矣至以里計則或一二里或四五里而止上焉雖如鵠之逸雲際不過上而一千里又上焉者雖如鳳之翔天斷不過上而九千里此鵰之所以高遠下視而衆禽有所不能企及也惟是上觀諸天則又未至天半此所以猶未知天之高遠歟然此皆未離形器而論耳形而上者謂

之道乃度數之所不能筭又豈可以形器限量論哉神妙無方變易無體仰之彌高高不可極望之彌遠遠不可窮雖有形之天且猶有憾也况于鵰者可以同日語乎雖然道固高遠也終不可幾及而希至乎苟有能直知反己而自求之則極高而庸知遠之近天命為吾性知性則知天天非彼蒼之天性吾有生之性在盡吾心而已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性高心遠雖如天不出乎我也吳氏子名九萬字幼遠欲得予說故予以高遠

規模廣其大志以切近心性勉其實用由下而升上高遠可望矣許更以問之雲卽令叔以為何如加講切而究竟之求所以致廣大而盡精微大人事也勉之

送崔教授說

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為大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者人也人知人為貴則舉天下之所貴不足以易吾之良貴而決不肯自賤矣人知人之為重則舉天下之所重不足以易吾之器重而決不肯自輕矣若曰人

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也若曰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食味别聲被色而生也天地大矣方以人為德為心則人即天地天地即人是其分雖父母而其心其德雖父母不得而子也大於天地矣陰陽鬼神五行舉不出諸人則人也豈不貴乎豈不重乎若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卒之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若曰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

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夫人者非蕞爾形體之謂也混然宇宙之理全具在人而本諸身證諸民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者豈不貴乎豈不重乎人而知人之所以為人者如此其肯自賤而不自貴自輕而不自重乎故思事親不可不知人者知此人也君子以人治人治此人也人其父生而師教之教此人也學所以明人倫明此人也凡今之主郡學為人師者其皆知此教乎不知此教而曰校受不知所校

校

者何事乎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如此之為教斯知人之為教矣人之生也此道之教也以之教人遂以授校之耳無餘事也此豈桔于蕞爾之形體者所能知哉卿友崔希昜待分教江陵予也敢以是說勉之此人也彼亦人也求盡我之所以為人者以教人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歸而求之當有餘師輕賤之微者為小人甚者為非人非予之所敢知也顧

自貴顧自重

朝聞夕死說

朝聞道夕死可矣何謂也謂道重於死乎非也死乃道也離道而論死者非惟不知死真不知道夫道也者圓神而無方也道浩而無固也運行而無留也周回而無倚也屢遷而無居也變化而無常也混浩流轉於宇宙間而不可窮者也為動靜則動必有靜而靜復為動為往來則來必有往而往復為來為進退則進必有退而

退復為進為闔闢則闢必有闔而闔復為闢為盈虛則盈必有虛而虛復為盈為屈伸則伸必有屈而屈復為伸為消長則長必有消而消復為長為出入則出必有入而入復為出此一機也其混浩流轉豈有窮哉然則生必有死而死復有生豈有他哉即此道在宇宙間所以動靜往來進退闔闢盈虛屈伸消長出入者之為也易之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者正此之謂乎夫不曰生死而曰死生以死復有生無停息也不曰要終而曰反終

以終還為始非斷絕也故原其始之生則必有終之死而知死之說矣反其終之死則復為始之生而知生之說矣此死生者所以非為人小己之私乃為道大化之公也生非人之生道實生之死非人之死道實死之生者道而死亦道則生死何與我而我何私為之好惡哉生固所可好也若必惡死是惡道也而可乎故生於道而朝有聞焉即亦死於道而夕即可焉生亦猶朝也死亦猶夕也一日之運有朝必有夕百年之運有生必有

死道如是故也故死生者晝夜之道知晝夜之道即知朝夕之道矣彼二氏者豈知此哉夫寂必有感死必有生者道也釋氏乃欲寂滅而無生曾不知樂於寂滅則道絕矣無生猶有夜而無晝也有是道乎靜必有動生必有死者道也老氏乃欲清靜而長生曾不知樂乎清靜則道膠矣長生猶有晝而無夜也有是道乎夫死生終始實天道大化之運如環無端者也使生而無死死不復生始而無終終不復始則道為有窮而非道矣所

謂生生之易者正以其生生不已也未知生焉知死者生猶死也事生如事生者死猶生也易之反覆上下而是道不窮者此而已不然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二氏者蓋皆以生死為一身之私而不知此道之公耳生我死我一聽於道何不可之有要必同然於中而無秋毫之疑庶乎時至而能死也夫

容齋說

容非可以勉強矯飾為之者人情物態隨其所遇少拂吾意便如毛髮許微為之變色動心者滔滔皆是也是固不足道者若漢劉寬唐婁師德輩世稱為能容然特出於資器之美非本於性分之明其槩將至於藏污納垢同而不和非真能容也推類于之犯而不校者是矣則由其克己無我而天下歸仁也使人之遺怨害交懷過而方思斷敬德雖含怒不害不敢者是矣則由其廸哲廸哲者乃聰明睿知之足以有臨故寬裕溫柔之足

有容也此豈勉強矯飾者之所能為而劉婁輩之所能知哉抑凡容者為人己對立而言也己能容人固為美矣而心或不平強為容受非休休焉者抑己徇物非中節者未免使我是猶有人己之分也若人有技而若己有之人之彥聖而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則人即己己即人大學平天下之章有取者以其平也平則無人己之分矣然其如有容實能容之猶有容之迹而未底於無迹雖且不分而二之猶有人己者存也必至於艮其背不獲其身則己且無矣無己則將何以容人行其庭不見其人則人亦無矣無人則將何以容己人己俱無間可容則宇宙之大一體渾然無內無外孰彼孰此而容之迹泯矣始自有容而終至於無可容其容斯其至矣乎朱兄子順以容名其藏修之齋而欲發揮其說因書此以復之子順推能歸而求之當有餘師自有餘裕且有不容予言者必將有自得於心矣

祭文

祭王貴齋文

世推名流公為第一儕猶近古純正篤實少由美中英華炳蔚才堪濟時權奇周密自少後偉高視一世以其姿器超羣茂華加以學問真切深至何啻飢渴飲食是嗜文公我師父母似之篤信不疑直如蓍龜一言一字服膺不違引伸觸長更多發揮世之學徒少實多虛惟公躬行德具孚世號賢人多偽少真惟公意誠表裏惟純此心對越可質明神如鸞如鳳梧岡之祥如珠如玉山輝之光惟公也獨瑞世之望惟公所作行其所學

吏政民庸兵謀將畧頓脫以出過淺盤錯功在棋川澤
允優游自若表表所立卓犖端平之元吏化擇賢起家
趨朝日接以遷擢為御史正色直言肴是格非詞切色
怡方雖如矩圓亦如規擊奸糾枉大決大壯舊污宿臧
規亡魄喪一時作興軒軒氣象海內仰務如日隸然儀
為侍從誠心格天獻替彌多審眷彌堅以公才名文武
兼全牧御責重輕煩藩宣姑熟究陵江淛名域富沙晉
藩家師考亭儒効服試非特循吏仁心仁澗惠祥皇帝

言政及教示人則效所至講論懇懇學校於恐背師面
命耳提文公權度堅守不移衛道之嚴念茲在茲遺訓
之明遺安之深遠其平生執如公心不才如僕久家刂
日棋川辟官娛學校隸歲月如流二十春秋學知學愛
始終是循公之甘棠在建不忘僕後二年過不自量亦
敢私之徒忝前芳惟閩士民頌公如新乃知政化久而
不泯方將專書省問興居旋以罪去竟若取踈但聞召
命久被親除將由文昌特進公孤仰公入覲柄用醇儒

論道經邦非公誰歟繼懷叔武公胡未至宣謂公乎遽
遺斯世海內悲傷心焉如刺人失父師羣黎孰庇朝失
老成國論孰是實為國悲非特私憲缺躬拜哭遠未能
詣先憑斯文予以告祭二千里外摧折肝肺精明如在
監此遠意

祭趙虛齋文　以夫

惟公之生為世之瑞鸞鳳之儀芝蘭之氣玉山之輝珠
淵之媚湛然秋清豁然春意儒雅風流晉人氣味琴棊

局調唐人興致書体之遒日力超詣心聲之出文鋒敏
銳詩詞緒餘黃秦貴美豹墨發揮鍾王小體志若落落
不在容貴才則優優有足建事富無事時和平況粹化
遇事機強立剛毅滿腔精神滿腔智慧武畧兵謀猶若
餘技衆善兼全曾無矜恃心如太虛曾無塵翳以名其
齋以實如是惟虛故明克明克類如燭之照如數之計
出宰甸豊縣花奇麗建臺西江甘棠蔽芾棋川牧御利
器備試漳浦興除利澤純被外庸既成英聲日起宜進

本朝以強以齊適歷華要猶有餘地出剖長江威名愈
偉兩年之間决壅水止入除文昌講讀以待可行所學
可遂所志嘗自得師理融心契周流六虛發越易義貫
皆不變易則變矣前所未發今發此理以至他經洞徹
周敬語孟詩書見出自己固不隨隨亦不詭異自成一
家自合經旨心事身事平生亦備屯頻經綸朗順足見
有唐多相宗姓李氏人以望公同志以俟豈謂長往更
不少俟邦國闕之我驚珍瘁皇上悲之褒嘉已既故舊

哀之欲起莫遂某皆趨承已歷三紀中雖迹疎內實心
比聞公云亡衰歇心恙某仰視公年多八歲公何不留
某何未逝韓公有言寧久於世死而有知曾何違離如
其無知悲其能幾而不悲者將無窮已不遠薄奠遲探
老淚精明如在神其歆止

祭趙宗丞文　素播

嗚呼吾兄秀拔于宗所至頴脫出乎衆中精悍之質警
敏之性磊磊落落奇奇正正知機之圓如珠走盤詞鋒
之直如持棘端詩文炎發芒新俊逸書畫緒餘神變出
入世間之事細大畢明世間之藝存戲供精早擢高科
仕如素官隨仕而事何事不辦腹笥詩書文事有學胄
中甲兵武略有餘出其智勇平幾屢忠有如儒將累功
何限自班朝列直氣摩空憂切宗國倍切輸忠扁披肝
膽覩少悍益宇字行行利病舉石以愛得疾猶力疾言
言訖病增竟爾棄捐嗚呼以其才明宜陟未已何奪之
遽宗丞僅止然其平生所立已殊蹇蹇奏篇大史當書

官一不必高功言不朽賢人之業信乎可久嗚呼兄所
由生英靈終來兄之待沒英靈不摧前知其沒曾靡係
累真猗口去來無帶其竟爲天慶雲瑞氣擁再爲人
從龍瑞世兄當能化予曷能計弟泰交契久家知音比
幸同朝益厚知心年五十八何先長逝予多十六壯恨
未紓然加老憊能更幾歲當如韓公其言有謂死而有
知其幾何離如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知者當無窮期
斯言當踐只在匪伊今暫誤思驅馳鄉郡苦辭不獲有

旨促赴匆遽一歸展省墳公雖于久留尚稽哭許後祭
墓下當效余㩳精明如在政吉之故望俾老泉處雨
注

敝帚稾畧卷八

宋 包恢 撰

四言詩

李養源自號蒙泉求詩于東平包某作以贈之

水象童蒙以出伊始泉乃白水出自艮止天一初生純一清明厥初始達猶元而亨當其蒙穉涓涓猶細及其漸進混混未止如玉與珠不曰白乎如冰與雪湛不可汚反求諸己心正如是有生之初純白純懿養之於蒙作聖之功大人不失與赤子同聖如夫子皜莫尚已湼而不緇洞徹表裏溥博淵泉浩浩淵淵皓如銀河月流星迭仰觀先聖本同一性自始失養遂終失正氣或雜之內欲蔽伊官或不思外引逸而蒙反成失白反變黑黑水西流清渭南隔君在家庭習若少成異彼汚世同流濁涅外引內欲永絕勿蹟蒙養宜深海習宜熟濬發兩源如發蒙然放乎四海波濤際天學有源委海可至矣所不然者有如白水

臨江閤阜李仲章以省軒求詩

心之精明不遠伊邇胷中若正瞭焉眸子舉目有證莫切於視孰名曰省少目取義目當少將盡湛精粹其光伸全其見專致老目為者則與少異非徒以目而分老稚惟目如少有可取譬實省在心省當如是如開瞜明同見萬類心難常存省不可替心難常覺省不可離心本善昔孰非純熟心不善者孰非私利有與不省善惡關繫省者如醒不省如醉省者如寤不省如寐省者如

活不省如斃果能自省卓然奮勵暗室不欺屋漏不愧如日萬象無有掩蔽一不自省冥然罔記外物交引內紛熾如日老昏無非摩翳二者相去宜知敬忌爾君少年方日可貴以省名軒軒銘無滯惟道無窮要在遠詣惟言多窮要履實地惟難有常勉無大墜

贈饒仲信靜鏡

乾不一動靜專動直坤不一靜靜翕動闢民不一止動靜以時本體如是偏主則非惟學初機貴以靜入以至終養貴以靜習本體既然動靜一如乾坤合德無二無餘心為天君尊無倫比聖賢言心初無倫擬心比於鏡佛說云然鏡雖有光孰擬心天鏡光則死心光則活活則不滯死則不容佛法寂滅匪乾匪坤老復本心非彼能容人以欲動非動之性所以貴靜自動自靜其道光明無物可並惟聖盡倫是為全人眼高四海聖此乃其

五言古詩

留忠齋山茨

身何止不獲其背誰得窺心何存不測其鄉孰能知身心尚無迹屋廬更何即變動亡不居問君欲奚適放之彌太虛宇宙總我廬收之付野草山茨皈吾居宇宙非窮大山茨豈云細身心非以形隨寓靡有異此道淡不厭淡中味何窮萬物孰能動真樂此室中或疑天下儒久逐蓬萊島豈伊素草茅但以蓋茅好達者含此誰若將

將終身茨仁宅本同歸間舍非口私宇宙浩如許藏用
姑謹獨山固屹不移茨敝當再覆覆可久自娛庭草應
自如茅茨或不剪古聖與不殊樂山見仁人如茨看樂
貴此屋雖似卑誰識最高致

贈寫神立照堂

嘗觀孝子圖畫子事母事開君畫最工事母孝亦至人
稱汝畫奇未知事母慈我今為括出欲以勵孝思盡不
在丹青照不在眼睛方寸不可亂昭昭在心明盡到精

一處人人定相如但疑心本一奚為面差殊我心猶赤
子我貌極老衰君雖欲盡我安能作嬰兒

送蒙齋赴呂六首

大鈞正旋轉坱圠方無垠乾坤用六子巧使天下春雲
子實為長龍蟄屈必伸不一動則止一動化萬新蕩然
再仁孝斷將呂斯人宇宙在乎手萬化生於身機關一
闔闔斬新出精神日月無照臨太虛絕纖壓毫髮靡遺
恨誰能疵大醇

廣大中精微如崇下展卑川流本敦化專博時出之剛
毅發秋凜寬裕融春熙聰明靡偏照密察不失時權度
心為甚聖人良在茲思慮慮作聖無思無不思
乾坤常簡易險阻知最精堯舜何艱難難在知人明孔
子每所患內予猶改更險如彼山川無如世人情明天
而昧人古人所譏評卑哉子陸子高具雙眼睛氣貌纔
一顧肺肝見如傾或但因傳聞能見人生平萬象悉呈
露如揭日月行何畏乎巧令堯舜為法程所惡利口覆

孔子為權衡欲希象山翁此日不可旨衆欺恐寡信多
偽難將誠虛受而實責無容偶且輕張陳門下客莫非
天下英俊至所居國皆能居公卿濟世才最急泰道非
徒亨下視甕盎內成雷聚蚊蠅鳥須九霄鵰魚必東海
鯨為己與為國均知在先生
扶顛而持危在天下大勢撥亂而存亡在國家大計一
司一事間末足繫興替焉據為郡守尚不屑煩細惟大
姓黠羌不容有違戾況為公與卿不思大經濟今大姓

點羌幾倍過漢世中有根本存猶在加護衛大都如奕
棊敗局如已逝如有一勝着敗乃以勝繼吳當如衡權
是乃德之制果哉未之難圓神妙羅並願言其吉凶大
闢天地開
嘗聞魏仲英謂仕欲行志從宦權豪等損去志乃遂如
云皆不可隱身是為智此志雖可稱一節非道備不聞
政適人格心第一義如未可與權當道豈易致齊王好
貨色孟子不少剌荨之百姓同王道眞易易自實學不

明古與實難離何能格一非過以滋衆僞最是講說多
虛文只成贅經或不如史禍福可趨避下至不害伯從
能放肆奘此可觀世變言之横溢決道本無不通君子
當不器
四世凡五公貴盛自古昔於我如浮雲光前在仁宅仰
覯我絜齋江漢濯之白下視世所羨腰黃眼前赤度越
此流輩人何啻千百希舜鹿野居介然有如石嘗為耳
目人天子屡前席義難若是恕命豈可終遁非如一小

官去就惟義適況當有道時無自不與易世方厄三空實
當有長策心存奉至尊憂勞敢云數行矣金玉聲智勇全趙璧

雨後觀新荷

中夜平旦爾淨把天宇洗此時氣之清隱映如有體把
之莫可得揮之不能屏外不隔毛髮內透徹心髓輕清
孰為天天也不離此因行過東湖荷葉恰新起柔莖柄
圓蓋嫩綠出清泚下承之浮萍錯綜雜青紫洒洒無一
塵生意正濟濟欲辯已忘言無聲臭至矣

四明夬獄由寧海道中

山童首少髮石老脊多骨上猶緻戟開下没沙磧窟曾
無好步行常有失足驚前若逢跋拒後如迫使傾所幸
甚艱難平生備嘗試險阻誰能知乾坤元簡易

觀泉

泉動湧聯珠泉靜湛片玉淵源出以時動靜清可掬憑
欄木雪寒斂稚毛髮肅內以洗我心外以刮我目偶離
京塵來對此歌不足詠歸五六人猶疑自所欲

壽家君克堂先生

良月四之日景物何多奇露洗宇內靜月抹天一涯景星助月夜光入青溪淵奎星照江南人文良在茲昔為西長庚夢與斯人期今為南極老微雲淡麗眉際此小春日勝彼芳春時桃梅妙生意微吐三五枝野垂貫金毬人飽白玉粟芙蓉花成城旋然變霜姿暮開紅蕊舊朝發白蜀葵菊見王中色瀟然隊竹籬不共衆芳競獨與晚歲宜斯其物孤特人生復何疑我翁在物表清吟

徹骨肌不以世間利容易得況伊今年七十二浩然元不衰孤坐小閣上臺融融熙熙布衾紙帳間瑩若水雪姿自從知止後何思復何為但願主益聖比肩皆皋夔東南盛仁氣不戰威四夷豐穰歲相似赤子無啼飢得老太平世仁壽非吾私負暄嬉安日焚芥甘如飴無妻還微疾勿藥喜自痊近讀小命者嘗以行年推盛言天河卜一氣木主治後來年尚多康強被春褀睨曹心自喜何幸如君詞只今介翁壽數尚踰期願一百三四十

太古常不離拜手稽首願永庇兒輩癡

馬上口占感梅感事二首

梅兒隨遇處在水涯山顛或有近行路不惹人愛憐儀如欲而遠惟恐迫我前或有近人居不傍門戶邊仍多向貧家不爲華屋牽香不祈人聞芳不取世妍似此性孤潔秋毫絕縈纏彼有不知者乃謂花莫先折之貯玉瓶已是傷其天更大開苑囿和根以之還反指榮得地帶露泫何遽浸漣山林意豈其本性然和羹尚不顧其

餘安足言但願復反本同盟松竹塢西湖之孤山猶嫌朝市喧上對王輝山下臨珠媚淵外此唯雪月往來許周旋三友共一笑歲寒同百年雖與世落落自公安其偏

巡歷郡邑間人若未厭棄夾道爭向觀疑我形孰似得之道聽餘感謂物吐氣老姦與宿贓神奪而心懾預知犯罪兆已多遠奔避兇甞受其賕今皆償之既非懾使者來安得自知畏予黙揆諸心斯言未深契一切氣不

莫先儒說有味彝倫若盡去太半爲鬼魅禽獸爭食人
殆盈野盈市逃其所作爲殆惡過異類不潔食不飽甚
焉官與吏慘酷以濟之甚若豺虎噬豈直如得情哀矜
至流淨刑法用當窮根本惕若厲豈謂猶有民能喜使
者至或鞠躬焚香或遠送旗幟望來淳民情願留泉民
意此猶碩果然不食生可覩惟知有罪者愚不速去離
何啻千百輩施行纔一二自嘆水一杯孰救炎火熾傷
心役傷心竟夕不能寐

錢山泉吳守

泉從九江來發自廬山趾不啻胃如清特出到肝水渊
渊媚如珠甘飲足千里何妨遇山下一時險而止不礙
以亨行果行險自弭真利用禦冦上下順而理方當熱
熱中以濯路有喜且當正爲府得飲快如洗肝人望霄
潤恋恋王未已顧如歲大旱用汝甘霖比不容私一方
宇內並傾企盈科放四海有本如是耳安得長流肝混
混以終始河南已治平河內難留矣好將世俗污盡洗
入清泚溥博澤周流功成大如此却歸山泉間育德德
孰擬作聖以爲期善養功更偉

謝朱汀守思古風

民何業於盤由生在水國因之利其利貨生本無責求
能損與之盡絕豈爲得後世與古異以此爲命脉如寘
之一分不禁之太迫上下亦相安何至遠相阨奈何籠
之盡一綫路亦塞兼以風氣惡逆至天作慝舟聚至數
十衆聚動數百殺越人于貨禍烈忿慘刻誰謂在王畿

有此劫掠衆爲履心憂非但股肱厄聖上欲並生猶
未忍誅譎欲如淵澥海即但以安作則中外多賢良遷
僕困溯豈非老不死可以賊擊賊初非欲勝之化誘盡
寄晝頑冥終不回不免出兵剿猶非殺爲威止欲孰擒
獲竟未始血刃獻內不獻馘精別分死生不失我心惻
或不以事覩浮言肆虗嚇語穽險且危聞者轉相惑非
望汝非才宜不見浮格成虎而鑠金莫辨只自默偶爾
事偉成不至大差忒免罪已踰分何勞被恩澤感公成

人美古調嗚嘖嘖僕以瓦釜酬自笑言啞啞

病中答客

容侈言告予一月春爛如後過前不及予今正豈腹況復晴暄久行樂人聯車騎馬啼葫蘆酤酒醉且呼遊子偕遊女爭先耀街衢夜懽訴無處半是顛狂徒昔人秉燭遊過時欲何娛恨公獨抱病與時不相扶容膝斗之室中唫何時蘇奇花將衰謝綠葉將扶疎閑爲聲叛善能似五柳無予謂客所羡眩於形色燉競千紅萬紫錦

繡不足鋪變千態萬狀絲繪不可圖無一非形色乃生理緒餘耳目不能思心寔獨荒蕪形形色色者根本何取諸藏用而顯仁顯微元不殊徒見形色者不識精在粗抑豈知造物不知彼在吾中和萬物育皆備我不誣造物莫窮極形色纔斯須物既惟我造何嘗離須臾見即常自見非二常與俱臥遊不必動徧遊靡所拘不在行疾速至其神乎春工盡天巧衆妙何可摹病我一形色千萬曾不齊我室非斗大宇宙此一廬徒以我視我無怯爲我吁徒以斗視室宜謂局不舒或者病不樂我然人莫踰反是彼遊人非樂徒馳驅僅與蜂蝶輩逐逐飛盈途二月雖將盡吾即風舞雩客心猶未悟笑我何其愚

病中口占

人於不病時豈知病時苦重如加刀鋸輕亦急束縛拳如大冬氷熱則盛夏爍四肢外猶解五臟內似剉石卧身經雖未惡氣削弱眉苦千萬端堅忍力不角貴勢富

強身不能與我博若非猶自求安受外氣膚一息秋毫間不來不可度百憂一不與百念一不作萬事不到胸萬卷束高閣學在身外若無一可倚託块中維寸心不亂猶獨覺清明尚如在志氣神自樞如圍城未陷主帥守彌確如弊屋未頹主翁立尤卓或悠然以逝何懼以何作人能處未病如病乃良藥生本自憂患死反由安樂何吾身安強氣馬恣奔薄精炎大焚物溺水赴壑釀醉酒池竭姣淫欲海涸魄壞魂何存神去氣宜索盛年

已衰翁搞形止虞殺如飲鴆自毒如操刀自斫病須何
然九孽非天隕落病中因苦口戒以命爲讓我辜非此
證不似披紵錯雌震雷巽風二者相擊搏平生一泓水
洗手雙赤脚何爲攻之慘欲死無智畧欲進不得前欲
退不得却如竟不可瘳廢寨莫刖若無復行世間豈可
更步可學倍曰未病死餓死可云莫安之若天命匪其
匪意寔

和陳七峯七詩韻

濁世九黄河大虗一明鏡混混皆隨流烱烱誰獨醒
起孤峯高盡把衆山領根基既超然培植功且更
乾坤露端倪宇宙幾奇怪萬化俱成章一視靡有界即
此爲真文於外本無待所顧學如何豈不信茲在
洞然一止水混靜仍風恬心微在精一動由由二三根
深自生色形神猶飲甜一毛摘有倫聲臭無容參
上上何外慕真樂非幽園凡有動於境恐皆離乎天我
自淡不厭彼徒爭相宣峯高果峻極無論百千年

百千始一年浸分三百六來信非有餘往屈詎不足形
有消猶水德常久如玉世間無神仙但戒小結束
形相猶吾廬主者自有執執及所性存不計年百十廬
則有壞時似井廢不汲能原始要終修短非緩急
萬分川流異一本大化同小閉即俱塞大徹何不通大
人猶赤子少成同老翁今古任異世不息將何窮

和吳伯成七夕韻

老八不知老尚欲驕新秋金稚力未勝如兒方唧啾稍

黠俗氣終當麦手牛巧夕乞巧者稚兒肇可差老拙
眼尚明却笑群自幽造物真大巧容得智力不巧亦不
自知變化神鬼驚炎將洪爐鑄至秋成金城金城包宇
宙萬寶藏難明今夕且對月酌酒與子盟仁熟如美種
由我獨善耕金聲而玉振秋乃集大成

七言古詩

歌吳恭人平宛偉績

策勲貴賜轉更强壯士不知是女郎書聞此語人罕見

婦女誰及如張良有嘗因郡誅亂迭自將千人兼無防
此其代夫猶反掌所尤難者有婦孀或傾家產率部曲
或善騎射多殺獲有如二孀乃能爾勝幾丈夫陣堂堂
誰知慶歷丞相後有女委氏生閨房女婢曾氏作內則
中守大節嚴於霜平時如坤自柔靜一旦遇變何方剛
紹定己丑汀寇起所至殘滅勢孔張愚者束手只待殞
懦者魄喪仆且僵男子紛紛類若是何望孀有鐵石腸
吕氏獨如負將略通身是膽智謀囊慨然以義譬境內

昔牛上寨可塲其上可走數萬眾列為五寨如五鄉
一時郡縣幾千里已多咸墟渺為荒屹然此寨乃獨立
雖極險但如康莊龍鬚山頭有草木草可藥箭木可銘
亟令先賊盡誅取兵器犀利鋒莫當且自捐廩凡數十
半年可足山上糧以是賊雖千萬衆不能敵我計策長
殆似天地自設險非城非池如金湯殆是女中千人傑
非山非寨人煌煌此功雖大豈望報恭人之封未足償
但把涕淚視官爵節義不朽為義方顧此識度更超越
視古烈婦有烈光子善繼志永不忘恭人雖死爲不亡

天台石橋

石橋龍行甲台山吼雷噴雪透玉關石梁擬倫固未易
龍湫均美猶良艱風神凜凜聳毛骨如在天外非人間
昔聞今見未曾有遊人何嗟行路難

趙守判請遊巖溪

三山來由北巖溪三十里近何崛奇地闢天開幾千壽
神藏鬼秘人莫窺竹溪黃溪何派支太白子厚名始畫

未知此溪發其誰河漬自天磐石資含霜奪日森種麾
巖電銀海增光輝出千古祕此一時潭閒歸來為發揮
寶藏豁與福所布溪宜有靈潛白喙非公遇我我遇伊
昔無今始有已知宜為知己加護持成鼎可絕魅與魑
遊騎可馳驟與駿兩山插天天猶低如城夾地地莫巇
混混中間流天地往來深藏龍與螭巨石萬狀磊不羈
奇不萬種名莫推始度石梁堂少樓方見主人心遠而
此身恍在何天涯非人間世如驚疑須臾纔步行委蛇

雙龍之湫氣沓徹進前宿雲雲欲迷叠嶂高張旣虎旗
兒派石門互變移翠容玉練水雪飛壁立萬仞文公題
愈上愈高青雲琢書堂屹立天然基如有千巖萬壑姿
一覽俱盡無纖遺主人惠我何多為時方六月三伏期
但覺清冷生水肌清境清賞何加兹更醉似酒醇不醨
飽水飽石渾不饑更飽一德充肝脾大師如古刹史規
溪變為好政可追蹤如柳子有許癡溪改為愚嵩自悲
主人今客忘尊卑畏日與彼愛日暉灑然執熱清風吹

洗盪塵襟黑塵羶主人昔年詠浴沂盈科放海川之歸
源流素蓄萬頃陂浮巖蟠溪隱未宜高岡鳳合朝陽曦
猿鶴如主無催歸欲羨形容摠好辭斐然狂簡嗟非詩

蓮花

暴之烈日無改色生於濁水不受汙疑如嬌娟弱女子
乃以剛正奇丈夫有色無香或無實三種俱全為第一
實裏中懷獨苦心富貴花非君子匹

五言律詩

温州雙峯寺

兩水旁流合雙峯對立分來窺龍鼻面且過雁山門王
練泉流玉天低露濕雲經過隨分好猶未副前聞

和陸伯徵韻二首

百萬鋒難敵伊誰是將知近寄播慧說久惜負翁奇覺
頓須教早招來已恨遲英豪拖設異勲業定相隨
我生深山底炎凉總不知任他人正鬧嗟世事無奇蔽
要將步趨斤思敵尚遲厲堂終萬里還許走相隨

挽吳畢齋

朝市逃名利清明照日邊隆冬霜蕙柏盛夏大中蓮純
行渾無玷嘉言騰有傳歸全復何憾吾黨獨呼天

雁蕩靈巖

長旗天柱立肩印獅伏雄瀑噴千珠碎窗開四壁空争
奇排怪石獨秀此承峯龍鼻泉流出如何造物工

七言律詩

過峽山寺

伏獅

庾嶺分來峙兩山夾山成峽水成灣上林下石森雙障
匌每兩江屹一關水若龍鱗涵碧色山如虎伏出蒼顏
人來人往消何許誰似山長與水閒

江陰風寒地有感

西浙因曾究竟看澄江端的是風寒戶門人合為防寓
南北天非立限寬誤認孤軍城餅小誰思緊處是辛酸
願與重鎮加經理忍見寥寥守備單

尚陳守遊碧落洞二首

攜碧□馳始得閒便陪五馬訪名山恍如境出青霄外
真是身遊碧落間迥闢天開非假鑿壁高壁立自成關
奇奇怪怪難名狀猶荷元龍許附攀
乳滴珠垂石綴梳水清鱗綠水鳴球龍宮鼎穴排蒼壁
疊蜂房湧翠瑠公愛彼山巖石峻我貪此洞合泉
搜奇觀難窮處便欲留身就隱林

和陳翔卿韻

碧落宜遊遂遠奔千奇萬勝眾中存天鍾神秀雙瑤窟
地闢高深兩五門下有紺寒流水徑上垂遠古斷山痕
獨憐地近人何遠久共沿流採本根

再和二首

洞要窮源入莫隱初頭底事做成山關先水獨為乾始
判後山方立地間氣濁下流泥作土滓堅中結石成關
奇哉故迹皆堪點何以重來更共攀
石為雲蓋上垂梳木作冰壺一擊球似罰反生懸碧玉
如磐倒掛青瑠外猶虎踞風回嘯內若龍蟠氣轉幽

尚想初心開闢意何時更共爾遨休

和戴石屏見寄韻二首

海邦太守常時有海上詩翁間世奇自賦歸來石屏去
不煩繩削草堂知高情豈為時情改浩氣難隨血氣移
句老律精何踏昔題蜀相孔明祠
草茅恨我非時樣五馬駑材無寸奇千里赤城皆欲殺
一雙青眼獨蒙知每懷韶獨逐徐亳尚擬扁舟訪戴時
炯炯此心常晤對思公輒復誦公詩

挽陳和仲二首

至寶憧邉寶琵鍾含光示影狀難窮明明山立千峰表
湛湛鄭清萬派中錸不回容精匪石灼無變澤氣如虹
誰疑湖海豪猶在安得樓高更卧龍
川流近海學易至源出慈湖派獨清進佩龍泉秋水冽
退懐驪領夜珠明介真不易以三公易枉自無容一尺輕
年未半生紆逺道哀哉何限不平鳴

寄題武夷橘林小隱

武夷山下出清泉觀象宜知果行緣小隱藏修人似玉
大書題品筆如椽峯高屹立天成柱溪静光浮月滿船
箇是我心真境界元作六六彼中天

送盱江吳守以言歸二首

圓機珠活走盤中已試權奇妙變通武庫精嚴鋒莫敵
智囊沉密計難窮先聲已早開風采後實加新見事功
計日未多功不少復剛方長轉春風
斬新政令別規模迎刃恢恢解有餘去就雖輕心自若
按賢乍變事何如羅為民患祈從免社稷根深惡始除
似此欲為尚何限歸歟千里遶攀車

同李文溪遊通天巖

石如紅玉閒為釦上與天通真下臨中似室廬猶短淺
外多窟宅却幽深公真清獻遊同昔我匪元公趣異今
但幸附名鐫在石嘗堅一介不移心

江心寺

心無倚着絶沉浮力破回瀾歸獨留逺過金山推碧玉

屹如砥柱立中流木猶桂在月中植人似身來鏡裏遊
況是清秋方淨練真成銀漢着孤舟

五言絶句

謝王洪伯惠酒炭米五首

君許身比稷視飢真己如免吾學顏帖乞米李大夫
飽我德更勤青州兩從事酣飲愧無言未嘗識奇字
杜陵四海志不忘寒颼颼投我一紅爐果勝千金裘
風雪太清白顧懐似斯人超然萬松表一洗肝胆新

昨蒙記雲萍得得覯台星君宜厚自重絶似前金陵

酬衣守方秋崖〻〻帶橋詩以顧我老非題柱

客如君材是濟川功為韻十四首

非卿橋不立誰知杜武庫下涌未更新過者幾驚顧

月卿派天河星橋歎誰可如彼行道人病責涉在我

道古大夫名後成六前造千崖秋氣高落成偕父老

江湖道四達坎險横危機一旦席上遇悪大致豈非

乾易以知險履坦期同躋誓彼不復過一哭驅馬題

臨淵似平陸徐行若安土推此以扶顛屹然中流柱

長纔二百尺婉若千里隔天下悅出塗寄千任行客

娩自趙日久成令方佗之拯溺由己溺信惟君子知

指麾談笑閒朗若月出雲放之準四海經濟要屬君

成須千年固鍥石不可摧惟君心如石過是為梁材

盤龍友龍成山與巖峻峙今如添卧龍壯觀萃於是

事難處如易投大辦若余才力還有餘大川更誰濟

往來欲休息亦可樂自然上觀雲飛鳥下看魚泳川

亭若龍兩翼欲躍騰高空濟人幾千里緒餘不言功

金溪道中六首

春意藏山川如童蒙未發一朝與勃然觸處爭英傑

濃煙籠遠岫熟眼如昏花欲暮還欲雨行人始離家

遠山淡雲煙不辨形與色茫如天下霊前路不可得

木落葉樓風陣陣清肌體應憶故園花欲開為寒止

路傍逢古梅元是舊相識花蕚知幾多〻蕚相顧惜

出門逢行人經緯真如織織成帽幘長皆是名利力

七言絶句

偶成五首

六月渾如九月清鬱之月色冷幽屏出門聊寄雙遠目

二十四凹峯轉青

添我涼颸伴我閑今年新竹未云慳饞嫌戶外三兩箇

遮斷東來半好山

農家命脉寄田畝可但稻粱枯復榮造化何須許多力

須臾活幾萬蒼生

南風正起北風微誰謂秋高尚馬肥但願金飈摧落木
和根亦什擬何歸
柔條嫩葉春新媚勁幹剛枝歲久屠欣厭人情每相反
欲文大屢問憑何

題碧巖二首

萬山擁碧屹不動萬石嵌崖何可攀似這立身須定得
定時方始是牢關
碧巖只在丹霞裏丹碧從他色自殊我斷不隨他境轉

身心一定誓無渝

二月道中效趙章泉體四首

鳴蛙一部不虛鳴知為農人奏樂聲一歲勞方此始
侑他南畝饁時情
若雨花無色與香送春菜謾綠和黃鶯聲百鳥飛鳴少
還聽催歸叫夜長
躑躅紅花何實用[illegible]名品[illegible]虛奇看分春晚方艱食何似
充饑有蕨萁

耕者勞筋苦骨餘富家倉廪始多儲及飢合發方牢閉
不識私家得食諸

附錄

自識

文忠歐公有曰文欲開廣勿用造語及母模擬前人孟韓雖高不必似之取其自然爾至哉言乎真文法也然此為能文者設若予拙訥不文有時近文而出不得已而應則亦輕率不知所以裁徒見其迂[illegible]而非開廣強勉而非自然既不能造又不能擬其為不成語而有愧

前人多矣故疇昔雖或有斐然妄發未嘗留藁中間有親友見之不忍棄為之収拾類聚因而成編遂有誤傳錄以去者於是不能掩其惡而匿其醜予每病之乃就其間選其彼善於此者姑別存之名曰敝帚藁畧第又竊有感焉文忠嘗稱黃夢升之文謂其辭傳雄偉其意奔放猶不可禦獨恨求其全藁竟不肯出雖僅得其數語亦為諷誦嘆息而不已則予藁恨無一可如文忠之

原缺